

纪德文集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著 徐和瑾 马振骋等 译

Œuvres de
GIDE

译林出版社

纪德文集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著 徐和瑾 马振骋等 译

Œuvres de Gid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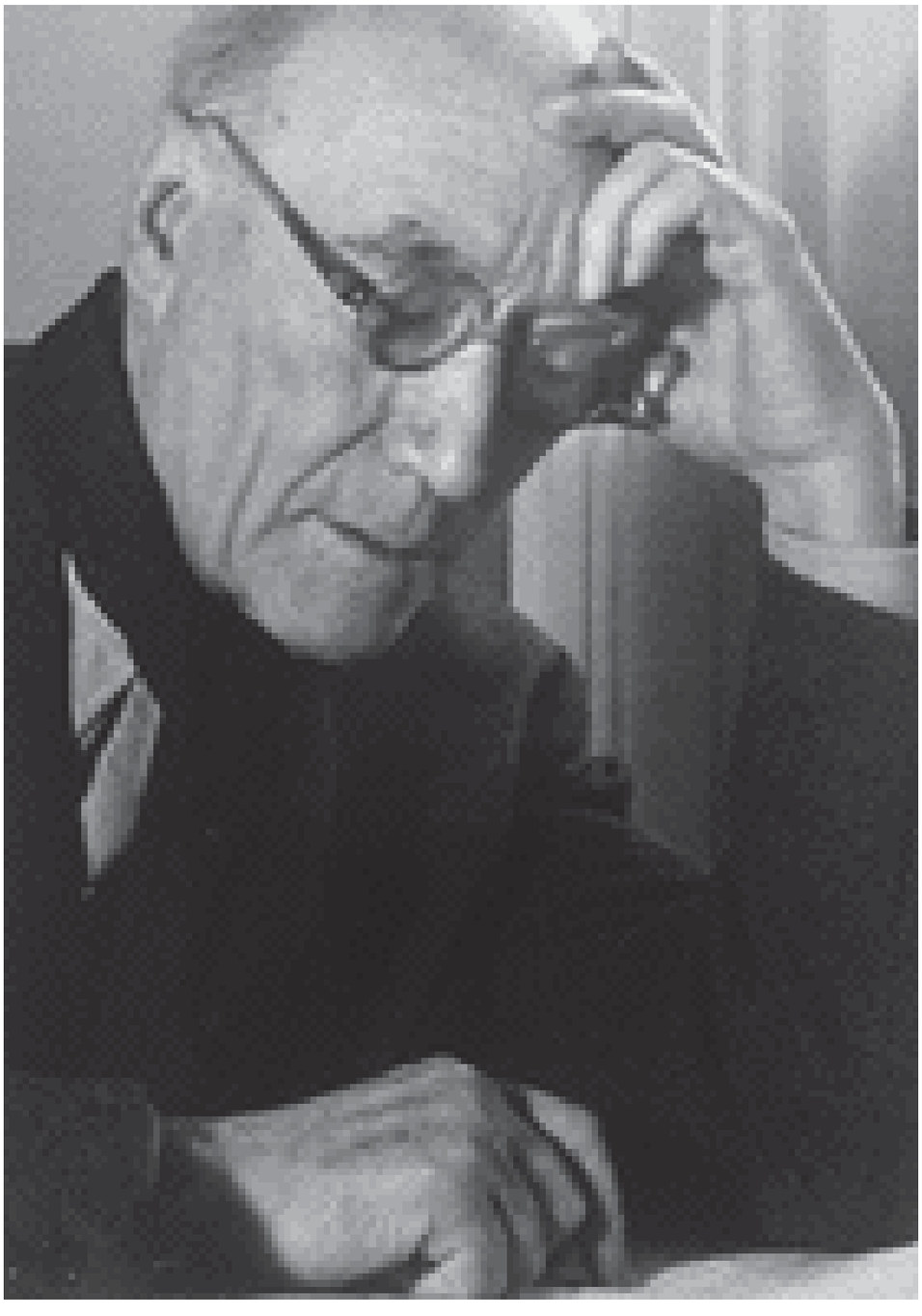
纪德文集／（法）纪德(Gide, A.)著;徐和瑾,马振骋,由权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法文:Œuvres de Gide
ISBN 7-80657-249-X

Ⅰ.纪… Ⅱ.①纪… ②徐… ③马… ④由… Ⅲ.①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②随笔-法国-现代 Ⅳ.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964 号

书　　名	纪德文集
作　　者	[法]安德烈·纪德
译　　者	徐和瑾　马振骋等译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Gallimard 1914, 1925; Mercure de France 1902, 195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9.375
插　　页	4
字　　数	728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49-X/I·221
定　　价	(精装本)39.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法国〕安德烈·纪德（1869－1951）

（**194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次

编者的话…… (1)

译序　徐和瑾…… (3)
伪币制造者　徐和瑾译 …… (15)

译序　徐和瑾…… (383)
梵蒂冈地窖　徐和瑾译…… (393)

译序　马振骋…… (603)
违背道德的人　马振骋译…… (607)
窄门　马振骋译…… (717)
田园交响曲　马振骋译…… (835)

苏联归来　由权译…… (889)
安德烈·纪德年表　马振骋译 …… (929)

编者的话

安德烈·纪德生于1869年，殁于1951年，享年82岁。他是法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纪德的父亲是法学教授，笃信新教，在纪德童年时就去世了；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让纪德早年接受教会严格的清规戒律，在他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却同时培养了他的逆反心理，这在他日后许多作品中都有生动的反映。

纪德漫长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纪德肩负作家崇高的使命，关注着这一切，他本人及其作品都紧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介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反对殖民主义，谴责极权统治，为同性恋辩护，主张打破禁锢人性的一切约束，因此有人赞誉他是“二十世纪的歌德”。

然而，纪德在强调人的随意性、反传统、追求绝对真诚的同时，又常常使其笔下的人物走向另一个极端，这集中表现在《伪币制造者》和《梵蒂冈地窖》两部小说之中了。纪德在感情上对诸多价值观念追求绝对化，在理性上又否认绝对的存在，他在痛苦的矛盾和思索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他不强调小说的故事，却刻意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他的人生哲理和观念，因此读者能从纪德的作品中受到启迪，引发深思，这也许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纪德是法国小说流派承上启下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打破了以巴尔扎克为首的法国小说传统创作手法，也没有法国现代小说

那么“前卫”；他的小说虽然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但已显露出淡化朦胧的倾向，且随意性很大。

纪德一生创作过数十部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游记、戏剧、诗歌、翻译，以及卷帙浩繁的日记和信函，本书收入的五篇小说和一篇随笔都属纪德的代表作，本社在他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合集出版，不仅对这位伟大作家有缅怀之意，而且也便于读者了解纪德，研究纪德。

译 序

纪德在《伪币制造者日记》(1926)中说:"这将是我写的惟一一部小说和最后一本书。"这部小说的写作计划于一九一四年开始酝酿,当时纪德在《梵蒂冈地窖》的初版中按体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分类,并写了下列按语:"准备写作:《伪币制造者》(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九一六年作者的宗教信仰危机以及一九一八年因其同性恋癖与妻子不和,使小说的准备工作中断。纪德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写出小说的提纲,一九二一年十月三日正式开始撰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完成,其间进行多次旅行,翻译《哈姆雷特》和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并作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

《伪币制造者》取材于两则社会新闻:一是《费加罗报》一九〇六年九月十六日报道的伪币案;二是《鲁昂报》一九〇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则消息,说法国中部多姆山省省会克莱蒙费朗的高中学生内尼在上课时朝头部开枪自杀身亡。另外,作者从自己的生活中吸取养料,如纪德于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期间有交往的阿莱格雷牧师的家庭成为弗代尔家庭的原型,牧师的儿子即纪德的同性恋男友马克成为奥利维埃的原型。帕萨旺是法国作家科克托的漫画像;保罗-昂布鲁瓦兹的原型是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给鲍里斯治病的精神分析医生索弗罗尼斯卡的原型则是纪德在一九二一年认识的索科尔尼茨卡大夫。作者还使用了他目睹的场景,如乔治

窃书。书中的作家爱德华则具有作者本人的许多特点，如同性恋、对家庭的谴责、个人主义、对真诚的喜爱。从许多方面来看，《伪币制造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纪德的思想和经历的总结。

小说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八月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连载，分为三部：第一部和第三部均为十八章，第二部为七章。在第一部，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发现自己是母亲的私生子，就离家出走，在好友奥利维埃·莫利尼埃的房间里过夜。同一天，奥利维埃的哥哥樊尚去向畅销书作家帕萨旺借钱，以支付他的情妇洛拉分娩的费用。他遇到美国女人莉莲·格里菲恩夫人，并爱上了她。

奥利维埃的舅舅爱德华从英国回到巴黎，以救助洛拉。他在火车站遗失了寄行李的收据。贝尔纳跟随其后，拾到了这张收据，取出了他的手提箱。手提箱里有一本记事册，是爱德华的日记簿。贝尔纳读了日记，得知爱德华和奥利维埃的关系以及洛拉的困境。洛拉离开丈夫费利克斯·杜维埃去疗养院治病，在那里认识并爱上病友樊尚，现在怀了孕，却被情夫樊尚抛弃。贝尔纳同情洛拉的处境，就到她住的旅馆去救助她，却在那里遇到前去看望她的爱德华，并受聘担任爱德华的秘书。与此同时，帕萨旺请奥利维埃担任他办的文学刊物的主编。奥利维埃离开帕萨旺家时，斯特鲁维卢正好来访。晚上，莉莲·格里菲恩说服樊尚离开洛拉，她同洛拉一起去摩纳哥度假。同一天晚上，爱德华去拜访钢琴教师拉佩鲁兹老人，老人请爱德华把他的孙子鲍里斯领回来，当时鲍里斯在瑞士接受治疗。

在第二部，爱德华同洛拉和贝尔纳一起来到瑞士的萨斯费。贝尔纳给奥利维埃写信，叙述旅途中和到达后的情况。他们同给鲍里斯治病的精神分析医生索弗罗尼斯卡进行交谈。鲍里斯的病情逐渐好转，主要由于他和医生的女儿勃罗尼娅的友谊。爱德华谈论他下一部小说的美学观。贝尔纳向洛拉求爱，但洛拉拒绝了他，并把她丈夫请她回去的信给他看。索弗罗尼斯卡告诉爱德华，

她已把鲍里斯"施展魔法"的护身符给了斯特鲁维卢。爱德华决定把鲍里斯带回巴黎,放在阿扎伊斯寄宿学校。奥利维埃给贝尔纳写信,叙述他和帕萨旺在科西嘉度假的情况。在最后一章,作者对他的人物进行分析。

在第三部,爱德华于九月份回到巴黎。他遇到他的姐夫,即奥利维埃的父亲奥斯卡·莫利尼埃,得知后者有外遇。同一天晚上,他收到洛拉的姐姐拉歇尔的短笺,就在第二天去寄宿学校找她,由于学校经济困难,拉歇尔向他借钱。他顺便去看望阿扎伊斯老人,过一天又去拜访拉佩鲁兹。奥利维埃回到巴黎,去巴黎大学看望在那里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的贝尔纳,并于当天晚上参加《阿耳戈英雄》杂志社举办的宴会。他请贝尔纳和爱德华去参加这次聚会,爱德华同贝尔纳和洛拉的妹妹萨拉一同前往。迪梅尔因嫉妒和奥利维埃发生争执,聚会不欢而散。爱德华把奥利维埃带到家中。当天晚上,萨拉委身于贝尔纳。第二天早上,奥利维埃在浴室开煤气自杀,幸好被爱德华发现。贝尔纳去看望奥利维埃。奥利维埃的母亲波利娜也来到爱德华的住所,谈起她那有外遇的丈夫,但她主要担心自己的儿子奥利维埃和乔治,就请爱德华找乔治谈谈。爱德华到帕萨旺家去取奥利维埃的衣物时,帕萨旺把莉莲·格里菲思的来信给他看,她在信中对樊尚表示憎恨。同一天,预审法官普罗菲唐迪厄来访,把乔治以前曾涉及一桩风化案、现在又在使用伪币的事告诉了爱德华。这时,贝尔纳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决定离开爱德华。

爱德华到阿扎伊斯寄宿学校去找外甥乔治谈话,说他已知道乔治在使用伪币,乔治立刻告诉他的同伙盖里达尼佐尔和菲利普,盖里达尼佐尔则去通知表兄斯特鲁维卢。奥利维埃去看望洛拉的弟弟阿尔芒,阿尔芒已受聘担任帕萨旺的秘书,他把哥哥亚历山大从非洲寄来的信给奥利维埃看。亚历山大收留了一个怪人,据陪伴怪人的黑人说,他们的小船沉没,女主人被淹死,其实使她溺水

身亡的是这怪人，即樊尚。鲍里斯得知女友勃罗尼娅去世，十分难过。这时，盖里达尼佐尔组织“强者兄弟会”，吸收鲍里斯参加，但条件是要他经受考验。第二天下午，在自修课快要结束时，鲍里斯走到讲台右面，在他祖父拉佩鲁兹面前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倒下身亡。乔治看清了盖里达尼佐尔一伙的面目，回到母亲身边。贝尔纳也回到父亲家里。小说结尾，普罗菲唐迪厄先生将请爱德华和莫利尼埃一家吃晚饭，爱德华“很想认识卡卢”。

《伪币制造者》的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某一年六月底至十一月，叙述按时间先后的次序进行，只有第一部的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为倒叙，通过爱德华的日记把读者带到前一年的十一月。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当短促，第一部为两天，第二部为两个月，第三部从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第三部的时间部分根据爱德华的日记确定。同第一部一样，第三部也是叙述一两个关键性日子发生的事，如中学毕业会考那天占据四章（第五至第八章），这是贝尔纳和奥利维埃在生活中学习的重要时刻。

然而，在这种表面上线性的时间安排后面，隐藏着另一种时间安排，即同时性。纪德描写的是同一天同一时间中不同人物的经历，从而打断了叙述的连续性，如前几章中从贝尔纳的离家出走说到樊尚的奇遇、爱德华回国，然后再倒叙洛拉的婚礼。同时，时间的这种安排又因视角的多样性而显得更加突出，如拉佩鲁兹夫妇互相矛盾的说法，普罗菲唐迪厄夫妇和莫利尼埃夫妇的感情纠葛，而这些隐情都是说给爱德华一人听的。这是因为纪德与长河小说《蒂博一家》的作者马丁·杜·加尔不同，不想描绘历史的宏伟画卷，而是注重现时的涌现，展现时间中的各种可能性。他写道：“一种永久的涌现；新的一章应该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应该是读者思想的一种开放、一个方向、一种推动和一种冲刺。”（《伪币制造者日记》，1924 年 4 月 10 日）因此，小说中经常使用叙述现在时，仿佛描写的行为在现时发生，时间的标志也模糊不清，使用的是中性词语，

如“在那天”、“在晚上”、“在第二天”等。

小说中的地点是每一部的标题：巴黎、萨斯费、巴黎，但纪德并未对它们进行描写，因为他指出：“最好对卢森堡公园作‘富有诗意的’描写，它应该像莎士比亚作品中仙境般的阿登山脉森林那样，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伪币制造者日记》，1923年2月1日）因此，读者只知道萨斯费的景色“壮丽”，波托湾“美妙”，这两个词都表达一种情感，而不是描绘景色。人物避世的地点没有确切指出，只有大陆或国家的名称，如非洲的塞内加尔是亚历山大·弗代尔定居的地方，也是樊尚和莉莲·格里菲恩失败的地方，是去了无法回来的地方。度假的地点只有城市或村庄的名称，如摩纳哥、维扎沃纳、萨斯费、乌尔加特，小说中的一部分事情在那些地方发生。但故事主要发生在巴黎，在卢森堡公园周围的第六区，即思想正统的资产者居住的街区，每个人物住在一条街上，如莫利尼埃住在田园圣母院街，帕萨旺住在巴比伦街。只有爱德华住在较远的帕西，这同他在小说中的特殊地位有关：他没有成家，并常常起到“操纵木偶”的作用。

开始时，纪德想用《梵蒂冈地窖》的主人公拉弗卡迪奥作为《伪币制造者》的叙述者，后来，计划有了改变，拉弗卡迪奥变成了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即一部教育小说的年轻主人公。他发现自己是私生子，就离开家庭，先后从事两个工作，爱上两个女人，在认识自我、受到教育之后又回到父亲的家里。这部小说又像爱情小说。一是作家爱德华爱上自己的外甥奥利维埃，却让贝尔纳当他的秘书，奥利维埃就去当帕萨旺的秘书，但在误会消除后重新回到爱德华身边。二是洛拉·弗代尔的爱情，她遭到同性恋者爱德华的拒绝，就嫁给她并不喜欢的杜维埃，后成为樊尚的情妇，却被他抛弃，她听任贝尔纳对她精神恋爱，最后郁郁寡欢地回到丈夫身边。三是樊尚的爱情，他抛弃洛拉后爱上莉莲·格里菲思。四是贝尔纳的爱情，他先同洛拉精神恋爱，后成为洛拉的妹妹萨拉的情夫。这四

个恋情都互相关联，根源是爱德华舍弃洛拉而选择奥利维埃，洛拉同樊尚的恋爱失败，后者转向莉莲；洛拉同贝尔纳的恋爱失败，后者转向萨拉。

与此同时，这部小说又像侦探小说。读者会想：谁卷入了贝尔纳的父亲和奥利维埃的父亲谈论的风化案？奥利维埃的弟弟乔治的奇特表现说明了什么？神秘的斯特鲁维卢是何许人？这些问题在第三部中得到了解答：乔治是斯特鲁维卢领导的伪币组织的成员。但另一个问题随之提出：罪犯是否将被揭发并得到惩处？那些学生得知警察局已在注意他们，就停止使用伪币，并转而折磨鲍里斯，设计让他开枪自杀，而害死他的罪犯却逍遥法外。这样，这部作品又具有黑色幽默小说的特点。

除了这些主要情节之外，还有一些次要情节，如爱德华的写作计划，弗代尔-阿扎伊斯家的兴衰。这个家庭在洛拉结婚时处于巅峰期，但到第二年开学时已经衰败，鲍里斯的自杀则使它破产。

这些情节交错在一起，通过一些中间人物串连起来，使整体显得协调。爱德华是中心人物，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是奥利维埃的舅舅和情人，是帕萨旺的竞争对手，是贝尔纳和洛拉的知心人，他在拉佩鲁兹老人的要求下把鲍里斯带回巴黎，放在阿扎伊斯寄宿学校，间接造成这孩子的死亡。他又让乔治知道警察局已在注意伪币交易，从而改变了斯特鲁维卢的策略。

纪德精通音乐，在撰写《伪币制造者》时用钢琴弹奏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爱德华在谈到他的小说时说："我想要写的，就是像《赋格的艺术》那样的东西。"而赋格是在一个主题上构成的多声部对位作品。《伪币制造者》像赋格那样分为三个部分：呈示(exposition)、展开(développement)和密接和应(stretto)，主题的每次进入用一个人物来表示，其冒险由另一个人物再现和改变，形成一种巧妙的对称。贝尔纳的离家出走(法语为 fugue，和表示"赋格"的词同形异义)由洛拉和樊尚依次再现。贝尔纳给爱德华当秘书之后，

奥利维埃去给帕萨旺当秘书，而奥利维埃离开他的保护人之后，贝尔纳也照此办理。爱德华第二次拜访拉佩鲁兹同他第四次和最后一次拜访老人相对应。第一卷中老人充满希望，到小说末尾却变得绝望。整个作品都构建在这种对应的基础上。例如，第二部中贝尔纳给奥利维埃的信和奥利维埃给贝尔纳的信，莫利尼埃与爱德华共进午餐和他妻子波利娜拜访爱德华，奥利维埃与爱德华一起过夜和同一章中贝尔纳与莎拉共赴爱河，奥利维埃在第一部中对爱德华产生误会，在第三部中误会的消除与此对称。正如纪德声称："我犹如一个音乐家，像塞扎克·弗朗克那样竭力使一个行板动机和一个快板动机并列、交错。"(《伪币制造者日记》，1919 年 6 月 17 日)

在《伪币制造者》中，兼作叙述者的作者用第三人称叙述的事件同爱德华经过其思想的筛选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事件交织在一起。爱德华从两个方面协助小说的构建：一方面，他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另一方面他转述一部分事件，并通过日记进行倒叙(第一部)，为读者提供必要的情况。与此同时，爱德华也准备写一部小说，书名与纪德写好的那本相同。这是书中之书，是纪德喜欢的"纹心结构"(mise en abyme)，即像有些纹章那样，在图案中央再镌刻一个较小的同样图案。这样，《伪币制造者》把已完成的作品和正在写作的作品重叠在一起："确切地说，这本书不是只有一个中心……；这些努力像椭圆那样有两个焦点。一方面是事件、事实、外部材料，另一方面是小说家用这些东西写一本书的努力。"(《伪币制造者日记》，1921 年 8 月)对于这本正在写的小说，我们不会知道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写完。

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德华是个失败的小说家。他是作者的替身，但作者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疏远表现在洛拉和索弗罗尼斯卡对爱德华提出的美学观的讽刺，表现在叙述者在指出这个人物的矛盾时的批评："他的话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一眼就能看出，

令人难受”，也表现在贝尔纳预感到爱德华无力进行创作而作的评论：“您知道我喜欢做什么吗？帮助他写那本书，他一个人是决不会写出来的……”另外，爱德华的书惟一向读者公布的一段，显然是滑稽模仿，表明纪德对这一人物持保留态度，对爱德华的性格及其自欺欺人也持这种态度：“我对爱德华反感的，是他为自己找出的那些理由……。欺骗别人，那还说得过去，但欺骗自己！”

事实是，纪德让一个在智力和道德上与他相像的人物登场，同时又与这个人物保持距离，以便进行自我分析，摆脱他身上阻碍作品成为现实的一切东西。爱德华起的作用既是小说家的代言人，又是作品构建时的陪衬。

《伪币制造者》既是对小说美学的看法，又是对小说的否定，这与当时瓦莱里对小说提出的疑问相呼应。一九二四年，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转述了瓦莱里的决定，即不再写“侯爵夫人五点钟出门”之类的话。在他们看来，小说因无益的描写和理性的心理分析，记录的只是“生活中毫无意义的时刻”。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小说的论战。一些作家认为，小说不应复制现实，艺术应该和生活对立起来，并提出“纯文学”的想法。《伪币制造者》顺应了这种要求。小说中爱德华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小说不应“紧紧抓住现实不放”，不应“屈从于类同”。他不愿像巴尔扎克那样“同户籍竞争”，希望“在小说中去除并非专门属于小说的一切成分”。他想写的小说，“既是真实的，又远离现实，既特殊又普遍，既有人情又是虚构的”。可以说，《伪币制造者》在试验一种新的叙述形式，纪德和爱德华都在进行这种试验。通过小说家这一人物，这部小说展示了小说和现实的冲突：“如果你们希望这本书有主题，那就是现实向他提供的素材同他想把这些素材加工成的产品之间的冲突。”

书名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只占次要的地位，却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因为伪币是弄虚作假的世界的标志。纪德描写了世界中

作为支柱的那些价值的失落，如经济方面的金钱，社会方面的家庭，意识形态方面的宗教、道德，文艺方面的文学。

金钱在《伪币制造者》中流通，把人物联系在一起，通过债主和债务人这张网来建立依存关系，如爱德华借钱给洛拉，帕萨旺借给樊尚等。但是，这种交换体系受到伪币的干扰。伪币的出现突然揭示，社会上的交换是建立在对货币真实的虚幻信任的基础之上。贝尔纳在谈到伪币时说："您听，它的声音多好。几乎同真的一样。您会发誓说它是金币。"在真假难分的世界里，假的甚至显得比真的还要真实。

这种混淆也出现在家庭之中。纪德通过四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家庭来对家庭进行谴责。私生子贝尔纳出生的秘密折磨着普罗菲唐迪厄夫妇；丈夫的私通和妻子的失望是莫利尼埃夫妇的状况；拉佩鲁兹夫妇之间无法沟通，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弗代尔牧师伪善，把信仰作为谋生的工具。由此可见，作为家庭基础的感情和价值，如夫妻之爱、忠诚、骨肉之情，都是虚幻的。家庭如用经济词汇来描绘，则是感情的伪币，父亲形象的贬值。

信仰失去了它的可靠性，就成为一种虚假的东西。对职业信徒弗代尔牧师来说，信仰只是一种手段，用来换取寄宿学生的学费。他的儿子阿尔芒说："如果他的信仰动摇，老兄，那就会大祸临头！……我的家庭就将无法生活。"另外，寄宿学校又是伪币流通和交换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斯特鲁维卢也在那里住过。

最后，伪币是像帕萨旺（Passavant = pas savant = 不学无术）那样的文人的作品。他空话连篇，把樊尚和其他人的看法窃为己有，暗中资助一本杂志，善于为自己做广告，在爱德华看来是机会主义者，他趋附时尚，取悦读者，使文学变得矫揉造作。帕萨旺搞的是词语的通货膨胀。他在准备推出其杂志时声称："要选择两三个修饰语……要十分常用的旧词，我们将赋予它们全新的含义。"因此，十分自然的是，帕萨旺后来请伪币制造者斯特鲁维卢协助他管理

新的杂志，因为这杂志要“弄破羊皮袋，让里面的美好情感都变得一钱不值，词语这种记名期票也是如此”。纪德描写的是战后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价值分崩离析，文化也从根本上受到动摇。正如J.J.古斯在《言语制造者》一书中所说：“《伪币制造者》的整个结构具有启示性：言语和货币完全对应的地位受到损害，但同时受到损害的还有父子关系以及调节交换的其他价值观。”

在《伪币制造者》中，纪德再次提出真诚的问题，并通过众多人物来描绘个人对真诚的寻求。贝尔纳离家出走，不认自己的养父；洛拉抛弃她并不喜爱的丈夫；樊尚放弃医学，前往不受任何习俗约束的国度；萨拉蔑视家里的清教主义，成了贝尔纳的情妇；奥利维埃在同性恋中寻找自己的幸福；阿尔芒则抛弃家庭的信仰。因此，要求真诚就意味着反抗：反抗家庭和以父亲（如普罗菲唐迪厄）为代表的社会法制，反抗弗代尔牧师捍卫的宗教信仰，反抗文学和艺术，反抗以异性恋为准则的社会道德。但是，反抗也会走向极端，斯特鲁维卢和科布-拉弗勒的虚无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他们什么都不相信，特别是不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上演的是反抗的喜剧，最后像阿尔芒那样同帕萨旺妥协，即同他们想要摧毁的秩序妥协。

纪德在论述个人和社会时，还提出了“魔鬼”这一概念：“我希望有一个（魔鬼）隐姓埋名地贯穿整部书中，由于人们不大相信他，他就显得更加真实。”（《伪币制造者日记》，1921年1月13日）在纪德那里，魔鬼不仅是一种文学手法，而且是一种隐喻，其目的是指出在个人中暗地里起作用的因素。魔鬼是我们身上的他人，会隐藏在最高尚的意图后面：“在最高尚的动机后面，往往隐藏着一个机灵的魔鬼，人们以为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实际上却是他获利。”他促使爱德华把鲍里斯放在寄宿学校，促使樊尚认为自己抛弃洛拉有理。

魔鬼的存在在纪德那里不是一种神学概念，而是一种心理学概念。他表示不可能自我重合的人的两重性，说明我们之中存在

着两种矛盾的倾向。爱德华有两重性:“他的存在不断解体和重塑。人们以为理解他……他是普洛透斯。”洛拉有两重性,既想自己的家庭,又想望她面前展现的自由;奥利维埃有两重性,既喜欢他舅舅,又喜欢帕萨旺;莫利尼埃有两重性,既是体面的资产者,又是不忠的丈夫。

因此,魔鬼在纪德的作品中是一种矛盾的形象,既是否定的因素,又是积极的因素。在樊尚那里,他是个人的摧毁因素,使他发疯,并认为自己魔鬼附身;在斯特鲁维卢那里,是社会秩序的摧毁因素,因为他否定任何道德和美学价值。但是,他又表现为个人中最真诚的部分,促使人们向往自由,动摇因循守旧的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使自我摆脱伦理的束缚。因此,纪德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中说:“没有魔鬼的合作,就没有艺术作品。”

这个译本根据伽里玛出版社一九二五年初版、一九九七年印刷的版本翻译,因其中有个别文字漏排,在分段上也有问题,所以又参阅了七星丛书版的《纪德小说集》。书中的引语,在翻译时尽量找出其出处,如福音书的引语直接从《圣经》中找出,莎士比亚的引语根据马文·斯皮瓦克编的《哈佛莎士比亚语词索引》中查出。翻译中遇到的一些理解问题,请教了法国尼斯大学文学教师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女士,她都一一作了详细解答,特别在谈到乔治戴在上衣饰孔上的饰带或玫瑰花结时,指出玫瑰花结系用带子折成玫瑰花状,而并非金属制的徽章,还附上介绍法国荣誉勋位勋章的有关材料,以便比较。另外,她还译出盛澄华先生的译本中未译出的拉丁语引文,并说出其出处,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于海上凉城

伪币制造者

徐和瑾　译

谨以我的第一部小说献给罗歇·马丁·杜·加尔[1]
以表示我对他的深情厚意

——A. 纪德

① 马丁·杜·加尔(1881—1958),法国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蒂博一家》,193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部　巴黎

一

“现在，我觉得要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了。”贝尔纳心里想道。他抬起了头，并仔细听着。没有：他父亲和哥哥还留在法院里，他母亲在作客，他姐姐在听音乐会，至于弟弟小卡卢，每天学校放学后被关在寄宿学校里。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留在家里啃书本，准备中学毕业会考，他只有三个星期的复习时间了。家里人都不打扰他，让他独自一人呆着，但魔鬼却并非如此。贝尔纳虽然已脱掉上衣，但仍感到热得透不过气来。临街的窗子开着，但进来的只有热气。他额头上流着汗。一滴汗水沿着他的鼻子流了下来，快要落到他手里拿着的一封信上。

“这就像流泪一样，”他想道，“不过，流汗总比流泪要好。”

是的，这日期一清二楚。无法怀疑：信里说的正是他贝尔纳。信是写给他母亲的，是一封情书，十七年前写的，没有署名。

“这个开头字母表示什么？一个 V，也可能是一个 N……问我的母亲合适吗？……咱们还是相信她眼力不错。我可以随意想像，认为这是个亲王。即使我得知自己是个乡巴佬的儿子，那也没有关系！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就不必担心自己像他。任何寻找都会使你承担义务。咱们只要从中求得解脱。咱们不必深究。况且，我今天知道这些已经足够。”

贝尔纳把信重新折好。这封信同这叠信里的其他十二封信大小一样。一条粉红色的缎带把这些信扎在一起，但他不必把缎带解开。他把缎带又套了进去，像原来那样把这叠信扎紧。他重新

把信放到小盒子里，把小盒子放到蜗形脚桌子的抽屉里。抽屉没有打开，他是在抽屉上方发现其中的秘密的。贝尔纳把木桌面上脱开的铰链合在一起，并要把一块沉重的缟玛瑙板盖在上面。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这块板放在上面，并重新放上两个水晶玻璃做的枝形大烛台以及他刚才因好玩而去修理的笨重座钟。

座钟敲了四下。他已把钟拨准。

“预审法官先生及其公子律师先生不到六点钟是不会回来的。我有时间。必须让法官先生在回家时看到他的写字台上放着这封美妙的信，我将在信中把我离家出走的事告诉他。但在写信之前，我感到很有必要让我的思想透一透空气，并去找到我亲爱的奥利维埃，以便有个栖身之处，至少能够暂住。奥利维埃，我的朋友，现在是我来考验你诚意的时候，也是你向我显示你价值的时候。我们友谊中的美妙之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从未得到过对方的帮助。唔！要帮的忙使人愉快，提出来就不会难以启齿。讨厌的是奥利维埃不会独自一人在那里。算了！我会把他拉到一边。我要用自己的镇静使他大吃一惊。只有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我才会感到十分自在。”

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一直住到那天的 T 街，离卢森堡公园很近。每星期三下午四点到六点，他的几个同学都要聚集在公园里美第奇喷水池旁边俯瞰着喷水池的小道。他们谈论艺术、哲学、体育运动、政治和文学。贝尔纳走得很快，但他在穿过公园栅栏门时看到了奥利维埃·莫利尼埃，就立刻放慢脚步。

那天，聚集在那里的人比平时要多，也许是因为天气晴朗的缘故。参加聚会的人，有几个贝尔纳还不认识。这些年轻人一旦站在别人面前，个个都像在做戏，几乎完全失去了纯真的面貌。

奥利维埃看到贝尔纳走过来就脸红了，并突然离开和他交谈的一位少妇，走到远处。贝尔纳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因此奥利维埃竭力显出不在找他的样子，有时甚至装作没有看到他。

在和他照面之前，贝尔纳要遇到好几组人，但他也装出不在找奥利维埃的样子，就不时停住脚步。

他的四个同学围着一个戴夹鼻眼镜、蓄有小胡子的小个子，此人的年龄显然比他们大，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名叫迪梅尔。

“你要我怎么办呢？”他的话是专门说给其中一个人听的；他看到大家都在听他说话，显得十分得意。“我一直看到第三十页，却没有看到一种颜色或一个描写颜色的词。他说的是一个女人，我甚至不知道她的连衣裙是红的还是蓝的。对我来说，如果没有颜色，这很简单，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为了夸张的需要，再加上他感到他已不像刚才那样引人注目，他就坚持说道：“一点也看不到。”

贝尔纳不再去听这个人的高谈阔论。他感到过早离开未免失礼，因为他已经在倾听他身后那些人的争论了。奥利维埃离开少妇之后，就来到那些人中间。其中一人坐在长凳上看《法兰西行动报》[①]。

在那些人中，奥利维埃·莫利尼埃显得多么严肃！而他却是最年轻的人之一。他那几乎还带稚气的脸和他的目光，显示出他思想的早熟。他动不动就脸红。他温柔。他对所有人都显得和蔼可亲，但没用，不知是何种内在的谨慎和何种腼腆，使他的同学们和他疏远。他因此而感到痛苦。要是没有贝尔纳，他就会更加痛苦。

莫利尼埃就像贝尔纳现在做的那样，在每一组人中都听一会儿，这是出于礼貌，他对听到的任何话都没有兴趣。

他在那个看报纸的读者的肩膀上方俯下身子。贝尔纳没有回过头去，但听到他在说：

“你不应该看报纸，这样你会满脸通红。”

看报的人尖声反驳道：

---

① 原为半月刊，创刊于1899年，1908年改为日报，是民族主义和保皇派的同名组织的机关报，1944年被禁止出版。

“你嘛，只要别人一提到莫拉斯[①]，你就脸色发青。”

这时，第三个人用挖苦的语调问道：

“莫拉斯的文章，你觉得有趣？”

第一个人回答道：

“我感到讨厌，但我觉得他有道理。”

这时，第四个人开了口，但贝尔纳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你嘛，只要是不使你感到讨厌的东西，你就觉得缺乏深度。”

第一个人反驳道：

“要是你觉得只要是傻瓜就能让人开心，那就错了！”

“你过来。”贝尔纳突然抓住奥利维埃的胳膊，低声说道。他把他拉到几步之外的地方：

“你快回答我，我有急事。你对我说过，你不是和父母住在同一层楼里，是吗？”

“我把我房间的门指给你看过，它正面对着楼梯，是在我们家下面的那个半层楼上。”

“你对我说过，你弟弟也睡在那里？”

“乔治，是的。”

“只有你们两个？”

“是的。”

“你弟弟不会说出来吧？”

“如果需要的话。为什么？”

“你听着。我已离开了家，或者说我将在今晚离家出走。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就一夜，你能留我睡吗？”

奥利维埃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非常紧张，不敢去看贝尔

---

① 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家。他激烈攻击共和制度，主张恢复君主政体，是法兰西行动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曾为维希政权效力，1945年被判终身监禁。

纳。

“行，”他说，“不过你要过了十一点再来。每天晚上，妈妈都要下楼来对我们说晚安，然后把我们的房门锁好。”

“那么……”

奥利维埃微微一笑：

“我还有一把钥匙。要是乔治睡着了，你敲门轻一点，别把他吵醒，好吗？”

“门房会让我进去吗？”

“我会告诉他的。哦！我和他关系很好。这另一把钥匙，就是他给我的。回头见。”

他们分手时没有握手。贝尔纳离开时在想他要写的那封信，就是法官回家时会看到的信。奥利维埃不希望别人看到他和贝尔纳单独呆在一起，就去找大家都不大理睬的吕西安·贝卡耶。奥利维埃如果不偏爱贝尔纳，一定会非常喜欢吕西安。贝尔纳生性大胆，吕西安性格胆怯。大家都感到他身体虚弱，他存在的仿佛只有情感和思想。他不大敢主动去找别人，但看到奥利维埃走到跟前，就会立刻欣喜若狂。吕西安会写诗，这点任何人都猜得到，但我认为，吕西安只会对奥利维埃一人吐露自己的写作计划。他们俩走到平台边上。

“我想做的，”吕西安说道，“是叙述故事，不是一个人物的故事，而是一个地方的故事，嗯，譬如说，公园里像这样一条小道的故事，叙述那里发生的事，从早上到晚上发生的事。最早来的是一些保姆，一些奶妈，有饰带……不，不……最早是一些灰色的人，看不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他们在小道上扫地，给草地浇水，更换盆花，总之是公园开门前的景象和背景，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些孩子在做沙堆，互相争吵，保姆打他们耳光。后来，小学生放学了，接着是女工下班。一些穷人来到公园，坐在长凳上吃东西。再晚一点，一些年轻人互相寻找，有些则相互躲避，还有一些独自呆着，在进行

幻想。然而来了一群人，是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或是从那些商店出来的时候。一些学生，就像现在这样。傍晚，情人们搂搂抱抱，另一些则哭着分手。最后，在黄昏时分，一对老夫妻……突然，咚咚的鼓声响了，公园要关门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出去。这出戏结束了。你要知道：这给人的印象是一切的终结，是死亡……不过，'死亡'这个词当然没有说出来。"

"是的，这点我看得很清楚。"奥利维埃说道。他在想贝尔纳，所以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还没有完呢！还没有完呢！"吕西安热情地接着说道。"我想在一种尾声中展现这条小道，是在夜里，在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小道上空无一人，比白天要美得多。在万籁俱寂之中，自然界所有的声音如在狂欢：喷水池的声音，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一只夜鸟的歌声。我原想让一些黑影在上面移动，也许是一些塑像……但我觉得这样太俗气，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不，不要塑像，不要塑像。"奥利维埃心不在焉地反对道。接着，他看到对方伤心的目光，就热情地大声说道："好吧，先生，你要是把这个写出来，那就太好了。"

二

在普桑[1]的书信中，丝毫没有他受到过父母恩惠的迹象。后来，他从未对远离父母而表示后悔。他自愿移居罗马，失去了回归故乡的任何愿望，甚至对故乡没有任何思念。

——保罗·德雅尔丹[2]《普桑》

普罗菲唐迪厄先生急于回家，而他的同事莫利尼埃却走得很慢，后者同他一起沿着圣日耳曼大街行走。阿尔贝里克·普罗菲唐迪厄刚在法院里度过特别繁忙的一天：他不安地感到右胁上有某种滞重的感觉，他的疲劳影响到那有点娇弱的肝脏。他想到他即将洗澡，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是使他忘掉白天的那些烦心事的最好办法。考虑到要洗澡，他今天下午没吃点心，因为他认为，即使洗温水澡，最好还是空着肚子。总之，这也许是一种偏见，但偏见是文明的基础。

奥斯卡·莫利尼埃尽量加快脚步，竭力跟上普罗菲唐迪厄，但他比普罗菲唐迪厄矮得多，大腿也不发达，另外，他心脏有点肥大，所以动不动要喘气。普罗菲唐迪厄年已五十五岁，却仍然精力充

①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罗马度过，主要作品有《圣母升天》、《台阶上的神圣家族》、《四季》等。

② 德雅尔丹（1859—1940），法国伦理学家。

沛，中气十足，步履轻健，真想把莫利尼埃甩掉，但他十分注重礼貌，他的同事比他年纪大，职位也比他高：他理应尊敬他。另外，他要使别人不来嫉妒他的财产，自从他岳父岳母去世之后，他的财产变得十分可观，而莫利尼埃先生只有他那法院庭长的薪水，这薪水菲薄，同他威严地占据的高位不成比例，由于威严能掩盖他的低能，所以他就显得更加威严。普罗菲唐迪厄没有显露出自己焦急的心情。他朝莫利尼埃回过头去，只见他的同事正在揩汗。这时，莫利尼埃对他说的事使他很感兴趣，但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就展开热烈的讨论。

“您派人监视那幢房子，”莫利尼埃说道，“您听取门房和假女仆的汇报，这一切都做得很好。但您得注意，只要您把这个调查进行得过于深入，您对这个案件就会无法控制……我的意思是说，它可能会给您带来严重的后果，比你开始时想的要严重得多。”

“这种担心与正义毫不相干。”

“得啦！得啦，我的朋友，您和我都知道，正义应该怎样，现在又是怎样。我们尽力而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们即使尽了力，也只能做到差不离。您今天处理的案子特别棘手：十五个被告，或者说，只要您一句话明天就会成为被告的这十五个人，其中有九个是未成年人。您知道，在这些孩子中，有些男孩出自地位显赫的家庭。因此我认为，目前只要开出一张逮捕证，就是极为笨拙的表现。各党派的报纸都会把这个案件揪住不放，这样您就为各种讹诈和诽谤打开了大门。您做什么都会白费力气：不管您怎样谨慎，您都无法阻止一些姓名被说出去……我没有能力给您出主意，您知道，我是多么愿意得到您出的主意，我一直承认并赞赏您高超的见解、清醒的头脑和正直的为人……但是，处在您的地位，我是会这样做的：我会设法了结这件可恶的丑事，办法是抓住那四五个教唆犯……是的，我知道他们很难被抓到，但是，真见鬼，这是我们的职业。我会派人把那个套间给封起来，那是狂欢的场所，我

会作好安排，通知那些放荡的孩子的家长，悄悄地、秘密地去通知，目的只是为了避免重新犯罪。啊！譬如说，把那些女人都关起来！这点我和您意见一致。我觉得，我们在此面对的是几个居心叵测的女人，必须把她们从社会中清除出去。但是，我再说一遍，您别去抓那些孩子，吓唬他们一下就够了，然后都贴上'无知初犯'的标签，他们只是受了一些惊吓，会长期对此感到惊讶。您想想，其中三个孩子还不到十四岁，他们的父母肯定把他们看做纯洁无瑕的天使。但是，亲爱的朋友，这只是我们之间说说，我们在这种年龄，是否已经在想女人？"

他停住脚步，喘不过气来，不是因为走得快，而是因为高谈阔论，他拉住普罗菲唐迪厄的袖子，迫使后者也停了下来……

"或者说，即使我们在想，"他接着说道，"那也带有理想的味道，神秘的味道，我可以说是宗教的味道。现在的那些孩子，您看，他们已没有理想……对啦，您那些孩子怎么样？当然喽，刚才这些话我不是为他们而说的。我知道，在您的督促和教育下，不必担心他们会这样误入歧途。"

确实，至今为止，普罗菲唐迪厄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十分满意，但他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也敌不过邪恶的本能。谢天谢地，他的孩子们没有邪恶的本能，莫利尼埃的孩子们想必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就不会去交不好的朋友，不会去看不好的书籍。去禁止无法阻止的事，又有什么用处？不准孩子看的书，孩子会偷偷地去看。他的办法十分简单：对那些坏书，他不是禁止阅读，而是设法使他的孩子们对阅读坏书没有丝毫兴趣。至于目前这个案子，他还要仔细考虑，并答应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会通知莫利尼埃。现在只是继续在暗中进行监视，既然这坏事已经持续了三个月，它还会继续进行几天或几个星期。另外，暑假到了，这些轻罪犯人也会各奔东西。再见了。

普罗菲唐迪厄总算可以加快脚步。

回到家里，他立刻跑到盥洗室，打开浴缸的龙头。安托万在暗中看着主人回来，设法在走廊里和他交错而过。

这个忠心的仆人在这个家里已干了十五年，看着孩子们长大。他看到了许多事情，还对其他许多事情感到怀疑，但对主人瞒着他的事，他都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贝尔纳对安托万是有好感的。他不希望对他不辞而别。也许是因为对自己的家庭感到不满，他情愿把他离家出走的事告诉一个普通的仆人，而不愿让他的亲属知道。不过，我们应该为贝尔纳辩护，因为他的亲属当时都不在家。另外，贝尔纳要是和他们告别，他们就不会让他走。他害怕作出解释。对安托万，他可以只说一句话："我走了。"说着，他向他伸出了手，样子一本正经，老仆人见了大吃一惊。

"贝尔纳先生不回来吃晚饭了？"

"也不回来睡觉了，安托万。"由于对方犹豫不决，不知道这话应该如何理解，也不知道是否要再问一下，贝尔纳就特地重复道："我走了。"然后，他补充道："我把一封信留在……写字台上。"他不想说出"爸爸的"三个字，就接着说道："……在书房的桌子上。再见。"

他握着安托万的手，十分激动，仿佛他同时在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他又说了声"再见"，说得很快，然后就走了，没有让已在喉咙里的啜泣声发出来。

安托万疑虑重重：就这样让他走了，是否要负重大的责任。但是，他又怎么能不让他走呢？

贝尔纳的出走对全家来说是一件出人意料、骇人听闻的大事，这一点安托万十分清楚，但是，他是完美无缺的仆人，就不能因此而显出惊讶的样子。普罗菲唐迪厄不知道的事，他不需要知道。也许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对主人说："先生是否知道贝尔纳先生走了？"但这样说他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也毫无有趣之处。他焦急地等待着主人回来，是为了用平淡、恭敬的语调，悄悄地对主人说

出他考虑了很长时间才想出的一句话，仿佛是贝尔纳叫他转达的普通口信：

“在走之前，贝尔纳先生在书房里给先生留了一封信。”一句平淡无奇、可能不会引起注意的话。他苦苦思索，希望想出一句更有分量但又合情合理的话来，但白费力气。由于贝尔纳在这个时候总是在家，安托万用眼角观察的普罗菲唐迪厄先生不禁露出惊讶的神色：

“怎么！在此之前……”

他立刻恢复镇静。他在下人面前不能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没有失去自己的优越感。他最后用平静、威严的语调说道：

“知道了。”

他走到书房时问道：

“那封信，你说它放在哪里？”

“在先生的写字台上。”

走进书房后，普罗菲唐迪厄果然看到一个信封放在十分显眼的地方，正对着他平时坐着写字的扶手椅。但是，安托万不肯轻易放手，普罗菲唐迪厄还没有看完这封信的两行字，就听到有人敲门。

“我忘了告诉先生，有两个客人正等在小客厅里。”

“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他们是一起的？”

“看起来不像。”

“他们找我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他们想见先生。”

普罗菲唐迪厄感到自己忍耐不住了。

“我已经再三说过，我不希望别人到这里来打扰我，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在法院里有接待的日期和时间……你为什么让他们

进来?”

“他们俩都说他们有急事要和先生商量。”

“他们在这里已有很久了?”

“快一个小时了?”

普罗菲唐迪厄在书房里走了几步,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另一只手则拿着贝尔纳的信。安托万仍站在门口,神情严肃,面无表情。最后,他高兴地看到法官失去了镇静,并生平第一次听到他跺着脚低声吼道:

“别让他们来烦我!别让他们来烦我!你去告诉他们,我今天没空。让他们改天再来。”

安托万刚离开,普罗菲唐迪厄就冲到门口:

“安托万!安托万!……然后,请把浴缸的龙头关上。”

是洗澡的问题!他走到窗前看信:

先生:

我今天下午偶然发现了一件事,知道我不应该再把您看做我的父亲,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宽慰。我觉得我对您没有什么感情,长期猜想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现在情愿知道我根本就不是您的儿子。您也许认为我应该感谢您把我看做您的一个孩子,但首先,我总是感到您对他们的关心和对我的关心并不相同,其次,我对您相当了解,知道您做了这一切,是因为害怕家丑外扬,是为了掩盖一种对您来说并不十分体面的处境,最后,是因为您别无选择。我情愿对母亲不辞而别,因为我担心在同她最后诀别时我会心软,也因为她在我面前会感到自己处境尴尬,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不相信她非常喜欢我,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寄宿,她几乎没有时间来了解我,又由于看到我就会使她不断想起她生活中某件她想

要忘却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她看到我走一定会感到宽慰和高兴。如果您有勇气，您就对她说，她生了我这个私生子，我并不恨她，相反，我情愿这样，而不愿知道自己是您生的(请原谅我这样说话，我并不想对您写辱骂的话，但我就此事说的话，将会使您蔑视我，这会使您感到宽慰)。

如果您希望我对我离开您家的秘密原因保持沉默，那就请您不要设法让我回来。我作出的离开您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我不知道您把我抚养到现在花了多少钱。我在知道此事之前，由您来养活我是可以接受的事，但不言而喻的是，我将来不会接受您的任何东西。一想到欠您什么东西，我就会感到难以忍受，我觉得如果要重新过这样的生活，我情愿饿死，也不要坐到您的餐桌旁吃饭。可喜的是，我好像记得曾听到有人说过，我母亲在嫁给您时比您更加富有。因此我可以认为，我以前是全部由她来赡养的。我感谢她，认为她其他的事都已了结，并请她把我忘记。有些人会因我的出走感到惊讶，您一定有办法对他们作出解释。我允许您把罪名都加在我的头上(但我知道您即使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也会这样做的)。

我的署名中有您那滑稽可笑的姓，我希望能把它奉还给您，并想立即使它名誉扫地。

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

又及：我把我的衣物全都留在您的家里，以后由卡卢使用更为合理，这是我对您的希望。

普罗菲唐迪厄先生踉踉跄跄地走到一把扶手椅前。他想要好好考虑一下，但头脑中的思想十分混乱。另外，他感到右胁的肋骨下面有轻微的刺痛感，这是肝病发作，他是无法止住的。家里是否

有维希矿泉水？要是他妻子已经回来就好了！但怎么把贝尔纳出走的事告诉她呢？他是否应该把那封信拿给她看？那封信写得没有道理，极其没有道理。他应该对此表示愤怒。他想把自己的悲伤看做愤怒。他用力呼吸着，每呼出一口气，都迅速而微弱地发出“啊！天哪！”的声音，如同叹息一般。他胁部的疼痛和他的悲伤混杂在一起，证实了他的悲伤，并确定了悲伤的部位。他感到他的悲伤是在肝部。他倒在扶手椅上，把贝尔纳的信重读了一遍。他伤心地耸了耸肩膀。当然，这封信对他是残酷的，但他觉察到信中流露出来的怨恨、藐视和狂妄。他其他的孩子，即他的亲生子女，没有一个会写出这样的信，他自己也写不出来，这点他十分清楚，因为他们身上的一切，他都能在自己身上看到。确实，他一直认为他应该斥责他感到贝尔纳身上存在的独特、粗野和桀骜不驯的秉性，但是，他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已经毫无用处。他清楚地感到，正是因为这点，他对贝尔纳的爱，是他从未对其他孩子有过的。

在隔壁房间里，钢琴声已经响了好一会儿了。塞西尔听完音乐会回来后，就开始弹钢琴，并翻来覆去地弹奏一个船歌[①] 的同一个乐句。阿尔贝里克·普罗菲唐迪厄终于忍不住了。他微微打开客厅的门，这时肝痛开始使他感到极为难受（另外，他在女儿面前总是有点羞怯），所以他用悲哀的、近于哀求的声音说道：

“我的小塞西尔，你去看看家里是否有维希矿泉水，如果没有，就叫人去买。另外，你的钢琴最好过一会儿再弹。”

“你不舒服？”

“没有，没有。我只是需要在晚饭前考虑一点问题，你的乐声会打扰我。”

痛苦使他变得温柔，出于体贴，他补充道：

---

① 船歌原为威尼斯船工所唱的歌曲，现也转用于任何 6/8 拍或 12/8 拍的声乐或器乐抒情小曲。

“你刚才弹得很好听。是什么曲子?”

但他没有听到回答就走了出去。他女儿知道他不懂音乐,会把《来吧,小乖乖》和汤豪舍[①] 的进行曲混为一谈(至少她是这样说的),所以不想回答他。但他又把门打开:

“你母亲还没有回来?”

“没有,还没有。”

真荒唐。她会回来得很晚,使他无法在晚饭前和她谈话。他又能编造出什么话来,对贝尔纳不在家作出暂时的解释?不过,他不能说出事情的真相,不能向孩子们揭开他们母亲一时失足的秘密。啊!这一切已得到原谅,已被完全遗忘和纠正。小儿子的出生已使他们言归于好。突然,这复仇的幽灵又从过去中走了出来,这尸体被波涛冲了回来……

哎!还有什么?他书房的门悄悄地打开了。他迅速把信放到他短上衣里面的口袋里。门帘轻轻地掀起。进来的是卡卢。

“爸爸,你说说……这句拉丁语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懂……”

“我已经对你说过,进来前要敲门。另外,我不希望你像这样随时来打扰我。你已养成习惯,叫别人帮忙,依赖别人,而不是自己去动脑筋。昨天是你的几何题,今天是一句……你那句拉丁语是谁写的?”

卡卢把他的练习簿递了过来:

“他没有对我们说,喏,你看:你会看出来的。这句子是他给我们听写的,也许我写错了。至少我想知道写得对不对……”

普罗菲唐迪厄先生接过练习簿,但他痛得过于难受。他轻轻地推开孩子:

---

① 汤豪舍为13世纪的游吟艺人骑士,是瓦格纳的三幕歌剧《汤豪舍和瓦特堡的歌手比赛》(简称《汤豪舍》,1845年)中的人物。

“过一会儿再说。就要吃晚饭了。夏尔回来了吗?”

“他到下面的事务所去了。”(这位律师是在底楼接待委托人的。)

“你去对他说,让他来找我。快去。”

门铃响了!普罗菲唐迪厄夫人终于回来了。她对自己回来晚了表示道歉,因为她得去看望许多人。她看到她丈夫不舒服,十分难过。能为他做些什么呢?确实,他脸色很难看。——他现在吃不下饭。那就不等他了,咱们自己吃吧。吃完饭,她和孩子们一起去看他。——贝尔纳呢?——啊!对,他的朋友……你是知道的,就是和他一起复习数学的那个,来叫他一起去吃晚饭了。

普罗菲唐迪厄感到身体好点了。他起初担心疼痛难忍,无法说话。然而,必须对贝尔纳的失踪作出解释。他现在知道他应该说些什么,即使这样说十分痛苦。他感到自己决心已定。他惟一担心的是他妻子会用哭泣和叫喊来打断他的话,担心她会晕过去……

一小时后,她和三个孩子一起走了进来。她走到他的跟前。他让她坐在他的旁边,靠着他的扶手椅。

“你要竭力克制自己,”他对她说话时声音很低,但语气专断,“什么话也别说,你听到了吗?我们过后再单独谈。”

他说话时,用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手。

“来吧,孩子们,请坐。看到你们站在我的面前,就像在考试那样,我感到不舒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十分伤心的事情。贝尔纳已经离开我们,我们不能再见到他了……至少是在这段时间里。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出我以前瞒着你们的事,我瞒着你们是因为我想看到你们爱贝尔纳就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因为你们的母亲和我,我们爱他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并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在临终前把他托付给我们。今天傍晚,他的

一个舅舅……来这里把他带走了。”

他说完后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可以听到卡卢用鼻子吸气的声音。大家都在等待，以为他还要说话。但是，他只是挥了挥手：

“现在，你们走吧，孩子们。我要和你们的母亲谈谈。”

他们走了之后，普罗菲唐迪厄先生好久不说一句话。普罗菲唐迪厄夫人让他握着的那只手如同死人的手一样。她另一只手拿着手帕，捂住眼睛。她把胳膊肘支在大桌子上，转过头去哭泣。在她一阵阵的抽噎中，普罗菲唐迪厄听到她低声说道：

“哦！您真残酷……哦！您把他赶走了……”

刚才，他决定不把贝尔纳的信拿给她看，但面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他就把信递给了她：

“喏，你看吧。”

“我不能。”

“你一定要看。”他不再去想自己的病痛。他用眼睛看着她，看她一行一行地把信看下去。刚才在说话时，他几乎忍不住自己的眼泪，而现在，他已不再激动。他望着自己的妻子。她在想什么？她在同样的抽噎中，用同样哀怨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哦！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你是不应该告诉他的。”

“但你可以看出，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你仔细看看他的信。”

“我仔细看了……那么，他是怎么发现的？是谁告诉他的？……”

什么！她在想这个！这就是她伤心的原因！这件伤心事本应使他们和好如初。唉！普罗菲唐迪厄隐约感到他们俩的思想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她在埋怨、指责和要求，而他则试图使这种执拗的想法变为更加虔诚的感情。

“这就是赎罪。”他说道。

他站起身来，是出于驾御别人的本能需要。他现在站得笔挺，

忘记了身上的病痛，不把它放在心里，并严肃、亲切和威严地把手放在玛格丽特的肩上。他清楚地知道，她对自己的过错从未真正感到后悔，而他却一直把它看做一时的失足。他现在想要对她说，这种悲伤和考验可以用来给她赎罪，但他徒劳地寻找既能使他满意又能使她听进去的话语。玛格丽特的肩膀抗拒着他的手施加的轻微压力。玛格丽特十分清楚，只要生活中发生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就会从中得出道德方面的教训，使人听了无法忍受。他总是用自己的教条来解释和阐述一切。他朝她俯下身子。下面就是他要对她说的话：

“可怜的朋友，罪恶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你看到了吗？试图掩盖你的过错是没有用的。唉！对这个孩子，我已经尽力而为，我把他看做亲生儿子。现在，上帝向我们显示，这是个错误，即认为……”

但是，他刚开始说，就停了下来。

也许她听懂了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这几句话说到了她的心里，因为她重新抽噎起来，哭得比开始时还要厉害，而她已有一段时间不在哭泣。然后，她弯曲身子，仿佛准备跪倒在他的面前，而他则朝她弯下腰，把她扶住。她流着泪在说些什么？他俯下身子，一直把头低到她的嘴边，才听到她说：

“你看得很清楚……你看得很清楚……啊！你为什么原谅了我……？啊！我不该回来！”

她的话，他几乎是猜出来的。然后，她不作声了。她也无法再说下去了。她感到自己囚禁在他要求她做到的那种贞节之中，这话她又怎么能对他说呢？她怎么能说她感到压抑，说她现在悔恨的不是她的失足，而是她对失足的后悔？普罗菲唐迪厄挺直了身子：

“可怜的朋友，”他用庄重和严肃的语调说道，“我看你今天晚上脾气有点倔。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去睡吧。”

他扶她站了起来，把她送到她的房间，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回到自己的书房，倒在一把扶手椅上。奇怪的是，他的肝不痛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心碎了。他双手捂着前额，极为难受，竟欲哭无泪。他没有听到有人敲门，但听到开门的声音，就抬起头来：是他的儿子夏尔：

“我是来向你道晚安的。”

夏尔走到近前。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想让父亲知道这点。他希望向父亲表示他的同情、感情和崇敬，但是，谁会相信他是一位律师：他特别不善言辞，也许他只有在感情真挚之时才变得不善言辞。他拥抱他的父亲。他坚持把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而且在上面靠了一会儿，这使后者肯定他已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当他稍微抬起头后，他就像他在做任何事情时一样笨拙地问道——他心里极为痛苦，不能不这样问：

“那卡卢呢？”

这问题提得荒谬，因为贝尔纳和家里的其他孩子区别很大，而卡卢却显然是家庭的一员。普罗菲唐迪厄拍了拍夏尔的肩膀：

“不是，不是，你放心。只有贝尔纳。”

于是，夏尔用教训的口吻说道：

“上帝驱逐闯入者，是为了……”

但普罗菲唐迪厄叫他别说下去：他难道能让别人对他这样说话？

“住口。”

父子俩已无话可说。咱们离开他们。快要到十一点了。咱们让普罗菲唐迪厄夫人呆在她的房间里，坐在一把不大舒服的直背小椅子上。她不哭，也一无所思。她也想出走，但她决不会这样做。当她和我们必须了解的她的情人，即贝尔纳的父亲呆在一起时，她心里在想：走吧，你怎么做都白费力气，你只能做正派女人。她害怕自由、犯罪和安逸，因此，十天之后，她怀着悔恨回到家里。

以前，她父母对她说的话很有道理：你总是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咱们离开她吧。塞西尔已经睡了。卡卢绝望地看着他那支蜡烛，它等不到他看完一本冒险小说就会熄灭，贝尔纳走了，他就看书解闷。我很想知道安托万会对他那当厨子的女友说些什么，但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去听。现在是贝尔纳去找奥利维埃的时候了。我不大清楚他今晚在哪里吃饭，也不知道他是否吃过晚饭。他经过门房时无人阻拦。他悄悄地走上楼梯……

三

升平富足的盛世徒然养成一批懦夫，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①。

——莎士比亚

奥利维埃躺在床上，等待母亲的吻抱，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到床边来吻抱她最小的两个孩子。他可以重新穿好衣服，以接待贝尔纳，但他仍在怀疑贝尔纳是否会来，并担心会吵醒他的弟弟。乔治平时很快就睡着了，早晨醒得很晚，也许他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

听到有人在轻轻搔门，奥利维埃从床上跳了起来，匆匆忙忙地把双脚套在拖鞋里，跑去开门。这时不需要点灯，月光把室内照得相当亮。奥利维埃把贝尔纳一把抱住。

“我等了你好久！我无法相信你会来。你今晚不睡在家里，你父母知道吗？”

在黑暗中，贝尔纳看着自己的前面。他耸了耸肩。

“你认为我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嗯？”

他的语调犹如冷讽一般，奥利维埃立刻感到自己的问题提得荒唐。他还没有看出贝尔纳是“真的”出走，以为贝尔纳只想这一个晚上在外面过夜，所以对这次离家的原因说不大清楚。他问道：

---

① 原文为英语，引自《辛白林》第3幕第6场。参见《莎士比亚全集》中《传奇剧·诗歌卷》(上)。

贝尔纳准备什么时候回去？——永远不回去！——这下奥利维埃的脑子才清楚了。他竭力显示出自己能应付各种情况，不会因任何事而感到惊慌失措，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你这样做，真了不起！"

贝尔纳见自己的朋友有点吃惊，心里乐滋滋的，他特别高兴的是这感叹中流露出赞赏，但是，他再次耸了耸肩。奥利维埃握住他的一只手，神情非常严肃，不安地问道：

"但是……你为什么要走？"

"啊！这个，老兄，这是家里的事。我不能告诉你。"为了不显得过于严肃，他用自己的鞋头把奥利维埃脚上晃动的拖鞋顶得落到地上，这时他们都坐在床边。

"那么，你到什么地方去生活？"

"我不知道。"

"靠什么生活？"

"走着瞧吧。"

"你有钱吗？"

"有明天吃午饭的钱。"

"那以后呢？"

"以后，得想办法。呵！我会找到办法的。你等着瞧吧。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奥利维埃非常赞赏自己的朋友。他知道他朋友性格坚强，但他还在怀疑：他很快就会走投无路，饥寒交迫，到那时是否想要回去？贝尔纳叫他放心：他什么事都会去干，但不会回到家人的身边。由于他反复说了好几次，而且越说越粗野：什么事都干，奥利维埃心里感到焦虑不安。他想开口说话，但又不敢。最后，他低下头，用不大有把握的声音开始说道：

"贝尔纳……你不是想……"但他停了下来。他的朋友抬起眼睛，虽然看不清奥利维埃，却看出了他的困惑。

“想什么?”他问道。“你想要说什么? 说吧。想当小偷?”

奥利维埃摇了摇头。不,不是这个。突然,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他抽搐着把贝尔纳紧紧抱住。

“你要答应,你不会……”

贝尔纳抱住他,然后笑着把他推开。他明白了:

“这事,我可以答应你。不,我不会去做靠妓女为生的权杆。”他又补充道:“不过你得承认,这倒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奥利维埃已感到放心。他十分清楚,说出这后一句话,只是为了装出厚颜无耻的样子。

“你的考试呢?”

“是的,这事使我烦恼。我不希望考不及格。我觉得我准备好了,问题是那天不要身体不舒服。我得迅速摆脱困境。这有点冒险,但是……我会应付过来的,你等着瞧吧。”

他们一时间默默无言。第二只拖鞋掉了下来。贝尔纳说:

“你会着凉的。睡吧。”

“不,要睡的是你。”

“你开玩笑! 好吧,快。”他硬是让奥利维埃钻进拉开的被单里。

“那你呢? 你睡在什么地方?”

“随便什么地方。地上。一个角落里。我得将就一点儿。”

“不要,你听着。我想对你说点事,但是,你要是不睡在我旁边,我就没法说了。到我床上来吧。”他见贝尔纳迅速脱掉衣服,在他旁边躺下,就说道:“你知道,我上次对你说的事……成了……我干过了。”

贝尔纳一听就心领神会。他让他朋友紧挨着他,听对方继续说道:

“啊! 老兄,这真恶心。真可怕……事后,我真想吐痰、呕吐,想把我的皮撕下来,想把自己杀死。”

“你夸大其词。”

“或是把她杀死，她……”

“她是什么人？你至少没有轻率行事吧？”

“没有，那女的迪梅尔很熟悉，是他把我介绍给她的。特别使我恶心的是她的谈话。她不停地说话。真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还不闭口。我真想塞住她的嘴巴，把她掐死……”

“可怜的朋友！你应该想到，迪梅尔只会把白痴送给你……她长得漂亮吗？”

“你以为我看到了她的模样？”

“你是个傻瓜。你是个爱神。咱们睡吧……你是否已经……”

“当然喽！我最讨厌的正是这个，就是说我还是能够……就像我想要占有她那样。”

“啊！老兄，真棒。”

“住口。要是这就是做爱，我早就感到厌烦了。”

“你别孩子气十足！”

“我真想看看你是怎么干的。”

“哦！我嘛，你是知道的，我不会去追。我对你说过：我等待艳遇。像这样，冷冷的，我觉得毫无意思。不过，要是我……”

“要是你……”

“要是她……没什么，咱们睡吧。”突然，他把背转过来，同对方的身体离开一点，因为这热乎乎的身体使他感到不舒服。但奥利维埃过了一会儿说道：

“你说……你认为巴雷斯[1] 会当选吗？”

“当然喽！……这会使你头脑发胀？”

---

① 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宣扬自我中心思想和民族主义，主要作品有小说三部曲《自我崇拜》和长篇小说《灵异的小丘》等，1906 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

“我才不在乎呢！喂……你听着……”他靠在转过身去的贝尔纳的肩膀上。“我兄弟有个情妇。”

“是乔治？”

小弟弟假装睡觉，却在黑暗中竖着耳朵，把他们的话都听在耳里，当听到他的名字时，就屏住呼吸。

“你疯了！我说的是樊尚。”（樊尚比奥利维埃年纪要大，刚读完医学院前两年的课程。）

“这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我知道这件事，他没有察觉。我父母一点也不知道。”

“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会说什么？”

“我不知道。妈妈会感到失望。爸爸会要他一刀两断或者结婚。”

“当然喽！这些正人君子的中产阶级分子并不知道，当正人君子不一定要和他们一样。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以来，樊尚等我父母睡了之后在夜里出去。他在下楼时声音尽量轻，但我听得出他走在街上的脚步声。上个星期，我想是星期二，夜里很热，我无法睡在床上，就走到窗口透透气。我听到楼下的门打开和关上的声音。我俯身观看，那人在路灯旁经过时，我认出是樊尚。当时已过了午夜十二点。这是第一次。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次发现他。但是，自从我发现了之后，我就进行监视——哦！虽然不愿意这样做……几乎每天夜里我都听到他出去。他有钥匙，我的父母又把我和乔治以前住的房间装修成诊所，给他将来开业时使用。他的房间就在旁边，在门厅的左面，而套间的其他部分则在右面。他随时都可以进出，而且别人不会知道。他回来时，我一般都没有听到，但是前天，就是星期一晚上，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想起了迪梅尔办杂志的计划……我睡不着。我听到楼梯里有说话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樊尚。”

“当时几点了？”贝尔纳问道。他并非一定要知道此事，而是要

显示出自己对此事的兴趣。

“我觉得是凌晨三点。我起来后把耳朵贴在门上。樊尚和一个女人在说话。或者不如说她一个人在说话。”

“那么,你怎么知道是他?所有的房客都要从你门前经过。”

“有时候这实在叫人讨厌:时间越晚,上楼时的声音就越响,他们根本不管别人在睡觉!……那次只能是他,我听到那女人反复在叫他的名字。她对他说……哦!这说出来叫我恶心……”

“你就说吧。”

“她对他说:‘樊尚,我的情人,我的爱人,啊!您不要离开我!’”

“她用‘您’来称呼他?”

“是的。这是不是很怪?”

“你说下去。”

“‘您现在没有权利抛弃我了。您要我怎么办?您要我去哪儿?您对我说句话呀。哦!您要对我说话。’她又叫他的名字,并反复说道:‘我的情人,我的情人’,声音越来越伤心,越来越低沉。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他们应该站在楼梯上),像是什么东西落下去的声音。我想是她跪了下来。”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他想必走上了最后几级楼梯。我听到套间的门关上了。后来,她呆了很长时间,就在旁边,几乎靠在我的门上。我听到她在抽噎。”

“你应该给她开门。”

“我不敢。樊尚要是得知我知道他的事,他会发火的。另外,我怕她在哭的时候被别人发现会觉得十分尴尬。我也不知道我能对她说些什么。”

贝尔纳朝奥利维埃转过身来。

“换了我,我会开门的。”

“哦！当然喽，你总是什么都敢做。你想到的事，都会去做。”

“你是在责备我？”

“不是，我羡慕你。”

“你看那女人可能是谁？”

“我怎么会知道呢？晚安。”

“你说说……你能肯定乔治没有听到我们说的话？”贝尔纳对奥利维埃耳语道。他们窥伺片刻。

“没有，他睡着了，”奥利维埃用平时的声音接着说道，“再说，他也听不懂。他那天问爸爸的事，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些……”

这次，乔治再也忍不住了。他在床上稍稍抬起身子，打断了他哥哥的话。

“笨蛋，”他叫道，“那天我是故意问的，你难道看不出来？……当然是的，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哦！没有必要让你们感到不安。樊尚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不过，孩子们，你们现在说话声音尽量轻一些，因为我困了。或者闭上你们的嘴。”

奥利维埃朝墙壁那边转过身去。贝尔纳没有睡，注视着房间。在月光下，房间显得比平时要大。实际上，他对这个房间可以说并不熟悉。白天奥利维埃从不呆在这里。他很少几次接待贝尔纳的来访，也是在楼上的套间里。月光现在照到了床脚，乔治终于在那里睡着了。他哥哥刚才说的话，他几乎全听到了，他有了做梦的材料。在乔治那边的床的上方，有个用两块搁板做的小书架，上面放着一些教科书。在奥利维埃那边的床旁放着一张桌子，贝尔纳看到桌上放着一本开本较大的书。他伸出手臂，抓住那本书，想看看

书名：**托克维尔**[1]，但当他想把书放回原处时，书掉了下来，发出的声音把奥利维埃给吵醒了。

“你现在在看托克维尔的书？”

“这是迪巴克借给我的。”

“你喜欢吗？”

“这有点乏味。但有的地方写得很好。”

“你听着。你明天干什么？”

第二天是星期四，中学生没有课。贝尔纳想也许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他不打算再回学校，最后几节课也不去听了，他想独自准备自己的考试。

“明天，”奥利维埃说道，“我十一点半去圣拉扎尔火车站，等候从迪耶普[2] 开来的火车，迎接我那从英国归来的舅舅爱德华。下午三点我去卢浮宫找迪梅尔。其余的时间我要复习功课。”

“你舅舅爱德华？”

“是的，是我妈妈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出国已有半年，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很喜欢他。他不知道我会去接他，我担心认不出他。他和我家里的其他人都不像。他是个大好人。”

“他是干什么的？”

“他写作。他那些书我几乎都看过，但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表东西了。”

“是小说？”

“是的，是一些类别的小说。”

“你为什么从未对我说起过？”

“因为我要是说了，你就想看这些书，而万一你看了不喜

---

①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当选制宪议会议员，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② 迪耶普位于法国滨海塞纳省，濒临拉芒什海峡。

欢……”

“你把话说完。”

“这会使我感到难受。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说他是大好人?”

“我也不大清楚。我对你说了,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这只是一种预感。我感到他对许多事情有兴趣,而我父母却对这些事没有兴趣,还感到什么都可以跟他谈。有一天,就是在他动身前不久,他在我们家吃午饭。他在和我父亲交谈时,我感到他一直在看着我,这开始使我局促不安。我正要走出那个房间——那是餐室,喝完咖啡后大家仍呆在那里闲聊——,他却开始向我父亲询问我的情况,这使我感到更加局促不安。突然,爸爸站起来去找我刚写好的诗,我当时真蠢,竟把这诗拿给爸爸看。”

“诗是你写的?”

“是的,你知道,就是你觉得同《阳台》[①] 相像的那首。我知道我的诗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所以我对爸爸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感到极为生气。当爸爸去找这诗时,一时间我和爱德华舅舅单独呆在室内,我感到我的脸涨得通红,我想不出要对他说什么话。我看着别处,他也一样。他先是卷了一支烟,然后,也许是为了使我不再那样拘束——因为他肯定看到我满面通红——他就站起身来,开始朝窗外观看。他轻轻地吹着口哨。突然,他对我说:‘我比你还要局促不安。’但是,我觉得这样说是出于好意。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把我的诗递给爱德华舅舅,舅舅开始看了起来。我神经十分紧张,如果他称赞我,我想我会对他破口大骂。显然,爸爸在等待他的称赞,见我舅舅什么也没说,就问道:‘怎么? 你有什么看法?’但我舅舅笑着对他说:‘当着你的面对他谈这个,我觉得别扭。’于是,爸爸也笑着出去了。当我们俩再次单独呆在一起时,他

① 《阳台》是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所作,收入他的诗集《恶之花》。

对我说他觉得我的诗写得很不好，但我很高兴听到他这么说。使我更加高兴的是，他突然用手指戳了一下两行诗，就是这首诗中我惟一喜欢的两行，他微笑着看了看我，并说：'这写得好。'这很好，是吗？你知道他对我说这话用的是什么语调！我真想拥抱他。然后，他告诉我，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观念当做出发点，另外，我以词语为导向这点也做得不够。我起初不大懂他的意思，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领会他的意思，他说得对。这点我下一次再对你解释。"

"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接他。"

"哦！我对你说的事无关紧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当时，我们还谈了其他许多事情。"

"你说在十一点半？你怎么知道他乘这班火车来？"

"因为他给妈妈写了一张明信片。后来我又查了火车时刻表。"

"你和他一起吃午饭？"

"哦！不，我得在中午十二点回到这里。我时间不多，只能和他握一下手，但我已心满意足……啊！在我睡着之前，还要请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

"再过几天。至少要等我摆脱困境之后。"

"不过……我要是能帮你的忙就好了。"

"你要是能帮我的忙？——不，这违反游戏规则。我会感到我在作弊。好好睡吧。"

四

我父亲是个傻瓜，但我母亲十分风趣；她是寂静主义者，是个温柔的小女人，她常常对我说：我的儿子，您会堕入地狱。但是，她不会因此而感到难受。

——封特奈尔[1]

不，每天晚上，樊尚·莫利尼埃不是到他情妇家里去。他走得很快。让咱们跟随其后。从他居住的田园圣母院街的上首，樊尚沿街而下，一直走到是这条街延伸的圣普拉西德街，然后走到渡轮街，街上还有几个晚归的有产者在走动。他在巴比伦街上一个大门前停了下来，门打开了。他走进帕萨旺伯爵府。如果他不是经常来这儿，他就不会这样大胆地进入这豪华的府邸。给他开门的仆人对这种装模作样的自信所掩盖的胆怯十分清楚。樊尚故意不把帽子交给仆人，而是把它扔到远处的一把扶手椅上。然而，樊尚到这里来是不久以前的事。罗贝尔·德·帕萨旺现在自称是他的朋友，但也是许多人的朋友。我不大清楚樊尚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也许是在中学里，虽说罗贝尔·德·帕萨旺的年纪显然要比樊尚来得大。他们已有几年没有见面，后来，就是在最近，他们又碰见了。那是在一天晚上，奥利维埃偶然陪他哥哥去看戏，在幕间休息时，

①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以其科普作品著名(《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作品展示了18世纪法国的哲学精神。

帕萨旺请他们俩吃冰淇淋。他在那天晚上得知，樊尚刚读完见习医生的课程，还在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要去读住院实习医生的课程，说老实话，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要比对医学的兴趣来得大，但谋生的需要……总之，樊尚高兴地接受了罗贝尔·德·帕萨旺在不久以后提出让他做的有报酬的工作，即每天夜里去照料帕萨旺那位动了大手术后状况欠佳的老父亲，做更换包扎带、检查、打针之类的事，总之是需要专业人员来做的事，到底什么事我也不大清楚。但是，除此之外，伯爵想接近樊尚还有秘密的原因，而樊尚接受其工作也另有原因。罗贝尔的秘密原因，我们想在以后公之于世，至于樊尚的原因，则如下所述：他非常需要钱，并因此感到苦恼。如果你心地善良，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使你有一种责任心，那么，你要是让一个女人有了孩子，你就不会感到自己对她没有责任，特别是这个女人为了跟随你而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在此之前，樊尚的生活相当正派。他和洛拉的艳情，使他在一天的有些时间里感到希奇古怪，但在另一些时间里却感到十分正常。有许多小事，分开来看十分简单、正常，但往往只要把它们凑在一起，就成了希奇古怪的整体。他一面走一面反复这样想，但无法使他摆脱困境。当然，他从未想到要完全负担她的生活费用，在她离婚后娶她为妻，或者不结婚和她同居。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她爱得并不炽烈，但他知道她在巴黎没有生活来源，是他使她陷入这种困境：他至少应该暂时向她提供初步的援助，但他又感到很难保证，今天要比昨天更难，比最近几天还要难。在上星期，他还拥有五千法郎，这是长期以来他母亲为他开业而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这五千法郎肯定足以支付他情妇分娩、住院和婴儿的初期护理的费用。他当时是听了什么魔鬼的话？这笔钱他已在思想中给了那个女人，这笔钱他是奉献给她的，他要去挪用一分一厘都是犯罪，但在有一天晚上，是什么魔鬼悄悄地对他说这笔钱也许不够？不，这不是罗贝尔·德·帕萨旺说的。罗贝尔从未说过类似的话，但他把樊

尚带到一家赌场的建议，正好是在那天晚上提出的。樊尚同意了。

这家赌场坏就坏在赌博都是在社交界人士之间、朋友之间进行的。罗贝尔把自己的朋友樊尚向大家作了介绍。樊尚事先没有准备，所以那第一个晚上赌注不能下得很大。他身上几乎没有带钱，伯爵想借给他几张钞票，但他拒绝了。他赢了钱，就后悔没有多冒一点险，并答应第二天再去。

“现在，这里的人都认识您了，我不用再陪您来了。”罗贝尔对他说道。

这事发生在皮埃尔·德·布鲁维尔家里，大家通常叫他佩德罗。从那第一个晚上开始，罗贝尔·德·帕萨旺把他的汽车借给他的新朋友使用。樊尚在十一点左右去罗贝尔的家，抽一支烟，和他闲谈一刻钟的时间，然后走到二楼，在老伯爵身边呆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要看老伯爵的心情、耐心和病情的需要。完了之后，汽车把他送到圣弗洛朗坦街，即佩德罗的家里，一小时后把他送回去，不是直接送到他家，因为他怕引人注目，而是送到离他家最近的十字路口。

前天夜里，洛拉·杜维埃坐在通往莫利尼埃家的套间的楼梯上，等樊尚一直等到凌晨三点，他到那时才回家。不过，那天夜里，樊尚没有去佩德罗的家。他已没有钱可以赌了。两天前，他那五千法郎已输得精光。他把这事告诉了洛拉。他给她写信说，他已帮不了她的忙，劝她回到她丈夫或父亲身边去，并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洛拉感到现在不可能认错，她甚至无法冷静地考虑这点。她情夫的恳求只能引起她的愤怒，而这种愤怒也只能使她陷入绝望的境地。她是在这种状况下被樊尚见到的。她想要把他拉住，但他从她的手中挣脱出来。当然，他想必十分难受，因为他易动感情，但他的淫荡胜于他的爱情，所以他轻而易举地把心肠硬了下来。他丝毫不去理会她的恳求和抱怨，正如听到他们声音的奥利维埃后来把此事告诉贝尔纳的那样，她在樊尚关好房门之后，仍

躺在楼梯上，在黑暗中抽抽噎噎地哭了很长时间。

从那天夜里算起，已过了四十多个小时。前一天夜里樊尚没有去罗贝尔·德·帕萨旺的家，罗贝尔的父亲的病看来有了好转，但这天晚上，一封电报把他叫去。罗贝尔想要见他。樊尚走进罗贝尔用作书房和吸烟室的那间房间，罗贝尔经常呆在那个房间里，并按自己的嗜好对房间进行了装修和布置。罗贝尔漫不经心地从肩膀上把手伸了给他，但没有站起身来。

罗贝尔正在写字。他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台子上全是书。他前面的落地窗敞开着，朝着沐浴在月光中的花园。他说话时没有回头。

“您知道我正在写什么？您不要说出去……嗯！您要答应我……是迪梅尔的杂志创办的宣言。当然，我不署自己的名字……因为我在其中颂扬我自己……另外，由于大家最终会发现这份杂志的资助人是我，所以我不希望别人过早知道我在为杂志撰稿。因此，别说出去！但我想到一件事：您是否对我说过您弟弟在进行写作？您叫他什么名字？”

“奥利维埃。”樊尚说道。

“奥利维埃，是的，我忘记了……您可别这样站着。请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您不冷吗？您是否要我把窗关上？……他写的是诗，是吗？他应该把诗拿给我看。当然，我不能答应一定用他的诗稿……但是，要是诗写得不好，我一定会感到惊讶。您弟弟，他看上去非常聪明。另外，人们感到他消息十分灵通。我想跟他谈谈。您请他来见我。嗯？我拜托您了。抽一支烟吧？”他说着把他的银烟盒递了过去。

“好的。”

“现在，您听着，樊尚，我得和您认真地谈一谈。那天晚上，您做的事就像孩子那样……另外，我也一样。我不是说我把您带到佩德罗的家里错了，但我感到，对于您输掉的钱，我是有一定责任

的。我心里在想，是我让您输掉这笔钱的。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内疚，但我因此开始失眠和消化不良，我可以发誓！另外，我想到您对我谈起过的那个可怜的女人……但这是另一回事，咱们不要触及，这是神圣的事。我想对您说的，是我希望，是我想要，对，一定要给您一笔钱；数目相当于您输掉的钱。是五千法郎，对吗？并要您再去冒一次险。这笔钱，我再说一遍，我认为是我让您输掉的，是我欠您的，您不用感谢我。要是您赢了，您就把这钱还给我。否则的话，算我倒霉！咱们就清账了。今天晚上，您再到佩德罗家里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汽车先把您送去，然后到这里来接我，把我送到格里菲思夫人家里，我请您过后到那里去找我。就这样说定了，好吗？汽车到时候再去佩德罗家接您。”

他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五张钞票，交给樊尚：

“快去。”

“那您父亲……”

“啊！我忘了告诉您：他死了，是在……”他拿出表，大声说道：“哎呀！时间不早！快到十二点了……您快走吧。——是的，大约是四个小时以前死的。”

这些话不但说得不慌不忙，相反还有点漫不经心。

“您不呆在家里守……”

“守灵？”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不，我的弟弟会守的，他同老女仆都在楼上，老女仆和死者的关系比我还好……”

他见樊尚没有动弹，就接着说道：

“您听着，亲爱的朋友，我不希望您把我看做无耻之徒，但我厌恶天生的感情。我曾在心中为我父亲量体裁衣，设想出一种亲子之爱，但在开始时，这种爱有点游移不定，我就只好将它缩小。老人在生活中给予我的只有烦恼、不快和局促不安。如果他心中还有一点温情，那肯定不是为我而产生的。在我还不知道克制之时，我对他初次感情冲动，受到的只有粗暴的对待，不过我也由此得到

教训。您自己已经看到，当您照料他时……他是否对您说过感谢的话？您是否受到过他片刻的注视，是否看到过他短暂的微笑？他总是认为，这一切他受之无愧。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刚强。我觉得他曾使我母亲十分痛苦，如果他真的曾经爱过，那么可以说，他当时是爱她的。我觉得他曾使他周围的所有人痛苦，他的佣人、他的狗、他的马、他的情妇都痛苦，但他的朋友除外，因为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的死使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我认为，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在他这一行'，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我一直没有发现是哪一行。他非常聪明，这是肯定的。实际上，我过去对他有几分钦佩，我现在仍是这样。但是，要假装用手帕擦眼泪……要我挤出点眼泪来……我已不是小孩，不会这样做。好吧！您赶快去，一小时之后到莉莲家去找我。——什么？您没有穿无尾常礼服感到不自在？您真蠢！为什么？那时只有我们两个。行，我答应您，我也穿便服。一言为定。出去前点一支雪茄。到了之后叫汽车赶快开回来。到时候汽车会去接您的。”

他看着樊尚出去，耸了耸肩，然后到他的房间里去穿晚礼服，晚礼服已摊放在一张长沙发上。

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老伯爵躺在灵床上。有人在他胸口上放了一个带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但没有把他的双手合掌。几天没剃的胡子，使他倔强的下巴变得不是那么棱角分明。横穿他额头中央的皱纹，在他灰色的平顶头发下面，已显得不是很深，就像绷紧的东西松了下来。眼睛已回到长着荆棘般眉毛的眉弓下面。正是因为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我久久地凝视着他。一把扶手椅放在床头边，上面坐着老女仆塞拉芬。但她站了起来。她走到一张桌旁，桌上的一盏老式油灯不能把房间完全照亮，灯芯需要挑高一点。灯罩使灯光照在年轻的贡特朗正在看的一本书上……

“您累了，贡特朗先生。您还是去睡吧。”

贡特朗抬起十分温柔的眼睛，看着塞拉芬。他的金发被他撩到边上，在他的太阳穴上飘动。他十五岁。他那近于女性的脸显出的只有温存和爱。

“啊！还有你，”他说道，“应该去睡的是你，可怜的芬。昨天夜里，你几乎彻夜未睡。”

“哦！我嘛，我熬夜已经习惯，另外，我白天已经睡了，而您……”

“不，你去睡吧。我不感到累。我呆在这里思考和看书，对我有好处。我对爸爸了解得太少了。我觉得，我要是现在不仔细地看看他，我就会把他完全忘记。我给他守灵直至天亮。芬，你在我们家已经有多少时间了？”

“我是在您出生前一年来你们家的，您快到十六岁了。”

“你记得我妈妈吗？”

“我是否记得您的妈妈？多么可笑的问题！这就像您在问我，我是否记得自己的名字。我当然记得您的妈妈。”

“我也有点记得，但不是十分清楚……她去世时我只有五岁……你说说……爸爸是否和她谈得很多？”

“还要看是哪几天。您爸爸一直不是十分健谈，他非常不喜欢别人先开口和他说话。但不管怎样，他当时说的话还是要比最近这段时间稍微多一点。——不过，以前的事最好不要谈得太多，这一切就让仁慈的上帝去评论吧。”

“善良的芬，你真的认为仁慈的上帝会去管这些事？”

“如果不是仁慈的上帝，您希望谁去管呢？”

贡特朗把嘴唇贴在塞拉芬皮肤变红的手上。

“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事？——去睡觉。我答应天一亮就叫醒你，到那时我就去睡。我求你了。”

塞拉芬走了之后，贡特朗立刻在床脚边跪了下来。他的前额伸到被单之中，但他哭不出来，他心中无法激起冲动的感情。他眼

睛令人失望，仍然没有流出一滴眼泪。于是，他站了起来。他看着这张毫无表情的脸。在这庄严的时刻，他想要感到不知何种崇高和罕见的东西，倾听彼世传来的信息，使他的思想进入天上超感觉的区域之中，然而，他的思想却一定要留在地上。他看着死者没有血色的手，心里在想，这指甲还会长多少时间。他看到这两只手没有合掌，感到生气。他想让它们相互靠近，合在一起，拿着这十字架。这可是个好主意。他心里想，塞拉芬看到死者双手合掌，一定会感到十分惊讶，就不由高兴起来，但立刻又因这种高兴而蔑视自己。不过，他还是朝床上俯下身子，抓住死者离他较远的那个手臂。手臂已经僵硬，不听使唤。贡特朗想迫使它弯曲，却把整个尸体都移动了。他又抓住另一个手臂，这个手臂还不是那么僵硬。贡特朗几乎把这手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他拿起十字架，想把它插在死者的拇指和其他手指之间，并使它固定不动，但他一碰到这冰冷的皮肤，就感到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即将晕倒。他想把塞拉芬叫来。他放弃了这种尝试——十字架横在弄皱的被单上，手臂又回到了原处，但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之中，他突然听到一声粗野的“他妈的”，把他吓得胆战心惊，仿佛是另一个人……他回过头去，没人：只有他一人。这响亮的咒骂声是他发出的，是他这个从未骂过的人从心里发出的。于是，他又坐了下来，重新沉浸在他的阅读之中。

五

这个灵魂和肉体，刺是永远扎不进的。

——圣伯夫[1]

莉莲微微抬起身子，用手指尖触摸着罗贝尔褐色的头发：

“您的头开始秃了，我的朋友。您要当心：您还刚满三十岁。秃发会对您十分不利。您对待生活太认真了。”

罗贝尔朝她抬起了脸，微笑地看着她。

“在您身边就不是这样，我可以向您保证。”

“您已经叫莫利尼埃来找我们？”

“是的，因为这是您要我做的事。”

“那么……您把钱借给他了？”

“五千法郎，我已对您说过——他会再次在佩德罗家里输光。”

“为什么您要他输光呢？”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第一天晚上我看到他赌。他赌的方法不对头。”

“他花了时间，就学会了……今晚他会赢的，您是否愿意打赌？”

“要是您愿意。”

---

① 圣伯夫（1804—1869），法国作家，著有诗歌和小说，主要作品为文学评论集《星期一漫谈》和《新星期一漫谈》。

“哦！但我请您别把这个看做惩罚。我喜欢别人高兴去做他所做的事。”

“您别生气。就这样说定了。如果他赢了，他就把这钱还回您。但要是他输了，这钱就由您来还给我。您看行吗？”

她按了一下电铃：

“请给我们拿托考依白葡萄酒和三个杯子。要是他回来时只有五千法郎，我们就把这钱给他，好吗？要是他不输不赢……”

“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真奇怪，您会对他感到兴趣。”

“奇怪的是您对他不感兴趣。”

“您对他感兴趣是因为您爱上了他。”

“这倒是真的，亲爱的！对您我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使我感到兴趣，不是因为这个。恰恰相反：当有人在我的脑中占有一席之地时，我通常会感到心寒。”

一个仆人走来，托盘上放着葡萄酒和杯子。

“我们先为打赌喝一杯，然后再为胜者干杯。”

仆人倒了酒，他们碰了杯。

“我可觉得您的樊尚令人讨厌。”罗贝尔接着说道。

“哦！‘我的’樊尚！……仿佛他不是您给带来的！另外，我劝您不要到处去说他使您厌烦。人们很快就会知道您为什么经常和他见面。”

罗贝尔稍稍转过身子，把嘴唇贴在莉莲裸露的脚上。她立刻把脚缩了回去，并用扇子把它遮了起来。

“我应该脸红？”

“对我就不必了。您也不会脸红。”

她把杯子里的酒喝完，然后说道：

“您是否希望我告诉您，亲爱的。您有文人的一切长处：你虚荣、虚伪、有野心、三心二意、自私……”

“您太抬举我了。”

“是的，这一切都十分迷人。但是，您永远不能成为优秀的小说家。”

“是因为？”

“是因为您不会听别人的话。”

“我觉得我很会听您的话。”

“呵！他不是搞文学的，但他听得进我的话。不过，我们在一起时，却往往是我在听他说话。”

“他可以说不善于言词。”

“这是因为您不断在高谈阔论。我了解您：您不会让他插上两句话。”

“我预先就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您认为是这样？您是否知道他和那个女人的事？”

“哦！恋爱，这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乏味的事！”

“我也很喜欢他谈论博物学。”

“博物学，这比恋爱还要乏味。那么，他在给您上课？……”

“要是我能向您转述他对我说的话就好了……真引人入胜，亲爱的。他对我说了许多有关海洋动物的事。我嘛，我一直对海洋中的生物感到兴趣。您要知道，现在美国人在造一种船，侧面装上玻璃，可以看到周围海底的情况。这真是不可思议。可以看到活的珊瑚，还有……还有……这个你们称为什么？——石珊瑚、海绵、藻类、鱼群。樊尚说，有几种鱼在水变咸或变淡时就会死亡，相反，还有几种鱼能适应咸度不同的水，它们呆在水流边上，就是水的咸度降低的地方，以便在前几种鱼无力抵抗时将其吃掉。您应该请他给您说说……我可以对您保证，这非常有趣。当他谈起这些事时，他变得十分出色。您再也认不出他了……但是，您不能让他说话……这就像他在谈他和洛拉·杜维埃的事时那样……是的，这是那个女人的名字。您知道他是怎么认识她的？”

“他对您说了？”

“对我，别人什么都会说。这点，您一清二楚，了不起！”她说着用她折好的扇子上的羽毛擦了一下他的脸。“自从那天晚上您把他带来见我之后，他每天都来看我，这点您是否料到？”

“每天！没有，真的，我没有料到。”

“到第四天，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什么都说了。但以后，他每天都补充一个细节。”

“而这并没有使您感到厌烦！您真是令人钦佩。”

“我对你说过，我喜欢他。”她说着故意抓住他的手臂。

“而他……他爱那个女人？”

莉莲笑了起来：

“他过去爱她。——哦！起初我得装出对那个女人很感兴趣的样子。我甚至要陪他一起哭。然而，我心里极其嫉妒。现在，不嫉妒了。你听着，这是怎样开始的。他俩当时都在波城[①]的一家疗养院，即结核病疗养院里，他们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患有肺结核。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这种病。但他们都以为自己病得很重。他们当时还不相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花园的一个平台上，两人躺在并排的两把躺椅上，旁边还躺着其他病人，整个白天在露天进行日光治疗。由于他们以为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时时刻刻对她说，他们都只能活一个月了。当时是春天。她在那里孤身一人。她丈夫在英国当法语教师。她离开了他来到波城。她结婚才三个月。他倾家荡产，才把她送到那里。他每天都给她写信。这个年轻妇女出生于一个十分体面的家庭，很有教养，很稳重，也很胆小。但在那里……我不大清楚樊尚到底对她说了什么，但在第三天，她向他承认，她虽然和丈夫一起睡，也发生了关系，但不知道乐趣是什么样的。”

---

① 波城是法国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省会。

“那么，他说了什么？”

“他握住她垂在她躺椅旁边的那只手，并久久地把他的嘴唇贴在上面。”

“那您呢，当他把这事告诉您后，您说了什么？”

“我！真讨厌……您想想，我当时竟狂笑不止。我无法克制自己，也不能再停下来……我觉得好笑的不完全是他对我说的话，而是觉得要让他继续说下去，我必须装出那种关心而又难受的神情。我担心自己显得过于高兴。不过，实际上，这确实又妙又悲。他对我说此事时，是如此激动！这事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当然，他父母也对此一无所知。”

“您倒应该写几本小说。”

“当然喽，亲爱的，要是我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写就好了！……但在俄语、英语和法语之间，我永远无法作出选择。——最后，在第二天夜里，他来到他新的女友的房间，把她丈夫没能教给她的方法都说给她听，我想，他一定对她教导有方。不过，由于他们认为他们活在世上的时间已屈指可数，所以他们自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当然，在不久之后，依靠爱情的帮助，他们的健康状况都有了很大的好转。她发现自己怀孕后，他们俩都十分惊慌。那是上个月的事。天气开始转热。波城的夏天酷暑难忍。他们就一起回到巴黎。她丈夫以为她在娘家。她父母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但她不敢去见他们。而她父母以为她在波城。但不久之后，事情终于被拆穿。樊尚先是发誓不会把她抛弃，提出和她一起到任何地方去，到美洲去，到大洋洲去。但是，他们需要钱。正在那时，他遇到了您，并开始赌博。”

“这些事，他一点也没有对我说起过。”

“特别是您不要对他说是我告诉您的！……”她停了下来，侧耳细听。

“我以为是他来了……他对我说，在从波城到巴黎的途中，他

觉得她疯了。她那时才明白她怀孕了。在车厢里，她坐在他的对面，只有他们二人。从早上起，她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他得去做动身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她则任人摆布，她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知觉。他握住她的双手，但她凝视着前方，神色惊慌，仿佛没有看到他，但她的嘴唇在动。他朝她俯下身子。她在说：'一个情夫！一个情夫！我有一个情夫！'她用同样的语调反复说着这同一个词，仿佛她已不知道别的词……我可以向您保证，亲爱的，当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时，我再也笑不出来了。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更加哀婉动人的故事。但是，听他讲下去我才知道，他和这一切的关系在疏远。他的感情仿佛和他的话语一起消失。他仿佛感谢我替他激动，让他休息片刻。”

“我不知道这事您怎么用俄语或英语来说，但我可以向您保证，用法语说一定十分出色。”

“谢谢。这我知道。在这之后，他才对我谈论博物学。我竭力使他相信，他为了他的爱情而牺牲他的职业，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换句话说，您是劝他牺牲他的爱情。您打算把他的这种爱情取而代之？”

莉莲什么也没有回答。

“这一次，我觉得是他，”罗贝尔站起身来接着说道，“快，乘他还没有进来，再说一句话。我父亲已在今天下午去世。”

“啊！”她只是这样说道。

“成为帕萨旺伯爵夫人，您难道对此毫无兴趣？”

莉莲突然往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亲爱的……我清楚地记得，我把一个丈夫忘在英国了。什么！我没有对您说起过？”

“也许没有。”

“一位格里菲思勋爵现在在某个地方。”

帕萨旺伯爵一直不相信他女友的爵位是真的，就微微一笑。

她接着说道：

“您倒说说。您想要对我提出这个建议，是不是为了掩盖您的生活？不，亲爱的，不。咱们还是像现在这样。做朋友，嗯？”她说着向他伸出一只手，他吻了吻这只手。

“当然喽，我当时就已料到，”樊尚进来时大声说道，“他穿了晚礼服，不讲信用的家伙。”

“是的，我曾答应他仍穿便服，使他穿便服不失体面，”罗贝尔说道，“我请您原谅，亲爱的朋友，但我突然想起我在服丧。”

樊尚高昂着头，全身都显示出胜利的喜悦。他来了后，莉莲就跳了起来。她对他凝视了片刻，然后高兴地跑到罗贝尔那里，用拳头敲他的背，一面跳着、转着、叫着（莉莲装得像小孩那样，使我感到有点恼火）：

“他打赌输了！他打赌输了！”

“打什么赌？”樊尚问道。

“他打赌，说您又会输的。好吧，您快说：赢了多少？”

“我当时非常神勇，又有办法，赢到五万就不赌了。”

莉莲高兴得大声喊叫。

“好！好！好！”她叫道。然后，她扑上去把樊尚一把搂住。樊尚感到她散发出奇特的檀香味的柔软、灼热的身体同他的身体全部贴在一起。莉莲吻他的前额、面颊和嘴唇。樊尚摇摇晃晃地挣脱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

“喏，把您借给我的钱拿去。”他说着把五张钞票递给罗贝尔。

“您现在应该把这钱还给莉莲夫人。”

罗贝尔把这几张钞票递给她，她则把它们扔到长沙发上。她气喘吁吁，一直走到阳台上，以便透透气。那时是游移不定的时刻，黑夜即将结束，魔鬼正在结账。外面是万籁俱寂。樊尚已坐在长沙发上。莉莲朝他转过身去，第一次用“你”来称呼他：

“现在，你想做什么？”

他用双手抱住脑袋，像抽噎那样说道：

“我不知道。”

莉莲走到他的旁边，把一只手放在他抬起的前额上，他目光无情而又炽热。

“现在，咱们三个来干杯。”她说道，并在三只杯子里倒满托考依白葡萄酒。

在他们喝完之后，她说道：

“现在，请你们离开我。时间已晚，我太累了。”她把他们送到候见室，见罗贝尔走在前面，就把一个小小的金属物体塞在樊尚的手里，并低声说道：

“你先同他一起出去，过一刻钟后再回来。”

一个仆人在候见室打瞌睡，她用手把他摇醒。

“您给这两位先生照路，送到下面。”

楼梯是暗的，开电灯是举手之劳，但莉莲却总喜欢派一个仆人把客人送到门口。

仆人点燃一个枝形大烛台上的蜡烛，把烛台高高举在自己前面，让罗贝尔和樊尚跟着他下楼。罗贝尔的汽车在门口等着，仆人见他们出去后把门关上。

“我想要走回去。我要走一段路，使自己静下来。”樊尚说道。当时，罗贝尔打开车门，请他上车。

“您真的不要我送您回去？”突然，罗贝尔抓住樊尚握着的左手。“把手放开。来！看看您手里是什么东西。”

樊尚还很稚嫩，担心罗贝尔嫉妒。他张开手指时脸上红了。一把小钥匙掉在人行道上。罗贝尔立刻把它捡了起来，看了看，然后笑着还给樊尚。

“是这样！”他说道，并耸了耸肩。然后，他上了车，往后一仰，对着仍感到尴尬的樊尚说道：

“今天是星期四。告诉您的弟弟，我下午四点等他来。”他迅速关上车门，不给樊尚回答的时间。

汽车走了。樊尚在滨河街走了几步，穿过塞纳河，走到杜伊勒里公园[①] 栅栏门外的那个部分，来到一个小水池旁边，把手帕浸在水中弄湿，敷在前额和太阳穴上。然后，他慢慢地走向莉莲的住宅。咱们别去管他，魔鬼正乐不可支地看着他悄悄把小钥匙插进锁孔……

这时，在旅馆的一个凄凉的房间里，他昔日的情妇洛拉在哭泣了很久、呻吟了很久之后，即将睡着。在把他送回法国的客轮的甲板上，爱德华在晨曦中重读洛拉写给他的那封向他申诉和求助的信。他的祖国温柔的海岸已在眼前，但是，要有一双经验丰富的眼睛，才能透过薄雾看到这海岸。天上万里无云，上帝的目光将露出微笑。红色地平线的眼皮已微微张开。这一天巴黎会有多热！现在得去找贝尔纳了。他正在奥利维埃的床上醒来。

① 原为杜伊勒里宫的花园，杜伊勒里宫于 1871 年被焚毁。

六

我们都是私生子，全都是。被我称为父亲的那位最可尊敬的人，当我的母亲怀着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①

——莎士比亚

贝尔纳做了个荒诞的梦。他记不得他梦见了什么。他不想记起他的梦，而是想从梦中摆脱出来。他回到了现实世界，感到奥利维埃沉重的身体压着他。他的朋友在他们睡着时，或者至少在贝尔纳睡着时，把身体挪了过来，另外，这床很狭窄，也不允许他们之间保持很大的距离。他转过身来，现在侧睡，贝尔纳感到脖子上被他呼出的热气弄得痒痒的。贝尔纳只穿着一件短衬衫，奥利维埃的一条手臂毫不知趣地横压在他的身体上。贝尔纳在片刻间怀疑他的朋友是否真的睡着了。他轻轻地摆脱出来。他没有吵醒奥利维埃，起了床，穿好衣服，重新躺在床上。这时走还太早。四点钟。夜空刚开始蒙蒙亮。再休息一个小时，养精蓄锐，以便勇敢地开始新的一天。但是，他已睡意全无。贝尔纳看着渐渐变青的窗玻璃、小房间灰色的墙壁以及乔治睡的铁床，他一面做梦一面在床上翻动身子。

“过一会儿，”他心里想道，“我就要朝自己的命运走去。多美

① 原文为英语，引自《辛白林》第2幕第5场。参见《莎士比亚全集》“传奇剧·诗歌卷”（上）。

的词:冒险。偶然发生的事。等待着我的是出人意料的种种事情。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和我一样,但我醒来之后,立即想蔑视睡着的人们。奥利维埃,我的朋友,我要对你不告而辞了。快!起来,勇敢的贝尔纳!到时候了。"

他用湿毛巾的角擦了擦脸,戴好帽子穿上鞋。他悄悄地把门打开。走了!

啊!尚未呼吸到的空气,对人的健康来说是多么有益!贝尔纳沿着卢森堡公园的栅栏走,到波拿巴街后下行,走到滨河街,穿过塞纳河。他想到他不久前想出来的新的生活准则:"这事你要是不做,谁来做?这事你要是不立刻去做,什么时候去做?"——他想道:"有大事要做。"并感到他正迎面走去。"大事。"他一面走一面反复想道。要是他知道是什么大事就好了!……现在,他知道他饿了:他已走到菜市场附近。他口袋里只有十四个苏,连一个里亚[①] 也不多。他走进一家酒吧,在柜台上吃了一个羊角面包,喝了一杯牛奶咖啡。价格:十个苏。他还剩四个苏,大方地把两个苏留在柜台上,把另两个苏送给在翻垃圾箱的乞丐。是发善心?还是挑战?这并不重要。现在,他感到趾高气扬。他一无所有,一切都属于他!——"我一切都等待上天恩赐,"他心里在想,"如果上天能在中午时分给我端上一块带血的烤牛肉,我就同他和解。"(因为昨天晚上他没吃晚饭。)太阳早已升起。贝尔纳又回到滨河街。他感到身体轻盈,跑起来像是在飞。他脑中的思想在欢快地跳跃。他想道:

"生活中难就难在长期认真对待同一件事。例如,我母亲对我称之为我父亲的那个人的爱,这种爱我相信了十五年,我昨天还在相信。当然喽,她也不能长期认真对待她的爱。我想知道的是,她

---

① 苏是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即5生丁;里亚为法国古铜币名,相当于1/4苏。

把自己的儿子变成私生子，我是蔑视她还是更尊重她？……另外，在实际上，我也不是非要知道这点。对亲生父母的感情，属于最好不要弄得水落石出的事。至于那个王八，十分简单：从我记得起来的最久远的时候起，我一直恨他，但我今天得要承认，我这样做不是十分可取——这是我惟一感到遗憾的事。要是我没有强行打开那只抽屉，我就会终身认为我对父亲怀有反常的感情，真想不到！知道此事又是多么宽慰！……不过，我并非强行打开抽屉，我甚至不想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减轻罪刑情状：首先，我那天极其无聊。其次是那种好奇心，那种"致命的好奇心"，就像费奈隆[①] 所说的那样，这肯定是我的亲生父亲遗传给我的，因为在普罗菲唐迪厄家中没有它的痕迹。我从未看到有人比我母亲的丈夫更缺乏好奇心，除了他让她生的那些孩子。吃了晚饭之后，我必须重新对他们进行思考……掀起蜗形脚桌子上的大理石板，发现抽屉开着，这同把锁撬开可不是一码事。我不是撬锁的小偷。掀起桌上的大理石板，这事谁都可能做到。忒修斯[②] 举起巨石时年龄应该和我相同。平时不去动桌子是因为上面放着座钟。如果我不想去修理座钟，我就不会想到要掀起桌子上的大理石板……不是谁都可能做到的事，则是发现下面的兵器，或是通奸的情书！啊！重要的是我知道了这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哈姆雷特那样的福气，能听到鬼魂揭开真相。哈姆雷特！真奇怪，是私生子女还是婚生子女，竟会使一个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吃了晚饭之后，我再来考虑这些事……看这些信，是否对我没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不，我会感到内疚。我要是没有看这些信，我就会继续生活在无知、欺骗和顺从之中。咱们出去透透气。来到广阔天地之中！'贝尔纳！贝

① 费奈隆(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作家、教育家，主张限制王权、教会脱离政府控制，为国王及教皇所贬斥，著有《死者对话录》、《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等。

② 忒修斯是雅典王埃勾斯之子，长大后遵照父亲嘱咐举起一块巨石，得到放在下面的宝剑和鞋。

尔纳，这碧绿的青春……'，正如波舒哀[1] 所说的那样。咱们让它留在这长凳上，贝尔纳。今天早上天气多好！有些日子，阳光犹如在抚摸大地。如果我能稍稍忘记自己的事，我一定能写出诗来。”

他躺在长凳上，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事，就睡着了。

---

① 波舒哀（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拥护天主教统治、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基督教新教，著有《根据经文论政治》等。

七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阳光从打开的窗子射进来，抚摸着樊尚赤裸的脚，他躺在宽阔的床上，在莉莲旁边休息。莉莲不知道他已经醒了，微微抬起身子，看着他，惊讶地发现他脸上忧虑的神色。

格里菲思夫人也许喜欢樊尚，但她喜欢的是他赌赢了。樊尚身材高大、修长，长得漂亮，但站、坐和站起时均无风度。他的脸富有表情，但梳的发式欠佳。她特别欣赏他思想大胆、坚定。他肯定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觉得他缺乏教养。她一时间以情妇和母亲的本能朝她负责调教的这个大孩子俯下身子。她把他看做她的作品、她的塑像。她教他修指甲，教他把他最初往后梳的头发朝头路两边梳，于是，他那一半被头发遮住的前额显得更加苍白、突出。最后，她用体面的领带来替换他戴的简朴的现成小领结。格里菲思夫人显然喜欢樊尚，但她不能忍受他的沉默寡言，或是她所说的"郁郁寡欢"。

在樊尚的前额上，她用手指轻轻地划着，仿佛为了抹去眉毛之间出现的两条竖的皱纹，皱纹显出近于痛苦的表情。

"如果你要带到我这里来的是悔恨、忧虑和内疚，那还不如不来。"她朝他俯下身子低声说道。

樊尚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太亮的光线。莉莲欣喜的目光使他感到耀眼。

"在这里就像在清真寺里那样，进来时脱鞋，以便不把外面的污泥带进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谁！"樊尚想用手捂住她的

嘴，她倔强地挣脱出来：

“不，让我和你认真地谈谈。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我进行了仔细的思考。人们总是认为女人不善于思考，但你会看到，这要看是哪些女人……你对我说过杂交的品种，说杂交不能产生好的品种，而是要通过选择……嗯！你上的课，我都记住了，是吗？……好吧！今天早上，我觉得你在喂养一个怪物，一个希奇古怪的东西，你永远不会断掉它的饮食：这是酒神的女祭司和圣灵所生的杂种。不对吗？……你抛弃了洛拉，感到难受：这点我从你前额上的皱纹就可看出。如果你想回到她的身边，你立刻就说，并离开我。那是我把你看错了，我让你走是不会感到惋惜的。但是，如果你想和我呆在一起，你就别再哭丧着脸。你使我想起某些英国人，他们思想越是解放，就越是抱住道德不放，这样，他们的某些自由思想家比清教徒还要清教徒……你把我看做冷酷无情的女人？你错了：你同情洛拉，我十分理解。但是，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见樊尚转过头去，就说道：

“你听着，你到浴室去，把你的悔恨用淋浴冲掉。我按铃叫他们准备茶点，好吗？你洗完澡之后，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你看来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事。”

他已起床。她也跟着跳了起来。

“不要立刻把衣服穿好。在浴水加热器右面的衣橱里，你可以看到带风帽的长斗篷、白罩袍、睡衣……总之，由你自己挑选。”

二十分钟之后，樊尚出来了，身上穿着带风帽的黄绿色丝斗篷。

“哦！你等一下！让我给你修饰修饰。”莉莲高兴地大声说道。她从一个东方式的箱子里取出两条深紫色的大披巾，把颜色较深的那条束在樊尚的腰上，用另一条裹住他的头。

“我的心情总是和我衣服的颜色一样（她这时已穿上饰有银箔片的紫红色睡衣）。我记得有一天，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是在旧

金山，家里人要我穿上黑衣服，说是我的一个姨母刚刚去世，那个老姨母我从未见过。我整天哭哭啼啼，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在想我十分伤心，深切悼念我的姨母……只是因为穿了黑衣服。现在男人比女人严肃，原因是他们穿的衣服颜色较深。我可以肯定，你的想法已和刚才不同。你坐在床边。你先喝一杯伏特加酒、一杯茶，吃两三个三明治，然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她在床前的小地毯上坐了下来，坐在樊尚的两腿中间，她缩成一团，犹如埃及墓碑上的雕像，把下巴搁在自己的膝盖上。她自己喝干、吃完之后，就开始说道：

“我在勃艮第号上，你要知道，是在它沉没的那天。我当时十七岁。这等于把我现在的年龄告诉你。我游泳出色。为了向你证明我的心并非冷酷无情，我要告诉你，如果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救，我其次想到的则是救人。救人是否不是我首先想到的，这点我至今仍然不大清楚。或者我不如认为，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但是，我现在最厌恶的，则是在这种时候只想到自己的那些人，对，就是那些叫喊的女人。第一只救生艇来了，人们主要让妇女和孩子上去，但有些妇女拼命叫喊，弄得别人晕头转向。救生艇吊下去时操作不当，不是把船平放在海面上，而是让船头冲到海里，在船体进水之前，船里的人全部掉进水里。发生的事在火炬、舷灯和探照灯的光线下看得一清二楚。你无法想像当时是多么凄惨。风浪很大，没有被光线照到的东西都消失在巨浪另一边的黑夜之中。我从未经历过如此紧张的时刻，但我也无法进行思考，就像跳到水里去救人的纽芬兰犬那样。我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只知道，我当时发现救生艇里有个五六岁的漂亮小女孩，当我看到船翻倒时，我决定救的是她。她起先和她母亲在一起，但她母亲不大会游泳，活动又受到她裙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发

生这种事。我已不由自主地把裙子脱掉。有人叫唤我，叫我上下面那只救生艇。我上了船，然后可能是从船上跳到海里。我现在只记得我和抱住我脖子的女孩游了很长时间。她吓坏了，紧紧抱着我的脖子，使我无法呼吸。幸好救生艇上的人看到了我们，等着我们，或是朝我们划了过来。但是，我不是为了这个才对你讲这个故事。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永远不会在我脑中和心中有丝毫的磨灭：这只救生艇挤得满满的，有四十来个人，因为救起了好几个像我那样游得绝望的人。水几乎同船舷一样高。我在船尾，紧紧地抱着我刚救起的女孩，为了使她暖和，也为了不让她看到或不能不看到的景象：两个水手，一个拿着斧头，另一个拿着菜刀，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砍几个游泳者的手指、手腕，那些人拉着绳子，想爬到我们船上来。我又冷又怕，牙齿格格作响。两个水手中的一个（另一个是黑人）朝我转过头来："只要再上来一个人，我们就全完了。船已经满了。"他又说，在所有的海难中，都只能这样做，但自然是不说出来的。

"我觉得我当时晕过去了，不管怎样，我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就像听到太响的声音之后，人们会在很长时间里失去听觉。我们被移到X船上，我醒过来之后，知道我不再是过去那个易动感情的姑娘，也决不可能仍是这样的姑娘。我知道我让我的一部分同勃艮第号一起沉入大海，知道从此之后，对于许多高尚的感情，我会砍掉它们的手指和手腕，使它们不能上来，我的心就不会沉入大海。"

她用眼角看了看樊尚，挺胸后仰，把身体弯成弓形：

"这是应该养成的一种习惯。"

这时，她那没有夹好的头发散了开来，披落到肩上，她就站起身来，走到镜子前面，一面说话一面整理自己的头发。

"不久之后，我离开美国，我觉得自己是金羊毛，出去寻找一个征服者。我有时也会看错，会犯错误……也许我今天就犯了一个

错误，把我是怎么做的告诉了你。但你可不要认为，因为我委身于你，你就征服了我。你要牢记这点：我讨厌平庸之辈，只会爱一个优胜者。你需要我，是为了帮助你去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是为了使你得到同情、安慰、疼爱……，那你不如立刻说出来：不，亲爱的樊尚，你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洛拉。”

她说这些话时没有回头，而是继续整理她那梳不服帖的头发，但樊尚在镜子里同她的目光相遇。

“请允许我到今天晚上再答复你，”他说着站起身来，脱掉东方国家的衣服，穿上外出的服装，“现在，我要尽快回去，在我弟弟奥利维埃出去前赶到，我有急事要告诉他。”

他说这话像是在找借口，使他有理由离开，但当他走到莉莲身边时，她微笑着回过头来，她是那么漂亮，使他不禁犹豫起来。

“那我就给他留个条子，他在吃午饭时会看到的。”他接着说道。

“你们平时谈得很多？”

“几乎不谈。不，这是今晚的一个邀请，我要向他转达。”

“是罗贝尔的邀请……啊，我知道了……[①]”她说时露出奇特的微笑。“关于此人，我们也必须再谈一次……那么，快去吧。但你要在六点钟回来，因为他的汽车七点钟来接我们，送我们到林园[②] 去吃晚饭。

樊尚一面走一面思考。他感到欲望满足后会产生快乐，但同时会产生隐藏在快乐后面的一种绝望。

---

① 原文为英语。

② 指巴黎西部的布洛尼林园。

八

必须作出选择：喜爱女人或了解女人，折衷是不行的。

——尚福尔[①]

在开往巴黎的特快列车上，爱德华在看帕萨旺的新作《单杠》，这是他刚才在迪耶普火车站买到的。也许这本书在巴黎等着他，但爱德华急于了解书的内容。到处都在谈论它。他的任何一本书都从未有幸陈列在火车站的书报亭里。有人清楚地告诉他，只要进行某种活动，就能使书在那里出售，但他不想这样做。他心里反复在说，他毫不在乎他的书是否陈列在火车站的书报亭里，但他看到帕萨旺的书，就需要在心里把这话重新说一遍。帕萨旺的所作所为都使他感到不快，有关帕萨旺的事也是如此，例如，对他的书极力吹捧的那些文章。是的，这好像是事先策划好的：他下船后买的三份报纸，每一份上都刊有一篇赞扬《单杠》的文章。第四份报纸刊登了帕萨旺的一封信，信中对这家报纸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异议，原因是这篇文章的赞扬比其他文章略有逊色。帕萨旺在信中为自己的书进行辩护，并对它作出解释。同那些文章相比，这封信使爱德华更加生气。帕萨旺认为是要使舆论界弄清情况，

① 尚福尔（1740—1794），法国作家，因才华出众受到上流社会欢迎，使他了解其中的内幕，因此对革命狂热崇拜，但对恐怖时代深恶痛绝，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著有《寓言集》、《诗集》等，遗著《格言与思想家》多有针砭社会弊端之言。

实际上却是巧妙地使舆论界具有倾向性。爱德华的任何一本书从未使人写出过如此多的评论文章，他也从未进行过任何活动，来博得评论家们的青睐。这些人对他冷淡，他并不在乎。但是，他读到评论他对手的书的那些文章时，需要在心里重复一遍：他并不在乎。

这不是因为他厌恶帕萨旺。他有时遇到他，觉得他很迷人。另外，帕萨旺也总是对他十分殷勤。但是，帕萨旺的书他不喜欢。他觉得帕萨旺不是艺术家，而是吹牛专家。别再去想他了……

爱德华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洛拉的信，这封信他在客轮的甲板上重读过，现在再次拿出来看：

我的朋友：

我最后一次见到您，您是否记得，是在圣詹姆斯公园，那是四月二日，是我动身去南方的前一天——您要我答应您，在我陷入困境时写信给您。我遵守自己的诺言。除了您之外，我还能向谁求助？我认为可以依靠的那些人，我却首先要对他们隐瞒我的困境。我的朋友，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离开费利克斯之后的生活，我有朝一日也许会告诉您。他一直把我送到波城，然后独自回剑桥去上课。我独自一人，没人管我，在那里养病，到了春天，我变得这样……我不能对费利克斯说的事，我难道敢向您承认？时间已到，我应该回到他身边去。唉，我已没有脸再去见他。从一段时间以来，我给他写的信都是谎话连篇，而我收到他寄来的信，则都在谈他知道我身体好转之后是多么高兴。我要是仍在生病多好！我要是死在那儿多好！……我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我怀孕了，但我怀的不是他的孩子。我是在三个月前离开费利克斯的，不管怎样，我都不能把这笔账算在他的身

上。我不敢回到他的身边。我不能。我不愿意。他太善良了。他一定会原谅我，但我不配，我不要他原谅我。我也不敢回到我父母身边，他们以为我还在波城。我父亲要是知道了，要是弄清楚了，一定会骂我的。他会把我赶走，他的道德，他对邪恶和谎言以及一切淫秽事物的厌恶，我又如何去面对？我也怕让我母亲和姐姐伤心。至于那个男人……但我不想责备他，当他答应帮助我时，他是有能力这样做的。但为了能更好地帮助我，他就开始赌博，真倒霉。他输掉了准备支付我生活、分娩费用的那笔钱。他把钱输得精光。我起初想和他一起走，随便走到哪里，和他生活在一起，至少是一段时间，因为我不想妨碍他，成为他的负担，最后我真想独自去谋生，但我现在不能马上这样做。我清楚地看到，他抛弃我感到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这样做，所以我不责备他，但是他还是抛弃了我。我在这里身无分文。我靠赊账过日子，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唉！欢乐之路却只能通向深渊。我把写给您的信寄到您以前给我的伦敦的地址，但这封信什么时候能送到您这里？而我是多么想当母亲！我整天都在哭泣。请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只能指望您的帮助。如果可能，请您救救我，否则的话……唉，在其他情况下，我会更加勇敢，但现在，会死的不光是我一人。如果您不来，如果您给我写道："我毫无办法"，我也不会对您有丝毫怨言。在对您说"永别"之时，我尽量不对生命过于惋惜，但我觉得，您从未十分清楚地知道，您对我的友谊仍是我所知道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不知道我所谈的我对您的友谊在我心中有着另一个名称。

洛拉·费利克斯·杜维埃

又及:在把这封信寄出之前,我要见他最后一面。今晚我将在他的住所等他。如果您收到此信,那就真的是……再见了,再见了,我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

爱德华是在他动身的那天上午收到这封信的。就是说,他在收到信后决定立刻动身。不管怎样,他也不想在英国逗留很长时间。我也不想进行暗示,说他特地回到巴黎可能是为了救助洛拉,我只是说他很高兴回去。最近,他在英国根本没有淫乐之事,所以他到巴黎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一家妓院。由于他不想把私人信件带到那里去,他就在行李网架上拿了自己的手提箱,把它打开,并把洛拉的信塞到里面。

这封信的位置不是在上衣和衬衫之间。他在衣服下面拿出一本他已写了半本的硬面练习簿,在前面几页寻找着,重读他在前一年写的那几页,洛拉的信就将夹在那几页中间。

爱德华日记

十月十八日

洛拉看来没有发现自己的能力,而我则洞察自己心中的秘密,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此之前,我写的每一行文字都是间接地受到她的启示。她在我身边时,我感到她还很幼稚,但我能言善辩的能力,却要归功于我不断教育她、说服她和吸引她的愿望。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就会立刻想到:她知道了会说什么?我抛弃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我甚至感到,如果不是她在这里使我明确地显示出来,我这个人的轮廓就会变得过于模糊,我只有在她旁边才有自己的模样,才有确定的形状。在此之前,是什么错觉使我认为,我把她塑造得和我相像?相反,是我变得和她相像,这点我却没有发现!或者不如

说，由于爱情的影响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两人相互改变对方的形状。两个相爱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不由自主地根据自己在对方心中看到的这种偶像来塑造自己……真爱的人都弃绝真诚。

她就这样使我受骗上当。她的思想到处伴随着我的思想。我欣赏她的嗜好、她的好奇心和她的素养，却并不知道她对我喜爱的东西具有极大的兴趣只是出于对我的爱。因为她不善于发现任何东西。我今天才知道，她欣赏的每个事物，对她来说都是一张休息的床铺，使她的思想可以偎依着我的思想躺在上面，这完全不符合她本性的深切需要。“我对自己修饰、打扮，都是为了你。”她一定会这样说。而我所希望的，却都是为了她，希望她这样做会满足某种个人的内心需要。但是，她为了我而在自身中增添的一切，都将荡然无存，甚至不会有遗憾，不会有缺乏的感觉。总有一天，人会重现其真相，因为时间慢慢地脱掉他借来的一件件衣服。如果对方爱的只是这些衣服，那么他紧紧抱住的就只是已经脱掉的华丽服装，只是一种回忆……只是悲伤和绝望。

啊！我曾用多少美德和优点把她装扮！

真诚这个问题是多么叫人生气！真诚！当我谈起它时，我想到的只有她的真诚。当我回想起我自己时，我就无法理解这个词的含义。我永远只是我所认为的那样的人，但这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不在那里使他们沟通，早上的我往往会认不出晚上的我。和我最为不同的是我自己。只有在孤独之中，我有时才会看到自己的基质，我才会做到某种固有的连续性，但这时我会感到我的生命变得缓慢，停顿下来，感到我简直会停止存在。我的心只是因同情而跳动，我只是通过其他

人而生存，可以说是通过委托他人而生存，通过婚姻而生存。我感到，我只有脱离我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才能过着从未有的紧张生活。

这种反利己的分化力量十分强大，使我身上的财产观念以及责任感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样的男人，女人是不能嫁给他的。怎么能使洛拉理解这点呢？

十月二十六日

在我看来，存在的只有诗意（我恢复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从我开始。我有时感到我并非真正存在，而只是存在于我的想像之中。我最难相信的是我自己的真实性。我不断避开我自己，当我看着我自己行动时，我弄不清楚，为什么我看到在行动的人和正在看着并感到惊讶的人是同一个人，并对他可能同时是行动者和观察者表示怀疑。

心理分析在我看来失去了任何意义，是从有一天开始的，我在那天发现，人感觉到的东西是在他的想像中感觉到的。由此想到，他在想像中感觉到他感觉到的东西……这点我在我的爱情中看得十分清楚：爱洛拉和我在想像中爱她——我在想像中不大爱她和不太爱她，哪位神祇会看出这两者的区别？在感情的领域中，真实的和想像的没有区别。而如果只要在想像中爱就能爱，那么，你在爱的时候只要对自己说你在想像中爱，就立刻可以爱得稍微少一点，甚至可以稍微摆脱你所爱之人——或者可以使其脱掉一些结晶。但是，对自己说出这点，不是说明你已经爱得稍微少了一点？

通过这样一种推理，我书中的 X 将竭力摆脱 Z——特别

是竭力使她同他脱离关系。

十月二十八日

人们不断谈论爱情的突然结晶。缓慢的结晶分解我从未听人说起过，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我对此更感兴趣。我认为，在所有因恋爱而结合的婚姻中，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都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如果洛拉听从理智、她的家庭和我的劝告嫁给费利克斯·杜维埃，那就不用担心她会发生这种事，这是肯定的(也是好事)。杜维埃是个十分正直的教师，有很多优点，在他的专业方面十分能干(我记得他很受他的学生欢迎)。由于洛拉在事前对他并不抱有很大的幻想，所以她在事后会在他身上发现更多的优点。当她谈起他时，我甚至觉得她在赞扬中仍低估了他。杜维埃比她认为的要好。

多好的小说主题：在过了十五年、二十年的夫妻生活之后，夫妻相互间逐渐发生结晶分解！只要他还爱女方，并愿意被女方所爱，男方就不会显出自己的真正面目，另外，他也看不清女方——女方只是他装扮、神化和创造的偶像。

因此我叫洛拉要小心，是为了提防她，也为了提防我。我竭力使她相信，我们的爱情不能使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得到持久的幸福。我希望她已基本上被我说服。

爱德华耸了耸肩膀，把夹着信的日记本合上，放在手提箱里。他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把皮夹子也放进手提箱。他准备在到达之后把手提箱寄放在行李寄存处，在他去取这箱子之前，这一百法郎肯定够用。讨厌的是他的手提箱无法锁上，或者说他已没有把箱子锁上的钥匙。他总是丢失手提箱的钥匙。唉！行李寄存处的职工在白天总是太忙，没有一点闲空。这箱子，他准

备在下午四点左右拿出来，送到家里，然后去安慰和帮助洛拉。他设法带她去吃晚饭。

爱德华昏昏欲睡，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了自己的思路。他心里在想，如果只是看洛拉的信，他是否能猜到她是黑发？他心里想，小说家对他们的人物描写得过于确切，会妨害读者想像，而不是促使读者想像，他们应该让每个读者随心所欲地去想像每个人物。他想到他准备写的那本小说，它应该和他以前写的书完全不同。他不能肯定《伪币制造者》这个书名是否合适。他宣布这个书名是不对的。为了吸引读者而宣布"即将出版"的习惯是荒谬的。这吸引不了任何人，却把你自己给束缚住了……他也不能肯定，这个主题是否十分合适。他很久以来一直在考虑这本书，但至今还没有写出一行。不过，他在一本记事册上记下了他的随感和想法。

他从手提箱里拿出这本记事册，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写道：

"在小说中去除并非专门属于小说的一切成分。以前，摄影使绘画无须去关心某些确切性，同样，明天的留声机无疑将会在小说中清除增添的对话，而现实主义作家往往以这些对话为荣。外部事件、意外事件和创伤属于电影，小说应该把这些东西留给它。即使是对人物的描写，在我看来也并非完全属于这一体裁。确实如此，在我看来，纯小说（在艺术中犹如在其他事物中那样，我认为只有纯才重要）不必去管此事。戏剧也是如此。人们不用来对我说，剧作家不描写自己的人物，是因为观众会看到他们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舞台上，因为在剧院里，我们曾多少次因演员而感到不舒服，并难受地看到他演得一点不像，要是没有他，我们会准确无误地想像出这一人物。——通常，小说家没有充分相信读者的想像力。"

像一阵风那样过去的是哪个车站？阿尼埃尔。他把记事册重新放进手提箱。但他老是想到帕萨旺。他又拿出记事册，并在上面写道：

“在帕萨旺看来，艺术作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所炫耀的艺术信念没有十分有力地展现出来，只是因为不够深刻。主宰这种信念的不是性格上的任何内在需要，它们顺应时机，它们的口号是：抓住机会。

“《单杠》。有的东西很快就显得极为陈旧，在最初却显得极为新奇。每次殷勤，每次做作，都将会增添一条皱纹。但正是这点，使帕萨旺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未来同他关系不大。他作品的对象是今天这一代（这当然要比以昨天那一代为对象来得好），但是，由于他的对象只是这一代，写的东西就有可能同这一代一起消失。他知道这点，并不指望自己的作品永存，但正因为如此，他顽强地为自己辩解，并非只是在别人抨击他的时候，只要评论家对他的作品有所保留，他就要提出抗议。如果他感到他的作品能够长期流传下去，他就会让作品来自我辩解，而不会不断为它辩解。我要说什么？他本应对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感到高兴。这些都是给明天的评论家出的难题。”

他看了看表。十一点三十五分。应该到了。真想知道奥利维埃是否会在他下车时来接他？他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他给奥利维埃的父母寄了张明信片，把他回来的事告诉了他们，并注明火车到达的日期和时间，但看起来是漫不经心地随手写上的，犹如对命运设下圈套，在窗洞后进行窥视。但是，怎么能认为奥利维埃会看到这张明信片呢？

火车停了。快，叫一个搬运工！不，他的手提箱不是很重，行李寄存处也不是很远……万一他来了，在人群中他们是否能认出对方？他们只见过几次面。但愿他的变化不是太大！……啊！天哪！这难道是他？

九

如果爱德华和奥利维埃能在见面时把自己的喜悦更明显地表达出来，我们就不必对以后发生的事加以阐述。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法看出自己在别人的心中和思想中受到的信任，所以这时都呆呆地站着，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一人在激动，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之中，因感到喜悦如此之大而局促不安，一心只想不要把这种喜悦过多地流露出来。

因此，奥利维埃没有对爱德华说，他是急急忙忙地赶来接舅舅的，以增添爱德华的喜悦，而是觉得他应该说，今天上午他正好到这个街区来买点东西，仿佛对他来到这里表示道歉。他疑虑重重，巧妙地使自己相信，爱德华也许觉得他来得不合时宜。他还没有把谎话说完，脸就红了。爱德华看到他脸红，但由于刚才他热情地抓住奥利维埃的胳膊，也是出于疑虑，他以为这是他使奥利维埃脸红的原因。

他首先开口：

“我尽量说服自己你是不会来的，但实际上，我相信你会来的。”

他认为，奥利维埃会觉得这句话有自负的味道。他听到奥利维埃用毫不拘束的神情回答说：“我正好要在这个街区买点东西。”就放开了奥利维埃的胳膊，他的狂喜立刻消失得一干二净。他本来想问奥利维埃是否看出那张寄给他父母的明信片其实是为他而写的。他要想问，却没有勇气把话说出。奥利维埃担心他谈论自

己会使爱德华感到厌烦或看不起他，就默不作声。他看着爱德华，惊讶地看到他嘴唇在微微颤动，就立刻垂下眼睛。爱德华希望看到这目光，同时又担心奥利维埃嫌他太老。他烦躁地用手指搓弄着一张纸片。这是行李寄存处刚才交给他的收据，但他不把它当一回事。

“如果这是他寄行李的收据，”奥利维埃看到他这样搓弄着纸片，然后漫不经心地把它扔掉，心里就这样想，“他就不会这样扔掉。”他只是回头看了一下，看到风把这纸片远远地吹到他们身后的人行道上。如果他看的时间再长一点，他就会看到一个青年把纸片捡了起来。这青年是贝尔纳，自从他们走出车站之后，他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但是，奥利维埃感到失望的是，他想不出要对爱德华说什么话，他们之间的沉默使他感到无法忍受。

“当我们走到孔多塞中学门口时，”他心里反复想道，“我就对他说：‘我要回去了，再见。’”但到了中学门口后，他又决定等走到普罗旺斯街的街角时再说。但是，爱德华也觉得这沉默难以忍受，认为他们不能就这样分手。他把年轻人带到一家咖啡馆里。也许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会帮助他们摆脱这种拘束。

他们碰了杯。

“祝你成功，”爱德华举起杯子说道，“什么时候考试？”

“十天之后。”

“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奥利维埃耸了耸肩。

“谁也没有把握。那天只要心情不好，就完了。”

他不敢回答说：“准备好了”，担心这样说会显得过于自信。使他感到拘束的还有，他既想用“你”来称呼爱德华，又怕这样称呼他。他只好用转弯抹角的方法说出每一句话，并至少把“您”这个字排除在外，但这样一来，他却使爱德华不能如愿以偿，失去了用“你”来称呼的机会，不过他记得十分清楚，在他动身去英国的前几

天，他曾得到过这种机会。

“你学习好吗？”

“不错。但还不是最好，就像我能够做到的那样。”

“勤奋的人总是感到自己能做更多的工作。”爱德华说出了格言般的话。

这话他是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的，并立刻感到可笑。

“你还在写诗？”

“有时写……我很需要别人出的主意。”他朝爱德华抬起眼睛。“您出的主意”是他想说的话，“你出的主意”。他嘴里虽然没有说出来，但目光已清楚地表明这个意思，因此爱德华觉得他说这话是出于尊重或善意。但是，他有什么必要回答，而且又是这么生硬：

“主意嘛，应该要由自己来出，或者到同学那里去讨教，长辈出的主意毫无用处。”

奥利维埃心里在想：“我又没有求他，他干吗要反对呢？”

他们俩都因自己说出的话既生硬又不自然而感到恼火，都认为自己是对方拘束的原因和恼火的对象。这种谈话不会有任何的结果，除非有人来解围。但没有人来。

今天早上，奥利维埃起床时不大舒服。他一觉醒来，看到贝尔纳已不在他的身边，没有告别就让他走了，感到十分伤心，但这种伤心一时间被再次见到爱德华的喜悦压了下去，这时又像阴郁的波涛涌上他的心头，淹没了他的所有思想。他很想谈起贝尔纳，把我也不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告诉爱德华，使爱德华对他的朋友产生兴趣。

但是，爱德华只要微微一笑，就会使他感到不快，而他的表情只要不是显得过于夸张，就会展现出他心中热烈而又杂乱的感情。他默无一言，感到自己的脸色变得冷峻。他真想扑到爱德华的怀里痛哭。爱德华误解了这种沉默和这张紧绷着的脸的表情，他过于喜欢奥利维埃，所以才感到不大自在。他只要敢朝奥利维埃看

一下，就准会把他抱在怀里，像哄小孩那样哄他，但他看到的是忧郁的目光。

“是这样。”他想道。“我使他厌烦……我使他感到没劲，感到疲倦。可怜的孩子！他只等我说一句话让他走。”这句话，爱德华因可怜对方而无法抑止地说了出来：

“现在，你应该和我分手了。你的父母在等你吃午饭，我敢肯定。”

奥利维埃也是这样想的，他也误解了。他急忙站了起来，伸出了手。他至少想对爱德华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您？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次见面？……”爱德华等待着这句话。什么话也没说。只有平平常常的“再见”。

十

太阳把贝尔纳给晒醒了。他从长凳上爬了起来，感到头疼得厉害。他早晨的那股勇气已离他而去。他感到自己极为孤独，心里充满着我也不知是什么苦涩的感觉，但他不愿把这种感觉称为悲伤，虽说他眼睛里全是泪水。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去？……他在奥利维埃应该去圣拉扎尔火车站的时候朝这个火车站走去，但并没有明确的意图，也没有再次见到自己朋友的任何欲望。他责备自己在早上突然离去：奥利维埃会因此而感到难受。他不是贝尔纳在人世间最喜欢的人吗？……他看到他挽着爱德华的手臂，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既想跟在这两人后面，又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痛苦地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却又想钻到他们中间。爱德华在他看来是迷人的：个子比奥利维埃稍高，样子则稍微老一点。他决定上去和他搭讪，为此，他等奥利维埃和他分手。但用什么借口去和他搭讪呢？

正在这时，他看到揉皱的纸片从爱德华漫不经心的手中掉了下来。他捡起来一看，是寄行李的收据……啊，这正是他寻找的借口！

他看到这两个朋友走进咖啡馆，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然后又开始自己的独白。

“一个平常的胖子准会急忙把这个纸片交还给他。”他心里在想。

世上的一切风俗人情，依我看来，
都是多么厌烦、扫兴，平庸而又无益！①

我听到了哈姆雷特的话，贝尔纳，贝尔纳，什么思想在你心头一闪而过？昨天你在一只抽屉里寻找。现在你走上了什么道路？你要注意，我的孩子……你要注意，行李寄存处的职员，就是给爱德华寄行李的那个，到中午十二点要去吃饭，由另一个职员来接替。你不是对你朋友说过，说你什么都敢做吗？

然而，他又在想，过于急躁会把事情办砸。急忙去取，职员会产生怀疑，就会查阅寄存登记簿，看到一件行李在中午十二点缺几分钟时寄存，马上就要取出，会觉得不大正常。再说，如果有个过路人、有个找碴的人看到他捡起这纸片……贝尔纳决定沿街下行，一直走到协和广场，走得不慌不忙，这段时间正是一个人吃午饭所需的时间。把行李寄掉，然后去吃午饭，吃完饭再去取，这不是常有的事吗？他不再感到头疼。他在一家餐厅的露天座前走过时，毫不客气地拿了一根牙签（牙签一束束地放在餐桌上），等走到行李寄存处前时用牙齿咬着，以装出吃得饱饱的样子。可喜的是他气色很好，服装雅致，微笑和目光真诚，总之有一种我也说不清的风度，使人感到他养尊处优，一无所需，应有尽有。但要是在长凳上睡过，这一切都会打个折扣。

当职员问他要十个生丁的寄存费时，他吓了一跳。他已身无分文。怎么办？手提箱就放在柜台上。只要稍有慌乱，就会引起怀疑，付不出钱也会如此。但魔鬼决不允许他慌张，他见贝尔纳的手急急忙忙地伸进一个个口袋，装出拼命在找钱的样子，就把一枚十个苏的硬币塞在他的手里，这枚硬币不知是什么时候忘记在他

① 原文为英语，引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1幕第2场。参见《莎士比亚全集》"悲剧卷"（上）。

背心的小口袋里的。贝尔纳把硬币递给那个职员。他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慌乱。他拿起手提箱，并爽爽快快、彬彬有礼地接过找给他的那几个苏。喔唷！他身上好热。他要去哪儿？他感到两腿发软，箱子沉重。他要把它如何处置？……他突然想到他没有箱子的钥匙。不，不行，不行，他决不会把锁撬开，他不是小偷，见鬼！……他要是知道里面有什么就好了。他的手觉得箱子很重。他浑身是汗。他停下来休息片刻，把这件重物放在人行道上。当然，他想把这个手提箱物归原主，但他首先想对它进行察看。他随手把锁按了一下。哦！奇迹！两个壳瓣微微开启，那颗珍珠依稀可见：一个皮夹子，可以看到里面的钞票。贝尔纳取出珍珠，把壳瓣重新合上。

现在，他有了需要的东西。快！找一家旅馆。阿姆斯特丹街，他知道附近有一家。他饿得要命。但在坐下吃饭之前，他要把手提箱藏好。一个侍者拿着手提箱给他带路，走上了楼梯。四楼，一条走廊，一扇门，他把门锁上，把他的宝物藏在里面……他又下了楼。

贝尔纳坐在餐桌旁，前面放着一块牛排，他不敢把皮夹子从口袋里掏出来（谁知道是否有人在注视着您？），但是，在里面这只口袋之中，他的左手正充满柔情地抚摸着它。

“要让爱德华知道我并不是小偷，”他心里想道，“这就是关键。爱德华是怎样一种人？手提箱也许会告诉我们。有魅力，这是肯定的。但是，许多有魅力的人对开玩笑很不理解。如果他认为他的手提箱是被人偷的，他拿到时一定会很高兴。我给他送回去时，他会感谢我，否则他就没有教养。我会使他对我发生兴趣。咱们快把餐后点心吃完，然后上楼把情况研究一下。结账。咱们给堂倌留一笔激动人心的小费。”

片刻之后，他回到房间。

“现在，手提箱，只有咱们俩了！……一套替换的西装，穿在我

身上也许太大了一点。面料合适、雅致。内衣，梳洗用品。我不是十分肯定，是否要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但是，我不是小偷的证明，就是我对这些纸的兴趣更大。咱们先来看这个。”

这是爱德华把洛拉悲伤的信夹在里面的那本练习簿。我们已经知道前面几页的内容，下面是接续部分。

十一

爱德华日记

十一月一日

两个星期以前……——我没有把这事立刻记下来是不对的。这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是我的心当时还完全被洛拉占有——或者确切地说，我不想把她从我的思想中排除出去。另外，我不喜欢把任何次要的和偶然发生的事记在这里，而我也还没有看出我要叙述的事会有续篇，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会有严重后果。至少我当时不愿意接受它，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向自己表明，我不想在日记中谈论此事。但我现在清楚地感到，而且也无法不感到，奥利维埃的形象正吸引着我的思想，改变着我的思想，不考虑到他，我就无法十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无法十分清楚地理解自己的想法。

我上午从佩兰出版社出来后回家，我去出版社是查看为我以前那本书再版用的赠阅本。由于天气好，我利用午饭前的这段时间沿着滨河街闲逛。

快要走到瓦尼埃书店时，我在一个旧书书架旁停了下来。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旧书，而是一个中学生。他大约十三岁，正在露天的书架上找书，一个看守坐在书店门口一把带草垫的椅子上，用平静的目光看着他。我装作在看书架上的书，但同时用眼角注视着那个孩子。他穿着一件绒毛磨光显出织纹

的大衣，袖子太短，露出里面上衣的袖口。旁边的大口袋半开着，虽然看上去是空的，袋角的织物已经脱开。我想这件大衣想必已给好几个哥哥穿过，他和他哥哥都有个习惯，在口袋里放进过多的东西。我还想他母亲实在粗心大意，或者事情太多，所以没有把脱开的地方缝好。但在这个时候，孩子把身体稍稍转了过来，我看到另一个口袋全部缝补过，缝得很粗糙，是用很粗的黑线缝补的。我仿佛立刻听到那母亲的训斥："不要把两本书同时塞进你的口袋，你会把大衣弄坏的。你的口袋又撕破了。我警告你，下一次我不给你补了。你看看，你是什么模样！……"我可怜的母亲对我说的话，我也是一点都不听的。大衣敞开，可以看到他的上衣，我的目光被他挂在上衣翻领饰孔上的小勋章那样的东西给吸引住了，那是一条饰带，或者不如说是黄色的玫瑰花结。我记下这些是工作的需要，而我恰恰讨厌做这种事。

这时，看守被店里叫了进去，他只进去了一会儿，然后又在他那把椅子上坐下来，但这一会儿的时间，孩子足以把他拿在手里的书塞进他大衣的口袋，然后又立刻开始在书架上寻找，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而，他感到不安，抬起头来，发现我的目光，知道已被我看到。他至少在想，我可能看到了，他也许不是十分肯定，但在疑虑之中，他失去了镇静，脸也红了，并开始耍弄小小的手腕，竭力显出十分自在的样子，结果却极为拘束。我眼睛盯着他看。他从口袋里拿出那本偷偷地塞进去的书，又放了进去，往远处走了几步，在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只破旧的小皮夹子，装出在里面找钱的样子，而实际上他明明知道里面是没有钱的。他做了个意味深长的鬼脸，像演戏那样撅了撅嘴，显然是做给我看的，意思是说："唉！我没钱"，还带有这种味道："真怪，我还以为有钱"，这一切都做得有点夸张，有点粗俗，就像一个演员担心别人不理解他的

意思那样。最后，我几乎可以这样说：在我目光的逼迫下，他再次走到书架前面，从口袋里拿出那本书，突然把它放回原处。他的动作做得十分自然，所以那看守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那孩子重新抬起了头，希望这次我会放过他。不，我的眼睛仍然看着他，就像该隐[1] 的眼睛，只是我的眼睛在微笑。我想跟他说话，我等他离开书架后再去和他搭讪，但他一动不动，仍站在书架前面，我明白只要我这样盯着他看，他是不会走的。于是，我像玩"抢四角"的游戏那样，设法让装扮猎物的孩子挪个窝，就走远几步，仿佛我已经看够了。他从他那边走了，他还没有走远，就被我追上了。

"那本是什么书？"我冷不丁地问他，但我的语气和脸色则尽量显得友好。

他朝我正面看了一下，我觉得他的怀疑已经消失。他也许长得并不漂亮，但他的目光多么迷人！我看到其中有各种感情，犹如小溪底下的草在那里晃动。

"是一本阿尔及利亚导游手册。但价格太贵。我没有这么多钱。"

"要多少钱？"

"两法郎五十生丁。"

"如果你没有看到我看到你，你是会把书塞在口袋里走的。"

那孩子显出气愤的样子，粗声粗气地表示反对：

"不会，但是，也许……您是把我看做小偷了？……"说时十分自信，仿佛想使我怀疑我看到的事。我感到我要是坚持

---

① 据《圣经·旧约》，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的哥哥。该隐种地，亚伯牧羊。因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他为此嫉妒，把弟弟杀死。

下去，就会把事情弄僵。我从口袋里拿出三枚硬币：

“来吧！去把书买下。我等着你。”

过了两分钟，他从书店里出来，翻阅着他要的那本书。我把书从他手里拿了过来。是一本老的若阿纳[①] 导游手册，是一八七一年出的。

“你要这个干什么？”我把书还给他时问道。“太老了。已经不能用了。”

他表示反对，说能用，再说比较新的导游手册价格要贵得多，还说“至于他要派的用场”，这本导游手册上的地图他一样可以用。我不想把他的原话记录下来，因为这些话要是失去了他说时特有的巴黎郊区口音，就失去了自己的特点，而我对郊区口音感到兴趣，还由于他这些话不乏优美之处。

这段插曲必然要删掉很多。确切性不应靠叙述的详细来取得，而应在恰到好处的地方勾勒两三笔，让读者自己想像出来。另外，我觉得这些事让孩子说出来更有意思，他的看法比我的看法更能说明问题。那孩子对我的关心是既尴尬又高兴。但我的目光对他有压力，使他的方寸有点乱。一种过于温柔、尚无判断力的个性会进行自卫，并用故作姿态来掩饰自己。最难观察的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必须从侧面对他们进行观察。

那孩子突然说，“他最喜欢的”是地理。我怀疑在这种爱好后面隐藏着一种流浪的本能。

“你想到那里去？”我问他。

“当然喽！”他耸了耸肩说道。

我脑中一闪而过的想法是，他在家人的身边并不幸福。

---

① 若阿纳（1813—1881），法国地理学家，著有导游手册、《法国地理和行政词典》。

我问他是否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是的。——他是否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他软弱无力地加以否定。他看来不想让别人过多地知道自己的私事。他补充道：

“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不为什么。”我立刻说道。然后，我用手指碰了一下他纽扣孔上挂着的黄饰带：

“这是什么？”

“是一条饰带，您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问题显然使他厌烦。他突然朝我转过头来，仿佛怀有敌意，并用嘲笑和傲慢的语调——这种语调我决不会使用，我听到后不禁大惊失色——说道：

“您说说……您是否经常对中学生侧目相看？”

当我含糊不清地说些仿佛是回答的话时，他打开夹在腋下的书包，把买的书塞了进去。书包里放着教科书，还有几本封面均为蓝纸的练习簿。我拿出其中的一本，是历史课练习簿。那孩子在封面上用大字体写着自己的姓名。我看到是我外甥的姓名，心不禁跳了起来：

乔治·莫利尼埃

（贝尔纳看到这几行文字，心也跳了起来，这故事开始使他产生极大的兴趣。）

在《伪币制造者》中，很难使人接受的是，将在其中扮演我的人物的那位，虽说同自己的姐姐保持良好的关系，却不认识她的孩子。歪曲真相，一直是我最难做到的事。即使是改变头发的颜色，我也感到是在弄虚作假，会使真的东西变得不大像真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在生活向我提供的所有事实之间，我总是感到有着难以捉摸的依存关系，所以我们只要

改变一个事实，就会使这个整体产生变化。我不能说出那孩子的母亲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是我父亲第一次结婚时生的，不能说出我父母在世时我一直没能和她见面，只是继承遗产的事才使我们有了接触……然而，这一切又是必须说的，我也不知道我能编造出什么别的故事来搪塞过去，以便不披露这个内情。我知道我的异母姐姐有三个儿子，我只认识老大，就是在医学院读书的那个，但我对他只有模糊的印象，因为他得了肺病后只好辍学，到南方的什么地方去疗养。其他两个在我去看望波利娜时都不在家。我面前的那个肯定是老三。我丝毫也不显出自己的惊讶，但在得知小乔治要回家吃午饭后，我就突然离开了他，跳上一辆出租车，以赶在他之前来到田园圣母院街。我想我在这个时候到，波利娜会留我吃午饭，事实也是如此。我从佩兰出版社拿来的书，我可以送给她，作为我这次不合时宜的拜访的借口。

这是我第一次在波利娜家吃饭。我以前不应该对姐夫疑心重重。我不认为他是个十分出色的法学家，但我们在一起时，他和我一样，也不大谈论自己的职业，所以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然，那天上午我到了之后，只字不提我刚才遇到了外甥：

“我希望我这次能认识我的外甥，”我在波利娜请我留下来吃午饭时说道，“您知道，有两个我还不认识。”

“奥利维埃，”她对我说道，“要晚一点回来，因为他在补课，我们吃饭就不等他了。但我刚听到乔治回来。我去叫他。”说着她跑到隔壁房间的门口：

“乔治！来见见你的舅舅。”

孩子走了过来，把手伸给我。我吻抱了他……我欣赏孩子们隐瞒的能力：他丝毫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使人相信他没

有认出我。只是他满脸通红，但他母亲会以为他害羞。我想他再次见到刚才的密探，也许感到尴尬，因为他几乎马上就离开我们，回到隔壁的房间。那是餐厅，我知道在不吃饭的时候是给孩子们当自修室用的。当他父亲进入客厅后，他很快就出来了，并趁大家去餐厅的时候，走到我的旁边，抓住我的手，但没有给他父母看到。我起初认为这是友好的表示，感到高兴，其实并非如此：他让我把握住他的手的那只手张开，把他肯定是在刚才写的小纸条塞在我手里，然后让我把手指合上，把我的手紧紧握住。不用说，我玩起了这个游戏。我把纸条藏在一个口袋里，等吃完饭再拿出来看，只见上面写着：

“如果您把书的事告诉我父母，我就（他划掉了：恨您）说是您让我这样做的。”

又在下面写着：

“我每天十点从学校出来。”

昨天被X的来访打断……他的谈话使我心神不定。

对X跟我说的话想得很多……他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详细地把我写《伪币制造者》的计划告诉了他。他的建议总是对我有益处，因为他处于的视点和我不同。他担心我过于矫揉造作，以致放弃了真实的主题，而只是抓住这主题在我脑中的影子。使我不安的是，感到生活（我的生活）在这里脱离了我的作品，感到我的作品脱离了我的生活。但是，这点我是不能对他说的。在此之前，我的爱好、我的感情和我个人的经验恰如其分地给我的作品提供养料，在我写得最好的那些句子之中，我还能感到我的心在跳动。从今以后，我思想的东西和我感觉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但我在怀疑，我的作品落到抽象和虚假的地步，是否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今天

不让我的心说话。想到这点，我突然明白了阿波罗和达佛涅[1] 的神话传说的含义。我在想，能同时抱住桂冠和所爱之人才是幸福。

我已把我和乔治相遇的事说得这么多了，所以必须在奥利维埃上场时停下来。我开始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谈他，我却只谈了乔治。但是，在谈到奥利维埃时，我知道我推迟这一时刻的愿望是我叙述缓慢的原因。我在这第一天看到他之后，他在家里的餐桌前坐下来之后，在我看了第一眼之后，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在他看了第一眼之后，我感到这目光控制着我，我无法再支配自己的生活。

波利娜一定要我经常去看她。她恳求我照顾一下她的孩子。她让我知道，他们的父亲不了解他们。我越是和她交谈，就越是觉得她可爱。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样长的时间不去看她。那些孩子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但她想起她最初接受的新教的教育。虽说她是在我母亲进入我们共同的父亲的家时离开这个家的，我发现在她和我之间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她把她那些孩子送进洛拉的父母办的寄宿学校，我也在这所寄宿学校住过很长时间。另外，阿扎伊斯寄宿学校以没有特殊的宗教色彩而自鸣得意（我在那里时，甚至可以看到土耳其人），虽说创办该校、现在仍领导该校的老阿扎伊斯——他是我父亲以前的朋友——最初是牧师。

波利娜收到了樊尚的好消息，他已在疗养院康复。她对我说，她在信里跟他谈起了我，并希望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因为我只见过他一面。她对长子抱有很大的希望，夫妻俩罄其所有，以便使他能很快自立——我的意思是说：有个独门独

---

① 据希腊神话，太阳神阿波罗追求女神达佛涅，但女神自有所爱。为了逃避阿波罗的追求，她请父亲把她变为月桂树。阿波罗无可奈何，只得取其枝叶编成桂冠。

户的房子可以接待病人。现在，她已想出办法，把他们住的小套间的部分房间留给他，并把奥利维埃和乔治安置在他们套间下面的一个单独的空房间里。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樊尚是否会因健康原因而必须放弃住院实习医生的课程。

说实在的，我对樊尚不大感兴趣，我跟他母亲谈他谈得很多，是为了让她高兴，是为了接下来能更多地谈论奥利维埃。至于乔治，他对我十分冷淡，我跟他说话时他不爱答理，他同我交错而过时，就对我投以无法形容的怀疑目光。看来他是怪我没有到他学校门口去等他，或者是怪自己想接近我。

我见到奥利维埃的次数也不多。当我去他母亲那里时，我不敢到他房间里去找他，因为我知道他在那里用功，我偶然遇到他时，就会笨口拙舌、心慌意乱，想不出有什么话要对他说，这使我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我情愿在得知他不在家时去看望他的母亲。

十二

爱德华日记(续)

十一月二日

同杜维埃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和我一起走出洛拉的父母的家,陪我穿过卢森堡公园,一直走到奥德翁剧院。他在准备关于华兹华斯[①] 的博士论文,但从他在谈起此事时对我说的几句话中,我清楚地感到他没有看出华兹华斯诗歌最主要的特点。他选择丁尼生[②] 更加合适。我感到杜维埃身上存在着我也说不清的缺点,有一种虚浮和天真。他对事物和人总是只看其表面,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总是表里如一。

"我知道,"他对我说,"您是洛拉最好的朋友。我也许应该对您有点嫉妒。我做不到。相反,她对我说的有关您的事,既使我对她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又使我想要成为您的朋友。有一天我问她,您是否因为我娶了她而恨我?她对我回答说,恰恰相反,是您劝她这样做的(我觉得他对我说这些话时也是这样平淡无奇)——这点我要感谢您——,并希望您不觉得这样说是可笑的,因为我是真心实意地说出来的。"他补充道,并

---

①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作品歌颂大自然,开创了浪漫主义新诗风,重要作品有与柯尔律治共同出版的《抒情歌谣集》,被封为桂冠诗人。

②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重视诗的形式完美,音韵和谐,词藻华丽,被封为桂冠诗人,主要诗作有《夏洛蒂小姐》、《尤利西斯》、《国王叙事诗》等。

竭力想微微一笑，却声音颤抖，热泪盈眶。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因为我远远没有感到我应该有的那种激动，根本无法进行相互间的感情交流。我想必对他显得有点冷淡，但他使我感到恼火。然而，我仍然尽量热烈地握住他伸给我的手。一个人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而对方却并没有对他这样要求，这种场合总是令人难受。也许他想迫使我同情。要是他更加敏锐，他就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但我却看到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满意，以为已在我心中引起了反响。由于我什么话也没说，他也许因我的沉默而感到尴尬。

“我希望，”他很快就补充道，“她在剑桥生活后改变了环境，就不会去进行对我不利的比较。”

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竭力不去弄懂它。他也许希望我提出异议，但这样会使我们陷得更深。他这种人的胆怯无法忍受沉默，认为必须用过分的主动来缓解沉默的气氛，然后又说：“我一直对您十分坦率。”但是，重要的不是自己坦率，而是让别人坦率。他应该知道，恰恰是他的坦率阻止了我的坦率。

但是，如果我不能成为他的朋友，我至少认为他将成为洛拉的出色丈夫，因为总的来说，我在这里指责他的主要是他的才能。然后，我们谈了剑桥，我答应去那里看望他们。

洛拉对他谈起我，是出于何种荒谬的需要？

女人的忠诚倾向令人赞赏。女人所爱的男人，对她来说往往只是一种用来挂她爱情的挂衣钩。洛拉找到替代的人，是多么轻而易举！我理解她为什么要嫁给杜维埃，我是首先劝她这样做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但我当时应该知道会有一点忧伤。婚礼将在三天后举行。

有几篇文章谈到我的书。他们最乐意承认的我的长处，恰恰是我最为厌恶的长处……我让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再版，是否做得正确？这些东西已不再符合我现在的爱好。我并没有感到我自己变了，而是感到我现在才对我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我难道总是需要一个人来当我的启示者？这本书是根据洛拉而产生的结晶，因此我现在不想看出自己在其中的存在。

这种由同情产生的敏锐，能使我们走在人生各个时期的前面，我们是否无法得到它？哪些问题将会使明天的人们感到不安？我想写作是为了他们。为尚未成形的好奇心提供养料，满足尚未明确提出的要求，这样，今天的孩子在明天的路途中遇到我，就会感到惊讶。

我多么高兴地感到，奥利维埃对过去如此好奇，却又焦虑地感到不满……

我有时觉得，诗歌是他惟一感兴趣的东西。如果在重读我们那些诗人的作品时和他进行比较，我就会感到在他们中间以艺术的感觉作为导向而不是以心灵或思想作为导向的人极为罕见。奇怪的是，当奥斯卡·莫利尼埃把奥利维埃的诗拿给我看时，我对奥利维埃的建议是，尽量做到以词语为导向，而不是让它们屈从。我现在感到，在这方面反倒是他使我得到教益。

我以前写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是可悲、可厌、可笑地合乎情理。

十一月五日

婚礼举行了。在夫人街的小教堂里，我已有很久没去那

儿了。弗代尔-阿扎伊斯一家人全部到齐：洛拉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她的两个姐妹和一个弟弟，还有许多叔叔伯伯、姑妈姨妈、表兄堂弟。杜维埃家出席的是三个戴重孝的姑妈，要是信天主教，她们就会当上修女，据别人对我说，她们三人生活在一起，杜维埃自父母双亡之后也同她们生活在一起。在廊台上是寄宿学校的学生。家里的其他朋友把教堂里其余的位子都坐满了，我呆在这些人中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看到我姐姐和奥利维埃在一起，乔治想必和他同年龄的同学们呆在廊台上。拉佩鲁兹老人在弹风琴，他苍老的脸比过去更加漂亮、高雅，但他的眼睛里已没有奇妙的火焰，过去他上钢琴课时，这种火焰曾把他的热情感染给我。我们的目光不期而遇，我感到在他对我的微笑中充满悲伤，就决定婚礼结束时去找他。有些人走开了，波利娜旁边的一个位子空了出来。奥利维埃立刻对我做了个手势，把他母亲推过去，使我能坐在他的旁边，然后他握住我的一只手，把它久久地握在他的手中。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这样亲热。在牧师没完没了地讲话时，他几乎一直闭着眼睛，这样我就可以长久地凝视着他。他活像那不勒斯博物馆的一个浅浮雕上睡着的牧童，我的写字台上放着这个牧童的照片。要是他的手指不在微微颤动，我就会以为他已睡着。他的手像小鸟一样在我的手里颤动。

老牧师认为应该追忆全家的历史，并从祖父阿扎伊斯的历史说起。他战前在斯特拉斯堡读书，是阿扎伊斯的同班同学，以后在神学院又是同学。我觉得他不能把一个复杂的句子说完，在这个句子中他想要说清一件事，就是他朋友决定办寄宿学校，从事青少年的教育，但并未因此而离开牧师的职务。然后谈到下面一代。他还启示似地谈到杜维埃的家庭，但看来他对此知之不多。感情的真挚掩盖了讲话中的缺陷，可以听到许多听众在擤鼻涕。我真想知道奥利维埃是怎么想

的。我在想，他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对新教的仪式应该感到新奇，他也许是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失去个性的特殊能力使我能像感觉自己的激动那样感觉到他人的激动，并几乎迫使我把奥利维埃的感觉即在我想像中他应该有的感觉变为己有。他闭着眼睛，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仿佛在代他观看，第一次看到这光秃秃的墙壁，笼罩着听众的神秘、暗淡的光线，里面的白色墙壁上冷峻地突出的讲道台，笔直的线条，支撑廊台的生硬柱子，这棱角分明、色彩单调的建筑物的特点，我仿佛第一次发现它丑陋、执拗和吝啬。我以前没有觉察这点，是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对此习以为常……我突然想起我在宗教上的觉醒和我初期的虔诚，想起洛拉和这所礼拜天的学校，我们在那里见面，两人都是班长，十分虔诚，在烧毁我们心中一切邪恶的烈火之中，我们弄不清楚什么属于对方，什么属于上帝。但我立刻感到遗憾的是，奥利维埃不会知道这 [illegible] 的贞洁使灵魂危险地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不会有和我相同的回忆，但我感到他同这一切毫无关系，这就帮助我从中摆脱出来。我热情地握了一下他那只一直留在我手里的手，但在这时，他突然把手缩了回去。他睁开眼睛看着我，然后像孩子那样调皮地微微一笑，但他极为严肃的前额使微笑变得克制，就在牧师谈到所有基督教徒的义务，对新婚夫妇提出忠告、告诫和笃信的要求时，他靠近我，并低声说道：

“我才不在乎呢，我是天主教徒。”

他身上的一切都吸引着我，使我感到神秘。

在圣器室门口，我找到了拉佩鲁兹老人。他对我说话时有点伤心，但语气中毫无责备之意：

“我觉得，您有点忘掉我了。”

我借口忙于我也说不清的什么事情，所以这么长时间没

有去看他，并答应后天去看望他。我想叫他到阿扎伊斯家去，因为我应邀参加阿扎伊斯家在婚礼后举办的茶会，但他对我说他心情不好，并害怕遇到的人太多，他应该和这些人寒暄，却又不大愿意。

波利娜把乔治带走，把奥利维埃留给我。

“我把他交给您了。”她笑着对我说道。看来这使奥利维埃有点生气，他把脸转了过去。他把我拉到街上：

“我不知道您和阿扎伊斯家这么熟悉。”

我告诉他，我曾在他们那里寄宿两年，这使他感到十分意外。

“您怎么会喜欢这样，而不想给自己安排另一种独立生活？”

“我觉得这样有某种方便之处。”我含含糊糊地回答道，因为我不能对他说在那个时候洛拉占据着我的思想，不能说我可以忍受最差的生活条件，只要能呆在她的身边，会心满意足。

“您在这寄宿的环境中不感到沉闷？”

他见我没有回答，就接着说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忍受这种环境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处于其中……但我只是半寄膳学生，就已经受不了了。”

我只得给他解释，说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他外祖父的朋友，想到这点，他母亲后来就作出这一选择。

“而且，”他补充道，“我没有东西可以进行比较，也许所有这些集体宿舍都一个样。听了别人对我说的情况，我甚至认为大部分其他宿舍还要差。尽管如此，离开那里我还是会高兴的。如果我不是因为生病要补课，我是根本不会进去的。长期以来，我是因为跟阿尔芒要好才去那儿的。”

我这时才知道，洛拉的这个小弟弟是他的同学。我告诉奥利维埃，我可以说对此人并不认识。

“他可是他家里最聪明、最有趣的人。”

“就是说你最感兴趣的人。”

“不，不，我可以向您担保，他十分好奇。要是您愿意，我们到他房间里去跟他谈谈。我想他敢在您面前说话。”

我们走到寄宿学校门口。

弗代尔-阿扎伊斯家用花钱不多的普通茶会来取代传统的结婚宴席。弗代尔牧师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向大批客人开放。只有少数几位密友才能进入牧师夫人的小客厅，但是，为了避免有人闯进去，就把会客室和这个小客厅之间的门给堵死了，这样，要是有人问阿尔芒，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母亲，他就回答说：

“从壁炉那里过去。”

来的客人很多。大家热得要命。除了几位教师即杜维埃的同事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教徒。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清教徒的味道。在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的聚会中，只要他们不约束自己，这种味道也是很浓的，也许更使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基督教徒身上看到的往往是抬高自己，而在犹太教徒身上看到的却是贬低自己，在我看来，新教徒很少会这样去做。如果说犹太教徒鼻子过长，新教徒则鼻子塞住，这是事实。我长期处于这种气氛之中，并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某种不可言喻的崇高、极乐和无聊。

客厅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作为酒菜台子。洛拉的姐姐拉歇尔和妹妹萨拉找的帮手是她们的女友，即几位即将出阁的姑娘，她们给客人倒茶……

洛拉一看到我，就把我拉到她父亲的办公室，那里已坐着不少人，就像在开教务会议。我们走到一扇窗子旁边，说话可

以不被别人听到。在窗框边上，我们以前曾写上我们俩的名字。

“您来看。我们的名字还在这儿。”她对我说道。“我相信没有人发现它们。您当时几岁？”

在名字上面，我们写下了日期。

“二十八岁。”

“我十六岁。离现在有十年了。”

在这个时候回忆往事并不合适，我设法使我们的谈话离开这个话题，而她却一定要我回到这个话题。然后，她仿佛担心自己激动，就突然问我是否还记得斯特鲁维卢。

斯特鲁维卢是寄宿学校的旁听生，当时洛拉的父母对他感到十分头痛。他们以为他要听课，但问他听什么课，准备哪些考试，他却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我没有一定。”

开始时，学校里装糊涂，把他的蛮横无礼看做在开玩笑，仿佛是要把他这把刀磨钝，而他说完后就放声大笑，但这种笑声很快就变得更加尖刻，他的话也说得更有挑衅性，我不知道牧师怎么会、为什么会容忍这样的寄宿生，除非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并因为他对斯特鲁维卢还有一种同情的怜爱，也许是一种模糊的希望，想要使他信服，我的意思是说：使他皈依。我也不知道斯特鲁维卢为什么继续住在寄宿学校，而他本来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住，因为他不像我那样是因为感情的原因而留了下来，但也许是因为他喜欢同可怜的牧师斗嘴，而牧师斗不过他，总是让他大出风头的缘故。

“有一天他问爸爸在布道时道袍里面是否仍穿着上装，这事您是否记得？”

“当然喽！他问的时候显得那么温和，所以您可怜的父亲没有看出其中的恶意。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当时的情景仿佛

就在眼前……”

“爸爸坦率地对他回答说道袍不是很厚，他担心不穿上装会着凉。”

“于是，斯特鲁维卢装出伤心的样子！在再三催促之下，他最后才说‘这显然不是十分重要’，但又说，在您父亲打手势的幅度很大时，上装的袖口就从道袍里露了出来，这对某些信徒有不良的印象。”

“后来，可怜的爸爸在讲道时一直把手臂贴着身体，这样讲道就变得索然寡味。”

“下一个礼拜天，他把上装脱掉了，结果回来后得了重感冒。哦！还有关于福音书里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①]以及不结果子的树木的争论……‘我可不是一棵果树。是阴影，我是这个，牧师先生：我用阴影把您遮盖。’”

“这也是在吃饭时说的。”

“当然喽：只有在吃饭时才能看到他。”

“说这话的语气十分恶毒。于是，外祖父把他赶出门外。您可记得，他平时吃饭时总低着头，这时突然站起身来，把手一伸：‘出去！’”

“他显得高大、可怕，他感到愤怒。我真的觉得斯特鲁维卢害怕了。”

“他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走了。他走时没有把钱付给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真想知道他后来怎样了。”

“可怜的外祖父，”洛拉有点伤心地接着说道，“我觉得他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1章：“早晨回城的时候，他（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那天干得真漂亮。他非常喜欢您，您是知道的。您应该上楼到他办公室去看看他。我敢肯定，他见到您一定会十分高兴。”

我立刻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因为我感到要在事后准确地再现一个对话的调子十分困难。但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听洛拉的话开始有点心不在焉。自从洛拉把我拉到她父亲的办公室里之后，我一直没有看到奥利维埃，这时却看到了他，虽说他在离我相当远的地方。他两眼发光，神色特别兴奋。我后来才知道，萨拉想捉弄他，一连给他喝了六杯香槟酒。阿尔芒和他在一起，他们两人穿过人群，追逐萨拉和一个与萨拉年龄相同的英国姑娘，后者在阿扎伊斯夫妇的学校寄宿已有一年多了。萨拉及其女友最后逃离客厅，我从打开的门看到两个男孩在楼梯上追逐她们。我顺从洛拉的意思，想要出去，但她朝我走了过来：

“您听着，爱德华，我还想对您说……”突然她的声音变得十分严肃，“我们也许会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面。我想知道，我是否还能相信您……就像相信一位朋友那样。”

我从未像此刻那样更想吻抱她，但我只是亲热地吻了吻她的手，并低声说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感到自己热泪盈眶，为了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迅速出去寻找奥利维埃。

他和阿尔芒一起坐在一级楼梯上，看着我出去。他肯定有点醉了。他站起身来，拉住我的手臂。

“您过来。”他对我说。“咱们到萨拉的房间里去抽一支烟。她在等我们。”

“过一会儿再说。我首先要去看望阿扎伊斯。但我无法找到那房间。”

“不，您知道得很清楚，就是洛拉以前的房间。”阿尔芒大

声说道。“由于那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之一，所以就让女寄宿生住，但她付的钱不够，她就和萨拉同住一个房间。房间里放了两张床，摆摆样子，其实没什么用处……”

“您别听他的，”奥利维埃笑着说道，并推了他一下，“他醉了。”

“我劝你还是说实话，”阿尔芒反驳道，“那么，您会来的，是吗？我们等着您。”

我答应去那里找他们。

阿扎伊斯老人自从剃了板刷头之后，就完全不像惠特曼[1]了。他把那幢房子的二楼和三楼让给他女婿一家居住。从办公室（家具用桃花心木制成，坐具上饰有棱纹平布和仿皮漆布）的窗口，他俯瞰楼下的院子，监视来来往往的学生。

“您看，他们对我多好。”他指着桌上的一大束菊花对我说道。这是一个学生的母亲，也是他家的一个老朋友刚才送来的。室内的气氛极为冷峻，仿佛鲜花应该立即枯萎。“我离开他们一会儿。我老了，谈话的嘈杂声使我感到疲倦。但有这些花给我作伴。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叙说上帝的荣耀比人们说的还要好。”（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话。）

这个高尚的人没有想到，他说这种话会使学生感到厌烦，这些话在他看来十分真挚，不会引起别人的讽刺。像阿扎伊斯那样单纯的思想，肯定是我最难理解的思想。你的思想只要稍微复杂一点，在它们面前就只好演戏。这样不诚实，但又有什么办法？你不能争论、弄清问题，你只好表示同意。阿扎伊斯迫使他周围的人弄虚作假，只要他们稍不赞同他的信仰。

---

① 惠特曼（1802—1847），美国医生、公理会传教士，去美国西北部拓荒、传教，为患麻疹的印第安人儿童治疗，病童因无免疫力而死，引起印第安人误解，被杀死。

我最初去他家时，看到他的外孙、外孙女对他撒谎，感到十分气愤。但我也只好步他们的后尘。

普罗斯佩·弗代尔牧师工作太忙。弗代尔夫人有点天真，沉浸在富有诗意的宗教梦幻之中，完全失去了现实的感觉，对孩子的教育和训导就由外祖父来管理。我住在他们家的时候，每个月要听一次言辞激烈的训话，其结尾总是感人的吐露真情：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什么都说。我们已进入一个坦率和真诚的新时代。（他喜欢用好几个词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这是他当牧师时留下来的老习惯。）我们不能再有各自的想法，即头脑里不可告人的想法。我们将可以正视对方，面对面，眼对眼。对不对？就这样说定了。”

过后，大家又陷进去了一点，他是在受骗上当方面，孩子们则是在撒谎方面。

这些话主要是对洛拉的一个弟弟说的，他比她小一岁，正经受青春期的折磨，在进行爱情的尝试。（他后来去殖民地经商，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有一天晚上，老人又说了这话，我事后到他办公室去找他。我设法使他理解，他要求他外孙做到的真诚，由于他的执拗而使对方无法接受。这下阿扎伊斯几乎要生气了。

“他只要没有做这种事，就不用羞愧地承认。”他大声说道，那语气不容别人回嘴。

尽管如此，他是个善良的人，甚至比这个还要好：无瑕的美德，以及人们所说的“金子一般的心”，但他的见解十分幼稚。他对我非常器重，是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情妇。他对我毫不隐瞒地说，他曾希望看到我娶洛拉为妻。他怀疑杜维埃是她合适的丈夫，并再三对我说：“她的选择使我感到惊讶”，然后又补充道：“不过，我觉得他是个正直的孩子……您觉得他

怎样？……”我回答说：

“是这样。”

一个人逐渐沉溺于虔信之中，就逐渐失去对现实的感觉、兴趣、需要和爱好。我也在弗代尔身上看到这点，虽说我很少和他说话。他们的信仰光彩夺目，使他们无法看到他们周围的世界和他们自己。我心里只想把事情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看到一个虔信的人喜欢用厚厚一层谎言把自己团团围住，只能感到目瞪口呆。

我想让阿扎伊斯谈谈奥利维埃的事，但他对小乔治有着特别的兴趣。

“您别让他察觉您知道我要告诉您的事，”他开始说道，“另外，这事关他的名誉……您想想，您的小外甥和他的几个同学组织了一种小型协会，好像是图强同盟会。他们只吸收他们认为合格并有优良品德的同学，这是一种儿童荣誉军团。您不觉得这事让人高兴？他们每个人都在上衣翻领的饰孔上挂一条小饰带，是的，看起来不很显眼，但我还是发现了。我把这孩子叫到我的办公室里，当我要他对这个标志作出解释时，他起初感到局促不安。可爱的孩子以为我要训斥他。然后，他脸涨得通红，神色十分尴尬，把这个小俱乐部成立的经过告诉了我。您看，对这种事，一点也不能笑，否则就会伤害十分脆弱的感情……我问他：为什么他和同学们做这件事不是公开地做，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我对他说，他们可能会有多么惊人的宣传力量和传布信仰的力量，他们可能会起到多么美妙的作用……但这种年龄的人喜欢神秘……为了使他相信，我就告诉他，在我那个时候，就是当我在他这个年龄时，我曾参加过一个类似的协会，会员有‘义务骑士’这样漂亮的名称，我们每个人都从会长那里领到一本记事册，在上面记下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并且绝对诚实。他微微一笑，我看出记事

册的故事使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我没有坚持已见，但是，如果他在他的会员们中间推行这种记事册的方法，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您看，对这些孩子，必须善于拉拢，你首先要向他们表明你理解他们。我答应他不把此事说给他父母听，同时又劝他把这事告诉他母亲，这样会使她十分高兴。但是，他和同学们看来已用名誉担保过要对此守口如瓶。我要是坚持已见，那将是愚蠢的。但我们在分手之前共同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的同盟会。”

可怜而又可爱的阿扎伊斯老人！我相信那孩子欺骗了他，相信这一切之中没有一句真话。但是，乔治又怎么能不这样回答呢？……这事我们到以后再设法澄清。

开始时，我已认不出那是洛拉的房间。房间的墙壁已贴上新的墙纸，里面的气氛也完全变了。我感到萨拉也认不出了。然而，我刚才还觉得认得出她。她一直显得对我十分信任。她一直认为，对我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我已有好几个月没去弗代尔家了。她的连衣裙袒露出她的双臂和脖子。她看上去长高了，更大胆了。她坐在其中的一张床上，就在奥利维埃旁边，靠着他，而他则随随便便地躺在床上，好像是睡着了。他肯定喝醉了，我看到他这样当然难受，但在我看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漂亮。他们四个都多少有点醉了。英国姑娘听到阿尔芒胡说八道就哈哈大笑，笑声尖厉，我听了觉得刺耳。阿尔芒乱说一气，受到这笑声的刺激和鼓励，用蠢话和粗话同这笑声比个高低。他假装想在他姐姐红通通的面颊上或同样是火红的奥利维埃的面颊上点燃香烟，或是在放肆地把他们的前额碰在一起时装出烧痛手指的样子。奥利维埃和萨拉听任他这样玩耍，我看了极其难受。但我不急于先下结论……

奥利维埃还在装睡，但阿尔芒突然问我对杜维埃有何看

法。我在一把低矮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对他们喝醉酒后不拘礼节既感到高兴、刺激，又感到局促不安。总之，我很高兴他们请我来，但我恰恰感到在他们中间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由于我想不出话来回答，只好彬彬有礼地微笑，以显得和气氛协调，他就继续说道："在座的小姐们……"这时，那英国姑娘想不让他说话，就追了过去，要用手捂住他的嘴，他挣扎着叫道："这些小姐一想到洛拉要跟他睡觉，都非常气愤。"

英国姑娘放开了他，并装出生气的样子：

"哦！他说的话不能相信。他喜欢说谎。"

"我竭力想使她们明白，"阿尔芒平静地说道，"用两万法郎的嫁妆，不能指望找到更好的丈夫，而她作为真正的基督教徒，首先应该考虑灵魂上的长处，正如我们当牧师的父亲所说的那样。是的，孩子们。另外，如果不像阿多尼斯[①] 就得当光棍……或者说得近一点，不像奥利维埃就得当光棍，那么人口又怎样繁殖呢？"

"真蠢！"萨拉低声说道。"你们别听他的，他在胡说八道。"

"我说的是真话。"

我从未听到阿尔芒这样说话。我以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他生性机灵、敏感。我觉得他的粗俗全是装出来的，这部分是因为喝醉了，但主要还是因为想让英国姑娘高兴。英国姑娘长得漂亮是无法否认的，但喜欢听这种胡言乱语，想必十分愚蠢。奥利维埃能从中找到什么乐趣？……我决定和他单独呆在一起时，立刻把我的厌恶告诉他。

"而您，"阿尔芒突然朝我转过身来，"您对金钱并不看重，您有足够的钱来购买高尚的感情，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您为

① 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神阿佛洛狄忒的情人。

什么不娶洛拉为妻？您以前看来是爱她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她因爱您而郁郁寡欢。”

在此之前，奥利维埃一直在装睡，这时却睁开了眼睛，我们的目光不期而遇。如果说我没有脸红，那是因为其他人都无法看到我的脸。

“阿尔芒，你叫人难堪。”萨拉说道，仿佛是为了不让我尴尬，因为我想不出话来回答。她开始时坐在床上，后来躺了下来，和奥利维埃靠在一起，这样他们两人的头就碰到了。阿尔芒立刻跳了过去，把靠在床脚边墙上的一个折叠起来的大屏风拿来，像小丑那样把屏风展开，正好遮住床上的一对，然后继续做着滑稽动作，朝我俯下身子，但大声说道：

“您也许不知道我姐姐是个婊子？”

够了。我站了起来，把屏风推倒，屏风后面的奥利维埃和萨拉立刻爬了起来。她头发散乱。奥利维埃下了床，走到盥洗室，用水擦了擦脸。

“您到这儿来。我想给您看一样东西。”萨拉拉着我的手臂说道。

她打开房门，把我拉到楼梯平台上。

“我想这可能会使小说家感到兴趣。这本记事册是我偶然发现的，是爸爸的私人日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把它放好。任何人都可以拿来看。我把它拿来是为了不让阿尔芒看到。您不要告诉他。这不是很长。您十分钟就能看完，在走之前还给我。”

“但是，萨拉，”我凝视着她说道，“这样做很不妥当。”

她耸了耸肩。

“哦！如果您是这样看的，您就会十分失望。只有一个地方写得有点意思……还有。喏：我来指给您看。”

她从胸衣里拿出一本很小的记事册，是四年前的东西，她

翻了一会儿，打了开来，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递了给我。

“您快看。”

在一个日期下面，我首先看到加上引号的这条福音书语录：

“做小事可靠的人做大事一样可靠。”接着是：“这戒烟的决定，我为什么总是不能当天作出？这只是为了不使梅拉妮（即牧师夫人）难受。我的上帝，请赐予我力量，让我摆脱这可耻的奴役的束缚。”（我觉得我的引文准确无误。）——然后记的是斗争、恳求、祈祷和努力，但肯定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每天记的都是这些事。再翻过一页，突然开始记别的事情。

“这相当感人，是吗？”萨拉等我看完之后说道，并讽刺般地撅了撅嘴，但别人难以觉察。

“这比您想的要有趣得多。”我不禁对她说道，但同时又责备自己对她说这话。“您想想，那是在十天不到以前，我问您父亲是否曾试过戒烟。我觉得我自己烟吸得太多，而……总之，您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首先对我说，他认为人们过多地夸大吸烟的害处，对他来说，他从未感到自己身受其害，但由于我还是问他，他最终对我说：‘是的，我有两三次曾决心戒一段时间烟。’——‘您成功了？’——‘当然喽，’他对我说，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既然我作出了这个决定。’真是不可思议！也许他想不起来了。”我补充道，因为我不想让萨拉看出我怀疑这些话都是假的。

“或者也许是，”萨拉接着说道，“这证明这里写的‘吸烟’是指别的事情。”

这样说话的难道真的是萨拉？我感到震惊。我看了看她，几乎不敢去理解她的意思……这时，奥利维埃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已梳过头，把衣服整理好，显得比刚才平静。

“我们走吧？”他在萨拉面前毫不客气地说道。“时间不早

了。”

我们下了楼，刚走到街上，他就对我说：

“我怕您会误会。您可能认为我爱萨拉。不……哦！我也不讨厌她……但我不爱她。”

我抓住他的手臂，紧紧地握了一下，但什么话也没说。

“您也不应该根据阿尔芒今天对您说的话来对他进行评论，”他接着说道，“这是他扮演的一种角色……是不得已的。实际上，他完全不是这样……我无法向您解释。他有一种需要，要毁坏他最珍惜的东西。他像这样是从不久以前开始的。我觉得他十分不幸，他嘲笑是为了掩盖这点。他十分自傲。他父母对他一点也不理解。他们想叫他当牧师。”

《伪币制造者》中一章的章前题词：

“家庭……，这社会的牢房。”

保罗·布尔热[①]（在书中好几处）

这章的章名：**隔离监禁制**。

当然，没有一种（精神的）监狱可以关得住健壮的精神，而促使人们反抗的东西毫无危险之处——虽说反抗可能使性格变坏（它使性格变得内向、反复无常，或使性格变得暴躁、亵渎神明）。不屈从于家庭影响的孩子，使用自己旺盛的精力来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妨碍孩子成长的教育虽然束缚了孩子，却使孩子变得强壮。最可悲的牺牲品是谄媚的牺牲品。要厌恶别人对你的奉承，需要何种刚强的性格？我看到过多少父母（特别是母亲）高兴地在他们孩子们身上发现并鼓励他们愚蠢

① 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标榜传统的写实主义，所作多为心理哲学小说，主要作品有《残酷的谜》、《门徒》等。

之极的好恶、他们极其错误的偏见、他们的不理解……在吃饭时："别吃这个。你看，太肥了。把皮去掉。这煮得不大熟……"晚上在外面时："哦！一只蝙蝠……快躲起来，它会钻到你头发里去的，"等等。在他们看来，鳃角金龟会咬人，蚱蜢会刺人，蚯蚓会让人长出小疙瘩。在各方面都有类似的谬论，如智力方面、道德方面等。

前天我乘环城火车从奥特伊回来时，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哄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并在她耳边低声说道："你和我，我和你，其他人，都不理。"

"（哦！我清楚地知道这些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也会引起我们的愤怒。那丈夫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在看报纸，安静而又顺从，但也许不是王八。）

是否能想出比这个更毒的毒药？

未来属于私生子。——"非婚生子！"这个词包含着何等的意义。只有私生子才能做到自然。

家庭的自私……和个人的自私几乎同样丑恶。

十一月六日

我一直无法虚构任何东西。但我在现实面前，犹如画家同模特儿在一起时那样，模特儿对画家说：请给我画出这种姿势，这种和我相配的表情。社会提供给我的模特儿，如果我知道他们的秘密，我就可以让他们按我的意愿来行动，或者在他们犹豫不决之时，我可以提出某些问题，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样我就可以从他们的反应中得到教益。作为小说家，对他们的命运进行干预、施加影响的需要使我感到烦恼。如果我的想像力更加丰富，我就会虚构出一些情节。我促使情节产生，观察演员，在他们的口述下工作。

十一月七日

我昨天写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还有这点：现实是作为一种塑性材料才使我感到兴趣；我对可能发生的事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过去发生的事的关注。我对每个存在物的各种可能性兴趣盎然，对被道德的盖子压得萎靡不振的一切痛哭流涕。

贝尔纳只好暂时停止他的阅读。他的视觉变得模糊。他喘不过气来，仿佛他刚才在阅读时忘记了呼吸，因为他的注意力十分集中。他打开窗子，吸足了气，以便重新埋头阅读。

他对奥利维埃的友情显然十分强烈。他没有更要好的朋友，在世上不爱其他任何人，因为他不能爱自己的父母。他的心里目前几乎只有这个，但奥利维埃和他对友情的理解并非完全相同。贝尔纳越是读下去，就越是感到惊讶，越是感到赞赏，不过有点痛苦，他以为十分了解的这位朋友，表现出何等的多样性。这日记上所说的事情，奥利维埃丝毫也没有对他提起过。对于阿尔芒和萨拉，他几乎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奥利维埃跟他在一起时，同跟他们在一起时是多么不同！……在萨拉的那个房间里，在那张床上，贝尔纳难道认得出这是他的朋友？在促使他迅速阅读的巨大好奇心中，夹杂着一种模糊的不安：是厌恶或是怨恨。有点像他刚才看到奥利维埃挽着爱德华的手臂时所感到的那种怨恨：一种不能取而代之的怨恨。这种怨恨会带来严重后果，使人做出许多蠢事，就像所有的怨恨一样。

咱们别谈这个了。我以上所说的一切，只是为了在日记的一段段文字中间通通风。现在贝尔纳的呼吸已经畅通，咱们就回到日记中来。他再次沉浸在阅读之中。

十三

对老年人不能要求过高。

——沃夫纳格[①]

爱德华日记(续)

十一月八日

拉佩鲁兹这对老夫妻又搬家了。

他们的新套间我还没有去过,是在中二楼[②],位于圣奥诺雷区在穿越奥斯曼大街之前形成的那个不大的凹陷处。我按了铃。拉佩鲁兹出来给我开门。他只穿着衬衫,头戴一顶泛黄的白色软帽那样的东西,我后来才发现那是旧的长统袜(肯定是德·拉佩鲁兹夫人的),脚的部分打了个结,就像软帽上的帽球,在他面颊边晃来晃去。他手里拿着一根顶端弯曲的拨火棒。显然,他正在摆弄炉子。我见他仿佛有点尴尬,就对他说道:

"我是否过一会儿再来?"

"不,不……请进。"他说着把我推进一个狭长的房间,两

① 沃夫纳格(1715—1747),法国醒世作家,出身贵族,家境贫寒,所作的惟一文集《认识人类精神的引论》的主题是为人之道,其中《格言集》为传世名作。

② 巴黎的旧式房屋在底楼和二楼之间往往另有一层,比较低矮,但仍是正式房屋。

扇临街的窗子开着，正好同路灯一样高。“我这时（当时六点）正在等一个女学生，但她打电话给我说她不来了。看到您，我真高兴。”

他把拨火棒放在一张小圆桌上。他仿佛在对自己衣着随便进行解释：

“德·拉佩鲁兹夫人的女仆让炉子熄灭了，她只在上午来，我只好把炉子出空……”

“我来帮您生炉子，好吗？”

“不，不……这是脏活……但请您让我去穿一件上衣。”

他迅速用小步走出房间，几乎立刻就走了回来，身穿一件薄薄的羊驼毛上衣，上面的纽扣已被拉掉，袖子也已破裂，这样破旧的衣服连送给穷人也送不出手。我们都坐了下来。

“您觉得我变了，是吗？”

我想要否认，但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对他说，因为我看到在这张过去十分漂亮的脸上显出疲惫的神情，心里非常难受。他继续说道：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老多了。我的记忆力开始有点衰退。当我弹奏巴赫[①] 的一个赋格曲时，必须去看乐谱……”

“到这个年纪还会有这样的记忆力，许多青年都会感到满意。”

他摇着头接着说道：

“哦！衰退的不光是记忆力。您看，当我走路时，我自己感到走得还相当快，但在街上，现在所有人都能超过我。”

“这是因为，”我对他说道，“现在的人走得比以前快多了。”

---

①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一生作品丰富，多用复调写成，把巴罗克音乐风格推向顶峰，对西方音乐发展有深远影响。

“啊！是吗？……这就像我教的课那样：学生们认为我这样上课耽误了她们，她们希望进度再快一点。她们把我给甩了……今天，所有的人都很匆忙。”

他又说了一句，声音是那么轻，我几乎听不清楚：

“我的学生几乎都没了。”

我感到他十分伤心，所以不敢问他。他接着说道：

“德·拉佩鲁兹夫人不想把这事弄清楚。她对我说我做得不得法，说我不想办法去留住她们，更不用说去招新的学生了。”

“您刚才在等的那个学生……”我笨拙地问道。

“哦！那个，是我帮助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之一。她每天都到这里来练琴。”

“这就是说她不付学费。”

“德·拉佩鲁兹夫人为此老是责备我！她不知道我感兴趣的只有这些钢琴课，是的，这些课是我真正喜欢……上的。一段时间以来我考虑得很多。噢……有件事我想问您：为什么在书里对老年人谈得这么少？……我觉得这是因为老人已没有能力写这些事了，而年轻的时候又不想去管老人。老人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兴趣……然而，关于他们，却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可以说。对：我过去做的一些事，我现在才开始理解。是的，只有当它们完全失去我过去干的时候认为它们具有的意义时，我才开始理解它们……只有现在我才明白，我一生都受骗上当。德·拉佩鲁兹夫人欺骗我，我儿子欺骗我，所有的人都欺骗我，仁慈的上帝也欺骗我……”

暮色降临。我已几乎看不清我的老教师的面容，但这时旁边的路灯突然亮了，使我看到他面颊上发亮的泪水。起初，我不安地看到他太阳穴上有个奇怪的斑点，像个窟窿，像是个洞，但他稍微一动，这斑点就改变了位置，我这才知道那是栏

杆上花叶饰的影子。我用一只手握住他瘦削的手臂。他在发抖。

“您会着凉的，”我对他说道，“您真的不要我帮您把炉火点燃？……咱们来吧。”

“不……得经受锻炼。”

“什么！这是禁欲主义？”

“有点是。由于我喉部娇嫩，所以我一直不戴围巾。我一直在同自己斗争。”

“只要能取得胜利，那当然好，但要是我身体受不了……”

他握住我的手，语调严肃，仿佛在告诉我一个秘密：

“那将是真正的胜利。”

他的手放开了我的手。他继续说道：

“我当然担心您走了就不来看我了。”

“走到什么地方去？”我问道。

“我不知道。您经常去旅行。我想告诉您一件事……我也想很快就走。”

“什么！您想去旅行！”我笨拙地说道，装作没有听懂他的意思，虽说他严肃的声音神秘而又庄重。他摇了摇头：

“您十分清楚我说的意思……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时刻就要到了。我赚的钱开始少了，比我应该得到的要少，这使我无法忍受。我决定不能超过某一个点。”

他说话的语调有点兴奋，这使我感到不安：

“您是否也认为这样不好？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宗教禁止我们这样做。最近这段时间我考虑得很多。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过的是十分刻苦的生活，每当我拒绝一次诱惑时，我就对自己的意志力感到高兴。我并不知道，在我自以为获得解放之时，我却越来越成为我自尊心的奴隶。我每次战胜自己，就等于用钥匙在我囚室的门锁上转动一次。我刚才说上

帝欺骗了我，指的就是这个。他使我把我的自尊看做美德。上帝嘲笑了我。他感到高兴。我觉得他戏弄我们就像猫戏弄老鼠一样。他把诱惑放在我们面前，并知道我们无法抗拒它们，而当我们真的能抗拒时，他就对我们进行更多的报复。为什么他要怨恨我们？为什么……我提出老人的这些问题，使您感到厌烦。”

他用双手抱住脑袋，就像是在赌气的孩子，有很长时间一声不吭，使我怀疑他是否忘记了我的存在。我一动不动地呆在他的面前，生怕扰乱他的沉思。虽说旁边的街上有嘈杂声，这小房间里的安静仍使我感到非同寻常。虽然路灯像舞台上的脚灯那样自下而上地用灯光把我们照得奇形怪状，窗户两边的阴暗墙面却仿佛同我们周围的黑暗会聚在一起，并凝固不动，仿佛严寒使平静的水面凝固起来那样，一直凝固到我的心里。我最终想摆脱这种焦虑不安的气氛，就粗声粗气地呼吸，想要离开，准备告辞，但出于礼貌，并为了破除这种魔力，就问道：

“德·拉佩鲁兹夫人好吗？”

老人仿佛苏醒了过来。他先是重复道：

“德·拉佩鲁兹夫人……”用的是疑问的口吻，仿佛这些音节在他看来已没有任何意义。然后，他朝我俯下身子，突然说道：

“德·拉佩鲁兹夫人正在可怕地发作……我感到十分痛苦。”

“是什么发作？……”我问道。

“哦！没什么，”他说时耸了耸肩，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她完全疯了。她不知道自己在捏造些什么。”

我早就怀疑这对老夫妇龃龉已深，但苦于无法了解更多的内情。

“可怜的朋友，”我同情地说道，“那么……有多少时间了？”

他思考了片刻，仿佛不大明白我的问题。

“哦！有很长时间了……从我认识她时开始。”但他几乎立刻改了口：“不，说实在的，关系变坏，只是从教育我儿子开始的。”

我做出惊讶的样子，因为我以为拉佩鲁兹夫妇没有孩子。他抬起他刚才用双手捂住的前额，用更加平静的声调说道：

“我从未给您说起过我的儿子？……您听着，我想把一切都告诉您。今天您必须知道一切。我要对您说的事，我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是的，是从教育我儿子开始的，您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结婚初期的生活是美好的。我在同德·拉佩鲁兹夫人结婚时，为人十分纯洁。我对她的爱纯洁无瑕……是的，这是最恰如其分的词，我不会承认她有任何缺点。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每当我想教训我儿子时，德·拉佩鲁兹夫人就站在他一边来反对我，按她的意思，什么事都别去管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她教他撒谎……还不满二十岁，他就有了情妇。那是我的一个女学生，是个俄国姑娘，琴弹得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学生。德·拉佩鲁兹夫人知道这件事，但他们什么都瞒着我，就跟往常一样。当然，我没有发现她怀孕了。什么也不知道，我对您说，我是一无所知。有一天，他们对我说我的学生身体不舒服，说她将有一段时间不来上课。当我说要去看她时，他们又说她的地址变了，说她在旅行……一直到很晚我才知道她是去波兰生孩子的。我儿子也到她那里去了……他们同居了好几年，但他没能和她结婚就死了。”

“那……她，您后来见到她了？”

他在赌气，简直像用额头顶着障碍物：

“我无法原谅她欺骗了我。德·拉佩鲁兹夫人一直和她有通信联系。当我知道她生活十分贫困时，我给她寄了钱……是为了那孩子。但这事，德·拉佩鲁兹夫人一点也不知道。那女人也不知道这钱是我寄的。”

“那您的孙子？……”

一种奇特的微笑在他脸上一掠而过。他站了起来。

“请等一会儿，我把他的照片拿给您看。”他又把头伸到前面，小步跑了出去。他回来后，颤抖的手指在一个厚厚的皮夹子里寻找着那张照片。他把照片递给我时，朝我俯下身子，轻轻地说道：

“照片我是从德·拉佩鲁兹夫人那里拿来的，她没有察觉。她以为是丢了。”

“他几岁了？”我问道。

“十三岁。看上去还要大，是吗？他身体很弱。”

他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他把手伸向照片，仿佛想把它立刻拿回去。我走到路灯暗淡的光线下面。我觉得那孩子像他。我看到孩子也像拉佩鲁兹老人那样长着凸出的宽前额和神色迷惘的眼睛。我觉得把这点说出来会使他高兴，但他表示反对：

“不，不，他像我哥哥，像我那位已去世的哥哥……”

孩子穿着绣花的俄国罩衫，样子古怪。

“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知道呢？”拉佩鲁兹绝望般地大声说道。“我跟您说过，他们什么都瞒着我。”

他把照片拿了回去，看了一会儿，又把它放到皮夹子里，并把皮夹子塞进口袋。

“他母亲来巴黎时，只去看望德·拉佩鲁兹夫人，我要是问夫人，她就回答我说：‘您只要去问她就知道了。’她嘴上这么

说，心里却不希望我去看她。她一直在嫉妒。我喜欢的一切，她总是要从我那里夺走……小鲍里斯在波兰接受教育，我想是在华沙的一所中学里。但是，他经常和母亲一起去旅行。”然后，他又十分激动：“喂！会去爱一个从未见过的孩子，您会相信？……啊！这孩子现在是我在世上最亲的亲人……可他却一无所知！”

很响的抽噎声不断打断他的话。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可以说是倒在我的怀里。只要能减轻他的悲伤，我什么事都会去做，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站起身来，因为我感到他那倚靠着我的身体滑落下来，我觉得他即将跪倒在地。我把他拉住，紧紧地抱着他，像摇孩子那样摇着他。他镇静下来。德·拉佩鲁兹夫人在隔壁房间叫唤。

“她要来了……您不想看到她，是吗？……另外，她耳朵完全聋了。您快走。”他把我送到楼梯平台：“您别过了好长时间还不来看我。（他声音像是在哀求。）再见！再见！”

十一月九日

我感到，有一种悲剧至今为止几乎被文学遗忘。小说注意的是命运的起伏、好运或恶运、社会关系、激情、性格的冲突，但毫不注意存在的本质。

把悲剧搬到道德的层面上，这可是基督教所作的努力。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小说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以感化为目的的小说，但这同我想说的东西毫不相干。道德的悲剧性——它使福音书上的话变得妙不可言：“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①] ——才是我所看重的。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13句。

十一月十日

奥利维埃要考试了。波利娜希望他以后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的职业已经决定……他要是没有父母，无依无靠，我就让他做我的秘书。但他对我并不在乎，也没有发现我对他有兴趣：我要是让他知道这点，会使他感到尴尬。正是为了不使他感到尴尬，我才在他面前装出冷淡、疏远的样子。只有在他没有看到我时，我才敢从容不迫地注视他。我有时在街上跟随他，而他却并不知道。昨天，我就是这样在他后面走，他突然往回走，我要躲也来不及了。

“你走得这么快，上哪儿去？”我问他。

“哦！哪儿也不去。我只有在无事可做时才显得这样匆忙。”

我们一起走了几步，但无话可说。他被我碰到，一定感到厌烦。

十一月十二日

“他有父母、一个哥哥、一些同学……”我整天在这样想，并觉得我在这里无事可做。他缺少的东西，我都能给他，但他什么也不缺。他什么也不需要。他的温柔使我感到喜欢，但丝毫也不允许我产生误解……啊！荒谬的话，我不由自主地写了出来，这其中显示出我心中的两种不同想法……我明天要乘船去伦敦。我突然决定离开这里。是时候了。

离开是因为太想留下！……对艰险的某种喜爱和对纵容的厌恶（我指的是对自己的纵容），也许是我早期接受的清教徒教育中最难清除的东西。

昨天在史密斯文具店买了一本正宗英国式的练习簿，来替换这本，我已不想在这本上写下任何东西。一本新的练习簿……

啊！我要是可以不走就好了！

十四

有时在生活中会发生一些意外事件，要有一点疯劲才能从中摆脱出来。

——拉罗什富科[①]

贝尔纳最后看的是夹在爱德华日记中的洛拉的信。他感到头晕目眩：他毫不怀疑在信中哀号的女人就是奥利维埃昨天夜里对他说的那个哭泣的女人，即被樊尚·莫利尼埃抛弃的情妇。贝尔纳突然感到，由于他朋友和爱德华日记向他吐露的隐情，他是惟一知道这件事正反两个方面的人。这个优势他是不会长期保持的，所以要迅速行动，而且要谨慎行事。贝尔纳立刻作出决定：他读到的东西都记在心里，但他关注的只有洛拉。

“今天上午，我还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现在我已不再怀疑，”他心里想道，并冲出房间。“正如另一位所说的那样，绝对命令是拯救洛拉。我的义务也许不是拿走手提箱，但拿了之后，我肯定从手提箱中得到了强烈的义务感。重要的是在爱德华去见洛拉之前出其不意地去看她，向她作自我介绍，介绍时不能使她以为我是无赖。其他的事就好办了。现在我皮夹子里有的是钱，可以毫不吝啬地帮助不幸的人，就像爱德华那样最为慷慨、最富有同情心

①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出身贵族，曾参加投石党反王政的战争，著有《箴言录》5卷，内容主要表现其愤世嫉俗的思想。

的人。惟一使我感到为难的是使用的方法。娘家姓弗代尔的洛拉虽说怀着非婚生的孩子，可能仍十分难弄。我情愿把她想像成那种悍妇，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并把你出于好意而放在不大好看的信封里递给她的钞票撕成碎片。这些钞票怎么给她呢？我怎么自我介绍呢？这就是关键所在。只要走出合法的范围，离开行人众多的道路，那就是怎样的丛林？要进入如此复杂的故事之中，我看来还嫌嫩了点儿。但是，当然喽！这对我有用处。咱们来编造一个坦率的表白，编造一个故事，使她对我同情并产生兴趣。难的是这个故事对爱德华也要管用，相同的故事，又不能自相矛盾。啊！咱们想出来了。就指望即时的灵感吧……”

他走到博纳街，即洛拉写的地址。旅馆极为简陋，但很干净，外表也过得去。在门房的指点下，他来到了四楼。在十六号房门前，他停了下来，想在进去前作些准备，想出一些话，但什么也想不出来，就鼓起勇气，敲了敲门。门里传出像姐妹般温柔的声音，他感到这声音有点慌张：

“请进。”

洛拉穿得十分简朴，衣服全是黑色，就像在戴孝。她在巴黎已有几天，一直在悄悄地等待着某件事发生或某个人到来，以使她摆脱绝境。她误入歧途，这是无法怀疑的，她也感到自己迷了路。她有一种可悲的习惯，一心指望外界的力量，而不是指望她自己。她并非没有美德，但感到自己被人抛弃，没有丝毫的力量。她看到贝尔纳进来，就抬起手捂住脸，仿佛想忍住一声叫喊，或是想不让自己的眼睛看到过于强烈的光线。她站着，后退了一步，在窗前用另一只手抓住窗帘。

贝尔纳等着她向他问话，但她默默地等待着他开口。他看着她，想要微笑，但笑不出来，心里怦怦直跳。

“请原谅我，夫人，”他最终说道，“这样来打扰您。爱德华·X，

我知道您认识他，他已于今天上午来到巴黎。我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告诉他。我想您可以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另外……请原谅我这样随便地来问您要地址。”

贝尔纳如果不是这样年轻，洛拉也许会感到害怕。但他还是一个孩子，眼睛如此真诚，前额如此明净，动作如此慌张，声音如此犹豫，在他的面前，害怕会让位于好奇、兴趣和无法抗拒的好感——天真、漂亮的孩子都会使人产生这种好感。在说话时，贝尔纳的声音变得有点自信。

“但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洛拉说道，“如果他在巴黎，我想他会立刻来看我的。请告诉我，您是谁。我会对他说的。”

贝尔纳心里想，这可是孤注一掷的时候。一个淘气的想法在他眼前闪过。他正面看着洛拉：

“我是谁？……奥利维埃·莫利尼埃的朋友……”他还在犹豫、怀疑，但看到她听到这个姓就脸色发白，就大胆地说道：“奥利维埃的哥哥是樊尚，就是卑鄙地把您抛弃的情夫……”

他只好停住：洛拉摇摇晃晃就要倒下。她放在后面的双手在焦急地寻找着一个支撑的地方。但最使贝尔纳感到不安的是她发出的呻吟，这呻吟简直不是人发出来的，而像是受伤的猎物发出来的（猎人觉得自己残忍，突然有了羞耻的感觉），这叫声是多么奇特，同贝尔纳想像的完全不同，使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突然明白，这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痛苦，他在此以前感到的一切，在他看来只是一种装饰和游戏。一种激动在他心中产生，这种激动是他从未有过的，使他无法控制，竟上升到他的喉咙口……什么！他在抽噎？这可能吗？他，贝尔纳！……他急忙上前将她扶住，跪倒在她的面前，抽噎着低声说道：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刺伤了您……我得知您的困难，并且……我想帮助您。”

但是，洛拉气喘吁吁，感到自己已支持不住。她用眼睛寻找可

以坐的地方。贝尔纳抬起眼睛看着她，理解了她的目光。他朝床脚边的一把小扶手椅跳了过去，迅速把它挪到她的身旁，她重重地倒在椅子上。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十分滑稽，我不知该不该说出来，但这件事决定了贝尔纳和洛拉的关系，使他们意外地摆脱了尴尬的局面。因此，我不想故意把这个场景写得高雅。

从洛拉出的房钱来看（我的意思是旅馆老板要她出的钱），我们不能指望房间的家具十分雅致，但至少有权希望它们是牢固的。然而，贝尔纳挪到洛拉身边的低矮扶手椅却有点跛脚，就是说它非常喜欢把一只脚收起来，如同鸟把脚收到翅膀下面，这对鸟来说是正常的，但对扶手椅来说却是反常的和令人遗憾的，因此，它用浓密的流苏来掩盖自己的残疾，而且遮盖得尽善尽美。洛拉了解她这把扶手椅，并知道在使用时必须极其小心，但她在心烦意乱之时没有想到这点，只是在坐到上面椅子摇晃时才想了起来。她突然叫了一声，这叫声和刚才长时间的呻吟声完全不同，她向旁边滑了下去，并在片刻之后坐到地毯上，被急忙跑过去的贝尔纳一把抱住。他感到尴尬，但又觉得好玩，不禁跪倒在地。这样一来，洛拉的脸同他的脸十分接近。他看到她脸红了。她想爬起来。他就把她扶了起来。

“您没有跌痛吧？”

“没有，谢谢，多亏您在。这扶手椅真怪，已经修过两次……我想，只要把那只脚放直，就可以坐了。”

“我来修，”贝尔纳说道，“好了！……您想试一试吗？”然后又改了口：“对不起……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先让我来试试。您看，现在可以坐了。我可以把两条腿都翘起来（他说着就把腿翘了起来，一面笑着）。然后，他站了起来：“您再坐下，如果您允许我再呆一会儿，我就去拿一把椅子。我坐在您的旁边，不让您倒下来。您别害怕……我想为您做点别的事。”

他的话这么热情，他的举止这么稳重，他的姿势又这么优美，洛拉不禁微笑起来：

“您还没有把您的姓名告诉我。”

“贝尔纳。”

“是的，但您的姓呢？”

“我没有姓。”

“就说您父母的姓。”

“我没有父母。就是说，我同您将要生的孩子一样，是私生子。”

微笑突然从洛拉的脸上消失。她对他执意要了解她的隐私、揭开她的秘密感到气愤：

“但是，您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您的？……您无权知道……”

贝尔纳已经豁出去了，他放胆大声说道：

“我既知道我的朋友奥利维埃知道的事，也知道您的朋友爱德华知道的事。但是，他们两人都还只知道您的一半秘密。我也许是跟您一样惟一知道全部秘密的人……您清楚地知道，我必须成为您的朋友。”他语气温和地补充道。

“男人们真不知趣，”洛拉伤心地低声说道。“但是……您要是没有见到爱德华，他就不可能告诉您。他难道给您写信了？……是他派您来的？”

贝尔纳露出了马脚，他刚才说得太快，是想要炫耀一下自己。他否定地摇摇头。洛拉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这时，听到有人敲门。

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共同的激动使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贝尔纳感到自己落入圈套，洛拉感到气恼的则是她要被人发现有人陪伴着她。他们像同谋那样四目对视。外面又敲了门。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道：

“请进。”

爱德华已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惊讶地听到洛拉的房间里有说话的声音。贝尔纳最后说的几句话使他心里有了底。他无法怀疑这些话的含义，他也无法怀疑说话的那个人偷了他的手提箱。他立刻作出决定。像爱德华这样的人，其官能在日常生活中会处于麻木状态，但一旦碰到意外事件，就会立刻活跃起来，并处于紧张状态。他把门打开，但站在门口，面带微笑，依次看了看贝尔纳和洛拉，他们俩都已站了起来。

“对不起，亲爱的朋友，”他对洛拉说道，并做了个手势，仿佛表示等以后再谈感情的事，“我想先和这位先生说几句话，如果他同意到走廊里来一下。”

当贝尔纳走到他跟前时，他的微笑带有更多的讥讽。

“我想可以在这里找到您。”

贝尔纳知道自己的事已被揭穿。他只有用大胆来进行弥补。他这样做了，并感到自己在孤注一掷：

“我当时希望在这里遇到您。”

“首先，如果这件事您还没做（因为我希望您来此是为了这件事），那么就请您到楼下服务台把杜维埃夫人的账单结清，就用您在我手提箱里找到的钱，这钱您想必带在身上。过十分钟您再上来。”

这些话都是相当严肃地说出来的，但语调中没有丝毫的威胁。这时，贝尔纳恢复了镇定。

“我确实是为这件事而来的。您没有看错。我开始觉得我也没有看错。”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您正是我所希望的人。”

爱德华徒劳地想要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嘲弄般地微微鞠了个躬：

“我感谢您。现在要看您如何做了。我想，既然您在这里，您已经看过我的文件？”

贝尔纳连眉头也不皱，忍受住爱德华的目光，也微微一笑，而且笑得大胆、高兴、放肆，并鞠了一躬：

“毫无疑问。我在此为您效劳。”

说完，他像精灵一般冲下楼梯。

当爱德华回到房间时，洛拉正在抽噎。他走到近前。她把额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感情的表露使他感到尴尬，他觉得几乎无法忍受。他不禁轻轻地拍拍她的背，就像对正在咳嗽的孩子所做的那样。

“可怜的洛拉，”他说道，“好啦，好啦……您要理智。”

“哦！让我哭一会儿，这样我舒服点。”

“但还是得知道，您现在想怎么办。”

“您要我怎么办呢？您要我去哪儿？你要我跟谁去说呢？”

“您父母……”

“您了解他们……这样会使他们感到绝望。为了我的幸福，他们已尽了全力。”

“杜维埃呢？……”

“我决不敢去见他。他这么善良。您别以为我不爱他……要是您知道……要是您知道……哦！您说，您没有过于看不起我吧。”

“恰恰相反，我的小洛拉，恰恰相反。您怎么会这样想？”他又开始拍她的背。

“确实，在您身边，我就不再感到羞耻了。”

“您在这儿有几天了？”

“我弄不清了。我活着只是为了等您来。有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现在我感到不能呆在这儿了，连一天也不行。”

她抽噎得更加厉害，几乎是在喊叫，但声音却像哽住那样。

“请把我带走。请把我带走。”

爱德华越来越局促不安。

“您听着，洛拉……您要冷静。那个……另一位……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贝尔纳。”洛拉低声说道。

“贝尔纳过一会儿再上来。来吧，您站起来。不能让他看到您这样。振作点。我们会想出一个办法，我答应您。好吧！把您的眼泪擦干。哭是没有用的。您照照镜子。您的脸通红。用一点水擦擦您的脸。我看到您哭，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瞧！他来了，我听到声音了。”

他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让贝尔纳进来，而洛拉则把背对着他们，在梳妆台前让脸上恢复平静的神色。

“现在，先生，我是否能问您，什么时候我可以收回我个人的衣物？”

他说这话时正视着贝尔纳，嘴唇上仍挂着讥讽的微笑。

“随时奉还，先生，但我还是要向您承认，您失去的这些衣物，我肯定比您更加需要。我相信，只要您知道了我的事，您就会理解这点。您只要知道，从今天早晨起，我就失去了住所、家和家庭，如果我没有遇到您，我就准备跳到河里。今天上午，我跟在您后面走了很长时间，当时您在和我的朋友奥利维埃谈话。关于您的事，他以前和我谈得很多！我当时想和您搭讪。我就寻找一种借口，一种办法……当您把寄行李的收据扔掉时，我为好运而感到庆幸。哦！请别把我看做小偷。我拿走您的手提箱，主要是为了能同您接触。”

这些话，贝尔纳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一种奇特的热情使他的话和他的表情变得生动活泼，人们会说这是善良。从爱德华的微笑可以看出，他觉得这孩子十分可爱。

“那现在呢？……”他问道。

贝尔纳知道自己赢得了地盘：

“那现在，您不是需要一个秘书？我并不认为我做不好这个工作，因为我会十分愉快地去做。”

这一次，爱德华笑了起来。洛拉看着他们两人，感到有趣。

“唷！……这要再研究一下，咱们来考虑考虑。明天您在同一个时间到这里来找我，要是杜维埃夫人允许的话……因为我也有许多事情要同她一起作出决定。我想，您住在一个旅馆里？哦！我不是一定要知道在哪里。这对我并不重要。明天见。”

他向他伸出了手。

“先生，”贝尔纳说道，“在离开您之前，您也许可以让我提醒您，一位可怜的钢琴老教师住在圣奥诺雷区，我觉得他姓拉佩鲁兹，如果您去看他，他会感到十分高兴。”

“啊，一开始就这样，倒是不错，您对您未来的工作了解得十分清楚。”

“那么……真的，您同意了？”

“这事我们明天再谈。再见。”

爱德华在洛拉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了莫利尼埃家。他想见到奥利维埃，以便谈谈贝尔纳。他只看到波利娜，虽说他拼命延长拜访的时间。

当天下午，奥利维埃因他哥哥向他转达的恳切邀请，前往《单杠》的作者帕萨旺伯爵府。

十五

“我正担心您哥哥没有把口信带给您呢。”罗贝尔·德·帕萨旺看到奥利维埃进来就说道。

“我迟到了?”奥利维埃说道。他胆怯地往前走,几乎是踮着脚走。他手里拿着帽子,罗贝尔接了过来。

“您把这个脱掉。别拘束。喏,坐在这把扶手椅上,我想您不会太不舒服。根据座钟,我看一点也没有迟到,但我见到您的愿望,要比这钟走得快。您抽烟吗?”

“谢谢。”奥利维埃说着把帕萨旺伯爵递给他的烟盒推开。他谢绝是因为羞怯,虽说他很想尝尝他看到放在烟盒里的琥珀色的上等香烟,这也许是俄国香烟。

“是的,我很高兴您能来。我担心您要准备考试,无法分身。什么时候考?”

“过十天考笔试。但我花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觉得我准备好了,主要担心考的那天会太累。”

“您现在是否不想做其他事情?”

“不是……只要事情不是太多。”

“我来告诉您,我为什么要请您来。首先,很高兴见到您。那天晚上,在幕间休息时,我们在剧院的休息室谈过一些话……您当时对我说的话,我很感兴趣。您也许记不起来了?”

“不,不。”奥利维埃说道。他觉得当时只说了些蠢话。

“但在今天,我有一些确切的事要对您说……我觉得您认识一

个名叫迪梅尔的犹太人？他是不是您的一个同学？”

“我刚才还和他在一起。”

“啊！你们经常见面？”

“是的，我们约好在卢浮宫见面，讨论出一本杂志的事，他将出任该杂志社社长。”

罗贝尔大笑起来，笑得不大自然。

“啊！啊！啊！社长……他真行！他真快……他真是这样对您说的？”

“他跟我谈这件事已经有很久了。”

“是的，我考虑此事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有一天我偶然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看稿件，他立刻把这事称之为：当主编，我让他去说，并立刻……他就是这样，您不觉得吗？真怪！他需要别人教训他一下……您真的不抽烟？”

“那好吧，抽，”奥利维埃这次同意了，就说道，“谢谢。”

“请允许我对您说，奥利维埃……您是否同意我叫您奥利维埃？我不能把您看做‘先生’，您年纪实在太轻了，另外我和您哥哥樊尚交情很深，所以不能称您为莫利尼埃。那么，奥利维埃，请允许我告诉您，我无限信任的是您的鉴赏力，而不是西迪·迪梅尔的鉴赏力。您是否同意担任这本文学杂志的领导工作？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我的监督之下，至少是在创办的初期。但是，我希望我的名字不要出现在封面上。我以后再对您解释其中的原因……您也许要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嗯？我有上等的波尔图酒。”

他伸手在一张小小的酒菜台子上拿了一瓶酒和两只杯子，并把杯子倒满。

“那么，您看怎样？”

“酒确实很好。”

“我和您说的不是波尔图葡萄酒，”罗贝尔笑着说道，“而是我刚才对您说的事。”

奥利维埃是假装没有听懂。他不想同意得太快，也不想过多地显露出自己的喜悦。他有点脸红，并含含糊糊地说道：

“我的考试使我不……”

“您刚才对我说，您准备考试花的时间不多，”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另外，杂志也不是马上就要出。我甚至在想，是否把杂志推迟到开学时再出。但是，不管怎样，总得先问您一下是否愿意干。在十月份以前要把好几期的稿件都准备好，今年夏天我们必须经常见面，以商量这件事。您这个暑假准备做什么？”

“哦！我不大清楚。我的父母也许要去诺曼底，就像往年的夏天那样。”

“您是否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您是否能和他们分开一段时间？……”

“我母亲是不会同意的。”

“今天晚上我要和您哥哥一起吃饭。您是否允许我同他谈起此事？”

“哦！樊尚，他不和我们一起去。”说完，他觉得这句话是答非所问，就补充道：“另外，这样不会有任何用处。”

“那么，要是能对您妈妈说出充分的理由呢？”

奥利维埃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他十分喜爱他的妈妈，罗贝尔谈到她时的嘲弄口吻使他感到不快。罗贝尔明白自己这一步走得太快了一点。

“那么，您喜欢我的波尔图酒喽，”他换个话题说道，“您是否再来一杯？”

“不，不，谢谢……不过这酒很好。”

“是的，那天晚上，我对您见解的成熟和准确感到十分惊讶。您不想搞文学批评？”

“不。”

“写诗？……我知道您写诗。”奥利维埃又脸红了。

“是的，您哥哥出卖了您。您也许认识愿意为杂志撰稿的其他青年……必须使这个杂志成为团结青年的一面旗帜。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我希望您能帮助我写一篇像宣言那样的介绍文章，指出新的倾向，但不必过于确切。这事我们以后再谈。要选择两三个修饰语，不要新词，要十分常用的旧词，我们将赋予它们全新的含义，并使它们被人接受。福楼拜之后有了‘匀称的和有节奏的’，勒孔特·德·李勒[①] 之后有了‘庄严的和确定的’……啊，您觉得‘生机勃勃的’怎样？……‘无意识的和生机勃勃的’……不行？……‘本原的、健壮的和生机勃勃的’？”

“我觉得还可以想出更好的。”奥利维埃大胆地说道。他面带微笑，但看来不是完全同意。

“来吧，再喝一杯波尔图酒……”

“请您别倒得太满。”

“您看，象征派的最大缺点，是仅仅带来了一种美学。所有重要的流派所带来的，除了一种新的风格之外，还有一种新的伦理学、一种新的规则和新的原则、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以及理解爱情和生活表现的新方式。象征主义者十分简单：他在生活中毫无表现，他不想理解生活，他否定生活，他不去理睬生活。这是荒谬的，您不觉得吗？这些人没有食欲，甚至不爱美食。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是吗？”

奥利维埃已喝完第二杯波尔图酒，抽完第二支烟。他半闭着眼睛，半躺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一声不哼，用微微点头来表示同意。这时，听到有人按铃，一个男仆立刻走了进来，把一张名片递给罗贝尔。罗贝尔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把它放在身边的写字台上：

“好的。请他稍等片刻。”男仆走了出去。“您听着，小奥利维

---

① 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诗人，巴那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品怀古厌世，充满悲观思想，著有《古代诗篇》、《蛮族诗集》、《悲剧诗》等。

埃，我非常喜欢您，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但现在我必须接待一位客人，他想和我单独谈谈。”

奥利维埃站了起来。

“我让您从花园出去，要是您同意……啊！我想起来了：把我的新书送给您，您喜欢吗？我这里正好有一本是用高级荷兰纸印的……”

“这本书我没有等您送就看了。”奥利维埃说道。他不大喜欢帕萨旺的书，就说了这句既不想奉承又表示友好的话来应付。帕萨旺是否在这句话的语调里听出一点轻蔑的味道？他很快就接着说道：

“哦！您别跟我谈这本书。如果您对我说您喜欢它，我就只好怀疑您的鉴赏力或是您的真诚。不，对这本书的缺点，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书我写得太快。说实话，我在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想下面那本书。啊！那本书我可是看重的，我对它看得很重。这点您会看到，一定会看到……我很抱歉，现在您必须让我单独留在这里……除非……不行，不行，我们之间还了解得不多，另外您的父母一定在等您吃晚饭。好吧，再见。回头见……我来把您的名字写在书上。对不起。”

他站了起来，走到写字台旁。当他俯首写字时，奥利维埃往前走了一步，用眼角看了看男仆刚才送来的名片：

维克托·斯特鲁维卢

这个名字他毫无印象。

帕萨旺把一本《单杠》递给奥利维埃，奥利维埃想要看书上的题词。

“这个您以后再看。”帕萨旺把书塞在他的腋下时说道。

奥利维埃走到街上，才看到这摘自书中的章首题词，帕萨旺伯

爵刚才亲手抄写下来，作为给他的题词：

“我求求您，奥兰多，请再走几步。我还没有十分把握，不敢认为自己对您完全理解。”

在下面他又写上：

送给奥利维埃·莫利尼埃，我未来的朋友
罗贝尔·德·帕萨旺伯爵

题词的含义模棱两可，使他想得出神，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解释。

奥利维埃回到家里时，爱德华刚走，他等得不耐烦了。

十六

樊尚的实证文化观使他无法相信超自然的东西，这就使魔鬼获益匪浅。魔鬼不是正面攻击樊尚，而是偷偷地从侧面对他进攻。他的一个巧妙之处，是使我们上当受骗，把失败看做胜利。樊尚认为自己这样对待洛拉，是他的意志战胜他的情感本能的结果，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天生善良，非得要拼命逼着自己才能对洛拉冷酷无情。

我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中樊尚性格的演变，发现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下面列出，以告知读者：

1.动机良好的阶段。为人正直。真心想要弥补所犯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在道德上尽到责任，把他父母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给他开业的钱送给洛拉。这不是自我牺牲？这动机难道不显得合乎情理、慷慨大方、慈善为怀？

2.不安的阶段。顾虑重重。怀疑这笔钱是否够用，这在魔鬼用赢钱的可能性来引诱樊尚时，不就是准备屈从？

3.灵魂的坚定和力量。在输掉这笔钱之后，必须感到自己“超脱厄运”。这种“灵魂的力量”使他能向洛拉承认他在赌博时把钱输光，同时使他和洛拉一刀两断。

4.放弃良好动机。樊尚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必须想出一种新的伦理，而在新的伦理看来，动机良好是在骗人。由于他仍是讲道德的人，所以魔鬼要制服他，必须向他提供能自圆其说的理由。内在论，瞬间整体论，无偿的、即时的和无动机的快乐论。

5.赌赢者的陶醉。对谨慎的蔑视。至高无上。

这时,魔鬼赢了。

这时,自以为自由自在的人,只是为魔鬼效劳的工具。只要樊尚还没有把弟弟交给魔鬼的帮凶帕萨旺,魔鬼是不会罢休的。

然而,樊尚并非坏人。尽管如此,他仍感到不满足、不自在。咱们再来作一些补充:

我认为,人们所说的"异国趣味",就是玛耶女神[①] 绚丽多彩的皱褶,在它面前,我们的灵魂感到自己如同陌路,它使我们的灵魂失去支点。有时,某种美德会进行抵抗,魔鬼在攻击它之前,先让它背井离乡。如果他们不是来到新的天地之中,不是远离他们的父母,不是淡忘他们过去的种种往事以及对他们行为的后果所责的责任,洛拉也许就不会委身于樊尚,樊尚也不会想到要勾引她。也许在他们看来,这种爱情行为,在那里时已不去考虑……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上面说的已经足以使我们对樊尚有更加清楚的了解。

在莉莲身边,他也有背井离乡的感觉。

"你别笑我,莉莲,"他在当天晚上对她说道,"我知道你是不会理解我的,但我需要和你说话,仿佛你会理解我,因为从此以后,我无法使你离开我的思想。"

莉莲躺在低矮的长沙发上,他半卧在莉莲的脚边,爱恋地把头枕在他情妇的膝盖上,她则多情地抚摸着他的头。

"今天上午使我担心的是……是的,也许是害怕。你可以严肃一会儿吗?为了理解我,你是否可以忘却一会儿,不是忘记你相信的东西,因为你什么也不相信,而是忘记你什么也不相信?我也是,我过去什么也不相信,这你知道,什么也不相信,只相信我们自己,只相信你,只相信我,只相信我能和你在一起,只相信依靠你,

---

① 玛耶女神是印度教的虚幻女神,系湿婆神之妻。

我将成为……”

“罗贝尔七点钟来,”莉莲打断了他的话,“这不是为了催促你,但如果你不说得再快一点,那么等到他来的时候,正是你开始说得有趣的时候。我想你是不喜欢在他面前继续说下去的。真奇怪,你觉得今天要这样小心谨慎。你就像一个瞎子,每走一步,都要用棍子在你的脚要踩上去的地方戳一下。然而你看到,我仍然保持庄重。你为什么没有信心?”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信心十足,”樊尚接着说道,“我能做许多事,这点我感觉到了。你看,我做什么都成功。但恰恰是这点使我感到害怕。不,你别说……我整天都在想你今天早上告诉我的关于勃艮第号遇险的情况,以及那些想爬到救生艇上的人被砍掉双手的事。我感到有个人想爬到我的救生艇上——这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在使用你的形象——,但我不让他爬上来……”

“那你是希望我帮你把他淹死,胆小鬼!……”

他没有看她,继续说道:

“我把这人推开,但我听到他的声音……这声音你从未听到过,我是在小时候听到的……”

“这声音在说什么?你不敢再说一遍。这点我不感到惊讶。我敢肯定,这里面有教理。嗯?”

“但是,莉莲,你要理解我:我摆脱这些想法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它们说给你听。如果你要嘲笑,我就只好把这些想法留在我一个人的心里,但它们会把我毒死。”

“那么,你就说吧。”她露出顺从的神色说道。由于他不开口,并像孩子那样把前额藏在莉莲的裙子里,她就说道:“说吧!你在等什么?”

她抓住他的头发,迫使他抬起头来:

“他真的把这事看得认真了,我敢肯定!他脸色苍白。你听着,我的宝贝,要是你想装得像孩子那样,我可是一点也不喜欢。

要什么，就必须去要。另外你知道：我不喜欢作弊的人。你想偷偷地让人爬到你的救生艇上来，但那人根本就不要爬上来，你是在作弊。我愿意跟你玩，但要玩得光明正大，并要告诉你：这是为了使你成功。我认为你能成为重要的大人物，我感到你身上有很大的智慧和力量。我想帮助你。有许多女人把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前程给毁了，但我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你已经对我说过，你想放弃医学，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你曾经感到遗憾，没有足够的钱来这样做……首先，你刚在赌博中赢了钱，五万法郎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但你得保证不再赌博。我会向你提供你需要的所有钱，条件是如果有人说你受人供养，你要听了满不在乎。”

樊尚已站了起来。他走到窗前。莉莲接着说道：

“首先，为了同洛拉一刀两断，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答应给她的五千法郎给她送去。现在你有钱了，你为什么不信守诺言？是否因为你要使自己感到你对她罪孽更加深重？我可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我厌恶粗暴的行为。你是不会干净利落地把别人的手砍下来的。做完这事，我们就到最适合你工作的地方去度过这个夏天。你对我说过罗斯科夫[①]，但我更喜欢摩纳哥[②]，因为我认识亲王，他可以带我们在海上巡航，可以让你在他的研究所里工作。”

樊尚沉默不语。他当时不想告诉莉莲，并在以后才告诉她，在来找她之前，他已去过洛拉绝望地等待着他的那个旅馆。他希望自己能感到终于还清了这笔债，就把那几张她已不再指望得到的钞票塞进一个信封。他把这个信封交给一个侍者，在门厅里等候侍者把信封亲手交给她的确切消息。过了一会儿，侍者走到楼下，把信封又拿了回来，只见洛拉在信封中央写道：“太晚了。”

莉莲按了铃，叫人把她的大衣拿来。女仆出去后，她说道：

---

① 罗斯科夫是法国西北部菲尼斯泰尔省港口城市，濒临拉芒什海峡。

② 摩纳哥是法国东南部国家摩纳哥公国的首府，濒临地中海。

“啊！我想在他来之前告诉你：如果罗贝尔要你用五万法郎去投资，你可要当心点。他很有钱，但总是缺钱用。你去看看：我觉得听到了他汽车的喇叭声。他早到了半个小时，那也好……至于我们刚才说的事……”

“我来得早了，”罗贝尔进来时说道，“因为我想过，到凡尔赛去吃晚饭会十分有趣。您看好吗？”

“不好，”格里菲思夫人说道，“蓄水池[1] 使我感到受不了。我们不如去朗布耶[2]，时间很宽裕。在那里我们吃得要差一点，但我们会谈得更舒服。我希望樊尚给你讲讲鱼类的故事。他知道的故事令人惊讶。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是真的，但这比世界上最好看的小说还要有趣。”

“小说家也许不会这样看的。”樊尚说道。

罗贝尔·德·帕萨旺的手里拿着一份晚报。

“您是否知道，布律尼亚尔刚被任命为司法部办公室主任？这是给您父亲授勋的时候了。”他在转向樊尚时说道。樊尚耸了耸肩。

“亲爱的樊尚，”帕萨旺接着说道，“请允许我告诉您，要是您不请他帮这个小忙——他将会十分高兴地拒绝您——，您会使他非常生气。”

“那您是否先请他给您帮这个小忙？”樊尚回击道。

罗贝尔故意撅了撅嘴：

“不，我献殷勤可不会脸红，即使是为了获得勋章。”然后他转向莉莲：“您要知道，人到四十，既无麻子又无勋章，在今天这种人

---

① 指凡尔赛的蓄水池公馆，1752 年为蓬巴杜夫人而建造。

② 朗布耶是法国伊夫林省城镇，位于凡尔赛西南部，城旁有闻名的别墅和大片森林，是巴黎人喜爱的旅游地。

可是凤毛麟角!”

莉莲微笑着耸了耸肩:

“为了说出一句风趣话,他情愿变成老头!……您说说:这是您下一本书里的一条语录?天会变凉……你们先下去,我穿好大衣后再下来。”

“我以为您不想再见到他了?”樊尚在楼梯上问罗贝尔。

“谁?布律尼亚尔?”

“您以前觉得他这么蠢……”

“亲爱的朋友。”帕萨旺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他在一级楼梯上停了下来,把一条腿抬起来,不让莫利尼埃下去,因为他看到格里菲思夫人下来,希望她听到他的话,“您要知道,经过时间较长的交往之后,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给我留下愚蠢的证据。我可以向您证明,布律尼亚尔经受这个考验的时间,比其他许多人都要长。”

“也许比我要长?”樊尚接着说道。

“尽管如此,我仍是您最好的朋友,这点你看得很清楚。”

“这在巴黎称之为‘风趣’,”莉莲走到他们那里时说道。“您得小心,罗贝尔:它凋谢得比任何东西都快!”

“您放心,亲爱的:词语只有在印刷时才会凋谢!”

他们在汽车里坐好之后,车就开了。由于他们的谈话仍然十分风趣,我无须在此进行转述。他们在一家旅馆露天座上的餐桌旁坐了下来,前面是一座花园,降临的夜幕使花园里阴影密布。由于是夜晚的缘故,他们的话渐渐变得沉闷起来。在莉莲和罗贝尔的催促下,最后只有樊尚一人在说话了。

十七

“我对动物更感兴趣，而对人类却不大感兴趣。”罗贝尔这样说。樊尚回答道：

“也许您认为人类和它们的区别太大。其实，畜牧学中的重大发现，都在人类的认识中引起了反响。这一切都有相似之处，并且相互依赖。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如果自诩为心理学家，不去观察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一无所知，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在您借给我看的龚古尔兄弟[①]的《日记》中，我偶然看到讲述参观植物园[②]中博物陈列室的事，您的这两位可爱的作者在叙述时抱怨大自然或仁慈的上帝缺乏想像力。这种对神明的拙劣亵渎，说明他们智力的愚昧和低下。相反，它是何等丰富多彩。看来，大自然曾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生存和运动方式，使用了物质的各种可能性和规律。古生物以及某些不合理、不雅观的东西逐渐被抛弃，是多好的教训！而某些形体能保留下来，则是因为非常合理！对这些形体的观察，使我明白另一些形体为什么遭到淘汰。甚至植物学也可以使我们得到教益。我观察一根树杈时，发现它每个叶子的叶腋上都有一个叶芽，第二年也会长出叶子。我发现在许多叶芽中，最多只有两个能长出叶子，并因此使其他叶芽枯萎，我不禁想到，人类

① 即爱德蒙·龚古尔(1822—1896)和茹尔·龚古尔(1830—1870)，法国作家，两人共同从事文学创作，逝世时遗赠其大部分财产用于成立龚古尔学会，所写的《日记》共9卷，是记述法国19世纪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珍贵文献。

② 指巴黎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实验室和教学设施周围的公园。

其实也是如此。自然发育的叶芽都是顶芽，就是说，它们离树干最远。只有进行修剪，或者把枝条弯成弓形，使汁液倒流回去，才能使树干附近的叶芽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用这种方法，人们让桀骜不驯的果树结出果子，如果任其自由生长，那么它们就只会长出叶子。啊！一座果园，一座花园，是多好的学校！一个园艺家，往往可以变成一个多么出色的教育家！只要善于观察，在家禽饲养场、狗窝、水族馆、养兔林或牲畜棚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书本里来得多，请相信我，甚至比人类社会里还要多，因为在人类社会里，一切都多少带有虚假的成分。”

樊尚接下来谈选种。他介绍园艺家得到优良苗木的通常方法，他们选择最茁壮的种苗，但有一位大胆的园艺家进行异想天开的试验，他由于厌恶陈规旧俗，或者几乎可以说是为了挑衅，竟然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最为纤弱的苗木，但结果他却得到无与伦比的花朵。

罗贝尔起初心不在焉地听着，仿佛听到的只是一些无聊话，这时却不想再去打断谈话。他的全神贯注使莉莲感到十分得意，仿佛这是对她情夫表示的敬意。

“你应该告诉我们的，”她对他说道，“是那天你对我说的有关鱼类以及它们如何适应海水咸度的事……这事很有意思，对吗？”

“除了某些区域之外，”樊尚接着说道，“这种咸度几乎保持不变，海洋动物一般只能忍受极小的咸度变化。但我上次所说的区域却是没有动物生活的区域。这种区域的海水会大量蒸发，使水同盐的比例减少，或者恰恰相反，不断流入的淡水使盐分稀释，也就是降低海水的咸度，这种区域位于大河的河口附近，或者位于巨大的水流附近，例如人们所说的湾流。在这些区域，被称为**狭盐性**的动物变得有气无力，处于濒危的境地，而由于它们无法抵抗被称为**广盐性**的动物，它们就必然成为后者捕食的对象，**广盐性**的动物喜欢生活在巨大的水流附近，因为那里水的咸度发生变化，**狭盐性**

的动物濒临死亡。你们已经知道了，是吗，狭盐性动物只能生活在咸度相同的海水里，而广盐性动物……”

“则老奸巨猾[1]，”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他把任何想法都归于他自己，在一种理论中只重视他可以利用的成分。

“它们大部分都十分残忍。”樊尚一本正经地补充道。

“我刚才对你说，这抵得上所有的小说。”莉莲兴奋得大声说道。

樊尚犹如变了样，对获得的成功无动于衷。他神情极为严肃，像自言自语那样，用更加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

“最近这段时间最令人惊讶的发现——至少是使我获益最多的发现——，是发现海底动物的发光器官。”

“哦！这事你给我们说说。”莉莲说道。她没有发现她的香烟已经熄灭，刚才给他们端来的冰淇淋也已融化。

“你们也许知道，日光不能射到深海。海底漆黑一片……这广阔的海底，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没有动物生活。后来，从这地狱般的海底捕捞到许多奇特的动物。人们以为这些动物是没有视觉的。在黑暗中难道需要有视觉？显然，它们没有眼睛，它们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在对它们进行仔细研究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它们中有些有眼睛，后来又发现它们几乎都有眼睛，有些甚至还有极其灵敏的触须。人们还要怀疑，感到惊奇：不看任何东西，为什么要有眼睛？敏感的眼睛，但对什么敏感？……人们最终发现，这些最初被认为没有视觉的动物，都会在自己前面和周围放射出自己的光。它们都能照明、发光、照射。夜里人们把它们从海底捕捞上来，倒在船的甲板上，黑暗中发出的光使人眼花缭乱。这犹如移动的、颤动的、五光十色的火光，宛如星体、宝石的闪烁，据亲眼目睹的人对我们说，这光彩夺目的景象真是无与伦比。”

---

① 原文是 dessalés，本义是：盐分减少的。

樊尚不作声了。他们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咱们回去吧，我觉得冷。”莉莲突然说道。

莉莲夫人坐在司机旁边，玻璃窗给她挡住了一点风。两个男人坐在这敞篷汽车的后座，继续他们之间的谈话。在晚餐的所有时间里，罗贝尔几乎一言不发，听樊尚高谈阔论。现在，轮到他说了。

“樊尚老弟，像我们这样的鱼，会在平静的水中死亡。”他开始说道，并拍了一下他朋友的肩膀。他对樊尚有点不拘礼节，但对方要是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就会感到无法忍受。不过樊尚并不想这样做。“您要知道，我觉得您令人惊讶！您会作出多么出色的讲演！我发誓，您应该放弃医学。我真的觉得您不该去开轻泻剂的药方，同病人呆在一起。比较生物学的讲台，或者诸如此类的事，这才是您应该做的……”

“这我已经想过。”樊尚说道。

“莉莲应该能使您得到这个，办法是让她的朋友摩纳哥亲王对您的研究发生兴趣，我觉得亲王是这方面的内行……这事我得和她谈谈。”

“她已经跟我谈过此事。”

“那么，我肯定无法帮您的忙喽？”他装出生气的样子说道，“我正好想请您帮一个忙呢。”

“这将是我给您还债的时候。您以为我十分健忘。”

“什么！您还在想那五千法郎？您已经把这钱还给我了，亲爱的！您现在连一文钱也不欠我了……也许还欠点友情。”他补充这句话的语调近于温柔，并把一只手放在樊尚的胳膊上。“我求您是出于友情。”

“我听着。”樊尚说道。

但帕萨旺立刻叫了起来，反而说樊尚太急：

“您真急！我觉得从这里到巴黎还要很多时间。”

帕萨旺特别善于把他自己的情绪以及他认为最好不要承认的事说成是别人的。另外，他装出离开他话题的样子，就像钓鳟鱼的人那样，为了不惊动鱼，就把诱饵扔得远远的，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之中把它拉过来：

“对啦，我要谢谢您叫您弟弟到我这儿来。我当时担心您把这事给忘了。”

樊尚的手动了一下。罗贝尔接着说道：

“您后来又看到他了？……没时间，嗯？……这倒奇怪了，您怎么还没有问我那次见面的情况？实际上，您对此漠不关心。您对您弟弟完全不感兴趣。奥利维埃在想什么，感觉怎样，他现在怎样，想成为怎样的人，这些事您是决不会去关心的……”

“这是在责备？”

“当然是喽。我不理解也不容许您的冷漠。您生病住在波城，那倒也就算了，您当时想必只想到您自己，自私是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现在……怎么！您身边有个年轻人激情满怀，才智横溢，前途无量，需要的只是建议和支持……”

这时他已经忘记，他也有个弟弟。

然而，樊尚不是傻瓜。这指责夸大其词，使他感到并非十分诚恳，表示气愤是另有目的。他默不作声，静观事态发展。但罗贝尔突然停了下来。他借助于樊尚抽的香烟的火光，发现后者的嘴奇特地撅着，他觉得是在嘲笑，而他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的嘲笑。是否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改变了语调？我在想，是否不如说突然出现直觉，感到他和樊尚之间有一种默契……因此，他玩弄毫不做作的把戏，装出“对您不需要弄虚作假”的样子，继续说道：

“好吧！我和年轻的奥利维埃谈得十分投机。这孩子非常讨我喜欢。”

帕萨旺竭力想吸引樊尚的目光（这时天不是很黑），但后者凝视着前方。

“是这样的，亲爱的莫利尼埃，我想请您帮的小忙……”

这时，他又感到需要停顿片刻，也可以说暂时停止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像一位演员有十分的把握能吸引自己的观众，想要对自己并对观众证明这点。因此，他把身子朝着莉莲前倾，用十分响亮的声音说话，仿佛为了表明他刚才说的话和将要说的话具有机密的性质：

“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能肯定您不会着凉？我们这里有件披风，没有人穿……”

他不等对方回答，又把身子缩到后面，坐在樊尚旁边，再次低声说道：

“是这样：今年夏天，我想把您弟弟带到别的地方去。是的，我对您是直话直说，我们之间又何必转弯抹角？……我无缘认识您的父母，如果您不积极干预，他们是不会让奥利维埃和我一起走的。您也许会想出办法，使他们同意我的要求。我想，您对他们十分了解，应该知道如何来说服他们。您是否愿意帮我这个忙？”

他等待片断，见樊尚一声不响，就继续说道：

“您听着，樊尚……我很快就要离开巴黎……到什么地方去连我自己也还不清楚。我极其需要把一个秘书带在身边……您知道我将创办一本杂志。这事我同奥利维埃说了。我觉得他具有担当这一工作所需的一切才能……但是，我并非只是从自私的观点出发：我是说，我觉得他的全部才能在这里会有用武之地。我请他担任主编……一本杂志的主编，在他这个年龄！……您得承认，这非同寻常。”

“这确实非同寻常，我担心我父母会因此而感到害怕。”樊尚说道，并终于把目光转向他，并凝视着他。

“是的，您说得可能有道理。这事也许最好不要和他们说。您就说，我让他去的旅行既有趣又有益，好吗？您的父母应该知道，他那种年龄的青年需要到别处去看看。总之，他们那边由您去解

决，好吗？”

他喘了一口气，又点了一支香烟，然后仍用刚才的语调继续说道：

“既然您愿意帮忙，我也想为您做一点事。我觉得可以让您获利，是一项特别好的投资……我的一位朋友在大银行里工作，他只是给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留了一点。但是，这事只是我们俩知道，我请您别告诉莉莲。不管怎样，我占的股份十分有限，我不能同时转让给她和您……您昨天晚上的五万法郎？……”

“这钱我已安排好了。”樊尚有点冷淡地说道，因为他记得莉莲的提醒。

“那好，那好……”罗贝尔立刻说道，仿佛有点生气。“我不是非要您这样。”然后，他又装出“我不会怪您”的样子：“如果您改变了主意，就立刻告诉我……因为过了明天下午五点，就已为时过晚。”

自从樊尚不把帕萨旺伯爵当一回事之后，他反倒对这个人极为欣赏。

十八

爱德华日记

二点钟

我的手提箱丢失。这并非坏事。箱子里的东西，我最看重的是我的日记。但我对它看得太重。实际上，这次意外事件，我倒觉得十分有趣。现在，我希望我的本子物归原主。谁会去看它呢？……也许，我把它丢失之后，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这日记记到我动身去英国的时候。在那里，我把所有的事都记在另一本记事册上。现在我回到了法国，那本就不用了。这些我记在新的本子上，我把它放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这是同我一起移动的镜子。我发生的事情，只有当我看到它在这面镜子里照出来时，在我看来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但是，自从我回来之后，我感到自己如在梦中活动。同奥利维埃的那次谈话是多么难受！

而我在事前认为这将会多么愉快……但愿他也和我一样对此不大满意。我自己不会说话，唉！也无法让他开口。啊！能使人全身舒畅的话，说出来是多么困难！心里一旦搀杂情感，脑子就会迟钝、麻木。

七点钟

我的手提箱找到了，或者至少是找到了把我的手提箱拿

走的人。他是奥利维埃最好的朋友，这就在我们之间编织了一张网，只要我把网收紧就行。危险的是我对意外发生的事兴趣盎然，这样就看不到我要达到的目的。

再次见到洛拉。我给人恩惠的愿望，一旦遇到某种困难，一旦需要反对传统、平庸和习俗，就会急剧增加。

拜访拉佩鲁兹老人。来给我开门的是德·拉佩鲁兹夫人。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看到她了，但她立刻就认出了我。（我不认为他们经常接待客人的来访。）另外，她变化不大，但（这是否因为我对她已有成见）我觉得她的面容比以前更加冷峻，她的目光更加尖利，她的微笑更加虚假。

“我怕德·拉佩鲁兹先生无法接见您。”她立刻对我说道，显然是想单独见我。然后，她利用自己耳聋，不等我问她就回答道：

“不，不，您决不会打扰我。请进。”

她把我带到拉佩鲁兹平时上课的那个房间，房间里两扇朝向院子的窗开着。我刚走进房间，她就说道：

“我特别高兴能和您单独谈一会儿。我知道您是德·拉佩鲁兹先生忠实的老朋友，他的状况使我十分担心。他听您的话，您是否能说服他保养身体？在我看来，我反复对他说的那些话，仿佛我在歌唱马尔伯勒[①]。”

于是，她开始没完没了地进行指责：老头也是因为想折磨她，就不保养自己的身体。他不该做的事都去做，他该做的事却什么也不做。他不管什么天气都要出门，却从来不愿意围上围巾。他一日三餐不吃东西：“先生不饿”，她也想不出什么

① 马尔伯勒（1650—1722），英国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中统率英荷联军击败法王路易十四。法国一民歌把他当作英雄，但把他的姓 Marlborough 改成 Malbrough。

办法来促进他的食欲，但到了夜里，他就起床，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不知在做什么吃的东西。

这些事肯定不是老太太编出来的，但我从她说的话中看出，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只因理解的关系，才使人感到难以接受，而现实又是把何等可怕的阴影投射到她狭窄的脑壁上面。但是，老头对老太太的种种照顾和关心，不也是理解错误？结果老太太觉得自己在受苦受难，并认为老头在虐待她。我不想去评论他们，也不想去理解他们，或者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我越是理解他们，对他们的评论就越是克制。总之，这两个人相依为命，却同时又在拼命折磨对方。我经常在一些夫妻中发现，一方性格微乎其微的突起，会使另一方一直受到无法忍受的刺激，因为"共同的生活"总是使突起处在同一个地方受到摩擦。如果摩擦是相互的，夫妻生活就只会像在地狱中那样。

德·拉佩鲁兹夫人戴着黑发紧贴两鬓的假发，她苍白的脸显得更加冷峻，她那又长又黑的露指手套中露出爪子一般的小手指，活像是鹰身女妖。

"他指责我在暗中监视他，"她继续说道。"他总是要睡很长时间，但到夜里，他假装睡觉，当我以为他已睡着时，他就起来。他在故纸堆里翻来翻去，有时一直弄到天亮，一面哭一面看他去世的兄弟以前的信件。他要我对这一切默默忍受！"

然后，她抱怨说，老头想把她送进养老院，而使她更加难受的是，她补充道，老头完全不能独立生活，没有她的照顾无法生活。说这话的语调像是怜悯别人，听起来却十分虚伪。

当她继续倾诉满腹苦楚之时，通往客厅的门在她后面悄悄地打开，拉佩鲁兹走了进来，她却一点也没有听到。在她妻子说最后几句话时，他面带讽刺的微笑朝我看了一眼，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意思是说她是疯子。然后，他十分急

躁，可以说是暴躁，我无法相信他会这样，这看来说明老太太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但这也是因为他要使她听到他的话，就必须提高嗓门）：

“好了，夫人！您应该知道，您说的话使先生感到厌烦。我的朋友不是来看您的。请您走吧。”

于是，老太太表示反对，说她坐着的那把扶手椅是她的，她不会离开它。

“在这种情况下，”拉佩鲁兹冷笑着说道，“如果您允许，那就我们出去。”说完，他朝我转过身来，用变得十分温和的语调说道：

“走吧！咱们让她呆在这儿。”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跟他走进隔壁房间，就是上次来的时候他接待我的那个房间。

“我很高兴您能听到她说话。”他对我说道。“唉！整天就是这样。”

他走过去把窗关好：

“街上这样嘈杂，说话都听不清楚。我老是要去关这两扇窗，德·拉佩鲁兹夫人老是要去开这两扇窗。她说她透不过气来。她总是夸张。她不想知道室外要比室内来得热。我这儿可有一个小小的温度计，但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就对我说这些数字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她非要认为自己有理，即使她明知自己错了。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事是惹我生气。”

在他说话时，我感到他的心态并非完全处于平衡状态。他接下去说时，越来越显得慷慨激昂：

“她在生活中做的种种错事，全都推在我的头上。她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譬如说，噢，我来给您解释：您知道，外部的形象，到了我们脑中，都是倒立的，借助一种神经器官才把它矫正过来。可是，德·拉佩鲁兹夫人没有矫正的器官。在她看

来，什么都是倒的。您看这样是否难受。”

他说明了其中的原因，肯定感到舒服一点，所以我不去打断他的话。他继续说道：

“德·拉佩鲁兹夫人总是吃得过多。但她却说是我吃得太多。刚才，她要是看到我在吃一块巧克力（这是我的主要食品），她就会低声说道：‘老是在啃东西吃！’……她在监视我。她责备我夜里起来偷偷地吃东西，因为有一次她看到我在厨房里冲一杯巧克力饮料……您要我怎么办呢？看到她吃饭时坐在我的对面，低着头在盘子里吃，我就一点胃口也没有了。于是，她就说我难弄，想要折磨她。”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像诗兴大发一般说道：

“我赞赏她对我的责备！……当她坐骨神经痛时，我就替她抱怨。但她不让我说下去，并耸了耸肩：‘您别装出心肠好的样子。’并认为我做什么或说什么，都是为了使她痛苦。”

我们当时坐着，但他一会儿站起来，马上又坐下去，仿佛有一种病态的不安：

“在这些房间里，有些家具是属于她的，另一些是属于我的，这点您是否能想像？您刚才看到她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当按日计酬的女仆来收拾房间时，她就对女仆说：‘不，这是先生的，别去碰它。’有一天，我没有注意，把一本精装的乐谱放在属于她的小圆桌上，夫人看到了就把它扔在地上。书的角都给摔坏了……哦！这不能再长期持续下去了……但是，您听着……”

他抓住我的胳膊，压低声音说道：

“我采取了措施。她一直威胁我，说‘我要是继续这样’，她就到养老院去住。我积了一笔钱，足以支付她在圣佩里娜养老院的费用，据说那家养老院是最好的一家。我现在还在教的几节课，几乎是毫无收入。过一些时候我将完全没有收

人，我就只好动用这笔钱，虽说我不愿意。于是，我就作出一个决定……那将在三个多月之后。是的，我确定了日期。您要知道，当我想到每过一个小时我就更加接近这个日期，我感到多么欣慰。”

他已经朝我俯下身子，这时又朝我靠近一点：

“我还搞了一份年金证书。哦！钱不是很多，但我不能再多放一点。这事德·拉佩鲁兹夫人并不知道。证书在我写字台里，放在一只写着您名字的信封里面，还做了必要的说明。我是否能请您帮助我？我对这种事一无所知，但我去找的一个公证人告诉我，在我孙子成年之前，年金是不能直接付给他的，只有在他成年之后才能把证书转让给他。我想，我们是老朋友，请您帮忙促成此事，不会是过分的要求。公证人，我就是不信！……您要是希望我放心，就立刻把那只信封拿走……好的，是吗？……我去把它拿来。”

他像平时那样用小步跑出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只大信封。

“请您原谅，我把信封盖上了封印，这是手续。您拿着。”

我对它看了一眼，只见在我的名字下面用美术体写着：“**请在我死后启封。**”

“请快把它放进您的口袋，我知道它在那里才会安全。谢谢了……啊！我等您真是等得望眼欲穿！……”

我往往感到，在如此庄严的时刻，我身上一切仁慈的情感都会让位于一种鬼魂附身的兴奋感觉，我因此而感到自己崇高伟大，或者确切地说：摆脱了私利的束缚，仿佛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性。不曾有过这种感觉的人当然是无法理解我的。但我感到，拉佩鲁兹是理解这点的。我要推辞一下是多余的，在我看来也是失礼的，所以我只是紧紧地握住他伸给我的手。他的眼睛闪耀着奇特的光芒。他的另一只手，就是刚才拿信

封的那只手，拿着一张纸条：

“我在这上面写着他的地址，我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萨斯费。’您知道这地方？那是在瑞士。我在地图上找过，但没有找到。”

“是的，”我说道。“那是马特峰[①] 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那地方很远吗？”

“也许没有远到我不能去。”

“什么！您要去那儿？……哦！您真好，”他说道，“我可太老了。另外，我也不能去，原因是他母亲……然而，我感到我……”他犹豫不决，在寻找恰当的词语，然后接着说道：“……我就会安心地走，只要能见他一面。”

“可怜的朋友……只要人力所及，可以把他给您带回来，我就会做到……您一定能见到小鲍里斯，我向您保证。”

“谢谢……谢谢……”

他激动地把我抱在怀里。

“但是，请您答应我别再去想……”

“哦！那是另一回事。”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然后，他仿佛不想让我再提此事，就转移我的注意力，并立刻说道：

“您想想，有一天，我以前一个女学生的母亲要请我去看戏！那大约是在一个月以前。是法兰西剧院的一次日场演出。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进剧场了。演的是维克托·雨果的《艾那尼》。您知道吗？看来演得非常好。所有的人都看得着了迷。但我却有说不出的痛苦。要不是出于礼貌，我是决不会留下来的……我们当时坐在一个包厢里。我的朋友们竭力让我平静下来。我真想质问那些观众。哦！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怎么能这样？”

---

① 马特峰是阿尔卑斯山系最著名的山峰(4478 米)，地跨瑞士—意大利边界。

我起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问道：

“您觉得演员不好？”

“当然喽。他们怎么敢在舞台上演这种卑鄙无耻的东西？……而观众还要鼓掌！剧场里有孩子，那些父母了解这出戏，却把孩子带来……真可怕。而这种东西又是在国家津贴的剧院里演出！”

这个善良的人的愤怒使我感到有趣。这时，我几乎要笑出声来。我提出异议，说戏剧艺术不可能不描写热烈的爱情。他也反对我的看法，说描写热烈的爱情必然是伤风败俗的例子。争论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时，我把这哀婉动人的故事和乐队中铜管乐器的奔放进行比较：

“譬如说，贝多芬某个交响乐中长号的入场曲，您是十分欣赏的……”

“那长号的入场曲，我一点也不欣赏。”他极其激愤地大声说道。“您为什么要我欣赏我觉得难受的东西？”

他浑身发抖。他说话的声音愤怒，几乎带有敌意，使我感到意外，看来也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用比较平静的语调接着说道：

“现代音乐的全部努力，是使我们最初认为不协和的某些和弦变得可以接受，这点您是否发现？”

“正是，”我回答道，“最终一切都应变为和归结为和谐。”

“和谐！”他耸了耸肩重复道。“我只是觉得这是使人习惯于恶和罪。感觉迟钝了，纯洁被玷污了，反应不那么灵敏了。人们容忍、接受……”

“听到您的话，人们就不敢再给婴儿断奶了。”

但他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继续说道：

“如果人们能恢复青年时代的执着，那么，他们最感到气愤的将是他们现在变成的样子。”

时间已经过晚，我们无法再进行神学方面的讨论，我想重新把他引到他的本行：

“您不认为应该对音乐进行限制，只让它表达宁静的东西？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和弦就已足够：一个连续的完全和弦。”

他握住我的双手，仿佛精神恍惚，目光消失在一种崇拜之中，并重复了好几次：

“一个连续的完全和弦，是的，正是这个：一个连续的完全和弦……但我们的整个宇宙却处在不协和之中。”他伤心地补充道。

我向他告辞。他一直送我到门口，在同我吻抱时，仍在低声说道：

“啊！和弦的解决[①]，可得等待！”

① “解决”为音乐术语，指和声中不协和音向协和音的进行。

第二部　萨斯费

一

贝尔纳给奥利维埃的信

老兄：

我首先要告诉你，毕业会考我不考了。你没有看到我去考，就会知道此事。我等到十月份再去考。我有了出去旅行的惟一机会。我马上就接受了，并不感到后悔。当时得立刻作出决定，我没有时间进行考虑，甚至来不及和你告别。我的旅伴在出发前没有去看你，请我就此事向你表示歉意。你知道是谁带我去的？这点你已经猜到……是爱德华，你著名的舅舅，我在他到达巴黎的那天下午遇到了他，当时的情况相当离奇、耸人听闻，这事我以后再对你说。这次奇遇中的一切都非同寻常，我回想起来，就会神魂颠倒。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把这事写信告诉你的是我，同我一起在瑞士的是爱德华和……好吧，总得把一切都告诉你，但你看了之后一定要把我的信撕掉，这些事只能让你知道。

你想想，那个被你的哥哥樊尚抛弃的可怜女人，就是一天夜里你听到在你房门外抽噎的女人（当时你真傻，没有给她开门，请允许我对你直说），正是爱德华的好友，弗代尔的亲生女儿，你的朋友阿尔芒的姐姐。这一切我是不应该对你说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女人的名誉，但要是我

不把此事告诉任何人，我就会难受得要命……再说一遍：这事只能让你知道。你已经知道，她是在不久前结婚的。你也许知道，她结婚后不久就病了，到南方去治疗。她是在那里的波城认识樊尚的。这点你可能也知道。但你所不知道的，是那次相识有了结果。是的，老兄！你那个笨拙的哥哥让她怀了孩子。她怀着身孕回到巴黎，不敢再去见自己的父母，更不敢回到丈夫的家里。然而，你哥哥把她给抛弃了，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不想对你议论此事，但我要告诉你，洛拉·杜维埃对他没有丝毫的责备和怨恨。相反，她尽量想出种种理由来原谅他的所作所为。总之，这是个十分贤惠的女人，生性非常善良。还有一个人也十分善良，那就是爱德华。由于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哪儿去，他就提出让她一起去瑞士，同时，他又提出让我陪他们去，因为他对她只有友情，觉得和她单独旅行有不便之处。我们三人就动身走了。这事是当即决定的，时间正好来得及准备他的行李和购置我的衣服（你知道，我离家时什么也没带）。当时爱德华对人如何体贴，你是无法想像出来的。另外，他总是对我说，是我在帮他的忙。是的，老兄，你没有骗我：你舅舅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旅行相当艰苦，因为洛拉感到很累，她的身体（她怀孕已满两个月）需要精心照顾，而要到达我们决定去的地方（这事说来话长），一路上又相当难走。另外，洛拉不肯小心谨慎，也往往使事情变得复杂。得遍着她小心。她反复说道，出了事故，那可是她最高兴看到的事。你想想，我们得如何细心照顾她。啊！我的朋友，这女人多好！我感到认识她之后我已判若两人，有些想法我不敢说出，有些念头我得要忍住，因为我会因配不上她而感到羞愧。是的，在她身边，你仿佛只能有高尚的想法。尽管

如此，我们三人之间的谈话仍然十分自由，因为洛拉完全不是假装正经的女人，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说，但我向你保证，在她面前，有许多事我是根本不会乱说的，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这些事十分重要。

你会认为我爱上了她。啊！老兄，你没有看错。真傻，是吗？你看，我爱上了一个怀孕的女人，这女人我自然尊敬，连手指也不敢去碰她一下。你看，我变得生活放荡……

我们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我们给洛拉租了一乘轿子，因为车子无法开到这里），来到了萨斯费，但旅馆只能给我们两个房间，一个是大房间，有两张床，另一个是小房间，跟旅馆老板说好由我来住，因为洛拉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就冒充是爱德华的妻子，但每天夜里小房间由她来睡，我跑到爱德华的大房间去睡。每天早上，就得大搬家，以蒙蔽侍者。好在这两个房间是相通的，这样事情就方便多了。

我们在这里已有六天。我到现在才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刚到时感到不知所措，我得把自己给调整好。我现在才开始习惯。

爱德华和我已在山上走了几次，十分有趣，但说句老实话，这个地方我不是非常喜欢，爱德华也是这样。他认为景色“壮丽”。实际上确实如此。

这里最好的东西是呼吸的空气，空气洁净，可以净化你的肺部。但我们也不想让洛拉单独呆在那里的时间过长，不用说，她是不能陪我们去的。旅馆中的生活相当有趣。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我们交往得最多的是一个波兰女医生，她和女儿一起在这里度假，还带着一个别人托付给她的男孩。我们一直来到这里，可以说是为了找到这

个男孩。他患有一种神经病，女医生用一种全新的方法为他治疗。但是，对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男孩最为有益的，却是对女医生的女儿疯狂的爱，女孩比他大几岁，是我平生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他们朝夕相处，从不分开。他们俩在一起时都非常乖，没有人想到要去说他们的笑话。

我没有很好地用功，自动身以来还没有打开过一本书，但考虑得很多。爱德华的谈话妙不可言。他不大直接和我说话，虽说他表面上把我看做秘书，但我听他和别人谈话，特别是和洛拉的谈话，他喜欢把他的计划说给她听。你无法想像我从中获得多大益处。有几天我在想，我理应把这些记录下来，但我觉得我什么都能记住。有几天我非常想你。我心里在想，应该来这里的是你，但我对自己遇到的事并不后悔，也不希望会有丝毫的变化。你至少要相信，我不会忘记我是依靠你才认识爱德华的，我的幸福全归功于你。当你再次见到我时，我觉得你会认为我变了，但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星期一

又及：我们长途登山后刚回来。攀登哈拉林。向导和我们系在同一根安全绳上，冰川、峭壁、雪崩等等。睡在周围都是积雪的高山小屋里，同其他旅游者挤在一起，不用对你说，我们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拂晓前就出发了……好吧！老兄，我不再说瑞士的坏话了：当你在山上时，你就看不到任何耕作、任何植物，就会忘记人类的贪婪和愚蠢，你就想歌唱、大笑、哭泣、飞翔，就想把头伸到天上或跪倒在地。我吻抱你。

贝尔纳于星期三

贝尔纳过于耿直，过于淳朴，过于纯洁，他对奥利维埃了解过少，根本不会料到这封信会唤起奥利维埃的许多丑陋情感，这些情感如同汹涌的海流，其中混杂着怨恨、绝望和狂怒。他感到自己同时从贝尔纳的心中和爱德华的心中被排除出去。他这两个朋友的友谊排斥了他的友谊。特别是贝尔纳信中的一句话，如果贝尔纳预感到奥利维埃会对这句话如此理解，他是决不会写下来的："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反复想道。于是，可恶的嫉妒之蛇在他心中伸展开来，蜷曲起来。"他们睡在同一个房间！……"他有什么事不能立刻想像出来？他的脑子里充满着淫秽的幻象，他甚至不想把它们驱逐出去。他不是特别嫉妒爱德华或贝尔纳，而是嫉妒他们两人。他依次对他们进行想像，或者同时对他们进行想像，对他们俩都感到羡慕。他是在中午十二点收到这封信的。"啊！是这样……"他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反复想道。第二天上午，他急忙赶到罗贝尔家里。帕萨旺伯爵正等待他的光临。

二

爱德华日记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小鲍里斯。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他来到旅馆的平台上，用望远镜观看群山，望远镜装在一根枢轴上，是供旅客们用的。我立刻认出了他。过了不久，一个长得比鲍里斯稍高的小女孩来找他。我坐在落地窗开着的大厅里，离他们很近，把他们的谈话听得一字不漏。我很想和他谈话，但我觉得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先同小女孩的母亲进行接触。她是波兰医生，别人把鲍里斯托付给她，她也十分仔细地对他进行护理。小勃罗尼娅长得漂亮，她大约十五岁。她梳着两条很粗的金发辫，一直拖到她的腰部。她的目光和说话的声音不像凡人，而像天使。我记下了这两个孩子的话：

“鲍里斯，妈妈要我们最好别去碰望远镜。你来散散步好吗？”

“是的，我要。不，我不要。”

这两句相互矛盾的话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勃罗尼娅只记住第二句话，就问道：

“为什么？”

“天气太热，天气太冷。”（这时他已放开望远镜。）

“哦，鲍里斯，你要听话。你知道，我们一起出去，妈妈会高兴的。你把帽子放在什么地方了？”

“Vibroskomenopatof. Blaf blaf.”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那你为什么要说?”

“要让你听不懂。”

“要是这没有意思,我不懂也无所谓。”

“但要是这有意思,你还是不懂。”

“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让别人听懂。”

“我们造几个词玩玩,只有我们俩听得懂,你说好吗?”

“你首先要把法语说好。”

“我妈妈她会说法语、英语、古罗马语、俄语、土耳其语、波兰语、意大利镜语、西班牙语、老古董语和克西克西图语[①]。”

这些都说得很快,犹如诗兴大发一般。

勃罗尼娅笑了起来。

“鲍里斯,你为什么总是不说真话?”

“我对你说的话,你为什么老是不相信?”

“你说真话,我就相信。”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真话? 那天你对我说起天使,我很相信你。你说说,勃罗尼娅:你是否相信我只要拼命祈祷就能看到天使?”

“你也许能看到他们,只要你改掉说谎的习惯,只要上帝愿意让你看到他们,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看到他们才向上帝祈祷,上帝就不会让你看到他们。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坏,我们就会看到许多非常美好的东西。”

“勃罗尼娅,你不是坏人,所以你能看到天使。我可永远

---

① 原文为 l'italoscope(意大利镜语),le perruquoi(老古董语)和 le xixiton(克西克西图语),均为杜撰的词。

是坏人。”

“你为什么不想不再做坏人？我们一起走到(下面是我不知道的一个地名),在那里我们俩向上帝和圣母祈祷,请他们不让你再做坏人。”

“好的,不好。你听着:我们去找一根棍子,你拿着一端,我拿着另一端。我闭上眼睛,我答应你,等我们走到那里之后,我再把眼睛睁开。”

他们走开了,当他们在平台的阶梯上往下走时,我还听到鲍里斯在说:

“是的,不是,不是那一端。你等等,我把它擦一下。”

“为什么?”

“我摸过了。”

索弗罗尼斯卡夫人走到我身旁时,我刚独自吃完早饭,正要想办法同她搭讪。我意外地看到她手里拿着我最近出的那本书。她一面极其和蔼可亲地微笑着,一面问我,她这时高兴地与其说话的人,是否正是该书的作者,然后立刻开始对我的书进行长时间的评论。她的评论,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在我看来都要比我经常听到的那些评论来得高明,虽说她的观点根本不是文学的观点。她对我说,她感兴趣的除了心理学问题之外,几乎只有能从新的角度来对人的灵魂进行的阐述。但是,她补充道,不满足于陈旧的心理学的诗人、剧作家或小说家又是何等稀少。(我对她说,惟有这种心理学才能使读者感到满意。)

小鲍里斯是他母亲托她在暑假期间照料的。我没有透露出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他十分娇嫩,”索弗罗尼斯卡夫人对我说,“他母亲的社交关系对他毫无好处。她说要和我们一起到萨斯费来,但我同意照管这孩子的条件,是要她把孩子完

全交给我来管，否则我的治疗就不能奏效。”——“您想想，先生，”她继续说道，“她让这孩子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使他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父亲死后，这个女人得要挣钱糊口。她只会弹钢琴，我应该说，是个无与伦比的演奏家，但她技法过于细腻，不能博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她就决定唱歌，在音乐会唱，在游乐场唱，登台演唱。她把鲍里斯带到她的化妆室。我觉得剧院中矫揉造作的气氛是这孩子精神失常的重要原因。他母亲很喜欢他，但说实话，他最好不要再和她一起生活。”

“他到底怎么啦？”我问道。

“您想知道他所患疾病的名称？啊！我要是把一个漂亮的医学术语说给您听，您还是弄不清楚。”

“那您就告诉我他有什么不舒服。”

“他有许多小的精神障碍，有恶癖，有怪癖，就是说，他是个神经质的孩子，通常的治疗方法是让他在室外休息，注意保健。当然，一个健壮的身体不会让这种障碍有产生的可能性。但是，身体虚弱即使会促使这种障碍产生，却并非是它们产生的确切原因。我认为，这种障碍的根源一般都是一个人因某个事件而初次受到精神上的震动，因此必须弄清这个事件。病人一旦知道了这个原因，他的病也就治好了一半。但是，这个原因往往被病人遗忘，仿佛隐藏在疾病的阴影之中。我要到这隐藏的地方去寻找它，把它带到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带到视野之中。我认为，清澈的目光可以把意识洗刷干净，犹如阳光能使污染的水变得纯净。”

我把我在昨天偶然听到的谈话告诉索弗罗尼斯卡，根据那次谈话，我觉得鲍里斯的病根本没有治好。

“对于我需要了解的鲍里斯的往事，我也是根本不了解。我是在不久前才开始我的治疗的。”

“您的治疗包括什么?”

“哦! 只是让他说话。我每天和他一起呆上一两个小时。我问他,但问得很少。主要是要得到他的信任。我已经知道许多事情。我又预感到其他许多事情。但这孩子还在自卫,他感到羞愧,我要是过于着急,过于坚持,想立刻得到他的信任,我就会适得其反,不能使他完全信赖于我。他就会抗拒。只要我无法改变他的保留态度和羞耻之心……”

她对我说的那种调查在我看来是侵权行为,我忍不住要进行抗议,但我的好奇心占了上风。

“这是否意味着您期待这孩子说出什么淫秽的事?”

这次轮到她来抗议。

“淫秽的事? 这就像让医生听诊一样,说不上淫秽下流。我什么都要知道,特别是病人最想隐瞒的事。我必须使鲍里斯最终供认不讳,在做到这点之前,我无法把他的病治好。”

“您是猜想他有事要向您供认喽? 请原谅,您是否肯定没有向他暗示,要他说出您希望他供认的事情?”

“这种担心我始终存在,因此我并不急于求成。我曾看到一些笨拙的预审法官在无意中把完全捏造的证据说给一个孩子听,孩子在审讯的压力之下心甘情愿地撒谎,使想像出来的罪行弄假成真。我的职责是听其自然,特别是不作任何暗示。这就必须有极大的耐心。”

“我觉得,方法在这里是否有效,就要看医生是否能干。”

“这话我可不敢说。我可以向您保证,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做到运用自如,就可以未卜先知,您要是喜欢,也可以说是直觉。另外,有时也会沿着错误的线索去走,问题是不要坚持错误。噢,您知道我们所有的谈话是怎么开始的? 鲍里斯先要把他在夜里做的梦说给我听。”

“谁对您说他不会编造呢?”

“他会编造？……病人的想像编造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有揭示作用。”

她沉默片刻，然后继续说道：

“**编造，病人的想像**……不！不是这样。词语会泄露出我们的思想。鲍里斯在我面前把他做的梦大声说出来。每天早上，他都愿意在一个小时里处于半睡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我们看到的形象不受到我们理智的控制。它们聚集和结合在一起，不再按照通常的逻辑，而是按照出人意料的亲和力。特别是它们符合一种神秘的内心要求，就是必须弄清的那种要求。而一个孩子的这种胡言乱语使我了解到的情况，远远多于脑子最清楚的人所作的最明智的分析。有许多事是理智难以捉摸的，如果有人为了理解生活，只是使用理智，那么此人就像以为能用火钳把火钳住那样。他看到自己面前只有一块立即停止燃烧的木炭。”

她又停了下来，并开始翻阅我那本书。

“你们对人的灵魂的了解多么肤浅。”她大声说道。然后，她又突然笑着补充道：“哦！我不是专门说您，我说‘你们’，是指小说家们。你们的大部分人物仿佛是空中楼阁，他们没有基础，也没有地下层。我真的觉得在诗人那里可以找到更多的真实，只是用智力来创造的东西都是假的。我在这里说与我无关的事……您是否知道我为什么在鲍里斯的问题上迷失方向？那是因为我认为他十分纯洁。”

“为什么您说自己因此而迷失方向？”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该到何处寻找病根。像这样的精神错乱，十例中有九例的病根是羞于启齿的重大秘密。”

“这种秘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我说道，“但不会使我们全都生病，谢天谢地。”

这时，索弗罗尼斯卡夫人站了起来，她看到勃罗尼娅在窗

前走过。

“瞧，”她指着勃罗尼娅说道，“这才是鲍里斯真正的医生。她在找我，我得跟您分手了，但我还会见到您的，是吗？”

另外我还知道，索弗罗尼斯卡指责小说没有向她展示的是什么。但是这里，她没有注意到某些艺术上的原因，某些重要的原因，我因此认为，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

我把洛拉介绍给索弗罗尼斯卡夫人。她们看来谈得很投机，我感到十分高兴。当我知道她们在一起闲聊时，我独自走开就没什么顾虑。我感到遗憾的是贝尔纳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年龄相同的伴儿，但他准备考试，每天至少要花好几个小时。我可以继续写我的小说。

三

虽然从表面上无法看出，两人又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都在“各尽其能”，爱德华舅舅和贝尔纳之间的关系只能说部分满意。洛拉也并不感到满意。她又怎么会满意呢？情况迫使她扮演她无法胜任的角色，她的诚实使她感到这种角色十分别扭。她就像那些贤妻良母，多情而又温顺，需要把礼仪作为倚靠，自从改变身分以来，一直感到浑身不舒服。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同爱德华的关系很不自然。她特别感到痛苦的，也就是她一想到就会感到无法忍受的，是她全靠这个保护者来养活自己，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她没有给予他任何回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爱德华没有要求她作出任何回报，而她却感到自己准备把一切都给予他。蒙田[①] 曾引述塔西佗[②] 的话：“恩惠只有在能够偿还时才受之愉快。”也许这话只适用于高尚的人们，但洛拉肯定是这样的人。她想要使人受惠，却不断受惠于人，这就使她对爱德华感到生气。另外，当她回忆往事时，她感到爱德华欺骗了她，他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种她至今仍觉得难以消除的爱，然后却逃避这种爱，使它无所依附。不正是这种潜在的原因，使她犯下种种错误，在爱德华的指引下顺从地同杜维埃结了婚，不久之后又放任自流，在春天受人诱惑？她应该承认，即

① 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反对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原罪说，主要著作为《随笔集》。

②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曾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等。

使在樊尚的怀抱里，她想的仍是爱德华。她无法解释她喜欢的男人为什么这样冷淡，于是她就觉得自己应该负这个责任，并认为如果她长得更美或更加大胆，就可以使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对他恨不起来，就指责自己，贬低自己，否定自己的一切长处，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理由，也不再有任何美德。

咱们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这种野营般的生活，由于房间的安排而受到限制，在她的两个旅伴看来可能十分有趣，却大大伤害了她的廉耻之心。她看不出有任何办法能摆脱这种状况，但这种状况也很难持续下去。

洛拉只有在贝尔纳面前，觉得自己像他的教母或姐姐，有了新的义务，才感到一点安慰和快乐。她感觉到这个相貌清秀的少年对她的崇拜，她受到的这种崇拜使她不再在蔑视自己和厌世的斜坡上往下滑，这种蔑视和厌世会使优柔寡断的人们作出过激的决定。每天早晨，贝尔纳如果不在黎明前出发去登山(因为他喜欢早起)，就在她身边复习整整两个小时的英语。他将在十月份进行的考试是个合适的借口。

确实，不能说秘书的工作占据了他很多的时间。这工作很不明确。贝尔纳在担任这个工作之后，以为自己会坐在写字台前，按爱德华的口述写作，或是誊清手稿。但爱德华从不口述，手稿即使有，也一直锁在箱子里。贝尔纳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里都是自由的，但由于更好地使用他那只等别人来发挥的工作热情完全是爱德华的事，所以贝尔纳对自己闲来无事，以及对由于爱德华的慷慨大方他才过上的这种相当宽松的生活，并没有感到过于不安。他决定不让自己因顾虑重重而局促不安。他相信的我不敢说是天意，但至少是他的福气，他理应得到某种幸福，犹如呼吸空气的肺部理应得到空气一样。爱德华是这种幸福的赐予者，就像在波舒哀看来，讲道者是神的智慧的赐予者那样。另外，现在的生活，在贝尔纳看来是暂时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总有一天可以偿还这笔债，只要他售

出他估量自己心中蕴藏的大量财物。他感到恼火的，主要是爱德华没有发挥他的某些才能，这些才能他感到他身上有，在爱德华身上却无法看到。“他不善于对我使用。”贝尔纳想道。他强压着自己的自尊心，并立刻明智地补充道：“算了。”

那么，爱德华和贝尔纳之间的尴尬关系从何而来？在我看来，贝尔纳是那种在对抗中才能找到自信的人。他无法忍受爱德华对他施加的巨大影响，所以在他必须屈从于这种影响时，他就进行反抗。爱德华丝毫也不想让他屈从，一旦发现他脾气倔强，随时准备自卫或至少是保护自己，就一会儿恼火，一会儿伤心。于是他就产生了疑问，他把这两个人带来是否失策，因为他把他们聚在一起，看来是为了让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他无法了解洛拉内心深处的感情，就把她的回避和缄默看做冷淡。他要是了解到她内心的感情，就会感到十分尴尬，这点洛拉是清楚的，因此她那不被重视的爱情，只能消耗在隐蔽和沉默上面。

吃茶点的时候，他们三人通常都聚集在大房间里。在他们的邀请下，索弗罗尼斯卡夫人往往也来参加，主要是在鲍里斯和勃罗尼娅一起出去散步的那些日子。他们虽然年纪很小，她仍让他们自由活动。她完全相信勃罗尼娅，知道她非常谨慎，特别是和鲍里斯在一起的时候，而鲍里斯也特别听她的话。这地方是安全的，因为他们肯定不会冒险上山，也不会去攀登旅馆附近的悬崖。有一天，这两个孩子得到允许，可以一直走到冰川脚下，条件是不能离开公路，索弗罗尼斯卡夫人则应邀参加茶点，并在贝尔纳和洛拉的鼓励下，大胆地请爱德华向他们谈谈他未来的小说，如果他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

“一点也不会，但是我无法对你们说。”

然而，当洛拉问他“这本书会同什么相像”（这问题显然提得愚蠢）时，他看起来像是要生气了。

“同什么也不像。”他大声说道。然后，他仿佛等待的就是这种

挑衅，立刻接着说道："为什么还要做其他人在我之前已经做过的事，做我自己已经做过的事，做别人可能会做的事呢？"

爱德华说出了这话，就立刻觉得他说得失礼、过激和荒谬，至少他觉得这话失礼和荒谬，或者说，他至少担心贝尔纳会有这样的看法。

爱德华性情暴躁。只要别人对他谈起他的工作，特别是让他谈论自己的工作，他就会像发疯一样。

他非常看不起那些作者常有的自命不凡，并尽量防止自己这样，但他喜欢用别人的尊重来充实自己的谦虚，一旦失去这种尊重，谦虚就立刻分崩离析。贝尔纳的尊重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爱德华立刻在他面前让自己的诗神天马直跺脚，是否是为了得到这种尊重？结果却是失去尊重的最好办法。这点爱德华清楚地感觉到，他心里想到，并不断提醒自己，但不管下定什么决心，只要他来到贝尔纳面前，他的所作所为就和他心里想的恰恰相反，他说话的方式，他自己也立刻感到荒谬绝伦（实际上确实如此）。别人凭什么认为他喜欢他？……不，我可不信。只要有那么一点虚荣心，就可以使我们撅嘴皱眉，也可以使我们一往情深。

"是否因为在所有文学体裁中，"爱德华开始高谈阔论，"小说最为自由，**最无法无天**[①]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由于害怕这种自由（因为对自由最为向往的那些艺术家，在得到自由之后，往往变得惊慌失措），小说才总是惶恐不安地紧紧抓住现实不放？我说的不仅是法国小说。同英国小说一样，俄国小说不管如何不受约束，却仍然趋同附炎。它预料的惟一进步，就是更加接近自然。小说从未有过尼采[②] 所说的'轮廓的巨大侵蚀'，而故意脱离生活，

① 原文为英语。

②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

使希腊剧作家的作品或法国十七世纪悲剧具有一种风格。你们是否知道有什么作品比这些剧作更加完美，表现的人情更加深刻？但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地表现人情，它们就不以表现人情来炫耀自己，或者至少不以表现真实来炫耀自己。这才是艺术作品。”

这时，爱德华已站了起来，他很怕自己显得像在讲课，就一面说话一面倒茶，然后又踱来踱去，或是在他的杯子里挤一点柠檬汁，但还是继续说道：

“由于巴尔扎克是天才，由于任何天才看来都给自己的艺术带来最终的和独一无二的解决办法，因此有人就宣布，小说的特点是‘同户籍竞争’。巴尔扎克构建了他的作品，但他从未认为自己建构了小说的法典，他关于司汤达的那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同户籍竞争！仿佛人世间的丑鬼和粗人还不够多！我同户籍有什么关系！身分就是我这个艺术家，不管是否入籍，我的作品都不想同任何东西竞争。”

爱德华激动起来，也许是有点装出来的，这时又坐了下去。他装出对贝尔纳毫不注意的样子，但他的话却是为他而说的。如果单独和他在一起，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要感谢这两个女人的促进作用。

“有时我觉得，在文学中我最为欣赏的，就是像拉辛[①] 的作品中米特拉达梯[②] 同他两个儿子的争论那样的东西。人们清楚地知道，一个父亲和几个儿子这样谈话，是从未有过的事，然而（我应该说：正因为如此），所有的父亲和所有的儿子都可能从中认出自己。确定了地点和特点，就是作出了限制。心理的真实都是特殊的，这话不错，但艺术却都是普遍的。全部问题恰恰都在这里：用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安德洛玛刻》、《以斯帖》、《淮德拉》等。

② 即米特拉达梯六世（约前132—前63），小亚细亚本都王国国王，拉辛的五幕悲剧《米特拉达梯》（1673）中的人物。

特殊来表现普遍，让特殊来表现普遍。对不起，我可以点烟斗吗？”

“您点吧，您点吧。”索弗罗尼斯卡说道。

“好吧！我希望写的一部小说，就像《亚他利雅》、《伪君子》或《西拿》[①] 那样，既是真实的，又远离现实，既特殊又普遍，既有人情又是虚构的。”

“那……这部小说的主题？”

“它没有主题。”爱德华生硬地接着说道。“这也许是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我的小说没有主题。是的，我很清楚，我说的话显得愚蠢。要是你们喜欢，咱们就说：不会有一个主题……‘生活的一个切面’，自然主义派这样说。这个流派的最大缺点，是切出它的切面总是从同一个方向，从时间的方向，即纵向。为什么不从横向切？或者从深度切？从我来说，我可一点也不想切。你们要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想把什么东西都放进这部小说。不在任何地方剪掉它的内容。这小说我已写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把什么都放进去，我什么都想放进去：我看到的，我知道的，我从别人的生活中和我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

“这些都具有某种风格？”索弗罗尼斯卡问道。她装出兴致盎然的样子，但无疑带有讽刺的味道。洛拉不禁莞尔一笑。爱德华微微耸了耸肩，接着说道：

“我想做的甚至不是这个。我想做的，一方面是描绘现实，另一方面是描绘使现实具有一种风格的努力，就是我刚才对你们说的那种努力。”

“可怜的朋友，您会让您的读者感到极其无聊。”洛拉说道。她无法掩盖她的微笑，就索性哈哈大笑。

“决不会这样。您听我说，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创造了小说

---

① 《亚他利雅》(1691)是拉辛的悲剧；《伪君子》(1664)是莫里哀的喜剧；《西拿》(1641)是高乃依的悲剧。

家这一人物，把他定为中心人物，如果你们希望这本书有主题，那就是现实向他提供的素材同他想把这些素材加工成的产品之间的冲突。”

“是的，是的，我有点看出来了。”索弗罗尼斯卡有礼貌地说道。她几乎被洛拉的笑声所感染。“这也许会相当有趣。但是，您知道，在小说中描写知识分子总是危险的事。他们会使读者厌烦。作者只能让他们说些蠢话，而同他们有关的事，会被他们说得十分抽象。”

“另外，我清楚地看到这会是怎么回事。”洛拉大声说道。“这位小说家，您只能用来描写您自己。”

一段时间以来，她在和爱德华说话时带有讽刺的语调，她自己也对此感到奇怪，而爱德华则是有苦说不出，因为他看到贝尔纳用嘲弄的目光对她作出响应。

“不，我会设法把他写得十分讨厌。”

洛拉来劲了：

“是这样：所有的人都会看出他就是您。”她说完直爽地笑了起来，引得其他三人也一起哈哈大笑。

“这本书的提纲是否已经确定？”索弗罗尼斯卡问道，并竭力恢复严肃的神情。

“当然没有。”

“怎么！当然没有？”

“您应该知道，对于这样一本书来说，提纲基本上是无法接受的。只要我事先确定任何东西，书中的一切都会显得虚假。我期待着现实赋予我提纲。”

“但我以为您是想脱离现实。”

“我的小说家想要脱离现实，但我会随时让他回到现实中来。说实话，主题将是：现实提供的事实同理想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他的话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一眼就能看出，令人难受。十分明

显，爱德华的头脑中有着两种不可调和的要求，可他却挖空心思，一定要把它们协调起来。

“这进展很快？”索弗罗尼斯卡有礼貌地问道。

“那要看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老实说，这本书，我连一行也没有写出来。但我已经为它做了很多工作。我每天都在想它，不断在想。我的工作是以十分奇特的方式进行的，这点我要告诉你们：在一本记事册上，我每天记下这部小说在我脑子里的状况，是的，我记的是一种日记，就像大人记的小孩的日记那样……就是说，我不仅是在每个困难出现时将它克服（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克服许多连续不断的小困难的总结或产物），而且对每个困难进行阐述和研究。你们可以认为，这本记事册包含着对我小说的批评，或者说，对小说的整体批评。你们想想，要是狄更斯[①] 或巴尔扎克也有这样一本记事册，这对我们来说会多么有趣，要是我们有《情感教育》或《卡拉马佐夫兄弟》[②] 的日记多好！作品及其构思的历史！这将会多么引人入胜……比作品本身还要有趣……”

爱德华模糊地希望有人请他把这些日记读给他们听。但他们三人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非但如此，洛拉还用感伤的口吻说道：

“可怜的朋友，这部小说，我看您永远也写不出来。”

“好吧！我要对你们说，”爱德华冲动地大声说道，“这点我并不在乎。是的，如果我不能把这本书写出来，那是因为在我看来书的历史要比书本身更为有趣，只要有了书的历史，那就上上大吉了。”

“离开了现实，您就不怕迷失在极其抽象的领域之中，不怕写

---

① 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

② 《情感教育》（1869）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的不是活人的小说，而是理念的小说？”索弗罗尼斯卡胆怯地问道。

“但愿如此！”爱德华更加用力地叫道。“由于那些笨蛋在其中误入歧途，我们就应该禁止理念小说？至今为止，说的是理念小说，写出来的却是拙劣的主题小说。但问题不在这里，你们心里清楚。理念……理念，这点我承认，我对它们的兴趣比对人还要大，比对什么都要大。它们有生命，有斗争，会奄奄一息，就像人那样。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通过人才了解它们，同样，我们通过被风吹弯的芦苇才了解风，但风还是比芦苇来得重要。”

“风的存在不取决于芦苇。”贝尔纳试探地说道。

他介入谈话使爱德华重新活跃起来，因为爱德华早就等着他开口。

“是的，我知道，理念通过人才存在，但是，这正是感人之处：它们靠人来养活。”

贝尔纳一直注意地倾听着这些谈话。他满腹疑虑，差点儿把爱德华看做空想家。但在最后时刻，爱德华的雄辩使他感动。在这雄辩之风的吹动下，他感到他的思想弯了下来，但贝尔纳心里在想，犹如风过之后的芦苇那样，他的思想很快就会挺直。他想起上课时老师对他们说的话：激情支配的是人，而不是理念。这时，爱德华继续说道：

“你们要理解我的意思，我想要写的，就是像《赋格的艺术》[①]那样的东西。我弄不懂为什么在音乐上已能做到的事在文学上却不能做到……”

对此，索弗罗尼斯卡反驳道，说音乐是一种数理艺术，另外，巴赫异乎寻常地先考虑其中的数理，而把伤感和人情排除在外，写出

---

① 《赋格的艺术》(1749—1750)是巴赫最后一部复调音乐作品，其中有15首赋格和4首卡农，惟一主题为d小调，一般由弦乐器和管风琴演奏。赋格是在一个主题上构成的多声部(至少二声部)对位作品，主题(可长可短)在开始时以模仿形式引进，在乐曲进行中经常再现。

了一部抽象而又沉闷的杰作，建造了一种天文学的神殿，只有少数行家才能进入其中。爱德华立刻表示反对，觉得这神殿令人赞赏，认为这是巴赫整个职业生涯的终结和顶峰。

“在这之后，”洛拉补充道，“人们就排除了赋格，而且时间很长。人的情感不能再在其中找到栖身之处，就寻找其他的归宿。”

争论变成了极其繁琐的说理。贝尔纳在此之前一直保持沉默，但坐在椅子上开始感到不耐烦，这时终于忍不住了。他说话的口气极其尊敬，尊敬得有点过分，就像他每次对爱德华说话时那样，但又不乏诙谐，仿佛把这种尊敬当做儿戏一般。

“请原谅我，先生，”他说道，“我知道了您的书的书名，但方法很不体面，不过，我觉得您已经原谅了此事。这书名看来预告了一个故事？”

“哦！请把这书名告诉我们。”洛拉说道。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想知道……但我要告诉您，这书名我可能会更改。我担心它有点名不副实……喂，您就告诉她们吧，贝尔纳。”

“那我就说了？……《伪币制造者》。”贝尔纳说道。“但现在轮到您了，请您告诉我们：这些伪币制造者……到底是谁？”

“啊！我一点也不知道。”爱德华说道。

贝尔纳和洛拉相互看了一眼，然后都对索弗罗尼斯卡看了一下。有人长叹一声，我觉得是洛拉发出的。

说句实话，爱德华在想到伪币制造者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某些同行，特别是帕萨旺伯爵。但是，这个名称所指的范围很快就扩大很多，思想之风从罗马或其他地方吹来，他的主人公就成为教士或共济会会员。如果他让自己的脑子沿着它喜爱的斜坡滑下去，它很快就会滑到抽象之中，并十分舒适地沉溺其中。兑换、贬值、

通货膨胀等理念逐渐进入他的书中，犹如服装的理论进入卡莱尔[1]的《成衣匠的改制》那样，它们在该书中窃取了人物的地位。爱德华无法谈论此事，就只好一言不发，样子很不自然，他的沉默仿佛是承认自己思想贫乏，使其他三人感到十分尴尬。

“你们是否得到过一枚伪币？”他最后问道。

“是的。”贝尔纳说道，但两位女士都说“没有”，而且声音要比他响。

“好吧！你们设想一枚十法郎的金币是假的。它实际上只值两个苏。只要别人不认为它是假的，它就值十个法郎。如果我的出发点是这个理念……”

“但为什么出发点是一个理念？”贝尔纳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您的出发点是一个陈述清楚的事实，理念就会自动来到其中。如果我来写《伪币制造者》，我就先要介绍伪币，您刚才说的那枚小小的伪币……就是这个。”

说着，他从小口袋里拿出一枚十法郎的硬币，并把它扔到桌上。

“您听，它的声音多好。几乎同真的一样。您会发誓说它是金币。今天上午我没有看出来，把它给我看的食品杂货店老板对我说，他当时也没有看出来。我觉得，它的重量同真的不是完全相同，但它的光泽和真的金币一样，声音也几乎相同。它是镀金的，所以它的价值要比两个苏大一点，但它是水晶玻璃做的。用得多了，它会变得透明。不，您别去擦它，您会把它弄坏的。它已经快要透明了。”

爱德华已把它拿在手里，极为好奇地对它仔细察看。

---

① 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写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作品。《成衣匠的改制》写一个德国哲学家的生平和见解，实际上是作者用幽默的笔调在精神方面进行的自我剖析。

“那么，食品杂货店老板是从谁那里得到这硬币的？”

“他记不得了。他觉得他把它放在抽屉里已有好几天了。他感到好玩才把它给了我，想看看我是否看得出来。我正要把它当做真的，这点我可以保证，但他为人正直，把这事给我说穿了，然后让我出五个法郎把它买下来。他本想把它留着，拿给他所说的‘业余爱好者’看。我想，最好的业余爱好者莫过于《伪币制造者》的作者，我是为了拿给您看才把它买下来的。现在，您对它仔细看过了，请把它还给我！唉！我看，现实不会使您感到兴趣。”

“不是，”爱德华说道，“但它使我感到不舒服。”

“真遗憾。”贝尔纳接着说道。

爱德华日记

同一天晚上

索弗罗尼斯卡、贝尔纳和洛拉向我询问我的小说。为什么我禁不住要说呢？我说的全是蠢话。幸好谈话被两个回来的孩子打断了。他们脸色通红，气喘吁吁，仿佛跑了很多路，进来之后，勃罗尼娅立刻朝她的母亲扑了过去，我以为她要哭出来了。

“妈妈，”她大声说道，“你要教训教训鲍里斯。他想脱光衣服躺在雪地上。”

索弗罗尼斯卡朝鲍里斯观看，只见他站在门口，低着头，凝视的目光仿佛充满仇恨。她装作没有发现这孩子异常的表情，而是极其平静地说道：

“你听着，鲍里斯，”她说道，“晚上不能做这种事。要是你喜欢，明天上午，咱们一起到那里去，你首先试试，赤着脚走到那里……”

她温存地抚摸她女儿的前额，但女孩突然倒在地上，痉挛

地打着滚。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索弗罗尼斯卡把她抱了起来，让她躺在长沙发上。鲍里斯一动不动地站着，用目光呆滞的大眼睛看着这情景。

我认为索弗罗尼斯卡的教育方法从理论上说是优良的，但也许她对这两个孩子的反抗有误解。

“您的所作所为，仿佛说明善总是应该战胜恶。”我后来同她单独在一起时对她说道。（晚饭后，我去询问勃罗尼娅的情况，因为她没能下来吃饭。）

“确实如此。”她对我说道。“我坚信善应该胜利。我有信心。”

“然而，信心太足，您会弄错……”

“每次我弄错，都是因为我信心不足。今天，我让这两个孩子出去时，不禁对他们流露出了一点不安，这点他们感觉到了。其他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她握住我的一只手：

“您好像不相信信仰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说：它的疗效。”

“确实如此，”我笑着说道，“我不是神秘主义者。”

“可是，我呢，”她十分激动地大声说道，“我的灵魂完全相信，没有神秘主义，这人世间就不会产生任何伟大、美好的事物。”

在旅客登记簿上发现维克托·斯特鲁维卢的名字。据旅馆老板提供的情况，他是在我们到达萨斯费的前两天离开的，在这里大约呆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很想再见到他。索弗罗尼斯卡也许和他有交往。我一定要问问她。

四

“我想问您，洛拉，”贝尔纳说道，“您是否认为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怀疑的？……我最终怀疑，是否可以把怀疑当做支点，因为我认为，我们决不会没有怀疑。我可以怀疑所有东西的真实性，但不能怀疑我怀疑的真实性。我想要……请原谅我，如果我表达的方式有学究气，我本质上却没有学究气；然而我学的是哲学，您无法相信，经常写论说文会很快在脑中刻下皱纹。这点我一定会改正，我向您发誓。”

“为什么要说这些离题的话呢？您是想……？”

“我想写一个人的故事，此人先是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他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像巴奴日[①] 那样去向每个人请教，而在认识到不同的人对每个问题的看法会相互矛盾之后，他就决定先听取他自己的意见，从此他就变成十分能干的人。”

“这是老人的计划。”洛拉说道。

“我要比您想像的更加成熟。几天以来，我像爱德华那样在一本记事册上记点东西。我在右面一页上记下一种看法，为了进行比较，我在左面一页上记下相反的看法。譬如说，有一天晚上，索弗罗尼斯卡对我们说，她让鲍里斯和勃罗尼娅在睡觉时把窗子敞开。她为了证明这种做法而对我们作出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确实

① 巴奴日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的讽刺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他是主人公庞大固埃的机智而又胆小的伙伴。

是十分有道理和有说服力的。但在昨天，我在旅馆的吸烟室里听到那位刚来不久的德国教授支持一种相反的理论，我承认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更加合理，更有根据。他说，重要的是在睡眠期间尽量减少消耗以及生命的那种置换，他把这个称之为碳化。只有这样，睡眠才真正能起到恢复体力的作用。他举的例子是鸟睡觉时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动物睡觉时蜷缩成一团，以便把呼吸减少到最低程度，同自然最为接近的居民也是如此。据他说，最没有文化的农民睡在凹陷之处。阿拉伯人迫不得已睡在露天，至少把他们斗篷的风帽蒙在脸上。但是，当我再次想起索弗罗尼斯卡和她教育的两个孩子时，我就觉得她并没有错，对其他人有益的方法可能会对这两个孩子有害，因为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两个孩子都有结核病的苗头。总之，我在想……我使您感到厌烦。”

“这个您倒不必担心。您在想？……”

“我想不起来了。”

“啊！他在赌气。您对自己的想法别感到不好意思。”

“我刚才说，任何事并不能适合于所有的人，只能适合于某些人；任何事不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对的，而只是对认为它对的人来说是对的；没有一种方法和理论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于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行动时需要选择，至少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事情就更加简单；但我认为是对的事（当然不是绝对而言，而是对我而言），那就是它能使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长处。我不能同时进行怀疑，我厌恶优柔寡断。蒙田‘柔软的枕头’不是为我的脑袋做的，因为我还不困，不想休息。我以前认为自己是那种人，现在也许已经成为这种人，中间走过的道路是漫长的。我有时害怕自己起得太早。”

“您害怕？”

“不，我什么也不怕。您要知道，我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至少我的内心面貌已和我离家的那天完全不同。后来遇到了您，我立刻

停止追求我心目中最重要的自由。也许您不是十分清楚，我已在听候您的吩咐。”

“这话应该如何理解？”

“哦！这您心里明白。您为什么要让我明说呢？您要我供认不讳？……不，不，我请求您，不要把您的微笑隐藏起来，否则我会觉得浑身发冷。”

“啊，我的小贝尔纳，您认为您开始喜欢我了。”

“哦！我不是刚刚开始，”贝尔纳说道，“也许是您开始感觉到这点了，但您无法阻止我。”

“我过去对您无须猜疑，感到十分快乐。可现在我接近您时却要小心提防，就像接近可燃的物质那样……您要想想，我很快就会变得奇形怪状，肚子鼓起……我这副模样就能把您的病完全治好。”

“是的，如果我喜欢的只是您的模样。另外，首先我没有病，如果喜欢您就是有病，那我情愿不要把这病治好。”

他说这些话时神态严肃，近于悲伤。他用爱德华和杜维埃从未有过的温柔目光看着她，但同时又毕恭毕敬，使她无法感到不快。她膝盖上放着一本英语书，他们已中断这本书的阅读，这时她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她好像不在听，这使贝尔纳在说下去时并不感到过于局促不安：

“我过去把爱情想像成火山那样的东西，至少我注定要体验到的爱情是这样的。是的，我确实认为自己只能用野蛮的、毁灭的方式去爱，就像拜伦[①] 那样。我对自己的了解是多么模糊不清！是您洛拉使我了解到我和我过去对自己的认识是多么不同！我过去扮演一个可恶的人物，我竭力使自己同他相像。当我想到我在离

---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反抗专制压迫，追求民主自由，在投身希腊民族独立战争时病逝，代表作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

家前写给我那个假父亲的信时，我感到非常羞愧，我可以向您肯定。我当时把自己看做反抗者、亡命之徒，可以把实现我愿望的一切障碍踩在脚下，我现在在您的身边，却不再有任何愿望。我以前向往自由就像向往最宝贵的财产，但我获得自由之后，却立刻服从于您的……啊！您要知道，头脑里存放着一大堆大作家的话，在要表达一种真挚的感情时，这些话却涌到了嘴边，这真叫人烦恼。这种感情对我来说十分新奇，我还没有想出表达它的语言。咱们就算这不是爱情，因为这个词您不喜欢，就算是敬仰。这种自由，我在此之前认为是无限的，您的法律却仿佛给它划出了界限。我心中游移不定的湍流，到了您的周围就跳起了音调和谐的圆舞。如果我有一种想法同您背道而驰，我就将它抛弃……洛拉，我不要求您爱我，我还只是一个学生，我不值得您的注意，但我现在想要做的事，都是为了能稍微得到您的……（啊！这个词叫人讨厌……）您的重视。”

这时，他已跪倒在她的面前，虽然她已抢先一步把她的椅子稍稍后移，贝尔纳的额头仍碰到了她的裙子，双手举到后面，仿佛是在膜拜，但当他感到洛拉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时，他就抓住这只手，并把嘴唇贴在上面。

“您真是个孩子，贝尔纳！我也并不自由。”她把手缩回去时说道。“拿着，您把这个看一下。”

她从胸衣里拿出一张揉皱的纸，交给贝尔纳。

贝尔纳首先看了签名。正如他担心的那样，是费利克斯·杜维埃的签名。他一时间把信拿在手里，但没有去看，就朝洛拉抬起眼睛。她在哭。这时，贝尔纳感到自己心里又有一种关系断了，这是一种秘密的关系，会把我们每个人同自我以及自己自私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然后，他开始看信：

亲爱的洛拉：

这将要出生的孩子，我发誓我会像亲生父亲那样来喜爱，为了这孩子，我恳求你回来。你别以为你回到这里会受到任何指责。你也不要过于自责，因为我特别难受的正是这点。请立刻回来。我喜爱你，拜倒在你的面前，一心一意等待着你的归来。

这时，贝尔纳坐在洛拉前面的地上，但他没有看她，只是对她问道：

“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今天上午。”

“我觉得他一无所知。您给他写信了吗？”

“是的，我什么都向他承认了。”

“爱德华知道这事吗？”

“他什么也不知道。”

贝尔纳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朝她转过头去：

“那么……您现在准备怎么办？”

“您是真的想知道？……回到他的身边。我的位置在他的身边。我应该和他一起生活。这点您清楚。”

“是的。”贝尔纳说道。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贝尔纳又说道：

“您是否相信一个男人真的能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是否相信，但我希望相信。”

“至于我，我可相信。相反，我不相信有人极其愚蠢地称之为‘骨肉情义’的东西。是的，我认为大家谈得很多的这种情义只是一种无稽之谈。我在书中看到，在大洋洲那些岛屿的某些部落中，收养别人的孩子是一种风俗，被收养的孩子往往比亲生的孩子更受喜欢。我记得十分清楚，书中是说‘更受宠爱’。您是否知道我

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充当我父亲的那个男人，从未说过和做过会使人怀疑我不是他亲生儿子的话和事，但我在给他写信时，总是感到有区别，我是在自欺欺人；相反，他对我特别喜爱，这点我是感觉到的，因此，我对他忘恩负义，就更加显得可恶，我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洛拉，我的朋友，我想问您……您是否认为我应该请求他原谅，并回到他的身边？”

“不。”洛拉说道。

“为什么？要是您，您回到杜维埃的身边……”

“您刚才对我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对的事，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不对的。我感到自己是弱者，您却是强者。普罗菲唐迪厄先生可能喜欢您，但是，如果我应该相信您对我说的有关他的事，那么，你们俩是无法融洽相处的……或者您至少还要等待。您回到他那里去，不要垂头丧气。您是否想知道我的全部想法？您打算这样做，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他，是为了得到您刚才说的‘我的重视’。如果我感到您没有在寻求这种重视，贝尔纳，您是得不到它的。我只能喜爱您的本色。请您把悔恨留给我，它对您不合适，贝尔纳。”

“我听到我的名字从您的嘴里说出来，几乎要开始喜爱它了。您知道我以前在那里最讨厌的是什么？是豪华。多么舒适，多么方便……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相反，我现在觉得我变成了保守派。我突然明白这点，是那天在边境气愤地听到一个旅游者说他喜欢偷漏关税。他说：‘偷国家的东西，就是不偷任何人的东西。’我由于反对这种看法，才突然明白什么是国家。我开始喜欢国家，只是因为有人在伤害它。这事我从未考虑过。他还说：‘国家只是一种协定。’一种协定的基础如果是每个人的诚实，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只要世上的人个个诚实。啊，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在我看来哪种美德最好，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诚实。哦！洛拉！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我希望受到一点撞击，就能发出诚实、准确的纯音。我所认识的人，发出的声音都听起来

虚假。要完全表里如一，不要冒充好汉……人们要欺骗别人，就拼命想表现自己，最后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分量……请原谅我对您这样说话。我是把我夜里的想法告诉您。”

“您是在想您昨天拿给我们看的那枚小硬币。当我离开的时候……”

她没有把话说完。她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但竭力想把眼泪忍住，贝尔纳看到她的嘴唇在颤抖。

“那么，您要离开，洛拉……”他伤心地接着说道。“我担心的是，当我感到您不在我身边时，我没有能耐，或者能耐不大……但是，请您说说，我想问您：……如果爱德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时洛拉的脸红了）如果爱德华有更大的能耐，您是否会离开，是否会在信中供认不讳？哦！您不要反对。您对他的看法，我是一清二楚。”

“您这样说，是因为昨天他说话时您发现我在微笑，您就立刻肯定我们的看法相同。不，您不要弄错。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自己对他是怎么看的。他过不了很长时间就会有变化。他不会喜欢任何东西，但他的逃避却最叫人喜欢。您认识他的时间这么短，无法对他作出评价。他的存在不断解体和重塑。人们以为理解他……他是普洛透斯[①]。他会变成他所爱的人的形状。对于他，要理解他，必须爱他。”

“您爱他。哦！洛拉，我感到我嫉妒的不是杜维埃，也不是樊尚，而是爱德华。”

“为什么要嫉妒？我爱杜维埃，我爱爱德华，但方式不同。如果我会爱您，那又是另一种爱。”

“洛拉，洛拉，您不爱杜维埃。您对他有的是友情、同情和尊

---

① 普洛透斯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能知未来，只有中午他才从海中出来，到岩石的阴影下睡午觉。如有人能见到他，他就可向此人预告未来。

重，但这不是爱情。我觉得您忧郁（因为您十分忧郁，洛拉），是因为生活把您分割开来，您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您把您想给予一个人的东西分给了好几个人。至于我，我觉得自己是不可分割的，我只能把自己完整无缺地给予别人。”

“您太年轻，还不能这样说话。您现在不会知道，生活是否也会把您‘分割开来’，就像您说的那样。我只能接受您给予我的这种……景仰。其他的要求则应该在别的地方得到满足。”

“这是真的吗？您会预先使我对我自己和生活感到厌恶。”

“您对生活一无所知。您可以对生活有任何期望。您是否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是无法再对生活有任何期望的错误。唉！我当时以为，我已不再有任何希望，所以我才放任自流。我在波城度过了这个春天，仿佛我不会再有其他的春天，仿佛一切都已无足轻重。贝尔纳，我现在受到了惩罚，因此可以对您说：您决不要对生活感到绝望。”

对一个充满火一般热情的青年说这种话又有什么用处？况且洛拉的话并不是说给贝尔纳听的。出于同情，她不由自主地在他面前放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不善于弄虚作假，不善于克制自己。她刚才想到爱德华，不禁激动起来，从而流露出她的爱，所以她现在需要教训别人，这种需要肯定和她父亲相像。但贝尔纳厌恶劝告和建议，即使它们来自洛拉。他用微笑来提醒洛拉，洛拉则用更加平静的语调接着说道：

“您回到巴黎之后，是否仍想当爱德华的秘书？”

“是的，只要他愿意用我，但他不让我做任何事。您知道我喜欢做什么吗？帮助他写那本书，他一个人是决不会写出来的，这点您昨天已经对他说了。我觉得他对我们说的那种工作方法是荒谬的。一部好的小说写起来不是像他那样不自然。首先必须相信别人叙述的事，您说呢？然后就这样讲述。我起初认为我能帮他的忙。他如果需要一个侦探，我也许能满足这个要求，他可以根据我

侦查发现的事实来写……但同一个思想家在一起，那就无事可干。在他身边，我觉得我是记者的料子。如果他坚持自己的错误，我就干自己的事。我得挣钱糊口。我可以为某家报社提供服务。同时我还可以写诗。”

“因为在记者身边，您肯定会感到自己是诗人的料子。”

“哦！您别嘲笑我。我知道自己可笑，但不要让我过多地感到这点。”

“您就和爱德华呆在一起吧，您可以帮助他，也可以让他来帮助您。他人好。”

这时响起了午饭的铃声。贝尔纳站了起来。洛拉握住他的一只手：

“您昨天给我们看的那枚小硬币……作为对您的纪念，在我离开的时候，您说，”她神情尴尬，但还是说完了这句话，“您是否愿意把它送给我？”

“喏，就在这儿，您拿去吧。”贝尔纳说道。

五

爱德华日记

人类精神上的疾病几乎都是这样：你以为它们治好了，其实它们就像医学上所说的那样是被消散了，并由其他的疾病取而代之。

——圣伯夫(《星期一丛谈》，Ⅰ，第19页)

我开始隐约看到我会称之为我的书的"深刻主题"的东西。这是，这肯定将是真实的世界和我们对它进行的描述之间的竞争。表象的世界必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和我们必然要对外部世界进行独特的解释的方式，造成了我们生活的悲剧。现实进行的抵制使我们到梦幻、希望和来世中去构建我们的理想，今世的挫折使我们相信来世。现实主义者从事实出发，使他们的想法适合于事实。贝尔纳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担心无法和他意见一致。

当索弗罗尼斯卡对我说我一点不像神秘主义者时，我怎么能表示同意呢？我真想和她一起承认，没有神秘主义，人就不能做出任何伟大的事业。但是，当我和洛拉谈起我的书时，她指责的不正是我的神秘主义？……这件事，咱们还是让她们去辩论。

索弗罗尼斯卡又对我谈起鲍里斯，她认为她已做到使鲍里斯供认不讳。可怜的孩子在心里已没有一个矮林或一丛植物可以用来躲避女医生的目光。他像野兽那样完全被赶了出来。索弗罗尼斯卡把他精神机器中最隐秘的齿轮拆了下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像钟表匠把他要清洗的座钟的零件拆下来那样。如果这样搞了之后孩子仍是不能准时敲响的钟，那就算是白辛苦一场。索弗罗尼斯卡是这样对我说的：

鲍里斯大约在九岁时被送进华沙的学校。他和班里的一个同学很要好，那同学名叫巴蒂斯亭·克拉夫特，比他大一两岁，把秘密的圣事教给了他，这些孩子产生了奇异的感觉，以为这是"魔法"。他们用这个名称来表示他们的恶习，是因为他们听到别人说过或是在书上看到过，说魔法可以使你神秘地占有你想要的东西，会使你具有无穷的力量，等等。他们真的以为发现了一个秘密，使他们能用幻觉中的事物来安慰自己，不会因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而感到痛苦。他们随心所欲地产生幻觉，迷恋于用过度的想像所取得的肉欲的奇特快感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当然，索弗罗尼斯卡并没有使用这些词语。我希望她能把鲍里斯的话如实地告诉我，但她认为她只是通过大量真真假假、吞吞吐吐、含糊不清的话才弄清上面所说的事情，不过她对我肯定了此事的真实性。

"鲍里斯一直带在身上的那张羊皮纸，"她补充道，"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了其中的原因。羊皮纸放在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小袋里，就在他母亲一定要他佩带的圣牌旁边——纸上有五个词，是用大写字母写的，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不肯说。五个词是：煤气。电话。十万卢布。"

"'这没有任何意思。这是魔法。'我钉着他问，他总是这样回答。我能了解到的就是这些。我现在知道，这几个神秘莫测的词，是年轻的巴蒂斯亭写的，他是大师傅和魔法教师，

对那些孩子来说，这五个词就像咒语，就像进入使他们沉浸于淫乐的可耻天堂的'芝麻开门'。鲍里斯把这张羊皮纸称为：他的护身符。要他把这张纸拿给我看，我花了很大的力气；要他不再带着它，我花的力气就更大了（那是在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不希望他带着它，就像我现在知道他已经改掉以前那些坏习惯。我当时希望，没有了这个护身符，他的种种怪癖就会随之消失。但是，他死死抓住那些怪癖，他的疾病也是这样，就像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您说他已经改掉那些习惯……"

"神经病是这以后才开始有的。生病也许是因为鲍里斯要改掉那些习惯，就必须约束自己。我从他那里知道，他母亲有一天发现他正在'施展魔法'，就像他说的那样。她为什么从未对我说起这件事呢？……是因为不好意思？……"

"也许是因为她知道他已经改过了。"

"真荒唐……正因为如此，我才摸索了这样长的时间。我对您说过，我认为鲍里斯纯洁无瑕。"

"您甚至对我说，正是这点使您感到为难。"

"我当时说得是否对，您现在清楚！……他母亲是应该告诉我的。如果我那时就知道这件事，鲍里斯的病早就治好了。"

"您刚才说那病是在这以后才开始有的……"

"我是说生病是由于抗议。我想，他母亲责骂他，哀求他，教训他。这时他父亲突然去世。鲍里斯相信，秘密的圣事被说得罪大恶极，现在得到了惩罚。他觉得他要对父亲的死负责。他认为自己犯了罪，应被罚入地狱。他感到害怕。这时，他虚弱的身体犹如困兽一般，想出了许多遁词来排除内心的痛苦，这些遁词就等于是在招认。"

"如果我对您的意思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么，您是认为，鲍

里斯继续安心地施展他的'魔法',他就不会受到这样大的伤害?"

"我认为,要让他改掉这习惯,没有必要去吓唬他。他父亲去世,生活有了变化,也许足以使他放弃此事,而离开华沙则可以使他摆脱他朋友的影响。靠恐吓是得不到任何好结果的。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同他谈起了这些事,回顾了往事,使他感到羞耻,因为他情愿占有想像的东西,而不要占有真实的东西,我对他说,真实的东西是对一种努力的报偿。我不是把他的恶习说得一无是处,而只是对他说,这是懒散的一种形式,我也确实认为它是这样,这形式最难以捉摸,最阴险毒辣……"

听到这话,我想起拉罗什富科的一段话,虽然我能背给她听,我还是想拿给她看,就去找《箴言录》那本小书,我外出旅行时总是带着那本书。我给她念道:

"在所有的爱好中,我们最不了解的莫过于懒散;它在一切爱好中最为强烈,最为有害,虽说它的强烈难以觉察,它带来的危害十分隐蔽……懒散的休息是灵魂的秘密乐趣,可以突然中止最热烈的追求和最固执的决定。为了使人对这种爱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应该说,懒散犹如灵魂的真福,可以排解它因各种不幸而感到的痛苦,并能替代它不能得到的各种幸福。"

"您是否认为,"索弗罗尼斯卡对我说道,"拉罗什富科写的这段话,同我们刚才说的不谋而合?"

"可能是,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的古典作家们允许别人对他们的话作出种种解释。他们说得准确,但又不止有一种解释,所以更加令人赞赏。"

我请她把鲍里斯那个有趣的护身符拿给我看看。她对我说,它已不在她那儿,她已把它给了一个人,那人对鲍里斯感

到兴趣，请她把它留给他作为纪念。“是一位名叫斯特鲁维卢的先生，我是在您来到前不久在这儿遇到他的。”

我对索弗罗尼斯卡说，我在旅馆的登记簿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并说我以前曾认识一个名叫斯特鲁维卢的人，所以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根据她对他进行的描述，我觉得没有弄错，但她告诉我的有关他的事，并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只是得知他待人非常和气、殷勤，她觉得他十分聪明，但有点懒散，“如果我还敢用这个词的话。”她笑着补充道。我也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斯特鲁维卢的情况告诉了她，这使我不禁和她谈到我和他相识的那所寄宿学校，谈到洛拉的父母（洛拉也把自己的事告诉了她），最后谈到拉佩鲁兹老人，以及老人和小鲍里斯的亲属关系，我在离开老人时答应把这个孩子给他带回去的允诺。由于索弗罗尼斯卡曾对我说过，她认为鲍里斯最好不要继续和他母亲一起生活，我就问道：“您为什么不把他放在阿扎伊斯的寄宿学校呢？”我对她提出这个建议，主要是想到鲍里斯的祖父要是知道孩子在他家附近，在他朋友的学校里，他随时都能见到孩子，一定会非常高兴，但我无法相信孩子在那里会过得开心。索弗罗尼斯卡对我说，她会考虑此事。总之，她对我刚才告诉她的一切感到极大的兴趣。

索弗罗尼斯卡再三说小鲍里斯已恢复健康，这说明她治疗的方法对头，但我担心她把话说得早了一点。当然，我不想和她唱反调，而且我也看出，怪癖、悔恨的动作和说话的迟疑不决已基本消失，但我觉得疾病只是躲避到身体中更深的区域里，仿佛为了避开医生讯问的目光，觉得现在是灵魂本身出了毛病。正如过去手淫的习惯改掉之后出现了神经质的冲动那样，现在这种冲动消失了，却产生某种看不出的忧虑。确实，索弗罗尼斯卡感到不安的是，她看到鲍里斯跟在勃罗尼娅

后面投身于一种幼稚的神秘主义，她过于聪明，所以知道鲍里斯现在寻求的这种新的“灵魂真福”，同他以前用诡计产生的真福并没有很大的差别；知道它虽然对身体的损耗和危害较小，他还是作出同样的努力，使这种真福变为现实。但是，当我给她说起此事，她就对我回答说，像鲍里斯和勃罗尼娅那样的孩子不能没有幻想的食粮，并说如果把他们的这种食粮夺走，他们就会完蛋，勃罗尼娅会感到绝望，鲍里斯则会庸俗地追求物质享受。另外她又认为，她无权破坏这两个孩子的信仰，虽说她认为他们的信仰是捏造出来的。她想把它看做低下本能的升华，高级的要求，一种激励，一种防护，还有什么呢？……她不相信教会的教义，却相信信仰的效力。她激动地谈到这两个孩子一起读《启示录》[①] 时的虔诚，说他们兴奋地同天使们谈话，用白布裹住他们的灵魂。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也充满着矛盾。但她说得对：我确实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只是个懒散的人。我对阿扎伊斯寄宿学校和巴黎的环境抱有很大希望，希望鲍里斯能在这种环境下成为一个勤劳的人，以便最终放弃对“想像的东西”的追求。对他来说这才是永福。我觉得索弗罗尼斯卡已同意把孩子托付给我，她肯定会把他送到巴黎，因为她要亲自把他安置在阿扎伊斯那里，以便使他的母亲放心，她一定能得到孩子母亲的同意。

① 《启示录》是《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也是《新约》中惟一的启示文学作品。书中大量采用异象、象征和寓言，特别在讲到未来事件时更是如此。

六

奥利维埃给贝尔纳的信

有些缺点，要是使用得当，会比美德更有光彩。

——拉罗什富科

老兄：

我首先要告诉你，我已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但这并不重要。我遇到惟一的机会，可以出去旅行。我当时还在犹豫，但看了你的信之后，我立刻作出了决定。首先是我母亲不大同意，但樊尚很快就说服了她，他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我意想不到的。我无法相信，在你信上提到的那种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竟会如此缺乏教养。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有一种不良倾向，对别人的要求会过于苛刻，并且在指责时不留余地。许多行为在我们看来应受谴责，甚至令人发指，只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动机没有足够的认识。樊尚没有……但这样我会扯得太远，而我又有太多的事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现在给你写信的是新的杂志《前卫》的主编。经过几次商议，我同意担任这个职务，罗贝尔·德·帕萨旺伯爵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这个杂志是他资助

的，但他不大希望别人知道这点，所以封面上只写我的名字。我们的杂志在十月份创刊，希望你能给创刊号写点东西，给我寄来。如果在创刊号的目录中，你那发亮的名字不出现在我的名字旁边，我将会感到难受。帕萨旺希望在创刊号上刊登十分放肆和色情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年轻的杂志来说，最致命的指责是假装羞羞答答，我十分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对此事谈得很多。他要我把这个写出来，并给我提供了一个短篇的近乎淫秽的题材。由于我母亲的关系，这使我有点为难，这事做起来可能困难，真倒霉。正如帕萨旺所说：出了丑闻，越是年轻，所受的连累就越小。

我是在维扎沃纳给你写信。维扎沃纳是小村庄，位于科西嘉最高的一座山的半山腰上，隐藏在一座密林之中。我们住的旅馆离那个村庄相当远，是旅游者出发去徒步旅行的起点。我们在这里只住了几天。我们先是安顿在离美妙的波托湾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波托湾十分僻静，我们早上到海里去洗澡，可以整天随心所欲地呆在那里。真是妙不可言，只是天气太热。我们只好住到山上去。

帕萨旺是个可爱的旅伴。他一点也不看重自己的爵位，要我叫他罗贝尔，而他则想出叫我“奥利弗”——“橄榄”。你说说，这是否有趣？他尽可能让我忘记他的年龄，并让我相信他已做到这点。我母亲见我和他一起出去，感到有点害怕，因为她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犹豫是因为怕她担心。在收到你的信之前，我几乎已经不想去了。樊尚说服了她，你的信也突然使我有了勇气。动身前的几天，我们都去跑商店采购。帕萨旺十分慷慨，什么都想给我买，我每次都得加以阻拦。但他觉得我那些衣

服太难看：衬衫、领带、袜子，没有一件他看得上眼。他反反复复地说，如果我要和他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要是看到我穿得不体面，就是说不合他的口味，就会感到十分难受。当然，他让人把买的东西都送到他家，以免使妈妈不安。他自己穿得讲究、雅致，特别是他很有鉴赏力，许多东西我以前认为还过得去，现在却觉得不堪入目。你无法想像他在商店里是多么有趣。他非常风趣！我想让你对此有所了解：我们当时在布伦坦诺商店，他是去修钢笔的。他后面那个高大的英国人想排到他的前面来，见罗贝尔突然把他往后推了一下，他就叽哩咕噜地不知在对罗贝尔说些什么，罗贝尔转过身去，十分平静地说道：

“这毫无必要。我不懂英语。”

那人怒气冲冲地又用纯正的法语说了一遍：

“这您应该知道，先生。”

这时，罗贝尔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说道：

“您看得很清楚，这毫无必要。”

那英国人极为激动，但再也想不出任何话来。这让人笑得肚子也疼了。

另一天，我们在奥林匹亚剧院看戏。在幕间休息时，我们到大厅里散步，许多妓女在那里走来走去。其中有两个样子可怜巴巴的，上前和他搭讪：

“亲爱的，给我们来杯啤酒，好吗？”

我们和她们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堂倌！给这两位女士每人一杯啤酒。”

“那么两位先生呢？”

“我们？……哦！我们喝香槟酒。”他漫不经心地说道。他要了一瓶莫埃特香槟酒，我们两个人一口气把它喝完。你要是看到那两个可怜的妓女的脸！……我觉得

他厌恶妓女。他对我说，他从未去过妓院，并让我知道，我要是去那种地方，他就会跟我翻脸。你看，他这个人十分正派，虽说他样子和说话像是厚颜无耻，例如他说，在旅行时，他要是**在午饭前**[①] 没有遇到五个他想要同她们睡觉的女人，他就把这一天称之为“沉闷的一天”。我顺便告诉你，我没有再去……你知道我这话的意思。

他教训别人的方法十分有趣，又别具一格。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看，我的孩子，在生活中重要的是不要被拉下水。一件事会引起另一件事，以后就不知道自己在哪条道上走了。我曾认识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他即将娶我女厨师的女儿为妻。一天夜里，他偶然走进一家小珠宝店，把老板给杀了。后来他去偷窃，又要隐瞒。你看，这样会有什么结果。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已成了骗子。你可要当心。”

他一直是这样。就是说，我并不寂寞。我们动身时打算做很多工作，但至今为止，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洗海水浴，在太阳下把身体晒干，聊天。他的看法和想法都别出新裁。我再三催促他把他对我说的有关海底动物的某些全新的理论写下来，还要他写他所说的能使海底动物不需要日光的“自体光”，他把这种光同圣宠之光和“启示”之光相提并论。这事我用三言两语说出来，可能没什么意思，但我向你保证，这事从他嘴里说出来，就会像小说那样有趣。通常，人们不知道他精通博物学，是他故弄玄虚，不显露自己知识渊博。他把这个称之为他隐藏的珠宝。他说只有来路不明的阔佬才喜欢向众人炫

① 原文为英语。

耀自己的首饰，尤其是当这些首饰是假货的时候。

他对想法、形象、人和物的使用令人赞叹，就是说，他能利用任何东西。他说，生活的伟大艺术不是享受，而是学会充分利用。

我写了几首诗，但不是很满意，所以不想把诗寄给你。

再见了，老兄。十月份见。到那时，你会觉得我也发生了变化。每天我都增加一份自信。我高兴地得知你在瑞士，但你看到，我对你并不羡慕。

奥利维埃

贝尔纳把这封信递给爱德华，爱德华看了信，但没有丝毫显出它在他心中激起的情感。奥利维埃得意扬扬地谈到有关罗贝尔的种种事情，使他感到气愤，最终使他对罗贝尔怀恨在心。他特别感到难受的是，这封信里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奥利维埃看来已把他忘记。他竭力辨认用粗线划掉的三行信末附言，只见这样写着：

“请你告诉爱……舅舅，说我一直在想他，但我不能原谅他把我甩掉，我心里因此而留下致命的创伤。”

这几行是这封炫耀卖弄的信中惟一流露真情的文字，是因怨恨而写出来的，但奥利维埃把它们划掉了。

爱德华把这封令人不快的信还给贝尔纳，一句话也不说，贝尔纳把信接了过来，也是一句话不说。我已说过，他们之间说话不多，当他们单独呆在一起时，他们立刻感到一种奇特的、无法解释的拘束。（我不喜欢用“无法解释的”这个词，我在这里用了，是一时想不出更加恰当的词。）但在那天晚上，当他们回到房间准备睡觉时，贝尔纳虽说喉咙有点哽住，还是鼓起勇气问道：

“洛拉收到了杜维埃的来信，她是否给您看了？”

“我无法怀疑杜维埃会正确对待这件事。”爱德华在上床时说

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也许有点懦弱，但还是非常出色。他会喜欢这孩子的，这我相信。这孩子一定会比他自己生的孩子更加健壮，因为我看他样子不是十分结实。”

贝尔纳过于喜欢洛拉，所以对爱德华的肆无忌惮感到不快，但丝毫也没有显露出来。

“啊！”爱德华把蜡烛熄灭，继续说道：“我高兴地看到这件事结束得尽善尽美，因为我本以为它只有令人绝望的结局。任何人都可能有错误的开端。问题是不要一错再错……”

“当然喽。”贝尔纳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就说道。

“我还是得向您承认，贝尔纳，我担心我和您也有这样一个开端……”

“一个错误的开端？”

“确实如此。虽然我对您十分友好，但几天以来我已相信，我们俩无法进行合作，相信……（他犹豫了片刻，以想出恰当的词语）您继续陪伴我会误入歧途。”

在爱德华没有说出来之前，贝尔纳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但爱德华说的话，贝尔纳听了最不入耳。贝尔纳喜欢闹别扭的本能占了上风，就进行了反驳。

“您对我不大了解，我对自己也不大了解。您没有对我进行考验。如果您对我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是否能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我承认我们并不相像，但我想到的恰恰是，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最好不要过于相像。我觉得，如果我能帮您的忙，那主要是因为我的相异之处，是因为我带给您的新东西。如果我出了错，您随时都可以提醒我。我不是牢骚满腹的人，也不会对别人乱加指责。但是，您听我说，我对您有个建议，这也许很蠢……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小鲍里斯将要进弗代尔-阿扎伊斯寄宿学校。索弗罗尼斯卡不是对您说过，她担心那孩子在寄宿学校会有点孤单？如果由洛拉推荐，我去那儿，不是有希望找到一个学监之类的工

作？我需要挣钱糊口。对于我在那里的工作，我并不要求很高的报酬，只要有吃有住就行了……索弗罗尼斯卡对我表示信任，鲍里斯和我相处得很好。我会保护他，帮助他，成为他的老师和朋友。但我仍将听候您的吩咐，同时为您工作，您一叫我就会来。您说，您对此意下如何？”

仿佛为了说明“这事”的分量，他补充道：

“这事我已考虑了两天。”

这可不是实话。这个美妙的计划如果不是他即兴想出来的，他早已告诉了洛拉。但是，他没有说出来的实话是，自从他偷看了爱德华的日记和遇到了洛拉之后，他经常想到弗代尔寄宿学校，希望认识阿尔芒，即奥利维埃从未对他提起过的那位朋友，还希望认识洛拉的妹妹萨拉，但他的这种希望是秘而不宣的，考虑到洛拉的缘故，他哪怕在心里也不愿承认这点。

爱德华什么也没说，但是，贝尔纳对他提出的计划他乐于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贝尔纳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他不大想让贝尔纳和他住在一起。贝尔纳把蜡烛熄灭，接着说道：

“您别以为我一点也不了解您上次谈到的您的书和您想像的冲突，即原来的现实和……”

“这不是我想像出来的，”爱德华打断了他的话，“而是实际存在的。”

“正是这样，我把几个事实弄到您那儿去，使您可以进行斗争，那不是很好吗？我会替您进行观察。”

爱德华怀疑对方是否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事实是他感到贝尔纳在羞辱他。贝尔纳说得太清楚了……

“这事咱们以后再说。”爱德华说道。

过了很长时间。贝尔纳想要睡着，但睡不着，奥利维埃的信使他感到难受。他最终忍不住了，由于听到爱德华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就低声说道：

“如果您还没有睡着，我还想问您……您对帕萨旺伯爵是怎么看的？”

“这点您当然可以想像。”爱德华说道。过了一会儿，他问道：“那您呢？”

“我，”贝尔纳残忍地说道，“我会把他杀死。”

七

旅行者走到山丘顶上，坐了下来，在下山前进行观察。他想要看出，他走的这道蜿蜒曲折的小道最终会把他引向何处，他感到小道消失在阴暗之中，而随着夜幕降临，则消失在黑暗之中。同样，缺乏远见的作者停留片刻，喘一口气，不安地在想他的故事会把他引向何处。

我担心的是，爱德华把小鲍里斯托付给阿扎伊斯家，是否有点冒失。怎么阻止他这样做呢？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爱德华的原则是不断进行试验。他心地善良，那是肯定的，但为了别人的安宁，我往往情愿看到他出于利益而行事，因为他的慷慨往往伴随着好奇，而好奇则可能带来令人痛苦的结果。他了解阿扎伊斯寄宿学校，知道在道德和宗教令人窒息的外表之下，人们在里面呼吸着带有恶臭的空气。他了解鲍里斯及其温柔和脆弱。他应该预见到他会使孩子受到何种伤害。但是，他只是考虑到孩子脆弱的纯洁可以在阿扎伊斯老人的严格要求中得到保护、援助和依靠。他在倾听何种诡辩？肯定是魔鬼在悄悄说给他听，因为别人说他是不会听的。

爱德华不止一次使我感到恼火（譬如他在谈论杜维埃时），甚至使我感到气愤。我希望我没有过多地流露出这点，但现在我可以把它说出来了。他对待洛拉的态度，虽说有时非常豁达大度，但有时却使我十分反感。

我对爱德华反感的，是他为自己找出的那些理由。为什么他

现在要使自己相信，他是希望鲍里斯幸福？欺骗别人，那还说得过去，但欺骗自己！激流会淹死一个孩子，难道可以替孩子解渴？……我并不否认世界上会有高尚的、慷慨的乃至无私的行为，我只是说，在最高尚的动机后面，往往隐藏着一个机灵的魔鬼，人们以为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实际上却是他获利。

夏天的这段时间使我们那些人物各奔东西，让我们趁此机会从容不迫地对他们进行仔细的研究。我们的故事已经说到一半，其速度慢了下来，仿佛要重新积蓄力量，以便在不久后加速前进。贝尔纳肯定还过于年轻，不能作为一个情节的主导。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鲍里斯，但他最多只能关心这个孩子。我们已经看到贝尔纳有了变化，热烈的爱情还会使他有更大的变化。我在一本记事册上找到几句话，我在其中指出了我以前对他的看法：

“我本来应该提防贝尔纳在他故事开始时的那种极端的做法。从他随后的情绪来看，我觉得他仿佛已排除了他积累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想法，而如果他安分守己，继续生活在他压抑的家庭之中，他一定会保留这些想法。从此之后，他生活在反作用之中，仿佛在反对这种做法。他养成的反抗和对立的习惯，促使他对他自己的反抗进行反抗。在我的那些主人公中，他使我最为失望，因为我也许曾对他抱有最大的希望。也许他过早地放任自流。”

但我现在感到这种看法已不是十分正确。我觉得仍然应该信任他。他为人十分豪爽。他感到他有阳刚之气，充满力量，能够义愤填膺。他过多地倾听自己的心声，但这也是因为他善于表达。我不大相信过快地表达出来的那些情感。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但新的情感是无法用学到的形式流畅地表达出来的。稍加创造就会使他说得结结巴巴。他看过的书太多，记住的东西太多，在书上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

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次短暂的旅行使他取代了奥利维埃在爱德华身边的位置。发生的事情真是阴错阳差。爱德华喜欢的是奥

利维埃。有爱德华的关心，他怎么不会成熟呢？爱德华难道不会既爱护又尊重地指导他，支持他，使他最终达到自己那样的水平？帕萨旺会使奥利维埃堕落，这是肯定的。对他来说，危害最大的是这种肆无忌惮的掩饰。我原来希望奥利维埃有更强的自卫能力，但他生性柔弱，喜欢别人奉承。什么都会使他冲昏头脑。另外，我觉得我已从他写给贝尔纳的信的某些语调中看出，他有点虚荣心。淫荡、怨恨、虚荣，这些会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当爱德华再次见到他时，已经为时过晚，这是我担心的事。但他还年轻，可以对他寄于希望。

帕萨旺……还是不谈为好，是吗？他这种男人，害处最大却又最受欢迎，就像格里菲思夫人那种女人一样。我承认，起初我觉得这位夫人令人敬佩。但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这样的人物是用没有厚度的材料塑造而成。美国大量出口这类人物，但并非是惟一的产地。财产、智慧和美貌，这些人物看来一应俱全，只缺灵魂。当然，樊尚很快就看出了这点。他们不会感到过去的重负，也没有任何约束。他们无法无天，没有主人，毫无顾忌。他们自由自在，使小说家感到绝望，因此小说家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毫无价值的反应。我希望不要很快就和格里菲思夫人再次见面。我感到遗憾的是她从我们这里抢走了樊尚。我对樊尚更感兴趣，但他和这位夫人交往之后，变得平庸无奇。他听任她的摆布，失去了自己的棱角。真遗憾：他以前可是棱角分明。

如果我还会想出一个故事，我就只在其中安置久经考验的人物，生活不会使他们变得迟钝，只会使他们更加敏锐。洛拉、杜维埃、拉佩鲁兹、阿扎伊斯……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并没有寻找他们，而是跟在贝尔纳和奥利维埃后面走时在路上遇到了他们。真倒霉，从此我得去照管他们。

第三部　巴黎

当我们还将拥有几部新的关于各个地区的优秀著作时，也只有到那时，把它们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进行比较，仔细地加以对照，我们才能重新提出整体的问题，使它有新的、决定性的进展。如果采取另一种办法，那就只能带着两三个简单、普通的想法，走马看花地迅速转一圈。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样就会同特殊的、个别的、不规则的东西擦肩而过，也就是错过了最有趣的东西。

——吕西安·费弗尔[①]

《地球和人类进化》

① 费弗尔(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办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的不信宗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等。

一

回到巴黎，并未给他带来丝毫快乐。

——福楼拜《情感教育》

爱德华日记

九月二十二日

炎热，无聊。提前一周回到巴黎。

我这个人性急，所以总是提前应征。是好奇，而不是热心，是抢先一步的愿望。我一直没能用我的渴望写作。

把鲍里斯带到他祖父家里。索弗罗尼斯卡在前一天已经通知他了。她对我说，德·拉佩鲁兹夫人已进了养老院。事情总算了结！

按了门铃之后，我把孩子留在楼梯平台上就走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最好不要在旁边看着，另外我也怕老人谢我。事后我问了孩子，但一无所获。我见到索弗罗尼斯卡时，她告诉我，孩子也没有对她说什么。一小时后，当她按事先约定的那样去接孩子时，一个女仆来给她开门。索弗罗尼斯卡看到老人坐着，面前放着国际跳棋，孩子则在房间另一头的角落里赌气。

“真奇怪，”拉佩鲁兹尴尬地说道，“他开始时像是觉得好

玩，但他突然感到厌烦。我觉得他有点缺乏耐心……”

这是个错误：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九月二十七日

今天上午，在奥德翁剧院前遇到莫利尼埃。波利娜和乔治要到后天才回来。莫利尼埃从昨天起独自一人呆在巴黎，如果他和我一样感到寂寞，那么他看到我时显得极为高兴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到卢森堡公园去坐一会儿，等待午餐的时间来临，我们说好一起去吃饭。

莫利尼埃和我说话时装得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显得轻浮，他也许以为这样能取悦一位艺术家。他有点想显示自己还年轻。

“实际上，我满腔热情。”他向我表示。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淫荡好色。我微微一笑，仿佛听到一个女人宣称她大腿漂亮那样，这微笑表示：“请相信，这点我从未怀疑过。”在此之前，他在我眼里只是法官，现在他终于脱掉了法官的长袍。

我等到我们在富瓦约餐厅的桌旁坐下来后才跟他谈起奥利维埃。我对他说我最近从奥利维埃的一个同学那里了解到奥利维埃的情况，得知这孩子同帕萨旺伯爵一起在科西嘉旅行。

“是的，那是樊尚的一个朋友，是他提出带奥利维埃去的。由于奥利维埃刚刚出色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他母亲觉得不应该扫他的兴……他是搞文学的，那个帕萨旺伯爵。您应该认识他。”

我对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大喜欢他的作品，也不大喜欢他这个人。

“在同行之间，有时候相互间的评价有点过于严厉。”他反驳道。“我看过他最近那本小说，有些评论家对小说十分看

重。我看不出它有很大价值，但您知道，我不是内行……”后来，当我谈到我担心帕萨旺会对奥利维埃产生不良影响时，他含含糊糊地补充道：

“说实话，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赞成这次旅行。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从某个年龄开始，孩子们就摆脱了我们的管束。这是正常的，我们对此毫无办法。波利娜还想去管他们的事。她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我有时对她说：‘你那些儿子，你会使他们厌烦。你就别去打扰他们。可你却给他们出主意，提出种种问题……’我倒觉得，对他们监督的时间太长，是毫无用处的。重要的是初期的教育要向他们灌输某些良好的道德准则。重要的是特别要使他们像谁。亲爱的，遗传，您看，这是战胜一切的东西。有些坏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命中注定的人。对这些人必须严加管束。但对于生性善良的人们，我们的管束可以稍微放松。”

“但您刚才说，”我接着说道，“这次把奥利维埃带走，没有得到您的同意。”

“哦！我的同意……我的同意，”他说时在低头吃饭，“有时并不需要我的同意。必须看到，在家庭里，我说的是十分和睦的家庭，并非总是由丈夫作出决定。您没有结婚，不会对此感到兴趣……”

“请原谅我，”我笑着说道，“我是小说家。”

“那么，您也许已经发现，一个男人听任他女人的摆布，并非总是由于性格软弱。”

“确实，”我为了讨他喜欢，就作了让步，“有些男人刚强甚至专横，但到了家里，却像羔羊那样温顺。”

“您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接着说道，“丈夫听从自己的妻子，十次中有九次是因为他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亲爱的，一个贞洁的女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占上风。只要男人弯

一会儿腰，女人就跳到他的肩膀上。啊！我的朋友，可怜的丈夫有时非常值得同情。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想要的是贞洁的妻子，却不知道她们的贞洁将会使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把胳膊肘子支在桌上，用双手托着下巴，注视着莫利尼埃。这个可怜的男人并不知道，他所抱怨的弯腰，对他的脊椎骨来说是多么自然。他不时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吃得很多，不是像美食家那样细细品赏，而是像狼吞虎咽一般，看来特别欣赏我们要的那瓶陈年的勃艮第葡萄酒。他感到有人听他说话，理解他，也许还认为有人同意他的看法，非常高兴，就吐露了许多隐情。

“作为法官，”他继续说道，“我知道有些女人只是违心地顺从自己的丈夫……而当灰心的可怜丈夫到别处去寻找乐趣时，她们却会感到气愤。”

法官开始这句话时用过去时，结束这句话时用现在时，无法否认地表明说的是他自己。他在停下不吃时用格言式的句子补充道：

“自己胃口不好，往往会觉得别人胃口太好。”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说道：“这可以使您知道，亲爱的朋友，一个丈夫是如何在家里失去领导权的。”

另外，我还听出并且发现，他的话从表面上看缺乏条理，实际上是想把他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妻子的贞洁。我在想，一些像木偶那样支离破碎的人，没有用他们过分的自私把他们面貌的各个分开的部分拼凑在一起。稍微忘掉自我，他们就会变成碎片。他不说话了。我感到需要说出一些想法，就像刚走完一段路的车子，你要它再走，就得加一点油。我试探地说道：

“幸好波利娜聪明。”

他说“是的”，但声音拖得很长，仿佛在表示怀疑，然后说

道：

“但有些事她并不理解。一个女人无论怎样聪明，您知道……另外，我承认，在这件事上，我做得不是十分机灵。我开始对她谈一次无关紧要的艳遇，当时我认为，当时我相信，这事不会再持续下去。可这事却持续了下去……波利娜的怀疑也是如此。我不该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跳蚤放在她耳朵上，使她疑神疑鬼。我应该隐瞒，说谎……这就是嘴巴太快的结果。您要我怎么办呢？我天生轻信……但波利娜极为嫉妒，您无法想像我得如何费尽心机。”

“这事已经有很久了？”我问道。

“哦！大约有五年了。我以为我已完全使她放心。可一切都会从头再来。您想想，前天我回到家里……再要一瓶波马尔红葡萄酒，好吗？”

“我不要，您喝吧。”

“他们也许有小瓶装的。待会儿我回去睡一会儿。我热得难受……我刚才对您说，我回到家里，打开写字台，想把文件放在里面。我打开抽屉，里面藏着信件……就是我说的那个人的信件。您可以想像，我当时惊呆了，亲爱的：抽屉里已空无一物。哦！当然喽，会发生什么事，我太清楚了。两个星期前，波利娜同乔治一起回到巴黎，参加我一个同事的女儿的婚礼，我当时无法参加，您知道，我在荷兰……再说，这婚礼嘛，主要是女人们的事情。在这空荡荡的套间里，没有事干，借口整理房间，您知道女人是怎么样的，总是有点好奇……她就开始东翻翻西翻翻……哦！没有不怀好意。我并不责备她。但波利娜一直有整理房间的习惯，真讨厌……现在，她手里有了证据，您要我对她说什么呢？要是那姑娘没用我的名字来称呼我多好！一个如此和睦的家庭！当我想到我要忍受的事……”

这可怜的男人艰难地吐露自己的隐私。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给自己打扇。我喝的酒要比他少得多。别人心里的同情是不能像酒那样要到的，我对他只有厌恶的感觉。我承认他是一家之主（虽说我很难接受他是奥利维埃的父亲的想法），是本分、老实、深居简出的资产者，是情人，但我觉得滑稽可笑。我特别感到难受的是他说的话和面部表情的笨拙、粗俗。他要向我表达的情感，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和说话的声音都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像低音提琴要想达到中音提琴的效果，他这个乐器就只能走调。

“您刚才对我说，乔治和她一起……”

“是的，她不想让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但在巴黎，他当然不会老是跟着她……要是我对您说，亲爱的，结婚二十六年以来，我从未和她吵过架，甚至连一点口角也没有……当我想到将要发生的争吵……因为波利娜过两天就回来……啊！咱们说别的事吧。那么，您对樊尚是怎么看的？摩纳哥亲王，海上巡航……哟！……怎么，您不知道！……是的，他到亚速尔群岛附近去监督探测和捕鱼。啊！对他，我不必担心，我可以向您担保！他会独自走出自己的路来。”

“他的身体呢？”

“已经完全康复。像他那样聪明的人，我觉得是在走荣华之路。帕萨旺伯爵毫不隐瞒地对我说，他认为樊尚是他遇到的最出色的人之一。他甚至说是最出色的人……但必须考虑到夸大的成分……”

吃完饭，他点了一支雪茄。

“我是否能问您，”他接着说道，“把奥利维埃的情况告诉您的那位朋友是什么人？我要告诉您，我对我孩子们经常交往的人特别重视。我认为人们对此不大注意。幸好我的孩子们有一种天性，喜欢交结出类拔萃的朋友。您看，樊尚交结的

是亲王，奥利维埃交结帕萨旺伯爵。乔治在乌尔加特找到了一个小同学，名叫阿达芒蒂，他将和乔治一起进入弗代尔—阿扎伊斯寄宿学校。这男孩十分安静，他父亲是科西嘉的议员。但是必须小心谨慎。奥利维埃过去有个朋友，看来出身很好，名叫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我得告诉您，他父亲是我的同事，是个十分出色的人，我特别欣赏。但是……（这事我们之间说说）……我得知他不是那孩子的亲生父亲，虽说孩子用他的姓！这事您又怎么看呢？”

“把奥利维埃的情况告诉我的，正是那个年轻的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我说道。

莫利尼埃吸了雪茄喷出大口烟雾，他双眉紧皱，前额上立刻布满皱纹：

“我希望奥利维埃不要和那个男孩来往过多。我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非常不妙，不过我也并不感到十分奇怪。咱们心里明白，这样乱七八糟生出来的孩子，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这不是因为私生子不会有显著的优点乃至美德，而是因为混乱和忤逆之果必然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萌芽……是的，亲爱的，应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年轻的贝尔纳突然离开了他本来不应该进入的那个家庭。他去‘过他自己的生活’，就像埃米尔·奥吉埃[①] 所说的那样，既不知如何过也不知在哪里过的生活。可怜的普罗菲唐迪厄亲口把这个恶作剧告诉了我，他开始时显得极为痛苦。我让他明白，他不应该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总之，这孩子离家出走使一切恢复正常。”

我表示反对，说我对贝尔纳相当了解，可以担保他是热情、诚实的孩子（当然，我没有谈手提箱的事），但莫利尼埃立

---

① 奥吉埃（1820—1889），法国剧作家，他的社会喜剧阐述了资产者的道德，如《波瓦里埃先生的女婿》。

刻跳了起来：

“怎么会！我看我应该对您多说一些事情。”

然后，他把身子往前倾斜，低声说道：

“我的同事普罗菲唐迪厄负责审理一个案子，这案子极其棘手、麻烦，既是因为它本身的缘故，又是因为它可能引起的反响和产生的后果。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大家也不希望能对它信以为真……亲爱的，这是真正的卖淫场所，是一种……不，我不想使用下流的词语，咱们就说是一种茶室，特别令人气愤的是，茶室的常客大部分是，或者说几乎都是年纪还很小的中学生。我告诉您，这真是难以置信。这些孩子肯定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多么严重，因为他们几乎不想隐瞒。这是在放学以后。他们吃点心，聊天，和那些女人戏耍，戏耍在大厅隔壁的房间里继续进行。当然，那些房间不是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必须有人介绍，是熟人。这种饮酒纵乐的费用谁来支付？谁付套间的房租？这些事看来不难弄清，但要把调查进行下去，必须极其谨慎，因为知道得太多，就会让自己也陷进去，最终还不得不追究和牵连一些体面的家庭，有人怀疑这些家庭里的孩子是主要的顾客。因此，我尽自己的可能来给普罗菲唐迪厄泼冷水，他像公牛那样投入这个案件之中，根本没有想到他牛角的第一次冲击……（啊！请原谅，这话我不是故意说的。啊！啊！啊！真有趣，我这是脱口而出）……就有可能把他的儿子戳穿。幸好暑假使大家都分散开来，中学生全都走了，我希望这个案子虎头蛇尾，在作出一些警告和处分之后悄悄收场。”

“您能肯定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参与了这件事？”

“不是完全肯定，但是……”

“那您为什么相信呢？”

“首先，他是私生子这一事实。您可以想到，像他那种年

纪的男孩，要是没有干出十分丢脸的事情，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其次，我觉得普罗菲唐迪厄产生了一些怀疑，因为他的热情突然减退了，我怎么说呢，他仿佛在开倒车，我最后一次问他这个案子进展如何时，他显得很为难。‘我觉得，总而言之，这事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对我这样说，并迅速改变了话题。可怜的普罗菲唐迪厄！其实，您知道，他不应该遇到这种事。这是个正直的人，也许更加难得的是，他是条汉子。啊！譬如说，他女儿刚嫁了个如意郎君。我没能参加婚礼，因为我当时在荷兰，但波利娜和乔治回来参加了。我已经对您说过？我该去睡觉了……什么，真的！钱全由您来付？您别管！在男人之间，朋友之间，大家平分……不行？好吧，再见了。您别忘记，波利娜过两天回来。请到我们家来玩。另外，您就别再叫我莫利尼埃了，就叫我：奥斯卡！……我早就想请您这样称呼了。”

今天晚上，收到洛拉的姐姐拉歇尔的短笺：

> 我有要事相告。明天下午是否能去离您处不远的寄宿学校？十分感谢您的协助。

如果是为了跟我谈洛拉的事，她不会等到现在。这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

二

爱德华日记(续)

九月二十八日

我在寄宿学校底楼大自修室门口找到了拉歇尔。两个仆人在擦地板。她也系着女仆的围裙,手里拿着一块抹布。

"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您。"她说时向我伸出了手,脸上显出忧愁、温顺的表情,但仍然带着微笑,比美貌更为动人。"如果您没有太急的事,您最好先上楼看看外祖父,然后看看妈妈。要是他们知道您来了不去看望他们,他们会感到难受的。但您要留一点时间,我必须跟您谈谈。您过一会儿到这里来找我,您看,我在当监工。"

出于一种廉耻之心,她决不会说:我在干活。拉歇尔一生默默无闻地工作,任何东西都不像她的美德那样毫不起眼。自我牺牲 在她看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她家里没有人感谢她一直作出的牺牲。这是我所认识的心灵最美的女人。

走到三楼,去看阿扎伊斯。老人已不能离开他的扶手椅。他叫我坐在他的旁边,并立刻跟我谈起拉佩鲁兹。

"我知道他现在单身一人,感到不安,想说服他搬到学校来住。您知道我们是老朋友。我最近去看望了他。我觉得他亲爱的妻子进入圣佩里娜养老院使他十分难受。他的女仆告诉我,他几乎不吃东西。我认为我们平时吃得太多,但任何事

情都要有分寸，两个方面都可能会有极端。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他一个人做饭，但他要是一日三餐和我们一起吃，看到别人在吃饭，他也会想要吃饭。他在这里会同他可爱的孙子在一起，否则的话就不大有机会见到，因为从瓦万街到圣奥诺雷区有很长一段路程。另外，我也不太喜欢过多地让这孩子独自外出，在巴黎转悠。我认识阿纳托尔·德·拉佩鲁兹已有很长时间。他一直与众不同。这不是一种责备，但他这个人生来有点傲气，要是不让他干点事，他可能不会接受我的建议，住到我这里来。因此我想，我可以请他监督自修课，这不会使他感到十分疲劳，还可以让他散散心，使他从个人的小圈子里摆脱出来。他数学很好，必要时可以给学生复习几何或代数。现在他已没有学生，他的家具和钢琴对他已毫无用处，他应该把这些都卖掉，而由于搬到这里来住可以省掉他一笔房租，我就想到我们还可以收他一点膳宿费，这样他就会感到心安理得，就不会觉得欠我太多。您应该想办法说服他，而且不能太迟，因为按照他现在的饮食习惯，我担心他的身体很快就会衰弱。另外，过两天就要开学，所以需要心中有数，需要知道我们是否能依靠他……就像他能依靠我们那样。”

我答应第二天就去和拉佩鲁兹说。

他仿佛如释重负，立刻说道：

“嘿！告诉您，您宠爱的年轻人贝尔纳是多么正直的男孩。他很热心，提出要到这里来帮点忙。他说要当高年级小班的学监，但我担心他年纪太轻，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我和他说了很长时间，觉得他非常讨人喜欢。有这样坚强的性格，就可以造就优秀的基督教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灵魂因其初期教育而误入歧途。他对我承认他没有信仰，但他把这事告诉我时的语调却使我充满希望。我对他回答说，我希望在他身上看到成为基督勇敢的小卒所需要的所有品质，他

应该竭力发挥上帝赐予他的一切才能。我们一起重读了寓言[1],我觉得优良的种子并未落到贫瘠的土地上。他看来被我的话所感动,并答应我仔细考虑此事。”

贝尔纳已经把他和老人的那次谈话说给我听,我知道他对此是怎么看的,因此这时的谈话使我感到相当难受。我已经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但他用双手握住我伸给他的手:

“嘿!告诉您,我见到了我们的洛拉!我知道这可爱的孩子同您一起在景色秀丽的山区度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看来她生活在那里大有好处。我高兴地知道她重新回到她丈夫的家里,不然他会因和她长期分离而感到难受。遗憾的是他的工作不允许他到那里去找你们。”

我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想把手缩回来离开,因为我不知道洛拉对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不由分说地突然把我拉了过去,他自己则把身子往前倾斜,在我耳边说道:

“洛拉对我说出了她的希望,但是,嘘!……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把这事告诉您,是因为我知道您了解此事,因为我们都会守口如瓶。可怜的孩子在对我说时感到羞愧,脸涨得通红,她说话是如此谨慎。她跪倒在我的面前,我们一起感谢上帝为他们夫妻团圆祝福。”

我感到洛拉应该晚一点再吐露隐情,因为从她的身体状况来看,她还不便立刻说出此事。她要是和我商量,我就会劝她在见到杜维埃之前什么也别说。阿扎伊斯会看花眼睛,但他家里的人不会都像他那样糊涂。

老人还根据田园曲的不同主题弹奏了一些变奏曲,然后对我说他女儿见到我会感到高兴,我就下楼到弗代尔夫妇住

---

① 即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载《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他救助了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而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路过时却无动于衷。

的那层楼去。

我把上面写的重新看了一遍。我这样谈论阿扎伊斯，是要使自己变得可憎。我正是这样想的。我加上这几行文字，是给贝尔纳看的，他是个可爱的冒失鬼，也许还会偷看这本记事册。只要他继续和老人交往，他就会理解我的意思。我很爱这位老人，"另外"——如他所说——，我尊敬他，但我一旦来到他的身边，我就立刻昏了头，这使我感到和他交往相当难受。

我很爱他的女儿，即牧师夫人。弗代尔夫人像拉马丁笔下的埃尔薇尔[①]，是一个年老的埃尔薇尔。她的谈话自有其魅力。她往往不把自己的话说完，这使她的话有一种诗的朦胧。她用不确切和没有结束的东西来造成无限的感觉。她今世没有的东西，希望在来世能够得到，这使她无限扩大自己的希望。她在自己狭窄的土地上热情奔放。她很少见到弗代尔，因此她可以在她的想像之中爱他。这高尚的男人时刻准备启程，要关心和操心无数的事情。要去讲道、开会、看望穷人和病人。他只是在走过时才和你握握手，但因此也更加亲热。

"今天太忙，无法交谈。"

"啊！咱们到天堂上去见面。"我对他说道，但他已听不到这句话。

"他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弗代尔夫人叹息道。"您要知道，他让自己做这么多事，是自从……大家都知道他从不拒绝，就要他……他晚上回家时，有时疲惫不堪，我几乎不敢和

① 埃尔薇尔是法国诗人拉马丁(1790—1869)的《沉思集》中的人物，是诗人爱慕的女人。

他说话，怕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别人，没有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任何东西。”

她在对我说话时，我想起我以前住在寄宿学校时弗代尔几次回来时的情景。我经常看到他用双手托着脑袋，在休息片刻之后大声哀鸣。但是，我当时已经在想，他也许是害怕休息，而不是希望休息，觉得他最为难受的是有点时间进行思考。

“您喝一杯茶，好吗？”弗代尔夫人对我说道。这时，一个矮小的女仆用托盘把茶送来。

“夫人，糖没有了。”

“我已经跟您说了，您应该向拉歇尔小姐去要。快去……您是否通知了那几位先生？”

“贝尔纳先生和鲍里斯先生出去了。”

“那么，阿尔芒先生呢？……您快去。”

她没等女仆走出去就说道：

“这可怜的姑娘来自斯特拉斯堡。她没有一点……什么都得告诉她……那么，您还等什么？”

女仆又回来了，就像一条给人踩到尾巴的蛇：

“楼下的辅导老师想要上来。他说他要拿到钱之后再走。”

弗代尔夫人的脸上显出难受而又不耐烦的表情。

“付钱的事不是我管的，这个我还要对您说多少遍？您告诉他，让他跟小姐去说。去吧！……连一个小时也不得安宁！我真不知道拉歇尔在想什么。”

“她不来这儿喝茶吗？”

“她从来不喝茶……啊！要开学了，我们事情真多。想来上课的辅导教师要价过高，或者是他们的价钱可以接受，他们本人却无法被接受。爸爸当时对那一位不满意，但显得过于

宽宏大量，现在倒是那一位来威胁了。您听到了女仆说的话。所有这些人想的就是钱……仿佛世界上没有比钱更加重要的东西。现在，我们不知道用谁来替代他。普罗斯佩总是以为只要祈求上帝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女仆拿了糖回来了。

“您通知了阿尔芒先生？”

“是的，夫人，他马上就来。”

“那萨拉呢？”我问道。

“她要过两天再回来。她在英国朋友那里，在那个姑娘的父母家里，那姑娘您在我们这里看到过。她父母非常热情，我很高兴萨拉现在可以稍微……这就像洛拉那样。我觉得她脸色好多了。在南方之后，这次到瑞士去住，对她很有好处，也多亏您让她作出了这个决定。只有那可怜的阿尔芒，整个暑假都呆在巴黎。”

“那拉歇尔呢？”

“是的，确实，她也这样。有许多人请她去玩，但她情愿留在巴黎。另外，外祖父也需要她。再说，在这个世上，人们不能总是如愿以偿。有时我必须对孩子们这样说。也必须想到别人。您难道以为我不喜欢到萨斯费去散步？还有普罗斯佩，当他去旅行时，您难道以为他是去玩？阿尔芒，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来这儿时不戴活硬领。”她看到她儿子进来就这样说道。

“亲爱的母亲，您曾严格地教导我不要讲究衣着，”他一面说一面把手伸给我，“而且十分凑巧，因为洗衣女工要到星期二再来，而留在我这里的硬领都是破的。”

我想起奥利维埃告诉我的有关他这个同学的话，确实感到在他拙劣的讽刺后面隐藏着深沉的忧虑。阿尔芒的脸比以前俊俏了，他鼻子收缩，在变薄、发白的嘴唇上方弯成钩形。

他继续说道：

“在我们冬季开场时，我们这个普通的剧团增添了几位了不起的红角儿：一位思想正统的议员的儿子，以及年轻的帕萨旺子爵，即名作家的弟弟，这事您是否对您的贵宾说过？还有两个您认识的新演员，但他们却更加令人尊敬：鲍里斯亲王和普罗菲唐迪厄侯爵。再加上其他几位，他们的头衔和美德还有待了解。”

“您看，他还是这样。”可怜的母亲说道，并对他的玩笑报以微笑。

我非常担心他要谈起洛拉，就草草结束了我的拜访，迅速到楼下去找拉歇尔。

她卷起上衣的袖子，帮着整理自修室，但看到我走到近前时，急忙把袖子放了下来。

“我找您帮忙，心里极为难受。”她把我带到隔壁那个用来补课的小教室，并开始说道，“我本想去找杜维埃，他要我有事去找他，但自从我见到洛拉之后，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了……”

她脸色十分苍白，当她在说最后这些词时，她的下巴和嘴唇开始痉挛性颤动起来，使她一时间无法说话。我怕她局促不安，就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倚靠在她已关好的门上。我想握住她的手，但她把手从我的双手中抽了出来。她最后接着说下去，发出声音仿佛要作出巨大努力：

“您是否能借给我一万法郎？开学的情况相当好，我想很快就能把这钱还给您。”

“这钱您什么时候要？”

她没有回答。

“我身上带的钱有一千法郎多一点。”我接着说道。“明天上午，我就把这笔钱凑齐……如果需要，今天晚上也行。”

“不用，明天就行了。但您要是能立刻给我一千法郎……”

我从皮夹子里拿出钱，递给了她。

“给您一千四百法郎，好吗？”

她低下头，说了声“好的”，声音轻得我几乎听不出来，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到学生坐的长凳前面，在上面坐了下来，把胳膊肘支在前面的课桌上，用双手捂住脸。我以为她在哭，就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但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眼睛是干的。

“拉歇尔，”我对她说道，“您不要因为要向我提出这个要求而感到不好意思。我很高兴能帮您的忙。”

她神情严肃地看了看我：

“我感到难受的，是必须请您别把这事告诉外祖父和妈妈。自从他们把学校的账目交给我管之后，我就让他们相信……总之，他们并不知道。您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我恳求您。外祖父老了，妈妈又这么辛苦。”

“拉歇尔，这么辛苦的不是她……而是您。”

“她以前这么辛苦过，现在她累了，要轮到我了。我没有其他任何事要做。”

她普普通通地说出了这些普普通通的话。我不感到她的逆来顺受之中有一种苦涩，相反却有一种泰然自若。

“但您别以为情况十分糟糕。”她接着说道。“只是暂时的困难，因为有些债主显得不耐烦了。”

“我刚才听到女仆说有一个辅导教师来讨欠他的钱。”

“是的，他来跟外祖父大闹了一场，叫人十分难堪，可惜的是我没能加以阻止。那个人粗鲁而又庸俗。我得去把钱付给他。”

“您要我替您去吗？”

她犹豫了片刻，想笑但笑不出来。

“谢谢，不要，最好还是由我……但您和我一起出去，好吗？我有点怕他。要是他看到您，他也许就什么也不敢说了。”

寄宿学校的院子比花园高几个梯级，花园是院子的延伸，中间隔着一个栏杆，那个辅导教师用两肘支在后面，倚靠在栏干上。他头戴一顶很大的软毡帽，在抽烟斗。当拉歇尔在和他交涉时，阿尔芒走到我的跟前。

“拉歇尔敲了您一下。”他厚颜无耻地说道。“您来得正是时候，给她解了围。又是我那下流的哥哥亚历山大在殖民地欠了债。这事她不想让父母知道。她已经放弃了她一半的嫁妆来增加洛拉的嫁妆，但这次连剩下的一半也给搭上了。我敢打赌，这事她一点也没有告诉您。她的谦顺使我感到恼火。这是人世间最阴险的玩笑之一：每当有人为其他人作出牺牲，人们就可以肯定此人要比其他人来得强……她为洛拉什么都做了！可那婊子却对她这样报答！……”

“阿尔芒，”我气愤地大声说道，“您无权这样评论您姐姐。”

他用嘘嘘作响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道：

“相反，我评论她，是因为我不比她强。我有自知之明。拉歇尔，她可不对我们评论。她从不评论任何人……是的，婊子，婊子……我对她的看法，我还没有派人去告诉她，我可以对您发誓……您掩盖了，您保护了这一切！您可是知道……外祖父会看花眼睛。妈妈尽量装糊涂。至于爸爸，他信赖上帝，这更加方便。每次遇到困难，他就跪下来祈祷，让拉歇尔去设法解决。他只求别让他看得一清二楚。他东奔西跑，几乎从不呆在家里。我知道他在这里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在这里则会完蛋。当然喽，他想要使自己糊涂！在这个时候，妈妈却在作诗。哦！我不是开她的玩笑，我也作诗。但是，我至少

知道我只是个坏蛋，而且从未装出好人的样子。您说说，这是不是叫人恶心：外祖父对拉佩鲁兹'假装仁慈'，是因为需要一个辅导老师……"他突然说："那个下流胚在那里竟敢对我姐姐说什么？要是他在离开时不和她施礼，我就一拳打在他嘴上……"

他朝那个下流的东西冲了过去，我以为他会用拳头猛击过去。但在他走近时，那人立刻夸张而又嘲讽地举帽行礼，然后消失在拱门之中。这时，大门打开，让牧师进来。他身穿礼服，头戴大礼帽，手戴黑手套，仿佛参加洗礼或葬礼后回来。前任辅导教师和他互相客气地躬身施礼。

拉歇尔和阿尔芒互相走近。弗代尔走到他们跟前，也来到我的旁边。

"问题都解决了。"拉歇尔对父亲说道。

她父亲吻了吻她的额头：

"您看，孩子，我对你说过：上帝决不会抛弃信赖他的人。"

然后，他把手伸给我：

"您已经要走了？……改天再谈，好吗？"

三

爱德华日记(续)

九月二十九日

拜访拉佩鲁兹。女仆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让我进去。"先生不想见任何人。"我一定要进去,她才把我带到客厅。百叶窗都关着,在昏暗之中,我依稀看到我那年老的老师坐在直背大扶手椅上。他没有站起来。他不看我,但从旁边向我伸出他那只软弱无力的手,我握了之后,那只手又垂了下去。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所以我只看到他的侧面。他脸部棱角分明,毫无表情。有时,他的嘴唇在颤动,但他一句话也不说。我开始怀疑他认不出我了。座钟敲了四下。这时,他仿佛被钟里的一个齿轮驱动,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用庄重、有力但又像出自坟墓的那种毫无节奏的声音说道:

"为什么让您进来?我已叮嘱过女仆,让她对来访的客人说,德·拉佩鲁兹先生已经死了。"

我感到十分难受,不完全是因为这荒唐的话,还因为说这话的语调,语调夸张、做作,却又无法描述,我老师平时对我十分自然、信任,所以我对这种语调并不习惯。

"那姑娘不想撒谎。"我最后回答道。"她给我开了门,您别骂她。我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他愚蠢地重复道:"德·拉佩鲁兹先生已经死了。"然后又

陷入沉默之中。我感到不高兴，站起来准备走了，想改天再来寻找这悲伤的喜剧的原因。但正在这时女仆回来了，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巧克力饮料：

“请先生劝一下。他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

拉佩鲁兹不耐烦地惊跳起来，就像一个演员的演出效果给某个配角弄砸了：

“等一会儿。等这位先生走了之后。”

但女仆刚走出去把门关上，他就说道：

“我的朋友，行行好，请您给我拿一杯水来。就一杯白开水。我渴得要命。”

我在餐厅里找到一个长颈大肚玻璃水瓶和一只杯子。他在杯子里倒满水，一口喝干，用他那羊驼毛旧上衣的袖子擦了擦嘴。

“您在发烧？”我问他。

我的话立刻使他回到他扮演的角色之中：

“德·拉佩鲁兹先生没有发烧。他什么也不会有了。从星期三晚上起，德·拉佩鲁兹先生已不是活人。”

我犹豫不决，不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否是参加他的游戏：

“星期三不正是小鲍里斯来看您的那天？”

他朝我转过头来，听到鲍里斯的名字，他脸上露出微笑，犹如往日微笑的影子，并终于脱离了他扮演的角色：

“我的朋友，这事我可以对您说：那个星期三，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天。”然后他压低声音接着说道：“正是我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天，然后……结束此生。”

我看到拉佩鲁兹又谈起这不祥的话，感到极为痛苦。我知道，他以前和我说的这种话，我从未信以为真，因为我已让自己的记忆把它忘记，我现在则因此而责备自己。现在，我想起了所有的事，但感到惊讶，因为他最初和我谈到的期限更为

遥远，由于我对他指出了这点，他就用恢复自然并略带讽刺的声音向我承认，他在日期上面没有对我说实话，并把它稍加推迟，因为他怕我想要阻止他，或者怕我因此而提前回来。但他曾经连续几个晚上跪下来祈求上帝让他在去世之前见到鲍里斯。

“我甚至和上帝讲好，”他补充道，“必要时我推迟几天再走……因为您曾答应我把他带回来，您还记得吗？”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我就用双手使他的手暖和起来。他用节奏单调的声音继续说道：

“当我得知您不等到暑假结束就要回来，知道我无须推迟我的行期就能见到那孩子，我就觉得……我感到上帝考虑了我的祈祷。我觉得上帝赞成我的看法。是的，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立刻看出他在嘲笑我，而且一直这样。”

他把手从我的手里抽了出来，用更加兴奋的语调说道：

“因此，星期三晚上，我决定结束此生，而在星期三的白天，您给我带来了鲍里斯。我应该说，我在见到他时，并没有感到我意想中的全部喜悦。我事后仔细考虑了这事。显然，我无权指望那孩子很高兴见到我。他母亲从未和他谈起过我。”

他停了下来，嘴唇颤抖着，我觉得他要哭了。

“鲍里斯爱您是求之不得，但您要给他时间来了解您。”我试着说道。

“那孩子离开我之后，”拉佩鲁兹接着说道，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因为您知道德·拉佩鲁兹夫人已不住在这里），我就想：‘好吧！是时候了。’您要知道，我那已去世的哥哥留给我两支手枪，我一直保存着，放在我床头边的一只盒子里。我就去找那只盒子。我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就像现在这样。我给一支手枪装上子弹……”

他把头朝我转了过来，仿佛我在怀疑他的话，突然而又粗暴地重复道："是的，我给它装上了子弹。您可以看到：枪里现在还有子弹。发生了什么？我无法理解。我把手枪对着我的前额。我久久地把枪口顶在我的太阳穴上。但我没有开枪。我无法……在最后一刻，这说起来可耻……我没有勇气开枪。"

他说得兴奋起来。他的目光变得更加有神，面颊上显出淡淡的血色。他一面摇着头，一面看着我。

"这个您如何解释？有件事我已经决定，这事我几个月来一直在考虑……也许是为了这个。也许我在思想中已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勇气……"

"就像在鲍里斯回来之前，您已耗尽见到他的乐趣。"我对他说。但他继续说下去：

"我用枪口顶着太阳穴，呆了很长时间。我手指放在扳机上，稍稍按紧，但用力不大。我在想：'过一会儿，我就用力按下去，子弹就会射出。'我感到金属的寒冷，并想道：'过一会儿，我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但我首先会听到可怕的响声……'您想想！离耳朵这么近！……我不开枪主要是这个：害怕枪声……真荒唐，因为人死了之后……是的，我希望死的时候像睡着一样，而枪声无法使人睡着，只能使人惊醒……是的，我害怕的肯定是这个。我害怕的是，我不是睡着，而是突然醒来。"

他仿佛镇静下来，或者不如说聚精会神，一时间，他的嘴唇又莫名其妙地颤动起来。

"这些想法，"他接着说道，"我是在事后才有的。事实是，如果说我没有自杀，那是因为我不能做主。我现在说：我当时害怕，不是，并非如此。有个东西和我的意志完全无关，比我的意志更强，阻止了我……仿佛上帝不想让我走。您想想，一

个木偶想在戏演完前离开舞台……站住！在终场时还需要您。啊！您以为您想在什么时候走就能走！……我于是明白，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意志'，就是操纵木偶的提线，而提线的则是上帝。您不明白吗？我来给您解释。譬如，我现在想：'我要举起右臂'，我就举起右臂。（他确实举起了右臂。）但这是因为线已被提起，使我想到和说出：'我想举起右臂'……我不能做主的证明，是如果我应该举起另一个手臂，我就会对您说：'我要举起左臂'……不，我看到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您无法理解我……哦！我现在知道，上帝在作弄人。他让我们做一件事，却还要使我们相信是我们想做这件事。这是他的恶作剧……您以为我疯了？顺便说一下，您想想，德·拉佩鲁兹夫人……您知道她进了一家养老院……啊！您想想，她却认为那是疯人院，认为我让她进去是为了摆脱她，目的是让大家把她当做疯子。您说说，这怪不怪：你在街上遇到的任何过路人，却要比你终身相托的女人还要理解你……在开始时，我每天都去看她。可是，她一看到我就说：'啊！您来了。您还要来监视我……'我只好不去看她，因为这样只能使她生气。我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了，您要我怎么来珍惜生命呢？"

抽噎使他说不出话来。他低下头，我以为他又将意气消沉，可他却突然激动起来：

"您知道她走之前干了些什么？她撬开我的抽屉，把我故世的哥哥的信件全部烧掉。她一直嫉妒我的哥哥，特别是在他死了之后。她发现我夜里在重读他的信件，就跟我发脾气。她大声说道：'啊！您等我去睡觉。您在躲着我。'还说：'您最好还是去睡觉。您这样眼睛会疲劳的。'别人会以为她十分关心我，但我了解她：这是嫉妒。她不希望我单独和他呆在一起。"

"这是因为她爱您。嫉妒是因为爱。"

“那么，您得承认，可悲的是爱不能给生活带来幸福，却给生活带来不幸……也许上帝是这样来爱我们的。”

他说着话变得十分兴奋，突然说道：

“我饿了。我想吃东西时，那女仆总是给我端来巧克力饮料。德·拉佩鲁兹夫人想必对她说过，我只喝这个。请您到厨房去……走廊里右面第二扇门……看看有没有鸡蛋。我觉得她对我说过有鸡蛋。”

“您是否要她给您做个煎蛋？”

“我觉得我能吃两个。您能传个话吗？我说的话别人不听。”

“亲爱的朋友，”我回来后对他说道，“您的蛋过一会儿就煎好。要是您允许的话，我留下来看着您吃，是的，这会使我感到高兴。您刚才说您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我听了十分难受。您好像忘记了您的孙子。您的朋友阿扎伊斯先生提出让您住到他的寄宿学校里。他请我向您转达他的话。他认为，现在德·拉佩鲁兹夫人已不住在这儿，您就没有任何牵挂。”

我以为会有一定的阻力，但他只是稍微问了一下给他提供的新的生活条件。

“虽然我没有自杀，但我仍像死人一样。住在这里或那里，我都不在乎。”他说道。“您可以带我去。”

我讲好到后天来接他，在此之前，我会给他两只箱子，让他放置需要的衣服和想要带走的东西。

“另外，”我补充道，“在租约满期之前，这套间仍归您使用，您可以随时回来拿您缺少的东西。”

女仆端来了煎蛋，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让人给他做了一份晚餐，看到一切终于恢复正常，我感到松了口气。

“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他反复说道。“您真好。”

我很想让他把他的两支手枪交给我，我对他说，枪对他已

没有用处，但他不愿意给我。

“您不必再担心了。那天我没有做的事，我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做了。但现在这两支手枪已是我哥哥留给我的惟一纪念品，而我也需要它们来提醒我：我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玩具。”

四

那天天气十分热。从弗代尔寄宿学校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花园里树木的树冠，花园上还漂浮着大量热气。

那天开学，对阿扎伊斯老人来说，是发表讲话的机会。他站在讲台脚下，面对着学生，就像惯常那样。在讲台上坐着拉佩鲁兹老人。他在学生们进来时站了起来，但阿扎伊斯用友好的手势请他重新坐了下来。他不安的目光首先投射到鲍里斯身上，这目光使鲍里斯感到局促不安，还因为阿扎伊斯在讲话中向孩子们介绍新的老师时，认为必须暗示这位老师和其中的一个学生有亲戚关系。但拉佩鲁兹感到难受的是不能和鲍里斯的目光相遇，他觉得这孩子十分冷淡。

“哦！”鲍里斯想道，“但愿他别来烦我！不要让我‘引人注目’！”他的同学们把他给吓坏了。中学放学后，他得和他们聚在一起，在从中学到“宿舍”的路上，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真想和他们走在一起，原因是他非常需要得到同学们的好感，但他生来娇惯，不愿意这样去做，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他怨恨自己拘束，竭力不显出拘束的样子，甚至尽量露出笑容，以避免别人嘲笑，但他这样做是白费力气，在其他同学中间，他样子像个女孩，这点他感觉到了，并因此而暗自伤心。

一些派别几乎立刻形成。一个同学名叫莱昂·盖里达尼佐尔，成为中心人物，已经有了威望。他比其他学生年龄稍大，年级也更高，他棕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身材不是十分高大，体质也不是特别

强壮，却有人们所说的“胆量”。真是胆大包天。甚至乔治·莫利尼埃那孩子也认为盖里达尼佐尔使他“目瞪口呆”：“你知道，要使我目瞪口呆，得要有点能耐！”那天早上，他不但看到，而且亲眼看到盖里达尼佐尔走到一个少妇跟前，见少妇抱着一个孩子，就说道：

“这孩子是您的，夫人？（他说这话时深深地鞠了一躬。）您这个小子真难看。不过请您放心：他活不长。”

乔治说完后哈哈大笑。

“不会！你是在开玩笑？”乔治的朋友菲利普·阿达芒蒂听乔治说起此事，就这样说道。

这放肆的话使他们感到高兴，再也想不出更加风趣的话了。这已经是老掉牙的东西，莱昂是从他表兄斯特鲁维卢那里学到这一套的，但乔治并不需要知道这点。

在寄宿学校里，莫利尼埃和阿达芒蒂设法同盖里达尼佐尔坐在同一个长凳上，即第五个长凳上，使学监对他们不会看得过于清楚。莫利尼埃左面坐着阿达芒蒂，右面坐着被称为盖里的盖里达尼佐尔。长凳的末端坐着鲍里斯，鲍里斯后面坐着帕萨旺。

父亲死后，贡特朗·德·帕萨旺过着忧郁的生活，但他以前过的生活也并不十分愉快。他早就知道他不会得到他哥哥的任何同情和支持。他暑假是在布列塔尼度过的，是他年老的女仆即忠心耿耿的塞拉芬带他去的，把他带到她的家里。他所有的才能都深藏不露，他努力学习。他内心有一种愿望在激励他，那就是向他哥哥证明他比哥哥更强。他进寄宿学校是他自己作出的选择，也是因为他不想和哥哥一起住在巴比伦街的公馆里，因为那公馆只会使他想起伤心的往事。塞拉芬不想丢下他不管，就在巴黎租了房子，已故的伯爵在遗嘱上明文规定他的两个儿子要给她一小笔年金，这样她就有钱租房。贡特朗在这套房子里有他的房间，可在休息天居住，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布置了房间。他每星期和塞拉芬一起吃两顿饭，塞拉芬则照顾他，使他过着优裕的生活。在她身边，贡

特朗谈话十分随便，虽然他不能对她说出他挂在心上的事情。在寄宿学校，他不让别人来损害自己，心不在焉地听同学们开着玩笑，常常拒绝和他们一起玩耍。这也是因为他情愿阅读，而不愿参加非室外的游戏。他喜欢运动，喜欢所有的运动，但最喜欢独自进行的运动，这也是因为他高傲，喜欢独来独往。星期天，他根据当时的季节，去滑冰、游泳、划船或到乡下徒步旅行。他对某些东西厌恶，但并不设法去克服这种倾向，也没有设法去开阔自己的思想，而是使思想更加坚定。他也许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他设法做到的那样单纯。我们曾看到他在父亲灵床旁边守灵，但他并不喜欢神秘的仪式，他一旦失去了本色，就会感到不快。他的成绩在班级中名列前茅，是因为他用功，而不是因为他聪明。鲍里斯只要和他接近，就能得到他的保护，但吸引鲍里斯的却是坐在旁边的乔治。至于乔治，他眼睛里只有盖里，而盖里则是目中无人。

乔治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菲利普·阿达芒蒂，但他觉得不写信给他更为谨慎。

在开学那天的早上，他在上课前一刻钟来到中学的门口，但没有等到自己的朋友。他在校门口踱来踱去时，听到莱昂·盖里达尼佐尔非常风趣地责备一个少妇。过后，这两个顽童说了起来，得知他们将在寄宿学校成为同学，乔治感到十分高兴。

学校放学时，乔治和菲菲总算碰见了。他们同寄宿学校的其他学生一起朝阿扎伊斯寄宿学校走去，但和那些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能自由交谈。

“你最好把这个藏起来。”乔治开始说道，并用手指指着菲菲仍然挂在翻领饰孔上的黄色玫瑰花结。

“为什么？”菲利普提出这个问题时发现，乔治已不再挂自己的玫瑰花结。

“你可能会被抓起来。老弟，这话我想在上课前对你说，你要是来得早一点就碰到了。我曾在校门口等你，想告诉你。”

“我不知道。”菲菲说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乔治学着他的样子接着说道。“你应该想到，我没能在乌尔加特见到你，可能有话要对你说。”

这两个孩子总是在想如何胜过对方。菲菲因父亲的地位和财产有着某些优势，但乔治大胆而又无所顾忌，所以大大胜过对方。菲菲必须作出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后面。他不是个淘气的孩子，但他懦弱。

“好吧！你有话，那就说出来。”他说道。

这时，莱昂·盖里达尼佐尔已走到他们身边，听着他们的谈话。乔治乐意让他听到自己说的话。早上他说的话使乔治感到惊讶，现在乔治也留着会使他吃惊的话。因此，他在对菲菲说话时，语调十分平淡：

“小普拉琳让人给抓起来了。”

“普拉琳！”菲菲大声说道。乔治的冷静使他感到害怕。由于莱昂显出感兴趣的样子，菲菲就问乔治：

“能对他说吗？”

“当然喽！”乔治耸了耸肩说道。于是，菲菲指着乔治对盖里说道：

“那是他的相好。”然后又对乔治说：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碰到了热尔梅娜，是她把这事告诉我的。”

于是，他就对菲菲说，十二天前，他回到巴黎，想再去看看一个套间，就是检察官莫利尼埃曾称之为“饮酒纵乐的场所”的那个套间，他看到门关着，就在那个街区闲逛，不久之后遇到菲菲的相好热尔梅娜，她告诉他说：暑假开始时，警察局进行了搜查。这些女人和孩子并不知道，普罗菲唐迪厄为了这次搜查，进行了仔细的考虑，等到那些未成年的轻罪犯人各奔东西之后再下手，因为他不想把他们逮捕归案，也不想让他们的父母因此而丢脸。

"啊！老兄……"菲菲不加评论地反复说道，"啊！老兄！……"他觉得乔治和他逃过了这一劫。

"你觉得背脊发冷，嗯？"乔治傻笑着说道。他自己也给吓坏了，但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承认，尤其是当着盖里达尼佐尔的面。

听了这个对话，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孩子比他们在实际上还要道德败坏。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装出有能耐的样子才这么说的，这点我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没关系：盖里达尼佐尔在听他们说话，他听他们说话，并让他们说下去。那天晚上他把这些话说给他表哥斯特鲁维卢听时，他表哥一定会非常高兴。

那天晚上，贝尔纳去找爱德华。

"开学的情况好吗？"

"不坏。"由于他不再说下去，爱德华就说道：

"贝尔纳先生，如果您心情不好，不想谈话，您别以为我会逼着您说。我厌恶审问。但是，请允许我提醒您，是您向我提出为我做事的，因此，我有权请您作一些汇报……"

"您想知道什么？"贝尔纳很不情愿地接着说道。"是阿扎伊斯老头发表了庄严的讲话，提出要孩子们'用青春的活力共同奋发……'？我记住了这句话，因为它被重复了三次。阿尔芒说，老人每次讲话都用这句话。我和他坐在教室里面最后一个长凳上，看着孩子们进来，就像挪亚[1] 看着各种动物进入方舟。各种各样的都有，有反刍动物、厚皮动物、软体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讲话之后，他们就开始互相谈话，我和阿尔芒发现，他们说的话十句里有四句是这样开始的：'我打赌你不……'"

"那另外六句呢？"

---

① 据《圣经·旧约》，神命义人挪亚造一个方舟，洪水降临时全家以及各类品种的活物可以进入方舟躲避。

“是这样开始：‘我嘛，我……’”

“我觉得观察得不错。还有什么？”

“我看有些孩子的性格是伪造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爱德华问道。

“我特别想到其中的一个，就是坐在小帕萨旺旁边的那个，我觉得小帕萨旺倒是个文静的孩子。他旁边的那个孩子，我观察了很长时间，那孩子仿佛把古人的不要过度[1] 当做生活准则。您是否觉得，在他这种年纪，这是个荒谬的座右铭？他的衣服做得太瘦，领带系得端正，连鞋带也系得整整齐齐。虽说我和他谈话不多，他还是抓紧时间对我说，他发现到处都在浪费精力，并且像副歌那样重复道：‘不要作无用的努力。’”

“该死的节约，”爱德华说道，“这在艺术上却变成啰嗦。”

“为什么？”

“因为他们担心会少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关于阿尔芒，您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他可是个古怪的人。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我不喜欢古怪的人。当然，他并不笨，但他的才智只是用来毁坏，而他最热中的却是毁坏他自己，他自身的善良、宽宏、高尚或温柔，他都引以为耻。他应该进行运动，出去透透空气。他整天关在房间里会变得乖戾。他仿佛想接近我，我并不回避他，但不能适应他的想法。”

“您是否觉得，他的嘲笑和讽刺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敏感，也许隐藏着一种巨大的痛苦？奥利维埃是这样看的。”

“有可能，我这样想过。我对他还不大了解。我有的看法也不成熟。对此我需要仔细考虑，然后再对您说，但要等到以后。今天晚上，请原谅我，我要向您告辞。过两天我要考试，另外，我向您承认……我感到伤心。”

---

① 原文为拉丁语，系警句。

五

如果我没有弄错，对万物只能取其精华……

——费奈隆

奥利维埃于昨晚回到巴黎，睡了一觉之后已精神十足。空气很热，天空晴朗。他刚刮了胡子，洗了淋浴，穿得十分雅致，走出门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青春和美貌。这时，帕萨旺还在睡觉。

奥利维埃急忙朝巴黎大学走去。今天上午，贝尔纳将要考笔试。奥利维埃怎么会知道？但他也许并不知道。他是去打听情况的。他走得匆忙。自从那天夜里贝尔纳躲在他的房间里之后，他没有再见到过自己的朋友。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是急于向朋友炫耀自己，还是急于见到朋友，有谁能说得清呢？贝尔纳对雅致无动于衷，真叫人恼火！但这种爱好有时是和富裕一起产生的。多亏帕萨旺伯爵，奥利维埃才有了这样的体会。

今天上午，贝尔纳考的是笔试。他要到中午十二点才能出来。奥利维埃在院子里等待他。他看到了几个同学，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就走开了。他穿着这身服装有点局促不安，但更加局促不安，则是在贝尔纳出来之后，在院子里朝他走过来的时候。只见贝尔纳向他伸出手，大声说道：

“他真漂亮！”

奥利维埃以为自己不会再脸红了，这时脸却红了。这话的语

调虽然十分真挚，但怎么会听不出其中的讽刺呢？贝尔纳仍穿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晚上穿的那套西服。他没有想到会见到奥利维埃。他一面问他，一面拉着他走。他再次见到他，突然高兴起来。他起初看到他衣着讲究，微微一笑，但并无任何恶意，他心地好，没有怨恨。

“你和我一起吃午饭，嗯？是的，下午一点半，我还要去考拉丁语。今天上午是考法语。”

“满意吗？”

“我，是的。但我不知道我写的东西是否对那些阅卷教师的胃口。考题是论述拉封丹[①] 的四句诗：

我是帕耳那索斯山[②] 的蝴蝶，就像蜜蜂，
善良的柏拉图[③] 将它们比喻成人间奇迹，
我是轻盈之物，飞向任何题材，
从一朵朵花、一件件物前经过。

“你说说，你拿到这个题目会怎么写？”

奥利维埃无法抗拒显示本领的欲望：

“我会说，拉封丹在描绘自己的同时，也描绘了艺术家，即只看到世界的外部、表面、花朵的人。然后，为了进行比较，我将描绘学者、研究者，即深入研究的人，并最终证明，当学者在寻找时，艺术家已经找到，证明深入研究者会深陷其中，深陷其中者会真假难

①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著有《寓言诗》12卷，内容丰富，讽刺尖锐，对后来欧洲寓言作家影响很大。

② 帕耳那索斯山位于希腊中部，古代被认为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

③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创办学园，提出理念论和灵魂不朽说，其哲学思想对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辨，证明真理就是表象，神秘就是形式，证明人最深刻的东西就是他的皮囊。”

这最后一句话，奥利维埃是从帕萨旺那里听来的，而帕萨旺则是有一天保罗-昂布鲁瓦兹在一个沙龙高谈阔论时从他嘴里听到的。没有印出来的东西，帕萨旺都可以占为己有，他称之为“悬空的想法”，即别人的想法。

奥利维埃说话的语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贝尔纳由此看出这句话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奥利维埃说这句话的声音不大自然。贝尔纳想要问：“这是谁说的？”但他不愿使自己的朋友感到不快，除此之外，他害怕听到帕萨旺这个姓，而直到此刻，奥利维埃还没有说出这个姓。贝尔纳只是好奇地盯着自己的朋友看，而奥利维埃则再次脸红。

贝尔纳感到惊讶的是听到多愁善感的奥利维埃说出了同他以前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的想法，这种惊讶几乎立刻让位于一种强烈的愤慨，这突然、出人意外、无法抗拒，犹如旋风。他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这些想法，虽然在他看来这些想法荒谬。也许它们并非如此荒谬。在他那本记录不同意见的练习簿上，他可以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同他自己的想法进行对照。如果这真的是奥利维埃的想法，他就不会对奥利维埃也不会对这些想法感到愤慨，但他觉得这后面还藏着一个人，他的愤慨是针对帕萨旺的。

“有这样的想法，会使法兰西受到毒害。”他大声说道，声音沉闷，但情绪激烈。他说时盛气凌人，想要超越帕萨旺。他说的话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仿佛他说出这句话之后才有这种想法。然而，在今天上午的考试中，他加以发挥的正是这种想法，但由于腼腆的缘故，他不愿意用言语，特别不愿意在同奥利维埃谈话时炫耀他所说的“伟大情感”。一旦说了出来，他就觉得这些情感不再那么真挚了。因此，奥利维埃从未听到他的朋友谈论“法兰西”的利益，这下轮到他感到惊讶了。他睁大眼睛，再也想不到要微笑。他觉得

贝尔纳已判若两人。他傻乎乎地重复道：

“法兰西？……”然后，由于贝尔纳显然不是在开玩笑，他就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老兄，这不是我的想法，而是拉封丹的想法。”

贝尔纳几乎变得咄咄逼人。

“当然喽！”他大声说道，“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你的想法。但是，老兄，这也不是拉封丹的想法。这种轻浮，他在晚年表示后悔和道歉，要是他只有这种轻浮，他就决不会成为我们仰慕的艺术家。我在上午的论说文中所说的正是这点，我还用大量语录来进行论证，因为你知道我的记忆力相当好。但是，我很快把拉封丹搁在一边，谈起某些浅薄的人们自以为在他的诗中找到的证据，用大段文字来驳斥那种无忧无虑、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精神，即人们所说的‘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有时使我们在国外信誉扫地。我说不应该把它看做法兰西的微笑，而应该看做法兰西的鬼脸；真正的法兰西精神是一种研究、推理、热爱和耐心洞察的精神；如果拉封丹没有这种精神，他也许会写出他的短篇故事，但决不会写出他的寓言诗，也写不出这篇诗体书简（我表明我知道这书简），让我们来评论的诗句就摘自这篇书简。是的，老兄，是彻底批判，我也许会不及格。但我不在乎，我必须把这话说出来。”

奥利维埃并不是特别看重他刚才说出的想法。他忍不住要炫耀自己，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引用了一句他以为会使他的朋友感到震惊的话。现在既然这位朋友用这种口气来跟他说话，他就只好快快收场了。他最大的弱点是他非常需要贝尔纳的友爱，而贝尔纳却并非如此需要他的友爱。贝尔纳的议论对他是一种羞辱。他后悔自己说话过于性急。现在，要改变看法、随声附和已经为时过晚，他要是让贝尔纳先说，一定会这样去做。但他怎么会想到，他们分手时如此喜欢批评的贝尔纳，竟成为帕萨旺要他一笑置之的那些情感和思想的捍卫者？微笑，他真的不想再微笑，他感到耻

辱。他既不能退缩，又不能反对用真实的情感使他敬畏的贝尔纳，就只好竭力保护自己、躲躲闪闪：

“你在文章中谈了这种看法，可不是为了驳斥我而说的……但愿如此。”

他说这话犹如感到不快那样，完全没有使用他所希望的那种语调。

“但我现在是对你在说。”贝尔纳接着说道。

这句话直接刺到奥利维埃的心中。贝尔纳说这话时也许并无敌意，但对它又怎么能不这样理解呢？奥利维埃不做声了。贝尔纳和他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他想要提出什么问题，以便建起一座桥梁，使两岸能够进行联系。但他没有希望找到。“他难道没有看出我的忧伤？”他心里在想。这使他更加忧伤。他也许还不必忍住眼泪，但他心里感到应该哭泣。这也是他的弱点：如果他觉得好友重逢不会十分高兴，他现在也就不会这样伤心。两个月前，他急于见到爱德华时，情况也是这样。他心里想，永远都会这样。他真想和贝尔纳一刀两断，跑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忘掉帕萨旺、爱德华……他意外地看到一个人，忧郁的思路被突然打断。

在他们上行的圣米歇尔大街，在他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奥利维埃看到了弟弟乔治。他抓住贝尔纳的胳膊，立刻转过身去，急忙拉着他走开。

“你觉得他看到我们了吗？……我家里还不知道我已回来。”

小乔治并非独自一人。莱昂·盖里达尼佐尔和菲利普·阿达芒蒂同他在一起。这三个孩子谈得很热和，但是，虽然乔治对谈话感到兴趣，他仍像他说的那样“睁着眼睛”。为了听他们谈话，咱们只好暂时离开奥利维埃和贝尔纳。这两个朋友已走进一家餐厅，这时正忙于吃饭，而不是忙于说话，这使奥利维埃感到十分宽慰。

“那么，你去。”菲菲对乔治说道。

“哦！他害怕！他害怕！”乔治回击道，声音里尽量显出讽刺的蔑视，来激一激菲利普。盖里达尼佐尔十分傲慢：

“我的羔羊们，如果你们不愿意，不如马上就说。我不难找到几个比你们胆子更大的家伙。好吧，你把那东西还给我。”

他朝乔治转过身去，乔治的手里握着一枚硬币。

“行，我去！”乔治突然冲动起来，大声说道。“你们跟我来。”（他们站在一家香烟店门前。）

“不，”莱昂说道，“我们在街角等你。来，菲菲。”

过了一会儿，乔治从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包被称为“上等品”的香烟，把烟分给他的两个朋友。

“那么？”菲菲焦虑地问道。

“那么，什么？”乔治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反问道，仿佛他刚才做的事极为正常，不值一提。但菲利普一定要问：

“你把它用掉了？”

“当然喽！”

“他们什么也没有对你说？”

乔治耸了耸肩：

“你要他们对我说什么？”

“那他们把钱找给你了？”

这次，乔治甚至不屑回答。但是，由于对方还有点怀疑和担心，一定要他“拿出来看看”，乔治就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菲利普数着：有七个法郎。他想问：“你能肯定这些都是真的？”但忍住了。

乔治是用一个法郎买下这伪币的。当时说好，找回的钱平分。他把三个法郎递给盖里达尼佐尔。至于菲菲，则一个苏也得不到，最多分给他一支香烟，这对他是一次教训。

由于受到这首次成功的鼓励，菲菲现在也跃跃欲试。他请莱昂把第二枚硬币卖给他。但莱昂觉得菲菲胆小，为了吊足他的胃口，就装作看不大起他刚才的胆怯，并装出对他生气的样子。“他

当时只要早作决定就行了。少了他，我们照样玩。”另外，莱昂觉得第二次尝试离第一次的地方太近，不大谨慎。而且，现在时间太晚。他的表哥斯特鲁维卢正等着他吃午饭。

盖里达尼佐尔还没有这样蠢，由他自己来推销他的这些伪币，但根据他表哥的指示，他竭力寻找同谋。他这次完成了任务，要去进行汇报。

“名门的子弟，你要知道，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因为如果以后事情败露，他们的家长会设法把事情平息。（跟他这样说的，是他的表哥斯特鲁维卢，即他的临时家长代理人，当时他们在吃午饭。）只是用这个办法，把硬币一个个卖掉，就太慢了一点。我要出手的有五十二盒硬币，每盒里有二十枚。每盒要卖二十法郎，但不能卖给随便什么人，你要知道。最好是组织一个协会，要参加就得交出抵押品。必须使这些孩子受到牵连，要让他们交出能控制他们父母的东西。在出让硬币之前，你一定要使他们知道这点，哦！别去吓唬他们。对孩子们决不能吓唬。你曾对我说，莫利尼埃的父亲是法官？很好。那阿达芒蒂的父亲呢？”

“是议员。”

“那就更好。你已经相当老成，知道每个家庭多少都有点秘密，知道秘密泄露之后，有关的人会吓得发抖。必须让孩子们去寻找，这样他们就会有事可做。平时，他们在家里闷得发慌！另外，这可以让他们学会观察、研究。这非常简单：没有东西拿来，就什么也得不到。有些家长一旦知道他们的把柄落到了别人手里，就会出大价钱来使对方沉默。当然，我们不想对他们进行敲诈，我们是正人君子。我们只想控制他们。用他们的沉默来换取我们的沉默。他们沉默，并让别人沉默，我们也就沉默。让我们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斯特鲁维卢在两只杯子里倒满酒。他们碰了杯。

“在公民之间，”他接着说道，“建立互惠关系不但有益，而且必

要，一些稳固的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人们互相控制，对！我们控制孩子们，孩子们控制他们的家长，他们的家长又控制我们。好极了。你清楚吗？”

莱昂是一清二楚。他冷笑着。

“小乔治……”他开始说道。

“这个，什么？小乔治……”

“莫利尼埃，我觉得他老成。他拿了他父亲的一些信件，是奥林匹亚剧院的一位小姐写的。”

“那些信你看到了？”

“是他给我看的。他当时在和阿达芒蒂说话，我在旁边听着。我觉得他们希望我听到他们的话，总之，他们没有回避我。我为此采取了措施，对他们使用了你的办法，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乔治对菲菲说（为了让他大吃一惊）：‘我父亲，他有一个情妇。’菲菲不甘落后，就回答道：‘我父亲，他有两个。’真傻，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走到他们面前，对乔治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信。’我装出怀疑的样子，并说：‘你吹牛……’最后，我把他逼得急了，他就对我说，这些信他带在身边。他从一只厚厚的皮夹子里把信拿出来给我看。”

“你看了信的内容？”

“没来得及看。我只是看到那些信上的笔迹相同，其中一封的收信人是：‘我亲爱的大猫咪’。”

“那么署名呢？”

“‘你的小白鼠。’我就问乔治：‘这些信你是怎么拿到的？’于是，他笑着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大串钥匙，并对我说：‘所有抽屉的钥匙都有。’”

“菲菲先生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我觉得他嫉妒。”

“乔治会把那些信给你吗？”

“如果需要，我可以让他交出来。我不想去问他要。如果菲菲交出来，他也会拿出来。这两个人在互相较劲。”

“这就叫竞争。你在寄宿学校里是否还发现别的人？”

“我会去找的。”

“我还想对你说……在寄宿生里，应该有个叫鲍里斯的孩子。这个孩子，你别去动他。”他停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补充道：“是目前。”

这时，奥利维埃和贝尔纳坐在大街上一家餐厅的餐桌旁。在他朋友热情的微笑面前，奥利维埃的忧伤逐渐消失，就像霜见到阳光一样。贝尔纳避免说出帕萨旺的名字：

奥利维埃感到了这点，一种神秘的本能告诉了他，但这个名字已在他的嘴边，不管怎样，他都得把它说出来。

“是的，我们回来的时间要比我对我家里说的来得早。今天晚上，《阿耳戈英雄[1]》杂志社举行宴会。帕萨旺一定要去参加。他希望我们的新杂志能和老杂志友好相处，不要成为竞争对手……你应该去，你知道……你应该叫爱德华一起去……也许不是去赴宴，因为这要有邀请信，而是在其后。大家聚集在万神酒店二楼的一个大厅里。《阿耳戈英雄》的主要编辑都将出席，其中有好几位将为《前卫》撰稿。我们的创刊号几乎已经准备停当。但是，你说说，你为什么没有寄给我任何东西？”

“因为我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贝尔纳有点生硬地回答道。

奥利维埃的声音变得近于哀求：

“在目录上，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名字旁边……如果需要，可以再等一下……随便什么都行，但要有东西……你以前几乎答

---

① 据希腊神话，阿耳戈英雄由伊阿宋率领，乘快艇阿耳戈号到科尔喀斯觅取由毒龙看守的金羊毛。

应了我们……”

奥利维埃难受，贝尔纳也不好受，但他心肠一硬：

“你听着，老兄，我最好现在就对你说：我担心无法和帕萨旺合作。”

“但领导者是我！他让我有充分的自由。”

“另外，我不高兴的正是给你寄‘随便什么’。我不愿意写‘随便什么’。”

“我说‘随便什么’，因为我恰恰知道你写的‘随便什么’都会是好的……知道这决不会是‘随便什么’。”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话结结巴巴。如果他在自己身边不再感到他朋友的存在，他就会对这个杂志兴趣索然。共同创业的梦，真美。

“另外，老兄，即使我开始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不想做的事，我还不大清楚我将要做的事。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会写。”

这个声明使奥利维埃感到失望。但贝尔纳接着说道：

“我轻而易举地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会使我满意。正是因为我对句子精心加工，所以我厌恶那些套话。这不是因为我只喜欢困难的东西，而是我认为现在的那些文人花的力气实在太少。要写一部小说，我对别人的生活还了解得不够，我自己也还没有生活经历。诗句使我感到厌烦，亚历山大体[①] 破得像褴褛衣衫，自由诗样子难看。现在惟一使我满意的诗人是兰波[②]。”

“我在宣言中说的正是这些。”

“那我就没有必要重复了。不，老兄，不，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写。我有时感到写作妨碍生活，感到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

---

① 指法国十二音节诗。

②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创作生涯自 15 至 20 岁，但其作品及风格对象征主义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主要诗作有《醉舟》、散文诗《灵光篇》和《在地狱中的一季》等。

用词语更加清楚。”

“艺术作品是持续的行动。”奥利维埃怯生生地说道，但贝尔纳没有在听他说话。

“我对兰波最为欣赏的，就是对生活的偏爱。”

“他败坏了自己的生活。”

“你知道什么？”

“哦！这个，老兄……”

“不能从外部来评论其他人的生活。不过，我们可以说他失败了。他运气不好，有过贫困和疾病……他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仍然羡慕，是的，我羡慕他的生活，即使其结局可鄙，甚于……”

贝尔纳没有把自己的话说完。他想说出一位当代名人的名字，但想到许多名字，感到犹豫不决。他耸了耸肩，继续说道：

“我模糊地感到我身上有非同寻常的愿望，这犹如海底涌浪，汹涌澎湃，其运动使人无法理解，而我也不想设法理解它们，甚至不想去观察它们，生怕阻止它们的产生。在不久之前，我还不断地分析自己。当时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经常自言自语。现在，即使我想这样做，我也做不到了。这种怪癖突然消失，连我自己也没有察觉。我认为，这种独白，这种‘内心对话’，正如我们的老师所说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两重性，当我开始爱上我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爱这个人甚于爱我自己之后，我就无法再具有这种两重性。”

“你想说的是洛拉，”奥利维埃说道，“你爱她始终如此？”

“不，”贝尔纳说道，“而是越来越强烈。我认为爱情的特点就是不会始终不变，不增则减，这就是它和友谊的区别。”

“友谊也会减退。”奥利维埃伤心地说道。

“我觉得友谊增减的余地没有这样大。”

“你说……要是我问你什么，你不要生气，好吗？”

“那你就等着瞧吧。”

“我是不想让你生气。”

“你要是有问题不说出来，我就会更加生气。”

“我想知道，你对洛拉是否有……性欲？”

贝尔纳突然变得一本正经。

“正因为是你……”他开始说道，“好吧！老兄，奇怪的是，自从认识她之后，我身上就完全没有性欲了。而在过去，你是否记得，我曾同时对街上遇到的二十个女人动情（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选择其中的一个），现在，除了她的美之外，我决不会再对其他形式的美感到兴趣，除了她的之外，我不会再去爱别的女人的前额、嘴唇和目光。但是，我对她有的是尊敬，在她身边，任何肉欲的想法都会使我感到是在亵渎宗教。我觉得我以前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觉得我的本性是非常贞洁的。多亏了洛拉，我的本能才得到了升华。我感到自己身上有巨大的力量没有得到使用。我想要使用这些力量。我羡慕查尔特勒修会的修士，修士用教规来收敛自己的傲气，对修士你可以说：‘我相信你。’我羡慕士兵……或者不如说，不，我不羡慕任何人，但我内心的湍流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想要把它制服。这就像我身体里有蒸汽一样，它会发出咝咝声泄漏出来（这就是诗歌），会推动活塞和车轮，或者会使机器爆炸。你是否知道我有时感到我表达自己的思想最清楚的行为是什么？是……哦！我清楚地知道我决不会自杀，但我完全理解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①]，他问他弟弟是否能理解一个人自杀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高兴，因为过于生气勃勃……因为要爆炸。”

他全身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光芒。他说得多么清楚！奥利维埃出神地注视着他。

“我也是，”他胆怯地低声说道，“我对人自杀是理解的，但那是在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快乐之后，因为其后的全部生活都会因此而

---

①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大哥。

黯然失色，这种快乐使人认为：够了，我满意了，我再也不……”

但贝尔纳没有在听他说话。他不说了。没有人听，说下去又有什么意思？他的那片天又变得阴沉沉的。贝尔纳掏出怀表：

“我得走了。那么，你说，今天晚上……是几点？”

“哦！我想十点就可以了。你来吗？”

“是的，我设法叫爱德华一起去。但是，你知道，他不大喜欢帕萨旺，另外，文学聚会使他感到厌烦。这只是为了去看你。你说，我考完拉丁语之后，能不能再见到你？”

奥利维埃没有立刻回答。他失望地想到，他曾答应帕萨旺四点钟在将要印刷《前卫》杂志的印刷所见面。要是能够脱出身来，他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

“我很想来，但我没空。”

他丝毫也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忧伤。贝尔纳回答说：

“那就算了。”

说完这句话，两个朋友就分手了。

奥利维埃准备对贝尔纳说的话，他一点也没有说。他怕他的朋友感到不快。他对自己也感到不快。他上午还步履轻快，现在却低垂着头。帕萨旺的友谊，他起初还引以为豪，现在却使他为难，因为他感到贝尔纳在指责这种友谊。今天晚上，在这个宴会上，如果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见到他的朋友，他也无法和他说话。这个宴会不可能使他感到快乐，除非他们在事先取得相互间的谅解。而在虚荣心的摆布之下，他竟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要爱德华舅舅也去参加！在帕萨旺身边，在前辈、同行以及《前卫》杂志未来的撰稿人中间，他必须炫耀自己，这样爱德华就会加深对他的误会，也许会永远误会下去……要是他能在这次宴会前见到他多好！立刻见到他！他就会扑上去把他抱住，他也许会哭，把自己的事都告诉他……从此刻到四点钟，他还有时间。快，一辆汽车。

他把地址告诉司机。他来到门前，心怦怦直跳：他按了铃……爱德华出去了。

可怜的奥利维埃！他为什么要躲着自己的父母，不直接回家去呢？要是这样，他就会在母亲身边找到他的舅舅爱德华。

六

爱德华日记

小说家们使我们受骗上当，因为他们在展示个人时，没有考虑环境的压力。森林决定树木的形状。给每棵树留下的空间是如此之小！多少芽枯萎了！每棵树在可能的地方长出其枝叶。神秘的树枝，往往被认为是抑制的产物。只能往高处长。我不明白波利娜是怎么搞的，长不出神秘的树枝，不明白她还要等待何种压力。她和我说话，同以前相比更加出自内心。我承认，我那时并没有怀疑到她在用幸福的表象来掩盖自己的失望和容忍。但我已经看出，她不会不对莫利尼埃感到失望，除非她的想法俗不可耐。前天，在和他谈话时，我已经掂出了他的分量。当时，波利娜怎么会嫁给他呢？……唉！最糟糕的营养不足，即性格上的营养不足，是隐蔽的，只有在接触时才会暴露出来。

波利娜尽一切可能来掩饰奥斯卡的缺点和弱点，竭力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孩子们面前隐瞒这些缺点和弱点。她设法使孩子们尊敬自己的父亲，她确实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但她做得恰如其分，使我也给蒙骗了。她谈起自己的丈夫时语调里没有蔑视，但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宽容。她抱怨说，他对孩子们的威信不够大，而当我对看到奥利维埃和帕萨旺在一起表示遗憾时，我这才明白，如果由她来作出决定，科西嘉之行是

无法实现的。

“这次旅行我是不赞成的，”她对我说，“而且说老实话，那位帕萨旺先生我并不喜欢。但是，您要我怎么办呢？我看到自己无法阻止的事，就情愿高兴地同意。奥斯卡，他老是让步，他也对我让步。但是，当我觉得我应该反对孩子们的某个计划，拒绝他们的要求时，我却得不到他的任何支持。樊尚也来插手此事。这样，如果我不想失去奥利维埃的信任，我又怎么能反对他的要求？而我特别看重的是他的信任。”

她在补一双旧的短统袜，我想是奥利维埃不要穿的袜子。她停下来在针里穿一根线，然后压低声音继续说话，仿佛更加相信，但也更加伤心：

“他的信任……要是我还相信他信任我多好！不，我已失去他的信任……”

我虽然没有把握，还是提出了异议，她听了微微一笑。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接着说道：

“噢，我知道他在巴黎。今天上午乔治看到了他。乔治是偶然说起的，我装作没有听到，因为我不喜欢看到他揭发自己的哥哥。但我终于知道了此事。奥利维埃是在躲着我。当我见到他时，他就会觉得只好对我说谎，我也得装出相信他的样子，就像他父亲每次躲着我时，我得装出相信的样子。”

“这是因为怕您难受。”

“他这样做，我就更加难受。我也不是气量狭小。有许多小的过失，我都容忍了，装作没有看见。”

“您现在是在说谁？”

“哦！说父亲，也说儿子。”

“您装作没有看见，也是在对他们说谎。”

“但您要我怎么办呢？我不抱怨，已经不错了，但我不能表示赞成！不，您看，我在想，我们迟早会失去控制，到那时

候，再温柔的爱也毫无用处。我怎么说呢？它使人难受，使人心烦。我甚至把这种爱隐藏起来。”

“现在您在说您的儿子。”

“您为什么说这个？您难道以为我已不能去爱奥斯卡？有时我是这样想的，但我在想，我对他没有爱得更深，是因为怕自己过于痛苦。嗯……是的，您没有看错：如果说的是奥利维埃，我情愿痛苦。”

“那么樊尚呢？”

“要是在几年以前，我现在对您说的关于奥利维埃的话，我都会用到樊尚身上。”

“可怜的朋友……不久之后，您就会用到乔治身上。”

“但是，人会慢慢变得逆来顺受。我以前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多，现在已学会要求得更少……越来越少。”然后，她悄悄地补充道：“对自己的要求，则越来越多。”

“有了这种想法，就几乎已经是基督教徒了。”我接着说道，并且也微微一笑。

“我有时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要成为基督教徒，有这种想法还不够。”

“而要有这种想法，当基督教徒也还不够。”

“我常常在想，请您让我对您说，他们父亲不在时，您可以和孩子们谈谈。”

“樊尚已走得很远。”

“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我想到的是奥利维埃。我原来希望他和您一起去旅行。”

听到这话，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当时没有轻率地答应去处理那件意外的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感到十分难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接着，我热泪盈眶，就想给我的局促不安找到一种明显的原因。

“我担心对他来说也已经太晚了。”我叹息道。

于是，波利娜握住我的手。

“您真好。”她大声说道。

我看到她误解了我的意思，感到不安，但又不能给她点明，就觉得至少应该改变这个使我感到过于尴尬的话题。

“那乔治呢？”我问道。

“他给我带来的忧虑，要比其他两个还要多。”她接着说道。“我不能说我对他失去了控制，因为他从来就不信任我，也不听我的话。”

她犹豫了片刻。她接着要说的话想必使她难以启口。

“今年夏天，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终于接着说道，“这件事我难以对您启口。另外，我对此还有几分怀疑……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从我平时放钱的衣橱里消失了。我担心会错怪别人，所以没有去指责任何人。在旅馆服侍我们的女仆是十分年轻的姑娘，我觉得她为人诚实。我在乔治面前说我丢了钱，这等于是向您承认我在怀疑他。他心不慌，脸不红……我对自己的怀疑感到惭愧，我想使自己相信我弄错了，我又把自己的钱数了一遍。唉！无法怀疑：少一百法郎。我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要问他，最后还是没有问，因为我怕他偷了钱还要说谎。我是否错了？……是的，我现在责备自己当时不够坚决，也许我当时担心自己应该严肃处理，却又无法做到。我再次装出不知情的样子，但心里却十分痛苦，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眼看着时间过去，心里在想，现在已经太晚，即使惩罚，离开犯错误的时间也实在太远。另外，又怎么惩罚他呢？我什么也没做，只是责备自己……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曾想把他送到英国去，我甚至想就此听听您的意见，但我当时不知道您在哪里……至少我没有对他隐瞒我的痛苦和不安，我相信他会感觉到这点，因为他心地善良，这您是知

道的。如果这事确实是他干的，我更希望他能责备自己，而不是由我来责备他。他不会再去干这种事，我相信。他在那里和一个很有钱的同学在一起，也许就学会了花钱。也许我把衣橱开着……我再次无法肯定是他干的。旅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她十分巧妙地说出为她的孩子辩解的理由，使我感到钦佩。

“我真希望他把拿走的钱放回原处。”我说道。

“我正是这样想的。但由于他没有这样做，我就想把这点看做他无辜的一个证明。我又想他没有这个胆量。”

“这事您和他父亲说过吗？”

她犹豫了片刻。

“没有。”她最终说道。“我希望他对此一无所知。”

也许她觉得听到隔壁房间里有声音，就去看了一下，看到没有人，就又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奥斯卡对我说，有一天你们在一起吃午饭。他在我面前对您大加称赞，我想您想必主要是在听他说话。（她说这些话时在苦笑。）如果他把秘密告诉了您，我并不想知道……我对他私生活的了解，要比他以为的多得多……但是，自从我回来之后，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显得极其温存，我想说：低声下气……我几乎要感到尴尬。他好像怕我。他错了。我早就知道他保持的关系……甚至知道是和谁。他以为我不知道他的关系，就用各种办法来对我隐瞒，但这些办法十分明显，他越是隐瞒，就越是露出马脚。每次他要出去时，就装出忙碌、不高兴和忧心忡忡的样子，但我知道他是去寻欢作乐。我想要对他说：‘但是，我的朋友，我不会不让你去，你是否怕我吃醋？’我要是心情好，真会因此而发笑。我惟一担心的是孩子们会发现蛛丝马迹，他是多么粗心、笨拙！有时，他自己

还一无所知，我只好去帮助他，仿佛我赞成他要的花招。我最后几乎觉得此事好玩，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为他想出种种借口，把他到处乱放的信件塞进他大衣的口袋。”

“确实，”我对她说，“他担心您发现了信件。”

“这是他对您说的？”

“正因为如此，他才变得这样紧张。”

“您认为我想要看他的信？”

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挺起了身子。我只好补充道：

“这不是他粗心大意丢失的信件，而是他放在一个抽屉里的信件，他说找不到它们了。他认为信是您拿的。”

说到这里，我看到波利娜脸色发白，曾在她脑中一闪而过的可怕怀疑突然占据了她的思想。我后悔自己说了出来，但已为时过晚。她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低声说道：

“信是我拿的就好了！”

她显得被压垮了。

“怎么办？”她反复说道。“怎么办？”然后，她又把目光移到我身上：“那么您，您是否能和他谈谈？”

虽然她像我那样没有说出乔治的名字，她想到的显然是他。

“我去试试。我好好想想。”我站起身来对她说道。她把我送到候见室：

“您什么也别对奥斯卡说，我求您了。让他继续怀疑我，继续相信他所相信的事……这样更好。您要来看我。”

七

奥利维埃因没有遇到爱德华舅舅而感到遗憾，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孤独，就把他那颗寻找友谊的心转到了阿尔芒的身上。他朝着弗代尔寄宿学校走去。

阿尔芒在自己房间里接待了他。从一道便梯可以走到那里。这是一个窄小的房间，窗子朝着后院开着，隔壁那幢房子的厕所和厨房也面向这个后院。白铁制的翘上弯曲的反射器接收上面的阳光，反射到下面时已变得十分暗淡。房间里通风不良，有一种难闻的气味。

“但我已经习惯了。”阿尔芒说道。“你知道，我父母把最好的房间留给了那些付钱的寄宿生。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我去年住的那间让给了一位子爵：你那著名的朋友帕萨旺的弟弟。那房间豪华，但处于拉歇尔的房间的监视之下。这里房间不少，但不是全都独门的。譬如，今天上午从英国回来的萨拉，要去她的房间，必须经过父母的房间（这对她来说不方便），或者经过我的房间，确切地说，我的房间以前只是盥洗室或堆放杂物的地方。在这里，我至少有进出自由的好处，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监视。我觉得这要比仆人们住的顶楼好。老实说，我倒喜欢住得差一点，我父亲会把这个称为：喜欢苦行，并会对你解释说，有损于肉体的事会使灵魂得到拯救。另外，他从未来过这里。你知道，他有其他的事情，不能来关心他儿子的住所。我爸爸真了不起。他能背出许多安慰的话，用于生活中各种大事。听到了真舒服。可惜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

聊天……你看看我的画廊，早上看更有味道。这是保罗·乌切洛[①]的一个弟子的一幅彩色铜版画，是供兽医用的。艺术家在综合方面作出了出色的努力，把所有的病痛都集中在一匹马身上，上帝则用这些病痛来净化马的灵魂，你会看到目光的灵性……那是一幅象征性的画，画的是一生中的各种年龄，从在摇篮里起直至进入坟墓。作为画，倒不是很有力度，主要的价值在于立意。再过去一点，你可以欣赏到提香[②] 画的一个交际花的照片，我贴在我床的上方，使我看了能产生淫欲。这扇门，就是通到萨拉房间的门。”

这地方可以说肮脏不堪，奥利维埃见了十分难受。床没有铺过，盥洗台的盆里还留有洗过的水。

“是的，房间由我自己来整理。”阿尔芒用这话来回答他不安的目光。“你看，这是我的工作台。你无法想像这房间的气氛使我获得的灵感：

一间可爱的陋室的气氛……

“它甚至使我想出我最近那首诗：《夜壶》。”

奥利维埃来找阿尔芒，是想和他谈谈自己的杂志，并请他撰稿。他现在不敢谈了。但阿尔芒又谈了起来。

“《夜壶》，嘿，多美的标题！……还用波德莱尔[③] 的诗作为题词：

---

① 乌切洛（1397—147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画家，试图调和晚期哥特式风格和新兴的文艺复兴风格，注意运用透视法，作品以3幅嵌板画《圣罗马诺之战》最为著名，现分藏巴黎、伦敦和佛罗伦萨。

②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期威尼斯画家，擅长肖像画、宗教和神话题材画，作品有《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文德明拉全家肖像》等。

③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主要作品为《恶之花》。

你是等待几滴泪水的凄惨器皿?[1]

"我在其中借用了陶匠造物这个古代的(仍然新鲜的)比喻,陶匠把每个人都塑造成一个不知用来盛什么东西的壶。我在诗情奔放之中把自己比喻成上面说的壶。这想法我刚才对你说了,我是在呼吸这房间的臭味时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对这首诗的开头特别满意:

人到四十未患痔疮……

"为了使读者放心,我起初写:'人到五十……',但这样就没有了辅音重复的叠韵。至于'hémorroïdes(痔疮)',这肯定是法语中最美的词……即使它没有这个含义。"他冷笑着补充道。

奥利维埃默不作声,心里难受。阿尔芒接着说道:

"不用对你说,夜壶接待像你那样的香料瓶的来访,感到特别荣幸。"

"除了这些之外,你没有写别的东西?"奥利维埃感到失望,终于问道。

"我本想把我的《夜壶》推荐给你那本名声显赫的杂志,但从你刚才说'这些'的语气来看,它不大可能受到你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总是可以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取悦于人',并且自信写出了杰作。但是,我不必对你隐瞒,我觉得我的诗蹩脚透顶。另外,我只是写了第一行诗。我说'写了',这又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因为我刚才即兴想出这行诗,是为了对你表示敬意……不,但是,你真的想发表我写的东西?你希望我撰稿?你难道认为我能够写出像样的东西?你已经看出我苍白的前额上有天才的印记?我知

① 出自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中的《对虚幻之爱》。

道在这儿照镜子是看不大清楚的，但当我像那喀索斯[1] 那样在镜中欣赏自己的影像时，我看到的只是碌碌无为的相貌。不过，这也许是光线斜照的缘故……不，亲爱的奥利维埃，不，今年夏天我什么也没有写，如果你指望我为你的杂志撰稿，你是会失望的。谈我自己谈得够多了……那么，在科西嘉，过得好吗？你旅行开心吗？得益多吗？你工作的疲劳已全部消除？你已好好……？”

奥利维埃再也忍不住了：

“住嘴，老兄，别再胡扯了。要是你以为我觉得这些话有趣……”

“啊，我！”阿尔芒大声说道。“啊！不，亲爱的，并非如此！我还不至于这样蠢。我还相当聪明，知道我对你说的全是蠢话。”

“你难道就不能说点正经的？”

“既然你喜欢正经的话题，我们就说正经的。我的姐姐拉歇尔要变成瞎子了。最近这段时间，她的视力大大减退。两年来，她不戴眼镜就无法看书了。我开始以为她只要更换镜片就行了。但不管用。在我的请求下，她去看了眼科医生。看来是视网膜的敏感度降低了。你要知道，这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晶状体失调，这可以用镜片来纠正。但是，即使镜片能使物像远离或接近，物像也不能使视网膜得到足够的光刺激，所以传到脑子里的只是模糊的图像。我说得清楚吗？你几乎不认识拉歇尔，所以你别以为我要你对她的命运表示同情。啊，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呢？……是因为我在想到她的情况时发现，想法和形象一样，传到脑子里时，会有不同的清晰度。头脑迟钝的人只能得到模糊的统觉[2]，但正因为如此，它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头脑的迟钝。他只

---

① 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只爱自己，不爱别人。爱神阿佛洛狄忒惩罚他，使他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死后变成水仙花。

② 统觉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和康德的用语。莱布尼茨的统觉主要指理性或清楚的、自觉的知觉；康德的统觉则是自我意识的别名。

有意识到自己的愚钝，才会开始因这种愚钝而感到痛苦，而要意识到这点，他必须变得聪明。现在，你来想像一下这个怪物：一个傻瓜，但相当聪明，清楚地知道自己愚蠢。”

“当然喽！那就不是傻瓜了。”

“是傻瓜，亲爱的，请相信我。这点我很清楚，因为这傻瓜就是我。”

奥利维埃耸了耸肩。阿尔芒接着说道：

“真正的傻瓜无法意识到他自己的想法以外的一种想法。我却能意识到这个‘以外’。但是，我仍然是个傻瓜，因为这个‘以外’，我知道我永远无法达到……”

“但是，可怜的朋友，”奥利维埃同情而激动地说道，“我们生来都一样，都可以变得更加完美，我觉得最聪明的人正是因自己的局限性而感到最痛苦的人。”

阿尔芒把奥利维埃亲热地放在他胳膊上的手推开。

“有些人能感到自己拥有的东西。”他说道。“我只感到我缺少的东西。缺少金钱，缺少力量，缺少智力，缺少爱情。总是缺少，我将永远处于‘以内’。”

他走到盥洗台旁，把一个发刷浸在盆里的脏水之中，把头发刷在前额上，显得十分难看。

“我对你说了，我什么也没写。然而，最近几天，我想写一篇论文，我会称之为：论缺乏。当然，我缺乏能力，写不出来。我会在论文中说……我使你感到厌烦。”

“你说吧。你使我感到厌烦，是在你开玩笑的时候。现在，你使我很感兴趣。”

“我会在整个自然中寻找极限点，过了这个点，万物就不再存在。举一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报上曾报导一个工人触电身亡的事。他当时毫不在乎地摆弄着输电线，电压又不是很高，但他的身上看来在流汗。人们认为他的死亡是因为这层潮湿的皮肤使电流

笼罩了他的身体。要是他身体干燥，这事故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加上一滴滴流出的汗水……再来一滴汗，就完蛋了。”

“我听不明白。”奥利维埃说……

“那是因为这例子举得不好。我总是举不好例子。再举一个：六个遇难的人被拉到一只救生艇上。他们已在风浪中漂流了十天。三个人死了，两个被救活了。第六个已生命垂危。人们还想把他救活。他的机体已达到极限点。”

“是的，我明白。”奥利维埃说道。“要是早一个小时，人们就可以把他救活。”

“一个小时，看你说的！我在估计最后时刻：还可以……还可以。不行了！这是我思想游荡的尖顶。存在和非存在的这个界线，我竭力在所有地方划出。抗力的极限……唔，譬如说，对我父亲说的‘诱惑’的抵抗力。人还在抵抗，魔鬼拉着的绳子绷紧得快要断了……再稍微用点力，绳就断了：人落入地狱。你现在明白了吗？稍微缺一点，就是非存在。上帝就不会创造世界。什么也不会有……‘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帕斯卡[1] 说。但我觉得这样想还不够：‘如果克娄巴特拉[2] 的鼻子短一点’。我坚持己见。我提出问题：短一点……短多少？因为它可以短一丁点儿，是不是？……渐变，渐变，然后是突然跳跃……**自然界无跳跃**[3]，真是胡扯！在我看来，我就像穿越沙漠的阿拉伯人，将要渴死。我正好达到这个点，你要知道，一滴水还可以救他的命……或是一滴眼泪……”

---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概率论创立者之一，提出闭密流体能传递压力变化的帕斯卡定律，著有《思想录》等。

② 克娄巴特拉(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貌美，有权势欲，先为恺撒情妇，后与安东尼结婚，安东尼溃败后自杀身亡。

③ 原文为拉丁语，系莱布尼茨名言，参见《人类理智新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66页：“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逐步地渐进而丝毫不作跳跃的”。

他的声音哽住了，变得哀婉动人，使奥利维埃感到意外和局促不安。他接着说时声音更加温柔，可以说是含情脉脉：

“你可记得：‘我曾为你洒泪……’”

奥利维埃当然记得帕斯卡的这句话。他对他的朋友引述得不够确切感到遗憾，就忍不住纠正道：“我曾为你洒血……”

阿尔芒的激奋立刻消失。他耸了耸肩：

“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有些人会轻而易举地受到接待……什么是现在感到自己总是‘处于极限’，你明白吗？我永远会缺少一点。

他又笑了起来。奥利维埃觉得笑是因为害怕哭泣。他也想谈谈，想对阿尔芒说他的话使他多么感动，说他感到这激愤的讽刺掩盖着何等的苦恼。但是，他和帕萨旺约定的时间使他急着要走。他掏出了表。

“我应该和你告辞了，”他说道，“你今晚是否有空？”

“干吗？”

“到万神酒店来找我。《阿耳戈英雄》杂志举行宴会。你到结束时再去那儿。会有许多有点狂妄的名人来参加。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也答应我去。这可能很有趣。”

“我还没有刮胡子。”阿尔芒用阴郁的语调说道。“另外，在这些名人中间，你要我干什么呢？你又知道什么？你去问问萨拉，她今天上午刚从英国回来。她会高兴去的，我可以肯定。你是否要我代你去邀请她？贝尔纳可以带她去。”

“老兄，行。”奥利维埃说道。

八

当时讲好，贝尔纳和爱德华一起吃完晚饭之后，在快到十点的时候去接萨拉。她接到阿尔芒的通知之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将近九点半时，她在母亲的陪同下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她的房间，要经过她父母的卧室，另一扇门看上去已被堵死，却能从萨拉的房间通到阿尔芒的房间，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阿尔芒的房间外面有一道便梯。

萨拉在母亲面前装出要躺下的样子，并要求让她睡觉，但母亲走后，她立刻走到梳妆台前，把嘴唇和面颊涂得更加艳丽。梳妆台遮住那扇被堵死的门，梳妆台不是很重，萨拉能把它悄悄地移开。她打开了那扇暗门。

萨拉担心遇到弟弟，因为怕他嘲笑。确实，阿尔芒为她所有大胆的举动提供方便，仿佛他从中得到乐趣，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宽容，因为这样做是为了能在事后进行更加严厉的批评，因此萨拉说不清楚，他的讨好是否是批评者的一种手法。

阿尔芒的房间里空无一人。萨拉在一把矮小的椅子上坐下来等待，并开始沉思。为了进行预防性的反抗，她使自己养成习惯，动不动就蔑视家里的一切道德。家庭的约束使她精力集中，激活了她反抗的本能。在英国逗留期间，她已变得胆大包天。她同年轻的英国女寄宿生阿伯丁小姐一样，也决定要赢得自己的自由，要放纵自己，什么事都敢去做。她感到自己准备面对所有人的蔑视和指责，能够应付所有的挑衅。在主动接近奥利维埃的过程中，她

已战胜了自己天生的端庄和羞怯。两个姐姐的例子使她得到了教益。她把拉歇尔虔诚的顺从看做受骗上当，把洛拉的婚姻看做导致受奴役的悲惨交易。在她看来，她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吸取的教训，都使她不大可能做到她所说的夫妻间的虔诚。她实在想不出可能和她结婚的男人会在什么地方比她高明。她不是像男人那样通过了一门门考试？她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特别是在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上。她甚至感到，在日常生活中，在商业方面，甚至在政治方面，女人往往比许多男人见地更高……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她仔细倾听，然后轻轻地把门打开。

贝尔纳和萨拉还不认识。走廊里没有亮光。在黑暗中，他们几乎无法辨认对方。

“是萨拉·弗代尔小姐？”贝尔纳低声问道。

她毫不陌生地挽住他的手臂。

“爱德华在街角的一辆汽车里等我们。他担心遇到您的父母，觉得还是不下车为好。在我看来，这不会有事儿：您知道我住在这儿。”

贝尔纳特地让大门微微开着，以便不引起门房的注意。过了一会儿，汽车把他们三人送到万神酒店门口。爱德华把车费付给司机时，他们听到钟敲十点。

宴会已经结束。餐具也已撤去，但桌上还放着许多咖啡杯、酒瓶和酒杯。所有的人都在抽烟，空气变得使人透不过气来。《阿耳戈英雄》杂志社社长的妻子台·布鲁斯夫人要求通通风。她那刺耳的声音在三三两两的个别交谈中响起。有人打开了窗子。但是，朱斯蒂尼安想要发表演说，几乎立刻叫人把窗子重新关上，据说是“为了音响效果”。他站起身来，用茶匙敲着他的酒杯，但无法引起别人的注意。人称台·布鲁斯主席的《阿耳戈英雄》杂志社社长进行干预，终于使大家稍微安静一点，朱斯蒂尼安的声音随之传了出来，犹如铺出一张张台布，上面菜肴丰盛，却使人感到乏味。他平

庸的思想隐藏在大量的形象后面。他说话时把夸张当做风趣，并设法对每个人进行晦涩的恭维。他第一次停下来时，正是爱德华、贝尔纳和萨拉进来之时，会场响起了掌声，有些人长时间地鼓掌，这当然是在喝倒彩，仿佛希望演说就此结束，但毫无用处，朱斯蒂尼安又开始侃侃而谈，任何事都不会使他气馁。现在，他把雄辩的鲜花献给帕萨旺伯爵。他谈论《单杠》犹如谈论一部新的《伊利亚特》[①]。大家举杯祝帕萨旺身体健康。爱德华没有酒杯，贝尔纳和萨拉也没有，这样他们就不必碰杯。

朱斯蒂尼安在演说结束时对新的杂志表示祝贺，并称赞杂志社未来的社长、"天才青年莫利尼埃、诗神的宠儿，不久之后，他高贵、纯洁的额头上将会戴上桂冠"。

奥利维埃站在门口，以便能马上迎接自己的朋友。朱斯蒂尼安夸大其词的称赞显然使他感到尴尬，但他无法躲避随之而来的欢呼。

这三位新的来宾只用了简单的晚餐，感到自己和聚会的气氛无法合拍。在这种聚会中，迟到者对别人的兴奋或者说不清楚，或者说得过于清楚。他们在不该评论的时候进行评论，作出的批评即使纯属无意，也总是不留情面，至少爱德华和贝尔纳是这样。至于萨拉，她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所以只想增加见识，没有想到要仿效他们。

贝尔纳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奥利维埃拉住他的胳膊，想把他介绍给帕萨旺和台·布鲁斯。他拒绝了。但帕萨旺改变了这个局面，主动走了过来，向他伸出了手，使他按情理无法拒绝：

"我早就听到别人谈起您，所以感到和您已经相识。"

"我也这样。"贝尔纳说道，但他说话的语调使帕萨旺的热情顿

---

① 《伊利亚特》是古希腊史诗，主要叙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相传为荷马所作。

时冷了下来。帕萨旺立刻走到爱德华面前。

虽然爱德华经常外出旅行，在巴黎时也离群索居，但他仍认识那里的好几个宾客，并且丝毫也不感到局促不安。他的同行们不大喜欢他，但尊重他，而他只是性格孤僻，所以只好被人看做高傲自大。他想多听少说。

“您外甥叫我期待您的光临。”帕萨旺用温柔的声音开始说道，几乎像在窃窃私语。“我感到高兴，因为正好……”·

爱德华嘲笑的目光使他没有把话说完。帕萨旺虽说善于拉拢和取悦别人，但要大放光芒，还是需要在他面前放一面喜欢奉承的镜子。不过，他不会长时间失去自信，不愿意让人弄得不知所措，所以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他抬起了头，目光中露出傲慢的神情。既然他好脸相待，爱德华不领他的情，他就要把对方的气势压下去。

“我想问您……”他接着说道，仿佛要把刚才的话说完，“您另一个外甥樊尚是我的朋友，您是否有他的消息？我和他的交情最好。”

“没有。”爱德华冷淡地说道。

这“没有”再次使帕萨旺无言以答，他不知道应该把它看做挑衅性的否定，还是只看做对他问题的回答。他的困惑只持续了片刻的时间。爱德华几乎立刻作了补充，在无意中给他解了围：

“我只是听他父亲说，他在和摩纳哥亲王一起旅行。”

“我确实曾请我的一位女友把他介绍给亲王。我很高兴能想出这种散心的办法，使他稍微忘记他和那位杜维埃夫人不愉快的艳情……奥利维埃对我说，您认识杜维埃夫人。樊尚当时有可能因此而断送自己的一生。”

帕萨旺出色地玩弄着蔑视和傲慢的手法，但他只需赢得这盘，并使爱德华对他敬畏。爱德华想要说些尖刻的话来回敬。但他缺少的恰恰是急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社交界兴趣索然：他丝毫也没有在社交界引人注目的本领。这时，他皱起双眉。帕萨旺嗅

觉灵敏，只要别人有难听的话要对他说，他就立刻能感觉到，并且随机应变。他连一口气也不喘，突然改变语调。

“跟您一起来的那位可爱的姑娘是谁？”他微笑着问道。

“这是，”爱德华说道，“萨拉·弗代尔小姐，就是我的朋友杜维埃夫人的妹妹。”

他想不出更好的话，就把这“我的朋友”当做箭来射，但这箭没有射中目标，帕萨旺看着它落到地上。

“请您把我向她作个介绍。”

他说这句话和前面那句话时声音相当响，所以萨拉都听到了。当她向他们转过身来时，爱德华无法再推辞了。

“萨拉，帕萨旺伯爵希望和您相识。”他强笑着说。

帕萨旺叫人拿来三个杯子，并倒满茴香酒。他们四人为奥利维埃的健康干杯。酒瓶里几乎没有酒了，由于萨拉对留在瓶底上的晶体感到好奇，帕萨旺想用麦管使它们脱落下来。这时，一个笨伯般的怪人走了过来，此人脸上涂着粉，眼睛乌黑发亮，头发平贴，犹如戴着鼠皮缎做的无边圆帽。他用力说出每个音节：

“您是弄不下来的。您把瓶子给我，我来把它打碎。”

他抓住瓶子，在窗台上啪的一声就把它砸碎，把瓶底递给萨拉：

“用这些锋利的小多面体，美丽的小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戳穿自己的肚皮。”

“这个小丑是谁？”她问帕萨旺。这时，帕萨旺已让她坐下，并坐在她的旁边。

“这是阿尔弗雷德·雅里[①]，《乌布王》的作者。《阿耳戈英雄》

---

① 雅里（1873—1907），法国剧作家，他的剧作《乌布王》剧情怪诞不经；乌布是假想的波兰国王，既愚蠢又狡猾，做了许多滑稽可笑的事，该剧被视为荒诞派戏剧的第一部作品。

杂志称他为天才，因为观众在不久前对他剧本的演出发出嘘声。不过，这毕竟是好久没有看到过的非常有趣的作品。”

“我很喜欢《乌布王》，”萨拉说道，“我很高兴能遇到雅里。我听别人说，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今天晚上他应该如此，我看到他在晚餐时喝了满满两大杯纯苦艾酒。他看上去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舒服。您是否要抽一支烟？得自己抽才不会被别人的烟闷死。”

他朝她俯下身去，替她点火。她嚼了几个晶体。

“这只是冰糖。”她有点失望地说道。“我还以为这很硬。”

她一面同帕萨旺说话，一面对着呆在她身边的贝尔纳微笑。她快乐的眼睛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贝尔纳在黑暗中无法看清她的样子，但觉得她和洛拉十分相像。一样的前额，一样的嘴唇……确实，她的相貌不像天使那样优雅，她的目光使他心中产生难以言喻的慌乱。他有点局促不安，就转向奥利维埃：

“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朋友贝卡耶。”

他已在卢森堡公园遇到过贝卡耶，但从来没有和此人说过话。贝卡耶刚被奥利维埃带到这个环境，又生性腼腆，感到有点不大自在，每当他朋友在介绍时把他说成《前卫》杂志的主要编辑之一，他就要脸红。事实是，他在我们故事的开头部分和奥利维埃谈论的那首寓意诗，将在新杂志上第一篇刊出，放在宣言的后面。

“就在我原来给你留的地方。”奥利维埃对贝尔纳说道。“我完全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它要比这期中的其他稿子好得多。而且别具一格！”

奥利维埃喜欢称赞自己的朋友，而不喜欢听到别人称赞他。看到贝尔纳走过来，吕西安·贝卡耶就站起身来。他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拿得很不稳当，一激动就把半杯咖啡倒在自己的背心上。这时，他身边响起雅里那机器般的声音：

“小贝卡耶就要中毒，因为我在他杯子里投了毒。”

雅里拿贝卡耶的腼腆来取乐，并乐于让他尴尬。但贝卡耶并不害怕雅里。他耸了耸肩，平静地把杯里的咖啡喝完。

“这是谁？”贝尔纳问道。

“怎么！你不认识《乌布王》的作者？”

“可能吗？这是雅里！我以为他是仆人。”

“哦！不是。”奥利维埃有点生气地说道，因为他对这些大人物的光临感到自豪。“你仔细瞧瞧他。你不觉得他非同寻常？”

“他尽量显得那样。”贝尔纳说道。他不喜欢别人装模作样，但对《乌布王》却十分欣赏。

雅里身穿跑马场上小丑的传统服装，全身散发出矫揉造作的味道，特别是他说话的腔调，《阿耳戈英雄》的好几位编辑都争先恐后地进行模仿，即清楚地说出每个音节，杜撰一些希奇古怪的词，把另一些词故意读错，但真正能发出这种没有音色、没有热情、没有语调、没有高低的声音的，只有雅里一人。

“当你认识他之后，你一定会觉得他十分迷人。”奥利维埃接着说道。

“我情愿不要认识他。他样子很凶恶。”

“这是他装出的一种样子。帕萨旺认为他内心十分温柔。但今天晚上他喝得太多了，而且没喝一滴水，我请你相信，甚至喝的不是葡萄酒，而只是苦艾酒和烈性烧酒。帕萨旺怕他做出什么古怪的事来。”

帕萨旺这个姓不由自主地从他嘴里说了出来，他越是不想说，却越是会说出来。

他看到无法克制自己，感到恼火，就逼着自己改变了话题：

“你要去跟迪梅尔谈谈。我怕他对我恨得要死，因为我夺走了他对《前卫》的领导权，但这不是我的错，我当时不能不接受。你要设法跟他说清楚，让他冷静下来。帕……有人对我说，他对我非常

生气。”

他又要说了，但这次没有说出来。

“我希望他已把稿子拿回去了。我不喜欢他写的东西。”贝卡耶说道。然后，他转向普罗菲唐迪厄：“但是，您，先生，我觉得……”

“哦！请别叫我先生……我知道我的姓既累赘又滑稽……我要是写东西，想起个笔名。”

“您为什么一篇稿子也不给我们？”

“因为我一篇也没有写好。”

奥利维埃让他的两个朋友谈话，自己走到爱德华跟前。

“您来了真好！我多么想见到您。但我希望见到您的地方不是这里，而是其他任何地方……今天下午，我去按了您家的门铃。别人跟您说了吗？我感到遗憾的是没能遇到您，我当时要是知道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您……”

他回想起以前曾因局促不安而默无一言，对现在能口若悬河，感到十分高兴。不过，他这样能说会道，是因为说的话十分平常，而且是在喝过酒之后。爱德华看出了这点，心里感到难受。

“我当时在您母亲那里。”

“我是在回去时才知道的。”奥利维埃说道。爱德华用“您”来称呼，使他感到惊讶。他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要对爱德华说出来。

“您今后就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下去？”爱德华一面凝视着他，一面对他问道。

“哦！我不会让别人来败坏我的名誉。”

“您这么自信？”

说这话的语调既严肃，又十分温柔、友好……奥利维埃感到自己的自信心动摇了。

“您认为我不该和这些人交往？”

“也许不是所有的人，但其中某些人肯定如此。”

奥利维埃把“某些人”听作“某个人”。他以为爱德华是专门针对帕萨旺，这在他内心的天空中，犹如令人痛苦的耀眼闪电，穿过自上午起在他心中越积越厚的乌云。他爱贝尔纳，他爱爱德华，而且爱得太深，无法忍受他们的蔑视。在爱德华身边，他身上好的东西焕发出来。在帕萨旺身边，则是坏的东西。这点他现在已在心里承认，他过去不也一直这样认为？在帕萨旺身边，他轻率的行为难道不是出于自愿？他对伯爵为他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现在变成了怨恨。他拼命对这一切加以否定。他看到的事，最终使他对伯爵感到厌恶。

帕萨旺朝萨拉俯着身子，用手搂住她的腰，显得越来越迫不及待。他知道外面在谈论他和奥利维埃的关系时有着对他不利的传闻，就想要制造假象。为了装得更像，他决定让萨拉坐在他的腿上。到现在为止，萨拉只是稍加推却，但她的目光在寻找贝尔纳的目光，而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微微一笑，仿佛在对他说：

“您看，他对我多么大胆。”

然而，帕萨旺怕自己过于性急。他在这方面没有经验。

“只要我能让她再喝上一点，我就可以大胆地干了。”他心里在想，并把那只闲着的手朝一瓶柑香酒伸去。

奥利维埃一直在看着他，抢在他的前面。他去拿酒瓶，只是为了不让帕萨旺把它拿走，但他立刻感到他可以借酒恢复一点勇气。这种勇气，他感到已渐渐失去，而他却需要这种勇气才能对爱德华说出他已到嘴边的抱怨：

“只有您才……”

奥利维埃在杯子里倒满酒，一饮而尽。这时，他听到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的雅里在小贝卡耶后面经过时低声说道：

“现在，我们要干掉小贝卡耶。”

后者突然转过身去：

“您大声点再说一遍。”

这时雅里已经走远。但等到把桌子转过来之后，用假声重复道：

“现在，我们要干掉小贝卡耶。”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大手枪，《阿耳戈英雄》的编辑经常看到他玩弄这支手枪。他开始瞄准。

雅里有着射手的名声。抗议声响了起来。大家都吃不大准，他喝得这样醉，是否还会真戏假做。但小贝卡耶想要表明他并不害怕，就站到一把椅子上，把双臂交叉在背后，摆出拿破仑的姿势。他样子有点滑稽，有几个人就笑了起来，但笑声立刻被掌声盖住。

帕萨旺对萨拉说，说得很快：

“这样会弄得不欢而散。他已喝得酩酊大醉。您躲到桌子下面去。”

台·布鲁斯想把雅里拉住，但雅里摆脱出来，也登上一把椅子（贝尔纳发现他脚上穿着薄底浅口舞鞋）。他正对着贝卡耶，伸出手臂瞄准。

“熄灯！熄灯！”台·布鲁斯叫道。

爱德华站在门边，把开关关掉。

萨拉听从帕萨旺的意见，这时已站起身来。厅里一片漆黑之后，她立刻紧靠贝尔纳，拉着他一起钻到桌子底下。

枪声响了。手枪里只装着没有弹头的空弹。然而，大家听到有人疼得叫了起来：弹塞击中了朱斯蒂尼安的一只眼睛。

当灯又开亮时，大家都赞赏贝卡耶，因为他仍站在那把椅子上，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只是脸色稍微苍白。

这时，社长夫人歇斯底里发作。大家急忙过去。

“让人这样激动，真蠢！”

由于桌子上没有水，雅里从他的宝座上下来之后，把一块手帕在烧酒里浸湿，用来擦她的太阳穴，以表示道歉。

贝尔纳在桌子下面只呆了片刻的时间，就在这片刻之中，他感到萨拉灼热的嘴唇放荡地贴在他的嘴唇上面。奥利维埃已跟着他们钻了进去，是出于友情，出于嫉妒……由于喝醉了酒，他对自己被排除在外愈加感到不快，而这种感觉，他是多么了解。当他跟着从桌子下面钻出来之后，他感到有点头晕。这时，他听到迪梅尔大声说道：

“请看莫利尼埃！他像女人一样胆小。”

够了。奥利维埃无法克制自己，举起手朝迪梅尔冲了过去。他感到就像在梦中一样。迪梅尔躲过了他的一击。就像在梦中那样，奥利维埃的手没有击中任何东西。

厅里顿时大乱。一些人在社长夫人身边忙碌，而社长夫人仍在做着手势，并尖声叫喊。另一些人则把迪梅尔团团围住，只见迪梅尔叫道：“他没有打到我！他没有打到我！……”还有一些人则在奥利维埃旁边，奥利维埃脸涨得通红，要想冲过去，大家好不容易才让他安静下来。

不管是否被打到，迪梅尔都应该认为自己挨了耳光。朱斯蒂尼安揉着自己的眼睛，竭力使他明白这点。这是事关尊严的问题。但迪梅尔并没有把朱斯蒂尼安对他说的有关尊严的话放在心上。人们听到他仍在反复说道：

“没有打到……没有打到……”

“别去管他了。”台·布鲁斯说道。“我们不能硬要别人决斗。”

然而，奥利维埃大声宣布，如果迪梅尔仍不满足，他准备再打他一记耳光，并决定和他决斗，请贝尔纳和贝卡耶当他的证人。他们俩对有关“名誉”的决斗都一无所知，但奥利维埃不敢请爱德华帮忙。他的领带已经松开。他的头发披落在他全是汗水的额头上。他的双手在痉挛性颤抖。

爱德华拉住他的胳膊。

“你来，用水擦一擦脸。你样子像个疯子。”

他把他拉到一个盥洗室里。

走出大厅，奥利维埃立刻感到自己已喝得酩酊大醉。当他感到爱德华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时，他觉得自己要晕倒了，就顺从地让人把他拉走。爱德华对他说的话，他都没有听明白，只听出是用“你”来称呼。正如一大片乌云里降下暴雨那样，他感到自己的心突然泪如雨下，爱德华敷在他额头上的湿餐巾终于使他由醉而醒。发生了什么事？他模糊地感到他刚才的所作所为像个孩子，像个粗人。他觉得自己可笑、可鄙……于是，他因忧伤和柔情而微微颤动，朝爱德华扑去，紧紧把他抱住，并抽噎道：

“请你把我带走。”

爱德华也极为激动。

“你父母呢？”他问道。

“他们不知道我已回来。”

当他们穿过咖啡馆要出去时，奥利维埃对爱德华说他要写一封短信。

“今晚寄出，明天第一班就能送到。”

他坐在咖啡馆的一张桌前，开始写道：

亲爱的乔治：

是的，给你写信的是我，是要请你帮我一个大忙。我对你说我已回到巴黎，这也许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觉得你今天上午在巴黎大学附近看到了我。我住在帕萨旺伯爵家里（他写下了地址），我的衣物还在他那里。我现在不想再回到他那里去，其中的原因说来话长，你也不会感到兴趣。我只能请你替我把上述衣物去拿回来。那就请你帮我这个忙，我以后自会报答。有一只锁着的箱子。至于房间里的衣物，请你把它们放在我的手提箱里，和锁着的箱子一起送到爱德华舅舅家里。车费我会付给你

的。幸好明天是星期天，你收到信后立刻去办。你靠得住，对吗？

你的二哥
奥利维埃

又及：我知道你能干，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得很好。但你要注意，如果你直接和帕萨旺打交道，你要对他十分冷淡。明天上午见。

你如果没有听到迪梅尔说的骂人的话，就无法理解奥利维埃为什么会突然动手打人。他看来是失去了理智。他要是能保持冷静，贝尔纳就可以支持他。贝尔纳不喜欢迪梅尔，但他承认奥利维埃的行为像个疯子，显得理亏。贝尔纳听到别人对他严厉批评，十分难受。他走到贝卡耶跟前，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不管这件事如何荒谬，他们俩都应该按规矩办事。他们约好于第二天上午九点去同当事人接触。

两个朋友走后，贝尔纳已没有任何理由和兴趣要留在那里。他用目光寻找萨拉，当看到她坐在帕萨旺的脚上，心里不禁勃然大怒。两个人看来都喝醉了，但萨拉看到贝尔纳走过来，就站起身来。

“咱们走吧。”她挽住他的手臂说道。

她想要走回去。路并不远。一路上他们默无一言。在寄宿学校，灯全都熄了。他们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摸着黑走上便梯，然后才擦火柴。阿尔芒等待着。他听到他们上楼的声音，就走出房间，站在楼梯平台上，手里拿着一盏灯。

“你拿着灯，”他对贝尔纳说道（从昨天起，他们已用“你”来称呼），“你给萨拉照路，她房间里没有蜡烛……把你的火柴给我，我去点我那盏灯。”

贝尔纳把萨拉送到第二个房间。他们刚走进去，阿尔芒就在他们身后俯下身子，用力一吹，把灯吹灭，然后嘲弄地说道：

“晚安！但你们要小声点。父母睡在隔壁房间。”

然后，他突然往后一退，把门关上，插上门闩。

九

阿尔芒和衣而卧。他知道自己无法睡觉。他等待夜晚结束。他思考着。他倾听着。屋子在休息，城市和整个自然界都是如此。万籁俱寂。

反射器从上面狭窄的天空把微弱的光线反射到他的房间里，使他再次看到丑陋的房间，他立刻起床。他走到昨天晚上他插上门闩的房门前，轻轻地把门稍稍打开……

萨拉房间里的窗帘没有拉上。黎明时窗玻璃变白。阿尔芒走到他姐姐和贝尔纳躺着的床前。一条被单半盖着他们抱在一起的四肢。他们真美！阿尔芒久久地观赏着他们。他想化为他们的睡梦、他们的亲吻。他先是微微一笑，然后在床脚边被扔下的毯子中间突然跪下。他这样双手合掌，可以祈祷哪个神祇？他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他的嘴唇颤动着……他看到枕头下面有一块带血迹的手帕。他站起身来，拿了这块手帕，把它带走，并把嘴唇贴在琥珀色的小血迹上，一面抽噎着。

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去。他想叫醒贝尔纳。贝尔纳应该在寄宿学校里还没有人起来时回到自己的房间。听到阿尔芒发出的轻微响声，贝尔纳睁开了眼睛。阿尔芒逃了出去，让门开着。他离开房间，走下楼梯。他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在那里会使贝尔纳感到尴尬。他不想遇到他。

片刻之后，阿尔芒会在自修室的一个窗口看到他像小偷那样贴墙而过……

贝尔纳没有睡很长时间。但在昨天夜里，他享受到比睡眠更舒服的遗忘的乐趣，他身体同时感到兴奋和疲惫。他进入了新的一天，变得判若两人，他舒畅、轻松、平静、焕然一新，像神祇那样生气勃勃。他离开了还在睡觉的萨拉，悄悄地从她怀抱中摆脱出来。怎么？没有再吻一下，看一眼，没有再恋恋不舍地抱一下？他这样离开她，是否因为冷酷无情？我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尽量不去多想，因为他感到局促不安的是，他将要把这无前例的一夜归入到他历史的前例中去。不，这只是个补篇、附录，不能在书的正文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这本书中，他一生的故事，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样，将会继续下去，是不是，将会重新开始。

他回到了楼上他和小鲍里斯一起住的那个房间。小鲍里斯睡得很熟。真是个孩子！贝尔纳把铺好的床弄乱，把被单和床单揉皱，以掩人耳目。他用水冲洗身体。但看到鲍里斯又使他想起了萨斯费。他想起洛拉当时曾对他说："我只能接受您给予我的这种景仰。至于其他的要求，应该在别的地方得到满足。"这句话使他感到十分不快。他仿佛又听到了这句话。他不再想这事，但今天早上，他的记忆特别清楚、活跃。他的脑子在不由自主地转着，而且极为灵活。贝尔纳把洛拉的形象赶走，想要驱散对她的回忆。为了不让自己去想，他就拿起一本教科书，强制自己准备考试。但这个房间使人感到气闷。他就下楼到花园里去用功。他想到街上去，在那里行走、奔跑，到开阔的地方去透透气。他注视着大门，等门房把门打开，他就立刻出去。

他拿着书走到卢森堡公园，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的思想如丝线一般袅袅而出，但不牢固，在上面一拉就断。他刚想用功，在书本和他之间就出现不知趣的回忆，回忆的不是他极其快乐的时刻，而是那些荒唐可笑、平庸无奇的细节，他的自尊心因此而受到伤害。从此之后，他不会再显得这样稚嫩。

将近九点时，他站起身来，去找吕西安·贝卡耶。他们俩一起

前往爱德华的家。

爱德华住在帕西[1] 一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他的房间通向一间宽阔的工作室。奥利维埃一清早就起来了，爱德华起初并不在意。

“我在长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奥利维埃说道。爱德华怕他着凉，就叫他把毯子拿过去。过了一会儿，爱德华也起来了。刚才他肯定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因为他现在惊讶地发现天已完全亮了。他想知道奥利维埃休息得怎样，他想要见到他，也许模糊的预感在指引他……

工作室空无一人。毯子放在长沙发的脚下，没有被打开。一股难闻的煤气味使他警觉起来。通向工作室的一个小房间用作浴室。气味肯定是从那里来的。他跑了过去，但起初无法把门推开，有什么东西顶在门后：那是奥利维埃的身体，倒在浴缸的边上，身上没穿衣服，身体冰冷、苍白，被呕吐物弄得肮脏不堪。

爱德华立刻关上浴水加热器的龙头，煤气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发生了什么事？是意外事故？是脑溢血？……他都无法相信。浴缸里没有水。他把垂死者抱了起来，抱到工作室里，让他平躺在敞开的窗子前的地毯上。他跪在地上，亲热地俯下身子，对他听诊。奥利维埃还有呼吸，但很弱。于是，爱德华拼命设法挽救这奄奄一息的生命。他有节奏地举起软绵绵的双臂，压迫胁部，按摩胸部，使用了他所记得的抢救窒息病人的一切方法，同时又苦于无法同时使用这些方法。奥利维埃仍闭着眼睛。爱德华用手指翻开他的眼皮，眼皮随即合上，遮住了无神的眼睛。然而，心还在跳动。他想找白兰地酒和嗅盐，但没有找到。他烧好水，替他洗了上身和脸。然后，他让这死气沉沉的身体躺在长沙发上，把毯子盖在他身上。他想去叫医生，但又不敢离开。每天上午，一个女仆来收拾房

① 帕西现为巴黎第16区的一个街区，在巴黎市西部。

间，但她要到九点钟才来。他听到她来了，就立刻叫她去请街区的一个医生，然后又马上把她叫回来，因为他怕受到司法调查。

但是，奥利维埃逐渐恢复了知觉。爱德华坐在长沙发旁靠近他头部的地方。他注视着这张毫无表情的脸，无法揭开它的谜底。为什么？为什么？晚上喝醉了酒，可能会做出轻率的事情，但清晨作出的决定，应该是经过充分的考虑。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弄明白，只是等待奥利维埃最终对他说清楚的时刻来临。在此之前，他不会再离开他。他握住他的一只手，并用这种接触来汇集他的疑问、思想和整个生命。最后，他感到奥利维埃的手对他的紧握有了微弱的反应……于是，他弯下身来，把嘴唇贴在因巨大和神秘的痛苦而紧皱的前额上。

有人按铃。爱德华站起身来，前去开门。来的是贝尔纳和吕西安·贝卡耶。爱德华让他们呆在门厅里，并把情况告诉了他们。然后，他把贝尔纳拉到一边，问他是否知道奥利维埃有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的症状……贝尔纳突然想起他们在昨天的谈话，特别想起奥利维埃说的一些话，这些话他当时没有在听，现在却清晰地在他耳边响起。

“是我和他谈起自杀的。”他对爱德华说道。“我当时问他是否能理解一个人自杀可能是因为过于生气勃勃，是‘因为高兴’，就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说的那样。我当时在专心思考，只注意我自己说的话，但我现在想起了他对我的回答。”

“他到底回答了什么？”爱德华坚持问道，因为贝尔纳停了下来，好像不想再说下去了。

“他说他对人自杀是理解的，但只是在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快乐之后，因为在此之后只会每况愈下。”

他们俩不再说话，面对面地看着对方。他们的心里已一清二楚。最后，爱德华把目光转到一边，贝尔纳抱怨自己把这话说了出来。他们走到贝卡耶跟前。

“讨厌的是，”贝卡耶说道，“他们会认为他想自杀是为了逃避决斗。”

爱德华已把这次决斗忘掉。

“你们就装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他说道。“你们去找迪梅尔，请他让你们和他的证人进行联系。要是这件蠢事不能了结，你们就同他的证人进行解释。迪梅尔看起来并不想把这件事办成。”

“我们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吕西安说道，“以便把退缩的全部耻辱都记在他的头上。他会逃避，我可以肯定。”

贝尔纳问是否能见见奥利维埃。但爱德华想让他安心休息。

贝尔纳和吕西安刚要走，小乔治来了。他是从帕萨旺家里来的，但没有拿到他哥哥的衣物。

“伯爵先生出去了。”那里对他回答道。“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指示。”

说完，仆人把他关在门外。

爱德华说话的语调和其他二人的举止有点一本正经，使乔治感到不安。他觉察到情况异常，就进行询问。爱德华只好把情况都告诉了他。

“但你不要告诉你的父亲。”

乔治知道了秘密，十分高兴。

“我会保密的。”他说道。那天上午他无事可干，就提出要跟贝尔纳和吕西安一起去迪梅尔家。

这三位客人走后，爱德华就把女仆叫来。他房间隔壁是一间备用的客房，他叫她把客房整理好，让奥利维埃能安顿下来。然后，他悄悄地回到工作室。奥利维埃在休息。爱德华又在他旁边坐了下来。他拿了一本书，但没有翻开，很快就把它放了回去，并看着自己的朋友睡觉。

十

奉献给灵魂的东西都不简单，灵魂
决不会简单地奉献给任何人。

——帕斯卡

“我觉得他见到您会十分高兴。”爱德华在第二天对贝尔纳说道。“今天早上他问我，您昨天是否来过。他想必听到了您的声音，而我当时以为他失去了知觉……他眼睛闭着，但没有睡着。他什么也不说。他常常把手放在额头上，以示痛苦。我和他说话，他的前额立刻皱了起来，但我要是走开，他就叫我，要我坐在他的旁边……不，他现在不在工作室里。我让他住在我隔壁的客房里，这样，我有客人来，就不会打扰他。”

他们走进客房。

“我在询问你的情况。”贝尔纳十分温和地说道。

听到朋友说话的声音，奥利维埃的脸上有了生气，好像是在微笑。

“我在等你。”

“要是我使你感到疲倦，我就走。”

“你别走。”

但在说这话时，奥利维埃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他是要他们别对他说话。贝尔纳再过三天就要去参加口试，所以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参考书，书中汇集了他考试的各个科目的难题解答精粹。

他坐在他朋友的床头旁边，全神贯注地看书。奥利维埃的脸朝着墙壁，像是睡着了。爱德华已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不时出现在通到客房的那扇开着的门的门口。每隔两个小时，他就让奥利维埃喝一碗牛奶，但这只是从今天早上开始的。昨天一整天，病人的胃一直不能接纳任何东西。

过了很长时间，贝尔纳站起来要走。奥利维埃转过身来，向他伸出了手，并竭力露出笑容：

“你明天还来吗？”

在最后一刻，他又把他叫了回来，示意他俯下身子，仿佛他怕自己的声音太轻，对方会听不清楚，然后低声说道：

“不，但是，你觉得我这样做很傻！”

然后，他仿佛不想让贝尔纳提出异议，再次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不，不……以后我再对你们解释。”

第二天，爱德华收到洛拉的一封信。贝尔纳来了之后，他把这封信给他看：

亲爱的朋友：

我急忙给您写信，是为了防止一件荒谬而又不幸的事情发生。您一定会帮助我，我可以肯定，只要您早日收到这封信。

费利克斯刚起程前往巴黎，目的是要见您。他想要从您那里弄清我不愿对他说的事情，通过您来了解他想与其决斗的那个男人的姓名。我已竭尽全力加以阻止，但他的决心仍然不可动摇，我对他所作的种种解释反而使他更加坚定。也许只有您才能劝阻他。他相信您，我希望他会听您的话。您想想，他手里从未拿过手枪或花

剑。想到他要为我而冒生命危险，我感到无法忍受，但我特别害怕他会被当做笑料，这种害怕我几乎不敢承认。

我回来之后，费利克斯对我十分殷勤、温柔、体贴，但我无法装出更加喜爱他的样子。他因此而感到痛苦。我认为他是为了得到我的重视和赞赏才想做这种事的，这事您会觉得十分轻率，但他却每天都在考虑，自从我回来之后，这一直是他固执的想法。当然，他原谅了我，但他对另一个却恨之入骨。

我恳求您热情地接待他，就像接待我一样，您无法向我表明一种我更加喜欢的友谊。请原谅我到现在才给您写信，我早就应该对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的忠诚以及您在瑞士逗留期间对我的照顾。回想起这段时间，我感到精神振作，这种回忆帮助我忍受生活。

您的永远不安、永远信赖的朋友

洛拉

“您准备怎么办呢?”贝尔纳把信归还原主时问道。

“您要我怎么办呢?”爱德华回答时有点生气，不是因为贝尔纳提出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他已向自己提出过。“要是他来，我一定尽力接待他。他要是问我的意见，我就尽力劝他，并竭力使他相信，他要做的事，最好莫过于心平气和。像杜维埃这样的人，错就错在想要出头露面。您要是了解他，也会有同样的看法，请相信我。洛拉却生来就是演主角的料子。我们每个人都在演一出自己能演的悲剧，并得到自己那份悲剧性的东西。对此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洛拉的悲剧在于嫁给了一个配角。这是无法挽回的事。”

“而杜维埃的悲剧，则是娶了一个总是比他强的女子，不管他做什么事。”贝尔纳接着说道。

“不管他做什么事……”爱德华重复道，“也不管洛拉会做什么

事。有趣的是，洛拉对自己的错误感到后悔，想要对他卑躬屈膝，但他却立刻对她更加卑躬屈膝，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结果使他显得更加渺小，使她显得更加高大。”

“我非常同情他。”贝尔纳说道。“但是，您为什么不认为他卑躬屈膝也显得高大？”

“因为他缺乏诗意。”爱德华无可辩驳地说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他在体验到什么东西时从不忘记自己，因此他决不能体验到任何重要的东西。在这方面您不要问得太多。我有我的想法，这些想法讨厌别人来衡量，我也不是很想去衡量它们。保罗-昂布鲁瓦兹经常说，他不想考虑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东西，我觉得他是在‘考虑’这两个字上要花招，因为‘如果这样考虑’，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你就只好把上帝忽略不计。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啊，我认为，我所说的诗意，就是人愿意被上帝制伏的那种状态。”

“这不正是‘激情’这个词的意思？”

“也许是‘灵感”这个词。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意思。杜维埃是一个没有灵感的人。我认为保罗-昂布鲁瓦兹说得对，因为他把灵感看做对艺术最为有害的一种东西，而我心甘情愿地认为，只有控制诗意状态才能成为艺术家，但要控制这种状态，必须首先体验这种状态。”

“您不认为这种圣母往见[①]的状态在生理学上的解释是……”

“白费力气！”爱德华打断了他的话。“这种看法即使正确，也只能使傻瓜感到局促不安。每一种神秘的想法都有其物质上的保

---

① 指身怀圣婴耶稣的童贞马利亚探望表姐妹以利沙伯，使以利沙伯所怀的胎儿（即施洗约翰）摆脱原罪成圣。

证。还有呢？精神要表现出来，不能没有物质，由此产生化为肉身的神秘。”

“相反，物质完全不需要精神。”

“这个，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爱德华笑着说道。

贝尔纳十分高兴听到他这样说话。平时，爱德华很少畅所欲言。他今天显得兴致勃勃，是因为奥利维埃在那里的缘故。这点贝尔纳已经看出。

“他对我说话时，仿佛已在对他说话。”他想道。“他应该让奥利维埃当他的秘书。奥利维埃身体好了之后，我立刻就走，我的位置在别处。”

他这样想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他现在一心惦记着萨拉，他昨天夜里再次和她相会，今天夜里也准备去找她。

“我们已离杜维埃十分遥远。”他接着说时也笑了起来。“您会对他说出樊尚吗？”

“当然不会。说有什么用？”

“您难道不认为对杜维埃来说不知道该怀疑谁是件烦恼的事？”

“也许您说得对。但这话应该对洛拉去说。我要说就会出卖她……另外，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何处。”

“樊尚？……这事帕萨旺应该知道。”

门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莫利尼埃夫人前来了解她儿子的情况。爱德华到工作室去见她。

爱德华日记

波利娜来访。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但我不能不让她知道她儿子病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不可思议的自杀未遂行为告诉她，我只是说是肝病突然发作，这确实是这件事最为明

显的后果。

“我知道奥利维埃在您这里，就放心了。”波利娜对我说。“我照料他，不见得会比您好，因为我清楚地感到您和我一样喜欢他。”

说最后这句话时，她样子怪怪地注视着我。我是否想像出我觉得她赋予这目光的意图？我感到我在波利娜面前，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问心有愧”，所以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模糊不清的话。应该说，两天以来，我一直过于激动，已失去了自制力，我的慌乱想必十分明显，因为她补充道：

“您脸红可以说明问题……可怜的朋友，别以为我会责备您。您要是不喜欢他，我倒是会责备您的……我能见见他吗？”

我把她带到奥利维埃身边。贝尔纳听到我们来，就出去了。

“他真漂亮！”她在床上俯下身子，低声说道。然后，朝我转过身来：

“您呆一会儿代我吻抱他。我怕把他吵醒。”

波利娜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我不是到今天才这样认为的。但我料想不到她的理解竟会如此透彻。但是，在她话语的真挚和她倾注在语调里的那种诙谐之中，我仍感到有点拘束（也许是因为我在竭力掩盖自己的拘束）。我不由想起我们上次谈话时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当时已觉得是真知灼见，虽说我不想把它看成这样：“我情愿高兴地同意我知道我无法阻止的事。”显然，波利娜竭力图个“高兴”。当我们回到工作室时，她仿佛在回答我心里的想法，继续说道：

“我刚才不让自己生气，是因为怕您生气。有些自由思想，男人们想要垄断。但是，我不能对您夸大其词，装出严厉谴责的样子。生活使我得到了教益。我已看出，男孩的纯洁

是靠不住的，即使它看来受到良好的保护。另外，我并不认为纯洁无瑕的少年以后会成为最出色的丈夫，甚至不会成为最忠实的丈夫。”她苦笑着补充道。“总之，我那些儿子的父亲的榜样使我希望他们具有其他美德。但我担心他们声色犬马，或是交一些会使人声名狼藉的朋友。奥利维埃很容易被别人拉过去。您有责任去加以阻止。我觉得您能够使他获益。只有您……”

这样的话使我感到十分困窘。

“你把我说得太好了。”

我只能想出这句极其平常又极不自然的客套话。她十分巧妙地接着说道：

“奥利维埃会使您变得这样。只要有爱心，又有什么事做不到呢？”

“奥斯卡是否知道他在我这里？”我想活跃一下我们之间的气氛，就这样问道。

“他甚至不知道他已在巴黎。我对您说过，他不大关心他的那些儿子。因此我才想请您和乔治谈谈。您是否和他谈了？”

“没有，还没有。”

波利娜的额头立刻变得阴沉。

“我越来越感到担心。他显出自信的样子，但在我看来只是漠不关心、恬不知耻和自以为是。他学习很好，他的老师们都对他满意，我的担心不知从何而来……”

突然，她失去了镇静，变得十分激动，使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说：

“您想想，我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我限制了自己的幸福，每年我都要把它减少一点，我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弃自己的希望。我作出让步，我加以宽容，我装出不知道、没看到的样

子……但是，人总要依靠什么东西，而当这么一点东西也离你而去！……晚上，他到我身旁的灯下来做功课，有时他把头从书上抬了起来，但我在他目光中看到的不是亲热，而是挑衅。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报答……我有时突然感到，我对他的爱都变成了恨，我想最好还是不生孩子。”

她声音颤抖。我握住她的手。

“奥利维埃会报答您的，我可以担保。”

她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

“是的，我这样说真傻，仿佛我的儿子不是三个。但当我想到其中一个，我就只看到这个……您会觉得我很不理智……但在有的时候，理智确实不管用了。”

“然而，理智是我对您最欣赏的东西。”我对她恭维，是希望让她平静下来。我见她默无一言，就补充道：

“那天，您和我谈起奥斯卡，是多么明智……”

波利娜突然直起身子。她看了看我，耸了耸肩。

“一个女人显得通情达理，总是在她逆来顺受之时。”她大声说道，仿佛要发脾气。

这种看法使我感到生气，是因为它千真万确。但我丝毫也不想显露出来，就立刻接着说道：

“关于信件，有什么新的消息？”

“新的消息？新的消息！……您希望奥斯卡和我之间有什么新的消息？”

“他在等待解释。”

“我也在等待解释。在一生中，人都在等待解释。”

“总之，”我有点生气地接着说道，“奥斯卡感到自己处境玄妙。”

“但是，我的朋友，您清楚地知道，为了长期生活下去，最好莫过于玄妙的处境。解决这个问题，是你们小说家的事。

在生活中，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一切都在继续下去。人处于游移不定之中，直至生命结束仍然是心中无数，而在目前，生活在继续，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对此，人会逆来顺受，就像对其他的事那样……就像对所有的事那样。好吧，再见了。”

我感到难受的是，我听到她声音中有某些新的音色，像是一种挑衅，使我不能不想到（也许不是在当时，而是在我回忆起我们的谈话时），波利娜对我和奥利维埃的关系以及其他事情听之任之，并不像她说的那样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希望自己相信，她对这种关系并没有明确地加以责备，在某些方面还对此感到高兴，就像她对我流露出来的那样，但也许因为她没有承认这点，所以她仍然对此感到嫉妒。

她当时突然显得气愤，而且涉及的是一个她不大放在心上的问题，因此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这就像她把自己的心爱之物赠送给我，同时耗尽了自己的宽宏大量，结果突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那样。因此她说话过激，近于怪诞，她回想起来，自己也应该感到惊讶，她的嫉妒也是从她的话语中流露出来。

其实，我心里在想：一个不愿逆来顺受的女人，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说的是一个“端庄的女人”……仿佛人们说的女人的“端庄”，并非总是意味着逆来顺受！

傍晚，奥利维埃的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生命力的恢复同时带来了焦虑不安。我设法使他放心。

他的决斗？——迪梅尔已逃到乡下。但不能去追逐他。

杂志？——由贝卡耶来管。

他留在帕萨旺家的衣物？——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我只好承认，乔治没能把它们拿回来，但我保证明天由我自己去

取。我感到他担心帕萨旺会把它们扣作抵押品，这是我决不能容忍的事。

昨天，我写完这几页之后，在工作室里呆着，听到奥利维埃在叫我。我赶紧跑到他那里。

“如果我身体不是过于虚弱，我就去看你了。”他对我说道。“我想站起来，但当我站起来之后，我头就晕了，我怕倒下来。不，不，我没有感到身体不好，相反……但是，我需要和你谈谈。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设法弄清我前天为什么想要自杀。我觉得我现在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想要说出来，是的，但又说不出来……但是，你不要认为这是因为我生活中一件秘密的事情，一件你不会知道的事情。”然后，用更低的声音说道：“也别以为是因为羞愧……”

虽然我们处于黑暗之中，他仍把自己的前额藏在我的肩膀里。

“或者说，我感到羞愧的是那天晚上的宴会，是我喝醉了酒，是我的狂怒，是我的眼泪，是夏天的那几个月……是等到了你，却又这么不顺利。”

然后他表示，他不想再把这些事看做是他干的事，他想“杀死”的就是这些，并已做到这点，把它们从他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我在他的烦躁不安中感到他的虚弱，就一言不发，只是像摇晃孩子那样摇晃着他。他需要休息，他的沉默使我觉得他想睡觉，但我最后听到他低声说话：

“在你身边，我极为高兴，无法入睡。”

他到早晨才让我离开他。

十一

那天上午，贝尔纳很早就来了。奥利维埃还在睡觉。贝尔纳和前几天一样，拿着一本书在他朋友的床头旁边坐了下来，这样爱德华就可以中止他的照看工作，前往帕萨旺伯爵府，就像他答应的那样。在上午的这个时候，一定可以找到伯爵。

阳光灿烂，秋风扫落树上的残叶，一切都显得清澈、蔚蓝。爱德华已有三天没有出门。他觉得心花怒放，甚至感到自己的身体犹如敞开、空洞的船体，漂浮在广阔的海洋上，沐浴在上帝仁慈的阳光之中。爱心和晴天使我们的胸襟无限开阔。

爱德华知道需要一辆汽车才能把奥利维埃的衣物运回来，但他并不急于叫车，他喜欢步行。他对整个自然界的良好心情，使他不能很好地去对付帕萨旺。他心里想他应该憎恨此人。他回忆起自己的种种不满，但他已没有刺痛的感觉。这个对手，他昨天还在厌恶，现在却已排挤出去，而且十分彻底，所以无法再恨下去。至少在那天上午他无法再恨。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变化丝毫也不能显示出来，因为这有可能流露出他喜悦的心情，而与其显得毫无招架之力，他想还不如不去和他见面。其实，到那里去的为什么恰恰是他爱德华呢？他前往巴比伦街，讨还奥利维埃的衣物，是以什么名义？这个任务接受得过于轻率，他一面走一面在想，因为这等于在暗示，奥利维埃已把他家作为选定住所，而这正是他想要隐瞒的事……要退缩已为时过晚：他已答应奥利维埃。至少他应该对帕萨旺显出十分冷淡、十分坚决的样子。一辆出租汽车经过，他叫

它停了下来。

爱德华很不了解帕萨旺。他不知道此人的性格有一个特点。帕萨旺决不会被人弄得措手不及，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愚弄。为了要否认自己的失败，他总是装出听天由命的样子，不管他发生什么事，他总是认为如愿以偿。当他知道奥利维埃摆脱了他，他惟一关心的事是把他的愤怒深藏不露。他不想去追踪他，不想被人耻笑，而是克制自己，无奈地耸了耸肩。他的感情从来没有强烈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有些人会因此而自鸣得意，却并不承认他们有这种自制力不是因为他们性格坚强，而是因为他们个性上的某种贫乏。我不想推及其余，我对此所说的话，就算只适用于帕萨旺。因此，他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就使自己相信：他对奥利维埃已感到厌烦；在夏天的这两个月中，这段可能成为他生活中累赘的艳情，对他已完全失去了诱惑力；总之，他过高地评价了这孩子的美貌、风雅和才智；他现在应该睁开眼睛，看到把一本杂志的领导工作交给一个这样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一切都已仔细考虑，斯特鲁维卢会把事情做得好得多，当然是作为杂志社的社长。他已给他写了信，叫他在今天上午来见他。

咱们再作一点补充：帕萨旺没有看出奥利维埃离开他的原因。他以为是由于他对萨拉过于殷勤，才使他感到嫉妒。他对这种想法感到得意，因为这符合他天生的自命不凡，他的恼恨也因此而平息下来。

因此，他在等待斯特鲁维卢，由于他曾下令让客人立刻进来，爱德华就得到了这个方便，未经通报就来到帕萨旺的面前。

帕萨旺并没有显出惊讶的样子。幸好，在他看来，他要扮演的角色适合他的性格，并没有使他不知所措。爱德华说出来访的目的之后，他立刻说道：

“我对您和我说的话感到十分高兴。那么，您真的想要照顾他喽？这不会使您受到过多的打搅？……奥利维埃是个可爱的孩

子，但他在这里已开始使我觉得极为不便。我不想让他感觉到这点，他是多么和蔼可亲……我知道他不想回到他父母家里去……父母，是不是，你一旦离开了他们……但是，我在想，他的母亲，不就是您的异母姐姐？……或者是类似的关系？这事奥利维埃以前好像对我说起过。那么，他住在您家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可笑(他说这话时乘机笑了一笑)。他住在我家里，您知道，事情就比较麻烦。这也是我希望他离开的一个原因……虽然我对舆论一向毫不在乎。不，这主要是为了他的利益……”

谈话开始得并不算坏，但帕萨旺无法抗拒这种乐趣，即在幸福上洒下几滴他阴险的毒汁。这种东西他总是留着备用：别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爱德华感到自己已失去耐心。但他突然想起了樊尚，帕萨旺应该有樊尚的消息。当然，他已决定不对杜维埃谈起樊尚，即使杜维埃来向他询问，但为了更好地回避他的询问，他觉得他自己最好弄清楚情况，这样他可以拒绝得更有道理。他抓住了这个牵制对方的借口。

“樊尚没有给我写信，”帕萨旺说道，“但我收到了格里菲思夫人的一封信——您是知道的，她是替补——，她在信中对我谈了他的详细情况。喏：这就是信……我想不出不能让您看这封信的理由。”

他把信递给了他。爱德华看到信中写道：

亲爱的[1]：

亲王的游艇从达喀尔[2]再次起航时，我们就不在艇上了。当这封被游艇带走的信寄到您那里时，谁知道我们将会

① 原文为英语。

② 达喀尔现为塞内加尔首都，1902至1958年曾为法属西非首都。

在何处？也许在卡萨芒斯河[①] 畔，樊尚想在那里采集植物，我则想在那里打猎。我说不大清楚是我在带他走还是他在带我走，或者不如说，是否是冒险的魔鬼在这样纠缠着我们两人。我们被无聊的魔鬼介绍给了他，无聊的魔鬼我们是在游艇上结识的……啊！亲爱的[②]，要在游艇上生活才能知道什么是无聊。在狂风大作时，艇上的生活倒还能忍受，你可以亲身经历船只的动荡不定。但是，从特内里费岛[③] 起，海上却风平浪静。

……镜面巨大
使我绝望。

您知道从此之后我做什么事？憎恨樊尚。是的，亲爱的，爱情使我们感到过于乏味，我们决定互相憎恨。其实，这早已开始，是的，从我们上船时起。开始时只是感到恼怒，心怀敌意，但也免不了要拳脚相加。天气变好，就更加厉害。啊！我现在才知道爱恋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信还有很长一段。

“我不需要再看下去了。”爱德华说着把信还给了帕萨旺。“他什么时候回来？”

“格里菲思夫人没有谈到回来的事。”

帕萨旺感到难受的是，爱德华没有对这封信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他把这封信拿给他看时起，他想必已把这种淡漠看做一种

---

① 卡萨芒斯河为西非河流，发源于塞内加尔南部，向西流经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之间的卡萨芒斯地区，沿岸土壤肥沃，雨量充沛。

② 原文为英语。

③ 特内里费岛是北大西洋东部的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侮辱。他会拒绝别人的效劳，但无法忍受他自己的效劳会被别人不屑一顾。这封信曾使他充满喜悦。他对莉莲和樊尚怀有某种感情，他甚至在想，他乐于助人，可以帮助他们，但当别人不需要时，他的感情立刻变得淡薄。他的两个朋友离开了他，并没有驶向幸福之港，这就使他认为：真是活该。

至于爱德华，他早上的愉悦过于真挚，所以看到别人描写疯狂的情感，不能不感到局促不安。他把信交还时，没有丝毫的做作。

帕萨旺必须立刻占据上风：

“啊！我还想对您说：我曾想叫奥利维埃领导一个杂志社，您知道吗？当然，现在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爱德华回答道。帕萨旺在不知不觉中替他除去了一大心病。他从爱德华说话的语调中听出，他刚才让对方占了便宜。他强忍气愤，接着说道：

“奥利维埃留下的衣物都在他以前住的房间里。您想必叫了出租车？我会叫人给搬上去的。对啦，他身体好吗？”

“很好。”

帕萨旺站起身来。爱德华也是这样。他们施礼告别，神情极为冷淡。

爱德华的来访使帕萨旺伯爵感到十分烦恼。

“啊！”他看到斯特鲁维卢进来就说道。

虽然斯特鲁维卢要跟他顶撞，帕萨旺仍感到和他在一起十分自在，或者确切地说，是装出自在的样子。当然，他遇到的是厉害的角色，这点他知道，但他感到自己的实力，并很高兴能加以证明。

“亲爱的斯特鲁维卢，请坐。”他说时将一把扶手椅朝他推了过去。“我确实很高兴再见到您。”

“伯爵先生派人来请我。我立刻前来为您效劳。”

斯特鲁维卢喜欢对他装出仆人的傲慢，但帕萨旺已对他的态

度习以为常。

“直截了当地说吧。现在，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是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了。您已经干过许多行当……今天我想请您担任真正的独裁官的职务。咱们得赶紧补充一点，就是涉及的只是文学。”

“算我倒霉。”然后，当帕萨旺把香烟盒递给他时，他说道：“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情愿……”

“我决不允许。您抽走私的蹩脚雪茄，会使我的房间臭气熏天。我一直弄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喜欢抽这种烟。”

“哦！我不能说我迷上了它。但旁边的人闻到这烟味会不舒服。”

“还是像投石党人那样爱发难？”

“但也不能把我看做傻瓜。”

斯特鲁维卢没有直接回答帕萨旺的建议，而是觉得应该进行解释，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他继续说道：

“慈善事业从来就不是我的专长。”

“我知道，我知道。”帕萨旺说道。

“利己主义也不是。这是您不大清楚的……有人想使我们相信，对于人来说，要脱离利己主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采取更令人厌恶的利他主义！至于我，我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比个人更加可鄙、更加无耻，那就是众人。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相信，可鄙的个体加在一起会产生美妙的总体。每当乘上有轨电车或火车，我总是希望发生美妙的事故，把这堆活的垃圾变成肉浆，哦！当然喽，我也包括在内。每当走进剧院，我总是希望分枝吊灯脱落下来或是一颗炸弹发生爆炸，如果我会被一起炸死多好，但我又没有更好的机会，我情愿把炸弹放在我的上衣里面，您刚才在说？……”

“不，没有，您接着说，我听着。您不是那种要等反驳的鞭子抽一下才会说下去的演说家。”

“这是因为我好像听到您说要给我喝一杯您那价值连城的波

尔图葡萄酒。”

帕萨旺微微一笑。

“您把酒瓶放在您的旁边。”他说着把酒瓶递给了他。“请把它喝完，但要说下去。”

斯特鲁维卢把自己的杯子倒满，把背靠在椅子背上，开始说道：

“我不知道我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铁石心肠。我有过多的愤慨和厌恶，不能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我并不在乎。确实，我早已让能够使我感动的情感扼杀在我的身体之中。但是，我并不是不会赞赏，也不是不会有那种绝对的忠诚，因为作为人，我蔑视自己、憎恨自己，就像对别人一样。我总是听到人们到处都在反复地说，文学、艺术和科学最终是在为人类谋福利，这足以使我对它们表示唾弃。但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这样我才松了口气。是的，我喜欢想像的恰恰相反，是为建造某个惨痛的纪念碑而努力工作的奴隶般的人类，是为了给一只漂亮的盘子上釉，情愿烧死妻子、孩子和他自己的贝尔纳·帕利西[①]。（他的事我们已经听得厌烦！）我喜欢把问题颠倒过来。您要我怎么办呢？我的思想就是这样，觉得颠倒后问题才能处于更加平衡的状态。我不能容忍这种想法，即基督牺牲自己是为了徒劳地拯救所有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可恶家伙。尽管如此，当我想到这伙人腐烂时居然产生了一个基督，我仍感到几分满意，甚至感到一种平静……而我更加喜欢别的东西，因为基督的教导只能使人类在泥潭中陷得更深。不幸来自暴力的利己主义。效忠者的残忍，伟大的事物会由此产生。我们保护不幸者、弱者、佝偻病患者和受伤

---

① 帕利西(1510—1589)，法国胡格诺派制陶师，主要从事制作颜色铅釉的简朴粗陶器。他制作的陶器多为碟子、水罐以及船形调味壶，饰以花木、禽兽画。他因宗教原因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者，却走错了路。因此，我憎恨这样教导我们的宗教。慈善家们以为在观察大自然中的动物界和植物界时看到了和平的景象，却不知产生这种和平的原因，是在原始状态下只有强壮者才能兴旺，其他的一切都是废物，用作肥料。但人们却看不到这点，不愿承认这点。”

“不，不，我愿意承认这点。您继续说吧。”

“您说说，这是否可耻、可悲……那就是人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来取得马、牲畜、家禽、谷物和花卉的优良品种，而人本身却还要靠医学来减轻自己的病痛，靠慈善来暂时缓和矛盾，靠宗教来进行安慰，靠喝酒来消愁。需要做的是改良人种。但是，任何选择都意味着要消除不良品种，这是我们的基督教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甚至无法担负起去除蜕化变质者的责任，而这些人也繁殖得最快。需要的不是医院，而是育种场。”

“当然喽，您这样说我很喜欢，斯特鲁维卢。”

“我觉得您在此之前对我有误会，伯爵先生。您把我看做怀疑论者，而我却是理想主义者、神秘主义者。怀疑论从未有过良好的结果。另外人们知道，它会导致……宽容！我把怀疑论者看做没有理想、没有想像力的人，看做蠢货……而我并非不知道，这种强壮的人类产生，将会消除细腻、微妙的情感，但没有人会对它们感到惋惜。您不要弄错，我有人们所说的‘文化’，并且清楚地知道，我的理想，有些古希腊人已隐约预感到，至少我很高兴能想到这点，而且记得刻瑞斯的女儿科瑞[①] 刚入冥府时对亡灵充满同情，但成为普路托[②] 的妻子即冥后之后，她就被荷马[③] 称为‘无情的

① 科瑞为珀耳塞福涅的别称，是主神宙斯和谷物女神刻瑞斯（希腊神话中为得墨忒耳）的女儿，在尼撒谷采花时被冥王哈得斯劫往冥府，成为冥后。

② 普路托为冥王，即希腊神话中的哈得斯。

③ 荷马（约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吟游盲诗人，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奥德赛》描写奥德修斯在特洛伊城攻陷后回家途中10年流浪的种种经历。

普洛塞耳皮那[①]'。请见《奥德赛》第六章。'无情的',认为自己有德行的人就应该这样。"

"很高兴看到您回到了文学的话题……如果我们真的离开了这个话题的话。那么,我要问您,有德行的斯特鲁维卢,您是否愿意当无情的杂志社社长。"

"老实说,亲爱的伯爵,我应该向您承认,在人类令人恶心的所有流溢物中,文学是我最讨厌的东西之一。我看到文学中只有阿谀奉承。我甚至怀疑它会变成别的东西,除非它把过去的东西扫除干净。我们依靠被接受的情感来维持生活,读者认为自己感受到这些情感,因为他相信印刷出来的任何东西,而作者则对此进行投机,就像他对被他看做他艺术的基础的习俗进行投机一样。这些情感听上去像是假的,就像伪币一样,但它们照样流通。正如人们知道的那样,'伪币赶走真币',把货真价实的东西献给公众的人,会被认为是空话连篇。在人人弄虚作假的世界里,名副其实的人会被看做江湖骗子。我要提醒您,如果由我来领导一份杂志,那是为了弄破羊皮袋,让里面的美好情感都变得一钱不值,词语这种记名期票也是如此。"

"当然喽!我想知道您将怎么搞。"

"让我来搞,您就会看到,我经常考虑此事。"

"您不会被任何人理解,没有人会跟着您走。"

"怎么会!今天,最活跃的那些年轻人对诗歌的'通货膨胀'非常反感。他们知道,深奥的节律和悦耳的抒情老调掩盖着空洞的内容。你只要提出摧毁什么东西,总是能找到帮手。您是否同意我们创立一个以打倒一切为惟一宗旨的学派?……这会使您感到害怕?"

"不……只要不践踏我的花园。"

---

① 普洛塞耳皮那为冥后,即希腊神话中的珀耳塞福涅。

“目前……在别处还有事情可干。时机十分有利。我知道有些人只等别人发出集合信号，是一些年轻人……是的，这您喜欢，我知道，但我要提醒您，他们决不会受骗上当……我常常在想，是什么奇迹使绘画走在前面，文学又怎么会落在后面？以前在绘画中通常被认为是‘主题’的东西，今天却如此信誉扫地！多好的题目！这会使人们高兴。画家们甚至不敢再画肖像画，除非画得一点不像。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事干好——这事您可以包在我的身上——，我不用两年的时间就能使明天的诗人认为，他的诗要是被人理解，那就是他的耻辱。是的，伯爵先生，您是否愿意打赌？任何意义和含义都将被认为是反诗歌的东西。我建议为了不合逻辑而努力工作。多美的刊名：《清扫者》！”

帕萨旺一动不动地听着。

“在您的信徒中，”他沉默片刻之后接着说道，“是否有您那位年轻的表弟？”

“小莱昂，是个虔信者，而且胸有成竹。调教他确实是一种乐趣。暑假以前，他觉得超过班里的优等生并夺取全部成绩优异奖是一件有趣的事。开学以来，他什么也不干了，我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但我相信他，特别不想去烦他。”

“您把他给我带来，好吗？”

“我觉得，伯爵先生在开玩笑……那么，这本杂志？”

“我们以后再谈。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您的计划。现在，您要替我找一个秘书。我以前的那个，已经不再使我感到满意。”

“我明天就叫小科布-拉弗勒到您这儿来，我今天下午就去看他，他一定会让您满意。”

“是‘清扫者’一类？”

“有点是。”

“举一反三[1] ……”

“不，别把他看得和他们所有人一样。他是个温和派。是为您精心选择的。”

斯特鲁维卢站了起来。

“噢，”帕萨旺接着说道，“我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书送给您。很遗憾，初版本我已经没有了……”

“我不想把它卖掉，这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印得更好。”

“哦！我也不想去看它……再见！如您愿意：为您效劳。我有幸向您致敬。”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十二

爱德华日记

把衣物交还给奥利维埃。从帕萨旺那里回来后，立刻工作。镇定而又清醒的兴奋。从未有过的快乐。《伪币制造者》写了三十页，没有犹豫不决，没有涂改。犹如夜景突然被闪电照亮，全部情节从黑暗中展现出来，和我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东西有很大差别。我以前写的那些书，在我看来犹如公园里的那些水池，轮廓清晰，也许完美，但里面却是死水一潭。现在，我希望这水顺势流下，时急时缓，形成条条水脉，但我不想对它们预先作出安排。

X认为，好的小说家在开始写书之前就应该知道这本书如何收尾。可我却对我的书听之任之，在我看来，生活向我们展现的东西，即使是结尾，也可以被看做新的起点。“可能继续下去……”我希望用这句话来结束我的《伪币制造者》。

杜维埃来访。他显然十分善良。

由于我夸大了自己的同情，我只好忍受对方吐露的感激之情，感到相当尴尬。我一面对他说话，一面反复在想拉罗什富科的这些话：“我很少有同情之心，希望完全没有……我认为，同情必须表示出来，千万不可怀有。”然而，我的同情是真实的，不可否认的，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老实说，在我看来，我的眼泪比我的话语更能安慰他。我甚至感到，他看到我流

泪之后，立刻就不再伤心。

我打定主意，决定不向他说出勾引者的姓名，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对我问起此事。我觉得，当洛拉不再看着他时，他的嫉妒马上消失。不管怎样，他来到我这里，多少消耗了一点精力。

他的情况有点不合逻辑。他感到气愤的是那个男人抛弃了洛拉。我强调指出，洛拉要是不被抛弃，就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他决定喜欢那孩子如同己出。如果没有这勾引者，做父亲的快乐他是否能体会到，又有谁会知道？这点我没有向他指出，因为想起自己的缺陷，他会更加嫉妒。但这就属于自尊心的范围，不再使我感到兴趣。

像奥赛罗[①] 这样的人嫉妒是可以理解的，他妻子和别人寻欢作乐的形象萦绕在他的心头。但是，像杜维埃这样的人要嫉妒，就应该想到自己理应如此。也许他怀有这种情感，是因为内心的一种需要，想使他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变得更有趣味。幸福在他看来是自然的东西，但他需要自我欣赏，所以他看重的是获得的东西，而不是自然的东西。因此，我竭力向他描绘单纯的幸福，这种幸福比苦恼更值得称道，但很难得到。我等他冷静下来之后才让他走。

性格前后不一。小说或戏剧中人物的表现，自始至终都完全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有人要我们赞赏这种始终相符的情况，我却反而由此看出，这些人物不自然，是凭空想出来的。

我并不认为前后不一必然是自然的标志，因为我们会遇到许多假装的前后不一，在女人中间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我可以在少数几个人中欣赏到人们所谈的“恒心”，但是，人取得

①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的主人公，因嫉妒而失去理智，杀死自己的妻子。

这种结果往往只是因为他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坚持不变，却牺牲了自然。人越是宽厚，就越有办法，越发善变，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来决定自己的未来。**正直和固执是力量的表现**[①]，是有人向我们推荐的典范，但它往往只能为文化提供一块岩石丛生、无法耕种的土地。

我还认识另外一种人，他们执意标新立异，在选择了某些爱好之后，就再也不想改变，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不允许自己放弃这些爱好。（我想起了X，他拒绝喝我请他喝的一九〇四年的蒙拉谢酒[②]。“我只喜欢喝波尔多酒。”他说道。我说那就是波尔多酒，他立刻觉得蒙拉谢酒味道醇美。）

我年轻时，曾经作出一些我当时觉得可贵的决定。我关心的不是我当时要做怎样的人，而是我将来想要做怎样的人。现在，我几乎觉得迟疑不决才是防止衰老的诀窍。

奥利维埃问我在写什么。我不由对他谈起了我的书，由于他很感兴趣，我还给他念了我刚写好的那几页。我害怕他的评论，因为我知道年轻人不肯让步，难以容忍和自己的观点不同的观点。但是，他胆怯地提出的几点意见，我觉得很有道理，因此我立刻加以采纳。

我的感觉和呼吸，借助于他并通过他才能进行。

他仍对原来由他领导的那份杂志感到不安，特别担心他不想承认的那个短篇小说，小说是应帕萨旺的要求写的。我对他说，帕萨旺作出的新安排，会使杂志的内容有相应的改动，他可以收回自己的稿件。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蒙拉谢酒是法国勃艮第地区的一种著名白葡萄酒。

接待预审法官普罗菲唐迪厄先生出人意料的来访。他擦着额头上的汗，呼吸急促，我觉得这不是因为走到我七楼后气喘吁吁，而是因为局促不安。他手里拿着帽子，在我请他坐后才坐了下来。此人相貌漂亮，身材健美，仪表堂堂。

“我想，您就是莫利尼埃庭长的内弟。”他对我说道。“我冒昧前来见您，是为了他儿子乔治的事。请您原谅我这样做，我的做法您可能会感到冒失，但我对同事的友情和尊敬足以使您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愿如此。”

他停了一下。我站起身来，放下门帘，以免女仆听到，她的嘴不紧，我也知道她在隔壁房间。普罗菲唐迪厄用微笑来表示赞同。

“作为预审法官，”他接着说道，“我正在审理一桩案件，感到极其为难。您的小外甥以前曾涉嫌一桩风化案件……——这当然是我们之间说说——，影响很坏，我觉得他年纪太小，又为人老实，单纯无知，受到坏人的引诱，但我要承认，我已经要使用计谋，才得以……控制局势，同时又不损害司法的公正。对于重犯……我要立刻补充的是，这次性质完全不同……我不能保证小乔治还能这样轻易地幸免于难。我甚至怀疑，让孩子脱身出来是否对他有好处，虽然出于友情，我希望您的姐夫能够避免这种丑闻。我来试试看，但我有手下的人，您知道，他们会装出卖力的样子，我不能总是拦住他们。如果您希望这样，我现在还能做到，但到明天，我就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我想您应该和您外甥谈谈，让他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危险……”

普罗菲唐迪厄的来访——为什么不能承认？——，起初使我感到十分不安，但当我知道他来此既不是作为敌人，也不是作为法官，我就反而觉得有趣。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更加兴致勃勃。

“一段时间以来，市面上有伪币流通。我接到了通知。我还没有发现伪币的来源。但我知道小乔治——我愿意相信是由于幼稚——是使用伪币并使其流通的人之一。有几个人在进行这种可耻的交易，他们的年龄和您的外甥相仿。我并不怀疑有人在利用他们的无知，不怀疑这些好坏不分的孩子是在几个成年罪犯的控制下干着骗人的勾当。我们早就可以抓住这些未成年的罪犯，并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们说出那些伪币的来源，但我清楚地知道，一个案件如果超越了某一限度，就会使我们失去控制……也就是说，预审不能回过来再审，我们就只能知道我们有时情愿不知道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发现真正的罪犯，但又不必借助这些未成年人的证词。因此，我下令不要去惊动他们。但这个命令只是暂时性的。我希望您的外甥不要逼我取消命令。最好让他知道有人在进行监视。您吓唬他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在危险的道路上往下滑……”

我回答说，我会尽量对他警告，但普罗菲唐迪厄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他的目光变得茫然。他说了两遍：“在人们所说的危险道路上”，然后不再作声。

我不知道他沉默了多长时间。他的想法形成之前，我仿佛已在他心里看出，并在他说出之前，已经听到他要说的话：

“我自己也是做父亲的，先生……”

他开始时说的一切都已消失，在我们之间只有贝尔纳一人。其他的事只是借口而已。他来是为了跟我谈他。

别人吐露真情会使我感到不舒服，夸大感情会使我感到讨厌，但这种克制的激动却最能打动我的心弦。他尽量克制自己的激动，但用力过度，使他的嘴唇和双手颤抖起来。他无法继续说下去。突然，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他的上半身因抽噎而抖动起来。

“您看，”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您看，先生，一个孩子会使我们变得非常不幸。”

他难道需要转弯抹角？我自己也极为激动。

“要是贝尔纳见到您，”我大声说道，“他一定会心软的，我可以担保。”

然而，我心里感到十分为难。贝尔纳几乎从未和我谈起过他的父亲。我接受了他离家出走的事实，立即把这样的出走看做合乎情理的事，并认为这样做对孩子最有好处。而且，贝尔纳还有私生子这个原因……但是，这位并非亲生的父亲，表现出来的感情不是装出来的，所以显得十分强烈，也没有流于俗套，所以显得十分真切。看到这种慈爱和悲伤，我不禁要想，贝尔纳出走是否做得对。我感到自己不想再赞成他的行为。

“如果您觉得我能帮您的忙，”我对他说道，“如果您觉得我应该和他谈谈，您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心地善良。”

“我知道。我知道……是的，您能做很多事。我知道他今年夏天和您在一起。我的侦探工作做得相当好……我也知道他今天去参加口试。我知道他现在应该在巴黎大学，所以就选择这个时候来见您。我怕遇到他。”

此刻我已不再那样激动，因为我发现他几乎每句话里都有“知道”这个动词。我立刻不再注意他对我说些什么，而是注意这种可能是职业性的习惯。

他对我说他还“知道”贝尔纳的笔试考得十分出色。一位主考人是他的朋友，出于好意让他看了他儿子的法语作文，看来这是最出色的一篇。他谈论贝尔纳时带有克制的赞赏，这使我认为他也许把自己看做孩子的真正父亲。

“天哪！”他补充道，“您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他！他性格十分高傲，十分多疑！……要是他觉察到他走了之后我不断

在想念他、注视他……不过，您还是可以对他说，您见到了我。(他每说一句话都呼吸困难。)——只有您可以对他说，我并没有怨恨他，(然后压低声音说道：)说我一直爱他……就像爱一个儿子那样。是的，我清楚地知道您知道……您还可以对他说……(他没有看我，仿佛难以启口，又极其尴尬)他母亲离开了我……是的，永远离开，在今年夏天，但他要是想回来，我……”

他无法把话说完。

一个男人身材魁伟，讲究实际，已成家立业，又事业有成，却突然不顾礼节的约束，向一个陌生人推心置腹，使我这个陌生人看到异乎寻常的景象。在这个场合我再次发现，一个陌生人吐露感情，比一个熟人更容易使我感动。关于这点，我以后再作解释。

普罗菲唐迪厄并不隐瞒他在开始时曾对我抱有成见，因为他以前弄不清楚，现在还是弄不清楚贝尔纳离家出走后为什么要来找我。这也是他起初不想来找我的原因。我不敢把我手提箱失窃的事告诉他，只是说他儿子和奥利维埃很要好，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这些年轻人，”普罗菲唐迪厄接着说道，“在进入社会生活时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们不知道有危险，才觉得自己有力量。但我们做父亲的知道，就为他们提心吊胆。我们的关心使他们感到生气，最好还是不要让他们看出。我知道这种关心有时让人讨厌，又十分笨拙。我们与其不断对孩子说火会烫痛，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烫一下。经验使人得到的教益，要比劝告更为可靠。我一直把尽可能多的自由给予贝尔纳。他却因此而认为，唉！我对他关心不够。我感到他对此产生误会，所以才离家出走。即使在那时，我仍觉得应该让他放任自流，同时在远处照看他，却不让他觉察。谢天谢地，这

方面我有办法。(显然,普罗菲唐迪厄对此引以为豪,并对他的警察组织显出特别自豪的样子。这是他第三次对我谈起此事。)我认为我应该让这个孩子把他做的事情所冒的风险看得无足轻重。这桀骜不驯的行为,虽说给我带来了痛苦,却使我对他更加依依不舍,这点我是否要向您承认?我看出这证明了勇气、价值……"

现在,这位杰出人士感到自己信心十足,就口若悬河地说了下去。我竭力把谈话引向我更感兴趣的话题,并打断他的话,问他是否见到过他开始时和我谈起的伪币。我很想知道它们是否同贝尔纳拿给我们看过的水晶玻璃做的伪币相像。我刚和他谈起这枚伪币,普罗菲唐迪厄的脸色立刻改变,只见他眼睛半闭,里面燃起一种奇特的火花,太阳穴上显出鱼尾纹,嘴唇抿紧,全神贯注,使他的脸部全都往上提起。他最初对我说的事,现在已不再涉及。法官取代了父亲,对他来说存在的只有他的职业。他对我问个不休,作了记录,并说要派一名警察前往萨斯费,以记下各家旅馆的登记簿上旅客的姓名。

"很可能,"他补充道,"这枚伪币是一个路过的冒险者付给您说的食品杂货商的,此人在那个地方没有逗留。"

对此,我反驳道,萨斯费位于一条死路的尽头,去那里并于当天返回并非易事。他对这最后一个情况显得特别满意,并就此和我分手,离开前热情地向我表示感谢,样子像在专心考虑,又十分高兴,但没有再提起乔治和贝尔纳。

十三

那天上午，贝尔纳将会感到，对一个和他一样生性慷慨的人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使另一个人快乐。这种快乐他没能得到。他已通过考试，成绩良好，但他身边无人可以听他报告这一喜讯，所以喜讯并没有使他感到快乐。贝尔纳十分清楚，对此显得最为满意的，将是他的父亲。他甚至犹豫片刻，不知是否要立刻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但自尊心却不让他去。爱德华？奥利维埃？这样做实在把一张文凭看得过于重要。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已是业士。白费力气！困难在现在才开始出现。

在巴黎大学的院子里，他看到他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也和他一样通过了会考，但却离开其他同学，在一旁哭泣。这同学在戴孝。贝尔纳知道他刚失去自己的母亲。他非常同情，就朝这孤儿走去，但走到近前时，却荒谬地感到害羞，又走开了。这同学看到他走过来，然后又走开，对自己流泪感到羞愧。他看重贝尔纳，以为对方看不起自己，心里感到难受。

贝尔纳走进卢森堡公园。他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正是在公园的这个地方，那天下午他为了住宿问题而前来寻找奥利维埃。空气可以说是温暖的，蓝天通过大树上叶子落光的树枝朝他微笑。这使人怀疑是否真的要进入冬季，咕咕在叫的鸟儿也看不出来。但贝尔纳没有在观赏公园的景色，他看到的是他面前展现的生活的海洋。有人说海上也有道路，但这些道路并未标明，而贝尔纳也不知道哪条是他走的道路。

他沉思片刻之后，看到一位天使朝他滑行过来，脚步轻得仿佛能停留在水面之上。贝尔纳从未见到过天使，但他一刻也没有犹豫，当天使对他说“过来”时，他顺从地站起来跟着他走。他就像在梦中那样，并不感到十分惊讶。他后来曾竭力回忆天使是否抓住了他的手，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接触，并保持着一点距离。他们俩都回到贝尔纳刚才离开那个孤儿的院子，决定和孤儿说话，但这时院子里已空无一人。

贝尔纳在天使的陪伴下朝巴黎大学的教堂走去，天使先走了进去，贝尔纳则从未进去过。其他天使也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但贝尔纳的眼睛无法看到他们。他置身于从未有过的宁静之中。天使走到主祭坛前面，贝尔纳看到他跪倒在地，也在他旁边跪了下来。他不相信任何神，因此不能祈祷，但他的心里柔情似水，想要奉献和牺牲，他就献身。他的情感仍然模糊不清，无法用任何词语来表达，但突然响起了管风琴的琴声。

“你也曾献身给洛拉。”天使说道。贝尔纳感到自己的面颊上泪如雨下。“你过来，跟我走。”

贝尔纳由天使带着走，几乎撞在他的一个老同学身上，这个老同学也刚考完口试。贝尔纳把他看做又懒又笨的学生，并惊讶地得知他也通过了会考。这懒惰的学生没有发现贝尔纳，但贝尔纳看到他把烛金放在教堂执事手里。贝尔纳耸了耸肩，就走了出去。

他走到街上，发现天使已离他而去。他走进一家香烟店。就是乔治在一星期前曾使用过伪币的那家。此后乔治又用掉了许多伪币。贝尔纳买了一包香烟，就抽起了烟。天使为什么要走？贝尔纳和他难道无话可说？……钟敲十二点了。贝尔纳饿了。他回寄宿学校去？去找奥利维埃，和他一起分享爱德华的午餐？……他确信口袋里有足够的钱，就走进一家餐厅。他刚吃完饭，就听到温柔的低语声：

“该去付账了。”

贝尔纳转过头去。天使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应该作出决定了。”他说道。“你以前过的是毫无目的的生活。你难道还要听凭偶然的摆布？你想让自己派点用场。应该知道要派什么用场。”

“请你教我，指导我。”贝尔纳说道。

天使把贝尔纳带到一个挤满人的大厅。大厅里有个讲台，讲台上放着一张桌子，一个年轻人在那里讲话。

“十分狂妄的是，”他说道，“以为自己有了什么发现。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我们每个人在年轻时就应该懂得，我们依赖过去，过去使我们承担义务。我们的未来都是由过去勾画出来的。”

当他把这个主题充分发挥之后，另一位演说者站到他的位置上，先是对他的看法表示赞成，然后对自以为是的人进行抨击，因为这种人认为生活不用学说指导，人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指导自己。

“一种学说传给了我们。”他说道。“它已经历了许多世纪。这肯定是最好的学说，也是惟一的学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证明这点。这是我们的导师们传给我们的学说。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学说，每当我们的国家否定这种学说，它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了解这种学说，就不能成为优秀的法国人，不赞成这种学说，就做不成任何有益的事情。”

第二个演说者讲完之后，第三个接着讲话。此人感谢前两位十分清楚地勾勒出他所说的他们党纲的理论，然后指出这个纲领旨在依靠他们党的每个成员的努力来复兴法国。他说自己是实干家，认为任何理论都会在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到证明，任何优秀的法国人都应该成为战士。

“但是，唉！”他补充道，“有很多力量，却四分五裂！如果这些力量聚在一起，如果这些事情是按规则做的，如果每个人都加入我

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会强盛，我们的事业就会发扬光大，每个人就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他继续说下去，而一些年轻人则开始在听众中间走来走去，散发入党申请书，要参加者只须在上面签名。

“你想要献身。”天使在这时说道。“你还等什么？”

贝尔纳从别人递给他的申请书中拿了一张，只见上面写道：“我郑重加入……”他看完之后，看了看天使，看到天使在微笑，然后又看了看听众，看到年轻人中有刚才见到的那个新业士，此人曾在巴黎大学的教堂里点燃一支蜡烛，以感谢神让他通过会考。突然，在稍远处，他看到自己的哥哥，他离开父亲的家之后还没有见到过他。贝尔纳不喜欢这个哥哥，他觉得他父亲看重他的哥哥，所以有点嫉妒。他烦躁地把申请表揉皱。

“你认为我应该签名？”

“当然是的，要是你怀疑自己。”天使说道。

“我不再怀疑了。”贝尔纳说着把纸团扔到远离他的地方。

演说者仍在继续讲话。当贝尔纳又开始听他说时，他正在传授一种永不上当的可靠方法，那就是决不要自己来进行判断，而是要永远信赖自己上级的判断。

“这些上级是什么人？”贝尔纳问道，并突然感到极为愤怒。

“你要是走到台上，”他对天使说道，“和他扭打起来，就一定能把他摔倒在地……”

但天使微笑着说道：

“我要和你摔跤。今天晚上，好吗？……”

“好的。”贝尔纳说道。

他们走了出去，走到林荫大道[①]。大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上去全是有钱人，每个人看来都十分自信，对别人漠不关心，但心

① 林荫大道是指巴黎市内从共和国广场到玛德莱娜广场的林荫大道。

事重重。

“这是幸福的形象?”贝尔纳问道。他感到他的心在流泪。

然后,天使把贝尔纳带到贫困的街区,贝尔纳以前没有看出他们的贫穷。夜幕降临。他们久久地走在肮脏的高层楼房之间的街道上,那些房子里充斥着疾病、卖淫、耻辱、罪恶和饥饿。这时,贝尔纳才握住天使的手,天使则转过头去哭泣。

那天晚上,贝尔纳没有吃晚饭。他回到寄宿学校后,没有像前几天晚上那样去找萨拉,而是直接上楼前往他和鲍里斯一起住的那个房间。

鲍里斯已经躺在床上,但还没有睡着。他在烛光下重读他在这天上午收到的勃罗尼娅的来信。

“我担心,”他的女友对他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回波兰后着了凉。我咳嗽,虽然医生瞒着我,我还是感到我活不长了。”

听到贝尔纳越走越近,鲍里斯把信藏在枕头下面,赶快把蜡烛吹灭。

贝尔纳走到黑暗之中。天使和他一起走进房间,虽然夜色不是很暗,但鲍里斯只看到贝尔纳一人。

“你睡着了?”贝尔纳低声问道。鲍里斯没有回答,贝尔纳以为他已睡着。

“那么,现在只有我们两人了。”贝尔纳对天使说道。

这天夜里,他们俩一直扭斗到天亮。鲍里斯模糊地看到贝尔纳翻来覆去。他以为这是他祈祷的方式,所以没有去打扰他。然而,他很想和他说话,因为他感到非常痛苦。他下了床,在床脚边跪了下来。他很想祈祷,但只能啜泣:

“哦,勃罗尼娅,你能看到天使,你应该让我睁眼看到,可你却要离开我!没有你,勃罗尼娅,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贝尔纳和天使正在激战，所以没有听到他的话。他们俩一直扭打到天明。天使走时，两人不分胜负。

过了一会儿，贝尔纳也走出房间，他在走廊里和拉歇尔迎面相遇。

“我要和您谈谈。”她对他说道。她的声音十分伤心，贝尔纳立刻明白她要和他说什么话。他没有回答，低下了头，十分同情拉歇尔，因此突然憎恨萨拉，并对他同她一起享受到的欢乐感到厌恶。

十四

将近六点时，贝尔纳来到爱德华家里，手里拿着一只手提包，里面只有几件内衣和他拥有的几本书。他已向阿扎伊斯和弗代尔辞别，但不想同萨拉再见上一面。

贝尔纳神情严肃。他同天使的搏斗使他变得成熟。他已不再像偷手提箱时那样无忧无虑，不再认为在这个世上只要敢作敢为就行。他开始明白，别人的幸福往往要为大胆而付出代价。

“我到您这儿来避难。”他对爱德华说道。“我又无家可归了。”

“您为什么要离开弗代尔家？”

“是因为秘密的原因……请允许我对您保密。”

爱德华在宴会的那天晚上曾对贝尔纳和萨拉进行仔细观察，基本上知道他不想说出的原因。

“够了。”他微笑着说道。“我工作室里的长沙发，您夜里可以睡觉。但我首先必须对您说，您父亲昨天来跟我谈过。”他把他觉得能使他感动的那部分谈话转告给他。“今天晚上，您应该睡的地方不是在我家里，而是在他家里。他等您回去。”

但贝尔纳默无一言。

“我要考虑一下。”他最终说道。“目前，请允许我把自己的衣物留在这儿。我能见见奥利维埃吗？”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让他到外面去透透气。我想陪他一起去，因为他身体还十分虚弱，但他情愿独自出去。另外，他出去已有一个小时，很快就会回来。您就在这儿等他……但是，我想到

了……您的考试?”

“我已经通过了,这并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现在要做什么。您是否知道我不想回到我父亲那里去的主要原因?那是因为我不要用他的钱。我对这个机会不屑一顾,您一定会觉得十分荒谬,但不用他的钱,是我对自己许下的诺言。我必须向自己证明我是个讲信用的人,是我可以信赖的人。”

“我看这主要是自傲。”

“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自傲,自负,自满……我怀有的情感,您无法使它在我的眼里失去价值。但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要在生活中作出决定,是否必须把眼睛盯着一个目标?”

“请您解释一下。”

“这事我昨天考虑了整整一夜。我感到自己身上有的是力量,但用在什么地方?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是否要朝一个目标努力才行?但这个目标,又如何选择?在目标尚未达到之时,怎么来了解它?”

“生活没有目标,就是让自己放任自流。”

“我觉得您不大了解我的意思。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是否知道他航行到什么地方?他的目标是勇往直前。他的目标,就是他,是他把它展现在自己面前……”

“我往往在想,”爱德华打断了他的话,“在艺术上,特别在文学上,只有勇于探索未知的事物才难能可贵。要发现新大陆,最初就得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海岸。但我们的作家们害怕远离海岸的大海,他们只愿在海岸边游弋。”

“昨天,考完试之后,”贝尔纳没有听他说话,而是继续说道,“我不知受到哪个魔鬼的驱使,走进了一个大厅,那里正在开一个群众大会,涉及的是民族的荣誉?对祖国的忠诚,以及许多使我动心的事情。我差点儿在一张申请表上签了名,申请表上要我以自己的名誉保证为我认为美好和崇高的事业效力。”

“您没有签名，我很高兴。但是，您为什么没有签名？”

“也许是因为某种隐秘的本能……”贝尔纳思考了片刻，然后笑着补充道：“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在会上看到的那些党员的脑袋，首先是我哥哥的脑袋。我感到这些年轻人都怀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感到他们放弃自己的主动性十分正确，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十分罕见，而他们的独立精神，很快就会陷入绝境。我还在想，在公民中有一大批这样诚心诚意的爱国者可以依靠，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但我决不会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心里在想，既然我不想过没有准则的生活，又不想接受别人的准则，那么如何来确定一种准则？”

“我觉得回答十分简单，那就是在自身中找到这种准则，目的是自我发展。”

“是的……我正是这样想的。但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进展。只要我肯定喜欢我身上的最大优点，我就让它压倒其他一切。但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身上的优点……我考虑了整整一夜，我对您说。快要天亮时，我极为疲倦，想要提前应征，去服兵役。”

“逃避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个问题虽然被推迟，仍会在我服完兵役后向我提出，而且提得更加严峻。于是，我来找您，想听听您的建议。”

“我没有建议可以对您提出。您只能在您自身中找到这种建议，只能在生活中学会应该如何生活。”

“但是，在我决定如何生活之前，要是我生活得不好呢？”

“这本身就会使您得到教益。只要是走上坡路，沿坡而上就行了。”

“您是在开玩笑？……不，我觉得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同意这种方法。但是，我在像您说的那样自我发展时，我还要谋生。在

报上登个与众不同的启事：‘年轻人前途无量，任何工作都能胜任’，您看如何？”

爱德华笑了起来。

“最难得到的莫过于“任何工作”。最好还是说得清楚些。”

“我想成为一家大报这个机构的众多小齿轮中的一个。哦！我愿意做普通的工作：校对、监印……还有什么？我的要求不高！”

他说话时犹豫不决。实际上，他想得到的是秘书的工作，但他不敢对爱德华提出，因为他们相互感到失望。不过，这不是他贝尔纳的错，虽然担任秘书的企图遭到了十分惨痛的失败。

“也许，”爱德华说道，“我可以让您进《大报》工作，我认识该报的社长。”

正当贝尔纳和爱德华在这样谈话时，萨拉在同拉歇尔进行解释，谈得极为艰难。拉歇尔的指责是贝尔纳突然离开的原因，这点萨拉是突然明白的。她对姐姐非常气愤，说她姐姐不让自己周围的人有丝毫的快乐。她没有权利把一种美德强加给别人，而她的榜样足以使这种美德变得令人厌恶。

拉歇尔听到这些指责，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她一直牺牲自己，这时脸色苍白，嘴唇发抖，进行了反驳：

“我不能让你堕入地狱。”

但萨拉一面啜泣一面叫道：

“我不能相信你的天堂。我不想得到拯救。”

她立刻决定再次前往英国，她的女友会接待她，因为“她毕竟是自由的，可以去过她喜欢过的生活”。这场可悲的争吵使拉歇尔感到精疲力竭。

十五

爱德华安排在学生回来之前来到寄宿学校。开学以来，他还没有见到过拉佩鲁兹，他首先想找他谈。年老的钢琴教师做他那学监的新工作，已是竭尽全力，也就是做得一团糟。他在开始时设法受到学生的喜爱，但他威严不足，孩子们就有机可乘，他们把他的宽容看做懦弱，变得肆无忌惮。拉佩鲁兹想要严加管教，但已为时过晚。他的告诫、威胁和斥责最终使学生们对他不满。要是他提高嗓门，他们就报以冷笑，要是他用拳头敲响课桌，他们就装作害怕得叫了起来。他们模仿他，称他为“拉佩尔老头”。他的漫画在学生中传阅，他为人如此宽厚，却被画成凶神恶煞，手里拿着一支巨大的手枪（这支手枪是盖里达尼佐尔、乔治和菲菲在对他的房间进行秘密搜查时发现的），对学生大肆屠杀，或是跪在他们的面前，双手合掌进行哀求，就像他在最初几天那样：“可怜可怜我，安静一点吧。”他犹如一头老鹿，被一群凶猛的猎犬团团围住。爱德华对此一无所知。

爱德华日记

拉佩鲁兹在楼下一间小小的自修室里接待了我，我知道这是寄宿学校里最不舒适的自修室。室内只有黑板前面的四条长凳，紧靠着四张课桌，还有一把带草垫的椅子，拉佩鲁兹一定要我坐在上面。他想把自己过长的腿伸到课桌下面，但伸不进去，只好缩了回来，斜坐在一条长凳上。

“不，不。我这样很舒服，我向您担保。”

但他说话的声音和脸部的表情都仿佛告诉我：

“我非常不舒服，我希望这一眼就能看出，但我喜欢这样，我越不舒服，您就越难听到我的抱怨。”

我尽量开开玩笑，但无法让他笑出来。他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显得一本正经，使我们之间保持一段距离，并向我暗示：“由于您的关系，我才呆在这里。”

然而，他却说他对一切都十分满意。另外，他还回避我的问题，对我再三追问感到生气。但是，当我问到他的房间在什么地方时，他突然大声说道：

“离开厨房实在太远。”他见我感到惊讶，就说：“有时，我夜里想吃点东西……是在我睡不着的时候。”

我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这时我挪得更近，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他用比较自然的声调接着说道：

“我得告诉您，我睡得很不好。我睡着的时候，仍然感觉到自己在睡觉。这不是真正睡着，是不是？真正睡着的人不

会感到自己在睡觉，只是在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睡过。”

然后，他朝我俯下身子，反反复复地谈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有时我想要相信我产生了错觉，相信我真的睡着了，而我却以为自己没有睡着。但我没有真正睡着的证据是，如果我想睁开眼睛，我就能把眼睛睁开。通常，我不想这样做。您是知道的，是不是，我丝毫也不想这样做。向我自己证明我没有睡着，又有什么意思？我总是希望我睡着时相信我已睡着……”

他更加靠近我，用更低的声音说道：

“另外，有什么东西在打扰我。这事您别说出去……我不是在埋怨，因为对此毫无办法，无法改变的事，是不是，埋怨也没有用……您想想，我的床靠着的墙壁里面，就在像我头部那样高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发出声音。”

他因说话而兴奋起来。我请他带我到他的房间里去看看。

“好的！好的！”他突然站起来说道。“您也许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我可弄不清楚。您跟我来。”

我们走到三楼，然后走进一条相当长的走廊。我从未来过房屋的这一部分。

拉佩鲁兹的房间临街。房间很小，但还不错。我看到他的床头柜上有一本祈祷书，书旁放着他一定要带来的手枪盒。他抓住我的胳膊，把床推过去一点：

“在那儿。瞧……您靠在墙上……您听到吗？”

我仔细倾听，听了很长时间，而且集中注意力。但是，我虽然诚心诚意，却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拉佩鲁兹感到气恼。这时一辆卡车经过，使房屋震动，玻璃窗也震得发响。

“在白天的这个时候，”我说这话是想要使他平静下来，

“您感到不舒服的轻微声音被街上的嘈杂声盖住了……”

“在您看来是被盖住了，因为您不能把它和其他声音区分开来。”他激动地大声说道。“我，是不是，我还是听到了它。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一直能听到它。我有时感到十分烦躁，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阿扎伊斯或者房东……哦！我没有使它停止的奢望……但我至少想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他像是在思考，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这像是啮食声。为了不再听到这种声音，我什么办法都试过。我把床从墙边移开。我在耳朵里塞上棉花。我把表挂起来（您看，我在那里钉了个小钉子），正好挂在我觉得是水管经过的地方，使表的滴答声把别的声音压下去……但是，这样我就更累，因为我必须花费力气才能把它分辨出来。真荒唐，是不是？但我情愿把它听得清清楚楚，既然我知道它还在……哦！我不应该把这些事告诉您。您看，我已经老了。”

他在床边坐了下来，像在那里发呆。在拉佩鲁兹的身上，年龄带来的不良影响，与其说是在智力方面，不如说是在性格之中。他以前是如此坚强和高傲，现在却看到他像孩子一样绝望，我心里在想，蛀虫已在果子的核心。我想使他从绝望中摆脱出来，就和他谈起鲍里斯。

“是的，他的房间就在我的房间旁边。”他说时抬起了头。“我来指给您看。请跟我来。”

他领着我来到走廊里，打开隔壁的一扇门。

“您看到的另一张床是年轻的贝尔纳·普罗菲唐迪厄睡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贝尔纳从这天起将不再睡在那里。他继续说道：）鲍里斯很高兴有他这个同伴，我觉得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您知道，他和我说话不多。他很内向……我看这孩子有点铁石心肠。”

他说这话时十分伤心，我只好表示反对，并保证他的孙子

是有感情的人。

“这样的话，他的表现也许会好一点。”拉佩鲁兹接着说道。“您看，是这样：早上，他和其他学生一起去上学，我就靠在窗口看着他过去。这他知道……可是，他并没有回头！”

我想使他相信，鲍里斯也许怕在同学面前出丑，并害怕他们嘲笑，但在这时，院子里传来了喧哗声。

拉佩鲁兹抓住我的胳膊，用变了样的声音说道：

“您听！您听！他们回来了。”

我看了看他。他开始浑身发抖。

“这些顽童使您感到害怕？”我问道。

“没有，没有。”他模糊不清地说道。“您怎么会认为……”然后又迅速说道：“我得下去了。课间休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您知道我是学监。再见。再见。”

他没有和我握手就冲到走廊里。片刻之后，我听到他在楼梯上绊了一下。我听了一会儿，不想在学生们面前出现。可以听到他们的叫声、笑声和唱歌声。然后铃响了，立刻恢复了寂静。

我去看望阿扎伊斯，并得到他的同意，让乔治离开教室来和我谈话。乔治到拉佩鲁兹最初接待我的那个自修室来见我。

到了我的面前，乔治觉得立刻要装出嘲弄的样子。这是他掩饰局促不安的方法。但我不能肯定他比我更加局促不安。他采取守势，因此他也许认为会受到训斥。我感到他想尽快把武器集中在一起，以便能同我进行对抗，因为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向我询问奥利维埃的情况，而且带着嘲笑的口吻，我真想打他一记耳光。他胜过了我。“另外，您知道，我不怕您。”他那讽刺的目光、嘴上嘲笑的样子和说话的声音仿佛都

在表达这个意思。我立刻失去了自信，惟一的愿望就是不要显露出来。我准备要说的一番话，突然使我感到不合时宜。我不具备扮演监察官所必需的威望。我对乔治的兴趣也实在是太大了。

“我不是来训斥你的，”我最终对他说道，“我只是想警告你。”（我整个脸部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请您先告诉我，是不是妈妈叫您来的？”

“既是也不是。我和你母亲谈起过你，不过是在几天以前。昨天，关于你的事，我和一个十分重要的人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这个人你不认识，他来找我是为了同我谈你的事。是一位预审法官。是他让我来……你知道预审法官是干什么的？”

乔治突然脸色发白，也许他的心脏在片刻之中停止了跳动。他耸了耸肩，不错，但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那么，您就把他——普罗菲唐迪厄老头对您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这孩子的镇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也许，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最为简单，但是，我的思想厌恶的恰恰是最简单的办法，所以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转弯抹角的方法。为了解释一种当时自发地做出但事后我会立刻觉得荒谬的行为，我可以说，我和波利娜的最后一次谈话对我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由此得出的想法，我立刻以对话的形式用于我的小说，因为这种形式完全适用于我的某些人物。我很少直接使用生活向我提供的素材，但这一次乔治的冒险行为让我派上了用场，仿佛我的书在等待它的发生，它则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只是对某些细节稍加改动。但这种冒险（我指的是他偷书的事），我没有直接描写出来。我只是使人从一些对话中隐约看出此事及其后果。这些对话我记在一本记事册上，这时正好在我的口

袋里。相反，伪币的故事，就像普罗菲唐迪厄告诉我的那样，在我看来毫无用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没有立即和乔治谈起这件事，即我来访的主要原因，而是转了个弯。

“我首先想让你看看这几行文字。”我说道。“你会明白是为了什么。”我把记事册翻到让他看的那页，并递给了他。

我再说一遍：我现在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但在我的小说中，正是通过看类似的东西，我才想到应该去提醒我的主人公中最年轻的那位。我必须了解乔治的反应，并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教益……甚至在我写的东西的质量方面。

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这孩子身上有整整一个区部神秘莫测，热情而又好奇的奥迪贝尔对此很感兴趣。年轻的欧道夫曾偷过东西，但他觉得知道这点还不够：他希望欧道夫能告诉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并把第一次偷窃时的感觉讲给他听。不过，这孩子即使相信他，也不会把这事告诉他。而奥迪贝尔也不敢去问孩子，怕这样会使孩子说假话。

有一天晚上，奥迪贝尔和希尔德布兰特共进晚餐，同他谈起欧道夫的情况，但没有说出名字，并且把那些事实进行处理，使对方看不出是谁干的。

“我们的生活中最关键的那些行动，”希尔德布兰特于是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最有可能决定我们整个未来的那些行动，往往是一些未经仔细考虑的行动，这点您难道没有发现？”

“我也这样认为。”奥迪贝尔回答道。“这就像你不假思索地乘上一列火车，也不想想它开往何处。而且你往往是在下车已为时过晚的时候才发现火车已经把你带走。”

“但也许那个孩子并不想下车？”

“他也许还不想下车。这时他让车把自己带走。窗外的

景色使他感到有趣，去什么地方他并不在乎。”

“您会去教训他？”

“当然不会！这毫无用处。他已被教训得太多，感到非常讨厌。”

“他为什么要偷窃？”

“我吃不大准。但肯定不是因为真的缺钱。是为了具有某些优势：为了不落在富裕的同学后面……还有什么呢？是天赋的倾向和偷窃的乐趣。”

“这可是最坏的情况。”

“当然喽！因为他会再犯。”

“他是不是聪明？”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以为他没有他的哥哥聪明。但我现在怀疑我以前是否看错了，怀疑我有这种不恰当的印象是否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出他自身的能力。他的好奇心到现在为止还一直误入歧途；或者不如说，它仍处于萌芽状态，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您要和他谈吗？”

“我想让他权衡得失：一方面是他偷窃所得的蝇头微利，另一方面，他不老实的行为使他失去了亲属的信任和尊重，其中也有我的尊重……这些东西无法以钱来计算，你以后要再次得到这些东西，就得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时你才会知道它们的价值。有些人为此花费了一生的时间。我要对他说，他年纪还太小，无法体会到这点，说如果以后在他周围发生什么可疑的事，他就会受到怀疑。他也许会被错误地控告犯有严重的罪行，却无法为自己洗刷罪名。他以前做过这种事，现在肯定是他干的。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束手无策’。总之，我想对他说……但我怕他反驳。”

“您想对他说？……”

“说他已开创了先例，说第一次偷窃还需要一点勇气，再次偷窃就只须按自己的冲动行事。以后做的事只是放任自流……我想对他说，在第一次几乎不假思考地做的事，往往会无法改变地勾画出我们的形象，并开始划出一条线，我们以后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把它擦掉。我想……但我不知道怎么对他说。”

“您为什么不把今天晚上的谈话写下来呢？您可以把它们拿给他看。”

“这是个好主意。”奥迪贝尔说道。“为什么不呢？”

乔治在读的时候，我一直盯着他看，但他的脸上丝毫也没有显出他心里的想法。

“我还要看下去吗？”他问道，并准备翻到下一页。

“不用了，谈话到此结束。”

“真遗憾。”

他把记事册还给我，用几乎是诙谐的语调说道：

“我真想知道欧道夫读了记事册之后是怎么回答的。”

“正是，我也期待着知道此事。”

“欧道夫这个名字滑稽可笑。您难道不能给他另起一个名字？”

“这并不重要。”

“他会回答说什么也不重要。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取决于你。咱们等着瞧吧。”

“那么，如果我没有听错您的意思，我应该帮助您把您的书继续写下去。不，您得承认……”

他停了下来，仿佛有点为难，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

“承认什么？”我这样说是为了鼓励他。

“您得承认您会被戏弄，”他最终说道，“如果欧道夫……”

他再次停了下来。我觉得自己猜到他想说的话，就替他把话说完：

“如果他成为诚实的孩子？……不，我的孩子。”突然，我眼睛里流出了泪水。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但他挣脱出来：

“如果他没有偷窃，您就写不出这些东西。”

我这时才明白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乔治知道我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考虑他的事，感到十分得意。他觉得自己有吸引力。我已忘记普罗菲唐迪厄，是乔治使我想了起来。

“您的预审法官，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让我告诉你，他知道你在使用伪币……”

乔治的脸色又变了。他知道否认没有用处，就含糊其词地回答道：

“又不是我一个人。”

“……如果你和你的同伴们不立刻停止这种非法交易，”我继续说道，“他就只好把你们关进监狱。”

乔治的脸色先是变得十分苍白，现在是满面通红。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前面，双眉紧皱，使前额下面显出两道皱纹。

“再见了。”我说着向他伸出了手。“我劝你转告你那些同伴。至于你，你要好好记住。”

他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回去上课，走的时候没有回头。

我重读我给乔治看的《伪币制造者》里的那几页，觉得写得相当差。我在此把乔治看过的文稿一字不改地抄录下来，但这一章全部都要重写。确实，最好还是亲口告诉孩子。我应该找到能打动他的地方。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欧道夫（我要把这个名字改掉，乔治说得对）很难变得诚实。但我认

为可以使他改过自新。不管乔治对此有何想法，既然这最为困难，也就最为有趣。（我的想法开始和杜维埃相同！）这种放任自流的故事，就让咱们留给现实主义小说家吧。

回到自修室后，乔治立刻把爱德华的警告说给他的两个朋友听。爱德华对他说的有关他偷窃的事，这孩子听了无动于衷，但伪币会使他们吃亏，所以必须尽快把它们脱手。他们每个人都留有几枚伪币，准备在下次出去时用掉。盖里达尼佐尔把它们集中起来，跑去扔在粪坑里。当天晚上，他通知了斯特鲁维卢，后者立即采取了措施。

十六

同一天晚上，正当爱德华在同外甥乔治谈话时，奥利维埃在贝尔纳走后接待了阿尔芒的来访。

阿尔芒·弗代尔已判若两人。他刚修过面，面带微笑，仰着头，身上穿着一套过于紧身的新西服，也许有点滑稽可笑，这点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并让人看出他感觉到了这点。

“我早就要来看你，但我事情太多！……你知道我现在是帕萨旺的秘书？或者要是你愿意：他领导的杂志的主编。我不想请你为它撰稿，因为我觉得帕萨旺对你相当恼火。另外，这本杂志坚决左倾，因此，它先是把贝卡耶及其田园诗排除在外……”

“算它倒霉。”奥利维埃说道。

“因此，它反而接受了我的《夜壶》。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允许的话，这首诗就将题献给你。”

“算我倒霉。”

“帕萨旺甚至希望把我这首才气横溢的诗放在创刊号的第一篇，对此，天生谦虚的我加以反对，他的赞扬使我的谦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如果我能肯定不会使你正在康复的双耳感到疲劳，我就把我同《单杠》的著名作者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你那里对他有所了解。”

“我最好莫过于洗耳恭听。”

“抽烟不妨碍你吗？”

“我也抽，你尽管放心。”

“必须告诉你，”阿尔芒点了一支烟，开始说道，“你的背叛使我们亲爱的伯爵陷入困境。不是奉承你，要接替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并非易事，这种才能使你成为一位……”

“总之……”奥利维埃打断了他的话，对这些难受的反话感到恼火。

“总之，帕萨旺需要一位秘书。他正好认识一个姓斯特鲁维卢的人，而我也正好认识此人，因为此人是寄宿学校里一个学生的表兄和家长代理人，他正好认识让·科布-拉弗勒，这人你也认识。”

“这人我不认识。”奥利维埃说道。

“啊！老兄，这人你应该认识。他非同寻常，不可思议，像个未老先衰、皱纹密布、涂脂抹粉的娃娃，靠开胃酒来维持生命，喝醉之后能写出妩媚的诗篇。你可以在我们的创刊号中读到。因此，斯特鲁维卢就让他去见帕萨旺，以便取代你。你可以想像他进入巴比伦街上那个府邸的情形。必须告诉你，科布-拉弗勒身穿全是污迹的衣服，让一束亚麻色的头发披在肩上，样子像是已有一个星期没有洗澡。帕萨旺以为自己总是能够控制局面，就说科布-拉弗勒使他感到非常喜欢。科布-拉弗勒则面带微笑，显得温柔、腼腆。他要是愿意，可以变得像邦维尔[①] 的格兰古瓦尔一样。总之，帕萨旺显出被他迷住的样子，想要聘用他。必须告诉你，拉弗勒身无分文……他站起身来，准备告辞：‘在和您分手之前，我觉得应该告诉您，伯爵先生，我有一些缺点。’——‘我们之中谁没有缺点？’——‘还有一些恶习。我抽鸦片。’——‘这没有什么关系，’帕萨旺不会因如此小事而心慌意乱，就这样说道，‘我有上等的鸦片可以给您抽。’——‘好的，但抽了鸦片之后，’拉弗勒接着说道，‘我就完全忘记拼写规则。’帕萨旺以为是开玩笑，就竭力露出笑容，并

① 邦维尔(1823—1891)，法国诗人，强调为艺术而艺术，是巴那斯派先驱。《格兰古瓦尔》是他以历史上的讽刺诗作家格兰高尔为主人公的一部独幕喜剧。

向他伸出了手。拉弗勒继续说道：'另外，我吸食印度大麻。'——'我有时也吸。'帕萨旺说道。——'好的，但在印度大麻的作用下，我无法克制偷窃的欲望。'帕萨旺开始看出对方在嘲笑他，而拉弗勒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另外，我喝乙醚，到那时我就把什么都撕掉，把什么都砸掉。'说着他拿起一只水晶玻璃花瓶，装作要把它扔到壁炉里去的样子。帕萨旺从他手里把花瓶夺了过来：'我感谢您告诉我。'"

"他就把他赶出门外？"

"然后从窗口观看拉弗勒在离开时是否把一颗炸弹放进他的地窖。"

"但是，你的拉弗勒为什么要这样做？"奥利维埃沉默片刻后问道。"从你对我说的话来看，他很需要这个职位。"

"还是必须承认，老兄，有些人感到自己的行为不必顾及自己的利益。另外，你是否希望我告诉你：拉弗勒……帕萨旺的奢华使他感到厌恶，还有此人的和蔼可亲、屈尊俯就以及装出来的优越感。是的，这使他感到恶心，我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对此表示理解……确实，你的帕萨旺叫人恶心。"

"为什么你要说'你的帕萨旺'？你知道我不再去见他了。另外，你既然觉得他如此令人厌恶，为什么又要接受他给你的这个职位？"

"因为我恰恰喜欢使我感到厌恶的东西……首先是我这个卑鄙的家伙。另外，科布-拉弗勒实际上是个腼腆的人。如果他不感到局促不安，这些话他是一句也不会说出来的。"

"哦！这个，恰恰相反……"

"肯定是这样。他感到局促不安，却又不喜欢因为一个他看不起的人而局促不安。为了掩饰他的局促不安，他才变得肆无忌惮。"

"我觉得这样做十分愚蠢。"

“老兄，并非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聪明。”

“这话你上次已对我说过。”

“记性真好！”

奥利维埃显出决定顶牛儿的样子。

“我竭力忘记你开的玩笑。”他说道。“但是，上次你总算对我说了真话。你对我说的事情，我无法忘记。”

阿尔芒的目光显得慌张不安。他强笑着说道：

“哦！老兄，上一次，我对你说话就像你希望我对你说的那样。你想听一段小调的乐曲，我为了让你高兴，就弹奏了自己的悲歌，用的是扭曲的灵魂，以及帕斯卡式的苦恼……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你永远无法使我相信你上次跟我说话时并不真诚。你现在才在演戏。”

“哦，你这么天真，像是天使的灵魂！仿佛我们每个人并非在演多少有点真诚和认真的戏。生活嘛，老兄，只是一出喜剧。但是，你和我的区别在于我知道自己在演戏，而……”

“而……”奥利维埃咄咄逼人地重复道。

“而我的父亲，譬如说，对你暂且不提，他扮演牧师，却一无所知。不管我说什么或做什么，我总有一部分留在后面，看着另一部分受到牵连，观察着它，嘲笑它，向它喝倒彩，或者为它鼓掌。一个人这样分成两个部分，你怎么能要他真诚呢？我甚至不再知道这个词会有什么意思。对此毫无办法：如果我悲伤，我就觉得自己滑稽可笑，结果我就笑了起来；当我高兴时，我就开极其愚蠢的玩笑，结果我就想哭。”

“我也是，你使我想哭，可怜的朋友。我并不认为你这样苦恼。”

阿尔芒耸了耸肩，有完全不同的语调说道：

“为了使你感到安慰，你是否想知道我们创刊号的内容？其中

有我的《夜壶》，有科布-拉弗勒的四首歌词，有雅里的一篇对话，我们寄宿学校的学生小盖里达尼佐尔的几首散文诗，还有长篇评论《熨斗》，该文阐明这本杂志的倾向。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写出了这篇杰作。”

奥利维埃不知说什么好，就勉强地作出了结论：

“任何杰作都不是合作的产物。”

阿尔芒哈哈大笑：

“但是，亲爱的，我说杰作是为了开开玩笑。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甚至算不上一部作品。首先得要知道，人们所说的‘杰作’指的是什么。《熨斗》正是要澄清这个问题。有许多作品被人们放心地加以赞赏，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赞赏它们，是因为至今为止没有人想到要说或敢于说它们是愚蠢的。例如，在这一期的封面上，我们印了一幅《蒙娜丽莎》，但给她加了两撇小胡子。你等着瞧吧，老兄：效果令人绝倒。”

“这就是说，你认为《蒙娜丽莎》是愚蠢的作品！”

“完全不是，亲爱的。（虽然我并不认为它如此出色。）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愚蠢的是人们对它的赞赏。这是一种习惯，它使人们在谈到称之为‘杰作’的东西时就毕恭毕敬。《熨斗》（这也将是杂志的名称）的目的是使这种尊敬变得滑稽可笑，是使其信誉扫地……还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让读者来赞赏作者不近情理的愚蠢作品（如我的《夜壶》）。”

“帕萨旺赞成这样做？”

“他觉得这样非常有趣。”

“我看我退出是对的。”

“退出……是迟早的事，老兄，不管你是否愿意，总是会走到这一步。这明智的想法自然而然地使我要向你告辞。”

“再呆一会儿吧，你这个小丑……你刚才为什么要说你父亲在扮演牧师？你难道认为他并不相信？”

“我父亲这位先生把生活安排成这样，使他既无权也无法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的，他是职业信徒，是个有信仰的教师。他灌输信仰，这是他存在的理由，这是他承担并将终生担任的职务。至于要知道在他所说的‘内心’中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去问他这事是不恰当的。我觉得这事他自己也从未想过。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塞进了一大堆义务，如果他的信仰动摇，那些义务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种信仰是那些义务所需要的并由它们来维持。他认为自己信仰，因为他仍然这样行事，仿佛他是信仰的。他已失去了不信仰的自由。如果他的信仰动摇，老兄，那就会大祸临头！就会崩溃！你想想，这样一来，我的家庭就将无法生活。这是应该考虑到的事实，老兄：爸爸的信仰，就是我们的饭碗。我们都靠爸爸的信仰生活。那么，你要是来问我，爸爸是否真的信仰，你就得承认，这从你这方面来说就有点不大体谅别人。”

“我原以为你们主要依靠寄宿学校的收人生活。”

“这有点是真的。但破坏我的抒情效果也不是体谅别人的表现。”

“那么，你是什么也不相信喽？”奥利维埃伤心地问道，因为他喜欢阿尔芒，对他的恶作剧感到难受。

“**你让我重新想起我的痛苦**[①] ……老兄，你看来已经忘记，我的父母想让我当牧师。他们为这事鼓励我，大量灌输虔诚的教诲，以坚定信仰，如果我敢说……应该承认，我没有这种志向。真可惜。否则，我也许已经成为出色的传教士。我的志向是写《夜壶》。”

“可怜的朋友，要是你知道我对你多么同情！”

“你一直拥有我父亲所说的‘一颗善良的心’……但我不想再

---

① 原文为拉丁语，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中的一个诗句。迦太基女王狄多要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讲述特洛伊战争，后者就说了这句话。

利用你的善心。”

他拿起自己的帽子。他几乎就要出去，突然转过身来：

“你不问我关于萨拉的消息？”

“因为你会告诉我的事，贝尔纳已经对我说了。”

“他对你说他已离开寄宿学校？”

“他对我说是你姐姐拉歇尔请他走的。”

这时，阿尔芒一只手握着门的把手，另一只手握住的手杖则把门帘稍微掀起。手杖戳到了门帘的一个洞里，把洞弄大。

“这事你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他说时脸上显出十分严肃的表情。“我觉得，拉歇尔是这个世界上我惟一喜爱和尊敬的人。我尊敬她是因为她有美德。我行事总是为了违背她的美德。至于贝尔纳和萨拉的事，她一点也没有察觉。是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而眼科医生叮嘱她不要哭！真滑稽。”

“现在，我是否应该认为你真诚？”

“是的，我觉得这是我身上最真诚的东西：对人们所说的美德的憎恨。你别设法去理解。你不知道早期的清教徒式的教育会使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它会在你心中留下一种怨恨，使你永远无法将其消除……这是我个人的切身体会。”他说完时冷笑一声。“对了，你应该告诉我，我这儿长的是什么。”

他放下帽子，走近窗口。

“喏，你瞧：嘴唇边上，在里面。”

他朝奥利维埃俯下身子，用一只手指把嘴唇微微翻起。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有的，这儿，在角上。”

奥利维埃看到唇连合处的旁边有个微白的斑点。他有点不安。

“是口疮。”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阿尔芒放心。

阿尔芒耸了耸肩。

“你别开玩笑了，你可是个严肃的人。首先，aphte（口疮）是阳性[1]，其次，口疮是软的，会消除。而这个东西是硬的，每个星期都在变大。它使我嘴里有一种苦味。”

“你长了这个东西已有很长时间？”

“从我发现时起，已有一个多月了。但正如‘杰作’中所说的那样：**我的痛苦来自更远的地方……**”

“那么，老兄，如果你感到不安，你应该去看医生。”

“你以为我在等你出主意？”

“医生说了什么？”

“我没有等你拿出主意，心里就在想，我应该去看医生。但我仍然没有去看医生，因为如果这是我所认为的病，我情愿不要知道。”

“真傻。”

“这很傻吗？非常合乎人情，亲爱的，非常合乎人情……”

“傻就傻在不进行治疗。”

“并在开始进行治疗时会这样想：‘太晚了！’这一点，科布-拉弗勒在你以后会读到的一首诗中说得十分清楚：

明显的事实不能无视：
因为在这卑微的世界，
跳舞往往是在唱歌之前。

“用任何东西都能搞出文学。”

“你是说：用任何东西。但是，老兄，这已经不是这样容易。好吧，再见了……啊！我还想告诉你：我得到了亚历山大的消息……是的，你知道：我的哥哥，他跑到非洲去了，开始时生意不好，把拉

---

① 奥利维埃说这个词时用阴性不定冠词 une。

歇尔寄给他的钱都花光了。他现在在卡萨芒斯河畔安顿下来。他写信告诉我，他生意兴隆，很快就能把借的钱全部还清。”

“是做什么生意？”

“谁知道呢？买卖橡胶、象牙，也许还有黑人……许多小商品。他要我到他那里去。”

“你要去？”

“如果我不是就要服兵役，明天就去。亚历山大是像我这样的傻瓜。我相信我能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啊，你想看吗？他的信我带着。”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拿出几张信纸，从中挑了一张，递给奥利维埃。

“你不用都念。从这儿开始念。”

奥利维埃念道：

两个星期以来，我在自己的茅屋里收留了一个怪人，并和他住在一起。这个国家的太阳想必把他的脑子给晒坏了。我起初以为他患谵妄症，实际上这完全是精神错乱。这奇怪的男子——此人三十岁左右，高大、强壮，相当漂亮，肯定“出身名门”，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这从他的举止、谈吐以及他那双因从未做过粗活而过于细嫩的手中可以看出——认为自己魔鬼附身，或者不如说他认为魔鬼就是他自己，如果我没有听错他的话。他想必有过某种奇遇，因为在他经常处于的睡梦或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这时他和他自己说话，仿佛我没有在那里），他不断说起被砍下的手。说的时候他坐立不安，转动着可怕的眼珠，我就把刀枪从他身边拿走。在其他的时间里，他是个正直的男子，也是讨人喜欢的伙伴——这点我十分喜欢，你可以相信，因为好几个月我都过着孤独的生活——，并

帮助我料理生意上的事。他从来不谈自己过去的生活，因此我无法知道他到底是谁。他对昆虫和植物有着特别的兴趣，他说的有些话使人隐约感到他博学多才。他好像喜欢和我呆在一起，没有说要走，我也决定让他留在这里，只要他愿意。我正好需要一个帮手，总之，他来得正是时候。

一个丑陋的黑人陪伴着他，和他一起沿着卡萨芒斯河溯江而上。我和那黑人谈过点话，据黑人说，有个女人曾和那男子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听错，那女人在河里淹死了，因为有一天他们的小船翻掉了。如果我的同伴在她淹死时助了一臂之力，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在这个国家里，你想要摆脱一个人，有很多办法可以选择，别人决不会加以过问。如果以后我了解到此事的详细情况，我会写信告诉你的，但要是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亲口告诉你。是的，我知道……你服兵役的问题……算了！我会等待。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见到我，你就必须下决心要来。至于我，我越来越不想回去。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它就像为我定做的西服。我的生意兴隆，文明这个活硬领对我来说犹如铁颈圈，我再也无法忍受。

随信附上一张新的汇票，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上次那张是给拉歇尔的。这张你就给自己留着……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意思。”阿尔芒说道。

奥利维埃把信还给他，一句话也没说。他没有想到信里说的杀人犯是他的哥哥。樊尚早已杳无音信，他父母以为他在美国。说实话，奥利维埃对他并不是十分担心。

十七

鲍里斯得知勃罗尼娅的死讯，是在索弗罗尼斯卡夫人来到寄宿学校之时，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后。在收到他女友那封忧郁的信之后，鲍里斯一直没有她的消息。他看到索弗罗尼斯卡夫人走进弗代尔夫人的客厅，而他在课间休息时一般都呆在那里，由于她戴着重孝，所以她还没有开口，他已全部明白。当时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人。索弗罗尼斯卡把鲍里斯抱在怀里，两个人的眼泪流在了一起。她只能再三地说："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仿佛最值得同情的是鲍里斯，仿佛看到了这孩子的巨大悲伤，她竟忘记了她这个母亲的悲伤。

弗代尔夫人得到了通知，来到这里，鲍里斯还在抽噎，这时站到一边，让两位夫人谈话。他真希望别人不要再谈起勃罗尼娅。弗代尔夫人没有看到过这个女孩，谈起她就像谈论一般的孩子那样。连她提出的问题，在鲍里斯看来也是俗不可耐，显得不大得体。他真希望索弗罗尼斯卡不要回答这些问题，并对她展示自己的悲伤感到难受。他把自己的悲伤收了起来，像宝贝一样藏好。

当然，勃罗尼娅想到的是他。她在去世前几天问道：

"妈妈，我多么想知道……你说：人们所说的'纯朴爱情'到底是什么？"

这些话刺痛了他的心，鲍里斯真想能够独自听到。

弗代尔夫人倒了茶。一杯是给鲍里斯的，他急忙把它喝完，因为课间休息即将结束，然后他同索弗罗尼斯卡告辞，而索弗罗尼斯

卡则于第二天回波兰去了，那里有事情要她处理。

他觉得全世界犹如一片荒漠。他母亲离他过远，总是不在他身边，他祖父年纪太老，连他信任的贝尔纳也已走了。像他那样脆弱的人，需要有一个人来接受他奉献的高尚和纯洁。他没有自豪感，不会感到洋洋自得。他对勃罗尼娅爱得太深，以后再也不会去爱，他失去了她，也就失去了爱的理由。现在，没有了她，他想看到的那些天使，又如何能相信？连他的天空也变得空空洞洞。

鲍里斯回到自修室，犹如堕入地狱。也许他能成为贡特朗·德·帕萨旺的朋友，贡特朗是个正直的孩子，而且他俩正好同龄，但任何事都不能使贡特朗在学习上分心。菲利普·阿达芒蒂这个孩子也不算坏，和鲍里斯交朋友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完全听任盖里达尼佐尔的摆布，以致不能有一点个人的情感，盖里达尼佐尔加快脚步，他就立刻跟上，而盖里达尼佐尔对鲍里斯无法容忍。鲍里斯动听的声音、优美的面容以及姑娘般的外貌都使他感到生气、恼怒。他仿佛一看到他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这种厌恶在一群野兽之中会使猛兽扑向弱小的野兽。也许他听从了他表兄的教诲，因此他的憎恨有点停留在理论上，因为在他看来憎恨就像指责一样。他找到一些理由来为自己的憎恨而庆幸。他十分清楚鲍里斯会因他的蔑视而非常难受，就以此取乐，装出同乔治和菲菲密谋策划的样子，惟一的目的是看到鲍里斯目光中带有一种焦虑的询问。

“哦！他真有趣。”乔治说道。“要对他说吗？”

“不必了。他不会明白。”

“他不会明白。”“他不敢。”“他不会知道。”他们不断当面对他说出这种话。他被排斥在外，感到极其痛苦。他确实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侮辱性的绰号：“孬种”，或者是因为明白其中的意思而感到气愤。为了证明他并不像别人以为的那样是懦夫，他什么都可以牺牲！

“我对鲍里斯无法容忍。”盖里达尼佐尔对斯特鲁维卢说。“你为什么要我别去打扰他？他可不是非常希望这样。就是不去打扰他，他总是朝我这边看。有一天，他让我们发笑，因为他以为‘一个有毛的女人[①]’的意思是‘一个有胡子的女人’。乔治嘲笑他。鲍里斯明白自己弄错了，我觉得他快要哭出来了。”

然后，盖里达尼佐尔对他表兄问个不休，他表兄最终把鲍里斯的**护身符**交给了他，并告诉他如何使用。

过了几天，鲍里斯在走进自修室时看到他课桌上放着这张他几乎想不起来的纸。他已把它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抹去的还有同他年幼时的这种“魔法”有关的一切，因为他现在引以为耻。他起初认不出来，因为盖里达尼佐尔在下列咒语：

“煤气……电话……十万卢布。”

的周围加上红黑两色的宽边，上面画有一个个猥亵的小鬼，说句实话，画得相当不错。这一切都使这张纸显得神奇，或者像盖里达尼佐尔认为的那样，有“地狱的”样子，他觉得这样子能使鲍里斯惊慌失措。

也许这只是一种戏弄，但戏弄取得的成功却出乎意料之外。鲍里斯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说，朝四周看了一下，但没有看到盖里达尼佐尔躲在门后注视着他。鲍里斯不会怀疑他，也不明白护身符怎么会在那里，它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不如说是从地狱里出来的。鲍里斯已到了这样的年龄，对同学的调皮捣蛋也许可以耸耸肩，不加理睬，但它们却唤起了令人心烦意乱的往事。鲍里斯拿起**护身符**，塞进他上衣的口袋。这一天，施行他“魔法”的回忆使他终日不得安宁。他同一种邪恶的诱惑的斗争，一直

---

① 原文为 une femme à poil，正确的意思是“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

持续到晚上，然后，由于他在斗争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他躲到房间里之后，就开始神志不清。

他感到自己堕入了地狱，落到离天很远的地方，但他很高兴堕入地狱，并把这种沉沦看做一种乐趣。

然而，他虽然苦恼，在他无所依靠的精神之中却蕴藏着温情柔意，并对他那些同学装出来的蔑视感到极为痛苦，他会去冒任何危险，做出任何荒唐的事情，以便能使他们对他有所尊重。

这机会很快就来了。

在迫不得已地放弃了伪币买卖之后，盖里达尼佐尔、乔治和菲菲无所事事的日子并不长久。他们最初进行的别出心裁的戏弄只是一个个插曲。盖里达尼佐尔很快就想出了更加吸引人的东西。

强者兄弟会最初成立，是不想让鲍里斯参加。但是，盖里达尼佐尔很快感到，更加恶毒的办法恰恰相反，是让他参加，用这个办法可以使他承担义务，并能在以后让他做出骇人听闻的行为。从此之后，这个想法留在他的心中。这就像在做一件事情时常有的那样，盖里达尼佐尔考虑得更多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做成这件事的方法。这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却可以解释许多罪行的原因。总之，盖里达尼佐尔是残忍的，但他感到需要掩盖这种残忍，至少是在菲菲的面前。菲菲毫无残忍之处，他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这只是一种戏弄。

任何兄弟会都必须有座右铭。盖里达尼佐尔有自己的想法，就提出："强者不惜生命。"这个座右铭得到了采用，被认为是西塞罗[①] 的话。至于标志，乔治提出在右臂上刺花纹，但菲菲怕疼，就说好的文身师只有在港口才能找到。另外，盖里达尼佐尔也表示

---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曾任执政官，力图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安东尼的演说，被杀，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

反对，认为刺花纹会留下无法消除的痕迹，以后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总之，标志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会员们只须庄严宣誓。

在买卖伪币的时候，必须有抵押品，因此，乔治拿出了他父亲的信件。但他们已不再去想此事。这些孩子好就好在不大有恒心。总之，他们几乎什么也没有确定，既没有规定“入会条件”，也没有确定“必需的资格”。这些都毫无用处，因为能确定的是他们三人“可以入会”，鲍里斯则“不能入会”。相反，他们作出决定：“畏惧者将被视为叛徒，并永远被逐出兄弟会。”盖里达尼佐尔首先想出要让鲍里斯入会，并对这一点十分坚持。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鲍里斯，这游戏就十分沉闷，兄弟会也就没有用武之地。要哄骗那孩子，乔治比盖里达尼佐尔更加合适，后者会引起他的怀疑。至于菲菲，他还不够奸诈，同时也不想因此而连累自己。

在这个可恶的故事中，我觉得最为可怕的，也许就是乔治决定上演的这出表示友好的喜剧。他突然装出对鲍里斯发生好感，而在此之前，他好像连看也不想看他一眼。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假戏真做，他装出的情感是否即将变得真挚，觉得鲍里斯在作出积极的响应之后，他的情感已经变成这样。他接近他时，显得十分亲切，他听从盖里达尼佐尔的指示，和他说话……鲍里斯要求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尊重和友爱，所以刚说上几句话，就已被征服。

于是，盖里达尼佐尔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并向菲菲和乔治宣布。他想出了一种考验，哪个会员将要经受这一考验，则将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为了使菲菲放心，他暗示会设法让鲍里斯抽到。考验的目的是测试他的勇气。

这个考验到底如何进行，盖里达尼佐尔还没有透露片言只字。他感到菲菲会有所反对。

“啊！这可不行，我不同意。”他真的这样说了，因为在不久之后，盖里达尼佐尔开始婉转地说出，拉佩尔老头的手枪可以在这里

派上用场。

“你真蠢！这是闹着玩的。”乔治已被说服，就反驳道。

“另外，你知道，”盖里补充道，“要是你要当傻瓜，你就明说。我们不需要你。”

盖里达尼佐尔知道，这样的理由总是能被菲菲接受。他已准备好入会申请书，兄弟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在上面签名：

“只是要说就马上说，因为你签名之后就不能反悔。”

“好吧！你不要生气。”菲菲说道。“把申请书给我。”他签上了名。

“老弟，我是同意的。”乔治温柔地用手抱着鲍里斯的脖子说道。“不要你的是盖里达尼佐尔。”

“为什么？”

“因为他不相信。他说你会顶不住。”

“他怎么知道？”

“说你一遇到考验就会脱逃。”

“他等着瞧吧。”

“你真的敢抽签？”

“当然喽！”

“你知道这要承担什么义务？”

鲍里斯不知道，但他想要知道。于是，对方就向他解释。“强者不惜生命。”这点以后才能知道。

鲍里斯感到天旋地转，但他竭力坚持下来，不显出自己心烦意乱：

“你们真的签了名？”

“喏，你看。”乔治把申请书递给了他，鲍里斯看到上面有三个签名。

“是不是……”他胆怯地开始说道。

“是不是什么？……”乔治打断了他的话，而且十分粗暴，使鲍里斯不敢再说下去。他想要问什么，乔治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其他人是不是也要承担义务，是不是能够肯定他们也不会脱逃。

“不，没什么。”他说道。但从此刻起，他开始怀疑其他人，他开始感到其他人在保存自己，做得不是光明磊落。“算了，”他立刻这样想，“他们脱逃也没什么关系。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比他们更加勇敢。”然后，他凝视着乔治：

“你去对盖里说，我是可以相信的。”

“那么，你签名喽？”

哦！这已经没有必要：他已经许下诺言。他只是说：

“如果你要我签。”他在这张可恶的纸上，在三位强者的签名下面，用工整的大字体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乔治得意洋洋地把这张纸拿给其他两个看。他们一致认为，鲍里斯十分勇敢。他们三个开始商量。

“当然喽！手枪里不装子弹。另外我们也没有子弹。”菲菲担心的是，他听说突然激动有时也会导致死亡。他说他父亲曾举过假处决的例子……但乔治不让他讲下去：

“你父亲是南方人。”

不，盖里达尼佐尔不会在手枪里装子弹。这没有必要。拉佩鲁兹有一天装在手枪里的子弹，拉佩鲁兹并没有把它们取出来。这是盖里达尼佐尔看到的，但他没有对其他两个说。

他们把四个名字放在一个帽子里，四张小纸大小一样，折叠得也完全一样。盖里达尼佐尔负责“抽签”，他把鲍里斯的名字又写在第五张纸上，并把它捏在手里。他抽到这张，仿佛是碰巧的事。鲍里斯怀疑他们作弊，但他一声不响。反对又有什么用？他知道自己完了。他不会进行任何辩解，即使抽到的是另一个人，他也会自告奋勇去替代此人，因为他已感到绝望。

“可怜的朋友，你不走运。”乔治觉得只能这样说。他说话的声音使人感到十分虚伪，鲍里斯伤心地看了他一眼。

“这是意料之中的。”他说道。

然后，他们决定进行演习。但由于可能被别人看到，他们就说好暂时不使用手枪。只有在最后一刻，即在“正式”演出时，才把手枪从盒子里拿出来。这一切都不能告诉别人。

因此，在那天只是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并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个圆圈以标明地点。这是自修室里靠墙角的地方，在讲台的右面，有一道堵死的门，开在进来的拱穹下面。至于时间，则是在自修的时候。这事发生时所有的学生都会看到，并会使他们目瞪口呆。

演习是在自修室里没有人时进行的，只有三个会员看到。然而，这演习没什么用处。可以确定的只是，从鲍里斯坐的位置到粉笔画圆圈的地方正好是十二步。

“如果你不怯场，你就不会多走一步。”乔治说道。

“我不会怯场。”鲍里斯说道。没有消除的怀疑使他觉得受到侮辱。这孩子的坚定开始给其他三人留下深刻印象。菲菲认为这事应该到此为止。但盖里达尼佐尔看来决心要把这玩笑开到底。

“好吧！明天见。”他说时只在嘴角上挂着奇特的微笑。

“咱们和他拥抱一下！”菲菲兴奋地大声说道。他想起勇敢的骑士的剑面击肩礼，就突然把鲍里斯抱在怀里。当菲菲天真地在他两个面颊上吻着响吻时，鲍里斯难以忍住自己的泪水。乔治和盖里都没有仿效菲菲。在乔治看来，菲菲的举动不大得体。至于盖里，他觉得这实在可笑！……

十八

第二天下午，铃声使寄宿学校的学生聚集在一起。

在同一条长凳上坐着鲍里斯、盖里达尼佐尔、乔治和菲利普。盖里达尼佐尔掏出挂表，把它放在鲍里斯和他中间。表上的时间为五点三十五分。自修从五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六点。事先讲好，鲍里斯将在六点缺五分时了断，就是正好在学生散课之前。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事后可以逃得更快。过了一会儿，盖里达尼佐尔用比较响的声音对鲍里斯说话，但没有去看对方，这在他看来能使他的话具有命中注定的色彩：

“老弟，你只有一刻钟了。”

鲍里斯想起他在不久前看的一本小说，小说里的强盗在杀死一名妇女前，叫她进行祈祷，目的是让她相信她应该去死。鲍里斯犹如一个外国人，在出境前准备好自己的证件，他在自己的心里和头脑里寻找祷词，没有找到，但他已十分疲倦，同时又十分紧张，所以没有感到过分的不安。他竭力想要思考，却无法思考任何事情。手枪在他口袋里沉甸甸的，他不需要用手去摸就能感觉得到。

“还有十分钟。”

乔治坐在盖里达尼佐尔左面，用眼角注视着这一场景，但装出没有看到的样子。他焦躁不安地进行自修。自修从未像现在这样安静。拉佩鲁兹觉得这些孩子已完全变了，他第一次松了一口气。然而，菲菲心里并不平静，盖里达尼佐尔使他感到害怕，他担心这游戏不会有好的结果。他心里非常难受，不时发出一声长叹。最

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在他面前放着的历史笔记簿里撕下半页——因为他要准备考试，但一行行文字在他眼前变得模糊，事件和日期在他脑中搅在一起——，即下面的半页，并迅速在上面写道："你能肯定手枪里没装子弹？"他把这张纸递给乔治，乔治又把它传给盖里。但盖里看了之后只是耸了耸肩，对菲菲不屑一顾。他把这张纸揉成一个小球，用手指轻轻一弹，使它正好滚到粉笔划出的地方。他弹得这样准，感到得意，就微微一笑。这微笑起初是自然的，但一直持续到这一场景结束，仿佛铭刻在他的脸上。

"还有五分钟。"

这话几乎是大声说出的。连菲利普也听到了。他感到无法忍受的焦虑，虽然自修课即将结束，他仍装出有急事要外出，也许真的是腹痛难忍，他举起了手，打着响指，学生们要得到老师的许可一般都这样做，但他不等拉佩鲁兹回答就从长凳上站了起来。要走到门口，他必须在老师的讲台前经过，他几乎是在奔跑，但走路踉踉跄跄。

菲利普出去之后，鲍里斯几乎立刻站了起来。在他后面用功自修的小帕萨旺抬起了眼睛。他后来对塞拉芬说，鲍里斯"脸色白得吓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这样说的。不过，他马上就不看了，并重新开始用功。他事后对此十分后悔。如果他知道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一定会加以阻止，这是他在事后流着泪说出来的。但他在当时却一无所知。

鲍里斯一直走到粉笔划出的地方。他走得很慢，就像木头人，两眼发呆，活像梦游者。他右手已握着手枪，但仍把它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把它掏出来。我已经说过，致命的地方就在被堵死的那扇门旁边，它在讲台右面形成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因此，讲台后面的老师只有把头伸到前面才能看到他。

拉佩鲁兹把头伸到前面。他起初不知道他的孙子在干什么，虽说那孩子的动作庄重而又奇特，应该使他感到不安。他竭力装

出威风凛凛的样子，用他最响的声音开始说道：

“鲍里斯先生，我请您马上回到您的……”

突然，他认出了那支手枪，鲍里斯刚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拉佩鲁兹这才明白，立刻感到浑身发冷，仿佛血已在他的血管中凝固。他想站起来，跑到鲍里斯那里，阻止他，大声叫喊……他嘴里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他吓呆了，犹如瘫痪一般，浑身发抖。

枪声响了。鲍里斯没有立刻倒下。一时间他身体支撑着，仿佛挂在墙角上，然后，脑袋倒在肩膀上，把它往下压，整个身体才倒了下来。

不久之后，警察局派人来进行调查，奇怪的是在鲍里斯旁边没有找到手枪——我的意思是说，在他倒下的那个地方旁边，因为这孩子的尸体几乎立刻被搬到一张床上。在其后的混乱之中，盖里达尼佐尔仍然在自己的位子上，乔治则从长凳上一跃而起，走过去把手枪拿到了手，却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他先是用脚把枪拨到后面，当其他人朝鲍里斯俯下身子时，他迅速把枪拾起，藏在他的上衣里面，然后偷偷地交给盖里达尼佐尔。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没有人去注意盖里达尼佐尔，因此他能跑到拉佩鲁兹的房间，把枪放回原处。以后警察来搜查时，发现手枪放在盒子里，就会怀疑有人把枪拿出来过，而如果盖里达尼佐尔想到要取出弹壳，则会怀疑鲍里斯用过这把手枪。当然，他有点吓昏了头。暂时的头脑发昏，他事后也责备自己，但他对自己犯下的谋杀罪却并不感到后悔。然而，正是这头脑发昏救了他。他下楼后同其他人混杂在一起，看到被人抬走的鲍里斯的尸体，突然浑身发抖，像是精神病发作，弗代尔夫人和拉歇尔都跑了过来，认为他受到过度的刺激。人们什么都想像得出，就是无法想到这样小的年纪会如此残忍，所以当盖里达尼佐尔申明自己无辜时，大家都相信了他。菲菲的小纸条是乔治传给他的，他把它揉成小球弹了出去，这时在一条

长凳下面被人找到，这张揉皱的小纸条帮了他的忙。当然，他进行这种残酷的游戏是有罪的，乔治和菲菲也是如此，但据他说，他要是知道手枪里装有子弹，就不会玩这种游戏。只有乔治认为他应对此事负全部责任。

乔治还没有完全变坏，他对盖里达尼佐尔的钦佩最终变成了厌恶。那天晚上，他回到父母那里，投入了母亲的怀抱，而波利娜则激动地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用这个可怕的悲剧使她的儿子回到了她的身边。

爱德华日记

我并不认为自己能把什么事都解释清楚，所以不想提出没有足够动机的任何事实。因此，我不会把鲍里斯的自杀用到我的《伪币制造者》里，这件事我实在难以理解。另外，我不喜欢“社会新闻”。它们的特点是不容置辩、无法否认，又十分突然、过于现实……我觉得现实可以证明我的思想，但不能先于我的思想。我不喜欢被人看出我的思想。在我看来，鲍里斯的自杀是一种不得体的行为，因为我没有料到。

不管拉佩鲁兹怎么看，自杀总是有点怯懦的行为，而他也许认为他的孙子要比他来得勇敢。如果这孩子事先知道他可怕的行为会给弗代尔家带来灾难，他就无法被人原谅。阿扎伊斯只好解散学校的学生，据他说是暂时的，但拉歇尔担心会破产。四个家庭已领回了自己的孩子。我无法说服波利娜不要把乔治带回家，而这个孩子也因他同学的死而深为震惊，看

来准备悔过自新。这丧事产生的影响有多大！连奥利维埃也受到触动。阿尔芒虽然表面上显出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却在担心他家里可能会破产，就主动把帕萨旺留给他的空余时间都花在寄宿学校里，因为拉佩鲁兹老人显然已无法胜任别人要他做的工作。

我怕去见他。他在寄宿学校三楼他那个小房间里接待了我。他立刻抓住我的胳膊，样子十分神秘，像是在微笑，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我以为他会流泪：

“那声音，您知道……就是我那天跟您说起的声音……”

“怎么？”

“它没了。结束了。我不再听到它了。我注意听也听不到……”

我就像和孩子玩耍那样对他说道：

“我敢肯定，您现在听不到这个声音，感到遗憾。”

“哦！没有，没有……这是多么的安静！我非常需要寂静……您知道我想到了什么？那就是在这一生之中，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寂静。我们的血也在我们身体里发出一种持续的声音，我们没有听到这种声音，是因为我们从小时候起已对此习以为常……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在活着时无法听到，如有些和声……因为这种声音盖住了它们。是的，我觉得只有在死后我们才能真正听到。”

“您以前对我说，您不相信……”

“灵魂不灭？这话我对您说过？……是的，您应该是对的。但反过来，我也不信，您要理解我的意思。”

他见我默不作声，就摇了摇头，并用说教式的语调继续说道：

“在这个世界里，上帝总是默不作声，这点您是否察觉？只有魔鬼在说话。或者至少，或者至少……”他接着说道，“不

管我们如何注意倾听，我们能听到的总是魔鬼的声音。我们的耳朵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之道！您有时是否想过这可能是什么？……哦！我对您说的不是用人类的言语表达的道……您记得福音书[1]的开头：'太初有道。'我常常在想，上帝之道，就是全部创世。但魔鬼已占为己有。他的噪声如今盖住了上帝的说话声。哦！请告诉我：您是否仍不相信上帝将最终获胜？……如果时间在死后不再存在，如果我们立刻进入永生，您是否认为我们将能听到上帝的话……而且直接听到？"

他开始激动得全身抖动，仿佛羊癫疯即将发作，并突然抽噎起来。

"不！不！"他大声说道。"魔鬼和上帝是一回事，他们串通一气。我们竭力认为世上的一切坏事来自魔鬼，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无力去原谅上帝。他在捉弄我们，就像猫在捉弄受其折磨的老鼠一样……而他在事后还要我们感谢他。感谢他什么？什么？……"

然后，他向我靠近：

"您是否知道他做的最狠心的事是什么？……那就是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拯救我们。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残忍，这是上帝最主要的特性。"

他倒在床上，朝墙那边转了过去。在一段时间里，他仍有痉挛性的颤动，然后，他看来已经睡着，我就离开了他。

他丝毫没有对我提起鲍里斯，但我在想，应该把这种对神的绝望看做他痛苦的间接表达。这痛苦过于强烈，使人无法疑视。

---

① 指《新约·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我从奥利维埃那里获悉，贝尔纳已回到他父亲家里，这确实是他最好的选择。贝尔纳偶然遇到小卡卢，得知老法官身体不好，就只凭自己的感情行事。明天晚上我们将要见面，因为普罗菲唐迪厄请我同莫利尼埃、波利娜以及两个孩子一起吃晚饭。我很想认识卡卢。

译序

在《梵蒂冈地窖》一九一四年的序言中，纪德对自己的作品重新分类，把“故事”(《违背道德的人》(1902)、《窄门》(1909)、《伊莎贝尔》(1911)和“傻剧”(也是三部，即《帕吕德》(1895)、《未被锁好的普罗米修斯》(1899)、《梵蒂冈地窖》(1914))区分开来。他在《致雅克·科波》中写道：“为什么我把这本书称为‘傻剧’？为什么把前面三本称为‘故事’？这是为了表明，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不过，在《梵蒂冈地窖》中，纪德并没有采用戏剧的形式，而是使用了小说式的叙述，具有明显的戏谑笔调，从而抛弃了传统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这表明纪德在探索新的叙述形式，《梵蒂冈地窖》，特别是《伪币制造者》，是这种探索的终结。

《梵蒂冈地窖》于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分四次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发表，同年夏天出版单行本，评价褒贬不一。法国作家科克托、普鲁斯特等对该书表示赞赏。普鲁斯特在一九一四年三月六日给纪德的信中写道：“自从巴尔扎克和《交际花盛衰记》之后，还没有人如此客观地写出如此的邪恶。”克洛岱尔和弗朗西斯·亚默则表示气愤。保守的天主教作家亨利·马西斯在《闪电报》上发表口气强硬的文章，发起抨击该书的运动：“《梵蒂冈地窖》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不知道有什么小说比这部惊险小说更不惊险……。纪德先生歪曲并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对这部作品的不同反应，说明它的形式新颖，使某些人感到不知所措。

这部作品构思于一八九三年，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纪德在《十

字架报》上看到一则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一帮骗子散布谣言，说利奥十三世被囚禁在梵蒂冈，教皇被人冒名顶替，目的是向虔诚的信徒骗取六万法郎。作品的写作计划在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得到落实。一九〇五年，雅克·科波在居韦维尔逗留，纪德把作品的故事情节说给他听。写作持续了好几年，从一九一〇年写到一九一三年，作者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笛福、菲尔丁等人的作品。

《梵蒂冈地窖》分为五卷。在第一卷中，坚定的共济会会员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出人意料地在罗马皈依天主教，时间是一八九三年三月，即利奥十三世大赦之时。第二卷把读者带到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巴拉利乌尔在巴黎的家庭。昂蒂姆的襟弟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是小说家，也是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他从父亲给他的一封信中得知他父亲有个私生子，名叫拉弗卡迪奥·卢基。这个年轻人没有财产，同一个可疑人物普罗托斯有联系，并和情妇卡萝拉一起住在一幢肮脏的房子里。尤利乌斯去看望拉弗卡迪奥，说要请他当秘书，并约好在第二天见面。尤利乌斯走后，拉弗卡迪奥立刻到图书馆去查阅尤利乌斯的情况，查到尤利乌斯的父亲曾在十九年前，即他出生那年在布加勒斯特任外交官，猜到伯爵是他的生父，就准备去拜访他。路上他看到一幢房子着火，就爬到上面救出两个孩子。当时尤利乌斯的长女热纳维埃芙在场，把他看做英雄。第二天，拉弗卡迪奥来到尤利乌斯家赴约，向尤利乌斯讲述了他的童年和他受到的教育。在这卷的结尾，尤利乌斯的父亲去世，留给拉弗卡迪奥四万法郎的年金收入。

不久之后，在第三卷的开头，普罗托斯乔装打扮成维蒙塔尔议事司铎萨吕教士，从尤利乌斯的妹妹居伊·德·圣普里伯爵夫人那里骗取了六万法郎，说是用于十字军东征，以拯救被囚禁在梵蒂冈地窖里的真教皇。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尤利乌斯的襟弟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决定前往罗马，以恢复真教皇的地位。

第四卷情节起伏跌宕。弗勒里苏瓦尔于三天后来到罗马，在

不知不觉中被普罗托斯领导的诈骗组织千足帮所利用。他认识了卡萝拉，成了她的情夫。他从罗马前往那不勒斯，想去见圣费利切红衣主教，却落入普罗托斯设下的圈套，见到了假红衣主教，并答应去罗马的银行为千足帮取出骗得的钱款。他在罗马遇到刚见过教皇的尤利乌斯，把他的秘密使命告诉了尤利乌斯。

在第五卷，拉弗卡迪奥在前往意大利南部途中，在火车的一个车厢里和弗勒里苏瓦尔不期而遇，对这个小老头看不顺眼，就在天黑后把他推出车门，犯下无动机谋杀罪，留下犯罪痕迹，但被当时在火车里的普罗托斯消除。拉弗卡迪奥在死者的上衣口袋里找到库克旅行社的火车本票，看到上面有尤利乌斯的名字，就在那不勒斯下车，于第二天乘火车回罗马。他在大饭店找到了尤利乌斯，尤利乌斯请他去那不勒斯把弗勒里苏瓦尔的遗体运回罗马。在火车上，他见到乔装成波尔多法学院教授的普罗托斯，后者威胁要揭发他的罪行，并要他去敲诈尤利乌斯。与此同时，卡萝拉去警察局告发了普罗托斯，说他是杀害弗勒里苏瓦尔的凶手。卡萝拉去找普罗托斯时被他杀害，包围大楼的警察听到叫声，就冲进去把普罗托斯逮捕归案。在参加了弗勒里苏瓦尔的葬礼之后，昂蒂姆重新加入共济会。尤利乌斯的女儿热纳维埃芙虽然知道拉弗卡迪奥是杀害他姨夫的凶手，仍在夜里到他房间里去找他，劝他逃走，并委身于他。清晨，拉弗卡迪奥离她而去，去进行新的冒险。

这部作品的情节及其人物和题材，反映了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法国社会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徒和世俗人士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大部分天主教徒持保守态度，主张恢复君主政体，反对归附共和制度，这显然有悖于利奥十三世劝告法国天主教徒归附共和制度的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日的教皇通谕[①]。与此同时，反教权主义的势力十分强大，法国共济会自一八七七年起采取

① 参见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蔡鸿滨等译。

无神论的观点，进行积极的斗争，导致法国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通过“关于国家和教会分离的法令”①。《梵蒂冈地窖》讽刺了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这个天主教徒的厚颜无耻和虚伪，通过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这个人物用漫画的手法来描绘共济会和实证主义，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四分五裂。这个社会又因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行动（一八九四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萨迪·卡尔诺遇刺身亡）以及其后的博诺帮对银行的抢劫（首领博诺被击毙，四名黑帮成员于一九一三年被判死刑）而受到动摇。书中的普罗托斯和拉弗卡迪奥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

在《梵蒂冈地窖》中，尤利乌斯是实证主义在小说心理学方面的代表，昂蒂姆则是在科学方面的代表。对于这种决定论，拉弗卡迪奥用无动机行为加以反对，而尤利乌斯也逐渐发现，个人不受到他企图阐明的因果关系的约束。应该看到，社会学、心理学和犯罪学在当时得到了发展，意大利犯罪学家隆布罗索于一八七五年发表著作《犯罪者论》，为这些学科奠定了基础，这些学科强调社会或心理因素对个性的影响，企图缩小个人的自律作用。

与纪德以前的作品不同，《梵蒂冈地窖》抛弃了在《违背道德的人》和《窄门》中使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转而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不是在作者隐匿后采用一个兼作人物的叙述者，而是描写经历各不相同的众多人物。以前作品中的封闭状态让位于大千世界，对物体、衣着和相貌的确切描写取代了过去的模糊外形。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的金钱，在纪德以前的作品中未被涉及，从此却不断从一个人物流向另一个人物。最后，作品的构建围绕着一系列故事进行，随意增加起伏跌宕的情节，如昂蒂姆起初皈依天主教，最后又重新加入共济会，普罗托斯的被捕，热纳维埃芙委身于拉弗卡迪

① 出处同上。

奥;还有牵强的巧合,如链扣是拉弗卡迪奥买给情妇卡萝拉的,后由卡萝拉送给其情夫弗勒里苏瓦尔,尤利乌斯在罗马和弗勒里苏瓦尔不期而遇,拉弗卡迪奥和弗勒里苏瓦尔在火车车厢里偶然相遇等。因此,这部作品既像现实主义小说和冒险小说,又像报上的连载小说。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因为纪德把这部作品归为"傻剧",并在初版时指出该书为"《帕吕德》的作者所著"。

那么,什么是"傻剧"?傻剧属于中世纪的戏剧,源于拉丁文学的讽刺杂感文(satura),据利特雷的《法语词典》,这是"一种寓意讽刺,其人物被认为属于一种称之为傻民或疯民的想像的人民,但在观众看来,他们代表显贵和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傻剧对既定政权进行肆无忌惮的讽刺,对严肃戏剧特别是神秘剧进行滑稽模仿,它把各种体裁混杂在一起,亦庄亦谐,具有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① 中所分析的狂欢节性质,这就是说,它具有一种愿望,想要违反正常生活的规则,推翻已建立的等级制度,总之是要把整个世界颠倒过来。

这些特点可以在《梵蒂冈地窖》中找到:它是讽刺杂感文特有的各种笔调的混合(satura 的词源本义为"混合")。《梵蒂冈地窖》是一部滑稽小说。首先是人物的名字滑稽,如布拉法法斯、弗勒里苏瓦尔、昂蒂姆、卡弗教士等,有些名字与植物有关,如 Fleurissoire(弗勒里苏瓦尔)的意思是 homme en fleurs(花枝招展的男子),他在热那亚的旅馆过夜时被蚊子叮咬,下巴上长出肿块(bouton),而 bouton 一词又可表示"花蕾"。另外,他和植物学家的女儿阿尼卡·佩特拉结婚,arnica(阿尼卡)为植物名,意思是"山金车"。Antime(昂蒂姆)出自希腊语词 anthos(花),Flons(弗隆)则源于同义的拉丁语词。其次是人物外貌滑稽,布拉法法斯和弗勒里苏瓦尔这两个朋友,一个矮胖结实,另一个瘦弱曲背,使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

① 参见《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

的堂吉诃德及其侍从桑丘·潘沙，而弗勒里苏瓦尔“这位滑稽可笑的旅行者，……右手提着灰色帆布手提箱，……左手拿着大雨伞”，样子活像山羊。第三是场景滑稽，如弗勒里苏瓦尔在马赛与臭虫、在土伦与跳蚤、在热那亚与蚊子大战的场景，他到四十七岁才因卡萝拉而失去童贞，他的肿块被剃须匠割破，药铺里却用唾液给他消毒，还有他同普罗托斯乔装打扮的卡弗教士、巴尔多洛蒂和阿孙塔共进午餐的情景。另外，滑稽的题材同严肃的乃至悲剧的题材混杂在一起。拉弗卡迪奥是成长中的青年，属于学习的故事。热纳维埃芙是个动人的少女，在最后一章中摆脱了家庭习俗的约束。卡萝拉是妓女，但心地善良，千方百计保护弗勒里苏瓦尔。纪德把不同的风格混杂在一起，产生了不协和的调子，创造了一种与传统的叙述手法不同的奇特的美学观。

《梵蒂冈地窖》属于傻剧，还因为它对现实主义小说进行滑稽模仿。犹如现实主义小说那样，这部作品中“物”在流动，如卡萝拉的链扣、拉弗卡迪奥的海狸皮帽、被窃的手提箱、他的俄罗斯皮面精装记事册，以及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的一笔笔钱，但这些物没有任何象征意义，丝毫不会改变人物的命运。与此同时，纪德的这部作品同巴尔扎克的某些作品有相似之处，普罗托斯是伏特冷的化身，千足帮与万字帮相同，甲壳动物和机灵鬼的区别则使人想起法国十九世纪动物学家居维埃研究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区别。

从故事情节来看，这部作品又同报上的连载小说相似。书中有乔装打扮、阴谋诡计、劫持、谋杀以及使人物不时相聚的牵强巧合。从许多方面来看，拉弗卡迪奥属于通俗小说的人物：他是私生子，失去了母亲，却意外找到了父亲，并得到四万法郎的遗产；他又是英雄，从失火的房屋中救出两个孩子，但这些都是偶然的巧合，因此，《梵蒂冈地窖》又像流浪汉小说。在这部作品的结尾，罪犯并未受到惩罚，虽然诈骗犯普罗托斯被逮捕，杀人犯拉弗卡迪奥却逃

脱了法律的制裁，而弗勒里苏瓦尔这个惟一的无辜者，成了此案中惟一的牺牲品。

由于和上述体裁的类同，纪德的叙述不断破坏小说家应与他叙述的故事保持的默契。他大量增加题外话，随意缩短描写，如“对昂蒂姆的肿块，就谈这些”，“我不想在此叙述这些仪式，当时，意大利各家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对连载小说的悬念进行滑稽模仿，如“这些话如此审慎、如此明智，是否能使昂蒂姆冷静下来”，亲热地同他的人物说话，如“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中断故事来通知读者，如“我要老实告诉读者：今天冒充维蒙塔尔议事司铎来此的正是这位仁兄（普罗托斯）”，并多次指出他不知道他那些人物的动机或未来，如“我不能十分肯定，……尤利乌斯……是否对这件丑事感到好玩……。我也不能肯定，热纳维埃芙陪同母亲前往罗马，是否因为或主要因为她希望在那里见到拉弗卡迪奥”。这种冷嘲热讽般的叙述，不禁使人想起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这部作品的主旨，是玩弄真和假的关系，正如书中所说，“当假的取代了真的之后，真的就得隐藏起来”。普罗托斯的谎言使弗勒里苏瓦尔不再相信教皇，瘫痪治愈的假奇迹则使昂蒂姆皈依天主教。在这两种情况下，假的使人怀疑真的：真教皇是冒名顶替的骗子，实证主义无法解释奇迹般治愈的伪科学。但是，小说家的讽刺在于，假教皇实际上是真的，而弗勒里苏瓦尔之死仿佛又使人认为这是个骗子。尤利乌斯惊讶地说道：“我见过的教皇，并不是真的。”他从此相信了这一阴谋。一则谎言因一起真实的死亡而变成真实。弗勒里苏瓦尔参加了子虚乌有的十字军，在无意中成了殉教者。

这讽刺是无情的，所有的人都在说谎。普罗托斯是骗子，一直过着乔装打扮的生活。尤利乌斯是因循守旧的小说家，想要成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表面上信奉天主教，因此昂蒂姆对他说：“您

确实说得太轻巧了，因为您没有为他(教皇)而放弃任何东西，因为不管他是真是假，您都有利可图。"教会则利用了昂蒂姆的轻信。布拉法法斯是弗勒里苏瓦尔的好友，却同阿尼卡一起欺骗了他。这已经是《伪币制造者》的世界。正如普罗托斯对拉弗卡迪奥说的那样，"社会上的一些人，就像您或我那样，必须在生活中伪装起来"。教皇不管是真是假，都不会对事情有丝毫的改变，因为他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而信仰是对表象盲从的一种形式。尤利乌斯受到教皇的接见，却说不出教皇是真是假，就对弗勒里苏瓦尔说："您难道不知道，崇敬使我们变得多么盲从？"信仰失去了它的内容和真实性，就只能是虚幻的东西。尤利乌斯由此得出结论："如果那个不是真的：活该！"

纪德使真和假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真的可以被看做假的，这是普罗托斯进行诈骗的结果，假的也会被看做真的，却不会改变世界的秩序。更妙的是，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欺骗这一事实，由普罗托斯这个骗子揭示出来。正因为如此，弗勒里苏瓦尔"像在梦中那样往前走，怀疑土地是否结实，墙壁是否牢固，他遇到的行人是否确实存在，特别怀疑他是否在罗马"，甚至怀疑他遇到的尤利乌斯是否是真的。在这里，纪德否定的不仅是社会上的虚伪，而且是作为西方文化基础和真理化身的天主。实际上，作者不仅像尤利乌斯承认的那样对教皇是真是假毫不在乎，而且对天主的真假也不在乎，正如昂蒂姆所说："弗勒里苏瓦尔在到达天堂时，是否发现他仁慈的天主也不是真的，这点谁会告诉我呢？"

《梵蒂冈地窖》像存在主义小说那样，提出了自由的问题。拉弗卡迪奥无缘无故地把弗勒里苏瓦尔推下火车的无动机行为，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事后和尤利乌斯的谈话也同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警察分局侦查科长波利菲利·彼得罗维奇的谈话相像。拉弗卡迪奥与实证主义者昂蒂姆和尤利乌斯不同，要求得到一种不

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他是私生子，没有家庭的束缚，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烧掉他和母亲拍在一起的照片，销毁了他过去的一切痕迹，他辞掉了尤利乌斯请他担任的秘书职务，又顶住普罗托斯的威胁利诱，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他不承认任何权威，一心保持自己的本色。当他流露真情时，就用记事册上的"篷塔"来惩罚自己，就是用刀刺自己的大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过于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他想要摆脱来自外部或内心的任何制约，因为屈从于自我就是放弃部分自由。这样一来，他就陷入矛盾之中，正如他对尤利乌斯承认："我不是个始终如一的人"，因为要使自己始终如一，像尤利乌斯那样忠于自己的原则，就是受到使个人扭曲的价值观的束缚，就不能在生活面前毫无拘束，就要对自己说谎。

拉弗卡迪奥的无动机行为，源于这种真诚的伦理。他完成这一行为，是因为他想这样做，而且在他想做的时刻做了。只有在这一时刻，他才完全保持自己的本色，克服了道德上的顾忌和社会上的障碍，把自己的愿望直接付诸实施。这时，他才真正自由，和"一群提线过于明显的木偶"完全不同。"无动机谋杀，这对警察局来说是多么棘手！"因此，尤利乌斯、普罗托斯和热纳维埃芙都竭力去理解这一行为。这行为在天黑后完成，行为者几乎处于幻觉的状态，因为他刚回想起他童年时弗拉基米尔舅舅和他玩的一场游戏，因此，这是纪德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关于个人和自由的极端想法，是他在作品中对自由行为的可能性进行的探讨。然而，在一切都受到利益驱使的社会里，个人的行为难免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拉弗卡迪奥后来发现，他的"谋杀"被普罗托斯"修改"，成为敲诈勒索的一种手段，最后又被后者"窃为己有"，结果被捕的不是真正的杀人犯拉弗卡迪奥，而是骗子普罗托斯。

本书于去年八月底开始翻译，今年一月底完成，历时五个月之久。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少理解问题，请教了法国尼斯大学文

学教师、杜拉斯专家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女士,均得到十分详细的解答,特别是布拉法法斯和弗勒里苏瓦尔的合称 Blafafoire(布拉法富瓦尔)的构成和书中多处关于领带的描写。对于纪德杜撰的词 buciloque,她先后在尼斯和巴黎请教了纪德专家和同行,均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于是就根据纪德精通拉丁语的特点,对该词的构成进行分析,得出较为可信的解释。书中的意大利语词,则请教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同事刘厚玲女士。在此谨向她们两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于海上凉城

梵蒂冈地窖

徐和瑾　译

献给雅克·科波[①]

① 科波(1879—1949),法国演员、戏剧导演、作家,《新法兰西评论》创办者之一。1913年创办老鸽舍剧院,上演从莎士比亚到克洛岱尔的剧作。

致雅克·科波

我很高兴把您的名字写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它一直是属于您的，至少从它开始成形的那天起。您是否记得我对您叙述这本书时进行的那次散步；（日期）那是在居韦维尔，当时风很大，我们到埃特尔塔去看大海。您对我的故事感到兴趣，在我撰写此书的整个时间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

首先想写这本书的计划还要早。您使我想起，在您从丹麦旅行回来后来看我的第一天，我已对您谈到过此书。

在这仓促生产和生产被扼杀的时代，我知道我很难使人相信，在竭力分娩出这本书之前，我曾在头脑中怀了它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我把这本书称为**傻剧**（sotie）？为什么把以前三本称为**故事**（récit）？这是为了表明，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roman）。

另外，即使有人把它们看做小说，我觉得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不指责我违背这种“体裁”的规则，譬如说小说缺乏跌宕起伏和隐晦曲折。

故事，傻剧……在我看来，我写到现在的书都是**讽刺性的**（或是批判性的，如果您喜欢这样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本。

我认为，今天的那些作品有不足之处，是因为它们是早产的，艺术家不再花时间怀着它们。但是，请阿波罗别让我去批评这个时代！人们不满意就要做鬼脸。我在此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提请某些人的注意，这些人以为在《地窖》中发现我反复无常、否定自己

的旧作，画出我职业生涯的曲线，揭示了它的演变……

对我来说，重要的惟有职业问题，我希望的只是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居韦维尔

第一卷　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

对我来说，选择已经作出。我选择了社会无神论。这种无神论，我十五年来已在一系列著作中表达出来。

乔治·巴朗特

《法兰西信使》杂志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哲学专栏

一

一八九〇年，在教皇利奥十三世[①] 的统治下，风湿性疾病专家X大夫的名声使共济会会员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决定前往罗马。

“什么？”他的襟弟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大声说道，“您去罗马是要治疗您的身体！但愿您会在那里发现，您的灵魂病得更重！”

对此，阿尔芒-杜布瓦用十分体谅的口吻回答道：

“可怜的朋友，请您瞧瞧我的肩膀。”

生性宽厚的巴拉利乌尔不禁抬起眼睛，去看他襟兄的肩膀，只

---

① 利奥十三世（1810—1903），意大利籍罗马教皇。他与前任庇护九世一样，在教皇的世俗权力问题上持保守见解，在教会行政方面仍强调教廷集中统治，但在同世俗政府交涉时采取和解态度，赞同发展科学，主张教会不要对科学进步持反对态度。

见肩膀不断抖动，仿佛是无法克制的暗笑引起的。看到这半边瘫痪的宽阔身体，因无法控制肌肉的后遗症而显出这种滑稽可笑的样子，真是十分可怜。好吧！显然，他们各持己见，巴拉利乌尔能说会道，却丝毫无法改变这种情况。也许时间可以改变？圣地会暗中出主意……尤利乌斯显得极为失望，就这样说道：

“昂蒂姆，您使我感到十分难受（肩膀立刻停止抖动，因为昂蒂姆喜欢他的襟弟）。但愿我，在三年之后，在大赦年，当我去看您时，但愿我能看到您已经痊愈！”

至少，陪同丈夫前往的韦萝尼克心情完全不同：她同妹妹玛格丽特和尤利乌斯一样虔诚，这次去罗马长期逗留符合她的一个珍贵心愿。她用虔诚而又微不足道的宗教活动来点缀她那单调、失望的生活。另外，她没有生育，就把因没有孩子而不需要作出的关心献给了理想。唉！对于是否能把她的昂蒂姆重新带到天主身边，她并不抱有奢望。她早就知道，这宽阔的前额充满了拒绝，是何等顽固不化。教士弗隆曾提醒过她。

“最不可动摇的决定，”他对她说，“夫人，是最坏的决定。别再指望会有奇迹产生。”

她甚至不再感到伤心。到达罗马后的前几天，夫妇俩就已安排好各自的隐居生活：韦萝尼克忙于家务和祈祷，昂蒂姆忙于科学研究。他们就这样生活在对方身边，却又不赞成对方，彼此忍受，互不理睬。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协调一致，笼罩着他们的是一种相当满意的气氛，他们都在对方的支持下小心翼翼地行善。

他们通过一个办事处的介绍租到的套间，同意大利的大部分住房一样，既有无法预料的优点，又有显而易见的缺点。套间占据了卢奇纳街上福尔杰蒂宫二楼的整个楼面，有一个相当漂亮的晒台，韦萝尼克立刻想到要在那里种植很难在巴黎的套间里长好的

蜘蛛抱蛋[1]，但是，要去晒台，必须穿过柑橘温室，而昂蒂姆马上把温室变成自己的实验室，并规定一天里只有几点到几点才准许别人通行。

韦萝尼克悄悄地把门推开，偷偷地溜了进去，眼睛盯着地上，就像杂务修士在乱涂的淫秽画前走过那样，因为她对温室里面坐在斜靠着一根拐杖的扶手椅上的昂蒂姆的宽大背部不屑一顾。昂蒂姆把背弯成拱形，不知在做什么困难的手术。他装着没有听到她走路的声音。但是，等她走过去之后，他笨重的身体立刻站了起来，慢慢地朝门口走去，并怒气冲冲地抿着嘴，威风凛凛地用食指啪的一声把插销插上。

跑腿贝波从另一扇门进来拿酬金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个十二三岁的童仆，衣衫褴褛，无父无母，没有住处，昂蒂姆来到罗马后没过几天就注意到他。在这对夫妇最初下榻的位于狮口街的旅馆前，贝波为了引起过路人的注意，把一只蝗虫关在灯心草做的笼子里，蝗虫上放着一撮草。昂蒂姆花了十个苏买下了这只昆虫，然后用他知道的那点意大利语，勉强让孩子知道，在他将在第二天搬过去的位于卢奇纳街的套间里，他不久就会需要几只老鼠。会爬的、水里游的、跑得快的或会飞的东西，都能够为他提供资料。他研究的是活的动物。

贝波是天生的跑腿，连卡皮托利山丘[2] 上的鹰或母狼也能抓来。他喜欢这个行业，因为他喜欢偷窃。他的酬金是每天十个苏，另外，他还帮助做家务。韦萝尼克开始时对他看不顺眼，后来她看到他在屋子北面那个角落的圣母像前走过时在胸前划十字，就原谅了他的褴褛衣衫，准许他把水、煤、木柴和树枝一直拿到厨房里。

---

① 别称“一叶”，多年生常绿草本，春季开花，褐紫色或淡绿色，供观赏。

② 卡皮托利山丘位于罗马，是朱庇特神殿所在地。

他陪韦萝尼克去菜场时还拿着篮子，那是每星期二和星期五，他们从巴黎带来的女仆卡萝琳在这两天家务太忙。

贝波不喜欢韦萝尼克，但喜欢科学家，科学家很快就不再吃力地走到楼下的院子里去取动物，而是准许孩子把这些牺牲品送到楼上的实验室里。到那里可以直接通过晒台去，有一个暗梯从院子通到晒台。昂蒂姆独自一人时脾气不好。他听到赤裸的小脚越走越近，在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咯噔声，他的心跳得有点快。他丝毫不让别人看出这点：任何事都不会妨碍他的工作。

孩子没有敲玻璃门，而是在门上擦着。他见昂蒂姆仍俯身桌上没有回答，就往前走了四步，并用天真的声音问道："可以进吗？"他一开口，房间里仿佛出现一片蓝天。听这声音像是天使，可他却是助理刽子手。他放在行刑桌上的这个袋子里，又带来什么牺牲品？昂蒂姆过于专心致志，往往不立刻打开袋子。他朝袋子迅速地看了一眼，只要袋布在动就好：田鼠、家鼠、麻雀、青蛙，这只刺蜥都要吃。有时，贝波什么也没有拿来，但他还是进来了：他知道阿尔芒-杜布瓦在等他，即使他两手空空。默不作声的孩子站在科学家旁边，俯身观看某个可恶的实验。我想要肯定地说，科学家并无虚荣心，不想领略假天主的乐趣，即感到孩子惊奇的目光停留在动物身上时充满恐惧，停留在科学家身上时却充满赞赏。

在研究人之前，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只是认为可以把他观察的那些动物的活动归结为"向性"[①]。向性！这个词创造出来之后，人们就无法再理解其他任何东西。一大批心理学家只赞成向性。向性！这些音节会突然射出何等的光线！显然，机体和鸡血石一样屈从于同样的刺激，如植物不由自主地把花转向太阳（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结为几个简单的物理和热化学的定律）。总之，宇

① 向性是植物或某些低等动物针对在某个方向较强的刺激而作出的应答或定向行为，包括向光性、向化性、向水性、向触性、向伤性和向电性。

宙料到会有一种使人放心的宽容。在生物最出人意料的运动中，人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对原动力的完全服从。

为了符合他的目的，为了让被制服的动物显示自己的单纯，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刚发明了一种复杂的装置，即设有过道、活门、迷宫、分格的盒子，其中一些盒子里有食物，另一些盒子里什么也没有，或是有些引嚏粉末，活门颜色不同或形状不同：这种恶毒的工具很快在德国流行，被称为**魔盒**[①]，这使新的心理生理学学校在不信神方面又走出了一步。为了分别作用于动物的某一感觉和大脑的某一部位，他使一些动物失去视觉，使另一些动物失去听觉，把它们阉割，剥去它们的皮，除去它们的脑子，切除它们的某个器官，这个器官你认为必不可少，但在昂蒂姆看来，动物并不需要。

他的《论"条件反射"公报》刚在乌普萨拉大学引起轰动，出现了激烈的讨论，外国科学家中的精英也参加了讨论。但是，昂蒂姆的思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所以他对同事们的无端指责听之任之，自己则通过其他途径来进行研究，认为这样可以迫使天主躲到更加隐秘的地方去。

任何活动都会消耗精力，他大致上承认这点还不够，同样，大致上承认动物使用肌肉或感觉会消耗精力也是不够的。每次消耗之后，他就问消耗多少。耐心的动物被弄得精疲力竭，想要恢复体力，但昂蒂姆不是给它吃东西，而是称它的重量。增加新的因素会使实验变得过于复杂：六只空腹和被缚住四肢的田鼠每天都要过秤，其中两只双目失明，两只独眼，两只视力正常，有一个机械小风车不停地转动，使后两只田鼠的眼睛感到疲倦。饿了五天之后，它们各自消耗的比例如何？每天中午，阿尔芒-杜布瓦在几块专用的小黑板上得意洋洋地写下新的数字。

---

① 原文为德语。

二

大赦年即将来临。阿尔芒-杜布瓦夫妇随时等待着巴拉利乌尔夫妇的来临。上午来了电报说他们晚上到达，昂蒂姆就出门去买一条领带。

昂蒂姆很少出门，而且尽量少出去，因为他行走不便，韦萝尼克乐意为他购物，把商人叫到家里，让他根据样品来定购。昂蒂姆现在已不在乎流行的式样，但即使他要的只是简朴的领带（黑色斜纹软绸做的朴实领带），他还是想挑选一下。那条淡褐色缎子做的硬胸般的领带，他是为外出旅行而买的，住在旅馆时一直戴着，它老是要从背心里逃出来，因为他穿背心通常十分敞开。玛格丽特·德·巴拉利乌尔一定会觉得他取而代之的那条乳白色领带太不庄重，现在用别针扣住，活像老掉牙的、鼓鼓囊囊的浮雕玉石，一钱不值。他错就错在丢掉了他平常在巴黎戴的那些系好小领结的黑色领带，而且一条也没有留。店里会向他推荐什么样式呢？他要看了科尔索街和孔多蒂街上好几家衬衫店后才能作出决定。对于五十岁的男人来说，戴蝴蝶领结显得过于轻浮。无光泽的黑色直领带才合适……

午饭要到下午一点才吃。昂蒂姆买了领带，在将近中午十二点时准时回来，以便给他的那些动物过秤。

这并不是因为昂蒂姆爱打扮，但他感到必须在开始工作前试戴领带。地上有一块镜子碎片，他以前用来激发向性。他把镜子碎片的背面靠在一只笼子上，附身看着自己的影像。

昂蒂姆剃板刷头，头发还很浓密，以前为红棕色，现在呈现不稳定的灰黄色，就像镀金的旧银器那样。他的眉毛乱蓬蓬地往前长，下面的眼睛比冬天的天空更灰、更冷。他的颊髯长到很长才停止，被剃得很短，保存着他粗糙的小胡子的野性。他用手背擦了一

下他宽阔的方下巴上平坦的面颊：

“对，对，”他嘟嘟囔囔地说，“我马上就剃胡子。”

他从包装套里取出领带，放在自己面前，拔掉灰色的别针，然后取下脖子上的领带。他脖子很粗，周围是半高的衣领，衣领的前面部分成凹形，他把领子的尖端翻了下来。虽然我只想在此叙述主要的东西，但我不能闭口不谈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的皮脂囊肿。如果我不能确定无疑地把偶然性和必然性区分开来，我又怎么要求我的笔写得准确无误？谁能肯定这个囊肿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在昂蒂姆称之为自由思想的决定中没有任何分量？他会自然而然地忘记坐骨神经痛，但对这种小心眼，他决不会原谅仁慈的天主。

这是他结婚后不久长出来的，是怎么长出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开始时，在他左耳的东南方，就是在皮肤上开始长毛的部位，只有一个豌豆那样大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用浓密的鬈发盖在上面，把肿块给遮住了，连韦萝尼克也没有发现。一天夜里，她用手抚摸他，突然摸到了这个东西。

“啊！你这儿长着什么？”她大声说道。

肿块被发现之后，仿佛不再需要谨小慎微，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变得像山鹑蛋那样大，然后长得像个珠鸡蛋和鸡蛋，它长在那儿，稀疏的头发分布在它的周围，使它引人注目。到了四十六岁，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不要再去取悦于女人，就把头发剃成平顶式，并戴上半高的活硬领，硬领里面有一圈蜂窝状的东西，把皮脂囊肿给遮住了，但同时又使它显露出来。对昂蒂姆的肿块，就谈这些。

他把领带套在脖子上。在领带中央，系带要从金属槽穿过，然后被杠杆般的夹子夹住。这装置十分巧妙，但它只等着系带穿进来，却把领带弃之不管，领带重又落到手术台上。只好请韦萝尼克帮忙。她听到叫声就跑来了。

“喏，给我把这个重新缝一下。”昂蒂姆说。

“缝纫机的活:一钱不值。”她低声说道。

“这确实不牢。”

韦萝尼克在里面的短上衣上一直插着两根穿上线的针,针插在左乳下面的部位,一根穿白线,一根穿黑线。在落地窗旁,她不等坐下就开始缝了起来。昂蒂姆看着她。她相当肥胖,脸上有皱纹,同他一样固执,但仍然温柔,大部分时间都面带笑容,所以上唇上面的汗毛虽说有点浓,她的脸并没有显得过于冷峻。

“她有她好的地方。”昂蒂姆看到她取出针时想道。“我要是娶了个卖弄风情的女人,就会戴绿帽子,要是娶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就会被抛弃,要是娶个唠唠叨叨的女人,就会头脑发胀,要是娶个愚蠢的女人,就会怒不可遏,要是娶个脾气执拗的女人,就像我的小姨子那样……”

想到这里,他说话的声音就不像平时那样傲慢。

“谢谢。”他看到韦萝尼克做完活要走了,就这样说道。

昂蒂姆系上新领带之后,就全神贯注地进行思考。不再有任何声音发出,嘴里没有,心里也没有。他已经给盲鼠过了秤。有什么可说的?独眼鼠体重不变。他又去秤那两只视力正常的田鼠。他蓦地站了起来,使拐杖倒在地上。他惊呆了!视力正常的田鼠……他再次给它们过了秤。不,还是得相信这点:视力正常的田鼠,体重比昨天有了增加!他心里一亮:

“韦萝尼克!”

他把拐杖放好,拼命朝门口冲去:

“韦萝尼克!”

她又跑了过来,显出乐于助人的样子。他站在门口,庄严地说道:

“谁碰了我的田鼠?”

没有回答。他又接下去说,说得很慢,把每个字都说得十分清

楚，仿佛韦萝尼克听懂法语已有困难：

“在我出去时，有人给它们吃了东西。是不是您？”

这时，她又鼓起了一点勇气。她转身朝着他时，可以说是咄咄逼人：

“你想让它们饿死，这些可怜的动物。我没有妨碍你的实验，我只是给它们……”

但是，他抓住她的袖子，步履蹒跚地把她拉到手术台旁，指着观察报告表说：

“您看看这几张纸。十五天来，我在上面记载了我对这些动物的观察结果。我的同行波蒂埃等着这几张纸，以便在科学院于五月十七日开会时宣读。今天是四月十五日，我在这几行数字下面能写上什么？应该写什么？”

由于她一声不吭，他食指方形的指尖犹如尖刀一般在纸的空白部分划着。

“那一天，”他接着说道，“阿尔芒-杜布瓦夫人，即观察者的妻子，由于心肠软，就做出……您要我怎么写呢？笨拙的事？冒失的事？愚蠢的事？……”

“您不如这样写：由于怜悯这些可怜的动物，即荒唐的好奇心的牺牲品。”

他直起身子，神态严肃地说道：

“如果您是这样想的，夫人，您就要知道，从此之后，您要去照料您的植物，我必须请您走院子里的那个楼梯。”

“您以为我喜欢走进您的破房间？”

“那您以后就别再进来。”

说这话时，他做了个富有表情的手势。然后，他拿起观察报告表，把它们撕成碎片。

“十五天了。”他说道。实际上，他那些田鼠只饿了四天。他对损失夸大其词，他的气也许随之消了，因为他在手术台前坐下时，

他的脸已显得十分平静。他甚至达观到如此地步，把他的右手和解地伸向他的老婆。他和韦萝尼克一样，不想让思想正统的巴拉利乌尔夫妇看到他们夫妻不和，因为巴拉利乌尔夫妇会认为昂蒂姆应对此负有责任。

将近五点钟时，韦萝尼克脱掉她里面的短上衣，穿上黑呢紧腰上衣，去接尤利乌斯和玛格丽特，他们的车将在六点钟进入罗马火车站。昂蒂姆去刮胡子。他想用领结来取代领带，觉得领结已经足够。他厌恶虚假礼节，认为自己在小姨子面前穿着羊驼毛织物上衣、有蓝色条纹的白背心、人字斜纹布长裤和舒适的黑皮无跟拖鞋就行了。拖鞋他出门时也穿，他有跛脚，穿拖鞋情有可原。

他把撕碎的纸片拾起来，一片片地拼好，仔细地把所有的数字都抄下来，一面等待巴拉利乌尔夫妇的来临。

三

巴拉利乌尔家族（Baraglioul 中的 gl 像意大利语那样发成颚化的 l，犹如在 duc de Broglie[布罗伊公爵]和 miglionnaire 中那样）祖籍帕尔马。一位巴拉利乌尔（名叫亚历山德罗）于一五一四年成为菲利帕·维斯孔蒂的第二任丈夫，当时公国并入教皇国才几个月。另一位巴拉利乌尔（名字也叫亚历山德罗）在勒班陀战役[①] 中立有战功，但于一五八〇年被谋杀，谋杀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要了解这个家族在一八〇七年以前的情况易如反掌，但没有多大意思。帕尔马在这一年并入法国，尤利乌斯的祖父罗伯托·德·巴拉利乌尔则在该年迁居波城[②]。一八二八年，查理十世授予他伯爵的爵

① 勒班陀战役是基督教国家联军对奥斯曼帝国的一次海战。联军舰队于 1571 年 10 月 7 日在希腊勒班陀附近与奥斯曼舰队接战，获得胜利。

② 波城是法国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省会。

位。不久之后，这个爵位由他第三个儿子（其他两个儿子在幼年夭亡）朱斯特-阿热诺尔继承，此人不愧为贵族，在他任职的各个大使馆中机敏过人，在外交工作中胜券在握。

尤利乌斯是朱斯特-阿热诺尔·德·巴拉利乌尔的次子，结婚后生活一直规规矩矩，只是在年轻时有过几次艳遇。但是，他至少可以对自己这样评价：他心里的想法从未有失他的身份。他气质高雅，优雅的思想表达在他的一字一句之中，所以他的欲望不会在斜坡上滑下去，而他那小说家的好奇心也许会对这种欲望放任自流。他的血流动时没有湍流，但也并非没有热情，好几位漂亮的贵夫人可以对此作证。如果他初期的小说没有清楚地显示出这点，我是不会在这里谈论此事的，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小说在社交界很受欢迎。欣赏这些小说的读者身分高贵，使它们得以发表：一部小说发表在《通信者》杂志上，其他两部发表在《两世界评论》上。因此，他虽说年轻，却已身不由己地朝法兰西语文学院走去：他优雅的风度、热情中不乏庄重的目光以及沉思的苍白前额，仿佛使他注定要成为学院的院士。

昂蒂姆公开表示他十分蔑视地位、财产和外貌带来的好处，这必然使尤利乌斯感到不快，但他欣赏尤利乌斯脾气好，在讨论时显得笨拙，这往往使自由思想能够占据上风。

六点钟，昂蒂姆听到他客人的马车在大门口停了下来。他走到楼梯平台上去迎接他们。尤利乌斯第一个上楼。他头戴喀琅施塔得[①] 式帽子，身穿笔挺的丝驳头外套，你只要看到他手臂上搭着的苏格兰花呢披巾，就会说他穿的是作客的礼服，而不是旅行的便服。长途旅行并没有使他感到丝毫疲劳。

玛格丽特·德·巴拉利乌尔挽着姐姐的手跟在后面。她倦容满

① 喀琅施塔得是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军港，位于芬兰湾东端科特林岛。

面，帽子歪戴，发髻不整，上楼梯时踉踉跄跄，脸的一部分用手帕遮住，手帕被她紧紧压着……她走到昂蒂姆近前时，韦萝尼克悄悄地说：

“玛格丽特眼睛里有一粒煤屑。”

他们的女儿朱莉年方九岁，和蔼可亲，她和女仆走在最后面，都难受得一声不吭。

根据玛格丽特的性格，是不能对事情一笑了之的，所以昂蒂姆提出派人去请眼科医生，但玛格丽特知道意大利庸医的坏名声，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要。她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道：

“凉水。只要一点凉水。啊！”

“亲爱的妹妹，确实，”昂蒂姆接着说道，“凉水可以使您眼睛充血消退，能在一时间减轻您的痛苦，但不能根除病痛。”

接着，他转向尤利乌斯：

“您看清里面是什么吗？”

“看不大清楚。火车一停下，我想仔细看看，玛格丽特就开始发火……”

“别这么说，尤利乌斯！你的手当时太不灵活。你要把我的眼皮翻上去，却先把我的睫毛全转了过去……”

“您是否让我试试，”昂蒂姆说，“我的手也许更灵活些。”

女搬运工把箱子搬了上来。卡萝琳点燃一盏带反光镜的灯。

“喂，朋友，不要在过道里做这个手术。”韦萝尼克说着把巴拉利乌尔夫妇带到他们的房间里。

阿尔芒-杜布瓦的套间环绕内院，内院的采光靠一条走廊里的窗子，走廊从前厅延伸到柑橘温室。这条走廊可以通往餐厅和客厅（拐角上的大房间，陈设的家具不好，昂蒂姆夫妇弃置不用）以及两间卧室，第一间卧室是为巴拉利乌尔夫妇准备的，第二间比较小，是给朱莉准备的，位于最后一个房间即阿尔芒-杜布瓦夫妇的房间旁边。另外，这些房间都相通。厨子和女仆的两个房间位于

楼梯平台的另一侧……

“我请你们不要都呆在我的旁边。”玛格丽特抱怨道。“尤利乌斯，你去把行李放好。”

韦萝尼克让妹妹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手里拿着灯，而昂蒂姆则柔声柔气地说道：

“事实是眼睛红了。请您把帽子脱掉。”

但是，玛格丽特也许担心她凌乱的头发会使她显得不雅观，就说她过一会儿再脱帽子，这种有撑边的帽子不会妨碍她把颈背靠在椅背上。

“这么说，您在取出我眼睛里的梁木之前，却要我从您眼睛里取出刺。[①]”昂蒂姆嘲笑地说道。“我觉得这违背福音书中的教诲！”

“啊！请您别让我为您的治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什么也不说了……用一条干净的手帕的角……我看到是什么了……您别害怕，见鬼！朝天上看！……出来了。”

昂蒂姆用手帕的角弄出了一粒极小的煤屑。

“谢谢！谢谢！现在，别管我了，我头疼得厉害。”

玛格丽特在休息，尤利乌斯同女仆一起打开箱子取出衣物，韦萝尼克在监督晚餐的准备工作，昂蒂姆则照管朱莉，把她带到她的房间。他离开他外甥女时她还很小，所以现在认不大出这个长得很高、脸上已带有天真而又庄重的微笑的小姑娘。他让她呆在他的身边，和她说一些孩子的事，希望能让她高兴。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停留在女孩套在脖子上的一条细银链上，他猜测银链上应该挂有圣牌。他冒冒失失地把粗大的食指伸进去，把那些圣牌钩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出来，放在衬衣的胸襟上，而为了掩饰病态的厌恶，他装出惊讶的样子：

“这些是什么东西？”

朱莉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提得并不严肃。她为什么要感到不快呢？

“怎么，姨夫！您从未看到过圣牌？”

“确实没有，孩子。”他在说谎。“这不好看，但我觉得这有某种用处。”

由于心平气和的虔诚不会排斥无伤大雅的调皮，女孩面对壁炉上方的镜子，看到镜子里有她的影像，就用手指着它说：

“您看，姨夫，那是一个小女孩的肖像，也不好看。它对您会有什么用处呢？”

看到这个假装虔诚的小姑娘竟用如此调皮的方法作出巧妙的回答，而且头脑这样清楚，昂蒂姆一时间无言回答。他不能同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进行抽象的讨论！他微微一笑。女孩感到自己赢了，就指着圣牌说：

“瞧，这块圣牌是圣朱莉，我的主保圣人，那块是圣心教堂，是我们的……”

“仁慈的天主，你没有他的圣牌？”昂蒂姆愚蠢地打断她的话。

女孩十分自然地回答道：

“没有，仁慈的天主，他的圣牌是不做的……瞧，最美的是卢尔德[①] 圣母院，是弗勒里苏瓦尔姨妈给的，她是从卢尔德带来的。在小爸爸和妈妈把我奉献给圣母的那天，我把它挂在脖子上。”

昂蒂姆感到不耐烦了。他一刻也不想知道这些无法言喻的优

---

① 卢尔德是法国西南部上比利牛斯省的朝圣城镇。1858 年，一名 14 岁女孩在城镇附近洞穴中多次幻见到圣母玛利亚。1862 年教皇宣布这种异像真实可信，就树立对卢尔德圣母的崇拜。

美形象、五月、孩子们白色和蓝色的行列意味着什么，却因怪癖的需要而忍不住亵渎神明：

“你现在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仁慈的圣母难道不要你了？”

女孩没有回答。她是否已经知道，对某些不得体的话，最聪明的办法是不加理睬？再说，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个古怪的问题提出之后，脸红的不是朱莉，而是共济会会员。这轻微的局促不安，是失礼的隐蔽伴侣，是短暂的发窘。为了加以掩饰，姨夫在外甥女天真的额头上尊敬地吻了一下，以修正自己的错误。

“昂蒂姆姨夫，您为什么要装得像坏人那样？”

女孩没有弄错：确实，这位不信教的科学家十分敏感。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顽固地抵制呢？

这时，阿黛尔打开了门：

“夫人请小姐去。”

显然，玛格丽特·德·巴拉利乌尔害怕姐夫的影响，所以不想让她女儿长时间和他呆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当全家坐下吃饭时，他对她低声说出了这话。但是，玛格丽特抬起头来，用仍有点红的眼睛看着昂蒂姆：

“怕您？但是，亲爱的朋友，在您的嘲笑对朱莉的灵魂取得微不足道的胜利之前，她已经使十二个像您这样的人皈依天主。不，不，我们这种人没有这样软弱。您还得想想，她是个孩子……她知道，在如此腐败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统治者如此无耻的国家里，对神明的亵渎会是怎样的。但是，令人伤心的是，引起愤慨的理由首先是由您提供的，而我们却希望她尊敬自己的姨夫。”

四

这些话如此审慎、如此明智，是否能使昂蒂姆冷静下来？

是的，就在上前两道菜（这顿晚餐又好又简单，只有三道菜）的

时候，当时，这一家人谈的没有棘手的话题。鉴于玛格丽特的眼睛，大家先谈眼科学（巴拉利乌尔夫妇装作没有发现昂蒂姆的皮脂囊肿大了），然后为了讨好韦萝尼克，就谈起意大利菜肴，不断暗示她的晚餐出色。接着，昂蒂姆询问弗勒里苏瓦尔夫妇的情况，巴拉利乌尔夫妇最近去波城看望过他们。他还问起圣普里伯爵夫人的情况，伯爵夫人是尤利乌斯的妹妹，住在巴黎郊区。最后他问到热纳维埃芙，即巴拉利乌尔夫妇美丽的长女，他们本想带她一起来罗马，但她一直不愿意离开病孩医院，每天早晨，她在塞弗尔街给小病人包扎伤口。然后，尤利乌斯把征购昂蒂姆地产的重要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这是昂蒂姆年轻时第一次去埃及时在这个国家购置的土地。这些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好，所以至今价格不高，但不久前，传说从开罗到赫利奥波利斯[①] 的新的铁路干线可能穿越这些土地。阿尔芒-杜布瓦夫妇的钱袋，因风险很大的投机买卖而弄得囊空如洗，当然非常需要这种意外的运气。在动身以前，尤利乌斯同负责研究该铁路干线的专家工程师马尼通谈过话，所以请自己的襟兄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他很可能希望落空。但是，昂蒂姆还有没有说出口的话，那就是这件事掌握在共济会的手里，而共济会是决不会抛弃自己的会员的。

现在，昂蒂姆对尤利乌斯说起后者在法兰西语文学院的候选人资格和当选的可能性。他面带微笑地谈论此事，因为他对此不大相信。尤利乌斯则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但又确信无疑，仿佛不想承认自己无动于衷。他的妹妹居伊·德·圣普里伯爵夫人控制着安德烈红衣主教，并以此控制着总是跟着红衣主教投票的十五位不朽者[②]。但是，说出这些又有什么用处？昂蒂姆对巴拉利乌尔最新的小说《顶峰巍峨》略加称赞。实际上，他认为这本书写得极

① 赫利奥波利斯是埃及古城，太阳神瑞的崇拜中心，现为黎巴嫩城市巴勒贝克。

② 不朽者是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的别称。

差。尤利乌斯没有误解昂蒂姆的意思，为了使自己的自尊心不受伤害，他急忙说道：

“我当时就觉得这种书您是不会喜欢的。”

昂蒂姆本来还会为这本书进行辩解，但对他看法的这种暗示使他感到舒服。他表示，这种看法丝毫不会影响他对艺术作品的整体评价，也不会影响他对襟弟的作品的评价。尤利乌斯随和而又高傲地微微一笑，为了转换话题，他向襟兄询问其坐骨神经痛的情况，但他错误地说成腰痛。啊！尤利乌斯为什么不去问他的科学研究？对这个问题他是会乐意回答的。他的腰痛！接下来是皮脂囊肿，为什么不呢？但是，他的科研，他的襟弟显然并不知道：尤利乌斯情愿不知道他的科研工作……昂蒂姆这时已十分兴奋，但正是“腰痛”使他感到难受。他冷笑一声，气呼呼地回答道：

“我的病好点了吗？啊！啊！啊！对此您会感到生气！”

尤利乌斯感到惊讶，就请襟兄告诉他，为什么昂蒂姆会对他如此缺乏善意。

“当然喽！您家里一个人病了，您也会立刻去叫医生来。但是，您的病人痊愈后，医学就变得毫无用处：这是因为医生在给你们治病时你们做的祈祷。医生当然没有在复活节领圣体！他治好了病，你们会觉得很不恰当！”

“您难道情愿生病，不愿祈祷？”玛格丽特用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

她来管什么闲事？通常，她从不参加一般性的谈话，只要尤利乌斯一开口，她就像不在场一样。这是他们男人之间的谈话，不必转弯抹角！他出其不意地朝她转过脸去：

“亲爱的，即使痊愈近在咫尺，您要懂我的意思——他发狂地指着盐瓶——，但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必须去哀求校长先生（他在情绪恶劣的日子里是这样来称呼天主的），或是请求他进行干预，为我而破坏已建立的秩序、因果的自然秩序、令人肃然起敬的秩

序，那么，我就不要他来治愈，我就会对校长说：不要用您的圣迹来扰乱我的安宁，我不要它。”

他清楚地说出每个字、每个音节，他把声音提高到愤怒的音域，样子十分难看。

“您不要它……为什么？”尤利乌斯非常平静地问道。

“因为这样会迫使我去相信那个并不存在的他。”

说着，他用拳头敲打桌子。

玛格丽特和韦萝尼克不安地交换了眼色。然后，她俩的目光都转向朱莉。

“我看该去睡觉了，孩子。”母亲说道。“快去，我们到你的床边来对你说晚安。”

女孩觉得姨夫的话难以忍受，样子又像魔鬼，就吓得逃走了。

“如果我的病治好了，我只想感谢我自己。够了。”

“那么，医生呢？”玛格丽特大胆地问道。

“我付给他医疗费，我不欠他的情。”

但是，尤利乌斯用极其庄重的声调说道：

“而感谢天主会使您受到约束……”

“是的，老弟。正因为如此，我不祈祷。”

“别人已为你祈祷，朋友。”

这是韦萝尼克在说话。在此之前，她什么也没说。听到这过于熟悉的温柔声音，昂蒂姆惊跳起来，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互相矛盾的话涌上他的嘴边：首先，别人无权违反一个人的意愿而为他祈祷，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请求施与他恩惠，这样做是一种背信弃义。她一无所获，真好！这样她就会知道她祈祷毫无用处！有理由感到自豪……但是，也许她祈祷得还不够？

“您不必担心，我继续说。”韦萝尼克仍像刚才那样温柔地说道。然后她面带微笑，仿佛置身于他愤怒的狂风之外。她对玛格丽特说，每天晚上，一天也不错过，她都要以昂蒂姆的名义点燃两

支大蜡烛，放在平淡无奇的圣母像两边，是在房子北面的角落，韦萝尼克曾偶然看到贝波在这个圣母像前划十字。孩子栖身于墙壁的凹处，韦萝尼克肯定能在确定的时间里在那里找到他。她够不着壁龛，因为它位于行人无法触及的地方。贝波（现在已是十五岁的英俊少年）抓住石头和一个金属环，把点燃的蜡烛放到圣像前面……谈话在不知不觉中离开昂蒂姆，又在他头顶上把他封闭起来。姐妹俩现在谈论着民众的虔诚是如此感人，这种虔诚使制作得十分粗糙的塑像也备受尊敬……昂蒂姆完全被吸引住了。什么！今天上午，韦萝尼克背着他给他的老鼠喂食，这难道还不够？现在，她又点燃大蜡烛！为了他！他的妻子！还要把贝波牵涉到这种装腔作势的蠢事之中……啊！我们倒要看看清楚……

昂蒂姆气得发狂。他喘不过气来，太阳穴像在敲警钟那样直跳。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站起身来，推倒了一把椅子，把一杯水倒在餐巾上，擦了擦前额上的汗……他是否会晕过去？韦萝尼克急忙走上前去，他粗暴地用手把她推开，朝门口走去，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人们已经听到他那不匀称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伴随着一瘸一拐行走时拐杖发出的低沉声音。

他突然离席，使客人们感到难堪和困惑。一时间他们默无一言。

“可怜的女友！”玛格丽特最终说了一句。这种情形再次展现了两姐妹的不同性格。玛格丽特的灵魂用令人赞美的材料制成，天主专门用这种材料来造就他的殉教者。她知道这点，所以希望受苦。不幸的是，生活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损害。由于在各方面都得到满足，她那善于支撑的能力只能在微不足道的烦恼中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她会在微小的事物中找出轻微的损伤。她紧紧抓住一切。当然，她会设法使自己想念别人，但是，尤利乌斯看来竭力使她的美德越来越无所事事。从此，她在他身边总是显得不满和任性，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一个像昂蒂姆这样的丈夫，生

活将会多么美妙！她懊恼地看到，她姐姐几乎不会对此加以利用。确实，韦萝尼克对抱怨采取回避的态度。她永恒的微笑犹如在脸上敷了圣油，挖苦和讽刺都会在上面一滑而过。也许她早已打定主意在孤独中生活。总的说，昂蒂姆在她看来并不坏，会说出他想要什么！她解释说，他说话声音响，是因为他行动不便，他要是步履轻捷，就不会常常发脾气。尤利乌斯问到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她回答道：

“到他的实验室去。”玛格丽特问是否要到那里去看看他，因为他大发雷霆之后可能会感到难受。韦萝尼克则肯定地说，最好让他自己冷静下来，对他离席不必过于介意。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把饭吃完。”她最后说道。

五

不，昂蒂姆姨夫没有在他的实验室停留下来。

他迅速穿过实验室，那里的六只老鼠已不再痛苦。晒台沐浴在西面射来的月光之中，他为什么不呆在晒台上呢？晚上的光线像天使发出的那样，使他倔强的灵魂平静下来，也许还会使他屈从……不，他不想听从劝告。他从行走不便的旋转楼梯上下来，走到院子里，并穿了过去。在我们看来，残疾人这样匆匆忙忙地走路像是演悲剧，因为我们知道，他每跨一步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每做一次努力，又会有多大的痛苦。为了善而花费野人般的精力，这种情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有时，他扭曲的嘴里发出一声呻吟，脸部随之抽搐。他蔑视宗教的狂怒会把他引向何处？

圣母用伸出的双手把恩泽和天光的反光送到人间。她守护着屋子，也许还在为亵渎神明者求情。这不是一尊现代的圣母塑像，不像现在弗勒里苏瓦尔-莱维雄艺术商行用布拉法法斯发明的塑性罗马纸板塑造的那种。圣母形象朴实，显出热爱民众的表情，这

在我们看来更加美丽、动人。照亮苍白的脸、环形的双手和蓝色外套的是塑像前的一盏提灯，提灯离塑像相当远，挂在屋顶的白铁皮上，铁皮突出，遮盖壁龛，也遮住挂在两边的还愿牌。在行人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扇金属小门，堂区的教堂执事有开门的钥匙。这扇门用来保护卷绳机，因为提灯就挂在绳的一端。另外，两支大蜡烛日夜在塑像前燃烧，是韦萝尼克在下午插上的。看到这两支他知道是为他而点燃的蜡烛，共济会会员又感到怒气冲冲。贝波在墙上的凹处栖息，刚嘎扎嘎扎地吃完一个面包头和几个茴香爪子，这时跑到他的面前。昂蒂姆对他殷勤行礼不加回答，而是抓住他的肩膀。他朝孩子俯下身子，说的话使孩子颤抖。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孩子表示反对："不！不！"昂蒂姆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张五里拉的钞票。贝波感到气愤……以后，他也许会去偷，甚至会杀人，谁知道贫困会用什么污水来弄脏他的头脑？但是，要动手做有损圣母的事！那是保护他的圣母，是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对着她叹息的圣母，是他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对着她微笑的圣母……昂蒂姆可以劝他，收买他，骂他，威胁他，但得到的只会是他的拒绝。

不过，我们不要误会。昂蒂姆并非在责怪圣母，他责怪的恰恰是韦萝尼克插的两支蜡烛。但是，贝波思想单纯，弄不清这种细微的差别。另外，这两支蜡烛已经奉献出来，任何人也无权把它们熄灭……

这种拒绝使昂蒂姆感到恼火，他把孩子推开。他一个人来干。他倚靠在墙上，抓住拐杖的下部，把柄用力往后摆动，并把拐杖朝天上扔去。木拐杖碰到壁龛内壁后冬的一声落到地上，使不知是什么碎片和灰泥掉了下来。他捡起拐杖，后退几步，以便看看壁龛……见鬼！两支蜡烛仍在燃烧。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塑像的右手，现在像一根黑色的铁杆。

他脑子清醒后，看了看他刚才一击的糟糕结果：完成这可笑的谋杀……啊！呸！他用目光寻找贝波：孩子已经走了。夜深了。

昂蒂姆独自呆在那儿。他在马路上看到他的拐杖击落下来的碎片，就捡了起来：是一只灰泥做的小手。他耸了耸肩，把它放进背心口袋。

圣像破坏者满面羞惭，心里狂怒，上楼走进他的实验室。他想工作，但这种令人讨厌的努力使他精疲力竭。他只想睡觉。当然，他上床时不会对任何人说晚安……走进卧室时，一种说话的声音使他停了下来。隔壁房间的门开着。他悄悄走进阴暗的走廊……

小朱莉像个熟悉的小天使，她穿着睡袍跪在床上。韦萝尼克和玛格丽特都跪在床头旁边，沐浴在灯光之中。尤利乌斯站在后面的床脚旁边，一只手放在心口上，另一只手遮住眼睛，样子既虔诚又有男子气。他们在听孩子祈祷。房间里一片寂静，使他想起在一个平静的金色夜晚，尼罗河畔的那个学者，在那里，随着孩子的祈祷声响起，升起的青烟直上无云的天空。

也许祈祷即将结束。现在，女孩说完了她背出的祈祷文，用心里想到的许多话来祈祷。她为孤儿、病人和穷人祈祷，为姐姐热纳维埃芙、姨妈韦萝尼克和爸爸祈祷，为亲爱的妈妈的眼睛早日康复祈祷……然而，昂蒂姆的心却紧张起来。他在门口用反讽的口气说话，声音很响，房间里面也能听到：

“那么，为了姨夫呢，你难道对仁慈的天主没有任何请求？”

这时，女孩用极其肯定的声音说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我也请求您，天主，饶恕昂蒂姆姨夫的罪孽。”

这句话打动了这个无神论者的心。

六

那天夜里，昂蒂姆做了个梦。有人敲他房间的小门，不是通到走廊的那扇门，也不是通到隔壁房间的门，有人在敲另一扇门，是直接通到街上的那扇。他虽然醒着，但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听到有

人敲门。他感到害怕，没有答应，默不作声。微弱的光线使他能看清房间里的细小物品。这光线柔和、朦胧，犹如夜明灯发出的光线，却没有任何火焰。就在他设法弄清这光线从何而来时，门敲了第二下。

“您要干什么？”他用颤抖的声音叫道。

门敲第三下时，他感到浑身发软，无法动弹，害怕的感觉随之消失（他后来称之为：迫不得已的温柔）。突然，他既感到自己无法抵抗，又感到门必然会被推开。门果然无声无息地开了，一时间他只看到漆黑的门洞，但在门洞中，就像在壁龛中那样，出现了圣母。她身形矮小，穿着白袍，起先他还以为是他的小外甥女朱莉，他刚才离开时她就是这样。白袍下面露出赤着的脚。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看出她就是他冒犯过的圣母，我的意思是说，她样子就像街角的那尊塑像。他甚至看到她右前臂受伤了，但苍白的脸比平时更美，笑得更欢。他没看到她在走路，她却朝着他往前移动，仿佛是滑过来的。她来到他床头旁边，说道：

“你使我受了伤，”她对他说，“我需要用我的手来治好你的病，你相信吗？”说着，她朝他举起那只没有手的袖子。

他现在感到，这奇特的光线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但是，当铁杆般的手突然戳进他的腰部时，他感到疼痛难忍，在黑暗中惊醒。

也许，过了一刻钟之后，昂蒂姆才清醒过来。他感到全身奇怪地麻木、迟钝，然后有一种近于舒适的蚁走感，因此，对于剧烈的腰痛，他现在怀疑是否真的痛过。他不知道他的梦在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醒着，他刚才是否做了梦。他触摸自己，拧自己，以便得到证实，把一只手臂伸到床外，最后划了一根火柴。韦萝尼克睡在他的旁边，脸朝墙壁。

于是，他把手脚伸出被单，把毛毯推到一边，自己挪到床边，把赤脚的脚尖伸到拖鞋上。拐杖竖靠在床头柜上。他没拿拐杖，用

手撑着直起身子，并把床往后推。然后，他穿上皮鞋，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但还是不能相信，就一只手臂伸到前面，另一只伸到后面，沿着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并穿过房间……圣母！他难道？他悄悄地穿上短裤、背心、上衣……得了，我的笔真不谨慎！得救的灵魂已在扑动翅膀，治愈的瘫痪肉体笨拙地走动又算得了什么？

一刻钟后，韦萝尼克不知因何种预感而醒来。她觉得昂蒂姆不在她旁边，先是感到不安。她划了一根火柴，看到残疾人必不可少的伴侣——拐杖仍在床头，就更加不安。火柴在她手指间熄灭了，因为昂蒂姆出去时带走了蜡烛。韦萝尼克摸索着穿上几件衣服，离开了房间，立刻朝温室的门下面透出的一丝亮光走去。

“昂蒂姆！你在那儿，朋友？”

没有回答。然而，韦萝尼克在外面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于是，她焦急不安地把门推开。她看到的情景使她在门口呆住了。

她的昂蒂姆就在她的前面。他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他的头顶同桌面一样高，被他放在桌边的蜡烛照得通明。昂蒂姆是科学家、无神论者，他瘫痪的腿和他不屈服的意志一样，多年来从未弯曲过（必须指出，他的精神和肉体总是完全一致），现在却跪倒在地。

昂蒂姆跪着，双手捧着的灰泥残肢，已全被眼泪浸湿，他狂热地吻着它。他起先没有挪动位置，韦萝尼克看到这秘密祭礼，一时目瞪口呆，既不敢退，也不敢进，正想在门口对着她丈夫跪下，却见他毫不费力地——真是奇迹——站了起来，用有力的脚步朝她走来，把她一把抱在怀里。

“从今以后，”他紧紧地抱着她，低下头看着她说道，“从今以后，朋友，我和你一起祈祷。”

七

共济会会员皈依天主的事不可能长期保密。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立即通知安德烈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在保守党和法国高级神职人员中散布这一消息，而韦萝尼克则通知安塞姆神父。因此，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梵蒂冈。

也许，阿尔芒-杜布瓦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恩惠。说圣母确实出现在他的面前可能过于轻率，但是，即使他只是梦见圣母，他的病已治愈却肯定是不可否认、可以证实的奇迹。

然而，对昂蒂姆来说，把病治好就已足够，但对教会来说这样还不够，因为教会要求他公开发誓弃绝原来的主张，并认为他有异常的光环。

“什么！”安塞姆神父在几天后对他说道，“据说您在犯错误时，千方百计地宣传异端邪说，而您今天却想回避上天要从您身上得出的最大教训？有多少人因您无谓的科学的虚假光线而离开了光明！今天，您必须嘲笑他们，而您却在犹豫，不知该不该这样做？我是说‘您必须’？这是您最起码的义务。我不会对您不公，即认为您没有感到这种义务。”

不，昂蒂姆不想逃避这种义务，但是，他对这种义务的后果感到害怕。我们已经说过，他在埃及的巨大利益掌握在共济会手里。没有共济会的帮助，他又能做什么？要是他背弃共济会，又怎么指望它继续支持他？以前，他指望它帮他发财，现在，他看到自己已经破产。

他对安塞姆神父说了心里话。神父不知道昂蒂姆是共济会会员，听了十分高兴，认为他发誓弃绝会更加引人注目。两天之后，对《观察家报》和《圣十字架报》的读者来说，昂蒂姆是共济会会员已不再是一个秘密。

“您把我毁了。”昂蒂姆说道。

“啊！孩子，恰恰相反，”安塞姆神父回答道，“我们拯救了您。至于物质上的需要，您不必在意：教会将给予补助。关于您的情况，我同帕齐红衣主教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他将要请示拉姆波拉[①]。我最后要对您说，我们的圣父已知道您要发誓弃绝。教会将感谢您为它作出的牺牲，它不希望您受到损失。不过，您是否认为，在这件事上您夸大了共济会会员的作用（他微微一笑）？这并非因为我不知道对他们必须常常予以重视！……您担心他们的敌意会使您受到损失，对此您是否计算过？请对我们说说大致的数目，另外……（他把左手的食指伸到鼻子那样高，表情和善，但带有嘲弄的意味）另外，什么也不必担心。”

大赦年庆祝活动过了十天之后，昂蒂姆的弃绝宣誓仪式在耶稣教堂[②] 举行，场面极为壮观。我不想在此叙述这次仪式，当时，意大利各家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神甫 T 是耶稣会会长手下的会员，他在仪式上发表了他最出色的演说之一：共济会会员的灵魂肯定被折磨得快要发疯，他过于恨是爱的预兆。这位担任神职的演说家提到了大数的扫罗[③]，发现昂蒂姆破坏圣像的行为和圣司提反[④] 被石块击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尊敬的神甫的动人演说响彻教堂，在中殿缭绕，犹如海潮掀起的巨浪在岩洞中回响。这

---

① 即廷达罗的拉姆波拉（1843—1913），意大利天主教教士，1887 年任枢机主教，两个月后被教皇利奥十三世任命为教廷国务卿。

② 耶稣教堂是耶稣会在罗马的主要教堂，是巴罗克时期许多天主教教堂的原型，也是耶稣会建筑风格的来源。

③ 扫罗是保罗（？—约 62）皈依耶稣前的名字。他早年曾坚决反对基督教，并参与犹太教当局迫害基督教的行动。他持犹太教大祭司的文书追捕基督徒，从耶路撒冷追到北方的大马色（即大马士革）。由于耶稣在途中向他显现，他就改宗基督教。大数即塔尔苏斯，在今土耳其南部塞汉河口以北。

④ 司提反（？—约 36），基督教耶路撒冷教会执事，第一个殉教士。他能言善辩，在耶路撒冷归国犹太人会堂的宗教讨论会上侃侃而谈，赢得许多犹太教徒改宗基督教，但也激怒了一些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将他推出城外用乱石砸死。

时，昂蒂姆想起他外甥女的柔弱声音，就在心中默默感谢孩子请仁慈的圣母关注蔑视宗教的姨夫犯下的罪孽，而对于圣母，他从此只想为她效劳。

从这天起，昂蒂姆只操心更加高尚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现对他的名字进行的议论。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为了他而感到痛苦，翻开任何报纸都会心惊肉跳。现在，对于正统教会的报纸最初的狂喜，自由派报纸用嘲骂来进行回答。《观察家报》发表《教会的新胜利》这篇重要文章，与此对应，《幸福时代报》发表抨击性文章《又多了个傻瓜》。最后，昂蒂姆在他的病治好前两天寄出的一篇专栏文章在《图卢兹电讯报》上刊载，但文章前登了戏谑式的说明。尤利乌斯以他襟兄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作为回答，这封信既自尊又冷淡，以便告诉该报，“改宗者”将不再为它撰稿。《未来报》赶紧抢先一步，彬彬有礼地对昂蒂姆表示感谢。昂蒂姆的思想确实虔诚，他脸色安详地接受了这些打击。

“幸好《通信者》杂志的门还为您开着，我可以担保。”尤利乌斯用带摩擦音的声音说道。

“但是，亲爱的朋友，您要我给它写什么呢？”昂蒂姆友善地反驳道。“对于我昨天做的事，我今天已丝毫不感兴趣。”

接着是一片沉默。尤利乌斯该回巴黎了。

然而，昂蒂姆在安塞姆神父的催促下，顺从地离开了罗马。共济会撤消支持后，他很快就破了产。韦萝尼克相信教会的支持，叫他对高级教士进行拜访，但没有别的结果，只是使教士感到厌烦和不快。教士友好地劝他到米兰去等待以前答应给他的补偿，以及剩下的一点索然寡味的上天恩惠。

第二卷　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

既然不能使任何人失去归来的机会。

雷斯[1]，Ⅲ，第93页

一

三月三十日午夜，巴拉利乌尔夫妇回到他们在巴黎韦纳伊街的套间。

玛格丽特在准备晚上就寝的事，尤利乌斯则手拿一盏小灯，脚穿拖鞋，走进他的书房，这对他来说总是一件乐事。书房的装饰十分简朴。墙上挂着几幅莱皮纳[2]奖得主的画和一幅布丹[3]的画。在一个角落里的旋转底座上，放着夏皮[4]为他妻子雕塑的大理石胸像，同房间的其他部分显得很不协调。书房中央有一张文艺复兴风格的大桌子，从他离开之后，桌上堆放着书籍、小册子和广告单。一个嵌金属丝花纹的珐琅托盘上放着几张折了角的名片。在

① 即雷斯枢机主教(1613—1679)，法国投石党运动领袖之一，所著《回忆录》为17世纪法国文学名著。

② 莱皮纳(1846—1933)，法国行政官员，曾任巴黎警察局长(1893—1913)，1902年组织莱皮纳竞赛会，以鼓励艺术家和发明家的创造。

③ 布丹(1824—1898)，法国风景画家，画有大量海景画，被认为是印象派的先驱。

④ 夏皮(1833—1891)，法国雕塑家，其作品具有新古典派的柔和传统，以所作的《墨丘利》和《贞德像》成名。

离其他东西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一封信显眼地靠在巴里[1]的青铜雕像上，尤利乌斯认出信封上的字是他老爸写的。他立刻把信拆开，只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儿子：

最近，我的体力大大不如以前。根据某些不会骗人的迹象，我知道走的时候已经来到。因此，我继续留在世上已不会有很大益处。

我知道您今天夜里回到巴黎，我想您会立即帮我一个忙。鉴于我将要告诉您的某些安排，我需要知道一个名叫拉弗卡迪奥·卢基(Wluiki发音为Louki，W和i的发音几乎听不出来)的年轻人是否仍住在克洛德-贝尔纳死胡同十二号。

如果您能按这个地址去看望上述年轻人，我将十分感激。(您是小说家，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借口进去。)我想知道下面几点：

1.这个年轻人做什么工作；

2.他想做什么工作(他是否有雄心？是哪种？)；

3.最后，请告诉我，您觉得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他有什么能力、欲望、爱好……

目前您别来看我，我心情抑郁。上述情况请来信告知。要是我想谈，或者我感到即将与世长辞，我会告诉您的。

我吻抱您。

朱斯特-阿热诺尔·德·巴拉利乌尔

又及：您不要让人看出是我叫您去的。年轻人不知道我，以后也不应知道我。

拉弗卡迪奥·卢基现年十九岁，罗马尼亚人，孤儿。

---

① 巴里(1796—1875)，法国雕塑家，作品主要为青铜动物雕塑。

我看了您最新的那本书。如果您进不了法兰西语文学院是因为写了这个，那么，您写了这些无聊话是不可原谅的。

不可否认，舆论对尤利乌斯最新的那本书评价不佳。虽然疲劳，小说家还是浏览了剪报，报上提到他的名字时并无好感。然后，他打开一扇窗子，呼吸着夜里有雾的空气。尤利乌斯书房的窗户朝着大使馆的花园，花园犹如阴暗、洁净的水池，眼睛和思想可以在池中洗掉世界上和街上带来的污垢。他一时间倾听着一只看不见的乌鸦的清脆叫声。然后，他回到卧室，玛格丽特已在休息。

他担心失眠，在五斗橱上拿了一小瓶他经常服用的橙花精。他认为夫妻应互相体贴，就把灯芯弄短的灯放在睡着的妻子的下方。他喝了橙花精后，把瓶子放回五斗橱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这声音虽轻，却传到熟睡的玛格丽特的心中，她发出动物般的呻吟声，朝墙壁转过身去。尤利乌斯不想让她再睡着，就走到她身边，一面脱衣服一面说道：

“你想不想知道我父亲是怎么谈论我的书的？”

“亲爱的朋友，你可怜的父亲没有任何文学的感觉，这点你已经对我说过一百次。”玛格丽特只想睡觉，就低声说道。

但是，尤利乌斯心里过于难受：

“他说我写了这些无聊话是可耻的。”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玛格丽特陷入其中，什么文学也看不到了。尤利乌斯已决定不再去打扰她，但她出于对他的爱，竭力不让自己睡着：

“我希望你不要心里烦恼。”

“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点你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我父亲不应该这样说，其他人还情有可原，但我父亲不能这样说这本书，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为他树立的一座丰碑。”

尤利乌斯在书中描述的，不正是老人有代表性的外交生涯？

至于小说中纷繁的情节，他不正是用来赞扬朱斯特-阿热诺尔在政界和家庭中高尚、平静和传统的生活？

“幸好，你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要他来感谢你。”

“他对我说，我写《顶峰巍峨》是为了进入法兰西语文学院。”

“什么时候会这样！你什么时候会因写了一本好书而进入法兰西语文学院！”然后，她用怜悯的口吻说道：“好吧！希望报纸和杂志能让他知道这点。”

尤利乌斯勃然大怒：

“报纸！真可以谈谈！杂志！”他气冲冲地转向玛格丽特，仿佛这是她的过错，并苦笑着说：“我受到了围攻。”

玛格丽特突然完全醒了。

“你受到许多批评？”她关心地问道。

“也有赞扬，但虚伪得让人感动。”

“这些记者，你瞧不起他们是对的！不过，你要想想德·沃盖先生前天给你写的信：‘您这样一支笔如一把利剑捍卫着法兰西。’”

“‘您这样一支笔反对威胁我们的野蛮行为，捍卫法兰西比一把利剑更加管用。’”尤利乌斯纠正道。

“还有安德烈红衣主教，他答应投你的票，最近还对你说，你后面有整个教会给你撑腰。”

“这是对我的有力支持！”

“我的朋友……”

“我们在不久前和昂蒂姆一起看到高级神职人员保护的作用。”

“尤利乌斯，你变得多愁善感。你经常对我说，你工作不是为了报答别人，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赞扬，还说你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够了，你甚至对此写过几页优美的文字。”

“我知道，我知道。”尤利乌斯不耐烦地说道。

他内心的痛苦，需要的不是这种汤药。他走进了盥洗室。

为什么他在妻子面前无法自制，会说出这些让人怜悯的话？他的担忧，不是妻子能够安抚和抱怨的那种，他出于自豪和廉耻，应该把这种担忧埋在心中。“无聊话！”他在刷牙时，这几个字拍打着他的太阳穴，打乱了他最崇高的思想。最新的这本书有什么了不起。他忘记了父亲的话：至少他忘记这句话是他父亲说的……他生平第一次产生可怕的疑问，而在此之前，他只听到称赞，只看到微笑。他怀疑这些微笑的真诚、他作品的价值、他思想的真实性和他生活的可靠性。

他回到卧室，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拿着漱口杯，另一只手拿着牙刷。他把盛有半杯粉红色水的杯子放在五斗橱上，把牙刷放在杯子里，在橄木制的叠橱式小写字台前坐了下来，玛格丽特通常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信。他拿起他妻子的蘸水钢笔，在一张散发出清香的淡紫色纸上写道：

亲爱的父亲：

我今晚回家时收到了您的信。明天我就去办您托我办的事，我希望把这件事办得让您满意，并以此来表示我对您的忠诚。

这是因为尤利乌斯生性高尚，在受到伤害时会表现出真正的高贵。他把上半身往后仰，停了一会儿，提起笔对句子进行斟酌：

我感到难受的是，看到是您在怀疑一种无私的行动，这种无私……

不。不如写：

您是否在想，我认为文学上的这种诚实的价值，不如……

这句子写不下去。尤利乌斯穿着睡衣，感到自己会着凉，就把信纸揉皱，拿起漱口杯，把它放到盥洗室里，并把揉成一团的信纸扔到污水桶里。

他上床时，碰了碰妻子的肩膀。

“那么你呢，你对我的书是怎么看的？”

玛格丽特微微睁开惺忪的睡眼。尤利乌斯只好把他的问题重复一遍。玛格丽特把身体转过来一半，看了看他。尤利乌斯眉毛扬起，抿着嘴，额头上全是皱纹，令人可怜。

“你怎么啦，我的朋友？什么！你难道真的认为，你最近这本书不如其他书好？”

这不能算是回答。玛格丽特避而不答。

“我认为其他书并不比这本好！”

“哦！嗯……”

玛格丽特觉得这样说过分，不大乐意，她感到她体贴地说出的理由毫无用处，就朝里面转过身去，又睡着了。

二

尤利乌斯有某种职业上的好奇心和使人愉悦的幻想，对任何与人有关的事都不会感到陌生，虽然如此，他至今为止还没有改变他这个阶级的习惯，只同他这个阶层的人士交往。与其说他不想改变，不如说他没有这种机会。尤利乌斯在出门进行这次访问时感到，他穿的服装并非完全符合要求。他的大衣、硬胸和喀琅施塔得式帽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端庄、克制和高雅……但是，他的服装也许最好不要使年轻人有一种过于突然的亲切感。他认为，他应该用话语来使年轻人产生信任。尤利乌斯朝克洛德-贝尔纳死胡同走去，一面在想用什么办法和借口进去，并进行他的调查。

朱斯特-阿热诺尔·德·巴拉利乌尔伯爵为什么要同这个拉弗

卡迪奥进行接触？这个问题纠缠着尤利乌斯，在他耳边嗡嗡作响。他不是现在才写完他父亲的身世，不是现在才能对自己提出关于父亲的问题。他只希望知道他父亲想对他说什么话。最近几年，伯爵变得沉默寡言，但从未故弄玄虚。尤利乌斯穿过卢森堡公园时，下起了一场大雨。

克洛德-贝尔纳死胡同到了。在十二号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尤利乌斯走过时看到马车里坐着一位女士，她头戴一顶过大的帽子，打扮得有点艳丽。

他对这幢带家具出租的房屋的门房说出拉弗卡迪奥·卢基的名字时，他的心激动地跳了起来。小说家感到自己在冒险，但当他走上楼梯，看到屋内平常、装饰简陋时，就觉得失望。他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十分扫兴，甚至有点厌恶。

在五楼，走廊里没铺地毯，采光就靠楼梯井。走廊在离楼梯平台几步远的地方拐了弯。左右两边都有几扇关着的门。最里面的那扇门微微开着，透出一道细细的光线。尤利乌斯敲了敲门，没人回答，就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一点。房间里空无一人。尤利乌斯回到楼下。

“要是他不在，他马上会回来的。”门房这样说。

雨下得很大。楼梯对面的前厅通往会客室。尤利乌斯想走进去，但浆糊的气味和室内令人难受的外观又使他退了出来。他觉得他原可以把楼上的房门推开，大大方方地在房间里等候年轻人。尤利乌斯再次来到楼上。

他转到走廊时，一个女人走出房间，她的房间在最里面那个房间隔壁。尤利乌斯撞到她身上，表示抱歉。

“您找谁？”

“卢基先生住这儿吗？”

“他出去了。”

“啊！”尤利乌斯说时显得十分失望。那女人问他：

“您要对他说的事急不急?”

尤利乌斯只作了应付那个陌生的拉弗卡迪奥的准备,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机会难得,这个女人也许知道年轻人的许多情况,要是能让她说出来……

“我想问他一个情况。”

“是谁让问的?”

“她以为我是警察局的?”尤利乌斯想道。

“我是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伯爵。”他说时声音有点庄严,同时稍稍抬起帽子。

“哦!伯爵先生。请原谅,没有让您……这个走廊有多暗!请进。(她推开最里面那扇门。)拉弗卡迪奥马上就会……他只是去了……哦!对不起……”

尤利乌斯正要进去,她抢先一步走进房间,朝一把椅子走去,椅子上堂而皇之地摊放着一条女人裤子,她虽然不能把裤子完全遮住,至少想挡掉一部分。

“这里有多乱……”

“您别管了!您别管了!我已经习惯了。”尤利乌斯讨好地说道。

卡萝拉·弗尼泰卡是个粗壮的少妇,有点肥胖,但身材匀称,样子健康,相貌一般,却不粗俗,还有点姿色,目光温柔但带有兽性,说话声音颤抖。她准备出去时,把一顶小小的软毡帽戴在头上。她的短上衣式样像紧腰宽下摆女衫,中间有个水手领结。她戴着男人的活硬领和白袖套。

“您认识卢基先生已经有很久了?”

“我也许能替他办您的事?”她见对方没有回答,就再次说道。

“是这样……我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很忙!”

“这要看哪几天。”

“因为,如果他有点空,我想请他……帮我办一件小事。”

“是哪种事?”

“啊！正好,那就是……我首先想知道他做的是哪种事。”

这问题提得很直,但卡萝拉的样子不像是难以捉摸的人。巴拉利乌尔伯爵已恢复自信。他现在坐在椅子上,就是卡萝拉把上面的女裤拿掉的那把,卡萝拉则呆在他旁边,靠在桌子上,她已开始说话。这时,走廊里传来很响的声音,门被撞开,进来一个女人,就是尤利乌斯刚才看到坐在马车里的那个。

“我刚才就已肯定,”她说道,“当我看到他上楼……”

卡萝拉立刻走到离尤利乌斯稍远的地方:

“完全不是这样,亲爱的……我们在谈话。这是我的朋友贝尔塔·格朗-马尼埃,那是伯爵先生……请原谅！我忘了您的名字!”

“没关系。”尤利乌斯有点不自在地说道,同时握了握贝尔塔向他伸出的戴手套的手。

“请把我也介绍一下。”卡萝拉说。

“你听着,宝贝,他们等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那个女人介绍了女友之后接着说道。“如果你要和先生谈话,那就把他带走:我有马车。”

“但是,他想见的不是我。”

“那么,你过来！你们今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

“十分抱歉。”

“请原谅,先生。”卡萝拉说时脸红了,她急着把女友带走。“拉弗卡迪奥马上就回来。”

这两个女人出去时没把门关上。走廊里没铺地毯,有人走过时声音很响。走廊转了弯,就看不到走过来的人,但能听到有人走近的声音。

“总之,房间比这个女人好,将给我提供更多的情况,但愿如此。”尤利乌斯想道。他平静地开始进行观察。

唉！在这个带家具出租的普通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

以使他这位业余侦探感到好奇。

没有书橱，墙上没挂镜框。壁炉上放着一本丹尼尔·笛福[①]的《摩尔·弗兰德斯》，是英文版的，这本廉价版本的书只有三分之二书页被裁开，还有一本安东-弗朗切斯科·格拉齐尼[②]（又称为拉斯卡）的《晚餐》，是意大利文版的。这两本书使尤利乌斯感到惊讶。在它们旁边，一瓶薄荷烧酒后面的一张照片也使他感到不安。在沙滩上，一个不是十分年轻却非常漂亮的女人倚靠在一个男人的胳膊上，这个男人具有十分明显的英国人的特点，他身材细长，十分优雅。在他们脚旁，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健壮男孩坐在翻过来的赛艇上，男孩浅色的头发浓密、散乱，神态放肆，满面笑容，身上一丝不挂。

尤利乌斯拿起照片，放在光亮的地方去看，只见右角上有几个淡淡的字迹：**一八八六年七月于杜伊诺**。这并没有使他了解到什么情况，虽然他记得杜伊诺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他点了点头，抿紧嘴唇，把照片放回原处。在没有点火的炉膛里，藏着一只放燕麦粉的盒子、一袋黄豆和一袋米，稍远处有一个棋盘竖靠在墙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尤利乌斯隐约看出年轻人用自己的时间在学什么或干什么。

拉弗卡迪奥看来刚吃完午饭。在一张桌子上，煤油炉上的小锅子里还用水浸泡着用带孔的金属做的空心小蛋，这是尽量少带行李的旅行者煮茶的用具。一只脏杯子周围有面包屑。尤利乌斯走到桌子前，只见桌上有个抽屉，抽屉上插着钥匙……

我不希望读者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而对尤利乌斯的性格产生误解。尤利乌斯完全不是不知趣的人，他尊重每个人喜欢给自己

---

① 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报刊撰稿人，写过讽刺诗和大量政论小册子，后从事冒险小说创作，代表作为《鲁滨孙飘流记》。

② 格拉齐尼（1503—1584），意大利诗人、剧作家、小说作者，写过许多滑稽诗和7部喜剧。他的故事集《晚餐》模仿薄伽丘的文体，由22个短篇故事组成。

的生活设置的保护层，决不会去做有失体面的事。但是，既然父亲下了命令，他就必然要改变自己的性格。他又等待了片刻，并仔细倾听，但没有听到任何人来的声音——违背自己的原则并非出于自愿，却又感到这是义务——，就把桌子上没有用钥匙锁好的抽屉拉了出来。

抽屉里放着一本俄罗斯皮面精装记事册，尤利乌斯拿起来并翻了开来。他看到第一页上有两行字，字迹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送给卡迪奥记账，
送给我忠实的朋友。
老娘舅费比

下面几乎没留空当，用略带稚气、规矩、齐整的直体字接着写道：

一八八六年七月十日，杜伊诺。今天上午，费边勋爵来这里看我们。他给我带来一艘赛艇、一支卡宾枪和这本漂亮的记事册。

第一页上只有这些。

第三页上，日期为八月二十九日，上面写着：

让费比先游四法寻[①]。第二天又写道：
让他先游十二法寻……

尤利乌斯知道这只是锻炼身体的记录。然而，日期很快中断。在空白的一页之后写道：

① 法寻为旧计量单位，约合1.6米。

九月二十日:从阿尔及尔出发去奥雷斯。[①]

然后记录了几个地名和日期,最后记下的是:

十月五日:回到坎塔拉[②]。五十公里。一直骑马。

尤利乌斯翻过空白的几页,但在后面一点地方,看来又开始记事。作为新的标题,在一页开头用较大的字本工整地写着:

这里开始新的要求
和
道德崇高的书[③]。

接着,下面是卷首题词:

"割得有多深。"
薄伽丘[④]

看到这阐述道德观念的话,尤利乌斯突然产生了兴趣:这对他的胃口。但是,从下面一页起,他却感到失望:又开始记账。不过,这是另一种账。没有记日期和地点,只是写着:

因下棋赢了普罗托斯=一篷塔

---

① 奥雷斯为阿尔及利亚东部高原。

② 坎塔拉为阿尔及利亚峡谷,位于奥雷斯西面。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④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反对贵族势力,拥护共和政权,代表作为《十日谈》。

因让别人看出我会讲意大利语＝三篷塔
因抢在普罗托斯之前回答＝一篷塔
因在争论中获胜＝一篷塔
因在得知费比去世后哭泣＝四篷塔

尤利乌斯看得很快，他以为"篷塔"是一种外国硬币，并把这些账看做用来索取好处和报酬的幼稚、低级的交易。然后，账又不记了。尤利乌斯又翻了一页，只见上面写着：

今天四月四日，同普罗托斯谈话：
"你是否知道 passer outre[①] 是什么意思？"

记事到此结束。

尤利乌斯耸了耸肩，抿了抿嘴唇，摇了摇头，把记事册放回原处。他掏出怀表，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朝外面看了看：雨已经停了。他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进来时他把伞放在这个角落里。这时，他看到门洞里有一个漂亮的金发小伙子，稍稍往后靠着，小伙子面带微笑地瞧着他。

三

照片里的少年尚未成年。朱斯特-阿热诺尔说他现在十九岁，但他看上去不会超过十六岁。拉弗卡迪奥肯定是刚回来。尤利乌斯把记事册放回原处时，朝门口看过，没有看到任何人。但他怎么没有听到小伙子走过来呢？于是，尤利乌斯本能地看了看小伙子的脚：小伙子没穿高帮皮鞋，而是穿着套鞋。

① 法语，意思是：走得更远。

拉弗卡迪奥的微笑没有任何敌意。他看来是感到有趣，但有讽刺的味道。他头戴旅行帽，但遇到尤利乌斯的目光后立刻脱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躬身施礼。

“是卢基先生？”尤利乌斯问道。

小伙子没有回答，再次躬身施礼。

“请原谅我坐在您的房间里等您。说实话，要是没有人请我进来，我是不敢贸然进来的。”

尤利乌斯说得比平时快，声音也比平时响，以便证明他丝毫不感到拘束。拉弗卡迪奥皱了皱眉头，但几乎难以觉察。他走到尤利乌斯的雨伞前，一句话也不说就拿起伞，把它放在走廊里晾干。然后，他回到房间，做了个手势，让尤利乌斯坐下来。

“也许您看到我感到惊讶？”

拉弗卡迪奥平静地从银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并把它点燃。

“我简要地向您介绍一下我来此的原因，您很快就会知道……”

他越是说下去，就越是感到自己没有信心。

“是这样的……但是，首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他仿佛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名字，就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拉弗卡迪奥，小伙子连看也不看就把它放在桌上。

“我是……我刚完成一本相当重要的作品，这本书不长，但我没有时间把它誊清。有人对我说，您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另一方面我想，”尤利乌斯用富有表情的目光环视这穷相毕露的房间，“我想您也许会乐意……”

“在巴黎，没有人，”拉弗卡迪奥打断他的话，“没有人会对您谈论我写的字。”这时，他的目光移到抽屉上，因为尤利乌斯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抽屉上一块难以觉察的盖有印章的火漆弄出了裂痕。接着，他猛地转动插在锁孔里的钥匙，然后把钥匙放进口袋。“没有人有权谈论此事。”他接着说道，并看着尤利乌斯脸红。“另一方面

(他说话十分缓慢,仿佛傻乎乎的样子,没有语调的任何升降),我还无法明显地看出,出于什么原因,先生……(他看了看名片)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伯爵会对我产生特别的兴趣。但是(这时,他的声音突然像尤利乌斯的声音那样变得热情、柔和),对于需要钱的人来说,您的建议值得考虑,因此他没有避开您。(他站了起来。)请允许我,先生,明天上午把我的答复带给您。"

这显然是逐客令。尤利乌斯觉得自己情况不妙,不能坚持要留下来。他拿起帽子,犹豫了片刻。

"我还想同您谈谈。"他不大自然地说道。"我希望明天……我十点钟恭候您的光临。"

拉弗卡迪奥躬身施礼。

尤利乌斯刚在走廊里转了弯,拉弗卡迪奥就把门关上,插上门闩。他跑到抽屉前,拿出记事册,翻到那泄密的最后一页,并在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记的地方,用铅笔写上和第一页上的字完全不同的直体大字:

因让奥利布里乌斯[1] 的肮脏鼻子碰过这记事册＝一篷塔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折刀,刀身细长,犹如短凿子。他划了火柴把刀烧一下,然后穿过短裤的口袋,把刀刺在大腿上。他不禁做了个鬼脸。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他没有坐下来,而是俯身桌上,在上面那句话下面写上:

因让他看出我知道这事＝二篷塔

---

① 奥利布里乌斯(? —472),西罗马皇帝,在位仅7个月,在某些神秘剧中是假充好汉的人物。

这次他犹豫了，就脱下短裤，把它扔在一边。他看了看自己的大腿，他刚才弄出来的伤口在流血。他仔细察看以前的伤疤，伤疤在这个伤口周围，犹如种牛痘留下的疤痕。他又把刀烧了一下，迅速刺入自己肉中，连刺了两次。

“我以前不是这样小心谨慎。”他一面想一面去拿那瓶薄荷烧酒，并在伤口上倒了几滴。

他的怒气已经有点平息，但他把酒瓶放回原处时，发现他和母亲的那张照片被人动过。于是，他拿起照片，难过地看了最后一眼，感到怒火中烧，就发狂地把照片撕成碎片。他想把撕碎的照片烧掉，但它们烧不大着。他把炉膛里的几个袋子拿掉，把他仅有的两本书当柴烧，把记事册撕开、撕破，揉成纸团，又把撕碎的照片扔在上面，把这些东西统统烧掉。

他的脸对着火焰，看到这些纪念品在烧，觉得自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当他站起身来，看到这些东西都已烧成灰烬，感到头有点晕。房间里都是烟。他走到盥洗室，擦干额头上的汗水。

现在，他看着这张小小的名片，眼睛更亮堂了。

“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伯爵。”他重复道。**“先生，重要的是知道他是谁**[①]**。”**

他把他作为领带和硬领来戴的方围巾拉下来，解开衬衫上的一半纽扣，站在打开的窗前，让凉风吹着自己的两胁。然而，拉弗卡迪奥突然急于出去，就迅速穿好鞋子，系上围巾，戴上一顶端庄的灰毡帽。这时他已平静下来，尽量显出斯文的样子。他出去后把房门关上，朝圣絮尔皮斯广场走去。那里，在位于市政厅对面的红衣主教图书馆里，他也许能得到他想要的情况。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四

在奥德翁剧院前经过时，陈列在那里的尤利乌斯的小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书封面黄色，要是在其他日子，看到这书的样子，拉弗卡迪奥就会感到厌倦。他在小钱包里掏了一下，把一枚五法郎的埃居扔到柜台上。

“今晚可以尽情地烧！”他拿了书和找头之后心里想道。

在图书馆，一本《当代名人词典》简要地介绍了尤利乌斯死气沉沉的文学生涯，列出他作品的书名，用老一套的话对它们进行赞扬，这些话使人兴致索然。

“呸！”拉弗卡迪奥说。他刚想把词典合上，上一个条目中几个隐约看到的字使他惊跳起来。在**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子爵）**上面几行，在**朱斯特-阿热诺尔**的生平中，拉弗卡迪奥看到：“**一八七三年任驻布加勒斯特公使**”。这几个普普通通的字怎么会使他如此心跳？

拉弗卡迪奥因母亲而有五个舅舅，却从未见到过自己的父亲。他希望父亲已经去世，从不询问有关父亲的事。至于这些舅舅（他们每个人的国籍都不同，其中三个是外交官），他很快就得知，他们和他的亲戚关系，是美丽的万达赋予他们的。拉弗卡迪奥现在刚满十九岁。他在一八七四年生于布加勒斯特，就是巴拉利乌尔在该市任职的第二年年底。

尤利乌斯的神秘来访引起了他的警惕，但他怎么没有看出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他做出很大的努力去阅读朱斯特-阿热诺尔这个条目，但是，这几行字在他眼前旋转。不过，他至少看出，尤利乌斯的父亲巴拉利乌尔伯爵是个重要人物。

他内心感到狂喜，一时间心里吵吵嚷嚷，他觉得外面将要听到他心里的声音。不！这层肉体的外壳显然是坚固的、隔音的。他

阴险地看了看他的邻座，他们是阅览室的常客，都在全神贯注地进行愚蠢的工作……他在计算："伯爵生于一八二一年，现在应该是七十二岁。**但谁知道他是否还活着**？[①] ……"他把词典放回原处，就出去了。

蓝天从几片薄云中显现，而薄云则被轻盈的微风推动。**重要的是使这个新的决定切实可行**[①]。"拉弗卡迪奥心里想道。他特别喜欢心里毫无牵挂，对此刻萦绕的杂乱思想感到难受，就决定暂时把它从脑中驱逐出去。他从口袋里拿出尤利乌斯的小说，竭力想以此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这本书写得直来直去，毫无秘密可言，一点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然而，明天，我要到**这本书**的作者家里，去扮演秘书的角色！"他不由自主地反复想道。

他在一个报亭买了报纸，走进卢森堡公园。长凳都是湿的。他把书翻开，放在长凳上，坐在上面，打开报纸看社会新闻。他仿佛具有找到这种新闻的本领，目光立刻落到这几行字上：

读者知道，朱斯特-阿热诺尔·德·巴拉利乌尔伯爵的健康状况，在最近几天曾令人十分不安，现在他看来已经康复，但身体仍然虚弱，所以只能接待几位密友。

拉弗卡迪奥从长凳上跳起来，在片刻中作出决定。他忘了拿书，直奔美第奇街的一家文具店，他记得他曾看到这家文具店的橱窗上写着**速印名片，三法郎一百张**。他一面走一面微笑，他突然想出的大胆计划使他感到好玩，原因是他想冒险。

"印一百张名片，多少时间能交货？"他问店主。

"天黑前您就能拿到。"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您要是能在两点钟交货，我可以付双倍的钱。”

店主装出查看订货簿的样子。

“对您特别照顾……好的，您可以在两点钟来拿。印什么名字？”

他在店主递给他的纸上签了名，手不抖，脸不红，但心有点跳：

拉弗卡迪奥·德·巴拉利乌尔

“这个混蛋不把我当一回事儿。”他在离开时想道。他感到生气的是，店主在告辞时身体弯得不够低。后来，他在一个厨窗的镜子前走过时又想道：“应该承认，我没有巴拉利乌尔家的人那种气派！咱们尽量在短时间里变得更像。”

时间还不到中午十二点。拉弗卡迪奥充满着神奇的狂热，还没有感到肚子饿。

“咱们先走一会儿，或者我逃跑。”他想道。“咱们走在马路中央。我要是走近这些行人，他们就会发现我比他们高出一个头还要多。又是一个需要隐瞒的优点。在学徒期永远不会完美无缺。”

他走进一个邮局。

“马尔泽布广场……下午去！”他在电话号码簿里找到朱斯特-阿热诺尔的地址后想道。“但是，今天上午谁会阻止我把侦察工作一直做到韦纳伊街（这是尤利乌斯名片上印的地址）呢？”

拉弗卡迪奥熟悉并喜欢这个街区。他离开行人过多的那些街道，在安静的瓦诺街拐弯。在这条街上，他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可以呼吸得更加自由。他要转到巴比伦街时，看到一些人在奔跑：一群人聚集在乌迪诺死胡同旁的一幢三层楼房前，房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他强迫自己不要加大脚步，虽说他脚步十分轻快……

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您卷入了社会新闻，我的笔就把您抛弃。您别指望我会报道人群中传出的不连贯的话语和叫声……

拉弗卡迪奥像泥鳅一样穿过这黑压压的人群，来到了第一排。一个穷苦的女人跪在那里啜泣。

“我的孩子！我的小孩！”她说道。

一个姑娘扶着她，从姑娘优雅、简朴的衣着可以看出，姑娘不是那女人的亲属。她脸色十分苍白，又非常漂亮，拉弗卡迪奥立刻被她吸引，就问她。

“不，先生，我不认识她。我只是听出她的两个小孩在三楼的那个房间里，火很快就要烧到那里。火已经烧到楼梯。有人通知了消防队，但等到消防队来，烟已经把两个孩子给熏死了……您说说，先生，是否有可能从这面墙上爬到阳台，您看，就是抓住这根细细的落水管爬上去？有几个小偷说，他们从这根落水管爬上去过。他们爬上去是为了偷东西，可是，为了救孩子，这里却没有人敢爬上去。我已答应用这个钱包作为奖赏，但没用。啊！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拉弗卡迪奥不想再听下去。他把手杖和帽子放在姑娘脚边，跑到前面。他不用别人的帮助就抓住墙的顶端，往上一拉就跃到墙上。现在他站在墙上，往前走，跨过好几个地方竖着的玻璃瓶碎片。

但是，人群更为惊讶的是，他们看到他抓住落水管，用双手的力量往上爬，只是时而用脚尖踩一下支承钉。这时他已碰到阳台，并用一只手抓住栏杆。人群感到钦佩，不再感到担心，因为他确实十分灵活。他用肩膀把门玻璃撞碎，进入室内……大家等待着，感到不可言喻的焦急……过了一会儿，大家看到他出来了，手里抱着一个哭泣的小男孩。他把床单撕成两半，打结把两条布系牢，做成一根布绳。他把孩子绑在布绳的一头，吊下来，一直送到孩子狂喜的母亲手里。第二个孩子也照此办理……

拉弗卡迪奥下来时，人群对他欢呼，犹如欢呼一位英雄。

“他们把我当做小丑。”他心里想道。他恼怒地感到自己脸红

了，对欢呼毫无好感，就粗暴地推开人群。然而，当姑娘见他走到身边，尴尬地把她答应给的钱包连同他的手杖和帽子交给他时，他面带微笑地接过钱包，把里面的六十法郎倒出来，递给那贫穷的母亲。她现在正狂吻两个儿子，吻得他们透不过气来。

“请允许我把钱包留下，作为对您的纪念，小姐，好吗？”

这是个绣花小钱包，他放在嘴上吻了吻。两人相视片刻。姑娘看来很激动，脸色更加苍白，仿佛想要说话。但是，拉弗卡迪奥突然走开，用手杖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他双眉紧皱，人们吓得立即停止对他欢呼，也不再跟随其后。

他回到卢森堡公园，然后在奥德翁剧院隔壁的甘布里努斯餐厅匆匆地吃了饭，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地板的一块板条下面，他藏着自己的财产。他从这个藏物处取出三枚二十法郎的硬币和一枚十法郎的硬币。他算了一下：

名片：六法郎。

一副手套：五法郎。

一条领带：五法郎（用这个价钱我能找到什么合适的？）

一双皮鞋：三十五法郎（我不要求皮鞋耐穿）。

剩下的十九法郎应付意外的事。

（拉弗卡迪奥害怕欠债，所以总是付现金。）

他朝衣橱走去，拿出一套深色啥咪呢柔软西服，西服裁剪出色，一点也不旧：

“可惜我长大了，自从……”他心里在想，回忆起并不遥远的辉煌年代，当时，他最后一个舅舅热斯弗尔侯爵把他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带到那些供货商的店里。

衣服不合适，使拉弗卡迪奥感到难受，就像撒谎使加尔文宗[1]教徒感到难受一样。

“最紧急的事先办。我的舅舅德·热斯弗尔说，从皮鞋可看出一个人的身份。”

由于他将要试鞋，他先换了袜子。

五

朱斯特-阿热诺尔·德·巴拉利乌尔伯爵已有五年没有离开过他位于马尔泽布广场的豪华套间。他准备在那里与世长辞，在这些放满收藏品的大厅里沉思地踱来踱去，或者往往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热毛巾捂着他酸痛的肩膀和手臂，并在上面敷上镇痛敷料。一条马德拉彩色大方围巾包着他那令人仰慕的脑袋，围巾的一端没有固定，触及他领子的花边和浅栗色齐膝紧身厚呢背心，他那瀑布般的银须也洒落在背心上。他穿着白皮拖鞋的双脚搁在热水袋上。他把苍白的双手依次伸进热沙槽，槽下面点着一盏酒精灯。一条灰披肩盖在他的膝盖上。当然，他的相貌和尤利乌斯相像，但更像提香[2]的一幅肖像画。尤利乌斯只是父亲相貌的一种乏味的复制品，正如他在《顶峰巍峨》中把父亲的一生写得索然寡味、毫无价值一样。

朱斯特-阿热诺尔·德·巴拉利乌尔在喝一杯药茶，一面听他的听神工神父阿弗里尔神父讲道，他已养成经常请教神父的习惯。这时，有人敲门，二十年来一直在他身边当跟班、看护并在必要时当参谋的忠实的埃克托尔在漆器盘上送来一只封好的小信封。

---

① 加尔文宗是归正宗的另一称谓，因该宗以创始人加尔文（1509—1564）的宗教思想为依据，故有此名。

②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擅长肖像画、宗教和神话题材画。

“那位先生希望伯爵先生能接见他。”

朱斯特-阿热诺尔放好杯子，撕开信封，从里面取出拉弗卡迪奥的名片。他烦躁地用手把名片揉皱：

“你就说……”接着他克制住自己：“一位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人？”

“是先生可以接见的人。”

“亲爱的神父，”伯爵把脸转向阿弗里尔神父说道，“请原谅我不得不请您中止我们的谈话。但是，请您明天务必再来，我会有新鲜事儿告诉您，我想您一定会满意的。”

他用手捂住前额，阿弗里尔神父则从客厅的门出去。然后，他终于抬起了头：

“让他进来。”

拉弗卡迪奥昂首走进房间，像男子汉那样自信。他走到老人面前，神态严肃地躬身施礼。他事先决定要数到十二才说话，所以先开口的是伯爵。

“首先，您要知道，先生，拉弗卡迪奥·德·巴拉利乌尔是不存在的，”他说着把名片撕碎，“并请告诉拉弗卡迪奥·卢基先生——既然他是您的朋友——，如果他想用这些卡片来玩花样，如果他不把它们全部撕掉，就像我撕碎这张那样（他把它撕成很小的碎片，并扔进他的空杯子），我就立刻向警察局告他，把他作为普通的小偷逮捕。我的话您听懂了吗？现在，请您站到有亮光的地方，让我看看您。”

“拉弗卡迪奥·卢基一定会听您的话，先生。（他那谦恭的声音有点颤抖。）请您原谅他为了来到您的身边而使用的方法。他思想里没有违背道德的企图。他想让您相信，他值得……至少值得您的尊重。”

“您身材很好。但这套衣服您穿着不合身。”伯爵接着说道。

他什么话也不想听到。

“那么，我没有弄错，对吗？”拉弗卡迪奥得意地让他仔细观看，说话时大胆地微微一笑。

“感谢天主！他像他母亲。”老巴拉利乌尔低声说道。

拉弗卡迪奥等待片刻，然后用眼睛盯着伯爵，压低声音说道：

“我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感情，是否就完全不能同时像……”

“我说的是外貌。当您不光像您母亲的时候，天主是不会让我有时间来看到这点的。”

这时，灰披肩从他膝盖上滑落到地上。

拉弗卡迪奥急忙过去，他弯下腰时，感到老人的手轻轻地放在他肩上。

“拉弗卡迪奥·卢基，”朱斯特-阿热诺尔在小伙子直起身子后接着说道，“我活着的时间已屈指可数。我不想同您斗智，这会使我感到疲劳。您不蠢，这点我同意，您不丑，这点我喜欢。您刚才冒着风险做的事，说明您有点勇敢，这对您来说不是不可以。我起初以为是无耻的行为，但您说话的声音和举止使我放下心来。其他情况，我已请我的儿子尤利乌斯来告诉我，但我发现，这不会使我很感兴趣，也不会觉得比看到您更为重要。现在，拉弗卡迪奥，请听我说：任何户籍证书、任何文件都不能证明您的身分。我已设法不给你留下起诉的任何可能性。不，您不需要表示您的感情，这是没有用的。您也不要打断我的话。您的沉默保持到今天，向我证明您母亲遵守了诺言，没有对您谈起过我。这很好。我也对她许下诺言，您会看到我如何感谢。尽管有法律上的困难，我通过我儿子尤利乌斯的斡旋，将使您得到我对您母亲说过我会留给您的那部分遗产。就是说，在留给我另一个孩子居伊·德·圣普里伯爵夫人的遗产中，我将扣除一笔钱作为特殊赠与给我的儿子尤利乌斯，这是法律允许的，这笔钱就是我想通过他来留给您的遗产。这将有，我想是……大约四万法郎的年金收入。今天下午我将见我

的公证人，同他一起研究这笔数目……您坐下来，这样您听我说话会舒服点。（当时，拉弗卡迪奥靠在桌子边上。）对这种做法，尤利乌斯可以加以阻止，他有法律的保护。我相信他是正直的，不会这样做，我也相信您是正直的，决不会去打扰尤利乌斯的家庭，就像您母亲从未打扰过我的家庭那样。对于尤利乌斯及其家人来说，只存在拉弗卡迪奥·卢基。我不希望您为我戴孝。我的孩子，家庭是一个封闭的庞然大物，而您永远只是个私生子。”

拉弗卡迪奥没有坐下来，虽然他父亲在无意中发现他在摇晃，请他坐下。他头晕已控制住，这时靠在桌子边上，桌上放着杯子和火盆。他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姿势。

“现在，请您对我说，今天上午您见到了我的儿子尤利乌斯。他对您说……”

“他没有明确地说，我是猜出来的。”

“真笨！哦！我说的是他……您还要同他见面？”

“他请我当秘书。”

“您答应了？”

“您不喜欢这样？”

“……不是。但我想你们最好不要……相认。”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虽然不是明确地认他，我还是想对他有所了解。”

“我想您不希望长期担任这低下的职务？”

“只是在我还没有考虑好的时候。”

“那以后呢，您现在有钱了，以后打算做什么事？”

“啊！先生，昨天我几乎吃不饱肚子，请您给我一点时间想想，我饿了想吃什么。”

这时，埃克托尔敲了敲门：

“子爵先生求见先生。我是否要让他进来？”

老人的脸色变得阴沉。他沉默了片刻，看到拉弗卡迪奥悄悄

站起身来，像是要离开。

“您留下！”朱斯特-阿热诺尔粗暴地叫道，把年轻人给镇住了。然后，他转向埃克托尔：“啊！算了！我叫他别来见我……你对他说，我有事，并说……我会给他写信的。”

埃克托尔躬身施礼，走了出去。

老伯爵把眼睛闭了一会儿。他像是睡着了，但透过他的胡子，可以看到他的嘴唇在动。最后，他睁开眼睛，把手伸给拉弗卡迪奥，用完全不同的、仿佛十分疲倦的柔和声音说道：

“请您握一下，我的孩子。现在，您可以走了。”

“有一件事我必须向您坦白承认。”拉弗卡迪奥犹豫不决地说道。“为了体面地来见您，我用完了我最后一笔钱。如果您不帮助我，我就不知道我今晚吃饭怎么办，更不知道明天……除非那位是您儿子的先生……”

“这钱给您，拿着。”伯爵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五百法郎。“喂！您还等什么？”

“我还想问您……我是否能再见到您？”

“确实，我承认，这样不会没有乐趣。但是，那些要拯救我灵魂的尊敬神父，让我保持这样一种情绪，把我的乐趣置于次要的地位。至于我的祝福，我现在立刻给予您。”说完，老人伸出双臂，准备迎接他。拉弗卡迪奥没有投入伯爵的怀抱，而是虔诚地跪倒在他的面前，把头枕在他的膝盖上，啜泣着，立刻被亲热地抱住，感到自己拿定歹毒主意的心软了下来。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老人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和您相见恨晚。”

拉弗卡迪奥站起来时，老人脸上都是泪水。

临走时，拉弗卡迪奥把他没有马上拿的那张钞票放进口袋。他拿出那些名片，把它们递给伯爵：

“您拿着，全在这儿。”

“我相信您，您自己把它们撕掉。永别了！”

“最好的那个舅舅也会这样做的，”拉弗卡迪奥在走到拉丁区时想道，“甚至会做得更多。”他有点伤感地补充道。“唔！”他拿出那盒名片，把它们展开成扇形，毫不费力地把它们撕成两半。

“我对阴沟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低声说道，把印有“拉弗卡迪奥”的那半张扔进一个地铁口，过了两个地铁口才把“德·巴拉利乌尔”那半张扔掉。

“是巴拉利乌尔还是卢基，都没有关系，现在咱们来清理自己的过去。”

他知道在圣米歇尔大街有一家首饰店，每天卡萝拉都硬是要他在店门口停下来。前天，在引人注目的橱窗里，她看到一对奇特的链扣。链扣一对一对地用金别针别在一起，扣子用别致的石英琢磨而成，这种石英是云翳玛瑙，虽然透明，却看不出里面的任何东西。它们像四个被围起来的猫头。我已说过，弗尼泰卡穿着被称为套装的男式短上衣，有袖口，她又有奇特的爱好，所以很想得到这对链扣。

它们与其说好玩，不如说奇特。拉弗卡迪奥觉得它们难看。要是看到它们戴在他情妇的袖口上，他会感到生气。但是，自从他离开了她……走进首饰店，他付了一百二十法郎，买下这对链扣。

“请给我一张纸。”他在柜台上俯下身子，在老板递给他的纸上写道：

请交卡萝拉·弗尼泰卡

感谢她把那个陌生人带进我的房间，并请她别再踏进我的房间。

他把纸折起来，放在盒子里，老板把放有首饰的盒子包扎好。

“咱们什么也别急。”他把盒子交给门房时心里想道。“咱们还

是在这屋子里过夜。今晚只是把卡萝拉小姐关在咱们的门外。”

六

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生活在一种暂时的道德的延续状态之中，笛卡儿[1] 在确定从此要生活和花钱的原则之后遵循的就是这种道德。但是，尤利乌斯的性格并非坚定不移，他的思想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他要做得合乎礼仪，至今为止不是十分困难。总之，他只要求舒适，他作为作家的成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最近那本书受到抨击，使他第一次感到像针刺那样痛。

他看到父亲不想见他，觉得非常丢脸。他要是知道是谁抢在他前面见到了老人，一定会感到更加难受。在回到韦纳伊街的路上，他越来越无法否定他在去拉弗卡迪奥家时已在他脑中萦绕的轻率假设。他也把一些事实和日期进行比较，不再把这种奇怪的相符看做纯粹的巧合。另外，拉弗卡迪奥这个年轻人的优美把他吸引住了，虽然他料到他父亲会在赠与他的遗产中扣除一部分送给这个私生子弟弟，他对这个年轻人并无丝毫的敌意。今天上午，他在等待年轻人来访时，甚至带有温柔和殷切的好奇。

至于拉弗卡迪奥，尽管他疑心重重，又迟疑不决，这种罕见的谈话机会对他还是有诱惑力，另外他也很高兴来难一下尤利乌斯。即使对普罗托斯，他也从未吐露过许多隐情。从那时起，他走过的是怎样一条路！尤利乌斯在他看来滑稽可笑，但并没有使他感到讨厌。他得知自己是尤利乌斯的弟弟，觉得十分有趣。

今天上午，就是他接待尤利乌斯来访后的第二天，当他朝尤利乌斯的家走去时，他做了一件相当奇怪的事。可能是他的守护神

---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解析几何学的奠基人，提出“我思故我在”，主要著作有《几何学》、《方法谈》、《哲学原理》等。

促使他这样做的，也为了使他有点烦躁的精神和肉体平静下来，希望他到哥哥家里时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拉弗卡迪奥喜欢拐弯，就走最长的一条路：他沿着荣军大街走，再次走过曾被火烧的房屋，然后沿贝尔夏斯街继续往前走。

“韦纳伊街三十四号，”他在行走时反复想道，“四加三等于七：这个数字吉祥。”

他走出圣多米尼克街，走到这条街和圣日耳曼大街交叉的地方。这时，他看到一位姑娘，并立刻觉得她就是他从昨天起一直有点想念的那位姑娘。他马上加快脚步……是她！他在维耶塞克塞尔街这条短街的一头追上了她，但他认为，他要是上前同她交谈，就不大像是巴拉利乌尔家的人，所以只是对她微微一笑，稍稍鞠了一躬，并稍微举起帽子。然后，他迅速走开，并灵机一动，走进一家香烟店，而姑娘则再次走到前面，拐进大学街。

拉弗卡迪奥走出香烟店，也走进了这条街，朝左右观看：姑娘不见了。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您陷入了最常见的圈套。如果您要恋爱，可别指望我的笔来描写您心中的杂乱……不，他觉得进行追逐是不恰当的，另外，他也不想在去尤利乌斯家时迟到，而他刚才拐的弯，也使他再也没有时间闲逛。好在韦纳伊街已近在眼前，尤利乌斯居住的屋子位于第一个街角上。拉弗卡迪奥对门房说出伯爵的名字后就冲上楼梯。

那个姑娘就是热纳维埃芙·德·巴拉利乌尔，她是尤利乌斯伯爵的长女，刚从病孩医院回来，她每天早上都去那家医院。这次重逢，她比拉弗卡迪奥还要心慌意乱，就急忙回到父亲的住宅，从大门进去，正在这时，拉弗卡迪奥拐进这条街，当她走到三楼时，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就回过头去。有个人上楼比她快，她闪身让此人先走，但她突然认出是拉弗卡迪奥，他也目瞪口呆地停住脚步，面对面地看着她。

“先生，您跟着我是否有失身分？”她竭力用最愤怒的声音说

道。

“唉！小姐，您把我看做什么人了？”拉弗卡迪奥大声说道，“要是我对您说，我没有看到您走进这幢房子，说我在这里又见到您感到极为意外，您是不会相信我的。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伯爵难道不是住在这里？”

“什么！”热纳维埃芙说话时脸红了，“您是我父亲正在等待的新秘书？先生是拉弗卡迪奥·卢……您的姓真怪，我不知道该怎么读。”她看到拉弗卡迪奥脸也红了，并对她躬身施礼，就说道：“既然我在这里又见到了您，先生，我是否能求您一件事，就是不要对我父母谈起昨天的奇遇，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欣赏的，特别是不要提起钱包，我对他们说钱包丢了。”

“小姐，我也正要求您一件事，就是对您看到我扮演的荒唐角色保持沉默。我同您的父母一样，对这种角色无法理解，也完全不赞成。您想必把我看成热心肠的人。我没有能克制住自己……请您原谅我。我还要学习……但我一定会学的，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您是否愿意把手伸给我？”

热纳维埃芙·德·巴拉利乌尔心里不愿承认，她认为拉弗卡迪奥非常漂亮，也没有向拉弗卡迪奥承认，她不是觉得他可笑，而是把他看做英雄。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热烈地把手吻了一下。于是，她微笑着请他往下走几级楼梯，等她回到家里关上门之后再来按铃，使别人不看到他们在一起，特别是不要在以后让人看出他们曾经相遇。

几分钟后，拉弗卡迪奥被带到小说家的书房。

尤利乌斯的接待是动人的。尤利乌斯不知道该做什么，对方立刻进行辩白：

“先生，我首先要提醒您：我非常害怕感谢，就像害怕欠债那样。不管您为我做什么事，您都不能使我感到受恩于您。”

尤利乌斯也来辩解。

“我不想收买您，卢基先生。”他在开始时已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他俩都看到自己将被断掉退路，就突然停了下来，并沉默了片刻。

“您想交给我做的究竟是什么工作？”拉弗卡迪奥的口气软了下来，并开始说道。

尤利乌斯回避问题，借口说作品还没有定稿，再说，他们预先有更多的了解，不会是一件坏事。

“您得承认，先生，”拉弗卡迪奥用诙谐的口吻接着说道，“昨天，您没等我回来就进行了这种了解，您的目光特别惠顾某一本记事册……”

尤利乌斯不知所措，就含含糊糊地说道：

“我承认我这样做了。”然后又神气十足地说：“我对此表示抱歉。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这样的情况不会再有了：我已经把记事册烧了。”

尤利乌斯显出遗憾的神色：

“您非常生气？”

“如果我还生气，我就不会对您谈起此事。请您原谅我刚进来时说话的语气。”拉弗卡迪奥决定把问题谈得透彻，就继续说道。“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您是否也看了放在记事册里的一封短信？”

尤利乌斯没有看过那封短信，原因是他没有找到它，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来保证自己会守口如瓶。拉弗卡迪奥在捉弄他，很高兴让他自我表现。

“昨天，我已经对您最近的那本书进行了小小的报复。”

“这本书写出来，不是为了引起您的兴趣。”尤利乌斯急忙说道。

“哦！我没有把它全部看完。我必须向您承认，我不是十分喜

欢看书。实际上，我喜欢的只有《鲁滨孙》[1] ……不，还有《阿拉丁[2]》……在您的眼里，我水平低下。”

尤利乌斯不知不觉地抬起了手：

“我只是同情您：您失去了很大的乐趣。”

“我有别的乐趣。”

“那种乐趣也许没有这样的好处。”

“那您就相信吧！”说完，拉弗卡迪奥相当放肆地笑了。

“您会对此感到难受，有朝一日……”尤利乌斯对他的玩笑感到不快，就接着说道。

“在为时过晚之时。”拉弗卡迪奥用格言式的警句把话说完。然后，他突然问道：“您写作很好玩？”

尤利乌斯直起身子。

“我写作不是为了好玩。”他庄严地说道。“我写作时感到的乐趣，胜过我能在生活中找到的乐趣。不过，二者可以得兼……

“是这样说的。”然后，他突然提高他刚才仿佛是在无意中降低的声音：“您是否知道，是什么把我的作品搞坏了？是别人对它的修改、删节和曲解。”

“您是否认为人们在生活中不能对自己进行修改？”尤利乌斯兴奋地问道。

“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据说，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对自己进行修改，可以变得更好，但不能修改已经做的事情。这种修改的权利使写作变得如此暗淡无光，如此……（他没有把话说完。）是的，这使我感到生活中是如此美好，感到必须描写新鲜的事物。删节在这里是禁止的。”

---

① 指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飘流记》。

② 阿拉丁是《一千零一夜》中寻获神灯和魔指环并以此召唤神怪按其吩咐行事的少年。

“您生活中是否有需要删节的东西?”

“没有……还没有过多的东西……既然人们不能……”拉弗卡迪奥沉默片刻,然后说道:“不过,我烧掉记事册,是出于删节的愿望……太晚了,您看到……但是,您得承认,您对此还是不大清楚。”

不,这一点,尤利乌斯是不会承认的。

“您是否允许我提几个问题?”他用这句话作为回答。

拉弗卡迪奥突然站起身来,尤利乌斯以为他要逃跑,但他只是走到窗前,稍稍拉起纱罗窗帘:

“这花园是您的?”

“不是。”尤利乌斯说道。

“先生,我至今为止没有让任何人对我的生活进行过丝毫的窥视。”拉弗卡迪奥没有转过身就继续说道。然后,他回到已不再把他看做小孩的尤利乌斯的旁边:“但是,今天是假日,我生平惟一一次给自己放假。请提出您的问题,我保证全部回答……啊!我首先应该对您说,我已把昨天给您开门的那个姑娘赶出门外。”

出于礼貌,尤利乌斯显出难受的样子。

“是因为我!您认为……”

“唔!一段时间以来,我在想如何摆脱她。”

“您……和她生活在一起?”尤利乌斯不大自然地问道。

“是的,是为了身体健康……但尽量少,而且是为了纪念一位朋友,即她以前的情夫。”

“也许是普罗托斯先生?”尤利乌斯试探地问道。他已决定竭力克制自己的愤怒、厌恶和谴责,在这第一天只是稍微露出自己的惊讶,以便使他的接话不至于显得死气沉沉。

“是的,是普罗托斯。”拉弗卡迪奥笑着回答道。“您想知道谁是普罗托斯?”

“了解一下您的朋友,也许能帮助我了解您。”

“他是意大利人，名字叫……真的，我不记得了，这没关系！自从他在把法语译成希腊语的翻译中突然得了第一名之后，他的同学和老师就只叫他这个绰号了。”

“我记不起来我曾得过第一名，”尤利乌斯这样说，是想帮助他吐露隐情，“但我一直喜欢和得第一名的同学交朋友。那么，普罗托斯……”

“哦！那是在他有一次打赌之后。以前他是班里的差生之一，虽说他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而我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但是，说实话，我并不因此而成绩好。普罗托斯十分蔑视我们的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有一天，我们一个翻译成绩好的同学，也是他讨厌的同学，对普罗托斯说：对自己不会做的事表示蔑视十分容易（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话），普罗托斯听了非常生气，就发奋学习，在两个星期后的作文中，他超过了那个同学，得了第一名！这使我们都十分惊讶。我应该说：使他们都十分惊讶。至于我，我当时对普罗托斯评价很高，所以没有感到非常惊讶。他对我说：我会向他们表明，这并不是这样难！我相信了他。”

“如果我没有听错，普罗托斯对您有过影响。”

“也许是。他使我佩服。确切地说，我只和他谈过一次知心话，但这次谈话使我心服口服，促使我从寄宿学校里逃出来，因为我在那里就像屋里的生菜，脸色越来越白。我走到巴登[①]，我母亲当时住在那里，由我的舅舅热斯弗尔侯爵陪伴……啊，我们先说结尾了。我有预感，您对我提出的问题会提得非常不好。好吧！还是让我来对您说说我这一生。您这样了解的事情，会比您能问到的、想知道的要多得多……不，谢谢，我喜欢我自己的。”他说着拿出自己的烟盒，把尤利乌斯在开始时给他的香烟扔掉，他在高谈阔论时已让香烟熄掉。

---

① 即巴登-巴登，德国西南部温泉城市。

七

“我于一八七四年出生在布加勒斯特，”他慢吞吞地开始说道，“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以为我出生几个月后就失去了父亲。我看到我母亲身边出现的第一个人是德国人，即我的舅舅海尔登布鲁克男爵，但是，我在十二岁时就失去了他，所以我对他的记忆相当模糊。他看来是个出色的金融家。他教我德语，并用转弯抹角的巧妙方法教我计算，使我立刻着了迷。他得意地说，我是他的账房先生（出纳员），就是说，他给我一小笔钱，我陪他去商店时，都由我来付钱。不论他买什么（他买的东西很多），他都认为我从口袋里拿出银币或钞票时就已做好加法。有时，他用外币来难我，这就涉及兑换问题，还有贴现、利息、借贷乃至投机的问题。在这一行，我很快就能相当熟练地做乘法，甚至能做好几位数的除法，是心算……请您放心（因为他看到尤利乌斯皱起了眉头），我没有因此对金钱发生兴趣，也没有对计算感到兴趣。因此，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告诉您，我从不记账。说实话，这初期的教育至今还非常实用，也没有使我变得萎靡不振……另外，海尔登布鲁克对儿童保健学有出色的见解。他说服我母亲让我赤脚、不戴帽子，在任何天气都这样，在刮大风时尽可能这样。他亲自把我浸在冷水里，夏天和冬天都这样做，我感到非常快乐……不过，您不需要了解这些细节。”

“不是，不是！”

“后来，他因商务去了美国。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在布加勒斯特，我母亲的沙龙对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交界开放，在我的记忆之中，这种社交界又是鱼龙混杂之处。常来的、关系亲密的有我的舅舅弗拉基米尔·别尔科夫斯基亲王，还有阿尔登戈·巴尔迪，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不叫他舅舅。俄国（我本想说波兰）和意大利的利益使他们在布加勒斯特逗留三四年。他们都把自己

的语言即意大利语和波兰语教给我。对于俄语，我阅读和理解没有很大的困难，但一直不能流利地说。由于我母亲接待的社交界，也由于我在这个社交界受到宠爱，我每天都有机会讲四五种语言，因此到十三岁时，我讲这些语言已不带任何口音，几乎和本国人一样好，但我更喜欢讲法语，因为这是我父亲的语言，我母亲也坚持要我首先学好法语。

“别尔科夫斯基非常关心我，就像想要讨好我母亲的所有男人那样，他们追求的仿佛是我，但我觉得他这样做并没有心计，因为他总是凭自己的爱好行事，他的爱好产生得快，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他关心我，甚至在我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他特别喜欢我，对此，我总是十分得意。这个怪人会在朝夕之间把我们平静的生活变成狂欢的节日。不，说他被自己的爱好牵着鼻子走还不够，他是同自己的爱好一起猛冲、狂奔，他给自己的乐趣带来的是一种狂热。

“有三年夏天，他把我们带到一幢别墅，或者不如说一座城堡，别墅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在匈牙利境内的山坡上，在埃佩尔耶什附近，我们经常乘汽车去那儿。但更多的是骑马去。我母亲最喜欢在附近十分美丽的乡村和森林闲逛。弗拉基米尔给我的那匹小种马，在一年多时间里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东西。

“第二年夏天，阿尔登戈·巴尔迪来看我们，并教我下国际象棋。海尔登布鲁克已使我精通心算，所以我很快就能下盲棋。

“巴尔迪和别尔科夫斯基相处得很好。晚上，在一个孤独的箭楼里，沉浸在花园和森林的寂静之中，我们四人在一起打牌，玩得很晚。虽说我还是个孩子——我当时十三岁——，但巴尔迪由于怕当‘明家’，就教我玩惠斯特桥牌[①]，并教我如何作弊。

---

① 惠斯特桥牌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前10年流行的纸牌游戏。确定将牌后，打家的同伴为明手。明手首攻之后，摊开手中牌，由打家掌握。

“此人会表演手技，会变魔术、戏法，会表演杂技。他刚来我们这儿时，我在想像中刚刚结束海尔登布鲁克规定的长期禁食。我当时渴望奇迹产生，十分轻信，非常好奇。后来，巴尔迪把他的戏法教给我，但在了解它们的秘密之后，最初的神秘印象并未因此而消失。第一天晚上，他若无其事地用小指的指甲点燃香烟，而在他打牌输了之后，又若无其事地从我的耳朵里和鼻子里取出必需给的卢布，这简直把我给吓坏了，但在场的人都给逗得乐不可支，因为他总是十分平静地说：‘幸好这孩子是取之不尽的金矿！’

“在单独同我母亲和我在一起的那些晚上，他总是想出一种新的游戏、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或某种玩笑。他滑稽地模仿我们所有的熟人，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他模仿各种说话的声音、动物的叫声和乐器的声音，发出奇特的声音，唱歌时用单弦小提琴为自己伴奏，他跳舞、单足旋转，用手倒立走路，从桌子或椅子上跳过去，他不穿鞋用脚杂耍，就像日本人那样，让客厅里的屏风或独脚小圆桌在他脚趾上旋转。他的手技演得更好，用一张揉皱、撕碎的纸，可以变出许多白蝴蝶，我吹着气赶着这些蝴蝶，而他则扇着扇子，让蝴蝶停留在空中。这样，物体在他身边就失去了重量和现实性，甚至会不再存在，或者具有新的、出乎意料的、奇特的、毫无用处的意义。他说：‘用手技来耍弄不好玩的东西十分罕见。’这极为有趣，我笑得前仰后合，我母亲则大声说道：‘您别耍了，巴尔迪！卡迪奥要睡不着觉了。’但事实是我的神经坚强，抵挡得住这样的刺激。

“这种教育使我获益匪浅。即使对巴尔迪，只要练几个月，我就会在不止一项技巧方面超过他，甚至会……”

“我看到，我的孩子，您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利乌斯在这时打断了他的话。

拉弗卡迪奥笑了起来，小说家沮丧的神色使他感到有趣。

“哦！这些还只是个开头，别担心！但是，是费比舅舅来的时候了。别尔科夫斯基和巴尔迪被任命新的职务之后，费比来到我

母亲的身边。

“费比？在您记事册第一页上题词的是他？”

“是的。费比·泰勒，格雷文斯戴尔勋爵。他把我母亲和我带到一幢别墅，别墅位于杜伊诺附近的亚得里亚海海岸，我在那里变得非常强壮。那个地方的海岸形成一个多岩石的半岛，全部是别墅的地产。在那里，我走在松树下面、岩石中间，在小湾里或大海里游泳、划船，整天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您看到的那张照片，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照片我也烧掉了。”

“我感到，”尤利乌斯说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您的样子本来可以更加得体。”

“正是，但我做不到。”拉弗卡迪奥笑着说道。“费比借口要让我晒黑，把我的衣服都锁了起来，连我的内衣也……”

“那么，您母亲说什么呢？”

“她觉得这样很有趣。她说，如果我们的客人们感到反感，那他们就只有离开，但是，这并没有妨害我们邀请的任何客人留下。”

“在这段时间里，对您的教育，可怜的孩子……”

“是的，我学什么都易如反掌，所以在此之前，我母亲对我的教育有点忽视。当时我快满十六岁了。我母亲仿佛突然发现了这点，我同费比舅舅一起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妙不可言的旅行之后（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被送到巴黎，托付给一个狱卒般的人，此人铁石心肠，管我的学习。”

“过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之后，我知道您对这段受到约束的时期会感到有点难受。”

“要是没有普罗托斯，我是会受不了的。他和我住在同一所寄宿学校，据说是为了学法语，但他的法语讲得非常好，我一直弄不清楚他在那里干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我无精打采，我对他说不上友好，但我倒向他那边，仿佛他应该来解救我。他只比我大几岁，但他看起来比自己的年龄要大，他的模样和爱好没有一

点孩子气。他的脸非常富有表情，想表达什么表情就能显出什么表情，但在静下来时，他样子就像傻瓜。有一天，我用这事同他开玩笑，他对我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过于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装出不起眼的样子才感到满意，他想被别人看成傻瓜。他常常说，喜欢炫耀自己，不善于隐瞒自己的才能，是会把人毁掉的，但这话他只对我一个人说。他在生活中疏远其他人，也疏远我，虽说在寄宿学校里，我是惟一不被他看不起的人。每当我让他说话，他就变得能说会道，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沉默寡言，仿佛在反复考虑我很想知道的邪恶计划。我问他：您在这儿干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人用‘你’来称呼他）他就回答说：我在往前冲。他认为，在生活中，你要摆脱最困难的处境，就应该这样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在逃跑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走的时候身上带着十八法郎，在去巴登时每天赶路不多，随便吃些什么，随便睡在什么地方……我走到那里时有点萎靡不振，但总的来说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口袋里还有三个法郎，当然，我在路上弄到五六法郎。我在那里看到我母亲和德·热斯弗尔舅舅在一起。他见我逃了回来，觉得十分有趣，但决定把我送回巴黎。他说，巴黎给我留下不良的回忆，使他感到难受。确实，我和他一起回到那里后，我对巴黎的印象有所改善。

“热斯弗尔侯爵对花钱有着狂热的爱好。这是一种持续的需要，仿佛对此如饥似渴。他好像感谢我帮助他满足这种需要，并用我的欲望来增加他花钱的欲望。同费比相反，他教会我如何鉴赏服装。我觉得我当时穿得相当气派。和他在一起，我学到很多东西。他的优雅十分自然，就像说话真挚一样。我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上午，我们一起去衬衫店、皮鞋店和裁缝店。他对皮鞋特别注意，据他说，要看清一个人，看他的皮鞋同看他的服装和相貌一样可靠，而且不大会被人发现……他教我花钱不要记账，也不要预

先担心我是否有能力来满足我的奇想、欲望或食欲。他提出的原则是，食欲总是应该最后满足，因为（我记得他的话）他说，欲望或奇想是短暂的要求，而食欲总是会重新出现，等待时间更长，食欲只是更加强烈而已。他最后教导我，不要因一件东西贵重而刮目相看，也不要因它一钱不值而不屑一顾。

“正在这时，我失去了母亲。一封电报把我立刻叫到布加勒斯特，我见到她时已咽了气。我在那里得知，侯爵走后，她欠了许多债，她的财产勉强能够还债，因此，我连一个戈比、一个芬尼、一个格罗申[①] 也拿不到。葬礼后，我立刻回到巴黎，想找到德·热斯弗尔舅舅，但他突然去了俄国，也没有留下地址。

“我不想把我当时的想法都告诉您。当然喽，我有一些本领，可以凑合着过日子，但是，这些本领我越是用就越不想用。幸好，一天夜里，我有点茫然地在人行道上游荡时，遇到了卡萝拉·弗尼泰卡，您看到过她，她是普罗托斯以前的情妇，她把我收养在家里，待我不错。过了几天，有人通知我，说我每个月月初能拿到一小笔赡养费，赡养费寄到一位公证人那里，来源相当神秘。我害怕弄清事情的真相，去拿钱时并不深究。后来，您来了……您现在大致知道我想对您说的事了。”

“可喜的是，”尤利乌斯郑重地说道，“可喜的是，拉弗卡迪奥，您今天有了一些钱：没有职业，没受过教育，必须靠搞来的钱生活……我知道您现在就是这样，您什么都会去干。”

“相反，什么都不会去干。”拉弗卡迪奥严肃地看着尤利乌斯，接着说道。“我虽然对您说了这么多，我看您对我还是很不了解。任何东西都不会像贫困那样来阻止我，我过去追求的只是对我没有用的东西。”

“就像悖论。您认为它能当饭吃？”

---

① 戈比、芬尼、格罗申分别为俄国、德国、奥地利辅币名。

“这要看是什么胃。您喜欢把悖论看做不合您胃口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会让自己看着逻辑杂烩饿死，因为我看到您让您那些人物吃的就是这种逻辑杂烩。”

“请原谅……

“至少，您最近那本书的主人公是这样。您通过他来描写您的父亲，对吗？在所有的地方，在任何时候，都把他写得对您和对他自己负责到底，忠于他的义务、他的原则，也就是您的理论……您看，我对此能说什么？……德·巴拉利乌尔先生，您应该同意这千真万确的事：我不是个始终如一的人。您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话！我昨天还以为自己是话最少、最内向、最深居简出的人。不过，我们迅速相识还是必要的，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明天，今天晚上，我将重新守口如瓶。”

小说家听了这些话，无言以对，他竭力使自己重新占据上风。

“您首先要相信，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不存在不负责任，”他开始说道，“您正在成长……”

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但是，由于没有人进来，尤利乌斯就走了出去。通过他没有关上的门，模糊的说话声传到了拉弗卡迪奥的耳边。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拉弗卡迪奥等了十分钟之后正想离开，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来到他的面前：

“伯爵先生要我转告秘书先生，他不再挽留先生。伯爵先生刚得知他父亲的坏消息，所以不能向先生告辞，十分抱歉。”

根据他说话的声音，拉弗卡迪奥猜到，刚才他在宣布老伯爵去世的消息。他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好吧！”他在回到克洛德-贝尔纳死胡同时心里想道，“时间已到。**船启航的时候到了**[①]。从此，不管风向如何，只要有风就好。既然我不能呆在老人身边，那就让我离他远远的。”

---

① 原文为英语。

走到门房前，他把从昨天起一直带在身上的小盒交给旅馆的看门人。

“弗尼泰卡小姐今晚回来时，请把这个盒子交给她。”他说道。“另外，请给我结账。”

一小时后，他整理好行李，请人去叫出租马车。他走时没有留下地址。有他的公证人的地址就已足够。

第三卷　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

一

居伊·德·圣普里伯爵夫人是尤利乌斯的妹妹，朱斯特-阿热诺尔伯爵去世后被立即叫到巴黎，她回到雅致的珀扎克城堡还没有很长时间，城堡离波城有四公里的路程，自寡居之后她很少离开城堡，而自从她的儿女婚嫁之后，她离开城堡的次数就更加少了。这时，她在那里接待了一次特殊的来访。

她每天上午都要乘坐她亲自驾驶的双轮轻便马车去兜风。她兜风回来后得知，一位嘉布遣会修士在客厅里等候她，已有一个小时。这位陌生人有安德烈红衣主教的介绍，呈交伯爵夫人的名片可以作证。名片放在信封里。在红衣主教的姓名下面，他用近于女性的纤细笔迹写道：

敬请圣普里伯爵夫人特别关照维蒙塔尔议事司铎 J.-P. 萨吕教士。

只有这句话，但已足够。伯爵夫人乐意接待神职人员，再说，伯爵夫人的灵魂掌握在安德烈红衣主教手中。她急忙来到客厅，对她让客人久等表示抱歉。

维蒙塔尔议事司铎是个美男子。他高贵的脸上显示出男性的

精力，这同（如果我敢说出来的话）他手势和声音的谨慎、犹豫形成奇特的对照，就像他头发几乎全白，脸色却像年轻人那样容光焕发，使人感到惊讶。

虽然伯爵夫人和蔼可亲，谈话却并不顺利，只是说些客套话，谈到伯爵夫人最近服丧、安德烈红衣主教的健康和尤利乌斯在法兰西语文学院的新失败。但是，教士说话的声音越来越缓慢、低沉，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愁苦。他最后站起身来，但不是为了向主人告辞：

“伯爵夫人，我受红衣主教之托，本想和您谈论重要的话题。但是，在这个房间里说话声音太响，这么多的门也使我感到害怕。我担心别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

伯爵夫人喜欢了解秘密和这种装腔作势。她请议事司铎走进只能从客厅进去的狭窄的小客厅，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在这里十分安全。”她说道。“您说话不必担心。”

但是，教士没有说话，他在伯爵夫人对面一把低矮的小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头巾，用来止住痉挛性啜泣。伯爵夫人不知所措，就去拿放在她旁边的独脚小圆桌上的针线活计篮，在里面找到一个嗅盐瓶，不知是否要递给客人，最后决定由她自己来闻。

“请您原谅。”教士说道。他拿开头巾，露出一张通红的脸。“我知道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伯爵夫人，很快就会理解我，和我一样激动。”

伯爵夫人对感情外露感到厌恶，她把自己的彬彬有礼隐藏在单柄眼镜后面。教士立刻镇静下来，他把自己的扶手椅移近一点：

“伯爵夫人，我得到了红衣主教的庄严保证，才决定前来和您谈话，是的，他向我保证，说您的信仰并非是社交界人士的那种信仰，不只是无动于衷的一种外衣……”

“请转入正题，教士先生。”

“红衣主教对我肯定地说，我完全可以相信您会严守秘密，就像听神工的神父那样，如果我能这样说……”

“但是，教士先生，请您原谅。如果这是红衣主教获悉的一个秘密，那么，如此重要的秘密，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告诉我呢？”

教士只要微微一笑，就可以使伯爵夫人知道，她这个问题提得并不恰当。

“一封信！但是，夫人，现在，红衣主教的信在邮寄时都是不封口的。”

“他可以托您转交这封信。”

“是的，夫人。但是，谁知道一封信会变成什么？我们受到严密的监视。另外，红衣主教情愿不知道我准备对您说的事，并与此事无关……啊！夫人，在最后一刻，我失去了勇气，我不知道是否……”

“教士先生，您不了解我，因此，我不能因为您对我不是十分相信而感到生气。”伯爵夫人温和地说道，同时把头转了过去，并放下单柄眼镜。“我对别人告诉我的秘密都非常尊重。确实，我从未泄露过一点秘密。但是，我也从未要求别人吐露隐情……”

她稍微一动，仿佛想站起来，教士赶紧向她伸出手臂。

“您会原谅我的，夫人，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把通知您的可怕任务交给我的人们，认为您是能够接受并保守这个秘密的第一位妇女，我说是第一位。我害怕，这点我承认，因为我感到，揭露这样的事情，对一位妇女的智力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人们有十分错误的感觉，认为妇女的智力有限。”伯爵夫人几乎是用生硬的口气说道。然后，她稍稍抬起双手，用心不在焉的神情来掩盖自己的好奇，却又准备接受教会的秘密。教士再次把扶手椅移近。

但是，萨吕教士准备向伯爵夫人吐露的秘密，今天在我看来仍过于令人困惑、过于奇特，所以我在采取更加充分的预防措施之

前，不敢在此进行报道。

有小说，也有历史。谨慎的评论家把小说看做可能发生的历史，把历史看做已经发生的小说。确实，必须承认，小说家的艺术往往使人相信，而事实却使人有时无法相信。唉！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只要事实不符合常规就加以否定。我写作不是为了他们。

天主在尘世的代表被人从罗马教廷劫走，通过奎里纳尔宫[①]的行动，可以说是把他从所有天主教徒那里抢走。这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是不敢冒冒失失地提出来的。但是，历史事实是，一八九三年年底曾流传这样的消息，不容置疑的是，许多虔诚的人因此而情绪激动。几家报纸惶恐地谈到此事，但有人要它们保持沉默。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本小册子在圣马洛出版[②]，但被查禁。这是因为共济会不希望叙述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的故事公开传播，而天主教会则不敢支持这种看法，或者是不愿庇护人们立刻为此而进行的临时募捐。许多虔诚的信徒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据估计，当时募捐到的或乱花掉的钱多达五千万），但是，值得怀疑的是，那些得到捐款的人是否都是真正的虔诚信徒，或者说他们有时也许是骗子。尽管如此，为了搞好这种募捐，如果没有宗教信仰，那就必须大胆、灵活，做得恰如其分，有说服力，对人和事了如指掌，身体健康，只有像拉弗卡迪奥的老同学普罗托斯那样屈指可数的几个男子汉，才具备所有这些条件。我要老实告诉读者：今天冒充维蒙塔尔议事司铎来此的正是这位仁兄。

伯爵夫人决定在秘密完全说出以前不再开口，不再改变态度，甚至不再改变表情，而是不动声色地听假教士说话，假教士则越来

---

① 奎里纳尔宫位于罗马西北部奎里纳尔山丘上，1870 年前为教皇的夏宫，现为意大利总统府。

② 《解救被关在梵蒂冈单人囚室里的教皇陛下利奥十三世的情况汇报》（圣马洛，Y. 比约瓦印刷所，榆树街 4 号），1893 年。——作者注

越感到自信。他站起身来，大步走着。为了更好地准备，他重提此事，即使不是从头说起（共济会和教会之间的冲突是主要的冲突，不是一直存在着？），至少他再次提起出现公开的敌对行为的某些事实。他首先请伯爵夫人回忆起教皇于九二年十二月写的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意大利人民的，另一封专门写给各位主教，要天主教徒提防共济会会员进行的活动。后来，由于伯爵夫人记不起来，他只好追溯往事，提到为焦尔达诺·布鲁诺[①] 建造塑像是由克里斯皮[②] 主持决定的，在此之前，共济会一直隐藏在他的身后。他说，克里斯皮感到气愤的是，教皇拒绝了他采取的主动态度，拒绝同他谈判（这里的"谈判"不应理解为：妥协、屈服！）。他描绘了这悲剧性的一天：双方都摆好阵势，共济会会员最终露出了真面目，在驻罗马教廷的外交使团前往梵蒂冈，用这一行动来表明对克里斯皮的蔑视和对我们患溃疡的圣父的崇敬之时，共济会在竖立挑衅的偶像的花田广场展开旗帜，对著名的亵渎神明者欢呼。

"不久之后，在一八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召开的红衣主教会议上，"他继续说道（他仍然站着，靠在独脚小圆桌上，两臂往前伸，朝伯爵夫人欠着身子），利奥十三世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的抗议被整个尘世听到。天主教徒听到他说要离开罗马，都感到十分震惊！我说的是离开罗马……所有这些，伯爵夫人，您已经知道，您对此感到难受，并像我一样牢记在心。"

他又开始走动：

"最后，克里斯皮失去了权力。教会是否可以喘一口气？一八九二年十二月，教皇因此而写了这两封信。夫人……"

---

① 布鲁诺（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天文学家，宣扬泛神论和人文主义思想，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火刑处死。

② 克里斯皮（1819—190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意大利首相，同德国和奥地利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使意大利走上扩张殖民地的道路，1896 年因意军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杜瓦战败而辞职。

他坐了下来，突然把他的扶手椅移近长沙发，并抓住伯爵夫人的手臂：

“一个月后，教皇被囚禁了……”

伯爵夫人仍保持沉默，议事司铎放开她的手臂，用更为庄重的声音接着说道：

“夫人，我不想叫您去同情一个囚徒的痛苦。看到不幸的事，女人的心总是很快就会激动起来。我是要求助于您的智慧，伯爵夫人，并请您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精神领袖的失踪，使我们这些基督教徒陷入了何等的混乱。”

伯爵夫人苍白的前额上露出一条小小的皱纹。

“没有教皇是可怕的，夫人。但是，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假教皇还要可怕。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我说什么？为了让教会解体、自行投降，共济会在教皇的皇位上安置了利奥十三世的替身，我也不知道这是奎里纳尔宫的什么走狗，是哪个同他们神圣的牺牲品相像的人，是哪个冒名顶替者。为了不给真教皇带来损害，我们必须假装服从此人。最后，真是耻辱！在大赦年的活动中，所有的基督教徒都要向此人鞠躬。”

说这些话时，他双手拧着的手帕被撕成两半。

“假教皇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这极为出名的通谕[①]，即向法国颁布的通谕，为此，每个名副其实的法国人的心至今还在流血。是的，是的，我知道，夫人，听到神圣的教廷在否定王国的神圣事业，听到梵蒂冈——我已经说了——在为共和国鼓掌，您这位伯爵夫人高贵的心是何等的痛苦。请您放心，夫人！您感到惊讶是理所当然的。请您放心，伯爵夫人！但是，您要想想，被囚禁的圣父听到这冒名顶替的骗子说他拥护共和政体，是多么痛苦！”

---

① 通谕是罗马教皇向全世界或一个地区、国家的天主教会颁布的公开文件，级别低于教皇诏书，多以主教为对象，用拉丁语写成。

然后，他往后一仰，发出苦笑：

“圣普里伯爵夫人，我们的圣父接见《小报》主编，是这个无情的通谕的必然结果，您对此是怎样想的？《小报》，伯爵夫人，啊！呸！利奥十三世接见《小报》主编！您会感到，这不可能。您高贵的心已经对您在叫，这是假的！”

“但是，”伯爵夫人无法克制自己，大声说道，“这是必须对全世界大声说出来的。”

“不，夫人！这是不能说出来的！”令人生畏的教士用雷鸣般的声音说道。“对此，首先要保守秘密。为了行动，我们应该对此保守秘密。”

然后，他表示抱歉，并突然用哭泣的声音说道：

“您看到，我对您说话，就像对男人说话一样。”

“您说得对，教士先生。您在说：行动。快：你作出了什么决定？”

“啊！我知道您高尚，会像男人一样焦急，与巴拉利乌尔的血统相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担心的，唉！莫过于不合时宜的热情。这种可恶的罪行，今天已有天主的几个选民获悉，但是，夫人，我们必须指望他们守口如瓶，希望他们完全服从在适当的时候会对他们下达的指示，没有我们参加就行动，等于是反对我们的行动。除了教会的反对将会引起……这没有什么关系：逐出教会，任何有关个人的主动行为，都会引起我们方面的断然否认。夫人，这里涉及的是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的，不过是一次暗中进行的十字军东征。请原谅我强调这点，但我是被红衣主教特地派来告诉您这件事的，他希望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对他谈起此事，他甚至不会知道涉及的是什么事。红衣主教希望自己没有见到过我，同样，即使以后的事件使我们重新取得联系，我们也要讲好，我和您从未谈过话，我们的圣父很快就会看出，哪些人才是他真正的信徒。”

伯爵夫人有点失望，就胆怯地说道：

“那么？”

“我们的行动，伯爵夫人。我们的行动，您别担心。我甚至获准向您透露我们的部分作战计划。”

他舒适地坐在扶手椅里，脸正对着伯爵夫人。现在，伯爵夫人上身前倾，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举起，两个手掌托着下巴。

他开始讲述，说教皇不是被关在梵蒂冈，而是很可能被关在圣天使城堡里，伯爵夫人肯定知道，城堡有地道同梵蒂冈相通，他说要把教皇从这个监狱里救出来，并非十分困难，只是每个信徒虽然和教会同心同德，却对共济会有一种酷似迷信的害怕。共济会指望的正是这点。圣父被非法囚禁，这个例子使人们陷入恐惧之中。任何信徒如果还无法到远离迫害者的地方去生活，就不会同意提供帮助。一些以审慎著称的虔诚信徒已同意为这种用途捐出巨款。现在要克服的只有一个障碍，但这比其他所有障碍加在一起还要困难。原因是这个障碍是一位亲王，即利奥十三世的典狱长。

“伯爵夫人，奥匈帝国的皇储罗多尔夫大公[①] 和格拉齐奥利王妃的侄女、大公刚娶的年轻妻子玛丽娅·韦特西埃拉双双去世，发现时女的还在男的身边嘶哑地喘气，死因至今还是个谜，您是否还记得？有人说是自杀！手枪放在那里只是为了欺骗公众舆论：事实是他们俩都是被毒死的。玛丽娅·韦特西埃拉那个当大公的丈夫的表弟也是大公，此人疯狂地爱着玛丽娅，看到她属于另一个男人，感到无法忍受……犯下这可恶的罪行之后，托斯卡纳[②] 大

① 即哈布斯堡的罗多尔夫(1858—1889)，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独生子。他思想自由、亲法，反对父亲的内外政策。他同比利时的斯泰法妮结婚，无子女。他同情妇玛丽娅·韦特塞拉在奥地利迈耶林的猎人小屋自杀身亡。由于官方对调查结果保密，所以他的死引起小说家的种种猜测。

② 托斯卡纳为意大利中部行政区。

公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儿子洛林的约翰-萨尔瓦多尔离开了他的亲属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宫廷。他知道自己会在维也纳被人发现，就去向教皇自首，恳求教皇手下留情。他得到了宽恕。但是，摩纳哥——摩纳哥·拉瓦莱特红衣主教——以赎罪为借口，把他关进圣天使城堡，他在那里已呻吟了三年。”

议事司铎用四平八稳的声音说完了这些话。他等了一会儿之后，轻轻地用脚顿了一下：

“摩纳哥任命的利奥十三世的典狱长就是他。”

“什么！红衣主教！”伯爵夫人大声说道。“一位红衣主教难道可能是共济会会员？”

“唉！”议事司铎沉思地说道，“共济会已深深地渗透到教会之中。您好好想想，伯爵夫人，如果教会有更好的自卫能力，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只有依靠几个居于高位的会员的帮助，共济会才能抓住我们的圣父。”

“真可怕！”

“伯爵夫人，还能对您说什么呢？约翰·萨尔瓦多尔以为自己是教会的囚徒，他却是共济会的囚徒。今天，他释放我们圣父的条件是同意让他一起逃跑。在一个不能引渡的国家里，他只能逃得很远。他索价二十万法郎。”

瓦朗蒂娜·德·圣普里刚把身子往后靠，并放下双臂，把头往后仰。她听到这些话，发出轻微的呻吟声，并失去了知觉。议事司铎急忙冲上前去：

“请您放心，伯爵夫人。”他拍着她的双手：“这没有什么关系！”他把嗅盐瓶拿到她的鼻孔前：“这二十万法郎，我们已经有了十四万。”他见伯爵夫人睁开一只眼睛：“莱克图尔公爵只同意给五万。现在还缺六万。”

“这钱您会有的。”伯爵夫人用依稀可辨的声音说道。

“伯爵夫人，教会没有把您看错。”

他站起身来，神情严肃，近于庄重。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

“圣普里伯爵夫人，我完全相信您慷慨的言辞。但是，您要想到随之而来的不可名状的困难，会妨碍乃至阻止这笔钱的交付。这笔钱，我说了，您将忘记已经给了我，我也会否认曾拿到过，因为我甚至不能给您一张收据……为了谨慎起见，我拿到这笔钱时不能留下书面凭据，而且要您亲手交给我。我们受到监视。我来到城堡会被人评论。我们什么时候能相信仆人？您要想想巴拉利乌尔伯爵当选院士的事。我不能再次来到这里。”

说完这些话，他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伯爵夫人明白了：

“但是，教士先生，您要想想，我身上没有这笔巨款。甚至……”

教士有点不耐烦。看来，她是不想再说一句，说她需要一些时间来凑齐这笔钱（因为她不希望由她一个人来掏钱）。她低声说道：

“怎么办？……”

然后，她见议事司铎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就说道：

“我楼上只有几件首饰……”

“啊！不，夫人！首饰是纪念品。您难道以为我是干旧货商这一行的？您是否想到，我要用最好的价钱把它们卖掉，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我既会败坏您的名声，又会把我们的事情搞坏。”

他低沉的声音，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刺耳、可怕。伯爵夫人的声音则有点颤抖。

“请您等一会儿，议事司铎先生：我去看看，我抽屉里有多少。”

……她很快就下来了。她手里紧紧握着一把揉皱的蓝色钞票。

“幸好，我刚收到地租。我可以交给您六千五百法郎。”

议事司铎耸了耸肩。

“您要我拿这些钱干什么?”

他伤心的脸显出蔑视的神情,用庄严的手势把伯爵夫人的手推开:

“不,夫人,不,我不会拿这些钞票。这些钞票我只会和其他钱一起拿。完全正直的人要求的是完整无缺。您什么时候能把钱全部交给我?”

“您给我多少时间?一个星期?”伯爵夫人想到了集资,就问道。

“圣普里伯爵夫人,教会难道看错人了?一个星期!我只会说一句话:

教皇在等待

然后,他朝上天举起双臂:

“什么!您把解救他的莫大荣幸掌握在您的手中,却要拖延时间!您要想想,夫人,您要想想,当您将被解救的那天,主也会让您等待,让您无能为力的灵魂焦急地等在天堂的门外!”

他在威胁,变得可怕,然后,他突然把一串念珠上带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放在嘴唇上,沉浸在迅速的祈祷之中。

“但是,我给巴黎写信的时间?”昏乱的伯爵夫人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您就打电报!”让您的银行把六万法郎付给巴黎的土地信贷银行,这家银行将打电报给波城的土地信贷银行,让它立即把这笔钱付给您。这连小孩子都会。”

“我有钱存在波城。”她壮着胆说道。

“存在一家银行里?”

“正是土地信贷银行。”

他完全给激怒了。

“啊!夫人,您为什么要转弯抹角才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是否

说明您的热心？我要是拒绝您的帮助，您现在又会怎么说呢？”

然后，他穿过房间，双手抄在背后，仿佛不想再听到任何话：

“这不光是不热心（他用舌头发出啧啧声，以表示厌恶），几乎是口是心非。”

“教士先生，我恳求您……”

教士低着头，神色坚决，又走了一些时间。他最后说道：

“我知道，您认识布丹教士，我今天要和他共进午餐（他掏出怀表）……我要迟到了。请您开一张支票，抬头写他。他代我领了这六十张钞票，他会马上转交给我的。您看到他的时候请告诉他，这钱用于‘赎罪祭献’，他为人谨慎，很会做人，是不会问下去的。那么，您还等什么？”

伯爵夫人沮丧地坐在长沙发上，这时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向一个小写字台，并打了开来，拿出橄榄绿色的长方形支票簿，在一张支票上写下她长长的字体。

“请原谅我刚才对您有点粗暴，伯爵夫人。”教士接过她递给他的支票，用变得温和的声音说道。“但是，这涉及重大的利害关系！”

然后，他悄悄地把支票塞进里面的口袋：

“感谢您就是亵渎宗教，对吗？即使是以他的名义，而我只是他手中不称职的工具。”

他哭了一会儿，用头巾压低哭声，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用脚后跟往后一蹬，迅速用一种外语低声说出一句话。

“您是意大利人？”伯爵夫人问道。

“西班牙人！我真挚的感情把这点泄露了出来。”

“不是您的口音。确实，您讲的法语纯正得……”

“您太客气了，伯爵夫人，请原谅我要突然离您而去。依靠我们这个简单的办法，我今晚就能到达纳博讷，总主教正十分焦急地在那里等待着我。告辞了！”

他用双手握住伯爵夫人的双手，上身后仰，凝视着她：

“告辞了，圣普里伯爵夫人。”然后，他把一个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您要记住，您的一句话会把事情全部毁掉。”

他刚出去，伯爵夫人就跑过去拉铃绳。

“阿梅莉，请叫皮埃尔在午饭后立即准备好敞篷四轮马车，要去城里。啊！再等一会儿……让热耳曼骑上自行车，把我给您的信马上送到弗勒里苏瓦尔夫人那里。”

在没有关上抽屉的写字台上，她俯下身子写道：

亲爱的夫人：

我今天下午来看您。请在两点钟左右等我。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请安排好，让我们单独交谈。

她签上名，盖好封印，把信封递给阿梅莉。

二

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夫人娘家姓佩特拉，是韦萝尼克·阿尔芒-杜布瓦和玛格丽特·德·巴拉利乌尔的妹妹。她名字古怪，叫阿尼卡[①]。菲利贝尔·佩特拉是第二帝国时期相当著名的植物学家，由于他夫妻生活不愉快，从年轻时起就决定给他将来会有的孩子起花卉的名字。有些朋友认为他给第一个孩子起的名字韦萝尼

① 原文为 Arnica，植物名：山金车，菊科一属，多分布在北美西南部，叶狭，花橘黄色。

克[1] 有点特别，但在起了玛格丽特[2] 的名字后，他听到别人婉转地说他改变了主意，听从大家的意见，选了个普通的名字，就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给第三个孩子起个完全是植物的名字，封住了所有恶言中伤者的嘴。

阿尼卡出生后不久，菲利贝尔的性格变得乖戾，同妻子分居，离开首都，迁居波城。他妻子冬天住在巴黎，但天气一转暖，她就回到故乡塔布[3]，在家里的一幢老房子里接待她的长女和次女。

韦萝尼克和玛格丽特一年里有半年在塔布过，另外半年在波城过。至于小阿尼卡，由于两个姐姐和母亲都不把她当一回事儿，她又确实有点幼稚，与其说她漂亮，不如说她可怜，她夏天和冬天都呆在父亲身边。

这个女孩最大的乐趣是同父亲一起到乡下去采集植物。但是，他往往十分古怪，沉浸在抑郁的情绪之中，把她留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去进行长时间的散步，回来时疲惫不堪，吃完晚饭就钻进被窝睡觉，也不恩赐给女儿一个微笑或一句话。在诗意盎然的时刻，他就吹笛子，但老是吹同样的曲调，仿佛百听不厌。其余的时间，他给花卉仔细画像。

老女仆外号叫雷泽达[4]，管烧饭和家务，也看管这个孩子，并把自己知道得不多的知识教给她。在这种情况下，阿尼卡到十岁才勉强识几个字。对人的尊重终于使菲利贝尔清醒过来：阿尼卡进入了寡妇瑟梅纳太太的寄宿学校，这位太太把基础知识传授给十二个女孩和几个年纪很小的男孩。

---

① 原文为 Véronique，植物名：婆婆纳，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早春开花，花小，淡紫红色。

② 原文为 Marguerite，植物名：雏菊，菊科，多年生矮小草木，早春开花，舌状花白色、粉红色或红色，管状花黄色。

③ 塔布是法国南部上比利牛斯省省会。

④ 原文为 Réséda，植物名：木犀草。

阿尼卡·佩特拉既无防人之心，又无自卫能力，在此之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名字会引人发笑。在进入寄宿学校的那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可笑之处。嘲笑像潮水般涌来，把她压成迟钝的藻类。她给说得脸红，有时脸色发白，还哭了出来。瑟梅纳太太因服装不整齐而惩罚了全班学生，但这种愚蠢的做法立即使起初没有恶意的嘻嘻哈哈变得充满敌意。

阿尼卡个子高，软弱无力，脸色苍白，行动迟钝，她摇晃着双臂呆在这小小的教室的中央。瑟梅纳太太用手指出：

“佩特拉小姐，你坐在左面第三张凳子上。”虽然挨了骂，班级的同学却嘲笑得更加厉害。

可怜的阿尼卡！在她面前，生活只是两边充满嘲笑声和辱骂声的阴暗林荫道。幸好瑟梅纳太太对她的苦恼有所觉察，不久之后女孩就在这位寡妇的怀抱中得到了保护。

放学后，阿尼卡情愿留在寄宿学校，而不愿回到家里看不到父亲。瑟梅纳太太有个女儿，比阿尼卡大七岁，背有点驼，但乐于助人。瑟梅纳太太想给女儿找个丈夫，就在星期天晚上接待来客，甚至每年举办两次午后的主日聚会，有朗诵和舞会，前来参加的有她以前的几个因感激而来的女学生，她们由父母陪着，还有一些因无所事事而来的少年，他们没有钱，也没有前途。在这些聚会上，阿尼卡是毫不鲜艳的花朵，她不显眼，甚至黯然失色，但仍受到别人的注意。

十四岁时，阿尼卡失去了父亲，瑟梅纳太太收留了这个孤儿，因为两个姐姐不比她大多少，从此就很少来看望她。然而，在一次短暂的来访中，玛格丽特第一次遇到两年后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当时二十八岁，在祖父罗伯托·德·巴拉利乌尔那里度假。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说过，帕尔马公国并入法国后不久，罗伯托·德·巴拉利乌尔迁居波城郊区。

在眼花缭乱的阿尼卡看来，玛格丽特光彩夺目的婚姻（当时，

佩特拉家这三位小姐并非完全没有财产)使姐姐离她更加遥远。她感到,一位像尤利乌斯那样的伯爵,即使朝她俯下身来,也决不会去吸她的香味。她羡慕她姐姐终于摆脱了这令人不快的姓:佩特拉。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很美。它同德·巴拉利乌尔多么相配!唉!结婚后有什么样的姓,才能使阿尼卡这个名字不显得滑稽可笑?

由于无法得到实惠的东西,她的心灵犹如尚未开放就给弄坏的花朵,想在诗意上进行尝试。十六岁时,她苍白的脸部两侧垂着鬈发,这种发式被称为鬈发垂鬓角,她那神色迷茫的蓝眼睛,在黑发旁露出惊讶的目光。她声音并不响亮,也不生硬。她阅读诗歌,竭力写诗。她认为,使她脱离生活的一切都富有诗意。

在瑟梅纳太太的晚会上,有两个小伙子是常客,温柔的友情从童年时代起就使他们成为好伙伴。其中一个曲背,但个子不高,虽然瘦,但还没有到皮包骨头的地步,头发像褪了色那样,而不是颜色金黄,鼻子高傲,目光羞怯,这是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另一个矮胖结实,黑发又硬又短地竖着,他有奇特的习惯,脑袋总是往左边倾斜,嘴巴张开,手笔直地往前伸出,我描写的是加斯东·布拉法法斯。阿梅代的父亲是大理石制品制造商、墓碑承包商和花圈制造商,加斯东则是大药店的小开。

(十分奇怪的是,布拉法法斯这个姓在位于比利牛斯山山梁分支的那些村庄里非常普遍,虽说有时写法不同。因此,光是在斯塔……这个市镇里,写下这几行文字的笔者去那里参加一次考试时,看到一位公证人姓 Blaphaphas,一位理发师姓 Blafafaz,一位猪肉食品店老板姓 Blaphaface,他们被问到时,都不承认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并且都有点轻蔑地谈到其他两位的姓的写法不够优美。不过,这种有关语文学的评论只能引起少数读者的兴趣。)

弗勒里苏瓦尔和布拉法法斯缺少了对方又会怎样呢?这点很难想像。在高中的课间休息时,人们看到他们总是在一起。他们

不断被人戏弄，就相互安慰，叫对方要忍耐，给予对方援助。大家把他们称为**布拉法富瓦尔**[1]。他们的友谊在他们俩看来是惟一的方舟，是生活这个冷酷无情的沙漠中的绿洲。其中一人要享受欢乐，就立即同另一人分享，或者说得更加清楚些，对一人来说，只有同另一人分享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两个布拉法富瓦尔虽然极其用功，但由于对各种文化都毫无悟性，所以成绩极差，要是没有厄多克斯·莱维雄的帮助，他们一定会在班级里一直排名倒数一二名。后者收取少量报酬，给他们修改作业，甚至为他们代做作业。这个莱维雄是市里一家大首饰店老板的小儿子。（二十年前，在同首饰店老板科恩的独生女结婚后不久——当时，他生意兴隆，就离开市里地势低的街区，搬到离游乐场不远的地方去住——，首饰店老板阿尔贝·莱维就想把这两个姓合而为一[2]，正如他把这两家店合而为一那样。）

布拉法法斯能吃苦耐劳，弗勒里苏瓦尔却体质孱弱。快到青春期时，加斯东的脸上长满胡子，仿佛青春的活力会让他全身都长出毛来。然而，阿梅代的皮肤更为敏感，就进行排斥，热得发了疱疹，仿佛胡子要客气一番才长出来。布拉法法斯的父亲建议服用净化机体的药。每星期一，加斯东就把一小瓶抗坏血病的糖浆放在书包里带来，偷偷地交给自己的朋友。他们也用了药膏。

在这时，阿梅代第一次患了感冒，虽说波城的气候温暖，他的感冒却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并在他的支气管里留下了讨厌的后遗症。这样，加斯东就有机会再次关心自己的朋友。他给他的朋友吃甘草汁糖、枣膏、苔藓膏以及桉叶止咳糖，桉叶止咳糖是老布拉法法斯根据一位老本堂神父的配方制成的。阿梅代很容易患黏

---

① 原文为 Blafafoires，由 Blafa(phas)（布拉法法斯）和 F(leuriss)oire（弗勒里苏瓦尔）构成并加 s 变为复数。

② 指把 Lévy（莱维）和 Cohen（科恩）这两个姓合并为 Lévichon（莱维雄）。

膜炎，所以出去时都要系上围巾。

阿梅代除了继承父业之外，没有别的雄心壮志。加斯东虽说样子无精打采，却也不乏首创精神。他从高中时起就动脑筋搞小发明创造，当然这实际上主要是消遣性的，如活门捕蝇器、弹子秤、课桌安全锁，虽说他课桌里的秘密并不比他心里的秘密多。尽管他最初在应用自己的技术时天真无邪，但这些应用还是导致他在以后从事更加重要的研究，其第一个成果是发明了“供肺弱的吸烟者和其他人使用的卫生除烟烟斗”，这种烟斗曾长期陈列在药房的橱窗里。

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和加斯东·布拉法法斯都爱上了阿尼卡：这是命运。值得称赞的是，他们立即向对方承认这种刚刚产生的热烈爱情，并没有使他们不和，反而把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在开始时，阿尼卡并没有向他们提供嫉妒的重大理由。她也决不会想到他们的爱情，虽说星期天在瑟梅纳太太家举办的小型晚会上，他们都是常客，当她把果汁、马鞭草茶或洋甘菊茶端给他们喝时，他们说话的声音颤抖。晚上回去时，他们俩都赞赏她的端庄和优雅，为她脸色苍白感到担心，大胆地……

他们讲好在同一天晚上一起向她求爱，然后让她作出选择。阿尼卡初次面对爱情，觉得意外，在纯朴的心里感谢上天。她请这两位求爱者给她一些时间进行考虑。

说实话，她并不偏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对他们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对她发生兴趣，原因是她已失去使任何人发生兴趣的希望。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她越来越觉得为难，同时却渐渐对两个求婚者向她表示的敬意感到陶醉。两个布拉法富瓦尔在夜里散步时相互估计对方的进展，并直截了当地向对方长久地谈论她赐给他们的片言只语、目光和微笑，而她则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在一些小纸片上写字，然后用烛火把它们烧掉，并反反复复地

依次说道:阿尼卡·布拉法法斯?阿尼卡·弗勒里苏瓦尔?但不能在这两个残酷的名字中作出选择。

然后,有一天举行跳舞晚会时,她突然选择了弗勒里苏瓦尔。阿梅代刚才在叫她阿尼卡时,不是像说意大利语那样,把重音放在她名字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不过,这并非是预先考虑好的,也许是受到瑟梅纳小姐所弹的钢琴曲的影响,钢琴曲使当时的气氛具有音乐的节奏。)而阿尼卡这个名字,即她自己的名字,立刻使她感到出乎意料地悦耳,也能表达诗意、爱情……他俩单独呆在客厅旁边的小会客室里,互相靠得很近,有气无力的阿尼卡让她那因感激而变得沉重的脑袋垂了下来,她的前额碰到阿梅代的肩膀,而阿梅代则十分庄重地握住阿尼卡的手,吻了吻她的手指。

在回家时,阿梅代把自己的幸福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加斯东则一反常态,一句话也不说,当他们在一个路灯前走过时,弗勒里苏瓦尔觉得他在哭。不管阿梅代是如何天真无邪,他难道真的认为他的朋友也会在这最后一点上分享他的幸福?他十分羞愧、尴尬,但还是把布拉法法斯抱在怀里(街上空无一人),并向自己的朋友发誓,不管他爱得多深,他的友谊仍然最为重要,说他并不认为他结婚后他的友谊会有丝毫的减弱,最后还说,为了不让布拉法法斯因嫉妒而痛苦,他准备用自己的幸福向朋友保证,他决不使用他作为丈夫的权利。

布拉法法斯和弗勒里苏瓦尔的性格都不暴躁,但加斯东多一点阳刚之气,他沉默不语,让阿梅代许下诺言。

阿梅代结婚后不久,加斯东为了减轻痛苦,就投入到工作中去,发明了塑性纸板。这个发明在开始时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其第一个结果是恢复了莱维雄对于两位布拉法富瓦尔有所减退的友情。厄多克斯·莱维雄立刻预感到宗教雕塑艺术可能会使用这种新材料,他凭着对意外情况的出色感觉,首先把这种材料起名为罗

马纸板[1]。布拉法法斯、弗勒里苏瓦尔和莱维雄商行就此成立。

商行申报的启动资金为六万法郎，两个布拉法富瓦尔投入的资金只有一万。莱维雄慷慨地提供了其余的五万，因为他不希望他的两位朋友负债累累。其实，在这五万中，四万是弗勒里苏瓦尔的借款，是从阿尼卡的陪嫁财产中提取的，偿还期为十年，累积利息 4 分半，这是阿尼卡从未想到过的，可以使阿梅代这笔小小的财产避开这个企业不能不冒的巨大风险。两个布拉法富瓦尔提供的支持则是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巴拉利乌尔家的关系，就是说，罗马纸板经受了考验之后，可以得到教会中许多有影响的神职人员的保护。这些神职人员（除了几次重大的订货之外）说服了许多小堂区向 F.B.L.[2] 商行购货，以满足信徒们不断增加的需要，因为越来越完善的艺术教育需要的作品，应该比在此以前祖先们的信仰一直感到满足的粗糙作品来得精致。为此，教会认为出色的几位艺术家，被请来推动罗马纸板的事业，最终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巴黎美术展览会评委的首肯。莱维雄让两个布拉法富瓦尔留在波城，自己则迁居巴黎，由于他善于周旋，商行很快就得到巨大的发展。

瓦朗蒂娜·德·圣普里伯爵夫人想通过阿尼卡使布拉法法斯的商行对拯救教皇的秘密使命发生兴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她相信弗勒里苏瓦尔夫妇的恻隐之心，会使他们同意负担她的部分捐款。不幸的是，两个布拉法富瓦尔由于在商行开张时投资少，所以得益也少：在公开承认的收入中得到两个十二分之一，在其他的收入中分文未得。这是伯爵夫人所不知道的，因为阿尼卡同阿梅代

---

① 目录中说，塑性罗马纸板是最近发明、专门制造出来的，布拉法法斯、弗勒里苏瓦尔和莱维雄商行保存着制造技术的秘密，这种材料可以十分有利地取代石膏板、毛粉饰板和其他类似的材料，因为在使用中清楚地显示出这些材料的种种缺陷。（接下来是对各种样品的描述。）——作者注

② 即 Fleurissoire, Blafaphas, Lévichon（弗勒里苏瓦尔、布拉法法斯、莱维雄）的第一个字母。

一样，对金钱的事羞于启齿。

三

“亲爱的夫人！发生了什么事？看了您的信我非常担心。”

伯爵夫人倒在阿尼卡推过来的扶手椅上。

“啊！弗勒里苏瓦尔夫人……噢，请让我叫您亲爱的朋友……这种痛苦，也关系到您，使我们更加亲近。啊！您要是知道……”

“您说吧！您说吧！别再吊我的胃口。”

“但是，我刚才获悉并将告诉您的事，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

“我从未辜负过任何人的信任。”阿尼卡难过地说道，因为从未有人把任何秘密告诉过她。

“这事您是不会相信的。”

“会的！会的！”阿尼卡抱怨地说道。

“啊！”伯爵夫人用呻吟般的声音说道。“噢，劳驾您给我喝一杯，随便什么都行……我感到像要断气那样。”

“您要马鞭草茶？椴花茶？洋甘菊茶？”

“随便什么……还是喝茶……这事我开始时也不愿相信。”

“厨房里有开水。马上就能泡好。”

阿尼卡在忙碌时，伯爵夫人好奇的眼睛对客厅进行鉴定。客厅呈现出令人失望的简朴。几把饰有绿色棱纹平布的椅子，一把石榴红丝绒面扶手椅，另一把扶手椅饰有俗气的绒绣，就是她坐的那把，一张桌子，一张桃花心木的蜗形脚桌子。壁炉前有一块绳绒地毯。壁炉上，在一个用半球形玻璃罩罩着的大理石座钟的两侧，有两只大理石的镂空大瓶，也罩有半球形玻璃罩。桌子上放着一本家庭影集。在蜗形脚桌子上是卢尔德圣母在岩洞中的形象，是用罗马纸板做的模型。这一切都在劝阻伯爵夫人，她感到缺乏勇

气。

不过,这些人也许是装穷、吝啬……

阿尼卡回来时拿着托盘,上面放着茶壶、糖和一只茶杯。

"麻烦您啦。"

"哦! 别客气……只是我情愿做在前面,因为到后来我就没有力气了。"

"好吧!"瓦朗蒂娜等阿尼卡坐下后开始说道,"是这样:教皇……"

"不! 别告诉我! 别告诉我!"弗勒里苏瓦尔夫人立刻说道,并把一只手伸到前面。然后,她轻轻地叫了一声,闭上眼睛,往后一仰。

"可怜的朋友! 可怜、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说着拍了拍她的手腕,"我知道这个秘密是您力所不能及的。"

最后,阿尼卡睁开一只眼睛,伤心地低声说道:

"他死了?"

于是,瓦朗蒂娜朝她俯下身子,在她耳边说道:

"被囚禁了。"

弗勒里苏瓦尔夫人大吃一惊,回过神来。瓦朗蒂娜开始长久地讲述她的故事,在讲述中弄错了那些日期,把年代的次序搞乱,但是,事实是确定无疑、无可争辩的:我们的圣父落到了那些非基督教徒的手中;人们秘密组织一次十字军东征来解救他;为了搞好这次十字军东征,首先需要许多钱。

"阿梅代会怎么说呢?"阿尼卡感到难受,用呻吟般的声音说道。

他和他的朋友布拉法法斯去散步了,要到晚上才能回来……

"特别是要他保守秘密。"瓦朗蒂娜在向阿尼卡告辞时反复说了好几次。"让咱们吻别吧,亲爱的朋友。要勇敢些!"阿尼卡不好意思地把有点潮湿的前额伸给伯爵夫人。"明天,我来了解一下,

您觉得能做些什么。同弗勒里苏瓦尔先生商量一下。但您要想想,这关系到教会!那么,就说好了:只告诉您的丈夫!您要答应我:守口如瓶,好吗?守口如瓶。”

圣普里伯爵夫人让阿尼卡处于抑郁的状态,同昏厥相差无几。阿梅代散步回来后,她立刻对他说道:

“我的朋友,我刚获悉一个极为悲伤的消息。可怜的圣父被囚禁了。”

“不可能!”阿梅代说时就像在说“呵!”那样。

于是,阿尼卡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好了,好了,亲爱的……”阿梅代脱掉外套接着说道。他不穿外套是不会出去的,因为他害怕温度的突然变化。“你在想什么?要是有人碰了圣父,所有人都会知道。会在报上看到……谁会把他囚禁?”

“瓦朗蒂娜说是共济会。”

阿梅代看了看阿尼卡,心想她一定疯了。他还是开了口:

“共济会!哪个共济会?”

“我怎么知道呢?瓦朗蒂娜答应过不说出此事。”

“这一切是谁对她说的?”

“她不准我说出来……一个议事司铎,是一位红衣主教派来的,带着红衣主教的名片……”

阿尼卡对公务一窍不通,所以对德·圣普里夫人告诉她的事,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监禁和囚禁这两个词,在她眼前展现的是带有浪漫色彩的阴暗图像,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则使她无比振奋。当阿梅代最终受到震动,说到要启程时,她突然看到他身穿护胸甲,头戴柱形尖顶头盔,骑在马上……他现在大步穿过房间,说道:

“首先,钱,我们没有……你认为我给钱就够了!你认为,因为

我少了几张钞票，我就能安心休息？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我说的事是真的，那就很可怕，是不允许我们休息的。很可怕，你要知道。”

“是的，我清楚地感到，很可怕……不过，你还是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哦！要我现在对你解释……”阿梅代额头上渗出了汗水，举起了失望的双臂。

“不！不！”他接着说道，“这里要献出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己。我去同布拉法法斯商量一下，看看他对我说什么。”

“瓦朗蒂娜·德·圣普里要我答应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阿尼卡羞怯地说道。

“布拉法法斯不是外人。我们可以叫他决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你动身别人怎么会不知道呢？”

“别人会知道我动身了，但不会知道我去哪里。”然后，他转向她，用哀婉动人的声音恳求道：“阿尼卡，亲爱的……你让我到那里去吧。”

她啜泣着。现在，是她请求布拉法法斯的支持。阿梅代正要去找他，他却不请自来，并按照他的习惯，先敲了敲客厅的玻璃门。

“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故事。”他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大声说道。“不！实际上，谁又会想到这种事？”他没等弗勒里苏瓦尔说出自己的意图，就突然说道：“我的朋友，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启程。”

“您看，”阿梅代说道，“这是他第一个想法。”

“可惜的是，我可怜的父亲身体不好，我无法离开。”这是第二个想法。

“总之，最好我一个人去。”阿梅代接着说道。“我们两个人去会被别人发现。”

“你是否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阿梅代挺起胸脯,竖起眉毛,样子仿佛在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你要我怎样呢? 布拉法法斯继续说道:

“你知道是同谁打交道? 去哪儿? 你在那儿到底要干什么?”

“首先要了解当时的情况。”

“不过,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呢?”

“对,我不能疑虑重重。”

加斯东立刻大声说道:

“我也不能这样。”

“我的朋友,你再考虑一下。”阿尼卡试图劝阻。

“一切都考虑好了:我秘密启程,但我要走。”

“什么时候? 你没有做过任何准备。”

“今天晚上。我难道要带许多东西?”

“但你从未出门过。你是不会知道的。”

“你等着瞧吧,亲爱的。我会向你们讲述我的冒险故事。”他说时傻笑了一声,他的喉结为之一动。

“你会感冒的,肯定会。”

“我会系上围巾。”

他停下脚步,用食指微微托起阿尼卡的下巴,人们想引婴儿微笑就是这样做的。加斯东态度持重。阿梅代走到他的身边:

“查火车时刻表,我就拜托你了。你要告诉我,我去马赛乘哪一班火车好,是三等车厢。最后,请给我准备一份详细的时刻表,注有我要换车的地点。然后,我就动身,我会设法应付的,天主会把我带到罗马。你们给我写的信寄到那里,请写上:存局候领。”

他使命的重要性使他的头脑过于发热,这十分危险。加斯东走后,他仍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他低声说道:

“把这事留给我来做!”他充满着赞赏和感激之情:他终于有了存在的理由。“啊! 行行好吧,夫人,别把他留下来! 世界上很少

有人能找到用武之地。”

阿尼卡得到的惟一结果，是那天夜里他仍在她身边度过，因为加斯东在晚上带来的时刻表上指出，乘上午八点的火车最为方便。

那天上午，下着大雨。阿梅代不要阿尼卡或加斯东到火车站去给他送行。没有人用永别的目光看着这位滑稽可笑的旅行者，只见他眼睛像西鲱，脖子上系着石榴红围巾，右手提着灰色帆布手提箱，上面钉着他的名片，左手拿着大雨伞，胳膊上搭着一条绿色和棕色的格子披肩，火车把他送往马赛。

四

在这时，一次重要的社会学会议使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伯爵来到罗马。他也许不是被专门请来的（因为他对社会问题与其说精通，不如说相信），但他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来结识一些学术权威。由于米兰是他的必经之地，正如读者知道的那样，米兰也是阿尔芒-杜布瓦夫妇听从安塞姆神父的建议而移居的地方，所以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看他的襟兄。

就在弗勒里苏瓦尔离开波城的那天，尤利乌斯拉响了昂蒂姆家的门铃。

他被带进一个破旧的套间，如果阴暗的小室也能算一个房间，那么套间里就有三个房间，韦萝尼克亲自在这个小室里烧几个蔬菜，即他们的家常菜。一面难看的金属反射镜照出小院子里暗淡、狭窄的光线。尤利乌斯手里拿着帽子，而不是把它放在覆盖椭圆形桌子的不干净的漆布上，并因害怕坐在仿皮漆布上而仍然站着。他抓住昂蒂姆的手臂，大声说道：

“您不能住在这儿，可怜的朋友。”

“我有什么值得您可怜？”昂蒂姆说道。

听到说话的声音，韦萝尼克跑了过来：

“亲爱的尤利乌斯，您知道别人亏待了我们，我们又过于相信别人，您是否认为他只能这样说？”

“是谁叫你们到米兰来的？”

“是安塞姆神父。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保留卢奇纳街的套间。”

“它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昂蒂姆说道。

“问题不在这里。安塞姆神父答应补偿你们的损失。他是否知道你们的贫困？”

“他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韦萝尼克说道。

“你们得向塔布的主教申诉。”

“昂蒂姆已经这样做了。”

“他说了什么？”

“他是个善良的人。他热情地鼓励我的信仰。”

“但是，你们来这里之后，没有求助过任何人？”

“我差一点去见帕齐红衣主教，他曾关心过我，我也在不久前给他写过信。他曾路过米兰，但他派他的男仆来对我说……”

“他痛风发作，只能呆在房间里。”韦萝尼克打断了他的话。

“真可恶！必须告诉拉姆波拉。”尤利乌斯大声说道。

“告诉他什么，亲爱的朋友？我确实有点穷，但我们还需要什么？我在事业成功之时到处漂泊，我是罪人，我是病人。现在，我的病好了。过去，您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来同情我。但您知道这点：虚幻的财产会使人离开天主。”

“但是，这些虚幻的财产是应该给您的。我同意教会教导您蔑视财产，但不同意教会剥夺您的财产。”

“说得好。”韦萝尼克说道。“我听您说话，尤利乌斯，感到十分宽慰。他的逆来顺受，使我极不耐烦。无法让他自卫。他像个傻瓜，听任别人骗取他的钱财，还要感谢想来捞钱的人们，那些人是以天主的名义来捞钱的。”

“韦萝尼克，我听你这样说很难受。人们以天主的名义做的事，已是生米煮成的熟饭。”

“如果您认为当傻瓜有趣。”

“jobard（傻瓜）这个词中有 Job（约伯[①]），我的朋友。”

于是，韦萝尼克转向尤利乌斯：

“您听到他的话了？唉！他每天都这样。他嘴里只有枯燥无味的说教。我在菜场、厨房里和家务上忙完之后，先生就读他的福音书中的语录，认为我在许多事情上都太冲动，要我去观赏田里的百合花。”

“我在尽量帮助你，我的朋友。”昂蒂姆用天使般的声音接着说道。“我现在步履轻健，所以多次向你提出去菜场买菜，或是替你做家务。”

“这不是男人们做的事。你还是写你的说教书，只是要设法让人多给你一点钱。”然后，她用越来越生气的声音说道（她以前总是笑脸相迎！）：“但愿这不是一种耻辱！要想想他以前给《电讯报》写亵渎宗教的文章时得到的稿费：他今天给《朝圣者报》写主日说教只拿到几文钱，却还要把其中的四分之三留给穷人。”

“那么，他是十足的圣人……”尤利乌斯难受地大声说道。

“啊！他用他的圣洁来烦我……喂，您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她走到房间的一个暗角里，去找一只鸡笼：“这两只老鼠的眼睛，是以前给科学家先生弄瞎的。”

“唉！韦萝尼克，您为什么要重提旧事？当时，我在对它们做实验，您给它们喂食，我当时还责备您……是的，尤利乌斯，在我犯罪时，我因在科学上的无谓好奇而弄瞎了这两只可怜的动物，我现在对此感到负疚，是理所当然的。”

---

① 据《圣经·旧约》，约伯是乌斯人，极为富有，并且具有忍耐精神。神为了试他，夺去了他的全部财产、女儿，他都能忍受。

“我希望教会在使您失明之后，也认为为您做您为这两只老鼠做的那种事是理所当然的。”

“您说：失明！您是这样说的？是眼明，老弟，眼明。”

“我对您说的是实利。您被人抛弃，处于这样的状况，这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教会对您许下了诺言，就必须履行，这是为了教会的名誉，也是为了我们的信仰。”然后，他转向韦萝尼克：“如果你们还是一无所得，那就再对上面去说，一级一级上去。我刚才说了拉姆波拉？我现在想向教皇呈交请求书，教皇知道您皈依天主的事。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应该让他知道。明天我就回罗马。”

“您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韦萝尼克胆怯地说道。

“请您原谅，我的胃不是很好（尤利乌斯的指甲保养良好，他发现昂蒂姆手指粗糙，指尖呈方形）。从罗马回来之后，我再来看您，我会多呆一些时间，亲爱的昂蒂姆，同您谈论我准备写的新书。”

“最近我又看了《顶峰巍峨》，感觉要比我初次看时来得好。”

“您的感觉不对！这是本失败的书。当您能理解我的意思，能评价我思想中的奇特工作时，我再向您解释其中的原因。我要说的话太多了。今天就到此为止。”

他离开阿尔芒-杜布瓦夫妇时，要他们充满希望。

第四卷　千足帮

我赞扬的只能是在呻吟中探求的人们。

帕斯卡，3421

一

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离开波城时，口袋里带着五百法郎，这些钱在他旅途中肯定够用，虽然共济会狡诈，可能会让他花冤枉钱。另外，如果钱不够，他又不得不延长逗留时间，他就求助于布拉法法斯，他的朋友留了一小笔钱供他使用。

在波城无人知道他去哪儿，他买的车票只能乘到马赛。从马赛到罗马，三等车票只要三十八法郎四十生丁，而且他能中途下车，他想利用这点来满足的并非是他那从未十分强烈的对各地别致景色的好奇心，而是他过于讲究的睡眠需要。这就是说他特别害怕失眠，而由于教会要求他到达罗马时精神饱满，所以他并不在乎迟两天到达，也不在乎多付些旅馆的住宿费……这要比在车厢里过夜好得多，因为在车厢里肯定会彻夜不眠，而吸进其他旅客呼出的空气，又极不卫生。另外，其中一位旅客如想更换车厢里的空气，打开一扇窗，那他一定会感冒……因此，他第一天在马赛过夜，第二天在热那亚过夜，住在一家并不豪华但十分舒适的旅馆里，这种旅馆在火车站附近很容易找到，这样他将在第三天晚上到达罗

马。

总之，他对这次旅行感到高兴，也对终于能独自一人旅行感到高兴，他已四十七岁，却总是在别人的保护下生活，到处都由他的妻子或他的朋友布拉法法斯陪伴。他坐在自己的坐位上，像山羊那样尴尬地微笑着，希望自己的冒险没有很大危险。他到达马赛，一切平安。

第二天，他乘错了车。他当时全神贯注地阅读他刚买的意大利中部《导游手册》，所以弄错了火车，乘上去里昂的列车，到阿尔勒才发现，当时火车重新启动，一直开往塔拉斯孔。他得重新确定路线，然后乘晚上的火车前往土伦，他不想再次在马赛过夜，那里的臭虫使他难受。

他在那里的房间朝向大麻田林荫街[①]，外面的景色不错，床也不错，他叠好衣服、算好账、做好祈祷之后，就放心地躺在床上。他困得要命，立刻就睡着了。

臭虫有特别的习性，它们等到蜡烛熄灭、房间里一片漆黑之后，立刻开始攻击。它们并非没有目的地乱走，而是直接走到它们特别喜欢的颈部，有时走到手腕，少数几只则偏爱踝部。人们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把一种能引发荨麻疹的渗透性油注入到睡眠者的皮肤下面，只要摩擦皮肤，这种油的毒性就会剧增……

弗勒里苏瓦尔感到奇痒，醒了过来。他点上蜡烛，跑到镜子前面，看到下颌下面有一块模糊的红斑，上面布满模糊的白色小点，但蜡烛照得不清楚，镜子的锡汞齐又被弄脏，他的视觉也因困倦而变得模糊……他又躺了下来，仍在抓挠，又熄了蜡烛，五分钟后再次点上，因为灼痛变得无法忍受。他冲到盥洗室，在水罐里把手帕浸湿，敷在发炎的部位，那部位越来越大，已扩大到锁骨。阿梅代

① 大麻田林荫街（一译"拉卡内比耶尔林荫街"）是马赛市的街道，通往老港。

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就进行祈祷，然后又把蜡烛熄灭。敷着的湿手帕清凉，使疼痛得到了缓解，但时间十分短暂，疼痛者仍无法睡着。现在，除了荨麻疹般的疼痛之外，还有被弄湿的睡衣领子，他的眼泪也使领子变湿。突然，他害怕地跳了起来：臭虫！是臭虫！他感到奇怪的是他没有预先想到它们，但是，他对这种昆虫只知其名，又怎么能把一种确定的叮咬的结果归结为这种不确定的灼痛？他从床上下来，第三次点燃蜡烛。

他讲求理论，又神经过敏，所以像许多人那样，对臭虫有不符合实际的看法，他又因厌恶而感到寒心，开始在自己身上寻找臭虫，但没有找到，以为自己弄错了，并再次认为自己病了。在被单上也找不到。他在重新躺下之前，想到把长枕微微翻开。他发现三个黑黝黝的小圆点迅速躲到床单的皱褶里。正是它们！

他把蜡烛放在床上，开始捕捉它们，他把皱褶展开，看到了五只，但由于厌恶，不敢用指甲把它们掐死，就把它们赶到他的便壶里，对着它们撒了泡尿。他看着它们挣扎了一会儿，既满意又残忍，同时感到心里舒服了一点。他再次躺下，把蜡烛吹灭。

几乎与此同时，他身上又开始痒了，现在是颈背发痒。他感到恼火，又点燃蜡烛，下了床，这次把睡衣脱下来，从容不迫地仔细检查衣领。最后，他看到缝线上有几个难以觉察的淡红色小点在迅速移动，就当即把它们掐死，在上面留下一个个血迹。这些讨厌的昆虫这么小，他很难相信这就是臭虫。但是，不久之后，他再次微微翻开长枕，看到里面有一只大臭虫：这一定是它们的母亲。他受到鼓舞，非常兴奋，几乎感到有趣，就拿掉长枕，掀开被单，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搜索。现在，他在想像之中觉得到处都有臭虫，但一共只抓到四只。他重新躺下，享受到一小时的安宁。

接着，他又开始感到灼痛。他再次起来捕捉，最终弄得精疲力竭，只好罢休，但发现灼痛的地方只要不去碰它，很快就会不痛。拂晓时，最后几只臭虫吃饱之后，就不来叮咬他。他睡得很熟时，

侍者来叫醒他，因为他要去赶火车。

在土伦则是跳蚤。

也许跳蚤是他从车厢里带来的。他整夜搔痒，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感到它们沿着他的两条腿在跑，使他腰部发痒，浑身发热。他皮肤娇嫩，被跳蚤咬了以后就长出许多疙瘩，他随手一搔就发炎了。他多次点燃蜡烛，起床后脱下睡衣，重新穿上，却不能杀死一只跳蚤。他刚看到它们，就被它们逃出他的手掌，即使抓到了它们，以为它们被他的手指压扁后死了，可它们却马上又鼓了起来，像刚才那样活蹦乱跳地逃之夭夭。他最终觉得还是臭虫好。他感到生气，抓不到跳蚤就更加恼火，结果影响了睡眠。

第二天，他夜里长出的疙瘩使他身上发痒，而新发痒的地方则在提醒他，跳蚤仍在咬他。车厢里又过于热，使他感到更不舒服。车厢里挤满了工人，他们喝酒、抽烟、吐痰、打嗝，吃着气味难闻的粗短香肠，使弗勒里苏瓦尔好几次想要呕吐。但是，他到了边境之后才敢离开这个车厢，因为他害怕工人们看到他登上另一个车厢，会以为是他们妨碍了他。他在其后登上的车厢里，一个身体庞大的奶妈在给婴儿换尿布。他竭力想睡着，但帽子妨碍了他。这是一顶系黑带的扁平白草帽，通常称为 canotier。当弗勒里苏瓦尔像平常那样戴着它时，坚硬的帽边使他的脑袋离开隔板。为了把头部靠在隔板上，他把草帽稍稍抬起，隔板却把它往前猛推，而他反过来把草帽往后压，帽边则被夹在隔板和他颈背之间，他额头上面的帽边就像阀门那样往上翻。他决定把草帽脱下来，用围巾裹着头，因害怕阳光，他用围巾遮住眼睛。他至少已为夜里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上午在土伦买了一盒杀虫药粉。他心里想，即使房钱贵，他今晚也要毫不犹豫地在一家条件良好的旅馆下榻，因为这一夜再睡不好，他到达罗马时会处于何等萎靡不振的状态？遇到共济会会员就只能听凭摆布。

热那亚火车站前停着各大旅馆的公共马车。他径直走向最豪华的一辆马车，没有被拿起他寒酸的手提箱的仆人的傲慢神情吓倒。但是，阿梅代不愿离开自己的手提箱。他不同意把它放在车顶上，而是要求把它放在他坐位旁边的坐垫上。在旅馆的门厅里，看门人说的是法语，使他不感到拘束。于是，他鼓起了勇气，不仅仅要“一间非常好的房间”，而且询问向他推荐的那些房间的房钱，房钱在十二法郎以下的房间，他都看不中。

他决定要房钱为十七法郎的房间，看了好几间之后，他觉得房间宽敞、干净、雅致，又恰到好处。床在房间中显得突出，是一张铜床，十分整洁，肯定没人睡过，要是用除虫菊，对这张床是一种侮辱。盥洗室隐藏在一种大橱之中。两扇宽阔的窗子开向花园。阿梅代朝黑夜中俯下身子，久久地观赏着模糊不清的阴暗枝叶，让温热的空气逐渐缓解他的焦躁，并使他昏昏欲睡。在床的上方，一面罗纱做的帆像薄雾般准确地落在三个边上，如缩帆那样的细纱带在前面把它拉起，形成优美的曲线。弗勒里苏瓦尔认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蚊帐，而他却一直不屑使用蚊帐。

洗完澡之后，他愉快地躺在凉爽的被单里。他让窗子开着，当然不是完全敞开，因为他怕感冒，怕得眼炎，而是把一扇窗子关上，使风不能直接吹到他的身上。他算好账，做完祷告，就把灯熄了。（照明是用电气的，只要把开关上的小栓往下一按，就能把灯熄灭。）

弗勒里苏瓦尔正要睡着，轻微的歌唱声使他想起他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即只能在熄灯后开窗，因为光线会吸引蚊子。他也想起曾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感谢仁慈的天主把一种特殊的轻音乐赋予这种飞虫，使睡眠者在即将被叮咬时得到警告。然后，他让无法逾越的罗纱飘落在自己的周围。他温顺地想道：“这毕竟比像毡帽那样的小圆锥形干草要好得多，布拉法法斯老爹在出售时用

fidibus(**纸捻**)这个古怪的名称。人们把它们放在金属茶托上点燃,它们烧着时散发出大量有麻醉性的烟雾,会把睡眠者熏得半死。Fidibus! 多么奇怪的名称! Fidibus……"他已经睡着,突然,他鼻子的左侧被狠狠地叮了一下。他用手去打,但当他轻轻地触摸皮肤上灼痛的隆起时,手腕上又被叮了。然后,耳边发出喇讽般的嗡嗡声……讨厌! 他把敌人关在自己身边! 他摸到开关上的小栓,把电流接通。

是的! 蚊子是在里面,停在蚊帐的顶上。阿梅代眼睛虽然有点老花,却看得十分清楚,见它纤细得滑稽可笑,四只脚站得很稳,其他两只脚放在后面,长长的,成环状。真是盛气凌人! 阿梅代在床上站了起来。但是,这织物像薄雾那样轻柔,怎么能把停在上面的这只昆虫打死? ……没关系! 他用手掌拍,拍得既猛又快,他以为把蚊帐给弄破了。蚊子肯定已被打死,他用眼睛寻找它的尸体,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感到腮部又被叮了一下。

为了尽量保护好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他又钻进被窝,呆呆地躺了一刻钟左右,不敢熄灯。后来,他没有再见到和听到敌人,就放下心来,把灯熄了。但音乐声立刻重新响起。

于是,他伸出一条胳膊,把手放在脸的旁边,当他感到一只蚊子稳稳地停在他的额头上或面颊上时,他就伸出手掌打下去。但是,他立刻又听到这昆虫在歌唱。

然后,他想出个主意,用围巾把头包起来,这大大妨碍了他呼吸的顺畅,但并不能阻止他下巴受到叮咬。

这时,蚊子也许已经吃饱,开始默不作声。至少,阿梅代已困得睡着,不再听到它的声音。他已把围巾拿掉,睡觉时浑身发热。他一面睡觉,一面在搔痒。第二天早上,他那原先是鹰嘴状的鼻子,变得像酒鬼的鼻子一样。腮部的肿块长得像钉子那样大,下巴上的肿块活像火山。在离开热那亚之前,他剃胡子时请剃须匠帮忙治疗,以便在到达罗马时不失体面。

二

到达罗马后，弗勒里苏瓦尔在火车站前犹豫不决。他手里拿着手提箱，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无法作出决定。他感到浑身无力，只能拒绝主动上来兜主意的旅馆看门人。他幸运地遇到一个讲法语的搬运工。巴蒂斯坦是个小伙子，出生在马赛，几乎还没有长出胡须，他目光炯炯有神，认出弗勒里苏瓦尔是哪个国家的人，就提出给他带路，并帮他拿手提箱。

在长时间的旅途中，弗勒里苏瓦尔已仔细阅读了他的《导游手册》。一种本能、预感和内心的警告几乎立刻使他虔诚的关心从梵蒂冈转到圣天使城堡，即哈德良[①] 过去的陵墓，这座著名的监狱曾在秘密囚室中关押过许多著名的囚犯，看来有一条地道使它和梵蒂冈相通。

他看着地图。“必须在这里找到住宿的地方。”他作出了决定，并用食指指着圣天使城堡对面的托尔迪诺纳滨河街。凑巧的是，这也是巴蒂斯坦提议带他去的地方，不是在滨河街上，这其实只是一条河堤，而是在它旁边的小老头街上，从刚在堤上建成的翁贝托桥过去是第三条街。他知道有一幢安静的房屋（从四楼的窗子俯身望去，可以看到陵墓），那里的女士乐于助人，能讲各种语言，特别是法语。

“要是先生觉得累，可以乘马车，那里很远……是的，今晚的空气更加凉爽，长途旅行后走点路有好处……不，手提箱不是很重，我可以一直拿到那里……是第一次来罗马！先生也许来自图卢兹？……不，是来自波城。我应该听出您的口音。”

---

① 哈德良（76—138），罗马皇帝，对外采取谨守边境政策，对内加强集权统治，在不列颠境内筑“哈德良长城”，镇压犹太人暴动，编纂罗马法典，奖励文艺。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谈。他们走到维米纳尔街，然后转到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街，这条街把维米纳尔街和平乔街连接起来。然后，他们从民族街走到科尔索街，并穿过这条街。从此，他们走过一条条迷宫般的不知名的小街。手提箱不是很重，搬运工可以阔步前进，弗勒里苏瓦尔跟在后面却十分吃力。他跟着巴蒂斯坦碎步疾走，走得筋疲力尽，热得浑身无力。

“我们到了。”巴蒂斯坦终于说道，而另一位正想求他别再走了。

小老头街确切地说应为小街，狭窄而又阴暗，弗勒里苏瓦尔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进去。但巴蒂斯坦已走进右面第二幢房子，这幢房子的大门离滨河街的街角只有几公尺远。同时，弗勒里苏瓦尔看到一个狙击兵从里面走了出来。这种漂亮的军装，他已在边境见到过，使他感到放心，因为他相信军队。他往前走了几步。一位女士在门口出现，显然是客栈的老板娘，她和蔼可亲地对他微笑。她系着黑缎围裙，戴着手镯，脖子上套着天蓝色塔夫绸饰带，她乌黑发亮的头发盘在头顶上，用巨大的玳瑁压发梳顶住。

“你的手提箱已送到四楼。”她对阿梅代说道。阿梅代认为，她用“你”来称呼是意大利的习惯，或者是她对法语了解不够。

“Grazia!”他也微笑着回答道。Grazia! 就是：谢谢[①]，这是他惟一会说的意大利语词，他觉得在感谢一位女士时，把这个词改成阴性更为礼貌。

他开始上楼，走到每个楼梯平台都要歇一会儿，鼓鼓勇气，因为他已筋疲力尽，肮脏不堪的楼梯也使他感到失望。每走十级楼梯就有一个楼梯平台，楼梯游移不定，转来转去，转了三次才通到二楼。第一个楼梯平台对着大门，平台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只关金丝雀的鸟笼，在街上就能看到。在第二个楼梯平台上，一只生疥癣

① 意大利语的“谢谢”应为：Grazie。阿梅代因对方为女性而把词尾 e 改成 a。

的猫叼着它准备吞下去的鳕鱼干走了一会儿。第三个楼梯平台通向厕所，厕所的门大开，可以看到在便桶旁边有一只大礼帽般的黄色陶土便壶，一把小扫帚的柄从壶口伸出。在这个平台上，阿梅代没有停留。

在二楼，一盏汽油灯燃烧时有烟，旁边是一扇宽阔的玻璃门，门上写着客厅这两个毛糙的字。客厅阴暗，透过玻璃门，阿梅代只能隐约看到他对面的墙上有一个框子为金色的镜框。

他走到第七个楼梯平台时，有一个军人——这次是炮兵——从三楼的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撞到了他，十分迅速地下楼。此人将他一把扶住，走时笑着用意大利语含糊不清地说了句道歉的话，因为弗勒里苏瓦尔像喝醉酒那样，累得几乎站不住了。他对第一个军人感到放心，对第二个军人却感到不安。

“这些军人会大声喧闹。”他想道。“幸好我的房间在四楼，我喜欢他们住在我下面。”

他还没有离开三楼，只见一个女人穿着敞开的浴衣，头发散乱，从走廊里跑了出来，叫唤着他。

“她把我当做另一个男人了。”他心里想道，并急忙上楼，把眼睛转过去，使她不至于因被别人看到她穿得这么少而感到尴尬。

他走到四楼时气喘吁吁，并看到了巴蒂斯坦。巴蒂斯坦用意大利语同一个年龄无法确定的女人说话，这个女人特别使他想起布拉法法斯家的女厨师，但没有那么胖。

“您的手提箱在十六号房间，是第三个门。走过去时请注意放在走廊里的水桶。”

“我把水桶放在外面，是因为它漏了。”那女人用法语解释道。

十六号房间的门开着。在一张桌子上，一支点燃的蜡烛照亮了房间，也把亮光射到走廊之中。在十五号房间的门前，在一只便桶周围的石板地面上，一个水洼闪闪发亮，弗勒里苏瓦尔跨了过去。从中散发出一股呛人的气味。手提箱放在一把椅子上，十分

显眼。一走到房间闷热的空气之中，阿梅代立刻感到头晕。他把他的伞、披肩和帽子都扔在床上，自己则倒在扶手椅上。他额头上全是汗，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

“这位是卡萝拉太太，她会说法语。”巴蒂斯坦说道。

他们俩都走进了房间。

“请把窗子打开一点。”弗勒里苏瓦尔站不起来，就哀叹道。

“哦！他有多热！”卡萝拉太太说道，并从胸衣里拿出一条香手帕，把他苍白的脸上的汗水揩干。

“咱们把他推到窗子旁边。”

他俩把扶手椅抬了起来。阿梅代稳稳地坐在上面，他已几乎晕倒，就任人摆布。他们使他能舒畅地呼吸，不是靠走廊里难闻的气味，而是用街上的各种臭味。但是，凉爽的空气使他恢复了知觉。他在背心的小口袋里找出用纸卷起来的五个里拉，这是他准备给巴蒂斯坦的：

“我对您非常感谢。现在，您自便吧。”

搬运工走了出去。

“你不应该给他这么多。”卡萝拉说道。

阿梅代以为用“你”来称呼是意大利的习惯。他现在只想睡觉，但卡萝拉看来并不准备出去。出于礼貌，他开了口：

“您讲法语像法国人一样好。”

“这并不奇怪，我是巴黎人。您呢？”

“我是南方人。”

“这点我猜到了。看到您时，我心里就想：这位先生想必是外省人。您是第一次来意大利？”

“是第一次。”

“您是来办事的？”

“是的。”

“罗马，真美。有许多地方可以去玩。”

“是的……但是，今天晚上，我有点累。”他试着说道，又仿佛是表示抱歉：“我乘了三天火车。”

“来到这里要很长时间。”

“我三夜没有睡觉。”

卡萝拉像意大利人那样会突然表示亲热，这种亲热一直使弗勒里苏瓦尔感到困窘。听到这话，她拧了一下他的下巴。

“下流坯！”她说道。

这一拧使阿梅代脸上有了点血色。他想立刻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暗示，就长时间地谈论跳蚤、臭虫和蚊子。

“在这里，这些东西你都不会遇到。你看，多干净。”

“是的。我希望我能睡得好。”

但是，她仍然不走。他艰难地从扶手椅上站了起来，解开背心上的几粒纽扣，胆怯地说道：

“我想我要睡了。”

卡萝拉太太知道弗勒里苏瓦尔感到拘束。

“我看出，你希望我让你单独呆一会儿。”她说得很有分寸。

她出去后，弗勒里苏瓦尔立刻把门锁上，从手提箱里拿出他的长睡衣，躺在床上。但是，锁舌显然咬得不紧，因为他还没有把蜡烛吹灭，卡萝拉的脑袋已再次出现在微微打开的门洞里，到了床的后面、床的旁边，脸上露出微笑……

一小时后，他坐了起来，卡萝拉则依偎着他，躺在他的怀抱里，身上一丝不挂。

他左臂被她压得发酸，就抽了出来，然后同她分开。她睡着了。房间里看到的全是小街散发出来的微弱光线，听到的只有这个女人均匀的呼吸声。这时，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的整个肉体和灵魂都感到一种奇特的疲惫，就把他瘦削的双腿从被单里伸了出来，坐在床边上哭了起来。

正如刚才的汗水那样，现在的泪水也在给他洗脸，并同车厢里带来的灰尘混杂在一起。泪水无声无息地流，不停地流，就像溪流那样，从他内心流出，仿佛从隐藏的水源流出。他想到阿尼卡、布拉法法斯，唉！啊！他们要是看到他这样！现在，他不敢再回到他们身边……然后，他想到他庄严的使命从此坏在他的手里。他低声呻吟道：

“一切都完了！我再也配不上了……啊！全完了！全完了！”

但是，他叹息时声调奇特，把卡萝拉给吵醒了。现在，他跪在床脚，用拳头捶打他虚弱的胸部，卡萝拉惊讶得愣住了，她听到他牙齿格格作响，在抽噎的间隙反复说道：

“逃命吧！教会垮了……”

最后，她忍不住了：

“你这是怎么啦，可怜的大哥？你疯了？”

他朝她转过头去：

“我求求您，卡萝拉太太，您走吧……我必须一个人呆在这儿。我明天早上再和您见面。”

他只是责怪他自己，所以温柔地吻了吻她的肩膀：

“啊！我们在这儿做的事，您不知道有多么严重。不，不！您是不知道的。您永远不会知道。”

三

诈骗行动打着**解救教皇的十字军东征**这个庄严旗号，把黑手伸向不止一个法国省份。普罗托斯，即维蒙塔尔的假议事司铎，并非是诈骗组织的惟一成员，正如圣普里伯爵夫人并非是惟一的受害者那样。所有的受害者并不是同样乐于助人，虽说诈骗组织的所有成员都会表现出同样的机灵。即使是普罗托斯，即拉弗卡迪奥的老朋友，在行动后也要加倍警惕。他一直生活在忧虑之中，害

怕真的神职人员获悉此事，所以为保护自己的后方所花费的心机，同推进工作时一样多。不过，他善于应变，另外也有出色的助手。这个帮派（称之为**千足帮**）的上上下下都十分默契，纪律严明。

当天晚上，巴蒂斯坦把这个外国人来到的消息告诉了普罗托斯。普罗托斯得知此人来自波城，十分不安，第二天上午七点就来到卡萝拉那里。她还躺在床上。

他从她那里得到的消息，以及她对夜里发生的事情、“朝圣者”（这是她给阿梅代起的外号）的焦虑不安、抗议和流泪所作的混乱叙述，不会再给他留下疑问。显然，在波城的讲道有了结果，但并非完全是普罗托斯希望的那种结果。必须睁着眼睛看着这个幼稚的十字军参加者，此人的笨拙可能会使阴谋败露……

“来吧，让我过去。”他突然对卡萝拉说。

这句话可能显得奇怪，因为卡萝拉仍躺在床上，但奇怪的事不会阻止普罗托斯行动。他一条腿跪在床上，另一条腿从这个女人身上跨过去，灵活地转了个身，把床推了一下，就落到床和墙壁之间。也许卡萝拉对这种跳跃早就习已为常，因为她只是问道：

“你要干什么？”

“做神父呗。”普罗托斯也只是回答道。

“你从这边出去？”

普罗托斯犹豫了片刻，然后说道：

“你说得对，这样比较自然。”

说着，他弯下腰，打开墙上的一个暗门，暗门很低，完全被床遮住。他要钻进暗门时，卡萝拉抓住了他的肩膀。

“你听着，”她有点郑重其事地对他说道，“那个人，我不希望你去伤害他。”

“我对你说，我做的是神父！”

他刚走，卡萝拉立刻起床，开始穿衣服。

我不大知道对卡萝拉·弗尼泰卡应该有怎样的看法。她刚才

发出的呼声使我认为，她的心灵还没有被腐蚀得太深。因此，在卑鄙无耻之中，有时会突然出现奇特的绵绵情意，犹如在一堆粪便之中会长出一朵天蓝色的花朵。卡萝拉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从本质上说是顺从的和忠实的，所以需要一个男人来指导。她被拉弗卡迪奥抛弃之后，立刻去找她第一个情夫普罗托斯，是出于抗拒和恼恨，是为了进行报复。她再次度过艰难的时刻。普罗托斯在重新把她变为自己的掌中之物后，才把她找了回来，因为他喜欢控制别人。

如果不是普罗托斯，而是另一个男人，就会使这个女人振作起来，让她重新做人。当然，首先要有这种愿望。相反，普罗托斯好像一心想让她堕落。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帮派要求她提供的色情服务。老实说，要这个女人服从，看来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一个人反抗屈辱的命运，往往不会发现自己初期的骚动。只有依靠爱情，内心的反抗才会揭示出来。卡萝拉是否爱上了阿梅代？得出这种看法是轻率的，但是，在接触到这样纯洁的男人之后，她这个堕落的女人也感到激动，我刚才讲的她发出的呼声，确实出自她的内心。

普罗托斯回来了。他没有换衣服。他把手里拿着的一包衣服放在一把椅子上。

“怎么？”她说道。

“我考虑过了。首先我必须去邮局检查他的信件。我到中午再换衣服。把你的镜子递给我。”

他走到窗前，俯身看着自己的影像，黏上一对褐色的小胡子，颜色比他的头发略浅，在接近上唇的地方向两边撇开。

“你把巴蒂斯坦叫来。”

卡萝拉打扮完毕。她走到门旁，把一条细绳拉了一下。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不想再看到你戴着这对链扣。这会使你引人注目。”

“你很清楚，是谁把链扣给我的。”

“是的。”

“你嫉妒了？”

“大傻瓜！”

这时，巴蒂斯坦敲门进来了。

“喂！你办事胆子要大。”普罗托斯对他说道，并指着他从外面带进来后放在椅子上的外衣、硬领和领带。“你去陪你的顾客周游市区。我要到傍晚才把他从你手里接过来。在此之前，你别让他跑掉。”

阿梅代去忏悔的地方是法国人的圣路易教堂，他认为这比圣彼得大教堂要好，因为圣彼得大教堂大得使他有压抑感。巴蒂斯坦给他做向导，然后把他带到邮局。应该料到的是，千足帮在那里有亲信。钉在手提箱盖子上的小小名片，使巴蒂斯坦知道了弗勒里苏瓦尔这个姓，并告诉了普罗托斯，普罗托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叫邮局的一个乐于助人的职员把阿尼卡的一封信交给了他，并毫无顾忌地看了这封信。

“真奇怪！”弗勒里苏瓦尔在一小时后也来要他的信时大声说道，“真奇怪！信封好像被人拆开过。”

“这种事这里经常发生。”巴蒂斯坦冷冷地说道。

幸好阿尼卡十分谨慎，只是做了十分含蓄的暗示。另外，信也很短，她只是根据米尔教士的建议，请他在“进行任何尝试之前”，前往那不勒斯进见圣费利切·S.B.红衣主教。这样的措辞已经极其含糊，因此不大会连累别人。

四

在被称为圣天使城堡的哈德良陵墓前面，弗勒里苏瓦尔感到

十分失望。巨大的陵墓竖立在一个院子中央，院子禁止公众人内，只有持卡的游客才能进去。另外还规定，他们必须由看门人陪伴……

当然，这些过于严格的预防措施证实了阿梅代的怀疑，但也使他了解到这个任务极其困难。在这个傍晚时分，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滨河街上，弗勒里苏瓦尔最终甩掉了巴蒂斯坦，沿着阻止外人接近城堡的外墙漫步。他在城堡门口的吊桥前走来走去，心里抑郁、失望，然后一直走到台伯河边，竭力想使目光越过第一道围墙，看到里面更多的东西。

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注意到一位教士（他们在罗马人数众多！）坐在不远处的一张长凳上。从表面上看，教士在全神贯注地看自己的日课经，实际上，教士观察他已有很长时间。这位神色严肃的教士有着浓密的银色长发，他的脸显得年轻，气色很好，是生活纯洁无瑕的标志，同老年的这种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只要看脸，就能认出教士，能认出教士的还有法国教士特有的某种端庄。当弗勒里苏瓦尔第三次即将从长凳前走过时，教士突然站了起来，走到他的面前，用酷似抽噎的声音说道：

“什么！不光是我一个人！什么！您也在找他！”

说着，他用双手捂住脸，在忍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后来，他突然镇静下来：

“冒失！冒失！隐藏你的眼泪！忍住你的叹息……”他抓住阿梅代的胳膊：“咱们别呆在这儿，先生，有人在注意我们。我没能克制住的激动已被人发现。”

阿梅代跟着他走，心里感到极为惊讶。

“但是，怎么，”他终于想出了要说的话，“但是，你怎么猜到我在这里的原因？”

“老天只让我一人看出这点。但是，您的不安，但是，您仔细观察这些地方时的忧郁目光，难道能逃过三个星期以来白天黑夜都

来到这里的一个人的眼睛？唉，先生！我一看到您，某种预感、上天的某种警告立即使我看出，和我相同，您的……当心！有人来了。出于对上天的爱，请您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一个送蔬菜的人在滨河街上迎面走来。教士立刻装出继续说话的样子，说话的语调不变，但语速更快：

“因此，这些**弗吉尼亚雪茄**虽说受到某些吸烟者的青睐，却只能用蜡烛的火来点燃，而且要在抽出里面一根细麦秆之后，麦秆的作用是保留一个贯穿雪茄的小槽，使烟能在其中畅通。一支**弗吉尼亚雪茄**如果吸起来不顺畅，就只能扔掉。我看到有些讲究的吸烟者把这种雪茄点了六支，先生，却只能找到一支使他们中意……”

等那个人走过去后，他立刻说道：

“您是否看到他怎样看着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给骗了。”

“什么！”弗勒里苏瓦尔惊讶地大声说道，“这个普通的菜农也会是我们要提防的那种人？”

“先生，这点我不能肯定，但能猜到。这座城堡的周围受到特别的监视，特种警察的警探不断在那里巡逻。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这些人十分机灵，十分机灵！而我们却十分轻信，天生的轻信！但是，我要对您说，先生，我差一点因没有提防一个外表不像的搬运工而把一切都搞砸了，我在到达的那天晚上，只是让他拿了我简单的行李，从火车站拿到我的住房。他说法语，虽然我从童年时代起就能说流利的意大利语……您也一定会感到这种激动，但我没能克制自己的激动，因为我在外国的土地上听到别人讲我祖国的语言……那么，这个搬运工……”

“他是这种人？”

“他是这种人。这点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幸好，我当时说话不多。”

“您使我感到胆战心惊。”弗勒里苏瓦尔说道。“我也是，在我

到达的那天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我落到了一个向导手中，我把我的手提箱交给了他，他说法语。”

“公正的老天！”教士惊恐万状地说道。“他好像名字叫巴蒂斯坦？”

“巴蒂斯坦，是他！”阿梅代用呻吟般的声音说道。他感到双膝发软。

“真遗憾。您对他说了些什么？”教士紧紧捏着他的胳膊。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

“您想想，您想想！您要以老天的名义想起来……”

“真的想不起来了。”阿梅代恐惧地低声说道。“我觉得没对他说什么。”

“您会让他看出什么？”

“没有，什么也没有，真的，我可以向您保证。但是，您提醒了我，您做得很对。”

“他把您带到了哪个旅馆？”

“我没住旅馆，我住的是私房。”

“这没有什么关系。您到底住在哪里？”

“在一条小街上，您肯定不会知道。”弗勒里苏瓦尔极为局促不安，就嘟嘟哝哝地说道。“没关系，我以后就不住在那里了。”

“您千万要小心：要是您走得太快，您就会显出是在怀疑。”

“是的，也许是。您说得对：我最好不要立刻离开那里。”

“但是，我要好好感谢老天，让您在今天来到罗马，要是再过一天，我就碰不到您了！明天，最晚明天，我必须到那不勒斯去看望一位大圣人，他在暗中经管那件事。”

“是不是圣费利切红衣主教？”弗勒里苏瓦尔激动得颤抖地说道。

教士惊讶得退了两步：

“您怎么知道他？”然后，他走到近前：“我为什么要感到惊讶？

他独自在那不勒斯，知道我们关心的那件事的秘密。”

“您……对这件事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知道！唉！善良的先生，他有恩于我……不过，没什么关系。您想去见他？”

“也许是，如果需要的话。”

“他是最好的好人……”他突然擦了擦眼角。“当然，您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我想，任何人都会告诉我。在那不勒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

“当然喽！但是，不用说，您不希望全那不勒斯都知道您的来访，是吗？另外，如果别人不告诉您如何去见他，他们就不会对您说他参加了……我们知道的那件事，也不会让您给他传递某个信息。”

“请原谅我。”弗勒里苏瓦尔胆怯地说道，因为阿尼卡没有向他传达这种指示。

“什么！您想直接去找他？也许去总主教府，”教士笑了起来，“直截了当地向他推心置腹！”

“我对您承认……”

“但是，您是否知道，先生，”对方语气严肃地接着说道，“您是否知道，您会让他也被囚禁起来？”

他显得极为不快，弗勒里苏瓦尔不敢再开口了。

“这样罕见的大事，竟交给这种冒失鬼去办！”普罗托斯低声说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念珠的末端，然后又放了进去，焦躁不安地画了个十字。接着，他转向自己的同伴：

“但是，先生，到底是谁请您插手此事？您听从谁的指令？”

“请原谅我，教士先生，”弗勒里苏瓦尔含糊地说道，“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指令；我是个可怜的人，十分苦恼，但在进行探索。”

这些谦卑的话显然使教士软了下来。他把手伸给弗勒里苏瓦

尔：

“我刚才对您说话生硬……但这是因为我们周围存在着这种危险！”然后，他犹豫了片刻之后说道：“喂！明天您是否愿意陪我去？我们一起去见我的朋友……”他把眼睛望着天上：“是的，我敢称他为我的朋友，”他用确信无疑的声音接着说道。“我们在这张长凳上坐一会儿。我来写一封短信，我们俩都签上名，我们用这封信把我们的来访通知他。六点钟（这里他们说十八点钟）前在邮局把信寄出，他明天上午就能收到，并做好准备在中午十二点左右接见我们。我们也许可以和他共进午餐。”

他们坐了下来。普罗托斯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记事册，阿梅代惊慌的眼睛看着他在空白的一页上开始写道：

老大姐……

然后，他见对方惊慌，感到有趣，就十分平静地微微一笑。

“那么，要是让您来写，您就写给红衣主教喽？”

他用更加友好的声音，把情况告诉阿梅代：每星期一次，圣费利切红衣主教秘密离开总主教府。他身穿普通教士的服装，变成管理小教堂的巴尔多洛蒂神父，前往沃梅罗山的山坡，在一幢简朴的别墅里接待少数几位密友，并拆阅教徒们用这个化名寄给他的秘密信件。但是，即使乔装打扮成普通教士，他仍感到不安全：他不能肯定通过邮局寄给他的信件不被拆阅，所以要求在信中不说任何意味深长的话，要求从信的语气中一点也猜不出是写给红衣主教阁下的，一点也看不出有丝毫的敬意。

现在，阿梅代成了同谋，露出会心的微笑。

“**老大姐**……唔，我们要对这位亲爱的大姐说些什么呢？”教士拿着铅笔犹豫不决，开玩笑地说道。“**啊！我给你带来一个滑稽老头。**（不！不！您别管：我知道需要哪种语气！）**请你拿出一二瓶法莱纳葡萄酒，明天我们来和你一起痛饮。我们会很开心。**喂，您也签上名。”

“我也许最好不要签上我的真实姓名。”

“您，这并不重要。”普罗托斯接着说道。在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的姓名旁边，他写上：卡弗[1]。

“哦！真机灵！”

“什么？我签卡弗这个名字使您感到奇怪？您脑子里只想着梵蒂冈的地窖。您要知道，我的好好先生弗勒里苏瓦尔：Cave 是个拉丁语词，意思是：当心！

这些话都是用十分傲慢、奇特的口吻说出的，可怜的阿梅代感到背部自上而下地战栗。这样只持续了片刻时间。卡弗教士已恢复了他和蔼可亲的语气。他把刚写上红衣主教假地址的信封递给弗勒里苏瓦尔：

“请您亲自在邮局把信寄出，这样比较保险：教士的信都是不封口的。现在，我们就分手。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老是在一起。我们约好明天早上在七点三十分开往那不勒斯的火车上见面。三等车厢，对不对？当然喽，我不会穿这套衣服（这点您会想到！）。您会看到我像卡拉布里亚[2] 的普通乡下人那样。（这是因为我的头发，我不想被迫把头发剃掉。）再见！再见！”

他离开时用手画着小小的十字。

“感谢老天让我遇到这位可敬的教士！”弗勒里苏瓦尔在回去时低声说道。“要是没有他，我会怎么做呢？”

普罗托斯则在离开时低声说道：

“红衣主教，会让你找到的！……要是他一个人去，他会见到真的红衣主教！”

---

① 原文为 Cave，法语中意思是：地窖。

② 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西南部行政区名。

五

由于弗勒里苏瓦尔抱怨说十分疲倦，卡萝拉在这天夜里就让他睡觉，虽说她对他感到兴趣，在他向她承认他在做爱方面不大有经验之后，她又立刻爱上了他。至少要睡觉，只要他在奇痒难忍的情况下能够睡着。他全身被咬得伤痕累累，跳蚤和蚊子咬的地方平分秋色。

“你这样搔痒是不对的！”她在第二天早上对他说道。“你搔得发炎了。哦！这个肿得多厉害！”她说着摸了摸他下巴上的肿块。当他准备离开时，她又说道：“拿着！把这个留着，作为对我的纪念。”她把普罗托斯不想看到她戴着的链扣戴在**朝圣者**的袖口上。阿梅代答应在当天晚上回来，最迟在第二天回来。

“你要对我发誓，不去伤害他。”卡萝拉在片刻之后对普罗托斯再次说道。普罗托斯化装完毕，从暗门里钻了进来。他来得晚了，因为要等弗勒里苏瓦尔走了之后才能露面，所以只好叫马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他焕然一新，身穿宽袖外套、棕色长裤，脚穿蓝色长袜和凉鞋，嘴里叼着短管烟斗，头戴红棕色窄边帽。应该承认，他样子不像教士，而是同阿布鲁佐地区[①] 的强盗一模一样。弗勒里苏瓦尔在火车前踱来踱去，感到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去认他，只见他走了过来，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就像殉教者圣彼得[②] 那样，然后走了过去，装出没有看到阿梅代的样子，并消失在第一节车厢之中。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在车厢门口，朝阿梅代那边观看，一只眼

---

① 阿布鲁佐地区位于意大利中部，多山。

② 彼得是《圣经》中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耶稣死后，为众使徒之首，在罗马殉教，后来在他被埋葬的地方建起圣彼得大教堂。

睛半闭，悄悄地做了个手势，叫阿梅代过去，当阿梅代准备上车时，他低声说道：

“您要确信旁边没有任何人。”

什么人也没有，而他们的车厢又在火车的一头。

“我在街上远远地跟着您，”普罗托斯接着说道。“但我不想叫您，因为我怕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我怎么没有看到您？”弗勒里苏瓦尔说道，“我回头看了好几次，正是为了确定我没有被人跟踪。您昨天的谈话使我感到极为不安，我觉得到处都是密探。”

“不幸的是，这样太明显了。每走二十步路就回头一次，您觉得正常吗？”

“什么！真的，我看上去……”

“疑心重重。唉！咱们就说：疑心重重。这种样子特别会把事情搞砸。”

“我这样做，也没能发现您在跟踪我……相反，自从我们谈话以来，我遇到的所有行人，我都觉得他们有什么形迹可疑之处。我感到不安的是他们看着我，而那些没有看着我的行人，好像是装出没有看到我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人们在街上的原因，绝大多数是无法解释的。在十二个人中，做的事显而易见的还不到四人。啊！可以说，您教我深思熟虑！您知道，对一个像我以前那样天生轻信的人来说，怀疑并非易事。这是一种学习……”

“唔！那您就学吧！要快！您会看到，过一段时间，这会成为一种习惯。唉！我想必是有了这种习惯……重要的是保持高高兴兴的样子。啊！仅供参考：您要是怕被人跟踪，就别回头。只要让您的手杖掉到地上，下雨天就让雨伞掉到地上，或是让您的手帕掉到地上，您低着头捡起来时，就自然而然地能从您的胯下看到您的后面。我建议您练习一下。但是，请告诉我，我穿着这套衣服，您是怎样认出我的？我担心某些地方会显露出教士的样子。”

“请您放心。”弗勒里苏瓦尔天真地说道。“我可以肯定，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会认出您是谁。”然后，他和颜悦色地观察对方，稍稍低着头说道：“显然，我经过仔细观察，可以透过您的化装，看出属于教士的某种东西，并在您快乐的语调之中，听出折磨我们两人的焦虑不安。但是，要如此不露相，您又必须如何克制自己！至于我，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学，这我很清楚。您的建议……”

“您的链扣真奇特。”普罗托斯看到弗勒里苏瓦尔戴着卡萝拉的链扣，感到有趣，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别人送的。”对方红着脸说道。

天气酷热。普罗托斯在车厢门口张望。

“卡西诺山。”他说道。“您看到山上著名的修道院吗？”

“是的，我看到了。”弗勒里苏瓦尔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发现，您对景色不是很感兴趣。”

“不对，不对，”弗勒里苏瓦尔表示反对，“我感兴趣！但是，我仍然焦虑不安，您要我对什么感兴趣呢？这就像罗马的古迹，我什么也没看，我什么也不想看。”

“我对您十分理解！”普罗托斯说道，“我也是，我对您说过，自从我到罗马之后，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来往于梵蒂冈和圣天使城堡之间。”

“真遗憾。但是，您对罗马已经熟悉。”

我们这两位旅客就这样交谈着。

他们在卡塞塔下车，各自去吃了猪肉食品并喝了酒。

“到了那不勒斯也这样，”普罗托斯说道，“我们接近别墅时，您和我就分开。您要远远地跟着我。我需要一些时间，特别是在他有客人的时候，要向他说明您是谁，以及您来访的目的，因此，您要比我晚一刻钟再进去。”

“我将利用这段时间去剃胡子。今天早上我没能抽出时间。”

有轨电车把他们送到但丁广场。

“现在，我们就分手。”普罗托斯说道。“路还很长，但最好这样。请您后退五十步。别老是看着我，仿佛您怕看不到我那样，也不要再回头看，这样别人会跟踪您的。要显出高兴的样子。”

他往前走了，微微垂下的眼睛注视着弗勒里苏瓦尔。狭窄的街道是一条陡坡。阳光四射，行人在流汗，被激动的人群挤来挤去，人群大声叫嚷，指手画脚，放声歌唱，使弗勒里苏瓦尔目瞪口呆。在一架自动钢琴前，几个半裸的孩子在跳舞。两个铜板一张票，这是自发组织的抽奖活动，中间站着一个街头卖艺者，手里举着一只煺了毛的胖火鸡。为了显得更加自然，普罗托斯在经过时买了一张票，并消失在人群之中。弗勒里苏瓦尔无法往前走，一时间以为真的看不到他了，后来又发现了他，看到他从人群中出来，继续用小步爬坡，腋下夹着那只火鸡。

最后，房屋变得稀疏，更加低矮，行人也越来越少。普罗托斯放慢脚步。他在一家剃须店前停了下来，朝弗勒里苏瓦尔转过头去，并眨了眨眼睛。然后，他在二十步开外的一个低矮的小门前再次停下，并拉了铃。

剃须店的门面并不是特别吸引人，但是卡弗教士指定这家店肯定有他的原因。另外，弗勒里苏瓦尔要找到另一家剃须店，就必须往后走好多路，而且可能不像这一家那样吸引人。由于天气太热，店门开着，纱罗门帘不让苍蝇进去，却可以使空气流通。他撩起门帘，走进店里。

当然，这个剃须匠精于此道。他小心谨慎，在阿梅代的下巴上涂了肥皂水之后，用毛巾的一角把泡沫擦掉，显露出胆怯的顾客向他指出的淡红色肿块。哦！在这家安静的小店里昏昏欲睡，热得浑身麻木！阿梅代仰着头，半躺在皮扶手椅上，听人摆布。啊！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至少可以忘却！不再去想教皇、蚊子和卡萝拉！觉得自己在波城，在阿尼卡身边，觉得自己在别处，不再确切地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闭上眼睛，然后重新睁开，感到仿佛在梦

中一般，看到自己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来自那不勒斯那边的大海，从波涛里拿出一瓶闪闪发光的净发、护发剂，使人有一种清新的肉感。在这个广告牌下面的大理石搁板上，其他瓶子旁边放着一支发蜡、一个粉扑、一把钳子、一个梳子、一把柳叶刀，一瓶香脂和三只短颈大口瓶，第一只瓶里懒洋洋地游动着几条蚂蟥，第二只瓶里孤零零地关着一条带状的蚯蚓，第三只瓶没有盖子，里面装着半瓶胶状物，在透明的玻璃上贴有一张标签，上面用手写的花式大写字体写着：抗菌剂。

现在，剃须匠为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就在已经剃过的脸上重新涂上滑腻的泡沫，在他潮湿的手掌里磨了磨第二把剃刀，把胡子刮得更加干净。阿梅代不再去想有人等着他。他不再想走，渐渐睡着……这时，一个嗓门大的西西里男子走进店里，打破了这种寂静。剃须匠立刻和此人交谈，剃胡子的手随之变得漫不经心，啪的一下把剃刀割到肿块上。

阿梅代叫了一声，想把手放在割破的地方，那里流出了一滴血。

"不要紧，不要紧！"[①] 剃须匠说着拉住了他的手臂，然后立刻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团黄色的棉花，在抗菌剂里浸湿后敷在伤口上。

弗勒里苏瓦尔不再担心他是否会使行人们回过头来看他。他下坡往市里方向跑，但跑到了哪里？在他看到的第一家药铺里，他把伤口指给里面的人看。药铺里的人是个脸色有点发青的老头，样子像是有病，他在一只盒子里拿了一小块圆形的塔夫绸，用宽阔的舌头在上面舔了一下，并……

弗勒里苏瓦尔从药铺里逃了出来，厌恶地吐了口痰，把那块黏糊糊的塔夫绸拉掉，用两个手指挤压肿块，让血尽量多流出来一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点。然后，他把手帕沾上唾液，这次是他自己的唾液，在肿块上擦了擦。接着，他看了看表，心里发慌，就跑着沿街而上，来到红衣主教府门口时流着汗，喘着气，肿块流血，满脸通红，而且迟到了一刻钟。

六

普罗托斯迎接他时，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

“那里不光是我们两个。”他迅速地说道。“只要仆人们在那里，任何话都能引起警觉。他们都会说法语。会泄露秘密的任何话都不能说，任何事都不能做。至少别称他为红衣主教。接见我们的是奇罗·巴尔多洛蒂神父。我不是‘卡弗教士’，我只是‘卡弗’。懂吗？”他突然改变了口气，用大嗓门说话，并拍了拍阿梅代的肩膀：“啊，是你，是阿梅代！哎！老兄，你剃胡子，真像是在享福！再过几分钟，per Baccho(啊)，我们就不等你了，要坐下来吃饭了。在铁扦上转动的火鸡，已烤得黄澄澄的，就像落日一样。”然后又低声说道：“啊！亲爱的先生，要我装假真难！我心里难受……”接着又大声说道：“我看到了什么？他们把你割破了！你在出血！多里诺，赶快到谷仓去，拿一张蜘蛛网来，这对伤口来说是灵丹妙药……”

他这样说着滑稽可笑的话，推着弗勒里苏瓦尔穿过门厅，走向里面的一个花园，花园成阶梯状，在葡萄架下，餐桌已准备就绪。

“亲爱的巴尔多洛蒂，我向您介绍德·拉弗勒里苏瓦尔先生，他是我的表兄，就是我对您说过的勇士。”

“欢迎您，我们的客人。”巴尔多洛蒂说时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但并没有从他坐着的扶手椅上站起来。然后，他指了指他浸在盛清水的小木桶里的两只赤裸的脚：

“脚浴能增加我的食欲，减少我脑子里的血气。”

这是个矮胖的怪人，脸上没有胡子，所以看不出他的年龄，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他身穿羊驼毛织物的衣服。他的样子一点不像高级教士。必须像弗勒里苏瓦尔那样目光敏锐或经验丰富，才能发现他快乐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红衣主教的热情。他靠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无精打采地拿着用一张报纸做的尖顶帽当扇子扇。

“啊！我非常敏感……啊！有趣的花园……”弗勒里苏瓦尔结结巴巴地说道。他说话或不说话都感到局促不安。

“浸得够了！”红衣主教叫道。“喂！给我把这只桶拿掉！阿孙塔[①]！”

一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年轻女仆急忙走来，她拿了桶，把里面的水倒在一个花坛里。她的乳房从胸衣中袒露出来，在她的短袖衬衫里微微抖动。她脸带笑容，在普罗托斯身边呆了一会儿，弗勒里苏瓦尔看到她鲜亮的赤裸手臂，感到不大自在。阳光透过葡萄藤射到没铺台布的桌上，犹如在嬉戏一般，用不等量的光线轻轻地戳着桌上的菜肴。

“在这里不要客气。”巴尔多洛蒂说道。他戴上用报纸做的帽子：“我的话您听了半句就懂，亲爱的先生。”

卡弗教士用威严的口吻清楚地说出每个音节，并用拳头敲着桌子。他接着说道：

“在这里不要客气。”

弗勒里苏瓦尔机灵地递了个眼色。他的话半句就懂！是的，当然如此，这话不需要再说一遍。他力图想出一句话，听起来毫无意义，实际上意味深长，但就是想不出来。

“您说吧！说吧！”普罗托斯低声说道。“您用同音异义词做文字游戏：他们对法语的理解力很强。”

“来吧！请坐。”奇罗说道。“亲爱的卡弗，请您切开这只西瓜，

---

① 原文为 Assunta，意大利语的意思是：圣母马利亚。

把它切成土耳其国徽上的新月那样。德·拉弗勒里苏瓦尔先生，您是否喜欢徒有其表的北方甜瓜、蜜瓜、普雷斯科特甜瓜以及罗马甜瓜，而不喜欢我们汁水多的意大利甜瓜？”

“什么也没有意大利甜瓜好，我可以肯定。但是，请允许我不吃这种甜瓜：我有点恶心。”阿梅代说道。他想起药铺里的那个人，感到十分厌恶。

“那么，至少吃点无花果！是多里诺刚摘下来的。”

“请原谅我：也不想吃。”

“这样不好！不好！用同音异义词做文字游戏。”普罗托斯对他耳语道。然后又大声说道：“咱们用葡萄酒来消除他的恶心，为吃火鸡做好准备。阿孙塔，给我们亲爱的客人倒酒。”

阿梅代只好干杯，他喝的酒比平时的量要多。他既热又累，眼前很快就变得模模糊糊。他开玩笑没有刚才那样来劲了。普罗托斯叫他唱歌。他声音尖细，但大家听了非常高兴。阿孙塔想要吻抱他。然而，从他破败不堪的信仰之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焦虑，他笑是为了不哭。他欣赏卡弗的那种洋洋自得、那种自然……除了弗勒里苏瓦尔和红衣主教之外，谁会想到他是在弄虚作假？另外，巴尔多洛蒂在伪装和控制自己的能力方面，一点也不比教士逊色。他笑着，鼓着掌，淫荡地把多里诺推来推去，而卡弗则抱着倒在他怀里的阿孙塔，把脸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上。这时，弗勒里苏瓦尔朝卡弗俯下身去，有点伤心地低声说道：“您想必很痛苦！”卡弗从阿孙塔背后握住他的手，紧紧地握着，一声不哼，把脸转了过去，眼睛看着天上。

接着，卡弗突然站起身来，拍了拍手：

“啊！让我们单独呆在这儿！不：餐桌你们过一会儿再来收拾。你们走吧。Via！（走开！）Via！”

他查看了一下，确定多里诺和阿孙塔都没有留下来偷听，就走了回来，脸色突然变得严肃、阴郁，而红衣主教正用手抚摸着脸，脸

上渎神的虚假愉悦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

“您看到了，德·拉弗勒里苏瓦尔先生，我的孩子，您看到了，我们已沦落到何等的地步！啊！这出喜剧！这出可耻的喜剧！”

“它使我们感到厌恶，”普罗托斯接着说道，“厌恶最舒适的愉悦和最完美的快乐。”

“天主会感谢您的，可怜而又亲爱的卡弗教士，”红衣主教把脸转向普罗托斯，接着说道，“您帮我喝完这杯酒，天主会报答您的。”他象征性地一口气喝完他的半杯酒，而他的脸上则显出极其痛苦的厌恶。

“什么！”弗勒里苏瓦尔欠着身子大声说道，“阁下在这僻静之处，穿着这身乔装打扮的衣服，还要……”

“我的孩子，请叫我先生。”

“请原谅：在我们之间……”

“我独自一人时会发抖。”

“您难道不能选择自己的仆人。”

“仆人是别人给我挑选的，您看到的那两个……”

“啊！要是我对他说话，”普罗托斯打断了他的话，“真不知他们听了我们的片言只语，会到什么地方去告发！”

“可能在总主教府……”

“嘘！别说漏了嘴！您这样说，我们会被绞死的。您别忘记，您在对奇罗·巴尔多洛蒂神父说话。”

“我听凭他们的摆布。”奇罗呻吟道。

普罗托斯在前面的桌子上俯下身子，交叉着双臂，把脸的大部分转向奇罗：

“要是我对他说，他们白天或夜里不让您单独呆上一个小时！”

“是的，无论我怎样乔装打扮，”假红衣主教接着说道，“我也决不能肯定秘密警察不在跟踪我。”

“什么！在这里，他们也知道您是谁？”

“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普罗托斯说道，“我可以对天主说，您是能自豪地看出圣费利切红衣主教和无足轻重的巴尔多洛蒂有某种相似之处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但是，您必须知道这点：他们的敌人并不相同。红衣主教必须在总主教府里防御共济会，巴尔多洛蒂神父则受到监视，监视者为……”

“耶稣会会士！”神父发狂似的打断了他的话。

“这点我还没有告诉过他。”普罗托斯补充道。

“啊！要是耶稣会会士也反对我们。”普罗托斯补充道。

“啊！要是耶稣会会士也反对我们。”弗勒里苏瓦尔用呜咽般的声音说道。“那是谁想出来的？耶稣会会士！您能肯定？”

“您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觉得这十分自然。您要知道，罗马教廷的这种新政策，充满了和解和妥协，正是为取悦他们而制定的，他们在最近的几篇通谕中得到了好处。也许他们不知道颁布通谕的教皇并不是真的，但是，他们会对他的变化感到忧伤。”

“如果我没有听错您的话，”弗勒里苏瓦尔接着说道，“那么，在这件事上，耶稣会是共济会的同盟者。”

“这点您是怎样发现的？”

“是巴尔多洛蒂先生现在对我泄露的。”

“您别让他胡说八道。”

“请原谅，我对政治简直是一窍不通。”

“因此，别人对您说的有关政治的话，您别再往远处去想。插手的是两个大党：共济会和耶稣会。由于我们了解这个秘密，但在不暴露自己想法的情况下无法要求其中一个党的支持，所以这两个党都反对我们。”

“嗯！您对此是怎么看的？”红衣主教问道。

弗勒里苏瓦尔一无所思。他感到震惊。

“都反对自己！”普罗托斯接着说道。“当你拥有真理时，情况就是这样。”

“啊！当我一无所知时，我是多么的幸福。”弗勒里苏瓦尔用呻吟般的声音说道。“唉！现在，我再也不能不知道了……”

“他还没有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您。”普罗托斯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继续说道。“您要对最可怕的事有思想准备……”然后，他俯下身子，低声说道：“虽然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秘密还是泄露了出去。几个骗子借此机会，在那些居民虔诚的省份里挨门挨户地进行募捐，而且都是以十字军东征为名，他们用应该捐给我们的钱来中饱私囊。”

“真是骇人听闻！”

“除此之外，”巴尔多洛蒂说道，“他们还使我们信誉扫地、被人怀疑，并迫使我们更加机智、谨慎。”

“瞧！看看这个。”普罗托斯一面说一面把一份《十字架报》递给弗勒里苏瓦尔，是前天的报纸。这篇普通的短文揭露了事情的真相！

我们想提请虔诚的人们注意，弗勒里苏瓦尔念道，提防假教士的非法活动，特别是一个假议事司铎的活动，此人自称负有秘密使命，并利用人们的轻信，来骗取钱财，说是为了解救教皇的十字军东征这个事业。这个事业的名称就足以说明其荒谬绝伦。

弗勒里苏瓦尔感到脚下的土地仿佛要塌下去了。

“那么，该相信谁呢？但是，如果我也对你们说，先生们，也许是因为这个骗子——我是说假议事司铎——，我现在才来到你们中间！”

卡弗教士神情严肃地看了看红衣主教，然后用拳头敲着桌子：

“啊！这点我早就料到。”他大声说道。

“现在，一切都使我感到担心，”弗勒里苏瓦尔继续说道，“担心把此事告诉我的人，正是那个强盗的非法活动的受害者。”

“这不会使我感到奇怪。”普罗托斯说道。

“您现在可以看到，”巴尔多洛蒂接着说道，“一边是那些把我

们取而代之的骗子，另一边是警察局，想把他们捉拿归案，却有可能把我们错当作他们，我们夹在中间，处境是何等的困难。”

“这就是说，”弗勒里苏瓦尔用呻吟般的声音说道，“人们不知所措。我觉得到处都有危险。”

“知道了这些事之后，您是否还会对我们过于谨慎感到奇怪？”巴尔多洛蒂说道。

普罗托斯继续说道：“我们有时会毫不犹豫地穿上罪恶的号衣，并对应该严厉谴责的欢乐装出殷勤的样子，您是否也会理解？”

“唉！”弗勒里苏瓦尔结结巴巴地说道，“至少你们，你们一定要弄虚作假，你们假装犯罪，是为了掩盖你们的美德。但是我……”由于他既有酒意又有愁云，既因酒醉打嗝又因抽噎打嗝，所以当他的身体向普罗托斯那边倾斜时，他把吃下去的午饭都吐了出来，然后含糊不清地讲述他同卡萝拉共度的夜晚，以及他失去童贞的痛苦。巴尔多洛蒂和卡弗教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没有笑出来。

“那么，我的孩子，您是否忏悔过？”红衣主教十分关心地问道。

“在第二天上午。”

“神父是否宽恕了您？”

“太容易了。这正是我感到痛苦的原因……但是，我难道能对他说，我不是个普通的朝圣者，难道能说出我来到这个国家的原因？不，不！现在，一切都完了。这个崇高的使命需要一位没有污点的信徒来完成。我被指定去完成这个使命。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堕落了！”说到这里，他重又啜泣起来，一面轻轻地敲着胸脯，一面反复说道：“我再也配不上了！我再也配不上了！”然后，他像配乐朗诵那样说道：“啊！您现在在听我说话，知道我的悲伤，请您来审判我，给我定罪，请您来惩罚我……请您告诉我，可以给我洗刷掉这种非同寻常的罪行的，是何种非同寻常的补赎？是何种惩罚？”

普罗托斯和巴尔多洛蒂面面相觑。最后，后者站起身来，轻轻

地拍着阿梅代的肩膀：

“好了，好了！我的孩子。可不能这样自暴自弃。啊，是的！您犯了罪。不过，哎！别人还是需要您的。（您身上都弄脏了，那就拿着这条餐巾，好好擦擦！）尽管如此，我理解您的苦衷，既然您来找我们，我们就要把您赎罪的方法告诉您。（您做得不好。让我们来帮助您。）”

“哦！你们别费心了。谢谢！谢谢！”弗勒里苏瓦尔说道。巴尔多洛蒂一面给他身上擦干净，一面继续说道：

“尽管如此，我理解您的顾虑。为了对此表示尊重，我首先请您做一件小事，使您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并对您的忠诚进行考验。”

“我盼望的正是这样。”

“喂，亲爱的卡弗教士，您身上带有那张小小的支票？”

普罗托斯从宽袖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票据。

“由于我们受骗上当，”红衣主教接着说道，“所以我们有时会遇到一点困难，不能拿到几个好心人根据秘密的请求寄给我们的捐款的现金。我们同时受到共济会和耶稣会、警察局和强盗的监视，所以不能让人看到我们拿了支票或汇票到银行或邮局的营业窗口去兑换现金，因为我们在那里会被人认出。卡弗教士刚才跟您谈起的那些骗子，把募捐弄得信誉扫地！（这时，普罗托斯不耐烦地用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总之，这张支票金额不多，只有六千法郎，我亲爱的孩子，我请您代我们去拿钱。支票是蓬特-卡瓦洛公爵夫人开的，由罗马商业信贷银行兑付。虽说它是给总主教的，但为了谨慎起见，收款人的名字空着没写，因此，任何持票人都能取款。您可以毫无顾忌地签上您的真实姓名，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注意别让人把支票偷掉，也别……亲爱的卡弗教士，您怎么啦？您好像很烦躁。”

“请说下去。”

“也别让人把钱偷掉。您把钱带给我，是在……啊，您今天夜

里回到巴黎，明天晚上您可以乘六点钟的快车，并于十点钟回到那不勒斯，您会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到我在等您。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可以把哪一件更加重要的工作交给您去做……不，我的孩子，不要吻我的手，您可以看到，手上没戴指环。”

他摸了摸半跪在他面前的阿梅代的额头，普罗托斯则握着阿梅代的胳膊，轻轻地摇着：

“来吧！上路前请喝上一杯。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陪您回到罗马，各种事务都要我留在这里，另外，最好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们呆在一起。再见了。让我们拥抱吧，亲爱的弗勒里苏瓦尔。天主会照顾您的！我感谢天主让我认识了您。”

他把弗勒里苏瓦尔送到门口，在分手时说道：

“啊！先生，您对红衣主教的看法如何？在一位如此高尚的智者身上，很难看出迫害留下的痕迹！”

然后，他回到假红衣主教身边：

“蠢货！你想出的办法真妙！叫一个笨蛋去兑换你的支票，他连护照也没有，我要对他进行监视。”

但是，巴尔多洛蒂已昏昏欲睡，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倒在桌子上，一面低声说道：

“必须让老头儿有事情干。”

普罗托斯走到别墅的一个房间里，脱掉他的假发和农民的衣服。他很快又走了出来，年轻了三十岁，穿戴得像商店或银行里最低级的职员。他要去赶火车，已没有充裕的时间，他知道弗勒里苏瓦尔也将乘这班火车。他不告而辞，因为巴尔多洛蒂已经睡着。

七

弗勒里苏瓦尔于当天晚上回到罗马的小老头街。他疲惫不

堪，得到卡萝拉的同意后独自睡了。

第二天刚醒来，他摸了摸他的肿块，觉得很奇怪。他照着镜子仔细察看，发现暗黄色的鳞屑覆盖着肿块上的伤口，样子十分难看。这时，他听到卡萝拉在楼梯平台上走动，就把她叫来，让她看看这伤口。她让弗勒里苏瓦尔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后就肯定地说：

“这不像你以为的那样。”

说实话，阿梅代并没有特别去想**这个东西**，但卡萝拉竭力想使他放心，反而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从她肯定这不是**这个东西**时起，这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总之，她是否十分肯定这不是**这个东西**？而这就是**这个东西**，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原因是他犯了罪，他这样是罪有应得。他应该是**这个东西**。他感到背上一阵寒战。

“你怎么会弄出这种东西？”她问道。

啊！剃刀割破或药剂师的唾液这种偶然原因并不重要，但是，使他受到这种惩罚的深刻原因，他难道能体面地告诉她？她又是否会理解这种原因？也许她会感到好笑……由于她重提自己的问题，他就回答道：

“是一个剃须匠。”

“你应该在上面涂点什么。”

这种关心消除了他最后的怀疑。她最初说的话，只是为了使他放心。他仿佛看到自己脸上和身上长满脓疱，而这正是阿尼卡害怕的东西。他眼睛里全是泪水。

“那么，你认为……”

“不，亲爱的，你不必这样担心，你的样子像是家里死了人。首先，即使是这个东西，我们也还不能肯定。”

“不！不……啊！我活该如此！活该如此！”他接着说道。

她感到怜悯：

“另外，这在开始时决不会这样。你是否要我把老板娘叫来对你说说？不要？那么，你应该出去散散心，喝一杯马沙拉白葡萄

酒。”她沉默了片刻。最后，她不再坚持己见。

“你听着，”她接着说道，“我有重要的事要对你说。你昨天是否遇到一个白发教士?”

她是怎么知道的？弗勒里苏瓦尔惊讶地问道：

“干吗?”

“那么……”她仍然犹豫不决，看了看他，见他脸色十分苍白，就接着说了下去，“那么，你要提防他！你要相信我，可怜的宝贝，他会骗取你的钱财。这事我不应该对你说，但是……你要提防他。”

阿梅代准备出去，对最后这些话感到震惊。当他走到楼梯上时，她又叫唤他：

“特别是，你再次见到他时，别对他说是我告诉你的。你要是说了，就像是把我杀了一样。”

对于阿梅代来说，生活确实变得过于复杂。另外，他感到自己双脚冰冷，额头滚烫，思想很不到位。现在，如果卡弗教士也只是在恶作剧，他的脑子又如何能清醒呢？……也许，红衣主教也是如此……然而，这张支票！他从口袋里拿出支票，摸了摸，证实了它的真实性。不！不，这不可能！卡萝拉弄错了。另外，秘密的利害关系迫使那个可怜的卡弗玩弄两面手法，她对此又知道些什么？也许，这是巴蒂斯坦因斤斤计较而怀恨在心，善良的教士要他提防的正是此人……没关系！他会把眼睛再睁得大一些；从此要提防卡弗，就像他已在提防巴蒂斯坦一样。谁知道是否要对卡萝拉……?

他心里想道：“对于这最初的坏事，对于罗马教廷的这种失误，这既是后果又是证明：其他一切都会同时覆灭。”

如果不相信教皇，该相信谁呢？只要教会下面的这块基石断裂，就不能再相信任何东西。

阿梅代迈着急促的小步，朝邮局方向走去，因为他希望得到家乡的消息，这种消息不掺假，可以最终寄托他错乱的信任。早晨的薄雾以及每个物体在其中变得浮漂、虚幻的散射光线，使他感到更加眩晕。他像在梦中那样往前走，怀疑土地是否结实，墙壁是否牢固，他遇到的行人是否确实存在，特别是怀疑他是否在罗马……于是，他拧了自己一下，以便摆脱噩梦，回到波城自己的床上，旁边的阿尼卡已经起来，通常总是朝他俯下身来，并准备问他："您睡得好吗，我的朋友？"

在邮局，职员认出了他，爽快地把他妻子新近寄来的一封信交给了他。

……我刚从瓦朗蒂娜·德·圣普里那里获悉，阿尼卡对他写道，尤利乌斯也在罗马，是去参加一个大会。我想到你会遇到他，感到十分高兴！可惜瓦朗蒂娜不能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她认为他住在大饭店，但她不能肯定。她只知道星期四上午他将在梵蒂冈受到接见。他事先写信给帕齐红衣主教，以得到接见。他是从米兰来的。在米兰时他去看望了昂蒂姆。昂蒂姆非常不幸，原因是昂蒂姆在受到抨击之后，没有得到教会答应给他的补偿。尤利乌斯想去觐见我们的圣父，以便请他主持公道，因为他想必还一无所知。他会向你讲述他的拜访，你则可以向他说明情况。

我希望你多加小心，不要受到感染，也不要过于劳累。加斯东每天来看我。我们非常想念你。当你向我们宣布你要回来之时，我会非常高兴……等等。

在第四页上，布拉法法斯用铅笔写了下面两句字迹潦草的话：

如果你去那不勒斯，请你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在通心面里钻孔的。我将会有一个新发现。

阿梅代心里感到快乐，就像在吹喇叭那样，同时又带有某种不安：这个星期四，即觐见的日子，就是今天。他不敢把内衣拿去浆洗，因为他会缺少内衣。这至少是他的担心。他今天早上又戴上

昨天的活硬领，但当他得知他将遇到尤利乌斯时，他立刻觉得硬领不够干净。他因这种相遇而感到的快乐，因此而受到影响。如果他想遇到觐见后出来的襟兄，回小老头街的想法是不能有的。但这不像让他去大饭店那样使他感到不安。他至少要把他的链扣还掉。至于活硬领，他用围巾把它覆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他的肿块几乎全部遮住。

但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又算得了什么？重要的是弗勒里苏瓦尔收到这封信后，感到自己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振奋，而同他的一位亲戚以及他过去的生活重新取得联系的前景，则使那些因他这个旅行者的想像而产生的怪物突然变得安分守己。卡萝拉、卡弗教士、红衣主教，所有这些犹如浮现在他面前的梦，因鸡叫声而突然中断。他为什么要离开波城？使他离开幸福生活的这种荒谬传说意味着什么？当然喽！有一位教皇。过一会儿，尤利乌斯将可以宣布：我见到了他！一位教皇，这就够了。如果没有那种荒谬的自豪感，想在这件事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弗勒里苏瓦尔肯定不会相信怪物会替代教皇，天主难道会允许这种替代？

阿梅代迈着急促的小步走着，他竭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奔跑。他最终恢复了信心，而他周围的一切也重新变得稳重、可靠、节制、自然，具有可以相信的真实性。他手里拿着草帽。他走到圣彼得大教堂前，感到一种崇高的陶醉，先在右面的喷泉周围转了一圈。当他在水柱的气流下面走过时，他让水湿润自己的额头，对着彩虹微笑。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在他旁边，坐在柱廊第四个柱子的柱座上的人，不就是尤利乌斯吗？阿梅代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去认他，因为虽然他穿戴体面，他的仪表却并非如此：巴拉利乌尔伯爵把他那顶喀琅施塔得式的黑色草帽放在他旁边那根手杖的乌鸦喙状柄上，手杖插在两块铺路石中间；他对这地方的庄严感到不安，右脚搁在左脚的膝盖上，犹如西斯廷教堂的一位预言者，在脚的膝

盖上放着一本练习簿；他不时突然斜握着长长的铅笔，在练习簿上全神贯注地写着，倾听着迫不及待地涌现的灵感，阿梅代即使在他面前发出喇叭般的响声[①] 也不会被他发现。他一面写一面说，虽然喷泉发出的悉悉索索的声音盖住了他说话的声音，但至少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

阿梅代走到近前，小心翼翼地绕过柱子。他想拍一下对方的肩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在乎！”尤利乌斯朗诵道。他把这句话记在练习簿一页的末尾，然后把铅笔放在口袋里，突然站了起来，鼻子碰到了阿梅代。

“以圣父的名义，您在这里干什么？”

阿梅代激动得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痉挛般地用双手紧紧握住尤利乌斯的一只手。尤利乌斯端详着他：

“可怜的朋友，您怎么变成这样！”

老天赋予尤利乌斯的连襟，实在是太好但不妙：他的两个连襟，一个变成伪善者，另一个则是可怜虫。他没有看到阿梅代的时间还不到三年，现在却觉得阿梅代老了不止十二岁。阿梅代面颊凹陷，喉结突出；他戴着苋红色的围巾，显得更加苍白；他的下巴在颤抖；他那颜色不同的两只眼睛的眼珠在转动，应该是哀婉动人，实际上却滑稽可笑；他昨天旅行回来，嗓子神秘地哑了，因此，他的说话声仿佛从远处传来。他一面在想，一面说道：

“那么，您看到了他？”

尤利乌斯则一面在想，一面问道：

“谁？”

阿梅代听到这个“谁”字，仿佛听到丧钟声和亵渎神明的话—

---

① 原文为 faire la buciloque，buciloque 是作者杜撰的词，由拉丁语 buccina（喇叭）和 loque（说话，发出声音）构成。

般。他谨慎地把问题说清：

“我觉得，您是从梵蒂冈出来的？”

“正是。请原谅我：我不再去想此事……要是您知道，我遇到的是什么事！”

他眼睛发亮：这亮光仿佛从他自身中发出。

“哦！”弗勒里苏瓦尔恳求道，“这事您以后再对我说。请您先对我谈谈您的拜访。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您对此感到兴趣？”

“您很快就会知道，我是多么感兴趣。说吧！请您说吧。”

“好吧！是这样的！”尤利乌斯开始说道，并抓住弗勒里苏瓦尔的一条胳膊，拉着他离开圣彼得大教堂。“也许您已经知道，我们的昂蒂姆皈依天主教，使他落到何等贫困的境地！他还在徒劳地等待教会答应给他的补偿，即补偿共济会夺走他的东西。昂蒂姆被耍弄了：这点必须承认……亲爱的朋友，这件事您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但我把它看做一个出色的闹剧，要是没有这个闹剧，我对我们今天关心的事情，即我急于跟您谈的事情，也许就不会看得这样清楚。此人言行不一！这样说太过分……也许这表面上的言行不一掩盖着更加微妙和隐蔽的续唱。重要的是，能促使他行动的不再是涉及利益的简单原因，或者像你们平常说的那样，让他别再受到一些谋求私利的动机的驱使。”

“我听不大懂您的话。”阿梅代说道。

“确实如此，请原谅：我没说我的拜访，是离题了。当时，我决定去管昂蒂姆的事……啊！我的朋友，您要是看到他在米兰住的套间！‘您不能呆在这里了。’我当时立刻对他说。当我想到这可怜的韦萝尼克！但是，他变成了苦行者、狂热的信徒，他不准别人同情他，特别是不准别人谴责神职人员！‘我的朋友，’我还对他说，‘我同意，高级神职人员没有错，但这是因为他们不知情。请允许我去告诉他们。’”

“我认为帕齐红衣主教……”弗勒里苏瓦尔悄悄地说道。

“是的，这没有成功。您知道，这些达官贵人，全都害怕连累自己。要抓这件事，必须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局外人。您要赞赏发现的方式！我说的是最重要的发现：你以为是突然感悟，实际上你是在不断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早已感到不安，既是因为我那些人物过于合乎逻辑，又是因为他们不够果断。”

“我担心，”阿梅代轻轻地说道，“您又离题了。”

“一点没有，”尤利乌斯接着说道，“是您没有领会我的想法。总之，我决定把请愿书亲自交给我们的圣父。今天上午，我去向他递交请愿书。”

“那么？您快说：您见到了他？”

“亲爱的阿梅代，如果您老是打断我的话……啊！无法想像，见到他是多么困难。”

“当然喽！”阿梅代说道。

“您是说？”

“我过一会儿再说。”

“首先，我必须完全放弃向他亲自递交我的请愿书。我把请愿书拿在手里，这是一卷十分雅致的纸，但从第二个候见室起（或者是第三个，我已记不大清楚），一个身穿红黑两色制服的高大男子汉，彬彬有礼地把我的请愿书给拿走了。”

想到谣传，阿梅代开始笑了起来，仿佛他是知情人，但不想多加解释。

“在下一个候见室，他们拿掉了我的帽子，把它放在一张桌子上。在第五个或第六个候见室里，我同两位女士和三位高级教士一起等了很久之后，一个侍从来找我，把我带到隔壁的大厅，但当我走到圣父面前时（根据我的记忆，他当时高高地坐在皇位上，上面有华盖保护），他请我跪倒在地，我照此办理，但再也看不到他了。”

“但是，您下跪的时间不是很长，头也不是低得很低……”

“亲爱的阿梅代，您说得倒轻巧。您难道不知道崇敬使我们变得多么盲从？除了我不敢抬头之外，总管拿着一把戒尺，每当我开始谈到昂蒂姆时，他就在我颈背上轻轻地打几下，让我重新低下头。”

“他至少和您谈了话。”

“是的，谈了我的书，但他对我承认他没有看过。”

“亲爱的尤利乌斯，”阿梅代沉默片刻后接着说道，“您对我说的话极为重要。这么说，您没有见到他：从您说的话中我了解到，见到他十分困难，而且困难得有点古怪。啊！所有这些都证实了，唉！证实了最令人痛苦的担忧。尤利乌斯，我现在应该把此事告诉您……不过，请您从这边走，那条街上行人这么多……”

他把尤利乌斯拉到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小胡同里，尤利乌斯感到有趣，就跟着他走了进去。

“我要告诉您的事十分重要……特别是不要让别人看出任何可疑之处。我们要装出这种样子，仿佛在谈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您要做好听到可怕的事情的思想准备：尤利乌斯，我的朋友，您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位……”

“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看到的那位。”

“正是……不是真的。”

“您说什么？”

“我说，您没能见到教皇，是由于这可怕的原因……我是从秘密、可靠的渠道得到这个消息的：真教皇被囚禁了。”

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对尤利乌斯产生了最出乎意料的作用：他突然放开了阿梅代的胳膊，用小步跑到前面，穿过小胡同，并叫道：

“啊！不。啊！有这种事，不，不，不！”

然后，他走到阿梅代跟前：

“当然！我可以，虽说十分困难，把所有这些从我的思想中清

除出去。我相信，对此不会有任何指望，不会有任何希望，不会有任何可能，相信昂蒂姆被耍弄了，相信我们都被耍弄了，相信这是在给人吃药！现在也只好对此付之一笑……就是这样！我自由了。您刚才对我说：到此为止！我才不会对此感到难受。有错误：您要重新开始！啊！不，有这种事！啊！这种事：决不可能！我坚持这种看法。如果那个不是真的，活该！”

弗勒里苏瓦尔感到沮丧。

“但是，”他说道，“教会……”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嗓子嘶哑，无法侃侃而谈。

“但是，要是教会也被耍弄呢？”

尤利乌斯斜站在他面前，挡住他一半的去路，并用与平时不同的讥讽和断然的口气说道：

“怎么！这—又—会—使—您—怎—样—呢？”

于是，弗勒里苏瓦尔产生了怀疑，是新的怀疑，这怀疑是不定形的、难以忍受的，隐约混杂在他深深的不安之中：尤利乌斯，尤利乌斯本人，同他说话的尤利乌斯，他想寄托自己的期待和忧伤的真挚的尤利乌斯，这个尤利乌斯也不是真的尤利乌斯。

“什么！是您在这样说话！是我所指望的您！您，尤利乌斯！巴拉利乌尔伯爵，其作品……”

“我请您不要谈我的作品。不管是真是假，我都讨厌今天上午你们的教皇对我说的有关这方面的话！我希望，由于我的发现，以后的作品将会更好。我急于想对您说重要的事情。您和我一起吃午饭，好吗？”

“好的，但我很快就要离开您。今天晚上，有人在那不勒斯等我……是的，是为了我要和您谈的事。我希望，您不是把我带到大饭店。”

“不是，我们去圆柱餐厅。”

在他这方面，尤利乌斯并不在乎他在大饭店被人看到和弗勒

里苏瓦尔这样的瘦老头呆在一起。弗勒里苏瓦尔感到自己逊色、委顿，他坐在餐厅的这张桌旁，面对着襟兄，处于其探索的目光之下，已经对襟兄把他置于其中的夺目光彩感到难受。如果这目光寻找的只是他的目光也就罢了，不，他感到这目光沿着他苋红色的围巾，在寻找他脖子上可耻的地方，这是可疑的肿块长出的地方，也是他感到没有被遮住的地方。在堂倌端来冷盘时，巴拉利乌尔说道：

“您应该去洗个含硫矿水浴。”

“您相信的不是这个。”弗勒里苏瓦尔提出异议。

“太好了。”巴拉利乌尔说道，因为他什么也不相信。“这个建议我是顺便向您提出的。”然后，他傲慢地往后一靠，用教训的口吻说道：

“好吧！是这样，亲爱的阿梅代：我觉得，自从拉罗什富科[①]以来，我们步其后尘，受骗上当；我觉得，利益并非总是能支配人的东西，觉得存在着无私的行动……”

“我正希望如此。”弗勒里苏瓦尔天真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请您不要把我的话理解得这么快。我用无私的这个词，来表示：无偿的。而恶，即人们称之为‘恶’的东西，也可能像善那样是无偿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正是！由于钱太多，有花钱的需要，出于好玩。我认为，最无私的人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人，这是这个词在天主教中的含义。相反，从天主教的这个观点来看，被调教得最好的人，是把自己的账管得最好的人。”

“也是总感到自己欠了天主的情的人。”弗勒里苏瓦尔想显示

---

①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出身贵族，曾参加投石党反王政的战争，著有《箴言录》5卷，内容主要表现其愤世嫉俗的思想。

自己的水平和襟兄不分上下，就装模作样地补充道。

尤利乌斯对襟弟老是打断他的话，显然感到生气，觉得这样做十分可笑。

“当然，蔑视会对你有用的东西，”他接着说道，“表明灵魂有某种高贵之处……因此，不再管账的人，在不看教理书、不再取悦别人和精打细算之后，是否能被我们接受？”

巴拉利乌尔等待着对方的赞同，但事实并非如此。

“不！不！一千个不：我们决不能接受！”弗勒里苏瓦尔激动地大声说道。然后，他突然对自己大声说话感到害怕，就朝巴拉利乌尔俯下身子。

“咱们说得轻点，有人在听我们说话。”

“哎！您以为谁会对我们说的话感到兴趣？”

“啊！我的朋友，我看到您不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对我来说，我开始了解他们了。在他们中间生活的四天里，我无法摆脱奇遇！他们强行向我灌输的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一种我不是生来就有的谨慎。他们受到围捕。”

“这些都是您想像出来的。”

“我希望如此，唉！希望这一切只存在于我的脑中。但是，您希望什么呢？当假的取代了真的之后，真的就得隐藏起来。我担负着使命——这我呆一会儿再对您说——，又夹在共济会和耶稣会之间，我算是完蛋了。我被众人怀疑，我对一切怀疑。但是，如果我对您承认，我的朋友，我刚才听到您嘲笑我的痛苦，就怀疑我是否在和真的尤利乌斯说话，或者是在和您的某个替身说话……但是，如果我对您说，今天早上，在遇到您之前，我曾怀疑自己的真实性，怀疑我是否在这里，在罗马，或者是怀疑我是否只是梦见自己在罗马，并即将在波城醒来，静静地躺在阿尼卡身边，处在我平时的环境之中。”

“我的朋友，您当时有热度。”

弗勒里苏瓦尔抓住他的手，用感人的声音说道：

“热度！您说：我有热度。这种热度是治不好的，也不想治好。这种热度，我承认，我曾希望，您在了解了我对您揭露的事情之后，也会有这种热度。这种热度我曾传染给您，这点我承认，以便使我们一起发热，我的襟兄……不，我现在清楚地感到，我独自深入到阴暗的小道之中，我也应该走这种小道，甚至您对我说的事也迫使我去走……怎么！尤利乌斯，他是不是真的？那么，人们见不到他了？人们不能见到他了？”

“我的朋友，”尤利乌斯接着说道，并挣脱了兴奋的弗勒里苏瓦尔的手，却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我的朋友，我要向您承认我刚才不敢对您说的一件事：当我走到圣父面前时……啊，我感到心不在焉。”

“感到心不在焉！”弗勒里苏瓦尔十分惊讶地重复道。

“是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想别的事。”

“我是否应该相信您说的话？”

“因为正在此时，我得到了默启。‘但是，’我在继续我第一个想法时心里在想，‘但是，如果认为坏的行为和罪行是无偿的，那么它就是无法归咎的，而犯下这种罪行的人是抓不住的。’”

“什么！您又说这个了。”阿梅代绝望地叹息道。

“因为犯罪的动机、原因，是抓住罪犯的把柄。如果像法官将会声称的那样：Is fecit cui prodest[①] ……您学过法律，是吗？”

“请原谅。”阿梅代说道。他额头上全是汗珠。

但正在这时，对话突然中断：餐厅穿制服的跑堂用碟子送来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弗勒里苏瓦尔的姓名。弗勒里苏瓦尔十分惊慌地打开信封，只见里面的便笺上写着这几句话

① 拉丁语，意思是：犯罪者为受益者。

您不能有片刻的耽误。开往那不勒斯的列车于三点钟启动。请德·巴拉利乌尔先生陪您前往商业信贷银行，银行里的人认识他，他可以证明您的身分。

卡弗

“啊！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阿梅代低声说道。这个插曲使他感到如释重负。

“确实，这不正常。见鬼，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姓？怎么知道我同商业信贷银行有关系？”

“那些人什么都知道，这是我对您说的，错不了。”

“我不喜欢这便笺的调子。写便笺的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至少应该赔礼道歉。”

“何必呢？他清楚地知道，我的使命最为重要……是要兑现一张支票……不，不能在这里对您谈论此事，您清楚地看到，有人在监视我们。”然后，他掏出怀表：“确实，我们时间很紧。”

他摇铃叫堂倌来。

“您别管！您别管！”尤利乌斯说道。“是我请您。信贷银行不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乘出租马车去。您别紧张……啊！我还想对您说：您要是今晚去那不勒斯，请拿着这环游火车本票。本票上写着我的名字，但不要紧。（因为尤利乌斯喜欢用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我在巴黎买的时候没有仔细考虑，因为当时想到更南边的地方去。但我现在要参加大会，就不能去了。您想在那里呆多少时间？”

“时间尽可能短。我希望明天就回来。”

“那么，我等您共进晚餐。”

在商业信贷银行，由于巴拉利乌尔伯爵的介绍，弗勒里苏瓦尔轻而易举地兑现了支票，拿到六张钞票，放在他短上衣里面的口袋

里。但是，他好歹把支票、红衣主教和教士的故事说给他的襟兄听了。巴拉利乌尔一直把他送到火车站，只是心不在焉地在听。

与此同时，弗勒里苏瓦尔走进一家衬衫店去买一个活硬领，但他没有立刻戴上，因为他怕让尤利乌斯久等，尤利乌斯则在商店门口耐心等待。

“您不把行李带走？”尤利乌斯等襟弟出来后问道。

当然，弗勒里苏瓦尔很想去拿他的披肩、梳洗用品和睡衣，但怎么能向巴拉利乌尔承认小老头街的事！……

“哦！就这么一夜！”他机灵地说道。“另外，我们没时间去我的旅馆了。”

“那么，您到底住在哪家旅馆？”

“在罗马斗兽场后面。”对方随口回答道。

他仿佛在说：在桥的下面。

尤利乌斯又看了他一眼。

“您样子真怪！”

他是否真的样子这么怪？弗勒里苏瓦尔揩干额头上的汗水。他们到达火车站，默默地在车站前走了几步。

“好了，咱们该分手了。”巴拉利乌尔向他伸出手时说道。

“您不……您不陪我去了？”弗勒里苏瓦尔感到害怕，就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走，我有点担心……”

“您是一个人来到罗马的。您以为自己会发生什么事。请原谅，我不能把您送到站台，因为看到一列开走的火车，我会感到无法言喻的伤心。再见！一路顺风！明天请到大饭店来，把回巴黎的车票还给我。”

第五卷　拉弗卡迪奥

"只有一个补救办法！使我们能从现状中解救出来的惟一办法！……"

"是的。严格地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被解救，而在于如何生活。"

约瑟夫·康拉德[①]《吉姆爷》第226页

一

拉弗卡迪奥通过尤利乌斯的中介和公证人的干预，得到了已故的朱斯特-阿热诺尔·德·巴拉利乌尔伯爵留给他的四万利弗尔[②]的年金收入之后，主要关心的是不让此事露出蛛丝马迹。

"也许用的是金碗碟，"他心里在想，"但你要吃同样的饭菜。"

他并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他还不知道，从今以后，他饭菜的味道将要改变。他认为克制食欲和贪图美食有着同样的乐趣，但现在他不再有贫困的压力，所以他至少是放松了自己的克制。我们不用详细描绘就可以说：他具有贵族的本性，没有让贫困对他指手画脚，他现在允许这样做，是在戏弄、玩耍，是觉得有趣，所以更看重的是他的乐趣，而不是他的兴趣。

---

① 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当过水手、船长，作品大多描写其航海生活经历，代表作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中心》等。引文为英语。

② 利弗尔为法国计算收入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法郎。

他遵守伯爵的遗愿，没有戴孝。他到他最后一个舅舅热斯弗尔侯爵的供货商那里去购置衣物时，等待着他的是耻辱和失望。当他说出侯爵的名字时，成衣商就拿出侯爵因疏忽而没有付钱的几张发票。拉弗卡迪奥厌恶欺骗行为。他立刻装出是专门来结清这些账的，并用现金付了新买的衣服的钱。在制靴商那里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至于衬衫商，拉弗卡迪奥为了谨慎起见，去找了另一家。

“德·热斯弗尔舅舅，我要是知道他的地址就好了。我真想把他那些现金收讫的发票寄给他。”拉弗卡迪奥想道。“这件事我应该蔑视他，但我是巴拉利乌尔，从此之后，混蛋侯爵，我要设法把你除掉。”

没有任何事情要他留在巴黎或别的地方。他每天赶路不多，进行穿越意大利的旅行，前往布林迪西[①]，准备在那里登上一艘劳埃德船级的船前往爪哇。

他一个人呆在离开罗马的车厢里，虽然里面很热，他仍把柔软的茶色毛毯横盖在膝盖上，并高兴地在毛毯上欣赏着他两只戴有灰白色手套的手。透过他这套西装柔软、絮状的面料，他全身的毛孔都感到舒服。脖子上半高的领子没有绷紧，但上浆不多，从领子上垂下一条细细的青铜色薄绸领带，犹如爬在皱褶衬衫上的脆蛇蜴。他感到身体舒服，穿着这身衣服舒服，穿着这双鞋子舒服，这双柔软的低帮便鞋同手套一样，是用麂皮做的。他的脚犹如关在柔软的监狱里，绷得紧紧的，弯成弓形，感到生气勃勃。他的海狸皮帽拉到眼睛上，使他看不到前面的东西。他抽着一个用刺柏做的小烟斗，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他想道：

“老太太头顶上有一小片白云，她在指给我看时说：雨，但今天

---

① 布林迪西是意大利东南部城市，濒临亚得里亚海，先后曾多次为十字军登船港。

还不会下……那个老太太，我把她的包扛在自己的肩上（他心血来潮，在四天时间里步行穿越亚平宁山脉，从博洛尼亚走到佛罗伦萨，在科维利亚约过夜），在山坡上面吻抱了她……这就是科维利亚约的本堂神父所说的一件好事。我也会掐住她的脖子，用一只不会颤抖的手掐，当我的手指碰到这种布满皱纹的讨厌皮肤时……啊！她抚摸着我上装的领子，抹去上面的灰尘！并说道：我的孩子！亲爱的！[①] 在那棵大栗树的树荫下，我没有吸烟，躺在青苔上面，我当时还在出汗，怎么会有那种极度的欢乐？我感到我胸怀相当宽广，可以拥抱整个人类，也许可以把整个人类掐死……人生是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有小显身手的机会，我就会机灵地去冒生命危险……但我还是不能成为登山运动员或飞行员……那个深居简出的尤利乌斯会建议我做什么呢？让他这个不知趣的家伙见鬼去吧！有个哥哥，我本来应该感到高兴。

“可怜的尤利乌斯！写书的人这么多，读书的人却这么少！事实是：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如果由我来看，正如那个人说的那样。这将以灾难结束，某种巨大的灾难，骇人听闻！人们将把印刷品扔到海里。如果最好的不同最差的一起被扔到海底，那将是奇迹。

“但是，感到好奇是想知道，老太太会怎么说，如果我开始掐……可以想像，如果这样会发生什么，但总是会有一小段时间，意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总是不会完全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发生……促使我们行动的正是这个……人们做得这样少……‘让能够存在的一切存在！’我是这样来理解创世的……爱可能存在的东西……如果我是国家，我就让人把我囚禁起来。

“那个加斯帕尔·弗拉芒先生的信件不是非常吸引人，我在博洛尼亚邮局的存局候领窗口是当做自己的信件领来的。没有一封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值得退还给他。

“天啊！有些人的手提箱，别人希望搜查，可惜这种人很少遇到！用某种话、某种行为就能使其反应奇特的那种人十分罕见……一群美妙的木偶，只是提线过于明显，毫无疑问！同你在街上交错而过的只是些无能之辈和自命不凡的草包。拉弗卡迪奥，我问你，把那种闹剧看得过于认真，是否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做的事？来吧！咱们卷起铺盖逃走。是时候了！逃到一个新的世界。咱们离开欧洲，把我们赤裸的脚后跟印在土地上……如果在婆罗洲[①] 的森林深处，还生活着一个智力迟钝的直立猿人，我们就会立刻到那里去推测一种可能存在的人类的能力……

“我很想见到普罗托斯。也许他已出海，前往美洲。他认为自己只欣赏芝加哥的蛮族……那些狼，不大有肉感，不对我的胃口：我的本性像猫。咱们别谈这个。

“科维利亚约的本堂神父十分宽厚，不想使同他谈话的孩子过于堕落。他肯定不会这样。他肯定不会这样。我很想让他做我的朋友，当然不是本堂神父！而是那孩子……他向我抬起的眼睛有多美！它们不安地寻找着我的目光，就像我的目光寻找着他的目光那样，但我立刻避开了他的目光……他比我小五岁不到。是的，十四至十六岁，不会超过……我在这个年龄时是怎样的？一个贪心十足的小伙子[②]，我今天很想遇到这样的小伙子，我觉得我会非常喜欢这样的人……费比感到自己喜欢我，在开始时觉得尴尬。他向我母亲承认了这点，这样做很对：这样，他心里感到更加轻松。但是，他的自制力使我感到十分厌烦！……后来，在奥雷斯的帐篷里，我把这事对他说了，我们都哈哈大笑……我很想在今天见到

① 婆罗洲是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旧称，政治区划大部为印度尼西亚领土，西北海岸和北端属马来西亚。中间为文莱。

② 原文为英语。

他。真遗憾，他死了。咱们别谈这个。

“真的，我是想惹得本堂神父讨厌。我在想，我能对他说些什么不愉快的话，但我想到的却都是令人高兴的话……要我显得不迷人，真难！然而，我不能像卡萝拉对我建议的那样，把脸变得像核桃壳那样，也不能吃大蒜……啊！咱们别再去想这可怜的姑娘，好吗？我最为寻常的乐趣，是从她那里得到的……哦！这奇怪的老头是从哪里出来的？”

这时，从过道的拉门中，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走了进来。

在到达弗罗西诺内车站之前，弗勒里苏瓦尔的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火车停在这个车站时，一个意大利中年男子走进这个车厢，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脸色阴沉地盯着他看，弗勒里苏瓦尔见了赶紧逃走。

在隔壁车厢里，拉弗卡迪奥这个年轻人的优雅吸引了他。

“啊！可爱的小伙子！几乎还是个孩子。”他想道。“也许是在度假。他的穿着多好！他目光单纯。消除了我的怀疑，那将会多么松快！如果他会法语，我很高兴和他说话……”

他在拉弗卡迪奥对面坐了下来，坐在车门旁的一个角落里。拉弗卡迪奥把他的海狸皮帽拉了上去，开始用忧郁的眼睛看着他，但从表面上看，这目光显出冷淡的样子。

“在这个丑鬼和我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想道。“他好像自以为机灵。他干吗要这样对我微笑？他以为我会吻抱他！有些女人还会去抚摸老头……他要是知道我能流利地阅读手写的或印刷的文字，能反面朝外读或透过书页读它的反面，能在镜子里读或在吸墨水纸上读。三个月的学习和两年的实习。这是为了对艺术的爱。卡迪奥，我的孩子，问题提了出来：钩破这种命运。但从哪里钩起？……啊！我来请他吃口香糖。不管他要不要，咱们都能看出说的是哪种语言。”

“Grazio！（谢谢！）Grazio！”弗勒里苏瓦尔在谢绝时说道。

“对这个差生真没办法。咱们睡吧!”拉弗卡迪奥心里想道,并把他的海狸皮帽拉到眼睛上。他竭力想做一个梦,回忆他的少年时代。

他回忆起在别人叫他卡迪奥的时候,在喀尔巴阡山脉的那个偏僻的城堡里,他母亲和他有两个夏天住在那里,意大利人巴尔迪和弗拉基米尔·别尔科夫斯基亲王陪伴着他们。他的房间在一条走廊的尽头。这是他第一年和母亲分开住……他房门的铜把手形状为狮头,用一枚大钉子固定……啊! 他的那些感觉的回忆是多么确切……一天夜里,他从沉睡中被叫醒,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却看到弗拉基米尔舅舅站在他的床头,他觉得舅舅比平时更为高大,就像在噩梦里看到的那样。舅舅身穿红棕色的皮里长袍,小胡子垂了下来,头戴一顶奇特的睡帽,犹如波斯人的帽子,使他变得奇长无比。他把手里拿着的有遮光装置的提灯放在床边的桌上,在卡迪奥的怀表旁边,把弹子袋稍稍推了一下。卡迪奥首先想到的是他母亲死了或病了。他想询问别尔科夫斯基,但亲王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并做手势叫他起来。孩子急忙穿上他在洗完澡后穿的便袍,便袍是他舅舅从一把椅子的椅背上拿来递给他的。在做这些事时,他舅舅眉毛紧皱,样子不像在开玩笑。但是,卡迪奥对弗拉基十分信任,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他穿上拖鞋,跟着舅舅走,对舅舅的举止感到十分惊讶,但跟往常一样,想要乐一乐。

他们走到走廊里。弗拉基米尔神情严肃、神秘兮兮地往前走,把提灯远远地拿在自己前面。他们仿佛在举行一种仪式,或是在跟随仪式的行列行进。卡迪奥有点踉踉跄跄,因为他还沉浸在梦幻之中,但是,好奇很快就使他的脑子清醒过来。在他母亲的房门前,两个人都停留片刻,竖起耳朵听着:没有一点声音,屋子里的人都睡着了。走到楼梯平台时,他们听到一个仆人的打鼾声,仆人房间的门开在顶楼旁边。他们开始下楼。弗拉基轻轻地把脚踩在梯级上。一听到咯啦声,他就回过头来,显出十分生气的样子,卡迪

奥见了差点要笑出声来。他特别指出一个梯级，让卡迪奥跨过去，脸上一本正经，仿佛有危险一样。卡迪奥不想破坏自己的乐趣，所以没有去考虑这样小心谨慎是否必要，也没有去想他们做的事是否必要。他喜欢玩耍，就倚在栏杆上一滑，跨过了这个梯级……他被弗拉基逗得出奇的高兴，只要跟着弗拉基，他连火也可以一跨而过。

到达底楼后，他们都在最后第二个梯级上坐下来喘一口气。弗拉基点了点头，用鼻子轻轻地叹息一声，仿佛在说：啊！我们侥幸地脱险了。他们又站起来走了。在客厅的门前，是多么的谨慎！提灯现在由卡迪奥来拿，照得客厅样子奇特，孩子差一点认不出来。在他看来，客厅显得硕大无比，暗淡的月光从微微开启的百叶窗中悄悄进入室内，一切都沉浸在超自然的宁静之中。这仿佛是一个池塘，人们将秘密地把罩形网撒在其中。他现在认出来了，每个东西都放在各自的地方，但他第一次体会到它的奇特。

弗拉基走到钢琴前面，把盖子稍稍打开，用手指摸了摸几个琴键，琴键作了低声的回答。突然，盖子落了下来，发出很响的声音（想到此事，拉弗卡迪奥现在还会吓一跳）。弗拉基急忙冲向提灯，把它熄灭，然后倒在一把扶手椅上，卡迪奥则钻到一张桌子下面。他们俩长时间地呆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悄悄地听着……但是，毫无动静，屋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远处，一条狗对着月亮乱叫。于是，弗拉基慢慢地把灯点亮。

在餐厅里，他转动餐具橱的钥匙时是什么模样！孩子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种游戏，但舅舅看来是信以为真。他用鼻子闻了闻，仿佛是为了闻出哪里的味道最好，拿了一瓶托考依白葡萄酒，倒了两小杯，把饼干浸在里面吃。他建议碰杯，但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玻璃杯发出难以觉察的响声……夜宵吃完后，弗拉基把东西都收拾好，他和卡迪奥一起在配膳室的小木桶里洗杯子，并把杯子擦干，把酒瓶的瓶塞塞好，把饼干盒盖好，小心翼翼地把饼干屑揩

掉，朝橱里看了最后一眼，看到东西都放在原来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

弗拉基把卡迪奥一直送到房间，离开时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卡迪奥继续睡他没有睡完的觉。到第二天他会想，这一切他是否是在梦中见到的。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奇特的游戏！对此，尤利乌斯会怎样想呢？

拉弗卡迪奥虽说闭着眼睛，却没有睡着。他睡不着。

“那个矮老头，我觉得他在那里，他以为我睡着了。如果我微微睁开眼睛，我就会看到他在看着我。普罗托斯认为，装出睡着的样子，同时却全神贯注，特别不容易做到。他能从眼皮的微微颤动中看出是在假睡……我现在正克制住这种颤动。普罗托斯本人见了也会上当。”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它最后的光辉已经变得暗淡，但弗勒里苏瓦尔却在激动地观赏。突然，在车厢的拱顶上，分枝吊灯亮了起来。在这光线柔和的黄昏，灯光显得过于强烈。由于怕灯光妨害他邻座的睡眠，弗勒里苏瓦尔转动了开关，但没有使灯光完全熄灭，而是把中央分枝吊灯的电流切断，却接通了蓝色夜明灯的电流。按照弗勒里苏瓦尔的意愿，这只蓝色灯泡也发出过多的光线。他又把开关转了一下，夜明灯熄灭了，但两盏枝形壁灯立刻亮了起来，比中央的灯妨害更大。再转一下，夜明灯又亮了：他不再转动。

“他是否立刻停止玩弄灯光？”拉弗卡迪奥不耐烦地想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不！我不会睁开眼睛。）他站着……他是否被我的手提箱吸引住了？好！他看到手提箱开着。由于不久后就丢了钥匙，在米兰让人在箱子里装上一把复杂的锁是对的，但到博洛尼亚后却要把锁撬开！挂锁至少可以更换……天主在罚我：他脱掉自己的上衣？啊！咱们还是来瞧瞧。”

弗勒里苏瓦尔没有去注意拉弗卡迪奥的手提箱，而是忙于摆弄他新买的活硬领。他脱掉了上衣，以便更容易扣好硬领的纽扣，但上了浆的平纹细布硬得像纸板一样，他用足力气也无法让它听凭摆布。

“他样子不高兴。”拉弗卡迪奥心里想道。“他大概患有肛瘘，或是某种见不得人的毛病。我来帮助他！他一个人不能做到……”

能做到！硬领的纽扣终于扣上。于是，弗勒里苏瓦尔在坐垫上把放在他帽子、上衣和链扣旁边的领带拿了起来，走到车门旁边，像那喀索斯[①] 对着水面一样，对着玻璃去照，力图把自己的影像和外面的景色区分开来。

“他看得不够清楚。”

拉弗卡迪奥又把电灯开亮。这时，火车正沿着一个斜坡行驶，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每个车厢的灯光投射在斜坡上，形成一系列发亮的方块，在铁路旁跳跃，并因地面上的每个起伏而依次变形。在其中一个方块的中央，可以看到弗勒里苏瓦尔滑稽可笑的影子在跳动，其他的方块里都没有人影。

“这谁会看到？”拉弗卡迪奥想道。“这双保险门扣就在我的手旁边，就在我的手下面，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打开。这扇门突然打开，就会使他往前倒，只要轻轻一推就行了，他会倒在黑夜之中，就像一大块肉那样，别人甚至听不到一声叫喊……明天就去安的列斯群岛[②]！……这谁会知道？”

领带戴好，系上海员小领结。现在，弗勒里苏瓦尔已重新拿起一个链扣，戴在右手的袖口上。他一面戴，一面仔细看他刚才坐的

---

① 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只爱自己，不爱别人。爱神阿佛洛狄忒惩罚他，使他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死后变成水仙花。

② 安的列斯群岛是南北美洲两大陆之间的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

位子上方的一张照片(装饰车厢的四张照片中的一张),照片上是海边的一座宫殿。

"无动机谋杀,"拉弗卡迪奥继续想道,"这对警察局来说是多么棘手!总之,在这个该死的斜坡上,隔壁车厢的任何人都会发现车门开了,并看到人影倒了下来。至少过道上的窗帘都已拉上……我感兴趣的不是发生的事,而是我自己。有人认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干,但事到临头却退缩了……在想像和事实之间,距离有多大!……既不能再干一次,也不能失败。啊!要是能预见所有的风险,这游戏就毫无意思!……对一个事实的想像,以及……瞧!斜坡到此为止。我觉得,我们上了一座桥,是一条河……"

现在玻璃里一片漆黑,上面的影像显得更加清楚,弗勒里苏瓦尔俯着身子,以便把他的领带拉直。

"这双保险门扣就在我的手下面,而他正漫不经心地看着他遥远的前方。玩吧,没问题!这比想像的还要容易。如果我数到十二,慢慢地数,还看不到农村里的灯光,这个差生就得救了。我开始数:一、二、三、四(要慢!要慢!)、五、六、七、八、九……十,一个灯火……"

二

弗勒里苏瓦尔一声也没有叫出来。他被拉弗卡迪奥推了一下,看到自己面前突然出现深渊,他为了不掉下去,就用左手一把抓住光滑的门框,这时他已将身体转过来一半,把右手往后一伸,伸到拉弗卡迪奥的头顶上,把他正要戴上的第二个链扣扔出,链扣滚到车厢另一端的坐位下面。

拉弗卡迪奥感到颈背被他放下的手用力抓了一下,就低下头,又推了一下,推得比第一次更不耐烦。他觉得指甲在他硬领上划了一下。弗勒里苏瓦尔能抓到的只有海狸皮帽,他绝望地抓住帽

子，掉了下去。

“现在，要冷静。”拉弗卡迪奥想道。“咱们别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隔壁会听到的。”

他逆着风，用力把车门往自己这边拉，轻轻地把门关上。

“他给我留下了他那顶难看的扁平草帽，只要再有一点时间，我就会一脚把它踢给他，但他拿了我的帽子，也就够了。我已把帽子上我姓名的开头字母给弄掉了，这样小心谨慎没错……但是，帽子上还有店主的商标，不会每天有人去那家店订购海狸皮帽……玩好了，活该……他们会以为是意外事故……不，既然我把车门关好了……让火车停下来？好了，好了，卡迪奥，不要画蛇添足：一切都像你希望的那样。

“证明是，我能完全控制自己：我首先平静地观看那老头刚才欣赏的照片上是什么……米拉马尔！去那个地方玩，没有任何兴趣……这里空气不流通。”

他打开了窗子。

“这畜生抓伤了我。我伤口在流血……他抓得我很疼。要用水在上面擦一下。厕所在过道的尽头，在左边。咱们再拿一块手帕。”

他把放在他上面网架上的手提箱拿了下来，在他刚才坐过的坐位的软垫上打开箱子。

“如果我在过道里和一个人交错而过：要镇静……不，我的心不跳了。干吧！……啊！他的上衣，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穿在我的上衣里面。口袋里的纸：咱们在剩下的旅程中再来看。”

这是件破旧的短上衣，甘草色，是薄呢做的，料子毛糙、粗俗，拉弗卡迪奥有点不大喜欢，就把它挂在狭窄的厕所里的一个衣钩上，并关上门。然后，他朝盥洗盆俯下身子，开始照着镜子仔细察看。

他的脖子上有两个地方被抓出难看的伤痕。一条细细的红色

伤痕，起点为颈背后面，转向左边，在耳朵上方消失，另一条较短，是不折不扣的皮肤擦伤，在第一条伤痕上面，相距两厘米，它往上直达耳朵，耳垂上也有点擦伤。伤痕在出血，但并不像他担心的那样严重。相反，他开始时不感到疼痛，现在却疼得相当厉害。他在盥洗盆里把手帕浸湿，把血止住，然后把手帕洗干净。

“活硬领上有血迹，没关系，”他在整理衣服时想道，“一切正常。”

他正要出去，机车的汽笛响了，一道光线在厕所的毛玻璃窗后出现。到了卡普阿[①]。这个车站离事故发生地非常近，在这个车站下车，在黑夜里奔跑，取回他的海狸皮帽……这个想法突然出现，令人着迷。他丢失了他那顶帽子，十分后悔：帽子柔软、轻巧、光滑、温暖、鲜亮，又揉不皱，有一种藏而不露的优雅。然而，他从不完全听从自己的欲望，也不喜欢让步，即使是对他自己。但是，他特别讨厌优柔寡断，多年来一直随身带着西洋双六棋的骰子，把它当做护身符，那是以前巴尔迪给他的。这骰子他总是随身带着，这时放在他背心的小口袋里：

“要是我掷到六点，”他拿出骰子时想道，“我就下车！”他掷到五点。

“我还是下车。快！灾民的短上衣……现在，我的手提箱……”

他跑到自己的车厢。

啊！在奇怪的事实面前，感叹看来毫无用处！发生的事越是出人意外，我的故事就越是简单。这事我就说得直截了当：拉弗卡迪奥回到车厢去取他的手提箱时，手提箱不见了。

他先是以为自己走错了车厢，就回到过道之中……不对……不对……他刚才是在这儿。这是米拉马尔的照片……但又怎样

---

① 卡普阿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区城镇，位于那不勒斯市北。

呢？……他跳到窗前，以为自己在做梦：火车站的站台上，在离他的车厢不远的地方，他的手提箱正静静地远去，由一个用碎步走路的高大男子拿着。

拉弗卡迪奥想要冲过去。他伸手想去打开车门，却使甘草色短上衣掉到他的脚旁。

“见鬼！见鬼！我差一点上钩了……那个恶作剧的家伙要是以为我会去追他，他还是走得太快了一点。难道给他看到了？……”

这时，由于他俯身看着，一滴血沿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手提箱算它倒霉！骰子说得很清楚：我不应该在这里下车。”

他关上车门，坐了下来。

“手提箱里没有身分证件，我的内衣上也没有标记，我会有什么危险？……没有关系：我尽快开始行动，这样也许不大有趣，但肯定要明智得多。”

这时，火车又启动了。

“我惋惜的倒不是手提箱……而是我的海狸皮帽，我真想把它找回来。咱们别再去想它了。”

他又把小烟斗装满、点燃，然后把手伸到那件短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把阿尼卡的一封信、库克旅行社的一个火车本票和一只淡黄纸的信封都拿了出来，并打开信封。

“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正人君子不感兴趣。”

他把这些钞票又放进信封，把信封放进短上衣的口袋。

过了一会儿，他翻开库克旅行社的火车本票，顿得感到头晕目眩。第一张纸上写着**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的姓名。

“我难道疯了？”他想道。“同尤利乌斯有什么关系？……钞票是偷的？……不，不可能。钞票肯定是借的。见鬼！见鬼！我也许把事情搞糟了：这两个老头的关系，比我想像的要密切……”

然后，他因疑虑而感到害怕，打开了阿尼卡的信。事情显得太离奇了。他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也许他弄不清楚尤利乌斯和这个老头有什么亲戚关系或友好关系，但他至少弄清了一点：尤利乌斯在罗马。他立刻作出决定：他迫切希望见到自己的哥哥，并想清楚地看到这个案件引起的反响，他的思想既平静又合乎逻辑：

“一言为定！今晚我在那不勒斯过夜。我去赎回箱子，明天乘第一班火车回罗马。这样做肯定很不明智，但也许会增添一点乐趣。”

三

在那不勒斯，拉弗卡迪奥下榻于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他设法搞了个手提箱随身拿着，因为没有行李的旅客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而他也尽可能不要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然后，他急忙去购买他缺少的那些梳洗用品，还买了一顶帽子，以替代弗勒里苏瓦尔留给他的那顶难看的扁平草帽（另外，那顶草帽戴在他头上也太小）。他还想买一把手枪，但商店都已关门，只好等到第二天再买。

他打算在第二天乘的那班火车大清早就启程，到达罗马是吃午饭的时候……

他想等报上刊登“凶杀”的消息之后再去找尤利乌斯。凶杀！这个词使他感到特别奇怪，把凶手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是一点也不恰当的。他更喜欢冒险家这个词，因为该词同他的海狸皮帽一样迎合人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帽边翻上去。

晨报还没有谈到这次冒险。他焦急地等待着晚报的出售，因为他急于见到尤利乌斯，急于看到这场游戏开始，他犹如捉迷藏的孩子，虽然不愿意被人捉住，至少希望有人在捉他，在等待时他会感到无聊。这是他尚未体验过的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在街上同他摩肩接踵的人们，在他看来特别平庸、讨厌和丑陋。

夜晚来临时，他从科尔索街上的一个报贩那里买了一份《晚邮报》，然后走进一家餐厅，但出于一种挑战，仿佛是为了增强他的欲望，他首先迫使自己吃晚饭，把折起来的报纸放在一边，然后走出餐厅，再次走到科尔索街上，在一家商店橱窗的亮光下打开报纸，并在第二页上看到一条社会新闻的标题：

凶杀，自杀……还是意外事故

然后，他看了这条消息，我翻译如下：

在那不勒斯火车站，铁路公司的职员在来自罗马的列车的一个一等车厢里的行李网架上捡到一件深色男上衣。在这件短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有一只打开的黄色信封，里面放着六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但没有能说明上衣主人身份的任何证件。如果是凶杀，那就很难解释这样一笔巨款留在被害人衣服里的原因。这看来至少说明，凶杀的动机不会是抢劫。

在车厢里没有发现搏斗的任何痕迹，但在一个坐位下面发现了一个链扣，上面有两个扣子，镀金的小银链把扣子连结起来，扣子用一种半透明的石英琢磨而成，这种石英的名称是：发光云翳玛瑙，珠宝商称之为月亮宝石。

搜查正在铁道沿线积极进行。

拉弗卡迪奥把报纸揉皱。

“什么！现在是卡萝拉的链扣！这个老头是个焦点。”

他翻了一页，看到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拉弗卡迪奥没有再看下去，就直奔大饭店。

他把自己的名片放进信封，名片上，在他的姓名下面，写了下面这句话：

拉弗卡迪奥·卢基

来了解一下，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伯爵是否需要一名秘书。

然后，他让人把信封送了进去。

最后，一个仆人来到他正在耐心等待的门厅里找他，带他穿过一条条走廊，领他走进房间。

拉弗卡迪奥第一眼就看到扔在房间一个角落里的《晚邮报》。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瓶花露水，瓶塞打开，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尤利乌斯伸出双臂。

“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见到您，我多么高兴！”

他头发微微翘起，在太阳穴上漂浮、摇动。他显得心花怒放。他手里拿着一条带黑点花纹的手帕，把它当扇子扇。“您是我最意想不到的客人，却是我最希望能在今晚与其促膝交谈的客人……我在这里，是卡萝拉太太告诉您的？”

“多么奇怪的问题！”

“确实如此！由于我刚才遇到她……不过，我不能肯定她是否看到我。”

“卡萝拉！她在罗马？”

“您难道不知道？”

“我刚从西西里岛来到这里，您是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二个人。我不想再见到她。”

“我觉得她很漂亮。”

“您并不挑剔。”

“我的意思是说：比在巴黎时漂亮得多。”

“这是异国情调。但是，如果您有兴趣……”

“拉弗卡迪奥，这种话在我们之间是不能说的。”

尤利乌斯想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只是做了个鬼脸，并接着说道：

“您看到我非常烦躁。我处于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我感到头脑发热，像在燃烧，全身昏昏沉沉，仿佛即将突然消失。我在罗马呆了三天，是来参加一次社会学大会的，却遇到了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您的来到使我感到不安……我无法控制自己。”

他迈着大步走着，在桌子前停了下来，拿起瓶子，在他的手帕上倒了许多花露水，用手帕敷在前额上，并把它留在那里。

“我年轻的朋友……请您允许我这样叫您……我觉得我想出了我的一本新书！您在巴黎和我谈起《顶峰巍峨》时说，它的风格还有过分之处，这使我认为，对这本新书您不会无动于衷。”

他的双脚像是在击脚跳，手帕落到了地上。拉弗卡迪奥急忙去捡，当他弯下腰时，他感到尤利乌斯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同以前老朱斯特-阿热诺尔把手放在他肩上完全一样。拉弗卡迪奥微笑着直起身子。

“我认识您的时间这么短，”尤利乌斯说道，“但今天晚上，我无法克制自己，对您说话就像对一个……”

他停住不说了。

“我听您说话就像弟弟那样，德·巴拉利乌尔先生，”拉弗卡迪奥壮着胆接着说道，“既然您想让我这样。”

“您要知道，拉弗卡迪奥，我在巴黎生活的环境中，经常交往的是社交界人士、神职人员、作家和院士，在这些人中，我真正能说说话的人一个也找不到，我的意思是说，能说说我新的忧虑的人。我

应该向您承认，自从我们第一次相遇以来，我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

“啊，太好了！”拉弗卡迪奥放肆地说道。

“您是不会相信的，您干的不是这一行，您不会相信，错误的伦理对创造能力的发展是多么大的障碍。因此，离我过去的那些小说最为遥远的，莫过于我今天构思的小说。过去，我要求我那些人物具有逻辑性和重要性，为了使它们更为可靠，我首先对自己提出这种要求，但这样并不合乎情理。我们与其说不像我们最初为我们自己勾画的形象，不如说是在生活中被伪装起来，这是荒谬的。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歪曲最美好的东西。”

拉弗卡迪奥仍在微笑，他期待着他最初说的话产生久远的作用，并高兴地看到这种作用。

“我要对您说什么呢，拉弗卡迪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面前出现自由场……您是否理解‘自由场’这三个字的意思？我心里想，它以前已经这样，我又在想，它现在仍然这样，而在此之前，我负担重重，只是因为怀着私心杂念来考虑职业生涯、公众和评判者，这些评判者忘恩负义，诗人徒劳地指望得到他们的报答。从此，我只指望我自己。从此，我一切都指望我自己，我一切都指望真挚的人，我任何东西都要，因为我现在也清楚地预感到我自身中存在着最奇特的可能性。既然这只是纸上的东西，我就敢对这种可能性自由发挥。咱们等着瞧！”

他深深地呼吸着，肩膀往后仰，肩胛骨微微抬起，简直像是翅膀那样，仿佛新的困惑使他感到有点气闷。他压低声音，含含糊糊地继续说道：

“既然他们不要我，法兰西语文学院的那些先生们，我就准备向他们提供不接受我的充分理由，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他们没有理由。”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近于尖叫，强调地说出最后这几个字。他

停了下来，然后心平气和地接着说道：

“因此，这就是我想像的东西……您在听我说？”

“一直听到心里。”拉弗卡迪奥仍然笑着说道。

“并且跟着我的思路？”

“一直跟到地狱。”

尤利乌斯又在手帕里倒了花露水，然后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拉弗卡迪奥跨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说的是一个年轻人，我想把他变成一个罪犯。”

“我看这没有困难。”

“嗳！嗳！”尤利乌斯觉得有困难，就这样说道。

“但是，小说家，谁会阻止您？从您开始想像时起，阻止您随心所欲地想像一切？”

“我想像的事越是奇特，我就越是应该提出此事的动机和解释。”

“要找到犯罪动机并不困难。”

“也许是……但我恰恰不要这样。我不要犯罪动机，我只要促使罪犯去做。是的，我想促使他无缘无故地犯罪，促使他想要犯下完全无动机的罪行。”

拉弗卡迪奥开始更加注意地听他说话。

“咱们把他写成少年：我希望因此能看出他性格高雅，希望他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好玩，他常常情愿不要自己的利益，而要自己的乐趣。”

“这也许并不常见……”拉弗卡迪奥大胆地说道。

“是吗？”尤利乌斯欣喜地说道。“咱们再加上一点：他喜欢克制自己……”

“甚至深藏不露。”

“咱们让他爱好冒险。”

“好！”拉弗卡迪奥说道。他越来越感到有趣：“如果您的学生

能对好奇的守护神言听计从，我觉得他就到火候了。”

就这样，两人依次跳跃，跳过对方，然后又被对方跳过，仿佛一个人在和另一个人玩跳背游戏：

尤利乌斯　我首先看到他在练习。他善于小偷小摸。

拉弗卡迪奥　我想了好多次，这种罪怎么会犯得不多。确实，一般来说，机会只提供给那些不愁吃穿、不会受别人挑动的人。

尤利乌斯　不愁吃穿，他是这种人，我已经说过。但惟有这些机会在诱惑他，并要求他灵活、机智……

拉弗卡迪奥　也许还会让他冒一点险。

尤利乌斯　我说过，他爱好冒险。不过，他讨厌诈骗。他不想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而是喜欢偷偷地把东西挪个地方。他干这种事确实有魔术师的才能。

拉弗卡迪奥　另外，逍遥法外又使他受到鼓励……

尤利乌斯　但是，这同时使他的线索被人发现。如果说他没有被抓住，那是因为他让自己做的游戏过于简单。

拉弗卡迪奥　他会让自己做最危险的事。

尤利乌斯　我让他这样思考……

拉弗卡迪奥　您是否能肯定他会思考？

尤利乌斯　（继续说道）犯罪凶手放任自己，是出于他犯罪的需要。

拉弗卡迪奥　我们已经说过，他非常机灵。

尤利乌斯　是的，非常机灵，因为他行动时头脑冷静。您要想想：犯罪动机既不是爱情，又不是贫困。他犯罪的理由，恰恰是没有理由犯罪。

拉弗卡迪奥　这是您在思考他的犯罪，而他只是在犯罪。

尤利乌斯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罪犯犯罪是没有理由的。

拉弗卡迪奥　您太钻牛角尖了。在您让他处于的情况之下，他是人们所说的自由人。

尤利乌斯　一有机会就随波逐流。

拉弗卡迪奥　我急于想看到他行动。您要让他干什么?

尤利乌斯　嗯,我还在犹豫。是的,在今天晚上以前,我还在犹豫……突然,在今天晚上,报纸的最新消息向我提供的正是我所希望的例子。这意外事件来得正是时候!真可怕:您想想,有人杀死了我的襟弟!

拉弗卡迪奥　什么!车厢里的矮老头,是……

尤利乌斯　是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车票是我借给他的,是我让他乘上了火车。一小时前,他在我存钱的银行里拿了六千法郎,由于他把这笔钱带在身上,所以他在离开我时有点害怕。他的想法是灰溜溜的,是绝望的,他还有预感。然而,在火车上……那么说,您看了报纸。

拉弗卡迪奥　只是看了"社会新闻"的标题。

尤利乌斯　您听着,我给您念。(他打开他面前的《晚邮报》。)我翻译如下:

警察局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铁路线上进行了积极的搜查,今天下午在离卡普阿五公里的沃尔图诺河干涸的河床里发现了被害人的尸体,昨天晚上在一节车厢里找到的男上衣可能是属于被害人的。这是个衣著朴素的男人,大约有五十来岁。(他看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他身上没有找到能确定他身份的任何证件。(幸好这使我可以喘一口气。)他显然是被推出车厢的,推的人相当用力,所以他从桥栏杆上面摔了过去,那个地方的桥正在修,只是用几条梁来替代。(是什么风格!)桥面离河流的距离超过十五米,被害人想必在摔下来后立即死亡,因为尸体上没有伤痕。他只穿着衬衫,右手手腕上戴着一个链扣,同在车厢里找到的那个链扣相同,但上面没有扣子……("您怎么啦?"尤利乌斯停了下来:拉弗卡迪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因为他想到,扣子在凶杀时被拉掉了。)尤利乌斯继续念道:他的左手仍紧紧抓住一只软毡帽……

"软毡帽!野蛮人!"拉弗卡迪奥低声说道。

尤利乌斯抬起头，从报纸后面露出了脸。

“什么事使您感到惊讶？”

“没什么，没什么！您继续念。”

……软毡帽，比他的头要大得多，看来是袭击者的帽子。帽子里面皮革上的商店商标被仔细地割掉，所以少了一块皮，形状和大小和月桂树叶相同……

拉弗卡迪奥站起身来，在尤利乌斯背后俯下身子，以便在他肩膀上面看报，也许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脸色苍白。他现在已不会再怀疑这点：凶杀已被人修改过，有人在这上面做了手脚，在这顶帽子里面割掉了一块皮，可能是拿走他手提箱的陌生人干的。

这时，尤利乌斯继续念道：

……这似乎说明这次凶杀是预谋的。（为什么恰恰是这次凶杀有预谋？我的主人公也许是以防万一，采取了预防措施……）警察确认死亡之后，尸体立即被运往那不勒斯，以确定其身份。（是的，我知道他们那里有长期保存尸体的方法和习惯……）

“您是否能肯定此人就是他？”（拉弗卡迪奥的声音有点颤抖。）

“当然喽，我今晚等他和我共进晚餐。”

“您是否通知了警察局？”

“还没有。我首先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理理清楚。已经在戴孝，至少在这方面（我指的是衣服方面），我很平静，但您要知道，在透露被害人的姓名之后，我必须立刻通知我的全家，立刻发电报、写信，我必须立刻处理讣告、丧葬事宜，立刻去那不勒斯要回遗体，立刻……哦！亲爱的拉弗卡迪奥，由于我必须参加那个大会，您是否能接受委托，代替我去要回遗体……？”

“这事我们过一会儿再看。”

“要是这事没有使您感到过于震惊。现在，我暂时不让我的小姨子度过痛苦的时刻。根据报上模糊不清的消息，她又会怎么想呢？我回到我刚才的话题。当我看了这条社会新闻之后，我心里

在想:这次凶杀,我设想得这么好,想像出作案的经过,仿佛亲眼目睹一样,我知道,我知道犯罪的理由,并且知道,如果没有这六千法郎的诱饵,这次凶杀就不会发生。”

“但我们设想一下……”

“是的,对吗?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这六千法郎,或者情况更好,这钱凶手没有拿:是我谈的那个人。”

然而,拉弗卡迪奥已经站了起来。他捡起尤利乌斯掉在地上的报纸,翻到了第二页:

“我觉得您没有看最新消息:那个……凶手恰恰没有拿这六千法郎,”他尽量用冷淡的口吻说道,“给,您看:‘这看来至少表明,犯罪动机可能不是抢劫。’”

尤利乌斯接过拉弗卡迪奥递给他的报纸,贪婪地看着。然后,他用手捂住双眼,接着坐了下去,然后又突然站了起来,俯身看着拉弗卡迪奥,并抓住他的双臂。

“动机不是抢劫!”他叫道。他仿佛十分激动,拼命摇着拉弗卡迪奥。“动机不是抢劫! 那又是……”他推开拉弗卡迪奥,跑到房间的另一端,给自己扇风,打自己的额头,并且擤着鼻涕:“当然,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强盗为什么把他杀死……啊! 不幸的朋友! 啊! 可怜的弗勒里苏瓦尔! 那么,他说的是真话! 而我却以为他疯了……唉,这真可怕。”

拉弗卡迪奥感到惊讶,等待尤利乌斯发完脾气。他有点生气,觉得尤利乌斯无权这样走开:

“我觉得正是您……”

“住嘴! 您什么也不知道。我对您讲作品的构思,十分可笑,是在浪费时间……快! 我的手杖,我的帽子。”

“您要跑到哪里去?”

“当然是去通知警察局喽!”

拉弗卡迪奥挡在房门前面。

“请您先对我作出解释。”他用命令的口气说道。“我发誓，您简直疯了。”

“刚才我是疯了。我现在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啊！可怜的弗勒里苏瓦尔！啊！不幸的朋友！神圣的牺牲品！他的死使我在不敬重和亵渎神明的道路上及时停了下来。他的牺牲使我浪子回头。我过去却嘲笑他！……”

他又开始走了起来，然后突然停下，把他的手杖和帽子放在桌子上花露水瓶旁边，并在拉弗卡迪奥面前显出傲慢的样子：

“您是否想知道，那个强盗为什么把他杀死？”

“我认为这没有动机。”

于是，尤利乌斯极其激动地说道：

“首先，没有无动机的凶杀。有人除掉了他，是因为他掌握着一个秘密……他把秘密告诉了我，是一个重大的秘密，对他来说又过于重要。有人害怕他，您懂吗？是这样……哦！您很可能会笑，因为您对信仰的事一窍不通。”然后，他脸色发白，挺直身子：“这个秘密，已经传给了我。”

“您要小心！他们现在害怕的是您。”

“您看得很清楚，我必须立刻通知警察局。”

“还有一个问题。”拉弗卡迪奥说道，并再次拦住了他。

“不。您让我走。我心急如焚。这种监视在继续进行，以前曾使我的襟弟心慌意乱，您可以肯定，他们现在监视的是我，他们从现在起就在监视。您无法相信，那些人是多么能干。他们什么都知道，这是我对您说的……您替我去要回遗体，现在，这样做更加合适……我现在受到这种监视，谁也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求您这件事，请您帮个忙，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他双手合掌，进行恳求。“我一时间脾气暴躁，但我一定会向警方询问，使您得到符合手续的委托书。我给您送到什么地方？”

“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在这家旅馆要一个房间。明天见。您快

去。”

他让尤利乌斯走了。他心里感到十分厌恶，这几乎是一种憎恨，恨他自己，恨尤利乌斯，恨一切。他耸了耸肩，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库克旅行社火车本票，本票上写有巴拉利乌尔的名字，他是从弗勒里苏瓦尔的短上衣里拿来的。他把本票放在桌子上显眼的地方，靠在花露水瓶上。他熄了灯，就出去了。

四

虽然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虽然他在警察局再三叮嘱，他仍无法阻止各家报纸透露他和受害者的亲属关系，甚至不能阻止报纸明确指出他下榻的旅馆的名称。

当然，在前一天晚上，他度过了极为不安的时刻，因为他在将近午夜时从警察局回来后，看到房间里十分显眼的地方放着写有他名字、弗勒里苏瓦尔使用过的库克旅行社火车本票。他立刻拉了铃，走出房间时脸色发白，在走廊里颤抖，他请侍者看看他床的下面，因为他不敢自己去看。他立刻进行的这种侦查没有任何结果，但是，怎么能相信大饭店的那些职工呢？然而，在牢牢地闩上的门里面酣睡了一夜之后，尤利乌斯醒来时感到自在多了，现在他有警察局的保护。他写了许多信和电报，自己拿到邮局去寄发。

他回来时，有人告诉他说，一位女士要求见他，她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正在阅览室等候。尤利乌斯走到那里，见是卡萝拉，感到有点意外。

她不是在第一个阅览室里，而是在一个更加偏僻的阅览室里，那个阅览室比较小，光线也比较暗淡。她侧身坐在边上的一张桌子的桌角旁，为了掩饰窘态，心不在焉地在翻阅一本画册。看到尤利乌斯进来，她站起身来，与其说在微笑，不如说是局促不安。她穿着黑大衣，纽扣没有扣上，里面是深色的胸衣，简朴而又算得上

雅致，相反，她帽子虽然黑色，却杂乱无章，使她有令人不快的感觉。

“您一定觉得我十分放肆，伯爵先生。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勇气走进您的旅馆，并要求见您，但是，您昨天对我施礼时，是多么和蔼可亲……另外，我要对您说的事太重要了。”

她仍站在桌子后面。尤利乌斯走到近前，在桌子上方毫不做作地向她伸出了手：

“是什么事使我能高兴地接待您的来访？”

卡萝拉低下了前额：

“我知道您受到很大的考验。”

尤利乌斯起初没有理解她的意思，但见到她拿出一条手帕，擦着眼睛，就说道：

“什么！您是来表示哀悼？”

“我认识弗勒里苏瓦尔先生。”她接着说道。

“呵！”

“唔！时间不是很长。但我非常喜欢他。他是多么亲切，多么善良……他的链扣是我送给他的，您知道，就是报上描绘的那对链扣，这使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知道先生是您的连襟。我感到十分意外，您想想，我是否高兴……哦！对不起，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您别慌，亲爱的小姐，您也许想说，您很高兴有机会再见到我。”

卡萝拉没有回答，只是用手帕捂住自己的脸。她抽抽噎噎地哭着，尤利乌斯觉得应该握住她的手。

“我也是，”他用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我也是，亲爱的小姐，您要相信……”

“今天早上，在他离开之前，我叫他要小心提防。但这不是他的性格……他过于轻信，您是知道的。”

“一个圣徒，小姐，他是个圣徒。”尤利乌斯激动地说道，并掏出

自己的手帕。

“正是这样，我已经看出。”卡萝拉大声说道。“夜里，他以为我睡着了，就爬了起来，在床脚跪了下来，并且……”

这无意中吐露的隐情，使尤利乌斯感到窘困，他把手帕放回口袋，凑到近前说道：

“请把您的帽子脱掉，亲爱的小姐。”

“不，它没有使我感到不舒服。”

“感到不舒服的是我……对不起。”

但是，由于卡萝拉明显地往后退，他重新坐了下来。

“请允许我问您：您是否有担心的特殊理由？”

“我？”

“是的。当您要我的襟弟小心提防时，我问您，您是否有理由认为……您要说真心话：上午没有人来这儿，不会有人听到我们的谈话。您是否在怀疑一个人？”

卡萝拉低下了头。

“您要知道，这点我特别感兴趣，”尤利乌斯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您要清楚地看到我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去警察局作证，回来时看到我房间的桌子中央放着这可怜的弗勒里苏瓦尔在旅行时使用过的火车本票。本票上写着我的名字。这种环游火车本票纯粹是私人的东西，我借给他是不对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有人利用我外出的机会，把我的本票恬不知耻地送还给我，送到我的房间里，我应该把这件事看做一种挑衅，这是假充好汉，几乎是一种侮辱……如果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也成为攻击的目标，这当然不会使我感到不安，原因是：这可怜的弗勒里苏瓦尔，即我的朋友，掌握着一个秘密……一个可怕的秘密……一个十分危险的秘密……这秘密我没有问他……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他却十分轻率地告诉了我。现在，我要问您：有人为了保守这个秘密，甚至可以杀人灭口……您知道这个人是谁？”

“请放心，伯爵先生：昨天晚上，我已向警察局告发了他。”

“卡萝拉小姐，我对您没有看错。”

“他曾答应我不伤害他，就应该信守自己的诺言，我也会信守自己的诺言。现在，我受够了。他想对我干什么，就让他去干吧。”

卡萝拉十分激动，尤利乌斯走到桌子后面，再次靠近她：

“我们也许最好到我的房间里去谈。”

“哦！先生，”卡萝拉说道，“我想对您说的一切，我现在都已对您说了，我不想再打扰您更多的时间。”

她再次回避，绕过桌子，走到门旁。

“我们现在最好分手，小姐。”尤利乌斯一本正经地接着说道。对这种拒绝，他认为自己要保持尊严。“啊！我还有话说：后天，如果您想到来参加葬礼，您最好不要来认我。”

说完这些话，他们就分手了，两人都没有说出不受怀疑的拉弗卡迪奥的名字。

五

拉弗卡迪奥把弗勒里苏瓦尔的遗体从那不勒斯运回来。放置遗体的运柩车被挂在列车尾部，但拉弗卡迪奥认为自己没有必要亲自登上这节车厢。不过，出于礼节，他乘坐的车厢虽然不是离得最近，因为最后一节车厢是二等车厢，至少在一等车厢中是离开遗体最近的车厢。他早上从罗马出发，必须在当天晚上返回。他不大乐意地承认自己心里很快就产生了新的感觉，因为他觉得只有无聊才是奇耻大辱，而他在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美好愿望，以及其后的极度贫困，使他在此以前一直没有感到这种内心的苦恼。他走出车厢时心里没有希望和快乐，在车厢过道里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心里有一种模糊不清的好奇，犹豫不决地想要尝试某种他也说不清楚的新鲜和荒谬的事情。看来一切都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

不再想出海远航，违心地承认婆罗洲对他没什么吸引力，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甚至他对自己的冒险有什么下文也不感兴趣，今天在他看来，他的冒险是有害和荒唐的。他责怪弗勒里苏瓦尔没有更好地进行自卫。他讨厌那张可怜巴巴的脸，很想把它从自己的思想中抹去。

相反，他很想见到拿走他手提箱的男子，那人可是个了不起的笑剧演员……在卡普阿车站，他就像应该找到那个男子那样，在车门口俯身张望，用眼睛搜索着空无一人的站台。但是，他是否能认得出来？他当时只是看到此人的背影，而且距离已远，在昏暗的光线中远去……他想像自己在黑夜中跟随着这个男子，来到沃尔图诺河的河床，看到那丑陋的尸体，抢走他的东西，并出于一种挑衅，在他拉弗卡迪奥的帽子的夹里上，割下“形状和大小同月桂树叶相仿的”一块皮，就像报上简洁地描写的那样。这小小的物证上有他供货商的地址，如果拿走他手提箱的强盗不把这物证交给警察局，拉弗卡迪奥会非常感激。也许这个抢死人东西的强盗不希望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如果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利用他割下的这块皮，我可以肯定，同他了结此事将会相当有趣。

这时，天色完全黑了。餐车的堂倌从火车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前来通知一等车厢和二等车厢的旅客，说晚餐已经准备就绪。拉弗卡迪奥虽说不想吃东西，但觉得他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至少可以摆脱无所事事的状态，就跟着其他几位旅客去了，不过同他们保持相当远的距离。餐车位于车头。拉弗卡迪奥穿过的那些车厢里空无一人。在坐席上，到处都放着各种物品，如披肩、枕头、书籍和报纸，说明是用晚餐的旅客留着的坐位。一只律师公文包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肯定自己是最后一个，就在分隔车室前停了下来，然后走了进去。这只公文包对他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只是为了问心无愧，他才进行了搜查。

在包里的折叠部分上，用并不引人注目的金字写着这两行字：

波尔多法学院
德富克布利兹

包里放着两本关于刑法的小册子和六本期号不同的《法院判决公报》。

“又是一个去参加大会的畜生。呸!”拉弗卡迪奥想道。他把里面的东西放回原处,然后急忙跟上不长的去餐车的旅客队伍。

排在最后的是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及其母亲,两人都戴着重孝。她们前面是一位穿礼服的先生,此人头戴大礼帽,留着长长的直发,颊髯花白,显然是公文包的主人德富克布利兹先生。队伍缓慢前进,在火车的颠簸中摇摇晃晃。在过道的最后一个拐弯处,当教授即将冲到连结两个车厢的像手风琴折叠风箱那样的地方时,一次更有力的颠簸使他后仰。为了保持平衡,他突然往前冲,使他的夹鼻眼镜脱落下来,掉到厕所门前的过道形成的狭窄门厅的角落里。当他弯下腰去找眼镜时,那位女士和小姑娘走了过去。一时间,拉弗卡迪奥高兴地观赏着学者在吃力地寻找。此人样子可怜,不知所措,把不安的双手毫无目的地伸向地面,仿佛处于虚无缥缈的状态,就像跖行动物在跳难看的舞蹈,或是他返老还童,在玩“你是否会种菜?”的游戏。——来吧!拉弗卡迪奥,发发善心!你的心没有变坏,怎样想就怎样做。你要去帮助身体虚弱的人。把这副必不可少的眼镜递给他,他自己无法找到。他背朝着眼镜,快要把它踩坏……这时,火车又颠簸了一下,这个不幸的人低着的头撞到了厕所的门上,大礼帽起了缓冲的作用,但给弄破了,并一直套到耳朵上。德富克布利兹先生发出一声呻吟,站起身来,脱掉帽子。拉弗卡迪奥觉得闹剧演得够了,就捡起夹鼻眼镜,把它放在寻找者的帽子里,然后迅速走开,因为他不想听到感谢。

晚餐已经开始。拉弗卡迪奥在玻璃门旁边、通道右面的一张

桌子前坐了下来，桌上放着两副餐具，他对面的坐位空着。通道左面和他一排的桌子旁坐着那个寡妇和她的女儿，但那张桌上放着四副餐具，其他两个坐位空着。

“在这种地方多么无聊！”拉弗卡迪奥心里想道。他冷漠的目光在这些旅客头上游动，却找不到一张脸可以停留下来。“所有这些牲畜与其说在享受生活的乐趣，不如说在服单调的劳役，没有很好地领会生活……他们穿得多差！但是，如果赤身裸体，他们会变得丑陋！要是不点香槟酒，我就会在吃餐后点心前死去。”

教授进来了。他显然刚把找眼镜时弄脏的手洗干净，这时在仔细察看自己的指甲。餐车的一个堂倌让他坐在拉弗卡迪奥对面。饮料总管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拉弗卡迪奥一言不发，在酒单上指了指二十法郎一瓶的蒙特贝洛微沫香槟酒，而德富克布利兹则要了一瓶圣加尔米埃矿泉水。现在，他用两只手指捏住他的夹鼻眼镜，在上面慢慢地哈着气，然后用餐巾的一角把镜片擦干净。拉弗卡迪奥看着他，见他高度近视的眼睛在发红的厚眼皮下眯着，感到惊讶。

“幸好他不知道刚才是我把眼镜捡给他的！如果他要感谢我，我立刻不告而辞。”

饮料总管拿着圣加尔米埃矿泉水和香槟酒走了过来。他先是拔掉香槟酒瓶瓶塞，把酒瓶放在两位客人中间。这瓶酒刚放到桌上，德富克布利兹就抓住瓶子，也不看看瓶里装的是什么，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一饮而尽……饮料总管已经做了个手势，但拉弗卡迪奥笑着制止了他。

“哦！我喝的是什么？”德富克布利兹做着难看的鬼脸大声说道。

“是您对面那位先生点的蒙特贝洛香槟酒。”饮料总管神态严肃地说道。“喏，这是您的圣加尔米埃矿泉水。拿着。”

他把第二个瓶子放在桌上。

“我很抱歉，先生……我视力这么差……我非常惭愧，请您相信……”

“先生，您要是不表示道歉，”拉弗卡迪奥打断了他的话，“即使因第一杯好喝而再喝一杯，也会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唉！先生，我要向您承认，我觉得这酒难喝。我不知道，我在心不在焉之时，怎么会喝下满满一杯。我太渴了……请您告诉我，先生，这酒是不是烈性酒？……因为，我要告诉您……我总是只喝水……只要喝一滴酒，我就一定会头晕……天哪！天哪！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我立刻回到我的车厢？……我也许最好还是躺下来。”

他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

“请您坐着！您坐着，亲爱的先生。”拉弗卡迪奥说道，并开始感到好玩。“相反，您最好还是吃点东西，不要去担心这种酒。如果您需要别人扶您，呆一会儿我就送您回去，但您不要害怕：您刚才喝的酒，小孩喝了也不会醉。”

“但愿如此。但是，真的，我不知道如何对您……我是否给您一点圣加尔米埃矿泉水？”

“非常感谢，但请您允许我偏爱我的香槟酒。”

“啊！真的，这是香槟酒！那么……您要把这些都喝完？”

“为了使您放心。”

“您太好了，但是，换了我，我就……”

“您只要吃点东西就好了。”拉弗卡迪奥打断了他的话，并自己吃了起来。德富克布利兹使他感到厌烦。

现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寡妇身上：

她肯定是意大利女人。也许是军官的寡妇。她的举止多么端庄！目光多么温柔！前额多么纯洁！双手多么灵巧！她衣着十分简朴，却又多么优雅……拉弗卡迪奥，当你心中不再听到这样一种和弦的泛音，你的心可能已经停止跳动！她女儿和她相像，已经相

当庄重，有点严肃，可以说是悲伤，但过分的老成因孩子的优美而得到缓解！对于孩子，母亲俯下身去时是多么关心！啊！在这样的人面前，魔鬼也会让步。对于这样的人，拉弗卡迪奥，你也许会全心全意……

这时，堂倌来换盘子。拉弗卡迪奥让人把还剩一半食物的盘子拿掉，因为他现在看到的情景使他突然目瞪口呆：寡妇，那位高雅的寡妇，在桌子外面朝通道那边弯下了腰，放肆地撩起裙子，用十分自然的动作露出她猩红色的长袜和外形非常优美的腿肚。

这热烈的音符出现在庄重的交响乐中，完全出人意料……他是在做梦？后来，堂倌又端来一道菜。拉弗卡迪奥想要去吃，就把目光转到自己的盘子上，但他这时看到的东西，使他感到不安：

在他面前，在盘子的中央，这讨厌的东西不知是从哪里掉下来的，但即使是在千百件东西之中，他也能把它辨认出来……你别怀疑，拉弗卡迪奥：这是卡萝拉的扣子！是弗勒里苏瓦尔第二个链扣上两个扣子中缺少的那个。现在，事情变得像噩梦一样……但是，堂倌拿着这盘菜俯下身子。拉弗卡迪奥用手一拨，把盘子里那个难看的扣子弄到桌布上。他把盘子移到扣子上面，大口大口地吃，在杯子里倒满香槟酒，马上喝干，然后又倒满。现在，如果这个饥肠辘辘的男人已经醉眼矇眬……不，这不是幻觉，他听到扣子在盘子下面嘎吱作响，就把它放进他背心的小口袋，放在怀表旁边，又摸了一下，才感到放心：扣子在那里，十分安全……但是，谁能说出它是怎么到盘子里来的？谁把它放在里面？……拉弗卡迪奥看了看德富克布利兹：学者低着头，老老实实地吃着。拉弗卡迪奥想到别的事：他又看了看那个寡妇，但她的举止和衣着又变得端庄、平凡，他现在觉得她没有刚才漂亮。他力图重新想像出挑逗的动作和红色的长袜，但没能做到。他力图再次在盘子里见到扣子。如果他没有感到它在他口袋里，他肯定会怀疑……但是，这个扣子，他为什么要拿掉？……它又不是他的。这个本能的荒谬动作，是

供认不讳！是明确承认！他受到了别人的注意，不管此人是谁，也许是警察局的，一定在观察他，窥伺他……这个明显的圈套，他像傻瓜那样直接钻了进去。他感到自己脸色发白。他突然转过头去：在通道的玻璃门后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刚才也许有人看到！他迫使自己再吃一点，但他的牙齿在咀嚼时没有食欲。真倒霉！他后悔的不是他可怕的罪行，而是这不合时宜的动作。教授现在为什么对他微笑……

德富克布利兹已经吃完饭。他擦完嘴，把两个胳膊肘子支在桌子上，烦躁地揉着他的餐巾，并开始看着拉弗卡迪奥。他奇特地咧嘴强笑，最终忍不住了，就说道：

“先生，我是否能问您要一点酒？”

他胆怯地把自己的杯子移向几乎倒空的酒瓶。

拉弗卡迪奥因不安而心不在焉，很高兴有散心的机会，就把瓶里剩下的酒都倒给了他：

“我要是倒给您很多，会感到不放心……不过，您是否希望我再要一瓶？”

“这样的话，我觉得半瓶就够了。”

德富克布利兹显然已经有点醉，不再讲究礼节。拉弗卡迪奥不会被干葡萄酒吓倒，对此人的天真也感到有趣，就叫人拔出第二瓶蒙特贝洛香槟酒的瓶塞。

“不！不！别给我倒得太多！”德富克布利兹说着举起他那摇摇晃晃的杯子，让拉弗卡迪奥把它倒满。“真奇怪，开始时我觉得这非常不好喝。许多东西，人们在不了解的时候，就是这样被看成怪物的。以前我只要喝圣加尔米埃矿泉水，当时我觉得，圣加尔米埃矿泉水有一种奇特的味道，您要知道。这就像别人给您倒了圣加尔米埃矿泉水，而您却要喝香槟酒，您就会说，是不是：香槟酒有一种奇特的味道……”

他笑自己说的话，然后在桌子上方，朝着也在笑的拉弗卡迪奥

俯下身子，低声说道：

“我不知道我会笑得这样，这肯定是您的酒有问题。我还是怀疑这酒发的热比您说的要多。嗨！嗨！嗨！但是，您要把我送回车厢，说定了，是吗？到了那里，我们只有两个人，要是我失礼，您会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旅行时，”拉弗卡迪奥随口说道，“这没有关系。”

“啊！先生，”对方立刻接着说道，“人在生活中会做出的一切，只要能像您说的那样，可以肯定没有关系就好！只要能肯定这不会使人受到任何约束……喏，就是我现在对您说的话，其实只是十分自然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在波尔多，您是否认为我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说波尔多，是因为我住在波尔多。我在那里有名气，受人尊敬，虽说我没有结婚，我在那里过着普通、平静的生活，有着受人尊敬的职业：法学院教授，是的：比较犯罪学，一门新的课程……您要知道，在那里，我不会得到许可，这称之为：喝醉的许可，即使是偶然一天也不行。我的生活应该体面。我要想想：要是我的一个学生看到我喝醉了酒在街上走！……体面，而且不能显得迫不得已。这是关键所在。不能使人认为：德富克布利兹（这是我的姓）先生克制自己极为出色！……不但自己不能做任何希奇古怪的事情，而且要说服别人不去做任何希奇古怪的事情，即使这种事是完全允许的，另外，也不能说出任何希奇古怪的想法。还有一点酒吗？只要几滴，我亲爱的同谋，几滴酒……这样的机会在一生中不会有第二次。明天，在罗马，在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这次大会上，我会见到许多同事，他们严肃、顺从、谨慎，而且拘束，我穿上制服以后，又会变成这样。社会上的一些人，就像您或我那样，必须在生活中伪装起来。”

这时，晚餐结束，一个堂倌走过时，结了账，收了小费。

餐车里的人越来越少，德富克布利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有时，他的笑声使拉弗卡迪奥感到有点不安。他继续说道：

“当社会不来约束我们时，这帮亲朋好友就已足够，我们不能惹他们生气。他们把我们的一种形象和我们粗野的本相进行比较，对于这种形象，我们只能负一半责任，它同我们的相似之处很少，但我要对您说，超越这种形象是不得体的。现在，事实是：我摆脱了我的形象，我摆脱了自我……哦！骇人听闻的冒险！哦！危险的快乐！……我是否让您听得头脑发胀？”

“您的话我特别感兴趣。”

“怎么不是呢！怎么不是呢……您要我怎么办呢！即使喝醉，还是教授，而这个主题，又挂在我的心上……但是，如果您吃完了饭，您也许想让我挽着您的手臂，在我还站得稳的时候，把我送回车厢。我担心，要是再等一会儿，我会站不起来。”

说到这里，德富克布利兹往前一冲，仿佛想甩掉椅子，但立刻又倒了下来，半倒在撤去餐具的桌上，上半身冲向拉弗卡迪奥，他压低声音，几乎像说悄悄话那样接着说道：

“这就是我的论点：要把一个正人君子变成无耻之徒，需要的是什么？只要改变生活环境，只要遗忘就行了！是的，先生，记忆中有空白，真诚就会出现……一种连续性的中断，只是切断电流。当然，这话我在上课时是不会说的……但是，我们之间说说，当私生子有什么好处！您要想想：这种人的存在只是行为不端的产物，是直线中绕了个弯。”

教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他现在把奇特的眼睛盯着拉弗卡迪奥看，目光有时模糊有时犀利，开始使对方感到不安。这时，拉弗卡迪奥心里在想，这个人眼睛近视是否是装出来的，他几乎认出了这个目光。最后，他虽然觉得话没有说错，仍感到十分尴尬，就站起身来，生硬地说道：

“来吧！请挽着我的胳膊，德富克布利兹先生。”他说道。“请站起来。谈得够了。”

德富克布利兹十分困难地离开了他的椅子。两个人沿着过道

摇摇晃晃地朝车厢走去，教授把公文包留在那个车厢。德富克布利兹首先进去。拉弗卡迪奥把他安顿好，然后告辞。他刚转过身准备离开，肩上就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他立刻转过身去，只见德富克布利兹已经跳了起来……但这哪里还是德富克布利兹，此人用嘲笑、威严和狂喜的声音大声说道：

“可不能这么快就把朋友抛弃，拉弗卡迪奥·隆涅赛特普卢斯基先生！……什么！这是真的！你想要逃跑？”

刚才那个喝醉酒的古怪教授，在这个身强力壮的高大男子身上，已没有丝毫的痕迹。拉弗卡迪奥不再怀疑，认出此人就是普罗托斯。是身材长高、变得魁梧、更加漂亮的普罗托斯，而且令人生畏。

“啊！是您，普罗托斯。”他只是这样说道。“我更喜欢这样。我刚才一直想认出您。”

不管如何可怕，拉弗卡迪奥想要的还是现实，而不是奇特的噩梦，他已在恶梦里挣扎了一个小时。

“我化装得很像，对吗？为了您，我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应该戴眼镜的仍是您，我的孩子。如果您识别的本领不比那些机灵鬼强，他们就会对您恶作剧。”

机灵鬼这个词，在卡迪奥脑中唤起了多少没有完全遗忘的往事！一个机灵鬼，普罗托斯和他一起住在寄宿学校时，在他们使用的隐语中，一个机灵鬼就是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在各种人面前或在各个地方都不是呈现同样面貌的人。根据他们的分类，机灵鬼有许多种，多少都有点风雅，值得称赞。与机灵鬼相对应和相对立的，是惟一的甲壳动物大家族，其代表在社会等级中自上而下地排列。

我们那些同学认为下列公理可以接受：1）机灵鬼之间能够互相辨认出来。2）甲壳动物认不出机灵鬼。——拉弗卡迪奥现在想起了所有这些事。由于他的性格能适应各种游戏，所以他只是微

微一笑。普罗托斯继续说道：

“不管怎样，在那天，我很高兴能在那里，唔？这也许并非完全是巧合。我喜欢监视新手：这富有想像力，这胆大妄为，这很有意思……但是，没有别人出主意，这样想出来未免有点过于容易。您做的事非常需要别人进行修改，我的孩子！在干活的时候，谁会想到戴这种帽子？物证上有供货商的地址，您不到一个星期就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对于老朋友，我会真心相待，我也证明了这点。您是否知道，我以前很喜欢您，卡迪奥？我一直想把您培养成出色的人材。您这样漂亮，可以让所有的女人为您效劳，还可以敲诈勒索——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止一个男人。我最终有了您的消息，得知您来到了意大利，是多么的高兴！我可以发誓！那时我们经常去找我们的旧情妇，我急于想知道，您变得怎样了。您还不错，我要知道。啊！卡萝拉没有自命不凡！”

拉弗卡迪奥的恼怒变得越来越明显，他想要掩盖这点的努力也是如此。这些都使普罗托斯感到有趣，但他装出一点也没有看出的样子。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圆形的皮，仔细地看着。

“我特地割下了这块？嗯！”

拉弗卡迪奥真想把对方掐死。他紧握拳头，他的指甲陷到了他的肉里。对方继续戏弄般地说道：

“帮这个忙，小意思！这值六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些钱，您是否愿意告诉我，您为什么没有拿？”

拉弗卡迪奥跳了起来：

“您难道把我当做小偷？”

“您听着，我的孩子，”普罗托斯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我很不喜欢业余爱好者，我情愿立刻把这点坦率地告诉您。另外，您是知道的，对我不能充好汉，也不能装傻瓜。您有情绪，当然喽，这很明显，但是……”

“您别挖苦了。”拉弗卡迪奥无法克制自己的怒气，就打断了他

的话。“您到底想怎么样？有一天，我装扮成一个教士，您难道认为我需要别人来教我？是的，您有对付我的办法。您使用这办法是否明智，我不须多加考虑。您希望我赎回这小小的一块皮。那么，您就说吧！您别再笑了，别再这样盯着我看。您要钱。要多少？”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普罗托斯不由后退了一步，但他立刻镇静下来。

“很漂亮！很漂亮！”他说道。“我对您说了什么无礼的话？咱们是朋友之间商量，要平心静气。不必激动。我发誓，您变得年轻了，卡迪奥。”

但是，当对方轻轻地抚摸他的手臂时，拉弗卡迪奥蓦地挣脱出来。

“咱们坐下来谈。”普罗托斯接着说道。“这样谈更好。”

他在通往过道的门旁边坐了下来，把两条腿搁在对面的坐席上。

拉弗卡迪奥认为，他想堵住出口。也许普罗托斯带着武器。而他身上没有带任何武器。他心里想，如果肉搏，他肯定会处于下风。另外，他虽然一时间曾想逃跑，但好奇心已经占了上风，这种好奇心带有狂热，任何东西都无法压倒，即使是个人的安危也会在所不惜。他坐了下来。

“钱？啊！呸！”普罗托斯说道。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雪茄，递给拉弗卡迪奥一支，但对方拒绝了。“烟也许会使您不舒服？……好吧，您听我说。”他抽了几口雪茄，然后十分平静地说道：

“不，不，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我要从您那儿得到的不是钱，而是服从。看来，我的孩子（请原谅我的直率），您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十分确切的了解。您必须勇敢地面对它。请您让我来帮助您。

“是这样，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少年想要从中摆脱出

来。这少年讨人喜欢，甚至完全像我所喜欢的那种人：天真，会无缘无故地冲动，因为据我猜想，他对此事没有进行过仔细的算计……我记得，卡迪奥，您在过去对数字是多么内行，但是您对自己花的钱，却从来不想去计算……总之，甲壳动物的做法叫您讨厌。换了别人，听到我这种话都会感到惊讶……但是，我感到惊讶的是，像您这样聪明，卡迪奥，您却认为摆脱一种社会会这样简单，同时又不会陷入另一种社会，或者认为一种社会可以不需要法律。

"'目无法纪'，您记得，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天上飞的两只鹰，海里游的两条鱼，同我们一样目无法纪**[①] ……文学有多美！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您要知道机灵鬼的法律。"

"您也许可以直说。"

"干吗要着急呢？我们有的是时间。我要到罗马才下车。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有时犯了罪不会被警察抓住。我来给您解释，为什么我们比他们机灵：这是因为我们在拿生命冒险。在警察失败的地方，我们有时会成功。当然喽，您想这样干，拉弗卡迪奥，事情已经干了，您再也逃不掉了。我还是希望您听我的话，因为您知道，要我把您这样的老朋友送交警察局，我实在感到遗憾。但是，怎么办呢？从此，您要么依靠警察局，要么依靠我们。"

"告发我，就是告发您自己……"

"我希望我们好好地谈谈。您要知道，拉弗卡迪奥：警察局会把那些不听话的人关进监狱，但在意大利，它愿意和机灵鬼和解。'和解'，是的，我觉得是这个词。我有点像警察局，我的孩子。我在注视。我帮助治安。我不行动：我叫别人行动。

"好吧！别再犟了，卡迪奥。我的法律一点也不可怕。您对这些事夸大其词，是这样幼稚，这样耿直！您是否认为，正因为我希望这样，您吃晚饭时在盘子里拿了弗尼泰卡小姐的扣子，已经不是

---

① 原文为英语。

出于服从？啊！缺乏远见的动作：纯朴美妙的动作！可怜的拉弗卡迪奥！对这微不足道的动作，您相当后悔，嗯？讨厌的是，看到这动作的不止是我一人。呵！您别垂头丧气，堂倌、寡妇和女孩都串通一气。真够劲。是否把他们看做您的朋友，那就全看您了。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您要理智一点。您服从吗？”

也许是因为过于局促不安，拉弗卡迪奥决定一声不吭。他坐在那里，上身挺直，嘴唇紧闭，眼睛呆呆地看着前面。普罗托斯耸了耸肩，接着说道：

“身体僵直！实际上却极其柔软！……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就说出我们要您干什么，您也许已经表示同意。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请消除我的一个疑点：您在我离开时是一贫如洗，现在却不去捡偶然落到您脚边的六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您觉得这样做合乎情理吗？……弗尼泰卡小姐告诉我，德·巴拉利乌尔老先生去世了。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名副其实的儿子尤利乌斯伯爵去看您，当天晚上，您就抛弃了弗尼泰卡小姐。从此之后，您和尤利乌斯伯爵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请您向我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好吗？……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过去您有许多舅舅。但到后来，我觉得您的家谱有点巴拉利乌尔化了！……不！您别生气，我是开玩笑。但是，您要别人怎么想呢？……除非您现在的财产是尤利乌斯先生直接给的。如果是这样（请允许我对您说出来，好吗？），即使您十分迷人，拉弗卡迪奥，但我觉得这样显然更加丢脸。不管用哪种方法，不管您让我们有什么看法，拉弗卡迪奥，我的朋友，事情十分清楚，您的任务已经确定：您要对尤利乌斯进行敲诈。喂，您别犟了！敲诈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对维护道德是必要的。咳！什么！您要离开我？……”这时，拉弗卡迪奥已经站了起来。

“啊！您让我过去吧！”他叫道，并从普罗托斯的腿上跨了过去。后者坐在车厢的一个坐位上，把腿搁在对面的坐位上，没有伸手去抓他。拉弗卡迪奥见自己没被拦住，觉得奇怪，就打开通往过

道的门，并退到一边：

“我不会逃走，您不必担心。您可以把我看管起来，就是这样，但我不想再听您说下去……请原谅，我情愿去警察局，也不愿跟着您。您去告吧：我等着。”

六

就在这天，晚上的那班火车把昂蒂姆夫妇从米兰送来。由于他们乘坐的是三等车厢，所以他们在到达后才见到巴拉利乌尔伯爵夫人及其女儿，她们乘的是同一班火车，是从巴黎乘卧铺车厢来的。

在接到唁电前几个小时，伯爵夫人收到了她丈夫的一封来信。伯爵在信中侃侃而谈，说他同拉弗卡迪奥不期而遇，感到十分高兴。对这种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信中肯定没有作任何暗示，因为在尤利乌斯看来，这种关系使年轻人具有一种危险的魅力（尤利乌斯恪守父亲的嘱咐，没有公开对自己的妻子说出此事，对其他人更是如此），但是，某些暗示和缄默使伯爵夫人对事情的真相有足够的了解，虽然我不能十分肯定，在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缺乏乐趣的尤利乌斯，是否对这件丑事感到好玩，即使烧痛他的手指头也要玩下去。我也不能肯定，热纳维埃芙陪同母亲前往罗马，是否因为或主要因为她希望在那里见到拉弗卡迪奥。

尤利乌斯到火车站去接他们。他几乎立刻和昂蒂姆夫妇分手，并将在第二天送葬时和他们见面，然后很快把妻女带到大饭店。昂蒂姆夫妇回到了狮口街，即他们第一次在罗马逗留时下榻的旅馆。

玛格丽特给小说家带来了可喜的消息：他的当选已是十拿九稳的事。前两天，安德烈红衣主教非正式地通知了她：候选人甚至不再需要重新进行拜访，法兰西语文学院开门迎接他：他们等待着

他。

“你看!”玛格丽特说道。“我在巴黎时对你说了什么？一切都来得正是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只要等待就行了。”

“还要保持不变。”尤利乌斯一本正经地接着说道,并把妻子的手拿到他的嘴唇上,却没有看到他女儿的目光正注视着他,充满了蔑视的神情。“忠于你们、我的思想和我的原则。坚持不懈是必不可少的美德。”

已经离他而去的是对他最近误入歧途的回忆,是正统思想之外的其他思想,是审慎的计划之外的其他计划。他现在知道了这个消息,轻而易举地恢复了镇静。他欣赏这种巧妙的始终不渝,他的思想曾一度因此而误入歧途。他的看法没有变:那教皇是真的。

“相反,我的思想是多么坚定,”他想道,“多么合乎逻辑！困难的是知道坚持什么。这可怜的弗勒里苏瓦尔在了解内幕之后,因此而死去。你如果头脑简单,最简单的办法是别去管你不知道的事。这可怕的秘密把他给害死了。知识只能使强者更加强大……没关系,我很高兴,卡萝拉通知了警察局,这使我能更加自由地进行思考……如果阿尔芒-杜布瓦知道,他的不幸和远离他乡不能归咎于真的圣父,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安慰！对他的信仰是何等的鼓舞！何等的欣慰！……明天,在葬礼之后,我要和他谈谈。”

这个葬礼没有吸引一大群人参加。三辆马车跟随着柩车。天下着雨。在第一辆马车里,布拉法法斯友好地陪伴着阿尼卡(服丧期满之后,他会立刻娶她为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俩都在两天前离开波城(让这个寡妇独自悲伤,让她独自进行这次长途旅行,布拉法法斯连想也不会去想。即使他不是这家的亲属,他还是戴了孝。有哪个亲属比得上这样一位朋友?),但到达罗马只有几个小时,原因是火车误点。

最后一辆马车里坐着阿尔芒-杜布瓦夫人和伯爵夫人及其女

儿。乘坐第二辆马车的是伯爵和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

在弗勒里苏瓦尔的墓前，对他运气不佳的冒险没有作任何暗示。从公墓返回的路上，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见自己又和昂蒂姆乘一辆车，就开始说道：

“我曾答应过您为您去向圣父求情。”

“天主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求过您。”

“正是。由于对教会把您抛弃在贫困之中感到气愤，我只是倾听了我自己的心声。”

“天主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丝毫怨言。”

“我知道！我知道！您逆来顺受，我感到相当恼火！既然您让我改变自己的看法，我就要向您承认，亲爱的昂蒂姆，我认为您这样做不是圣洁而是傲慢。我最后一次在米兰见到您时，您那种过分的逆来顺受，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真正的虔诚，不如说更像是在反抗，它大大地动摇了我的信仰。天主并没有要您做得这样多，见鬼！咱们坦率地说！您的态度使我感到难受。”

“我也要向您承认，您的态度使我感到伤心，亲爱的襟弟。要我起来反抗的不正是您，而且……”

尤利乌斯激动起来，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由我自己作出足够的证明，并在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让别人知道，要当完美的基督教徒，可以不必厌恶社会地位合法地赋予我们的好处，而天主则认为把我们置于这样的地位是明智的。我以前指责您的态度，正是因为它装模作样，仿佛比我的态度要强。”

“天主可以为我作证……”

“啊！您别老是反对！”尤利乌斯再次打断了他的话。“天主在这里无事可干。我正是要对您解释，当我对您说您的态度像是反抗……我的意思是说，像是我的反抗，我指责您的正是这点：在接受不公正行为的同时，让别人为您进行反抗。我不允许教会犯错误，而您的态度看起来没有去触及它，实际上是把它置于错误的境

地。因此,我决定替您申诉。您很快就会看到,我气愤是有道理的。”

尤利乌斯的额头上全是汗珠。他把自己的大礼帽放在膝盖上。

“您是否希望通通风?”昂蒂姆说着讨好地把他那边的窗玻璃移了下来。

“到了罗马之后,”尤利乌斯接着说道,“我立刻请求觐见。我受到了接见。我进行的活动可能取得了奇特的成果……”

“啊!”昂蒂姆冷淡地说道。

“是的,我的朋友。虽然我提出的要求在这次觐见中是一无所获,但我在这次拜访中至少取得了一种确信……它使我们的圣父不会受到我们针对他的侮辱性言辞的伤害。”

“天主可以为我作证,我从未有过任何针对我们圣父的侮辱性言辞。”

“我有这种言辞是为了您。我看到您受到损害,感到气愤。”

“请您有话直说,尤利乌斯:您见到了教皇?”

“嗯,没有!我没有见到教皇,”尤利乌斯终于说了出来,“但我知道了一个秘密。这秘密起初使人怀疑,但很快就因我们亲爱的阿梅代的死而突然得到了证实。这秘密可怕而又令人困惑,但是,亲爱的昂蒂姆,您的信仰将能从中受到鼓舞。因为您要知道,对于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教皇是没有责任的……”

“呣!这点我从未怀疑过。”

“昂蒂姆,您要听好:我没有见到教皇,因为谁也无法见到他。现在坐在皇位上领导教会并颁布法令的教皇,对我说过话的教皇,人们在梵蒂冈见到的教皇,我见过的教皇,并不是真的。”

听到这些话,昂蒂姆哈哈大笑,笑得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

“您笑吧!您笑吧!”尤利乌斯感到生气,就接着说道。“我起初也笑过。如果我笑得不是这样欢,他们就不会把弗勒里苏瓦尔

杀死。啊！圣洁的朋友！心肠好的受害者！……”他的声音消失在啜泣之中。

“喂！您对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啊！……啊！……啊！……”阿尔芒-杜布瓦对尤利乌斯夸大其词感到不安，就这样说道。“这是因为总得知道……”

“他就是因为想要知道而死的。”

“因为总而言之，如果说我没有看重我的财产、地位和科学，如果说我同意别人来耍弄我……”昂蒂姆继续说道。他越来越激动。

“我对您说：对所有这些，真的那个是没有丝毫责任的。耍弄您的，是奎里纳尔宫的一个走狗。”

“我是否应该相信您所说的话？”

“即使您不相信我，您也应该相信那个可怜的殉教者。”

一时间，他们俩都默不作声。

雨已经停了。乌云散开，一道阳光射出。马车在缓慢的颠簸中回到罗马。

“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我还应该做什么事。”昂蒂姆用坚定不移的声音接着说道。“我要告密。”

尤利乌斯吓了一跳。

“我的朋友，您使我感到害怕。您肯定会被开除教籍。”

“被谁开除？如果是被假教皇开除，我不在乎。”

“而我是想让您在这个秘密中尝到某种令人快慰的滋味。”尤利乌斯懊丧地接着说道。

“您在开玩笑？……弗勒里苏瓦尔在到达天堂时，是否发现他仁慈的天主也不是真的，这点谁会告诉我呢？”

“得啦，亲爱的昂蒂姆，您在胡说八道。仿佛会有两位天主！仿佛会有另一位。”

“不，但您确实说得太轻巧了，因为您没有为他而放弃任何东西，因为不管他是真是假，您都有利可图……啊！喂，我需要出去

透透空气。”

他朝车门俯下身子，用手杖碰了一下马车夫的肩膀，让车停了下来。尤利乌斯准备和他一起下车。

“不！您别下来。我知道该怎么走。剩下的事您就用来写一部小说。至于我，今天晚上，我就给共济会大师傅写信，从明天起我重新开始给《电讯报》的科学专栏撰稿。我会笑得最好。”

“什么！您的腿瘸了。”尤利乌斯说道。他看到昂蒂姆又在一瘸一拐，感到意外。

“是的，几天前，我又开始感到疼痛。”

“啊！您会告诉我许多希奇古怪的事！”尤利乌斯说道。他没有看着昂蒂姆离去，而是缩在马车里面。

七

普罗托斯是否像他威胁的那样，想把拉弗卡迪奥送交警察局？

我不知道：发生的事却证明，在警察局的那些先生中，他有的不光是朋友。前一天，他们接到卡萝拉的告发，在小老头胡同撒下了网。他们早已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知道从最高一层楼可以轻而易举地走到隔壁那幢房子，所以对隔壁那幢房子的出口也严密把守。

普罗托斯不害怕警察，也不害怕起诉和司法机关。他知道自己不大可能被捕，因为他实际上没有犯过任何重罪，只犯过一些微不足道的轻罪，不会被逮捕归案。因此，当他知道自己被包围时，并不感到十分害怕。他很快就知道了这点，因为他具有特殊的嗅觉，那些先生不管如何乔装打扮，他都能认出来。

他只是稍微有点不知所措，起初把自己关在卡萝拉的房间里，等她回来，自从弗勒里苏瓦尔被杀害之后，他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想听听她的意见，并给她留下一些指示，以应付他万一被捕入狱的

意外情况。

卡萝拉尊重尤利乌斯的意愿，没有在公墓露面。没有人知道，她是撑着伞躲在一座陵墓后面，在远处参加这悲哀的葬礼。她耐心、谦恭地等待着聚集在这座新墓周围的人们离去。她看到送葬行列的形成，看到尤利乌斯同昂蒂姆一起登上马车，看到那些马车在蒙蒙细雨中远去。于是，她走到墓前，从她的方围巾下面拿出一大束紫菀，放在远离家属献的那些花圈的地方，然后久久地呆在雨中，一无所视，一无所思，没有祈祷，只有哭泣。

她回到小老头胡同时，清楚地看到门口有两个异常的人影，但不知道房屋已受到监视。她立刻去见普罗托斯，毫不怀疑他是凶手，她现在恨他……

过了一会儿，警察听到叫声，就冲了进去。唉！太晚了。他得知卡萝拉告发了他，十分恼火，就把她掐死。

这事发生在将近中午十二点时。各家晚报都刊登了这条消息。由于帽子上割下的那块皮是在普罗托斯身上搜出来的，所以他是这两桩杀人案的凶手，已无人怀疑。

然而，在那天晚上以前，拉弗卡迪奥一直在等待和模糊的担惊受怕中度过自己的时间。他害怕的也许不是普罗托斯用来威胁他的警察局，而是普罗托斯本人，或者是他不再想抗拒的某种东西。他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麻木状态，这也许只是疲劳的结果：他放弃了。

前一天，他见到尤利乌斯只有片刻的时间，当时，尤利乌斯在那不勒斯的火车到达时去那里接收遗体。然后，他穿越城市，走了很长时间，以便使自己的激愤平息下来，在车厢里的谈话之后，依附于别人的感觉使他产生这种激愤。

然而，普罗托斯被捕的消息并没有给拉弗卡迪奥带来他应该感到的宽慰。他好像觉得失望。真是怪人！由于他不再断然拒绝

犯罪带来的任何物质利益，所以他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这场游戏的任何冒险。他不希望游戏马上结束。犹如以前下国际象棋时那样，他非常乐意把车送给对手，仿佛事情的发生突然使他轻而易举地获胜，使他的游戏变得索然寡味。他感到，他不继续进行挑战，是决不会罢休的。

他在一家小饭店吃了晚饭，因为在那里无须穿晚礼服。吃完饭，他立刻回到旅馆，透过餐厅的玻璃门看到尤利乌斯伯爵坐在桌旁，他的妻女陪伴着他。他对热纳维埃芙的美貌感到赞叹，自从他第一次登门拜访以来，他还没有见到过她。他在吸烟室里等待，等到晚餐结束。这时有人来通知他，说伯爵已经上楼，在房间里等候他。

他走了进去。尤利乌斯·德·巴拉利乌尔独自在那里，已穿好上装。

“哎，凶手被关起来了。”尤利乌斯说着立刻向他伸出了手。

但是，拉弗卡迪奥没去握尤利乌斯的手。他站在门口。

“什么凶手？”他问道。

“当然是杀死我襟弟的凶手喽。”

“杀死您襟弟的凶手是我。”

他说这话时没有颤抖，没有改变语气，没有压低声音，没有做手势，而且声音十分自然，所以尤利乌斯一开始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拉弗卡迪奥只好重复一遍：

“我要对您说，他们没有抓住杀死您襟弟先生的凶手，原因是杀死您襟弟先生的凶手是我。”

拉弗卡迪奥应该是一副凶相，这样尤利乌斯也许会感到害怕，但是，拉弗卡迪奥看起来像孩子一样。他的样子甚至比尤利乌斯第一次遇到他时还要年轻，他的目光同样清澈，他的声音同样清脆。他已把门关上，但靠在门上站着。站在桌子旁边的尤利乌斯倒在一把扶手椅上。

“可怜的孩子，”他首先说道，“您说话的声音轻一点：您这是怎么啦？您怎么会干出这种事？”

拉弗卡迪奥低下头，他已经后悔自己说了出来。

“我难道知道？这事我干得很快，是在我想干的时候干的。”

“弗勒里苏瓦尔是个高尚的人，有许多美德，您和他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当时显得不高兴……这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您要我怎么对您解释呢？”

令人难堪的沉默把他们分隔开来，他们的话把沉默一阵阵地打破，但接着出现的却是更加难受的寂静。这时，那不勒斯的通俗音乐声像热浪一般从旅馆的大厅里传了上来。尤利乌斯小手指的指甲又尖又长，他用这指甲去扒桌布上一个小小的蜡烛油迹。突然，他发现这漂亮的指甲给弄断了。指甲的横断面像皱纹那样，原来的肉色变得灰暗。他怎么会弄成这样？他怎么没有马上发现？不管怎样，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尤利乌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指甲剪掉。他感到非常不快，因为他很注意保养自己的手，特别是这个指甲，他让它慢慢长好，使小手指变得优雅。剪刀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尤利乌斯想要站起来去拿，但这样必须从拉弗卡迪奥面前走过。他做事很有分寸，就把这件棘手的事放到以后去做。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他说道。

“我不知道。也许去自首。我夜里好好想想。”

尤利乌斯让手臂靠在扶手椅上。他对拉弗卡迪奥凝视了片刻，然后用气馁的声音叹息道：

“而我却开始喜欢您……”

这话说得毫无恶意。拉弗卡迪奥不会误解。但是，这句话虽然在无意中说出，却仍然十分残酷，刺痛了他的心。他抬起头，挺直身子，以抵御突然使他感到压抑的焦虑不安。他看了看尤利乌斯。“昨天我觉得他几乎是我的哥哥，他是否真的是这样？”他心里

想道。他环视了这个房间，两天前，他虽然杀了人，却还能在这里谈得十分愉快。花露水瓶还放在桌上，但已几乎是个空瓶。

“您听着，拉弗卡迪奥，”尤利乌斯接着说道，“我觉得您的情况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地步。这凶杀案被认定的作案人……”

“是的，我知道他刚被抓住，”拉弗卡迪奥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您是否要我让一个无辜来顶替我的罪名？”

“您称之为无辜的那个人，刚杀死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您也认识……”

“这会使我感到舒服，是吗？”

“我说的恰恰不是这个，但是……”

“咱们再补充一点，他恰恰是惟一能告发我的人。”

“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您看得很清楚。”

尤利乌斯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把窗帘的皱褶拉直，又走了回去，然后往前俯下身子，把交叉的双臂靠在他刚才坐过的扶手椅椅背上：

“拉弗卡迪奥，我不希望不出个主意就让您走：我相信，要成为有教养的人，要在社会上取得地位，您凭自己的出身是能够做到的，但这要看您自己……教会会帮助您的。好吧，我的孩子，勇敢一点：您去忏悔吧。”

拉弗卡迪奥不禁微微一笑：

“对您这些令人愉快的话，我会好好去想想。”他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又说道：“也许您不想握杀人犯的手。但我想对您感谢的，是您的……”

“很好，很好。”尤利乌斯说时做了个真挚而又冷淡的手势。“永别了，我的孩子。我不敢对您说：再见。然而，如果以后，您……”

“现在，您觉得没有任何话要对我说？”

“现在没有。”

“永别了，先生。”

拉弗卡迪奥一本正经地躬身施礼，然后走出房间。

他回到自己在上面一层楼的房间。他脱掉外衣，倒在床上。黄昏时天气炎热，天黑后也没有变得凉爽。他的窗子敞开着，但连一丝风也没有。公共浴池广场和他之间相隔着一座座花园，广场上遥远的电灯泡使他的房间里充满青色的漫射光线，看上去犹如月光。他想思考一下，但奇特的麻木状态使他的思想变得极为迟钝。他想的既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逃脱罪责的方法。他只是不想再听到尤利乌斯那句残酷的话：“而我却开始喜欢您……”如果他不喜欢尤利乌斯，这句话难道值得他流泪？他哭是否真的因为这点？……夜晚是如此温柔，他感到自己只有去死。他够到床边的长颈大肚玻璃水瓶，把手帕浸在里面，把它敷在自己的心口上，因为他感到心痛。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饮料能滋润他这颗干涸的心。”他心里想道，并听任他的眼泪流到嘴唇上，以品尝其苦涩的味道。诗句在他耳边唱着，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他已记不起来：

我的心在痛；麻木不仁
使我感到痛苦[①] ……

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是在做梦？他没有听到有人在敲门？他夜里从来不关房门，这时门慢慢地开了，只见一个纤弱的白色身影走了进来。他听到有人在轻轻地叫唤：

---

① 原文为英语。

“拉弗卡迪奥……您在这儿，拉弗卡迪奥？”

然而，拉弗卡迪奥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听出了这个声音。但是，他还在怀疑她令人愉快的出现是否是真的？他担心一句话、一个手势会把她吓跑……他没有出声。

热纳维埃芙·德·巴拉利乌尔的房间位于她父亲房间隔壁，她父亲和拉弗卡迪奥的谈话，她在无意中全部听到。她焦急不安，感到无法忍受，就来到拉弗卡迪奥的房间。现在，既然拉弗卡迪奥没有回答她的叫唤，而她又确信他已自杀身亡，所以她冲向床头，跪倒在地，抽噎地哭着。

拉弗卡迪奥见她这样跪着，就抬起身子，并完全向她俯下身去，看到她漂亮的前额在黑暗中发亮，但仍不敢把嘴唇贴在上面。这时，热纳维埃芙·德·巴拉利乌尔感到自己的意志完全崩溃，就把这已被拉弗卡迪奥的气息抚摸的前额往后缩，她要他不对她非礼，只能求助于他本人。

“请您可怜我，我的朋友。”她说道。

拉弗卡迪奥立刻镇静下来，他既避开她，又把她推开：

“请站起来，德·巴拉利乌尔小姐。请您走吧！我不是……我现在不能做您的朋友。”

热纳维埃芙站了起来，但没有离开她以为已经死去的拉弗卡迪奥半躺着的床。她温柔地摸了摸拉弗卡迪奥滚烫的前额，仿佛是为了确定他还活着：

“但是，我的朋友，您今晚和我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您以为我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拉弗卡迪奥几乎挺直身子，并看着她。她散开的头发披落在她的周围，她的脸全处于黑暗之中，因此他看不到她的眼睛，但感到她的目光已把他笼罩。他无法忍受这温柔的目光，就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啊！为什么我这么晚才遇到您？”他呻吟道。“我怎么会使您

爱上我？当我已不能再自由地爱您、不配再爱您的时候，您为什么还这样对我说话？”

她伤心地表示反对：

“我是来看您的，拉弗卡迪奥，而不是来看另一个男人。是来看您这个凶手。拉弗卡迪奥！我们第一天相识时，我感到您是英雄，甚至有点过于鲁莽，从那天起，我有多少次低声叫唤您的名字……您现在必须知道：我看到您如此宽宏大量地作出牺牲之后，就在心中把自己许配给了您。在这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您难道会杀人？您让自己变成了什么人？”

她见拉弗卡迪奥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就继续说道：

“我不是听到我父亲说另一个人被捕了？是一个强盗，刚杀死……拉弗卡迪奥！现在还可以走，您就逃走吧。今天夜里，您走吧！走吧。”

于是，拉弗卡迪奥低声说道：

“我不能走了。”这时，热纳维埃芙散乱的头发碰到了他的双手，他就抓住她的头发，热情地把头发贴在他的眼睛上、嘴唇上：“逃跑，这就是您给我出的主意？但是，您现在要我逃到哪里去？即使我从警察局的手中逃脱，我也不能从自己的手中逃脱……另外，我要是逃跑，您会看不起我的。”

“我！看不起您，我的朋友……”

“我以前过着糊里糊涂的生活，我杀人就像做梦一样，是做噩梦，从此我在恶梦中挣扎……”

“我要把您从恶梦中拉出来。”她叫道。

“为什么要唤醒我？是为了把我唤醒成凶手。”他抓住她的手臂：“您不知道我厌恶逍遥法外？现在我还能做什么？除非等天亮之后去自首。”

“您要向天主去自首，而不是向凡人去自首。如果我父亲没有对您说过，那我现在就来对您说：拉弗卡迪奥，教会会免除对您的

惩罚，并帮助您用悔恨来恢复平静。”

热纳维埃芙说得对，拉弗卡迪奥最好还是识时务地顺从。这点他迟早会感到，而其他的出路都已被堵住……遗憾的是，首先给他出这个主意的是尤利乌斯这个蠢货！

“您在给我背什么书？”他怀着敌意说道。“是您在跟我这样说话？”

他把他握着的手臂放开，并把它推开，而当热纳维埃芙避开时，他感到自己心里因怀恨尤利乌斯而产生一种需要，想要使热纳维埃芙离开她的父亲，把她带到更加低下、更接近他的地方。他垂下眼睛时，看到她赤脚穿着丝面高跟拖鞋。

“您难道不知道我害怕的不是内疚，而是……”

他下了床，离开了她，朝打开的窗子走去，感到闷热，就把额头靠在窗玻璃上，用滚烫的双手握住阳台冰冷的铁栏杆。他想忘掉她在这儿，忘掉他在她的身边……

“德·巴拉利乌尔小姐，您已经为一个杀人犯做了名门闺秀能做的一切，甚至做得有点出格，对此，我要衷心地感谢您。您现在最好让我独自呆在这儿。请您回到您父亲那里去，仍按您的习惯和义务生活……永别了。谁知道我是否还能见到您？您要知道，我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一点也配不上您对我表示的感情，才准备明天去自首的。您要知道……不！别靠近我……您以为我握一次手就足够了？”

热纳维埃芙会无视她父亲的愤怒、世界的舆论和蔑视，但听到拉弗卡迪奥这种冷若冰霜的语调，她真的泄气了。她夜里这样走来，同他说话，这样向他吐露自己的爱慕之情，是要有决心和勇气的，他的爱也许比一声感谢更能使她高兴，这些他难道不知道？……在这天以前，她也仿佛在梦中那样心神不定，但是，她又怎么能对他说呢？只有在医院里，在那些可怜的孩子中间，在替他们包扎真正的伤口时，她才能从这种梦中摆脱出来，感到有时终于

接触到某种现实。她身边的父母也在这种平淡的梦中心神不定，他们的世界有着奇特的习俗。对他们的行为也好，看法也好，雄心和原则也好，她都无法看重，她对他们本人也瞧不起。拉弗卡迪奥没有把弗勒里苏瓦尔放在眼里，又有什么奇怪！……他们难道能这样分手？爱情促使她朝他扑了过去。拉弗卡迪奥抓住她，把她紧紧抱住，吻着她苍白的前额……

这里是一本新书的开始。

哦，欲望的可触知的现实，你把我思想中的幽灵推到了半明半暗之中。

在公鸡报晓之时，我们将离开我们的两个情人，到那时，色彩、温暖和生命将最终战胜黑夜。拉弗卡迪奥在沉睡的热纳维埃芙上方直起身子，然而，他欣赏的不是他情人漂亮的脸蛋，不是微湿的前额，不是珠光色的眼皮，不是微微开启的温暖嘴唇，不是完美的乳房，不是懒洋洋的四肢，不，他欣赏的不是这些，而是敞开的窗子外面的晨曦，花园里的一棵树在晨曦中微微抖动。

热纳维埃芙很快就要离开他，但他还在等待。他朝她俯下身去。透过她轻微的呼吸声倾听着城里模糊的嘈杂声，这声音已使她开始摆脱迷迷糊糊的状态。远处，军营传来军号声。什么！他不想活了？自从热纳维埃芙更加爱他以来，他对她却不这么青睐了，但是，为了她对他的青睐，他难道还想去自首？

译 序

纪德和普鲁斯特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的双峰，虽然形态不同，但各有各的气势。正如纪德传记作家克洛德·马丁说的，若要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只需阅读他的《追忆似水年华》，若要进入纪德的世界，不但要阅读他的三四十部主题各异，有时还相互抵触的小说、游记、戏剧、诗歌集、“傻剧”，以及篇幅浩繁的日记，跟当代文人、艺术家、朋友、普通人交换的近二万五千封信。还不说至今还封存在都塞图书馆的八十几本小册子，里面恐怕也会有新发现。

纪德悠悠一生过了八十二年，从一八六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各国边界重新划定，强国势力此消彼长，风俗习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纪德对现实生活中的潮流、趋势、变迁均感兴趣，宗教、性、政治等问题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他不但是时代的见证人，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因而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歌德”、“大写的现代人”。

在“介入文学”这个名词在被人们接受以前，纪德就毫不犹豫地让自己和作品介入到时代的斗争中，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谴责极权统治，为同性恋辩护，主张打破禁锢人性的清规戒律。然而他立志要做的是文学家，时刻关心自己作品的文学性和风格，认为这高于其他一切。他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日记中说：“我的问题不是怎样成功？而是怎样长存？很久以来，我只是试图在上诉时赢得官司。我写作只是让人一读再读。”

让人一读再读,这是纪德作为作家的责任感。如今纪德逝世整整五十年,当然已经不是一个"当代人",也不再是新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孤郁的诗人气质、敏锐的洞察力、明净的文笔,让人读了不仅留下隽永的回味,同时也钦佩他直面人生的勇气。他的书给他带来许多荣誉,也给他招来不少詈骂、仇恨,最终他的全部作品还被列入梵蒂冈教廷的禁书目录。纪德是二十世纪第一位倡导风俗革命,吹响自由号角,提出不要沉溺过去奢望未来,而要掌握眼下一时一刻的作家。他还提醒人们去享受感觉。

纪德出身在一个新教徒家庭,从小接受严格的加尔文教义,灌输了满脑子的教规禁忌。正是这些强制性的清规戒律,在这名文质彬彬的青年心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他要打破清教徒的桎梏,在作品和行为中大胆表现真正的自我。

克洛德·马丁在纪德传记中提出三方面对纪德的影响:歌德、王尔德和北部非洲。他从歌德的作品中认识到要敢于向人生索取它提出的美好感觉,把幸福看作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天职。他追随王尔德《格雷的肖像》中包含的异教徒的自然主义,这成了他少年时接受的虔诚理想的解药。最后是在北非,特别是在他喜爱的阿尔及利亚,大自然唤醒了他心中潜伏压制的本性。他不接受什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专家转弯抹角的解释,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同性恋也是一种自然性格。

不过在纪德的作品中,欲望不是跌入陷阱,引进死胡同,就是要用谎言来掩盖。《违背道德的人》中的玛塞琳在米歇尔自我标榜的新生活拖累下,既得不到爱情,也成不了母亲,在怨恨中撒手人寰。在纪德所处的后尼采时代,神与普遍观念已经消失,人在寻求新价值,指导自己的行为,既误解了别人,也误解了自己,无法掌握彼此的欲望,对人生形成一种滥用与糟蹋。《窄门》中的阿丽莎,追求圣洁超过追求情爱,屡次违心拒绝表弟杰罗姆的求婚。她要保持童贞,把爱献给上帝,盼望在主的面前跟表弟永久结合,最终孤

独死去时才感悟到自己生存的虚伪性。《田园交响曲》[1] 中的牧师，起初好心地收养了一名无家可归的盲女。尽管妻子屡次暗示他要提防自己的爱心与爱德，但这种感情最后还是转变成了爱情。牧师培养塑造吉特吕德，慢慢有了自己的企图。可是当吉特吕德一旦治愈眼疾，发现了牧师的虚伪，不但向她隐瞒他们的爱情造成的痛苦，也让她错失了获得幸福的机会。她想的是她看不到的那个人，她看到的却不是她想的那个人；为了内心的平静，她不得不让自己脱离这个世界。

在这三部以道德为题材的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点，即书中的女性均处于新旧观念的旋涡中，年纪轻轻又都香消玉陨了。纪德只是到了一九三〇年发表的《罗贝尔》中——这与《女人学校》、《吉纳维也芙》组成另一篇三部曲——女主角吉纳维也芙决定在由男人决定一切的社会中，摆脱樊笼束缚，找寻自己的道路，不但要求性爱的自由，还要有养育非婚子女的权利。

又过了三十多年，在一九六八年法国掀起了震动全国的六月八日运动，在那次运动中，青年提出：我们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而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依然记得，他们的先驱是安德烈·纪德。

一切有益的话，都是种子，撒播在人的心田里，总有一天会破土发芽的——《如果种子不死》，这也是纪德的一部自传的书名。

马振骋

---

① 《田园交响曲》原文为 la symphonie pastorale。主角是牧师，法语为 pasteur，pasteur 的形容词为 pastoral(e)，因而有的批评家指出纪德使用这个书名，另有一层含义是暗指“牧师的心曲”。

违背道德的人

马振骋　译

我要称谢你，我的上帝阿，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圣经·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 第十四节

前　言

这部书是什么，也就是我要说的什么。这是一枚味道极为苦涩的果子，犹如沙漠中的药西瓜，生长在晒得发烫的地方，见了不但不解渴，反而会感到舌敝唇焦，但是在金沙地上倒也颇为好看。

要说我把我的主角作为楷模，必须承认我写得很不成功。少数怪人对米歇尔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却又道貌岸然地羞辱他。我不是无缘无故把马塞琳写得十全十美；这样米歇尔不顾她而只顾自己，得不到大家的谅解。

要说我把这部书作为对米歇尔的控诉状，我也同样不成功，因为没有人会对我的主角愤慨而感激我——这种愤慨不是由我产生的；还会因米歇尔而迁怒于我，大家就是乐意把我跟他扯在一起。

但是我不愿意在这部书里控诉或者赞颂，我不作任何评论。今天的读者再也不会原谅作者在描述故事以后，既不说是也不说否；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求他一边讲故事，一边对阿尔赛斯特或菲兰特[①]，对汉姆莱特或俄菲丽娅[②]，对浮士德或玛格丽特[③]，对亚当或耶和华[④]，都要明确表态。我当然不敢妄说保持中立（我也想说：迟疑不决）是大智大慧的可靠标志；但是我相信不少大智大慧的人确实很讨厌下结论，提出一个问题并不是设想这个问题已经

① 莫里哀《愠世者》中两人物。

② 莎士比亚《汉姆莱特》中两人物。

③ 哥德《浮士德》中两人物。

④ 《圣经》中造物主和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个人。

解决。

我在这里违心使用“问题”二字。说实在的，艺术中不存在问题——艺术作品本来就不足以解决问题。

如果把“问题”理解为“戏剧冲突”，那么我要说的是这部书叙述的戏剧冲突，虽然只是发生在我的主角的心灵中，却也具有普遍意义，不是局限于他的奇特遭遇中。我不妄称发明了“这个问题”，这在我的书出版前就存在了；不论米歇尔战胜还是屈服，这个“问题”会继续存在。作者也不提出胜利或者失败已成定局的问题。

要说少数俊彦人杰看了后，说这场戏剧表现的只是一个怪病例，本书主角只是一个病态人物；要说他们不认为这人心里会萦绕一些急迫、具有普遍意义的想法，这不能是这些想法或这场戏剧的过错，而要归咎于作者，我的意思是归咎于作者的拙劣，虽则他在本书中倾注了满腔热情，流尽了眼泪，耗尽了心力。但是一部作品的真正意义与当今读者对它表示的兴趣，是非常不同的两回事。我相信说这话并不是自命不凡：宁可写有意义的东西遭到一时的冷落，也不愿只图眼前的成功而去迎合爱听闲扯的读者。

目前，我不求证明什么，我只求把情景清晰地描述。

致 D. R. 议长先生

189×年 7 月 30 日西迪 b. M.

亲爱的哥哥，是的，你想得不错，米歇尔对我们说了。他跟我们谈的事附在后面。你要求这样做，我也是这样答应你的；但是在付邮之际我还在犹豫，这个故事我愈读愈觉得可恶。啊！你对我们的朋友会有什么样想法？此外我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简单地对他谴责，否定人的天性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但是我怕的只是今天已不止一人敢于在这则故事里认出自己。大家会不会去创造性地利用这方面的才智与力量——还是拒绝这些才智与力量的存在权利？

米歇尔可以为国家效劳什么？我承认我不知道……他必须要有一个工作。你功勋卓著，而今身居高位，掌握实权，能不能为他谋个位子？——而且要快。米歇尔有热情，目前还是这样，过不久只会对自己如此了。

我在蓝天下给你写信；德尼、达尼埃尔和我来了有十二天，没见到一片云彩，阳光始终灿烂。米歇尔说两个月以来天空一直是碧青的。

我既不忧伤，也不欢乐；这里的空气使人的内心感到朦胧兴奋，陷入一种好像同样远离欢乐和苦恼的境界；可能这就是幸福吧。

我们留在米歇尔身边，我们都不愿意离开他，你读了下面的记述就明白为什么了。我们在这里，在他的家里，等候你的回音。请勿延宕。

你知道米歇尔、德尼、达尼埃尔和我在中学时即为好友，并且随着时间更加亲密。在我们四人之间有一种契约：其中一人发出召唤，三人必须应声前来。因而当我接到米歇尔这声神秘的呼救信号，我立刻关照达尼埃尔和德尼，我们三人抛下一切就动身了。

我们已有三年没有见到米歇尔。他结了婚，带了妻子旅游；当他最后一次途经巴黎时，德尼在希腊，达尼埃尔在俄罗斯，我——你知道的——守在我们父亲的病榻旁。我们还不至于失去彼此的音讯。西拉和维尔见过他，给我们传过来的消息却使我们惊讶不已。他身上起的变化我们还无法解释。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博学多才的清教徒，举止过于自信而显呆板，目光这么明亮，以致我们在他的注视下说话往往不敢过于放肆。这是……他的故事会告诉你这一切的，何必在此多说呢。

我把德尼、达尼埃尔和我听到的故事如实给你寄去。米歇尔在他的平台上说着，我们挨着他躺在树荫和星光下。等故事讲完，我们看到原野上升起了太阳。米歇尔的房子矗立在原野上，俯视离此不远的村庄。天气炎热，庄稼都已收割，这片原野看来就像沙漠。

米歇尔的房子虽然简陋奇特，却很迷人。冬天冷得叫人难受，因为窗上没有玻璃，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窗，只是墙上凿了几个大洞。天气那么好，我们就露天躺在席子上。

我还要跟你说的是我们一路上很顺利。晚间抵达这里，热得全身乏力，饱览了新奇美景，只是在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曾稍作停留。在君士坦丁一列新火车把我们送到西迪 b. M.，一辆马车等着。公路离村子很远就断了。村子坐落在一座山顶上，犹如翁勃里的某些小镇。我们步行上山，两头骡子驮运我们的箱子。从这条路上去，米歇尔的房子位于村口第一家。花园四周一道矮墙，或者说被土墙围着，园子里长着三株歪歪斜斜的石榴树和一棵挺拔的夹竹桃。那里有一个卡比尔孩子，一待我们走近就毫不在乎翻

过墙逃跑。

米歇尔接待我们时并不表现出快乐，他非常随便，好像害怕流露感情；但是先在门前，神色庄重地跟我们三人一一拥抱。

夜色降临前，我们没有说上十句话。客厅里准备了一顿十分清淡的晚餐，客厅装潢富丽堂皇令人惊讶，但是米歇尔的故事会向你说明一切。然后他给我们递上他精心煮烧的咖啡。然后我们走上平台，从那里看出去一望无际，我们三人就像约伯[①] 的三位朋友等待着，同时欣赏火红的原野上白天突然无影无踪。

当天黑时，米歇尔说：

① 《圣经》中人物，困难时曾受挚友帮助。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亲爱的朋友，我早知道你们忠诚可靠。我一召唤你们就赶来了，我对你们也会这样做的。毕竟你们已有三年没有见到我了。你们的友谊未因离别而淡薄，但愿也不会因听了我要对你们说的故事而受损。因为，我突然召唤你们，要你们长途跋涉来到我的住地，只是为了我见你们一面，也为了你们可以听我倾诉。我除了要跟你们诉说以外不要求其他支援，因为我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已无力逾越。这不是厌倦。但是我也说不明白。我需要……我对你们直说了吧，我需要说话。懂得追求自由，这不算什么；难的是知道做个自由的人。——请允许我谈一谈自己；我就要向你们叙述我的生活，简单自然，既不自谦也不自豪，比我自言自语还要简单自然。听我说吧。

据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昂热郊区的一座乡村小教堂，那里正在举行我的婚礼。宾客不多，到的都是至亲好友，使这场平常的婚礼成了一次激动人心的仪式。我觉得大家都很感动，这也使我自己很感动。从教堂出来，我们聚集在妻子的娘家。吃了一顿没有笑声、没有欢叫声的便宴。然后一辆租车按照习俗把我们带走了，在我们心中提起婚礼必然联想到离别的车站码头。

我很少了解妻子，想来妻子不见得更多了解我——这并不使我难受。我不是出于爱而娶她的，更多是抚慰父亲，他临危前担心撇下我一人在世上。我温柔地爱父亲。他病笃时由我照顾，我在这些悲惨时刻一心想给他好好送终。因此我对人生还一无所知，

却把自己的一生押了进去。我们在弥留者的床边举行了订婚礼，听不到笑声，但是自有一种庄重的欢欣，因为父亲内心平静多了。我要说的是，虽然我不爱未婚妻，至少也没有爱过其他女人。这在我眼里看来足以保证我们的幸福了。我还不认识自己，却相信向她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也是一名孤女，跟两个兄弟一起生活。她叫玛塞琳，刚满二十岁，我比她大四岁。

我说我不怎么爱她——至少我对她感受不到大家所谓的爱情，不过若是把爱情理解为温情，一种怜悯，还是一种相当大的敬重，那么我是爱她的。她是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但是我相信我不是很虔诚！神父接受我，我接受神父；大家心照不宣，不出岔子而已。

父亲据说是个"无神论者"——至少我猜想如此，但是由于我相信他和我都有一种克服不了的羞涩，从来没有跟他谈起过他的信仰。母亲正襟危坐对我进行的胡格诺[①] 教育，随着她的美好形象从我心中渐渐消失；你们知道我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我还没有想过这种幼年伦理教育对我们有多少指导意义，会在心灵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母亲教导我做人准则时严格认真，也培养了我以后在学习中一丝不苟。我丧母时才十五岁；父亲照料我，对我关怀备至，满腔热情教育我。我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跟他又很快学习希伯来语，梵语，还有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不到二十岁时，我少年气盛，他竟让我参加他的研究工作。他有意对我平等看待，要给我一显身手的机会。《论弗里吉亚人的宗教仪式》是他署名出版的书，实际上是我的作品，只是经他草草审阅一下；他以前还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赞扬呢。他喜出望外，而我看到这次代人捉刀取得成功感到不安。但是从今以后我一举成名了。博古通今的大学者都把我看作是同行。今天我对人家给我的所有荣誉只是一笑置

① 十六至十八世纪时，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也即新教徒的称呼。

之……这样我到了二十五岁，平生见到过的只是古代遗迹或书本，对生活则毫无认识。我有一种工作狂热。我爱的朋友不多(其中包括你们)，但是看重友谊更多于看重友人，我对他们推诚相见，但这是表示光明磊落的需要；我珍视自己心中的高尚情操。那时我既不了解朋友，也不了解自己。然而没有一刻想过我可以过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大家可以不同地生活。

父亲和我两人花费都少得很，以致我到了二十五岁还不知道我们相当富裕。我以为，然而并不多想，我们家庭生计仅够糊口，我随着父亲日久也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当我获悉我们的家产远远不止这些时几乎局促不安了。我对这类事从不放在心上，甚至父亲故世后也不清楚，虽然我还是他惟一的继承人，这一切只是在订立婚约时才对我的财富有更多了解，同时也发现玛塞琳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一点嫁妆。

还有另一件事我不知道，可能还更重要，那就是我体质很弱。既然从未对体质进行过考验又如何能够知道呢？我经常伤风感冒，治疗时不当一回事。我过的生活太平静了，既使我衰弱也使我调养。而玛塞琳恰恰相反，看起来身体健壮——她比我健康，这点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

婚礼之夜，我们住在我在巴黎的公寓里，有人给我们准备了两个房间。我们在巴黎不多停留，仅是采购一些必不可少的用品，然后赶往马赛，立即登上驶往突尼斯城的轮船。

父亲病情突变后紧急抢救，惊慌失措；丧父时真诚的悲痛；接着又是办婚事不可避免的操劳，这一切叫我心力交瘁。只是到了船上我才感到疲劳。在此以前，每件事接踵而来，叫我顾不上去想。上船后我被迫无所事事，让我有时间静心思考。这好像还是平生第一次。

这也是平生第一次我同意长时期抛下自己的工作，在此以前

我只是给自己放个短假。母亲过世后不久，我随父亲去了西班牙，那次旅行倒有一个多月；另一次在德国过了六个星期；还有几次出门，但那是考察旅行，父亲从不偏离他明确选定的研究课题；我不跟他一起做时，我就读书。可是刚离开马赛，关于格拉纳达和赛维利亚的回忆联翩而至：湛蓝的天空，阳光下的浓荫，节庆日，欢笑，歌唱。我想我们又将见到这些。我走上甲板，望着马赛徐徐远去。

突然我想起我对玛塞琳有点冷落。

她坐在船头，我走近去，说实在的这是第一次注视她。

玛塞琳很美。这个你们知道，你们见过她。我自责怎么以前没有注意到。我对她太熟悉了，也就不能看出她的动人之处；我们两家是多年世交，我看着她长大，对她的仪态也就习以为常了……我第一次表示惊讶，她那么绰约多姿。

她戴一顶普通的黑草帽，上面飘动一条大黑纱；她一头金发，但是人不显得娇弱。配套的裙子和紧身上衣是用我们一起选的苏格兰披肩做成的。我不愿意由于我家的丧事使她穿上一身黑。

她感到我在瞧她，向我转过身……直到此时我对她只是有意识地殷勤周到；我总用一种冷淡的礼貌来代替爱情，我也看出这有点叫她恼火；玛塞琳那时感到了我第一次用不同的目光打量她？她也目不转睛看着我，然后非常温柔地对我一笑。我一声不出在她身边坐下。直到那时我一直是为自己或者至少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我结婚只是把妻子看作是一个伴侣，也没有明确想过结合以后我的生活会发生变化。我刚才终于明白个人独白到了这时停止了。

甲板上只有我们两人。她把额头伸给我；我把她轻轻搂住；她抬起眼睛，我吻她的眼皮，吻她之际心中突然感到一种新的怜悯，情绪是那么强烈，堵住心头，我不由流下了热泪。

“你怎么啦？”玛塞琳对我说。

我们开始交谈。她的话温存体贴，叫我听了很动情。我以前

总自以为是地把女人想得很傻。那个晚上，我在她身边的表现既笨拙又愚蠢。

跟我结合生活的人原来也有她自己的真正生活！那一夜这件事的重要性好几次使我惊醒。好几次我在铺位上坐起来，俯看在下铺熟睡的妻子玛塞琳。

第二天晴空万里，海面上差不多无风无浪。经过几次从容的交谈大家更少拘谨。婚姻真正开始了。十月最后一个清晨我们在突尼斯城上岸。

我只想在那里停留几天。我会向你们坦白我的愚蠢。在这个新征服的国家除了迦太基和罗马的几处遗迹外没有东西吸引我；奥古斯都对我提到过的提姆加德，苏塞的镶嵌画，尤其是吉姆的圆形剧场，那是我计划中先睹为快的东西。首先应该抵达苏塞，然后又从苏塞搭上驿车；我不会让这里什么事把我羁留。

可是突尼斯城使我感到吃惊。我心中沉睡的某些感官功能，一直未曾得到发挥，依然保持全部神秘的青春活力，一接触到激动人心的新鲜事物，也苏醒了。我不止是感到有趣，还惊讶和发出唏嘘，尤其叫我高兴的是玛塞琳很快乐。

可是我日益感到劳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退却。我咳嗽，感觉心口上部奇异的难受。我想，我们在往南方去，天一热我就会好的。斯法克斯的驿车在晚上八点离开苏塞，凌晨一时穿越吉姆。我们订了车上的座位。我原以为搭的是一辆不舒服的破车，恰恰相反，我们得到很好的安排。但是那个冷哪！我们天真地以为南方天气温和，两人都衣衫单薄，只带了一条披肩！马车一走出苏塞和丘陵的屏障，风开始刮了起来。平原上狂风大作，呼啸而来，向车门的每条缝隙里钻；无物可以抵挡。我们抵达时都全身冻僵了；尤其是我一路颠簸，又加上阵阵剧咳，摇得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一夜真是惨了！到了吉姆又没有旅店，一座简陋的土堡就

算充数了。怎么办呢？驿车已经走了。村子还在沉睡；夜色笼罩四周，隐约看到几处阴森兀立的废墟；有狗在吠叫。我们走进一间土屋，里面搭好两张破床，玛塞琳冻得发抖，但是那里至少风吹不到我们身上。

第二天阴沉沉的。我们出门时没料到天空会是一片灰色。风还在吹，但是没有前一天那么急。驿车要到晚上才会经过……我要说那天过得够凄凉的。那座圆形剧场不一会儿就走完了，叫我失望；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我还觉得它丑。可能疲劳也使我更加无精打采。将近中午我闲着，再回到那里，在石头上没有找到碑文。玛塞琳幸而带了一部英国小说，在背风处阅读。我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今天糟透了！你不感到太无聊吗？”我对她说。

“不。你看到，我在看书。”

“我们到这里干吗来了？至少你没有冷着吧？”

“不怎么冷。你呢？说真的！你脸色都苍白了。”

“不……”

夜里风又狂吹……驿车终于来了。我们重新上路。

车子一晃动，我感到身子散了架。玛塞琳很疲倦，靠在我肩上很快睡着了。但是我想咳嗽会把她惊醒的，于是轻轻地、轻轻地抽出身子，把她往车厢板上靠。可是我又不咳嗽了；不，我吐痰了；这是以前没有的。我不费力气咳出痰来，痰不多，但隔一时就有，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起初还几乎觉得好玩，但是在嘴里留下一股怪味很快感到恶心。手帕很快不够用了。手指上沾满痰。要叫醒玛塞琳吗？幸而记得她腰间有一条大围巾。我轻轻取了过来。不再把痰忍住，大量往外咳。感到特别轻松。我想感冒也快过去了。突然我感到虚弱；一切都开始转了起来，我相信这下子我糟糕了。要叫醒她吗？啊！才不呢！（我相信我从清教徒的童年起就憎恨软弱放弃，我称之为怯懦。）我恢复镇静，定一定神，终于控制了晕

眩……仿佛人又到了海上，车轮声变成了波涛声……但是我已停止了咳嗽。

然后，我陷入半睡半醒状态。

当我清醒时，天已经大亮。玛塞琳还在睡。我们愈来愈近了。我拿在手里的围巾是深色的，一眼还看不出污痕；但取出手帕时，我发呆地看到上面血迹斑斑。

我首先想的是不让玛塞琳看到血。但是怎么做呢？我身上都有；现在我也看见到处都是；尤其我的手指上……我也流过鼻血吧……她若问起，我只说流的是鼻血……

玛塞琳睡着不醒。大家到了。她当然先下车，没看见什么。有人给我们留下两个房间。我冲进我的房间，洗干净血迹。玛塞琳什么也没看见。

可是我觉得非常虚弱，吩咐给我们两人送茶来。她安排茶具，十分安详，也有点苍白，还带着笑容，我竟有点恼火她什么也没看到。我觉得自己不公正，是的，我对自己说：她若没有察觉，那是我掩饰得好；尽管这样想，没用；情绪像一种本能愈闹愈大，浑身都不自在……最后终于强烈得克制不住：我像心不在焉地对她说：

“昨夜我咳血了。”

她没有叫一声，只是脸色变得苍白得多，一个踉跄，想要站稳，还是沉重地跌到地上。

我没好气地朝她冲过去：“玛塞琳！玛塞琳！”好哇！我做了什么啦！我一人有病还不够吗？但是我说过我很虚弱，差一点轮到我也病了。我打开房门呼叫，有人跑了过来。

我记起了我的箱子里有一封写给当地一名官员的介绍信；我凭这封信请人找来了军医。

可是玛塞琳醒过来了，现在她坐在我的床头，我在床上高烧发抖。军医来了，给我们两人都作了检查，他说玛塞琳没什么，没有跌坏；而我病情不轻；他甚至连看法也不愿说，答应傍晚以前再来。

他再来了，对我笑，跟我说话，给我开了好几种药。我明白他认为我没治了。——我要向你们承认吗？我没有跳起来。我累了。我听之任之，仅此而已。“归根结蒂人生给了我什么？我努力工作直到最后，坚定热情地尽了我的义务。其他……好吧！跟我有何相干？”我这样想，还觉得我的斯多噶精神很了不起。但是叫我难受的是这个地方真丑。“这个客房不堪入目”——我瞧着房间。突然想到隔壁另一个同样的房间里有我的妻子玛塞琳。我听到她在说话。医生还没有走；他跟她在谈，还努力放低声音。时间过去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玛塞琳已在屋里。我明白她哭过了。我并不热爱生活，要对自己表示怜悯；但是这个丑地方叫我不舒服，我的眼睛几乎贪婪地看着她。

现在她就在我旁边写信。她在我眼里显得妩媚动人。我看见她封上好几封信。然后她站起身，走近我的床，温柔地拿起我的手。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对我说。我笑笑对她伤心地说：

“我会好吗？”她立即回答我：“你会好的！”信念那么真诚，几乎使我也对此深信不疑；也对未来的生活、她对我的爱情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隐约中包含凄怆的美，以致眼泪夺眶而出，我哭了很久，既不能也不愿克制自己。

她凭借了极大的爱情力量才让我离开了苏塞；她对我百般照料，精心护理，守夜……从苏塞到突尼斯城，然后又从突尼斯城到君士坦丁，玛塞琳真是了不起。我到了比斯克拉就会痊愈的。她自始至终充满信心，没有一刻感到气馁。她安排一切，准备动身，预订房间。可惜的是她没法改善这次旅行的艰辛。好几次我相信应该中断和结束了。我像濒临死亡的人那样流汗，气咽，有时失去知觉。第三天晚上，我到达比斯克拉，像死了似的。

第二章

最初的日子何必重提呢？如今还留下了什么呢？这些可怕的回忆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不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如今我还看到自己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我的妻子、我的生命玛塞琳俯身对着我。我知道是她热情治疗，是她一片爱心救了我。终于有一天，像迷航的水手窥见了陆地，我感觉生命之光重新燃起；我可以对玛塞琳笑了——为什么要说起这一切呢？主要是——像有人说的——死神的翅翼已经碰到过我。主要是我十分奇怪自己居然活了下来，对我来说岁月放出意想不到的光辉。从前，我想，我不明白我是在生活。我应该把生命看成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发现。

我能够下床的日子来了。我被自己的家迷住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平台。多么美妙的平台！从我和玛塞琳的两个房间可以看到它，平台延伸到房顶上。爬到平台的最高处，视线越过房屋看到棕榈树，越过棕榈树看到沙漠。平台的另一边连接城市的小花园，在最后几株金合欢树的树荫笼罩下；最后沿着平台的是院子，一个整整齐齐的小院子，种着六棵整整齐齐的棕榈树。平台一头伸到跟院子连接的台阶为止。我的房间非常宽敞，空气流通；白色粉墙毫无装饰；有一扇小门通到玛塞琳的房间，一扇大玻璃门对着平台。

在那里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发着日子。我在孤独中多少次回想到这些缓慢的日子！玛塞琳待在我身边。她看书，缝纫，写信。我什么也不做。我瞧着她。玛塞琳啊！我瞧着。我看见了阳光；我

看见了阴影;我看见了阴影的线条移动;我没有多少事要想的,我就观察它。我还很虚弱,呼吸不顺畅,干什么都累,就是看书也累;而且看什么呢?活着就够我忙的了。

一天早晨,玛塞琳笑着走过来。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朋友。"她说。我看到她身后一个棕色皮肤的小阿拉伯人。他叫巴希尔,两只大眼睛静静地望着我。我可以说有点不自在,这种不自在已叫我累;我一言不发,面有愠色。孩子看见我神情冷淡,不知所措,朝玛塞琳转过身去;他像动物那么灵活,要人喜欢的样子,身子靠着玛塞琳,捧起她的手亲吻。他做个手势就露出了赤裸的双臂。我看到他只穿一件单薄的白色无袖长衫和打补丁的斗篷,里面是裸的。

"好吧!你坐在那里,"玛塞琳看到我不自在就对他这样说,"自己静静玩吧。"

孩子就地一坐,从斗篷风帽里取出一把小刀,一块木片,开始削了起来。我相信他要削一个哨子。

过了一会儿,我在他面前不再感到拘束。我望着他,他好像已经忘记自己在这里。他没穿鞋子;脚踝和手腕都长得很秀气。那把破刀在他手里运用自如,很有意思。真的,我会对此发生兴趣吗?他的头发剃成阿拉伯式;他戴一顶小圆帽,在流苏滴子的部位只有一个洞。那件长衫往下挂,露出他的小而可爱的肩膀。我需要对它捏上一把。我弯下腰;他转过身,对我笑。我向他示意把他的哨子递给我,我拿过来装得非常欣赏。现在他要走了。玛塞琳给他一块蛋糕,我给他两个苏。

第二天,我第一次感到无聊;我等;等什么?我觉得闲得发慌。终于忍不住了:

"巴希尔今天早晨不来吗?"

"你要,我去找他。"

她留下我下了楼。过一会儿独自回来了。这场病叫我变成什么啦？我看到她没有带着巴希尔回来竟难过得哭了起来。

“太晚了，”她对我说，“孩子都离开学校跑散到各个地方去了。你知道有几个孩子很漂亮。我相信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

“至少想办法让他明天来。”

第二天巴希尔来了。他像前天那样坐下，取出他的小刀，要削一块很硬的木头，一用劲刀锋割破了大拇指。我吓得身子一颤，他却笑了，伸出发亮的伤口，还看着淌血觉得有趣；他笑的时候露出雪白的牙齿，顽皮地舔伤口，舌头像猫一样粉红色的。啊！他的身体多好。我喜欢他身上的就是这个：健康。这个小身子的健康令人羡慕。

接着一天他带来了弹子。他要跟我玩。玛塞琳不在，否则她会劝阻我的。我犹豫，瞧着巴希尔；孩子抓住我的手臂，把弹子放到我手中，勉强我玩。我弯下身气喘得厉害，但还是试着去做。终于我支撑不住。我大汗淋漓，抛开弹子，倒在一只靠椅上。巴希尔有点发慌，一直看着我。

“病了吗？”他悄声说。他的音色也很动听。玛塞琳走了进来。

“把他带走吧，”我对她说，“今天早晨我累了。”

几小时后我咳出一口血。那时我正在平台上艰难地行走。玛塞琳在房间里忙着。幸而她什么也不会看到的。我喘息时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一下子事情来了。我满口是血……但是这已不是像初咳时那样的鲜血，而是一个大血块，我厌恶地吐向地上。

我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心里万分激动。四肢发抖。害怕，光火。因为直到那时我想我在逐渐走向康复，只要耐心等待。这次突变又使我前功尽弃。奇怪的是初期咳血并没有让我大惊小怪，我当时回忆起以前我还有点儿无动于衷呢。现在我如何害怕惊慌了呢？这是因为——天哪！我开始爱上了生命。

我回头走，弯下腰，找到吐的血块，取一根草挑起来放到手帕

上。我瞧着，这口污血几乎发黑，粘糊糊的挺吓人……我想到巴希尔的血颜色鲜艳……突然有一种欲望，一种嫉妒，一种比我以前任何感受都更强烈、更迫切的东西，袭上心头：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奋不顾身地，伤心欲绝地，努力朝着生命走过去。

前一天我收到T的一封信。这封信针对玛塞琳在焦急中提出的问题，写满了医嘱；T甚至在信中还附有几份医学普及读物和一部专门著作，这在我看来有点严重了。我草草读完信，对印刷品不看一眼，首先这些小册子跟人家拿了烦扰我童年的道德论文很像，不会引起我的好感；其次这些医嘱也叫我讨厌，最后我不认为这些《结核病患者须知》、《结核病实用疗法》对我的病情适用。我不相信自己是结核病患者。我有意把初次咳血归结为另一种原因，或者不如实说了吧，把它归结为什么都不是，避免去想，也不大去想，还认为自己即使没有痊愈，至少离痊愈不远了。我又阅读那封信；把书和文章看了又看；突然，叫我触目惊心的是我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那时为止，我只是抱着一丝希望得过且过；突然我的生命好像受到了打击，还是可恶地打击在要害部分。我的体内潜伏着一群暗中作祟的敌人。我窃听它们，感觉它们，我不斗争是不会征服它们的……我悄声又说，仿佛为了更好说服自己：这是个意志问题。

我转入战斗状态。

黑夜来临，我在制定我的战略部署。这一段时间内，只有医治身体才应该是我的研究课题；我的任务是我的健康；一切对我健康有益的东西都应该认为是好的，称为“好事”，一切不利于病情的东西都应该忘记、抛弃。——晚饭前，我对呼吸、锻炼、饮食方面都表示了决心。

我们在一座小亭子里用餐，四周被平台包围。用餐时安静，远离一切，不受外界打扰，有一种亲密之情令人回味。一个老黑人从

隔壁旅店给我们送来还算可口的食品。玛塞琳制定菜谱，要这个菜或不要那个菜。一般来说我总是不太饿，哪个菜少了，哪个菜分量不够了，我都不在乎。玛塞琳自己也不习惯多吃，因而不知道也没有理会到我吃得不够。我所有决心中的第一决心是吃得多。我就是要在那天晚上付诸实施。——我没有办到。端到我们面前的不知什么野味串我无法下咽，然后一块烤肉又不像样地煎得太老。

我气极了，把脾气发在玛塞琳身上，当她的面出言不逊。我指责她：从我的话听来，她早应该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没有跟上我决心采用的饮食制度，成了头等大事；我忘了前几天的情况；这顿饭没有吃好，一切都会弄糟。我不依不饶。玛塞琳不得不出门去找一个什么罐头、一块什么肉。

她很快带回来了一小罐食品，我几乎一古脑儿吞了下去；好像向我们两人证明我多么需要多吃。

这个晚上我们商定了这件事；要大大改善伙食，多吃几餐，每三小时一顿；第一顿在早晨六时半。旅店的伙食质量差，就买大量罐头食品补充营养……

当夜我没有入睡，想到要培养起我的新道德有点自我陶醉。我想我有点儿发烧了；那边有一瓶矿泉水；我喝了一杯，两杯，第三次索性对着瓶口喝，把瓶里的水一口气全部喝完。我把我的意志像课本似的反复温习；我学会了仇恨，把它对准一切事物；我必须向一切开战：我的拯救取决于我个人。

终于看到夜色渐淡，东方吐白。

这是我的决战前夕。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该承认，那时以前从不关心玛塞琳的信仰；不知是冷淡还是不好意思，好像这事跟我无关；此外我也不重视。那天玛塞琳去望弥撒。她回来后我听说她为我祈祷了。我盯着她看，然后尽可能温柔地对她说：

“玛塞琳，不应该为我祈祷。”

“为什么?”她说,有点不安。

“我不喜欢保佑。”

“你拒绝上帝的帮助?”

“他帮助后有权利要求我谢恩。这样我有了义务;我不愿意承担。”

我们表面上像在逗笑,但是决没有误解我们这几句话的重要性。

“可怜的朋友,你一个人是治愈不了的。”她叹口气。

“那就算了吧……”然后看到她悲哀,我语气较为婉转地加了一句:“你帮助我吧。”

第三章

我会把我的身体说上好久。我会把我的身体说个不休，以致你们立即会觉得我忘了精神部分。我在叙述中有意略而不提；这也是实际情况。我没有力量维持两重生活；精神和其他什么的，我想，当我身体好转时再去思考吧。

我要恢复健康还遥遥无期。怎么一碰就全身出汗，又怎么一碰会全身发冷。我像卢梭说的"气息短促"；有时发低烧；经常一清早就感到疲软无力，于是蜷缩在一张靠椅上，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只顾到自己，把一切都置于脑后，想方设法让呼吸顺畅。我艰难地、有条有理地、小心翼翼地呼吸着，呼气时总要咽上两次，情绪过于紧张不能完全制止；很久以后还是要非常注意才能避免。

但是最叫我难受的是对任何气温变化都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今天回想起来，我除了病以外还有全身神经性障碍，不然我无法解释这一系列我觉得不能归为普通结核病的现象。我一直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冷了立刻夸大其事地加衣服，停止哆嗦以后又出汗，于是再脱衣服，不出汗了又会马上哆嗦。身体某些部分冻僵了，尽管出了汗，碰上去还是冷得像块大理石似的。怎么也没法叫这些部位发热。我对冷出奇的敏感，盥洗时有水滴在脚上，人就会感冒。对热也同样敏感……我保持着这种敏感性，现在还是，但是今天是供我尽情享受了。一切非常强烈的敏感，我相信都可以根据机体的强壮或孱弱，成为欢悦或难受的原因。从前使我深受其害的东西，如今却叫我乐在其中。

我不知道直到那时以前我怎么会关上窗户睡觉的。听了T的劝告，夜里开窗试试。起初是小开，不久开得大大的；不久，这成了一个习惯，一种需要，以致窗子一关我就气闷。后来我感到夜风吹来，月光照在身上，真是心旷神怡……

我急于要摆脱康复初期反反复复的不稳定状态。多亏了坚持不懈的治疗，清新的空气，良好的营养，不久身体有了起色。以前，上下楼害怕气喘，不敢离开平台；终于在一月的最后日子里，我下楼了，大着胆子走进花园。

玛塞琳带了一条围巾陪着我去。那是下午三点钟。风停了下来。这个地方经常刮大风，这次刮了三天叫我很不舒服。空气令人畅快。

公共花园……一条宽阔的走道贯穿中央，上面笼罩两排高大的含羞草科树木，这里称为黑茶蔗子树。这些树荫下放着凳子。一条修整过的小河，我要说深度超过宽度，几乎笔直沿着林荫道流去。然后又是几条小渠把河水分流，穿过花园，灌溉花木。渠水浑浊不清，泛黄，这是红黏土或灰黏土的颜色。几乎没有外国人，有几名阿拉伯人，他们在转悠；他们一离开阳光，白色长袍盖上了影子的颜色。

当我走进这块奇怪的阴影时，感到一种异样的寒颤。我用围巾裹上身子；可是没有任何不适；恰恰相反……我们在一条凳子上坐下。玛塞琳没有开口。有几个阿拉伯人经过；接着又来了一群孩子。玛塞琳认识其中好几个人，向他们打招呼；他们走近来。她告诉我几个名字；他们提问题，回答，微笑，嘟嘴，逗乐。这一切都叫我有点烦，我又感到不舒适了；我觉得累，身上出汗。但是叫我感到拘束的，我要承认，不是那些孩子，而是她。是的，不管怎么说，是她使我感到拘束。要是我站起身，她就会跟着我；要是我取下围巾，她就会过来拿着；要是我又披上，她会问："你不冷吗？"还有，跟孩子说话，我不敢在她面前这样做；我看到她有她的被保护

人;我身不由己地,但是也是有意地,对其他人感兴趣。回去吧,我对她说;我暗下决心以后单独到花园里来。

第二天,她将近十点钟要出去。我正好候着。小巴希尔早晨很少不来的,拿了我的围巾;我自觉精神抖擞,心情轻松。几乎只有我们两人走在林荫道上。我慢慢走,坐一会儿,又再走。巴希尔跟着,唠唠叨叨,像条狗那么忠诚灵活。我走到水渠旁,有洗衣妇过来洗衣;流水中央放着一块扁平的石头,上面伏着一个小女孩,面孔对着水,手浸在流水里,把小树枝扔下去捞回来。她赤裸的双脚浸过水,还留有湿漉漉的水迹。她那部位的皮肤颜色显得更深。巴希尔走近她,跟她说话;她转过身,向我笑,用阿拉伯语回答巴希尔。这是他的妹妹,他对我说;然后他向我解释母亲就要过来洗衣服了,他的妹妹在等她。她名叫拉德拉,在阿拉伯语是"绿色"的意思。他说话时声音清晰动人,天真无邪,尤使我听了深有感触。

"她要求你给她两个苏。"他加了一句。

我给了她十个苏,准备离开,这时他的洗衣妇母亲来了。这是个可敬的女人,身体结实,大额头上有刺青,头顶一篮子衣服,好像头顶供礼的古希腊妇女,还像她们一样只披了一块深蓝色大布,在腰间束起,又直落到脚背上。她一看到巴希尔,就厉声呼唤。他粗鲁地回答;女孩插了进来,他们三人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争论。终于巴希尔像输了理,要我明白这天早晨他母亲需要他;他愁眉苦脸地把围巾还我。我只得独自又走了起来。

我还没有走出二十步,发觉围巾披在肩上重得受不了;我全身出汗,看到第一只凳子就坐了下来。我希望有个孩子突然过来帮我卸下这副重担。立即出现的是个十四岁的大孩子,黑得像个苏丹人,一点不胆怯,自告奋勇。他叫阿苏尔。他要不是独眼,我就会觉得他是个美少年。他喜欢闲聊,告诉我这条河是从哪儿流过来的,流到公园以后就钻入了绿洲,横贯而过。我听着他说,忘了疲劳。尽管我觉得巴希尔也很有趣,我现在太熟悉他了,很高兴换

个人聊聊。我甚至暗忖哪一天单独到公园里来，坐在一条凳子上等待巧遇的机缘……

又停留了好一会儿后，我带着阿苏尔到了自家门口。我想请他上楼，但是不敢，不知道玛塞琳怎么想。

我见到她在餐厅，正在一个幼孩身边忙着，他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样子，首先引起我厌恶多于怜悯。玛塞琳怯生生地对我说：

“可怜的孩子病了。”

“不会是传染病吧？他怎么啦？”

“我还没有弄清楚。他全身都不舒服。他法语说得很差；明天巴希尔来，给他当翻译……我给他喝点茶……”

然后因为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出，她像陪不是似的加了一句：

“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还一直不敢叫他来；我怕累着你，或者可能惹得你不高兴。”

“为什么？”我喊，“你要是高兴，把你认识的孩子都带到这里来吧！”我想到我完全可以叫阿苏尔上屋里来的，没有这样做有点气恼。

我这时瞧着妻子，她充满母爱和温情。她亲切的态度令人感动，那个小孩子不久心里暖洋洋地走了。我谈到自己的散步，婉转地要玛塞琳明白我为什么宁愿一个人出去。

平时半夜里，我还是会惊醒的，不是全身冰冷就是遍体湿透了汗。那一夜过得很好，几乎没有醒过。第二天早晨一过九点钟我就准备出门。天气晴朗；我觉得精神十足，一点不虚弱，开心，或者说兴致很高。空气宁静温和，我还是带了围巾，作为过会儿跟拿着的人闲谈的借口。我说过公园跟我们的平台是挨着的，所以一下子就走到了。我挺高兴走进树荫里。空气明净。黑茶藨子树先开花后长叶子，现已散发香味——此外从四面八方袭来不知什么淡淡的气息，仿佛通过感官渗入内心，叫我兴奋不已。呼吸更顺畅了，步履更轻盈了，但遇上第一条凳子还是坐了下来，乐陶陶，昏昏

然的感觉更多于疲劳。我瞧。影子在移动，很轻；它不落在地面上，好像仅仅沾着一点儿。啊，阳光！我听。我听到什么？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都听到；每个声音都有趣。我记得有一棵小树，从远处看来树皮质地很怪，我就站起身过去拍一拍。我触摸它就像人家在爱抚，我感到一阵欣喜。我记得……总之这天早晨我要重生了吗？

我已经忘了我是孤独一人，什么也不等待，忘记了时间。直到那天以前，我觉得由于思考太多而很少感受，以致最后认识到这点很惊奇：我的感觉变得跟一种思想一样强。

我说：我感觉到了——因为从幼年往事的深处亮起了千百团火光，这是千百个迷失的感觉。我重新意识到感官的存在，又让我产生一种不安的再认识。是的，我的感官从此苏醒了，又找回了整个一段历史，又组成了一个过去。它们活着！它们活着！从来没有停止过活着，贯穿我的学习岁月，保持着一种潜伏迂回的生命力。

那天我没有遇见谁，很自在；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部袖珍本荷马诗集，离开马赛以后还没有翻过；我读了《奥德赛》的三行诗，记熟，然后对音律有了足够的了解，悠闲自得，合上书，身子一直颤抖，没想到人会那么有活力，精神上充满幸福……

第四章

玛塞琳终于看到我的健康正在恢复很高兴，几天来跟我谈起绿洲中美妙的果园。她爱户外空气和走路。我生病时她自由行动，可以走得很远，回来异常兴奋，以前她不多说，不敢引动我的游兴要跟她一起去，害怕看到我听了她说的趣事，自己没能共享而郁郁不乐。但是现在我身体好转，她打算利用这些美景使我完全康复。我原本就爱好步行和观赏风景，也跃跃欲试。第二天起，我们一起出发。

她领我走入一条我在哪儿都没有见过的怪路，夹在两道高高的土墙中间好像有气无力蜿蜒，高墙限制了花园的形状，也使小路任意延伸，一会儿弯成一个曲线，一会儿前面断了路；刚进去就是一个拐弯使你迷失方向；不知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忠诚的河水紧跟小路，沿着其中一道墙；墙头就是用道路的土砌成的，整个绿洲都是这样的泥土，一种发红或浅灰的黏土，浸了水后颜色变深，强烈的阳光一晒就龟裂变硬，但是淋上一阵雨又发软了，那时像一块有弹性的泥地，赤脚踩了会留下脚印。墙头上是棕榈树。我们走近时，斑鸠都飞了起来。玛塞琳瞧着我。

我忘了疲劳和拘束。我走在路上，有点儿出神，不声不响很欢悦，感官和肌肤都感到振奋。这时微风吹起，棕榈树都动了，我们看到棕榈树顶的枝条向下弯，然后空气又变得宁静；我清楚地听到土墙后面响起长笛声——墙上有一道豁口，我们走了过去。

这是个布满光与影的地方，宁静，仿佛超越时光而存在；沉寂

中有东西颤动，水轻轻流过，灌溉着棕榈树，盘绕消失在林木之间；斑鸠轻叫，笛声悠扬，有个孩子在吹奏。他在放牧一群山羊；身子几乎全裸，坐在一棵倒地的棕榈树干上，我们走近时，他不慌张也不逃避，只是停下一时不吹了。

我们发现在这静默的一刹那，另一支笛子在远处对吹。我们又走近一点，然后，玛塞琳说：

“不用再往前走了，这些果园都差不多；只是绿洲边上的更大些……”她把围巾铺在地上：

“你休息吧。”

我们在那里留了多久？我不再知道；时间有什么意义呢？玛塞琳在我身边；我伸直身子躺着，头枕在她的膝盖上。笛声又吹起来了，时断时续，流水声……隔会儿一只羊咩叫。我闭上眼睛，感到玛塞琳凉爽的手放上了我的额头。我感觉强烈的阳光被棕榈叶一筛软软地照着，我什么也不想，思想又怎么样呢？我异乎寻常地感觉到……

隔会儿传来一种新声音，我睁开眼睛，这是微风掠过棕榈树；没有往下吹着我们，只是摇动树梢的叶子。

第二天早晨，我又和玛塞琳走到这个果园。同一天傍晚我又一个人去了。吹笛子的牧羊童也在那里。我走近他，跟他说话，他叫拉西夫，只有十四岁，很英俊。他告诉我每只羊的名字，告诉我水渠叫“赛吉亚”；他还说，不是每天都流水；水要精打细算分配，树木的旱情解除后就不再供应。每棵棕榈树下都挖了个狭长的水池，蓄水灌溉；这是一套巧妙的闸道系统，孩子一边操作，一边给我解释，怎么控制水，引向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天我看到拉西夫的一个哥哥，年纪稍许大一点，没那么好看；他叫拉希米。他踩着树干上枝杈砍去后留下的疤节，当作梯子爬上一棵平顶的棕榈树，然后又灵活地下树，长袍扬起露出发亮的

裸体。树冠早已截去，他从上面取下一只小陶壶；陶壶挂在新的疤节旁边承接树汁，用来酿造阿拉伯人爱喝的甜酒。拉希米请我尝了一口，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淡而涩口的醪汁。

接着几天，我走得更远了，我看到其他的花园、其他的牧羊人和其他的山羊。正像玛塞琳说的，这些花园都是相似的，可是又各有特点。

有时玛塞琳还陪着我；但是更多时候是一走进果园我就跟她分开，要她相信我累了，我要坐下来，她不用等我，因为她需要多走走；这样她就撇下我继续走她的路。我则留在孩子身边。不久认识了一大帮，跟他们谈得很久；我学习他们的游戏，又教会他们其他一些游戏，在骰子戏中把小钱输得精光。有的人陪我走得很远（我每天延长路程），折回时给我指出一条新路；有时我带了大衣和围巾，由他们帮忙拿着，分别以前分给他们几个小硬币；有时他们一边玩一边跟我走到门前；有时他们就走了进来。

后来玛塞琳也带她的人来。她带回来的是学校里的孩子，她鼓励他们学习；放了学以后顺从听话的孩子就上来了；我带回来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孩子，然而游戏把他们聚在一起。我们随时准备了果汁和果脯。不久还有其他孩子不请自来。他们每个人我都记得，历历如在眼前……

将近一月底，天气突然变坏了，刮起了寒风，我的健康立刻受到影响。绿洲与城市之间这一大片空旷地带对我又变得不可逾越的了。我只得又呆在公园里聊以自慰。以后又下起了雨，一种冰冷的雨水，使北方地平线的山顶盖满了白雪。

我在炉子旁度过这些沉闷的日子，心情阴郁，恨恨地跟病魔搏斗，病魔趁着气候恶劣又占了上风。那些天愁云惨雾，我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工作；稍一使劲全身出汗很不舒服；集中注意力叫我疲劳不堪；呼吸不调节就会窒息。

在这些沉闷的日子，惟有孩子才能排遣我的心情。下雨天只有最熟的孩子才进门，他们的衣服浸透了水，围着炉子坐成一圈。时间过去很久没有人说话。我太累了，太难过了，除了瞧着他们不能做其他事，但是看到他们强壮的体魄有益于我的健康。玛塞琳宠爱的孩子都体小瘦弱，太乖顺了；我生她的气，也生他们的气，终于把他们赶了出去。说实话，他们叫我心寒。

有一天早晨，我对自己有一个奇异的发现：妻子的被保护人中惟有莫克蒂尔不叫我见了烦（可能因为他长得美），他跟我两人单独在我的房内；直到那时为止我对他的感情也是一般，但是他乌亮的眼睛叫我生疑。这是一种好奇心，我也说不上什么原因，我于是观察他的行动。我站在炉子旁边，两条胳膊支在炉台上，前面放一部书。我显出专心的样子，背对着孩子，但可以看到他反映在一面镜子里的一举一动。莫克蒂尔不知道自己受人监视，以为我全神贯注在看书。我看到他不声不响走近一张桌子，桌上有玛塞琳放在针线活旁边的一把小剪子，偷偷伸手抓住，迅速放进斗篷里。我的心一时急速跳动，但是即使最聪明的道理也无法在我心中产生丝毫的反抗。不仅如此！我竟然无法向自己证明我心中的感受不是一团高兴。我让莫克蒂尔有充分时间偷完我的东西以后，才转身朝着他，跟他说话，只当没发生过事儿一样。玛塞琳很爱这个孩子。可是当我再见到玛塞琳时没有揭发莫克蒂尔，而是想出莫名其妙的鬼话解释剪子是如何不见的，我相信这决不是怕她难堪。从这一天起，莫克蒂尔成了我的宠儿。

第五章

我们在比斯克拉逗留的日子没有拖延很久。二月份雨季一过，天气一下子热了许多。我们在大雨下生活，好几天很难过，突然一天早晨，我在一片蓝天中醒来。一起身奔向最高的平台。碧空万里无云。发热的阳光下升起了几团雾，绿洲整个儿在冒气。可以听到远处乌德河河水泛滥的咆哮声。空气那么清澈明净，我精神为之一爽。玛塞琳来了，我们要出去，但是那天满地泥泞，走不出门。

几天后我们又走进拉西夫的果园，树枝吸饱了水，显得重了，软了。这块我不知道期待的非洲土地淹没了好久，如今从冬天中苏醒过来，滋润怡爽，充满新鲜汁水。它在发疯般的春天中欢笑，我心中也有了春天的回声，也有了一个春天。阿苏尔和莫克蒂尔起初陪着我，我依然欣赏他们对我淡淡的情意，每天半法郎就可以打发，但是不久我对他们厌倦了，因为我的身体不再那么虚弱，不需要以他们的健康作为榜样，从他们的游戏中汲取快乐的养分，我把精神与感官的激奋转而倾注在玛塞琳身上。从她表现出来的欢乐来看，我发觉她以前是忧伤的。我像个孩子似的要求她原谅我冷落了她，全怪自己生性软弱因而脾气乖张，喜怒无常，我还说直到目前为止我是太累了，无暇顾及爱情；我说的是实情；但是我还是虚弱，因为还要一个多月后才对玛塞琳有了欲念。

天气一日比一日热。我们在比斯克拉已无所留恋，除了那种以后又把我召回的魅力以外。我们离开的决心是突如其来的。行

李在三小时内收拾停当。火车在第二天一早出发……

我记得那个最后的一夜。月亮差不多是圆的。我的窗子大开,月光照得满屋都是。我想玛塞琳睡着了。我躺着,但是没法睡着。我觉得浑身发热,非常惬意,这就是生命……我起身,把手和脸浸在水里,然后推开玻璃门走出去。

夜色已深;没有一点人声,没有一丝风,就是空气也像在沉睡。隐约听到远处几只阿拉伯狗,像豺狼似的长夜吠个不停。我面前是那个小院子,对面的墙上有一块斜影;整齐的棕榈树既没有颜色,也没有生命,好像永远一动不动了……然而让人在睡眠中还是感到一种生命的悸动——这里什么都不像在睡,一切都像是死了。面对这种宁静我恐怖了,突然侵入内心的是我这种自叹命苦的感觉,仿佛在宁静中抗议,表现自己,叹息自己;这种感觉那么狂暴,几乎叫人痛苦,又那么凶猛,我若像野兽那样会嚎叫,也会嚎叫了起来。我拿起我的手,我记得是左手,放到右手里,我要把它举到头上,这样做了。为什么?为了表示自己活着,感到生命无限美好。我碰到我的额头,我的眼皮。我身上一个颤动。这一天会来的——我想——以后会有这一天,我焦渴中却没有足够的力气把水举到唇边……我回进房里,但是还不想躺下;我愿意把这一夜留住,把它的回忆铭记在我的思想中永远不忘;我决不定该做什么,就在桌上拿了一部书——《圣经》,随意打开一页,我俯身借了月光阅读,我读到基督向彼得说的这些话,这些话啊,我今后决不应该忘记的:"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到你愿意去的地方;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①]你要伸出手来……

第二日一早,我们就动身了。

---

① 见《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后半句该是:"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第六章

我不去谈旅程的每个阶段了。有的阶段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回忆;我的健康时好时坏,寒风一吹就不舒服,乌云当头就心里发愁。神经系统时常引起麻烦;但是两肺至少正在痊愈。每次犯病时间较短,病情也较轻;来势依然不弱,但是身体具备了更强的抵抗力。

我们从突尼斯城抵达马耳他,然后又到锡拉库萨;我又回到了语言与历史对我并不陌生的古老土地。自从得病以来,生活中既无监督也无规律,只是像动物或者孩子一心一意活着。现在不再受疾病困扰,生活又变得稳定和有意识。经过这次长时间的垂死挣扎,我相信我这个人又重生了,立刻把我的今天与昨天重新连接:身处异乡客地,满眼都是奇风异俗,我可能忘乎所以。在这里就不行,这里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这件叫我也惊异的事:我这个人变了。

在锡拉库萨和以后的日子,当我愿意重新捡起研究工作,像从前那样一头钻入历史,进行详尽的考证时,我发现对有的事即使没有失去兴趣,至少也改变了兴趣;这就是对现在的看法。过去的历史在我眼里静止不动,就像比斯克拉小院子里的黑夜暗影,恒久不变令人可怕。以前我乐于处在恒久不变中,可以使我的思想变得明确;所有的历史事件在我看来像博物馆的陈列品或者植物标本,永远变成一堆枯朽后竟使我忘了,它们也曾有一天在阳光下滋滋润润活过。现在我若对历史感兴趣,是把它想像成现在发生的事。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使我感动,但是远远不及诗人或者某些行动

家那样引起我的激情。在锡拉库萨我重读了西奥克里特斯[1]，想到他笔下姓名很美的牧羊人，不就是我在比斯克拉喜欢的那些人吗。

每走一步都会想去引经据典，使我的步履艰难，也剥夺了我的乐趣。我不能看到一座希腊剧场、一座神殿，不立刻在想像中重建。在每个古代节庆时，面对留在原址上的废墟，使我伤心这一切都已死亡，而我讨厌死亡。

我渐渐对遗址废墟敬而远之，不去凭吊那些雄伟的古迹，宁可漫游称为大石场的低地花园，那里长的柠檬像橘子那样酸甜；还有锡耶南河的两岸，据埃及莎草纸的记载，锡耶南河水还像痛哭冥后普洛塞耳皮那的日子里那么清。

我渐渐轻视以前使我骄傲的这种学识。原来是我全部生命的那些研究看来跟我只有一种偶然、因袭的关系。我发现自己成了另一个人，快乐的是我在研究之外依然存在。作为专家，我认为自己并不高明。作为人，我对自己又有多少认识呢？我才刚刚出生，不可能预知我生来是谁。这是必须学习的东西。

对于相信要死的人来说，悲惨莫过于长期疗养。自从死神的翅翼碰过以后，原来显得重要的事都不重要了，原来显得不重要的事或者甚至不知道存在的事，倒是重要的了。堆积在我头脑里的一切学识像化妆的粉那样剥落，有些部位露出了皮肉，露出了隐藏着的真正的人。

从那时起，我声称要发现那个人：真正的人，“老人”，福音书弃绝的人；我和我身边的一切——书、老师、家长——都首先企图消灭的人。这个人由于涂满伪装，也就更受歪曲，更难发现，但是也因而更有必要去发现，更有价值。我从那时起轻视这个“第二人”，这是个怎么教怎么学、人云亦云的人。必须打掉这些伪装。

---

① 西奥克里特斯（公元前315—250年），希腊牧歌诗人，生于锡拉库萨。

我把自己比作隐迹纸本;学者在同一张纸上发现近代文字下面还有珍贵的远古文字,这时的喜悦心情我也有了体会。这篇遮在下面的文字写的是什么?为了阅读不是首先要把盖在上面的文字抹去吗?

因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体弱勤奋的人,非常适合老一套严格、约束性的道德观念。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康复;这是一种提高,生命的再现,更充沛、更沸腾的血液循环,它必然触动我的想法,触动一个又一个想法,渗透一切,撼动和浸染我体内最远、最细微、最秘密的神经纤维。因为身强也罢,体弱也罢,人人都要适应的;人根据本身的力量造就自己;但是这些力量得到提高,让人更有作为,还有……这些想法我在当时并不是都有的,我对自己的描述有点虚假。说实在的,我一点不想,一点不反省;一种幸运的宿命引导着我。我担心仓促回顾会打乱我缓慢神秘的转化。应该让隐没的文字有时间重新显现,不要去重新描绘。这样我不要让我的头脑荒废,而要让它休耕,同时津津有味地去享受自己,享受事物,享受一切在我看来神圣的东西。我们离开了锡拉库萨,我奔跑在连接塔奥米那和莫尔的那条陡峭的公路上,大声叫醒我心中的那个人:一个新人!一个新人!

我那时惟一持之以恒的努力,是有系统地唾弃或排斥一切我认为是受之于过去教育和幼年道德的东西。我抱定宗旨看不起我的知识,蔑视自己的学者情趣,我拒绝去游览阿格里琴托,几天以后,在去那不勒斯的路上,我也没有在壮丽的波赛道尼亚神庙附近停留,那里还保存着希腊的遗风,两年后我又在那里朝拜了我也不知哪个神。

我为什么说到惟一的努力?若不把自己培养成十全十美的人,我会对自己感兴趣吗?这种十全十美谁也没见过,在我心目中也模模糊糊,然而我却意气风发,就是要追求这个目标;我一心一意要健美体魄,晒黑皮肤。我们在萨莱诺不远的地方离开海岸到

了拉维洛。这里空气更加清冽，奇峰怪石美不胜收，山谷深不及底，这些景物增添我的力量和欢乐，叫我兴奋不已。

拉维洛位于一座峭壁上，离天还比离海近，朝向波赛道尼亚的遥远平坦的海岸。在诺曼人统治时期，这是一座颇为重要的城镇，如今沦为一个狭长的小村子，我相信我们是惟一的外国人。我们下榻在一座由老修道院改建的旅馆里。它坐落在山的绝顶上，平台和花园都像挂在蓝空中。在布满葡萄藤的墙头后面首先看到的就是海；必须走近墙头才能爬上种有庄稼的斜坡，通过阶梯而不是小道，把拉维洛接通海岸。拉维洛往上又是山。有橄榄树、巨大的角豆树；树荫下长着仙客来；高处是大批栗树，新鲜空气，北方的植物；低处沿海是柠檬树，在山坡上种植的小作物之间排列成行。这是些梯形花园，几乎一模一样；中间一条小径贯通花园的两头。人可以悄无声息走进去，像小偷，在绿荫下梦想；枝叶茂密，遮天蔽日。柠檬芳香袭人，挂在枝上好像一团厚厚的蜡往下滴，在阴影中发白发绿；要解渴的话伸手可及，味道又甜又涩，令人精神一爽。

树荫极其浓密，我走路后还在淌汗，不敢在下面停留。可是阶梯不再使我精疲力竭；我闭着嘴攀登锻炼，我总是加长小憩间的距离，对自己说：我要精神饱满地走到那里，然后到了目的地，自尊心得到满足，就是对我的报酬，我大口大口深呼吸，这样好像觉得更有利于空气钻入肺部。我用从前的勤奋照顾身体，日有进展。我有时还奇怪健康恢复这么快。竟至于相信当初是夸大了病情，怀疑有没有病得那么重，嘲笑吐血这回事，遗憾治疗不再需要那么认真了。

起初我不知道身体的需要，采用了愚蠢的治疗方法。我作了耐心研究，在谨慎与治疗方面屡屡想出高招，以致乐此不疲像玩游戏似的。我最感痛苦的是气候一有变化便产生一种病态的敏感。现在肺已经痊愈，我认为这种感觉过敏起因于神经衰弱——疾病的后遗症。我决心克服它。有些农民在田里干活解开上衣，袒露

胸膛，我看到这些晒成黑黝黝、仿佛被阳光穿透的皮肤，真觉得美，促使自己也晒成黑黝黝的。一天早晨，我脱下衣服，瞧着自己的裸体；双臂太瘦，两个肩膀再用力也无法往后挺直，尤其是一身白肉，或不如说没有血色的肉，我一见就羞愧难当，流下眼泪。我急忙穿上衣服，不是按照习惯朝阿马尔菲往下走，而是朝长着浅草和青苔的山石走，那里远离人家，远离公路，不会有人看到的。走到那边我慢慢脱衣。风很大，但是阳光也热。我把全身献给太阳的火焰。我坐下，躺倒翻身。我感觉身子下的硬土；野草抖动，拂过我的身子。虽然在背风处，气流经过我还是颤抖和心跳。不久全身感到一阵热，舒适酣畅；我的精气都流向了皮肤。

我们在拉维洛待了两星期。每天早晨我回到那些山头，进行我的治疗。我穿的衣服过多，不久碍手碍脚，成了累赘；我的皮肤也健康起来，再也不会不停地渗汗，会用自身的热量进行保护。

最后几天已是四月中旬，有一天早晨我进行更大胆的尝试。我说的那些山头有一条山沟，流出一股清泉，喷泻在这里形成了瀑布，水量虽说不大，但是瀑布下面冲击出一个颇深的水潭，潭内积水很清。我有三次走过去，俯身潭边，躺在坡上，心中充满渴望和各种欲念；我长时间观赏光滑的岩底。没有一点污物，没有一株草，阳光照入水中闪忽颤动，绚丽多彩。在第四天，我事前下了决心，来到这个无比清澈的水潭前，不假思索一头跳了进去，全身浸没。很快身子发僵，离开水，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那里长着几棵薄荷，香气袭人；我采了几片叶子，搓成一团，在湿的但是发热的身子上擦。我对自己高高兴兴看了很久，再不羞愧。我认为自己还不结实，但以后会的，目前身材匀称，富有感觉，几乎可以说美。

第七章

因而，我的一切行动、一切工作只限于体格锻炼，这当然也包含了我的道德变化，但是在我看来不是别的，仅是一种训练，一种方法，本身就不再叫我满足了。

可是还有一个举动，在你们眼中可能很可笑，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它尽管幼稚却表达了我萦绕心头的需要，在外表上也反映出我内心深处的变化：我在阿玛尔菲时把胡须剃了。

在那天以前，我蓄胡须，头发很短。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也可以理另一种发型。

可是突然，我第一次一丝不挂躺在岩石上的那天，这把胡子把我难住了；好像这是我无法脱掉的最后一件衣服，我觉得它像假的；胡子修剪整齐，不是尖形的，而是方形的，在我看来既不悦目又可笑。回到旅馆房间，我照镜子，看了嫌眼；我直到那时一贯就是这个宪章派人士的样子。午饭吃完，我主意拿定，就到阿玛尔菲。这个城镇很小，市场上有一个简陋的小铺子，我也将就了。那天是集市，铺子里挤满了人，我只得无年无月地等着，但是不论是脏兮兮的剃刀，发黄的剃须刷，气味，理发师的谈吐，都未能使我退却。我感到胡须在剪子下脱落，就像揭开了我的假面具。没事！可是后来当我看到自己，充满心中而又努力克制的感情不是高兴而是害怕。我不讨论这种感情，我看到了这种感情。我看到自己五官端正……不，我害怕的是：人家好像一眼看穿了我的思想，而我的思想在我看来突然又很可怕。

此外我还留起了长发。

以上是我这个还无所事事的新人要做的一切。我想他还会采取一些叫我吃惊的举动;但是留待以后吧,留待以后——我对自己说——当那个新人得到更多熏陶的时候。我被迫在生活中等待时,保留了一种像笛卡儿说的暂时行动方式。玛塞琳可能会弄不明白。是的,我的目光变了,尤其剪去胡子那天眉宇之间有一种新表情,这都会使她感到不安,但是她太爱我了,不会看透我的;还有我也尽量叫她安心。重要的是她不要扰乱我的自我再认识。为了避开她的耳目,我不得不进行掩饰。

这样,玛塞琳爱的那个人,嫁的那个人,不是我这个"新人"。我对自己再三说这个话,为了怂恿自己掩盖这件事。因而我让她看到的只是一个形象,为了跟过去保持忠诚一致,这个形象一天比一天虚假。

我跟玛塞琳虽然由于不断亲密而日益相互吸引,当时两人的关系还是原样不变。甚至我躲躲闪闪(即是说我不需要自己的思想受到她的评判)也增加了亲近。我要说的是这种游戏让我不断地关注她。可能这种迫不得已的谎言起初使我很不好受,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众人心目中的那些坏事(仅举谎言一事为例),只是因为从来没做过才觉得不好做;其实每桩坏事做起来很快就挺容易的,轻松有趣,再犯也不在乎,不久也就自然了。因而,好比在每件事上,最初的嫌恶之情克服以后,我对躲躲闪闪也乐此不疲,仿佛在挖掘身上的潜能。我每天都有进步,生活更丰富更充沛,朝向一个更美满的幸福。

第八章

从拉维洛到索伦托，一路上山水如画，那天早晨我不想世界上还可看到更美的景色了。山石峥嵘温煦，空气浓厚明净，草青花香，使我满心赞美生的魅力，高兴得竟至于全身飘飘然；回忆或遗憾、期望或欲念、未来与过去全都一起消失了，我认识的生命只是这一瞬间带来而又带走的东西。肉体的欢乐啊！我喊了起来；肌肉的坚实节奏！健康！

一大早我在玛塞琳以前就出发了，她慢腾腾的高兴会抑制我的兴奋，就像她的步子也拖累我走不快。她乘车到波西塔诺来找我，我们约好在那里进午餐。

我走近波西塔诺时，一阵车轮声伴随着一个奇怪的歌声，叫我突然转过身去。起初我什么也没看到，因为正走在峭壁边缘的路角上；然后一辆车子歪歪斜斜蹿了出来；这是玛塞琳的车子。车夫直立在他的位子上，扯着嗓子大唱，挥舞手臂，狠狠鞭打那匹惊慌的马。这么个粗汉！他冲过我面前，我刚好躲让，我叫他也不停下！我往前奔，但是车子跑得太快。看到玛塞琳突然跳车或是留在车里，我都害怕；马一惊跳会把她抛到海里去的……突然马趴下了。玛塞琳下车，要逃；但是我已到了她的身边。车夫一见我就对着我破口大骂。我对这个家伙气透了，他脏话一出口我就扑了上去，粗暴地把他推下座位。我跟他一起滚倒在地，但是没有失去优势；他摔下来好像已经晕头转向。当我看到他要咬我，对他劈脸一拳打过去，他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可是我还是不饶过他，用膝盖抵

住他的胸口，试图捉住他的双臂。我瞧着他那张嘴脸，吃了我一拳后更丑了；他吐唾沫，流口水，出血，咒骂，啊！这么个坏蛋！说真的掐死他也在情理之中——我或许该这样做……至少我觉得能这样做，但是我相信只是想到警察才让我住了手。

我也费了一番手脚，终于把这个怒气冲冲的家伙牢牢捆上绑。我把他像个包裹似的扔到车里。

啊，接着，我们四目对视，相互拥抱，难以形容啊。危险不是很大；但是我义不容辞地显示了力量，这一切是为了保护她。我也立即觉得我能够为她献出生命……满心喜欢地把整个生命奉献给她……马已经站了起来。把这个醉汉留在车后面，我们两人都坐在驾车座位，技术虽不娴熟，好歹也到了波西塔诺，然后又是索伦托。

这天夜里，我占有了玛塞琳。

你们懂了吗？或许我应该跟你们再说一遍，我对爱情这类事像是个门外汉。可能正因为新奇我们的新婚之夜才如此缠绵……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回想起来，这第一夜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对爱情的等待和爱情带来的惊奇更增添了乐趣，要说明刻骨铭心的爱情，只要一夜就够，我心中牢牢记住的也仅是那一夜。此时此刻的欢笑，欢笑中两颗灵魂交融……但是我相信爱情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极点，以后灵魂怎么做也无法超越它，灵魂为了使幸福重现的这种努力只会磨损幸福；回忆幸福比什么都妨碍幸福，可惜我始终回忆那一夜……

我们的旅馆位于城郊，四周环绕花园和果园；我们的房间前面有一个很宽的阳台，伸手可以碰到树枝。晨光从敞开的窗户自由地照人。我轻轻起床，温柔地向玛塞琳俯下身。她睡着；我觉得她睡梦中也在笑，由于我强壮，我感到她更娇弱了，她的风韵是一种脆弱。千思万虑袭上我的心头乱成一团。我想她说我是她的一切这不是假话；然后立刻又想："那么我能做些什么使她快乐呢？我

差不多整天和天天丢下她不管，她一切都期待于我，而我却把她冷落！啊！可怜、可怜的玛塞琳……”我的眼泪含在眼里；我借口过去身体虚弱来为自己辩解也无济于事；我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时时照顾自己和自私自利呢？我现在不是比她更强壮了吗……

她脸上已看不到笑容；曙光把一切照亮，让我突然看到她的面孔凄苦苍白——可能黎明来临引起我的忧虑：“会不会有一天轮到我照料你？为你发愁，玛塞琳？”我在内心深处喊叫。我身子一颤。我满怀爱、怜悯和柔情在她紧闭的两眼之间轻轻地吻了又吻，温柔、深情、虔诚。

第九章

在索伦托度过的那几天，欢愉而又非常平静。我可曾享受过这样的安宁、这样的幸福吗？以后又享受过类似的……我自始至终在玛塞琳身边，照顾她多于照顾自己，发现跟她聊天就像前一阵子保持沉默一样快乐。

这种闲游的生活，我过得心满意足，她只是把它当作暂时状态才喜欢；我感觉到这一点时最初表示惊讶，但是过后不久也看出这种生活无聊了；我承认这种生活仅能一时为之，我恢复健康后无所事事，第一次在无所事事中产生工作的欲望，我认真地谈到回家；从玛塞琳表现的喜悦来看，我明白她早已在想这件事了。

可是我开始重新考虑的几项历史研究课题，对我已没有原来的情趣。我跟你们说过，自从得病以后，我觉得抽象与中性的历史知识都是空的，我在以前还能够从事语文学研究，比如致力于弄清在拉丁语变形中哥特人的影响有多大，忽视和无视西奥多里克、卡西奥多勒斯、阿马拉松特[①] 这些人物和他们令人敬佩的激情，转而只对一些符号和他们的生平感到兴奋。现在同样这些符号，整个语文学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工具，用以更深了解这些野蛮国家显现的伟大与高贵。我决心进一步研究这个时代，暂时集中在哥特

① 西奥多里克大帝(455—526)，东哥特国王。卡西奥多勒斯(480—575)，拉丁作家，西奥多里克王朝的大臣。阿马拉松特(？—535)，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女儿，阿撒拉里克的母亲。

帝国的最后年代；我们下次去拉文纳，那里是哥特帝国灭亡的舞台，也可作为研究内容。

但是，我要承认，最吸引我的是少年国王阿撒拉里克[1] 这个人物。我在想像这个十五岁孩子，受到哥特人的唆使，奋起反抗母亲阿马拉松特，对拉丁教育暴跳如雷，拒不接受文化，就像烈马要挣脱绑在背上的马具，宁可跟未开化的哥特人厮混，也不与年迈过于明智的卡西奥多勒斯来往，好几年随着一群同龄的无教养的宠臣过一种粗野、花天酒地、纵情声色的生活，任意伤戕，纵欲过度，才十八岁便去世了。在投入更野蛮、更原始生活的这种悲情中，我看到了玛塞琳跟我打趣说的"我的危机"一类的东西，因为我不再把我的肉体拉扯进去，就可以同意在我的精神上贯彻。在阿撒拉里克的惨死中，我力求自己要把它作为一个教训来看。

我们在拉文纳待了两周，在此以前，我们匆匆游览了罗马和佛罗伦萨。后来没有再上威尼斯和维罗纳去，就提前结束旅行，一路直抵巴黎。我发现跟玛塞琳谈到未来有一种全新的乐趣；至于如何过夏天还没有打定主意；我们两人对旅行都已厌倦了，不要再出门了；我希望在最安静的环境中进行研究；我们想到了位于利兹安和主教桥之间诺曼底林区一块地产——这原是母亲拥用的产业，童年时我跟母亲在那里度过几个夏天，但是自从她去世后就不曾去过。父亲把产业的维修和管理都托给一个看守人，他现在也上了年纪，他扣了自己这份工资后，按期给我们寄来地租收人。这是一幢非常舒适的大房子，还有一座有流水穿过的花园，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屋名叫茂里尼尔；我觉得住到那里挺不错。

冬天我说过要去罗马——这次是去工作，不是去旅行……但是后一项计划很快要颠倒一下；那不勒斯有一大堆信件等了我们很久，其中一封信赫然告诉我，法兰西学院有一个教职空缺，好几

---

① 阿撒拉里克(516—534)，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外孙。

次提到我的名字;这只是一个代理职务,但是正因为如此,今后让我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告诉我消息的朋友向我指出,我若愿意接受,只需办几个非常简单的手续,他敦促我接受。我犹豫,首先把这件事看作是一种束缚;然后想到在课堂上展示我对卡西奥多勒斯的研究工作可能很有趣……最后这样做会叫玛塞琳高兴,使我下定了决心。主意一旦拿定我只看到这件事的好处。

父亲在罗马和佛罗伦萨的学术界有许多交往,我自己跟他们也通过信。他们给我在拉文纳和其他地方进行研究提供一切方便,我心中只有工作不思其他,玛塞琳也百般小心,照顾周全,努力促成我的工作。

在旅行后期,我们的幸福平淡无奇,使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人类最美的作品毕竟都是痛苦的产物。幸福有什么可说的呢?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幸福的形成与幸福的毁灭才是值得一提的。我现在跟你们说的一切,都是幸福的形成。

第二部分

第一章

七月初我们到了茂里尼尔，沿途只在巴黎短暂停留，时间只够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和走访少数几个地方。

我跟你们说过，茂里尼尔坐落在利兹安和主教桥之间，据我知道那是树林最多、雨水最充沛的地区。层峦叠嶂，谷狭涧深，延伸到离奥吉大河谷不远的地方，河谷在此骤然成了一片平原直通大海。看不到地平线，满目是充满神秘的矮树林；有几块农田，但是主要是草地，稍微倾斜的牧场，草长得很密，一年要刈两次，还有不少苹果树，当太阳落下时，树影连成一片，有无人看管的羊群在这里吃草；每块洼地上都有水，不是池塘就是水潭或河流，水流声不绝于耳。

啊！这幢房子我是太熟悉了！蓝瓦盖的屋顶，砖和石头砌的墙壁，濠沟，水面上平静如镜……这是一幢老房子，住上十二个客人也绰绰有余；玛塞琳，三个仆人，有时我也动手帮忙，使一部分房屋恢复生气。我们的老看家叫博卡奇，已经尽其所能叫人整理出了几个房间。这些沉睡了二十年的老家具如今又醒来了；一切还是像我记忆中一样，板壁不算太破损，房间也还可以住人。为了好好欢迎我们，博卡奇找出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花瓶，个个里面都插满鲜花。他叫人把大院子里和花园附近小径上的草都拔掉，地都耙平。当我们到达时，最后一缕阳光正照着屋子，一片凝集不散的雾气从屋前山谷里升起，河流在雾气中时隐时现。还没有到达，我一下子辨出了草的香气；当我重新听到燕子绕着房子飞时的尖叫声，

一切往事都袭上心头，仿佛它等候着我，认出了我，在我走近时要把我团团围住。

几天后，屋子变得有点舒服了。我原本可以开始工作的，迟迟不动笔，是还沉浸在大小往事的回忆中，然后一种实在新奇的情绪使我无心做其他事：我们到后一星期，玛塞琳向我透露她怀孕了。我觉得从那时起我欠了她新的情分，她也有权利得到更多的温情。至少在她吐露真情后的最初日子，白天的时间我几乎都留在她身边。我们走到树林附近，坐在我以前跟母亲常坐的那条长凳上，在那里每一时刻过得愈有情味，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愈容易消逝。在我一生的这个时期里，没有哪一件事在记忆中特别清晰，这不是我的怀念不够强烈……而是一切事件都交织融合，形成一段完整的幸福岁月，白天与黑夜相连，不分什么时辰，日子与日子衔接，也没有什么意外。

我慢慢恢复工作，思想平静，精神饱满，对自己的力量很有把握，面对未来不急不躁，充满信心，愿望也像温和了，这块节制的土地使人不生妄念。

我想，这块土地上的一切都会结出果实，长出有用的庄稼，树立的榜样不可能不对我产生最好的影响。我欣赏这些健壮的公牛，这些怀胎的母牛，在水草丰满的牧场展现了多么宁静的前景。这些苹果树在向阳的山坡上排列成行，预告了夏天的丰收；我梦想这些树枝不久会沉甸甸地挂满了果实。从这里有条不紊的丰盛，怡然欢悦的劳累，长势喜人的庄稼，建立起一种和谐，这不是靠侥幸而是靠经营得来的，一种节奏，一种既是人性的也是自然的美，在这里不再知道应该赞美的是什么，因为大自然处处迸发的旺盛生机和人调节大自然的智巧力量，相互融合成一种完美的协作。我想若不存在需要制服的强有力的野性，这种智巧力量会成为什么呢？若没有限制它、含笑引导它走向灿烂的智巧力量，这种任意迸发的旺盛生机又会是什么呢？我由着自己去梦想这样的星球，

在那里一切力量得到最佳的调节，一切消耗得到最佳的补偿，一切交换得到最佳的平衡，这样任何细小的缺陷都会暴露的；然后我把梦想用于生活，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伦理，这又成为一种科学，就是这样约束性的智慧使自我得到完美的体现。

那么我昨日的骚乱又消失在哪里了？隐藏在哪里了？只要我内心平静，这些骚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爱情的洪流把它们都淹没了……

可是老博卡奇围着我们献殷勤；他指挥，督促，出主意。我们觉得他有点过分要显示少了他不行。为了不让他扫兴，就要检查他的账目，听他从头至尾说不完的解释，甚至这样他还不完事，我还必须陪他巡视土地。他那神气的长者口吻，滔滔不绝的说话，自命不凡的态度，对自己诚实的标榜，不一会儿惹我恼了火。他变得纠缠不清；为了重新得到安逸，我用尽了一切办法——这时一桩意料不到的事在我与他的关系中增添了一种不同的内涵：有一天晚上，博卡奇报告我说第二天他的儿子夏尔要来。

我说一声“啊！”，几乎无动于衷，直到那时为止，我对博卡奇可能有些什么儿子从没想过；随后看到我无动于衷的态度使他一怔，他原以为我会表示兴趣或惊异的。

“他原先在什么地方啦？”

“在阿朗松附近的一家模范农庄。”博卡奇回答。

“他现在该有……”我继续问，心里在估计我直到那时不知道存在的这个儿子的年龄，有意说得慢慢的，让他有时间打断我……

“十八岁了，”博卡奇说，“老夫人过世时他才四岁多。哈！现在是个大小伙子啦；过不久他懂的事会比他父亲还多……”博卡奇一说来劲了，什么事都截不住他的话头，即使我明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第二天我已把这件事忘了，夏尔傍晚一到就来向玛塞琳和我请安。他年少英俊，精神焕发，身材柔软匀称，他为了见我们特意

穿了一套做客衣服，难看得很，却也没有让人觉得他可笑；他略现腼腆，反使他天生红扑扑的脸更加滋润。一双明亮的眼睛依然充满稚气，使他看起来只有十五岁；他言辞清楚，毫不做作，还跟他的父亲截然不同的是他不说废话。我已记不得我们第一天谈了些什么，我只顾盯着他看，也就找不到话来说，让玛塞琳跟他寒暄。但是第二天，我第一次没有等待博卡奇过来找我就上农庄去了，我知道那里的工作已经开始。

那里正在修理一个水潭。这个水潭像池塘那么大，不断渗水。渗水口已经找到，要用水泥堵住。必须首先把水潭抽干，这项工作十五年来没有做过。水里有许多鲤鱼和冬穴鱼，有几条非常肥大，游在水底不上来。我很想把其中一部分养在水沟里，另一部分送给工作的人，这样劳动中也增添了捕鱼的乐趣，这话一宣布，农庄里异常活跃；邻村也来了一些孩子混杂在帮工中间，玛塞琳过会儿也来找我们。

当我到达时，水已经下降很多时候了。偶尔水面上掀动一阵波纹，鱼惶惶不安，露出棕色背脊。有的孩子踩着岸边的水洼地，抓住一条发亮的小鱼，扔到清水桶里。鱼惊慌失措，搅动得池水里全是泥沙，一刻比一刻浑浊。鱼多得出人意料。四个农庄长工任意把手伸进水里就可抓到几条。玛塞琳迟迟不来，我感到惋惜，决定自己跑去找她，这时有人大叫发现鳗鱼了。鳗鱼就是不容易抓，顺着指缝溜走了。夏尔直到那时一直呆在岸上父亲身边，按捺不住了；他突然脱下鞋袜，把上衣和背心放在地上，然后高高挽起裤管和衬衣袖子，毅然下了池塘。我也立刻学他的样。

“喂！夏尔！”我喊，“您昨天正是来对了，不是吗？”

他没有回答，但是满面含笑瞧着我，已经忙着捕起鱼来了。我立刻叫他帮我截住一条大鳗鱼；我们四只手合起来才把它抓住……这以后又是一条。塘泥溅到面孔上，有时身子突然往下陷，水一直浸到大腿，不久就全身湿透了。我们玩得很起劲，只是相互

喊上几声，说上几句话；但是到了日落时，我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夏尔用“你”这个昵称。共同行动要比长时间谈话更能促进彼此的了解。玛塞琳还没有来，她也不会来了，但是她不来我不再感到遗憾，我觉得她在反而会叫我们扫兴。

第二天我到农庄去找夏尔。我们两人一齐向树林走去。

我对农庄的土地了解不多，也很少担心自己对这类事不了解，看到夏尔对土地以及佃租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不由很惊奇；他告诉我——都是我很少去想的东西——我有六家佃户，我可以收一万六千到一万八千法郎佃租，我勉强只能收到一半，这是因为其余半数差不多都花在各项修理和中间人报酬方面去了。他观看农作物时几次微笑，使我立刻怀疑我的土地经营得不像起初我想的，也不像博卡奇对我说的那么出色。我催着夏尔谈这个问题。这类实际事务由博卡奇跟我谈我觉得烦，而这个青年知道怎样叫我听得有趣。我们一天天到各处巡视；地产很多，把角角落落都搜索一遍后，开始更有步骤地工作。夏尔看到有几块土地没有很好耕种，有些地方长上了染料树、刺茎植物和野草，在我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脾气；他还会说服我跟他一样痛恨休耕的做法。

“但是，”我一开始对他说，“田间管理不善受损失的是谁？还不是佃户自己么？他的租地收益会有上下，佃租又不会跟着变。”

夏尔有点儿气恼，他毫不客气地说：“这事儿您一窍不通。”我也立刻笑了。“您只看到收入，您就是不看到资本贬值。您的土地因为种植不良，在慢慢失去价值。”

“如果种植得好些，收益也会好些，我相信佃农会努力去做的；我知道他们对利益斤斤计较，不会不去尽量多收的。”

“您这种说法，”夏尔说，“就是没有把人工的增加计算在内。这些土地有的离农庄很远。就是种上东西也收获不了多少，但是至少土壤不会退化……”

这样谈个不停。有时候要谈上一个小时，我们一边在田里来

回走，一边好像在对同样的事重新作出评估，但是我在听，逐渐地，我学到了东西。

“不管怎样，这是你父亲的事。”有一天我不耐烦地对他说。夏尔脸一红：

“我父亲上了年纪，”他说，“订租约、修房子、收佃租，管这些已经够他忙的了。他在这里的任务不是进行改革。”

“那你建议什么样的改革呢？”我说。但是这时他回避了，声称自己不是内行；我再三坚持，才逼他把想法说了出来。

“把佃户荒芜的土地全部收回来，”他终于提出了意见，“佃户让一部分租用的土地休耕，这说明他们付了租金还绰绰有余；他们要是留着不退，那就提高租金——这地方的人都很懒。”他又加了一句。

我有六个农庄，我最愿意去的那个坐落在俯视茂里尼尔的山丘上，叫做瓦尔特里。管农庄的佃农不讨厌，我乐意跟他交谈。离茂里尼尔更近的还有一个农庄叫城堡农庄，用所谓“对半分成制”出租一半，由于业主不在当地，就使一部分牲口归博卡奇所有。这时我心里生疑，开始怀疑诚实的博卡奇本人，要说他没有欺骗我，至少他让许多人欺骗我。是的，他给我留下了一个马厩和一个牛栏，但是我不久发现马厩和牛栏都是虚设的，只是为了让佃户用我的燕麦草料去喂养他自己的奶牛和马匹。那时以前，我听了博卡奇的话很受用，他过一段时间给我编些似是而非的消息；什么死亡啦，畸胎和发病啦，我一切深信不疑。我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只要佃户有一头奶牛生病，这头奶牛就必然是我的，只要我的一头奶牛长得非常健壮，这头奶牛就成了佃户的。夏尔不经意中发表的意见和个人看法开始让我如梦初醒；然后很快我恍然大悟了。

玛塞琳经我一提醒以后详细清查每一笔账，但是找不出一个错误：账面上博卡奇诚实可靠。怎么办？让他干。但是我一肚子

火，至少现在我要尽量不露声色看住这些牲口。

我有四匹马和十头牛：这已经够我折腾的了。这四匹马中，有一匹还被大家叫做“马驹”，尽管它已经三岁多了。这时就要对它进行训练。我开始表现出了兴趣。突然一天有人向我报告说这匹马野性十足，没有人制服得了，最好是把它卖掉。仿佛我会提出疑问似的，他们竟让马儿撞断了一辆小车的前轮子，弄得腿弯也出了血。

这天我好不容易保持了冷静，所以没有发作是不想叫博卡奇难堪。总的说来，他这人软弱多于恶意，我想有错的是那些仆人；但是他们自以为无人可以管得住。

我走到院子里去看那匹马驹。一个仆人正在抽打它，一听到我脚步声走近，又装作抚摸它。我装得什么也没看见。我对马匹还不很内行，但是觉得这匹马很美；是一匹浅枣红色的半纯种马，身材非常俊逸；眼珠灵活有神，鬃毛和尾巴类似金黄色。我看到马没有受伤安了心，要人包扎它的伤口，一句话不多说就走开了。

晚间，我一看见夏尔，试图弄明白他对马驹是怎样想的。

“我相信这匹马很温顺，”他对我说，“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办；他们会弄得它很暴烈。”

“换了你怎么办？”

“先生愿不愿意把它交给我管上一个星期？我负责办好。”

“你怎么训练它？”

“您看着吧……”

第二天，夏尔把马驹牵到草场的一个角落，处在一棵茂密的胡桃树的绿荫下，旁边有一条河绕过。我由玛塞琳陪着到了那里。这是我难以忘却的一个回忆。夏尔用几米长的一根绳子，把马驹拴在牢牢插在地上的一个桩子上。马驹极度紧张，好像猛烈挣扎过了好一阵子；现在它变乖了，不再闹了，比较平静地绕着圈子走；它小跑步，步子一蹦一蹦富有弹性，像舞蹈一样叫人看了入迷。夏

尔站在圈子中央，一圈下来突然一跳躲过绳子，时而用语言刺激它或者安抚它。他手拿一根长鞭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使用。他的神态和姿势，他的朝气和欢乐，都表示出驯马像是一桩热烈欢乐的工作。突然——我不知道怎么做的——他跨上马背；马步子先已慢了下来，然后停住；他抚摸过它一会儿，然后一下子我看见他坐在马背上，充满自信，抓住一点马鬃，笑着，俯着身，继续抚摸。马驹稍稍尥了个蹶子，现在它又速度均匀地小跑起来，那么轻盈优美，竟使我羡慕夏尔，对他也这样说。

“再训练几天，放上马鞍它也不会反抗了；两星期以后，夫人也敢往上骑了，它驯顺得像头小羊。”

他说得对。几天后，那匹马由人抚摸、梳毛、牵走，都不再存戒心；玛塞琳要是身体许可，是会骑上去的。

“先生您应该来试试。”夏尔对我说。

我从来没有单独骑过马，但是夏尔说他可以在农庄另备一匹马来骑，有他陪伴我高兴极了。

我多么感激母亲在我年幼时带我到马场来！多年前学的基本课程对我还是有用的。我坐在马鞍上并不感到太惊骇，过了一会儿恐惧心理消失，人也自在起来了。夏尔骑的那匹马较肥壮，不是纯种，但是并不难看，尤其夏尔骑术很高。我们习惯每天出外遛遛；更喜欢清晨出发，踩着沾有露珠的草地。我们骑到树林边上，沿途碰动湿漉漉的榛树枝，水滴在身上都湿透了。突然眼前一片地平线，那是宽阔的奥杰山谷，远眺可以看到海。我们呆了一会儿，没有下去；夜雾在晨曦照耀下映出颜色，扩散，四处消失，然后我们回头一路奔驰；我们在农庄停留，那里工作才开始；赶在工人前面，又指示他们工作，我们感到又快活又自豪；然后我们突然离开他们；我回到茂里尼尔，这时正好玛塞琳要起身。

我回来时，清新空气让我陶醉，骑快马更使我晕眩，沉溺于慵懒的四肢有点酸硬，但是精神饱满，容光焕发，食欲大振。我兴头

十足得到了玛塞琳的同意和鼓励。我回来还没有脱掉护腿套，就往玛塞琳的床边走去，她赖在床上等，而我身上还沾着湿草的气味，她对我说她喜欢闻这个气味。她听我叙说马背上的奔驰，晓雾初开的田野，场上的农活……她看起来感到我在生活就像她自己在生活那样快乐——不久我滥用了她的这种快乐；我们骑马外出的时间愈来愈长，有时我将近中午才回家。

可是我尽力留出黄昏和晚上时间备课。我的工作进展顺利；我很满意，考虑以后花点精力把讲义汇编成书不是不可能的。出于一种自然反应，我的生活有了条理和规律的同时，我也要求四周的事物有条理和规律，因而我愈来愈喜欢哥特人的纯朴伦理学；在教学中，我自始至终宣扬无文化，列举值得称颂的理由，这种大胆鲁莽的做法日后也遭到不少指责；同时我对自己身上和周围使人想起的无文化教育的一切，却又不厌其烦地想办法去消除，消除不了就去克制。这种明智或者说这种疯狂，我实现到什么程度才会完呢？

我有两名佃户，租期到圣诞节结束后希望续约，就走来找我。根据惯常的做法，签一份所谓"续约协议"就可以了。我有了夏尔的保证，受到他平时对我谈话的鼓动，等待他们时已打定主意。而他们则又认为佃户不是轻易可以替换的，首先要求降低佃租。当我向他们宣读我本人撰写的"续约协议"，协议内不但提出租金不能减少，还要收回我看到他们闲置起来的几块土地，他们惊呆了。他们听了这话首先假意笑笑：我在说笑话吧。我拿了这几块土地有什么用？它们一文不值；他们没有派用场，这是因为派不上用场……然后看到我一本正经，他们就坚持自己看法，我也坚持自己看法；他们以为用退租相威胁会吓倒我。而我听了这话正中下怀。

"嗨！你们要退就退吧！我不留你们。"我对他们说。我拿起续约协议，当着他们的面撕得粉碎。

这样我手上多了一百多公顷的土地。一段时间以来我已在计

划把管理大权交给博卡奇，心想这也是间接交给夏尔；我竟认为自己也可管上一管；然而我没有多加考虑，工作的风险使我跃跃欲试。佃户要到圣诞节才搬走；我们还有时间从长计议。我关照夏尔；他立刻喜形于色，却引起我的不快；他不会掩饰，这又使我感到他实在太有朝气了。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一年中正是这个时节，头茬收完，空出的田地就等待着第一次耕作。根据惯例，不续约的佃户和新订约的佃户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庄稼一收，不续约的佃户要把土地一片一片让出来。我担心那两名辞退的佃户怀恨在心，进行报复，没料到他们很高兴对我装得殷勤周到（以后我才知道他们从中有利可图）。我趁那时早晚都跑到他们即将归还给我的地里去。天气已经入秋，必须雇用更多人手加快耕种；我们已经买来了钉齿耙、压土滚柱、铁犁；我骑马巡看四处，监督和指导工作，亲自指挥，一呼百应，感到莫大兴趣。

可是在邻近果园里佃户正在摘苹果。苹果落下滚在厚厚的草地上，这是前所未见的大年；人手都不够用了，从邻村来了帮工，雇用他们工作一周；偶尔，夏尔和我帮助他们工作取乐。有人用长竿子打下树枝上的晚熟果子，有人又在一旁搜集自行掉落的过熟果子，经常在深草堆里踩伤了，跌扁了。人走在上面总要踩到几个。草地升起的气味又酸又甜，跟翻土的气味混杂一起。

秋深了。最后几个晴天早晨清新明澈。有时潮湿的空气使远处的景物呈现蓝色，显得更加远了，使散步也就成了远游；乡土好像扩大了似的；有时，相反地，异常透明的空气把地平线拉了过来，好像展翅一飞就能到达那里，我说不清哪种情况使人更加疲乏。我的工作将近结束；我这样一说至少可以更加大胆脱出身来。我不去农庄的时候，就陪伴玛塞琳。我们一起上花园去，走得慢慢的，她懒洋洋压在我的手臂上。我们走去坐在一张凳子上，从这里俯视沉浸在晚霞中的山谷。她怀着特有的温柔靠在我的肩上；我们这样待到夜色来临，没有动作，没有语言，感到白昼融化在我们

怀里……我们的爱情已经知道包含在多少沉默中！玛塞琳的爱已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我对这样的爱有时几乎感到忧虑。就像微风有时吹皱平静的水面，她有一点点激动也会反映在额头上，她倾听体内一个新生命的神秘躁动；我俯身望着她犹如望着一个清纯的深水潭，不管看得多么深，看到的只是爱，啊！如果这是幸福，我知道我从那时起就愿意留住它，就像用合拢的双手徒然去留住流淌的水。但是我已经感觉在幸福旁边存在着不是幸福的东西，使我的爱情绚丽，就像染上了秋霞。

秋深了。清晨的草一天比一天湿，在树林边缘的背面已不再会干了；天蒙蒙亮时草是白的。鸭子在水塘里展翅扑腾；它们野性十足地乱颠，有时身子飞了起来，嘎声大叫，绕着茂里尼尔哗啦啦飞上一圈。有一天早晨我们一个也没有看到。博卡奇把它们关了起来。夏尔对我说秋天野鸟迁徙季节要把它们关着。不久以后气候变了。一天晚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一种海的喘息，强烈，连续不断，带来了寒流和雨，吹走了候鸟。玛塞琳有身孕，筹划迁入新居，细心准备头几堂课，我们因此早该回城里了。恶劣气候提前来到，更把我们赶了回去。

本来，农庄的工作需要我们十一月份再回去的。但是听了博卡奇的冬季安排我感到气恼；他对我宣布他要把夏尔送回模范农庄，据他说夏尔在那里还有不少东西要学；我谈了很久，我想到的论据都用上了，还是不能叫他让步；他最多同意缩短一点他的学习期，让夏尔早日回来。博卡奇也没向我隐瞒，同时经营两个农庄不会不遇到很大困难；不过他告诉我，他已看中两名十分可靠的农民，打算雇用在手下工作；可以说是佃农，也可以说是雇农，还可以说是长工；这种做法在这个地方还是一种创举，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是他却说这是我造成的。说这些话已近十月底了，十一月初，我们在巴黎住了下来。

第二章

我们就在帕西附近的S路上住了下来。这套公寓是玛塞琳的一个兄弟给我们介绍的，上次经过巴黎时我们看过房，要比父亲遗留给我的那套宽敞得多，玛塞琳可能有点儿担忧，不但房租较高，而且日后我们会穷于应付各种开支。对她的种种担心，我偏偏说居无定所是如何可怕。我先要自己相信然后有意渲染。确实，名目繁多的安家费用会超出我今年的收入，但是我们的家产相当可观，今后还会增加，我算上我的课时费，著作出版，甚至还有我的农庄的新收益——真是荒唐之至。有什么花费我决不会退缩不前，每天还对自己说，这也是对自己的约束，并可借此打掉我能够感觉或者害怕感觉内心存在的流浪汉情结。

最初几天，我们从早到晚把时间花在采购上，虽然玛塞琳的兄弟非常热心，自告奋勇要帮我们代劳。玛塞琳不久就感到精神不济。然后，一旦安置停当，不但得不到必要的休息，她必须接二连三招待来客。以前我们一直离群索居，而今他们络绎不绝而来，玛塞琳并不习惯社交，既不知道如何减少应酬，也不敢闭门谢客；到了晚上，我发觉她筋疲力尽了。虽然我知道她出于自然原因也会疲劳的，并不感到不安，但还是想方设法减轻她的负担，经常代替她招待客人——这点叫我很无趣，偶尔还代替她回访——这点叫我更加无趣。

我从来不是个健谈的人；沙龙里的琐谈和卖弄才情，都是我无法迎合的；我从前也经常在几家沙龙出入……但是那是很久以前

的时代了！以后世道有多么不同？我发觉在其他人面前呆板，阴郁，讨嫌，既使人局促，也使自己局促。惟有你们才是我心中的真正朋友，可是偏偏不巧的是你们当时都不在巴黎，要隔了很久才会回来。不然我不是可以跟你们畅谈了吗？或许你们比我自己还更了解我？我那时心里逐渐的变化和今天跟你们说的一切，我又懂得多少呢？当时在我看来前途是可靠的，我自信对人生也可以完全掌握。

即使我那时眼明心亮，我从于贝尔、迪迪埃、莫里斯和其他许多人——你们跟我一样认识和有看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来改正自己呢。唉，我很快发现要他们了解我是难上加难。跟他们谈了几次以后，我就看到自己像在他们的催促下去扮演另一个人，去贴近他们相信我还是本来的那个人，即使装模作样也无所谓；为了避免纠缠不清，人家认为我这人的想法和情趣该是什么，我就装得是什么。人不可能同时真诚与装得真诚。

我还是更乐意见到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但是跟他们说话得到的乐趣和激情，并不比翻阅好的历史辞典多。首先我从某些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里，可以希望获得对生活较为直接的理解。但是即使他们对生活有这种理解，必须承认他们并不表示出来。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人不是在生活，只是装得在生活就满足了，甚至还有点儿要把生活看作是不利于写作的障碍。我不能以此责备他们，我不敢肯定我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此外，我说的“生活”又是指什么呢？——这恰是我愿意人家来告诉我的。这些人无不头头是道地谈到生活中的各种大事，就是不涉及促成这些大事的起因。

至于有的哲学家，他们的任务应该向我提供情况，很久以来我就知道从他们那里会得到什么；数学家和新批判主义者尽量远离这个混沌的尘寰，如同代数学家毫不关心他测量的各种量的存在含义。

回到玛塞琳身边，我向她毫不掩饰我觉得这些交往很无聊。

“他们这些人个个都很相像，”我对她说，“每个人表里不一。跟其中一个人谈的时候，也就像在跟许多人谈。”

“但是，我的朋友，”玛塞琳回答，“您不能要求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他们彼此愈相像，就跟我愈不像。”

然后我更加悲哀地又说：

“没有人了解到什么是生病。他们活着，样子像是在活着，而又不像知道自己在活着。而我，到了他们身边，就不再活了。就拿今天来说吧，我做了些什么？我从九点钟就离开了您。临走前我有时间读一会儿书，这是一天中惟一美好的时刻。您的兄弟在公证人那里等我，离开公证人后他就不让我走了。我只好跟着他去看地毯商，他在家具店也没有放过我，我只能在加斯东那里跟他分手；然后我和菲列普在附近共进午餐，然后我又去找路易，他在咖啡馆等我，跟他一起旁听泰奥多尔的莫名其妙的讲课，完了我还要对泰奥多尔称赞一番；为了拒绝路易星期天的邀请，我只好陪他上阿尔蒂尔家；跟阿尔蒂尔又去看了一个水彩画展览；去阿尔贝蒂娜家和朱丽家投放了名片……筋疲力尽回到家，看到您也跟我同样筋疲力尽，因为您去见过了阿德里娜、玛尔泰、若娜、索菲……现在到了晚上回顾白天做过的事，觉得我这一天过得太没意思，觉得那么空虚，真想把这一天重新抓住，一小时一小时重新开始，我难过得要哭了。”

可是我还是说不清我说的“生活”是什么，也说不清我向往一个更广阔、更自由、不那么受别人牵制、不那么顾忌别人的生活，不就是我感到约束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么；这个秘密我觉得要神秘得多：我想这是一种重生的秘密；因为我在其他人中间依然是个陌生人，像个从阴界回来的人。首先我只感到一种颇为痛苦的彷徨；但是不久一种更为强烈的感情又出现了。我要说明的是当我

那些著作出版后得到那么多赞扬，我并不感到一点自豪，那么现在自豪了么？可能是；但是至少不掺杂任何虚荣心。这是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本身价值，这就是：使我跟其他人区别和分开的东西，才是重要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会说和能说的东西，才是我要说的。

不久后我开课了，主题正合我的心意，在第一堂课上绘声绘色宣扬自己的新见解。我对盛极而衰的拉丁文明，用艺术的笔法来描绘，它从群众中间兴起，如同一种分泌物，起初表示多血、精力过剩，然后立刻硬化僵死了，反对精神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在生命长存的表面下掩盖着生命的萎缩，形成囊肿，精神束缚在里面萎靡不振，衰竭，最后死亡。最后为了把我的想法说绝，我宣称文化来源于生活，也扼杀生活。

历史学家指责我，说我有一种过于轻率作概括的倾向。也有人指责我的方法；称赞我的则是那些根本没有听懂我的人。

走出课堂，我第一次与梅纳尔克重逢。我跟他交往不多；我结婚前不久，他出发进行他的远征探险，有时相隔一年多不见面。以前我跟他不太投机；他看来很自负，对我的生活不闻不问。看到他来听我的第一堂课很吃惊。就是他的傲慢不逊起初使我跟他疏远，现在又叫我喜欢起来；他对我微笑，由于我知道他很少这样，更显得迷人。最近一桩荒唐的，一桩引起轰动的丑闻官司，给报刊提供丑化他的大好机会，曾受到他的蔑视和优越感伤害的人纷纷借机报复；最使他们恼火的是他竟显得满不在乎。

他针对辱骂是这样回答的："你应该让别人自以为有理，因为这样他们得不到别的，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但是"上等社会"大光其火，那些所谓"自尊的人"认为应该对他不屑一顾，同样报以轻蔑。这对我来说又多了一个理由，叫我受到他神秘的磁力吸引，走近他，当众跟他友好地拥抱。

最后几个缠着不放的人看到我在跟谁说话，也就退身走开了；我就单独跟梅纳尔克一起。

听了那些令人恼火的批评和不合时宜的赞扬以后，再听到他对我这堂课说的几句话叫我心里舒坦。

“您把您过去崇拜的东西都烧了，”他说，“这很好，您烧得晚了一点；但是火焰倒是更旺了。我还不知道是否对您正确理解了；您使我惊讶。我不是乐意谈话的人，倒很愿意跟您谈谈。今晚跟我一起吃饭吧。”

“亲爱的梅纳尔克，”我回答他说，“您好像忘了我是个有家室的人了。”

“哦，是的，”他又说，“看到您敢于坦诚地跟我打招呼，哪儿会想到您已不能那么自由了。”

我害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更害怕自己显得软弱，对他说我晚饭后去找他。

梅纳尔克在巴黎没有家，每次来了总是住旅馆。他为了这次逗留把好几个房间布置成公寓；他在那里有自己的仆人，单独进餐，单独生活，墙壁和家具丑陋不堪令他窒息，他在上面盖了几块从尼泊尔带回来的名贵布料，他说，光泽褪尽后赠送给一家博物馆。我兴冲冲急着要见他，当我进门时撞见他还在餐桌上；我打扰了他用餐表示歉意。

“但是，”他对我说，“我不想吃到一半停下来，相信您会让我吃完的吧。您要是来吃晚餐，我就会请您喝设拉子酒，这是哈菲兹[①]歌唱的酒；但是现在太晚了，这要空腹喝；您至少来点利口酒吧？”

我接受了，想他也会一起喝，然后看到只送来一只酒杯，我惊奇了：

---

① 哈菲兹（1320—1389），伊朗抒情诗人，生于设拉子。

“对不起，”他说，“我差不多滴酒不沾。”

“您害怕发酒疯？”

“哦！”他回答，“恰恰相反！我认为不喝酒是一种更沉的醉；我在醉中保持了我的清醒。”

“您却给别人灌酒……”

他笑了。他说：

“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我的品德。我在他们身上发现我的邪恶已很不错了。”

“您至少抽烟吧？”

“也不。这是一种没有个性的、消极的、轻而易举的醉；我在醉中追求的是生命的激奋，不是生命的萎缩。——这事不谈了。您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从比斯克拉。——我知道您不久前在那里呆过，我要循着您的足迹研究。这个瞎了眼的学者，这个书呆子，到比斯克拉又去干了些什么呢？——我这人只是对人家托付的事保守秘密，对我自己得来的消息，我承认我的好奇心是漫无边际的。我于是尽可能到处寻找、挖掘、探听。横冲直撞对我很有用，因为引起了要见您的欲望；以前我一直把您看作是循规蹈矩的学者，我知道我现在应该看到……还是您给我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起来。

“梅纳尔克，我的事您听到什么啦？”

“您愿意知道吗？但是不要怕！咱们两人的那些朋友您都熟悉，也就可以知道我不会在别人面前提起您的。您的课是不是有人懂，您也看到了吧！”

“但是，”我有点不耐烦地说。“可也没有东西说明我对您比对别人更有话说。得了，我的事您听到什么啦？”

“首先，您病了一场。”

“但是这没……”

“哦！这已经很重要。然后有人对我说您乐意一个人出去，不带书本（这时我开始欣赏您了），或者，当您不是一个人时，更愿意有孩子陪着而不是有妻子陪着……不要脸红，否则我不说下去了。”

“不要瞧着我说吧。”

“有一个孩子——我记得叫莫克蒂尔的……是少有的漂亮，也比谁都能偷和骗，好像有不少事可以说的。我找了他来，用钱收买他的信任，这个您知道并不容易，因为我相信他说自己不撒谎时还是在撒谎……他跟我说到您的事，请您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梅纳尔克这时已经站起身从抽斗里取出一只小盒子，打开。

“这把剪子以前是您的吧？”他一边说一边向我递过来一件生锈、断了尖头、弯曲变形的东西；我不用细看就认出这是莫克蒂尔偷藏的小剪子。

“是的；这是，这从前是我妻子的剪子。”

“他说有一天您跟他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当您转过头去时他拿的。但是有意思的不是这件事；他还说当他把剪子藏到长袍里时，他心里明白您在一面镜子里监视他，无意中还看到您的目光反影在窥视他。您看到了偷窃，您什么都没说！莫克蒂尔对您不声不响很惊讶……我也是。”

“听了您跟我说的事我也同样惊讶。怎么！他真的知道我无意中看见他了！”

“这不重要；您在耍小聪明；玩这类游戏这些孩子总是比我们强。您以为逮住了他，其实是他逮住了您……这不重要。您给我说说为什么不声不响。”

“我还要人家来给我说说呢。”

我们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梅纳尔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不在焉点了一支香烟，立刻又扔掉。

“这里面，”他说，“有一种‘观念’，像大家说的，有一种您好像

缺乏的'观念',亲爱的米歇尔。"

"可能是'道德观念'吧。"我说,勉强笑了一笑。

"哦!只是财产观念。"

"我不觉得您在这方面的观念很强。"

"我淡薄极了,您可以看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甚至连我睡的床也不属于我的。我讨厌休息;有了床使人入睡,在安全中进入梦乡;我热爱活着,足以让自己说是清醒地活着,在我这些财富中间保持这种脆弱的感情,从而我可以刺激或者至少兴奋我的生活。我不能说我喜欢冒险,但是我喜欢动荡不定的生活,愿意生活中每一个时刻要求我献出我的全部勇气、全部幸福和全部健康。"

"那么您又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我插入说。

"哦!亲爱的米歇尔,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也差一点做了蠢事,试图宣扬我的信仰!米歇尔,如果说我对别人的赞成或不赞成全都不放在心上,我也不会费心去对别人表示赞成或不赞成。这些话对我没有多大意思。刚才我对自己谈得太多了,这是以为自己的意思已被理解了,使我把话说了开去……我只是要对您说,对于一个没有财产观念的人来说,您好像占有了许多东西,这很重要。"

"我占有了许多什么?"

"要是您用这种语调谈这个问题,那就没什么……但是您不是自己开课了吗?您不是在诺曼底有地产吗?您不是不久前安了家,在帕西住得很阔气吗?您结了婚。您不是快有孩子了吗?"

"喔唷!"我不耐烦地说,"这只不过证明我懂得让自己过一种比您更'危险'的生活——像您所说的。"

"是的,只不过如此。"莫纳尔克带着嘲讽说,然后突然转过身,向我伸出手:

"好吧,再见;今晚谈到这里为止,再谈也谈不出更有意思的话了。但是,不久再见。"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

我忙着关注和操心一些新事情。一位意大利学者向我提到他的新文献已经出版，为了用在我的讲课上，我对新文献仔细研究了一番。我觉得自己第一堂课没有被人听懂，激发我在以后的课中要用不同的更生动的方法阐述；这样我把原先只是作为巧妙假设而试用的东西，被我当成了理论提出来。有多少论证者就是说话不明不白而不被人理解，从此努力不懈！对我来说，我承认我没法分清求助论证的天性中有多少是刚愎自用。我要说明的新内容，因我不容易说清，尤因不容易被人理解，对我来说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但是语言在行动旁边变得多么苍白无力！梅纳尔克的生活，他的一举一动，不是比我的课堂内容雄辩一千倍么！啊！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古代大哲学家强调道德的教诲，既是言教，更多还是身教！

我们第一次相遇后将近三星期，我家的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又见到了梅纳尔克。那次宾客来了不少。为了免得每天有人打扰，玛塞琳和我宁可选择星期四晚上门户大开。这样其他日子较容易把门关上。每周四，自称为我们朋友的人登门拜访。家里几间客厅很宽敞，可以接待大批客人，聚会延续到深夜。我想吸引他们来的，主要是玛塞琳的风韵仪态和他们相互交谈的乐趣，因为对我来说从第二次起，就发觉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听的，掩饰不住内心无聊。我从吸烟室踱到客厅，从小客厅踱到书房，偶尔听到片言只语，很少注意，但是像任意张望一下。

安东尼、艾蒂安、戈德费鲁瓦靠在我妻子的精致的椅子上，讨论议会的最近一次投票。于贝尔和路易把我父亲收藏的铜版画拿在手里随随便便乱摺。吸烟室里，马蒂亚斯为了专心听莱奥纳，把

一支未熄灭的雪茄放在一张玫瑰木桌子上。一杯橘皮酒泼翻在地毯上。阿尔培一双沾泥土的脚，大大咧咧搁在美人榻上，弄脏了套子。满鼻子吸进去的灰尘就是这些东西混杂摩擦而成的……我突然有一种渴念，抓住所有来客的肩膀往外推。家具、装饰布、版画一沾上污渍，对我来说失去了全部价值；沾了污渍的东西，就像得了病的东西，必死无疑。我真愿意把一切保护起来，加上锁独自享用。梅纳尔克多么幸福，我想，他什么也没有！而我，要保存因而痛苦。其实这一切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另一个小客厅里，灯光较暗，中间隔着一层玻璃，玛塞琳在那里接待几名好友，她侧着身子半躺在靠垫上，脸色惨白，我看她那么疲劳，突然大吃一惊，自忖这次接待后不再接待了。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要掏表看钟点，这时在背心口袋里摸到莫克蒂尔的小剪子。

“他这个人为什么要偷这把剪子，既然不久就把它损坏毁灭了？”这时候有人拍我的肩膀；我骤然转过身：是梅纳尔克。

几乎惟有他穿了礼服。他刚到。他请我把他介绍给妻子；我自己是不会主动做的。梅纳尔克风度翩翩，可说是个美男子；大胡子已经灰白，往下挂，把他这张海盗面孔隔成两片。眼睛闪烁冷光，表明他的勇气和果断多于善意。他一站到玛塞琳面前我就知道玛塞琳对他没有好感。他们两人寒暄几句后，我把他拉进了吸烟室。

我当天早晨听说殖民部派给他一项新任务，有几张报刊为此登载了他的冒险生涯，尽用一些美好的词句吹捧他，好像忘了前一天还对他进行下流的辱骂，并且把他最后几次探险中的奇异发现，竞相夸大为对国家、对全人类作出的贡献，仿佛他做一切工作无不出于人道的目的；吹嘘他忘我牺牲，热诚勇敢，仿佛他听了这些赞词会感到是一种奖励似的。

我开始祝贺他，刚说了几个字他就打断我说：

“怎么，亲爱的米歇尔，您也来这一套；您一开始倒也没有骂过我。这些蠢话让报刊去说吧。一个伤风败俗的人居然还有一些长处，今天他们好像奇怪起来了。他们对我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加以区别和提出保留，我就不会这样做，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我一切顺着我的天性去做，哪个行动我做了有乐趣，这就是信号，说明我应该去做。”

“这会走得很远。”我对他说。

“也在我的估计之中，”梅纳尔克说，“啊！要是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相信这点就好了。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却认为只有在强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他们只有穿上伪装才满意。每个人都要做得最不像自己。每个人都给自己找一个老板，然后模仿，他甚至不去选择他要模仿的老板；而是接受一个中选的老板。我相信人性中还有其他东西需要解读的。大家就是不敢。大家不敢翻过这一页——模仿规律，我称它为恐惧规律。人害怕单独存在，人害怕哪儿都不存在。这种精神上的旷野恐惧症很可憎；这是最要不得的懦夫行为。可是人总是单独时才有创造。但是这里有谁在努力创造呢？人觉得自己内心与众不同，这恰恰是他独占的东西，这使每人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今大家试图消灭的正是这个。大家都在模仿。大家还说热爱生活呢！”

我听凭梅纳尔克这样说。他说的话恰是我上个月跟玛塞琳说的话；我是应该表示赞同的。不知为什么，出于什么样的懦夫行为，我打断他的话，模仿玛塞琳打断我时说的话，一字不差地对他说：

“亲爱的梅纳尔克，您不能要求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梅纳尔克突然闭口了，怪怪地瞧着我，然后，因为厄塞勃正在这时走过来辞别，他毫不客气别过身，走去跟埃克托尔东扯西拉聊了起来。

这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愚不可及；尤其令我不快的是会使梅纳尔克相信我觉得他的话是对我的攻击。时间不早了，客人陆续离去。客厅快要走空时，梅纳尔克又来我这儿，对我说：

“我不能这样就离开您，肯定是我把您的话理解错了。至少让我希望这样……”

“不，”我回答说，“我的话您没有理解错……但是这些话没有一点意思；我刚说出口就为这些蠢话难过——尤其觉得这些话会让您看来我恰是您刚才谴责的那号人，我向您申明，对这些人我跟您同样厌恶。我憎恨一切讲大道理的人。”

“他们确是，”梅纳尔克笑着说，“世界上最可憎的人了。期待他们表示出一点真诚那是白操心，因为他们永远只干他们的原则允许干的事，不这样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坏事。我稍一怀疑您跟他们可能是一丘之貉，觉得话到了嘴边就哽住了。我一下子那么难过，这说明我对您的情谊是多么深。我希望我不是对您的情谊，而是对您的看法错了。”

“您的看法确实是错的。”

“啊！是么，”他说着话，把我的手突然抓住，“听着，我不久就要走了，但是我还是要见您。我这次出门比哪一次时间都长。事情也很难预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应该是两周后动身；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行期那么近。我悄悄告诉了您。我天一亮就走的。每次动身的前夕对我来说充满惶恐不安。请您向我证明您不是个讲大道理的人；我可不可以期望您会在我身边度过这最后一夜？”

“但是我们在这以前还可以见面的。”我对他说，有点惊奇。

“不。这两周我谁都不见，我甚至不在巴黎。明天我去布达佩斯，十天后我应该在罗马。离开欧洲以前我要跟各处的朋友拥抱告别。另有一位在马德里等我……”

“那好吧，临行前夕我跟您过。”

“咱们一起喝设拉子酒。”

那次晚会后几天，玛塞琳开始身体不适。我已经说过她经常疲劳；但是她从不抱怨；因为我把疲劳归之于她怀孕，我相信这是自然现象，也从不担心。一名老医生相当蠢，也可能信息不够，一开始又让我们过分安心。可是她又有了新的病状，再加上发烧，使我们决定请来了T医生，他是那里最有经验的专家。他奇怪我怎么不及早叫他，并制定了一份她早该遵守的严格饮食制度。玛塞琳勇敢但很不谨慎，直到那天为止一直劳累过度。她的预产期是一月底，那时以前她必须躺在长椅上休息。玛塞琳无疑也有点不安了，人也懒洋洋的，只是她不愿说而已，她非常温顺地遵守限制严格的医嘱。可是当T医生给她开了大剂量的奎宁，她知道这对胎儿不利，也有过短时间的反抗。整整三天她心里十分悲痛，仿佛对未来不存希望了，直到那时支撑她的意志垮了下来，抱着一种宗教的隐忍心理，以致病情在以后几天突然恶化。

我对她关怀备至，竭力安慰，还使用T医生的原话，T医生并不认为她的病情有什么严重；但是她极度恐惧，终于使我也惊慌起来。啊！我们的幸福建立在希望上，建立在不可靠的未来上，那有多么危险。我起初只沉迷于过去，我在想此时此刻的享受突如其来地使我陶醉了一阵子，但是未来使现在幻灭更甚于现在使过去幻灭。自从我们的索伦托之夜以后，我对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都是根据未来作出安排的。

我答应留给梅纳尔克的那个夜晚到来了；尽管不忍心撇下玛塞琳，让她单独过整整一个冬夜，我还是尽力要她相信这次见面的重要性和我承诺的严肃性。玛塞琳那晚身体稍有好转，我还是不安心；一名护士代替我侍候她。但是一走到路上，不安的心情再度袭来，我推开它，抵抗它，恨自己没法更好摆脱它。我逐渐进入一种高度紧张、奇异兴奋的状态，既很不同又很相似产生这种状态的

痛苦不安，但是这更接近于幸福。时间不早了，我大踏步往前走；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雪。我很高兴呼吸到更有活力的空气，跟寒冷搏斗，很高兴迎着风雪交加的黑夜；我体味着我的精力。

梅纳尔克听到我来，迎候在楼梯口。他焦急地等着我。他脸色苍白，表情有点呆板。他给我脱大衣，坚持要我换下湿靴子，穿上波斯软鞋。火炉边的小桌子上面放了零食。两盏灯照亮房间，光度还不及炉子。梅纳尔克首先询问玛塞琳的健康；为了免得多谈，我回答说她很好。

“你们的孩子，快生了吧？”

“一个月后。”

梅纳尔克朝炉子弯下身去，仿佛要遮住面孔。他不说话。他好久好久不说话，最后我倒为难了，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我站起身，走了几步，然后走近他，把手按在他的肩上。那时，他仿佛在继续想自己的心事：

“必须选择，”他喃喃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什么……”

“嗳！您不想走了吗？”我问他，把握不住我应该怎样理解他的话。

“好像是。”

“您犹豫起来啦？”

“又怎么样呢？您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留下来……生活有千百种，每个人只能过其中一种。羡慕别人的幸福，这是妄想；谁也不能借用。幸福不是现成的，而是因人而异的。我明天走，我知道，我已经努力根据我的条件去设计幸福……您应该享受宁静的天伦之乐……”

“我也是根据我的条件设计了我的幸福，”我大声说，“但是我长大了，现在我的幸福束缚着我，有时几乎感到窒息……”

“哈！您会习惯的！”梅纳尔克说，然后他在我面前站住，跟我四目对视，因为我无话可说，他凄然一笑，又说：“以为占有的人，其

实被人占有。亲爱的米歇尔，给自己倒些设拉子酒吧，您不会经常尝到的；再吃一些波斯人用来下酒的粉红色糕点。今天晚上我要跟您对饮，忘记自己明天要走了，跟您长谈，仿佛黑夜是过不完似的。是什么使今日的诗歌尤其是哲学成了一堆死文字，您知道吗？是它们脱离了生活。希腊人把生活本身提到理想的高度，所以艺术家的生活在那时就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哲学家的生活，就是他的哲学的身体力行；以致艺术和哲学跟生活是密切结合的，不是相互排斥的，于是哲学丰富诗歌，诗歌表达哲学，这样具备了非凡的震撼力。今天美再也不起作用；行动也不再在乎美与不美；智慧又独行其是。”

“您在按照您的智慧生活，”我说，“为什么不写一部您的回忆录呢？”我看到他微笑，又说：“或者就写一些您的游记吧。”

“因为我不愿意回忆，”他回答，“我相信我在回忆时会阻挡未来，会侵吞过去。我只有彻底忘掉昨天，才会创造每个时刻的新意。从前有过幸福，这对我是绝对不够的，我不相信死去的东西，不复存在与从不存在在我看来是相等的。”

这些话大大领先于我的思想，我听了终于恼火了；我愿意把他往后拉，制止他；但是又找不出话反驳；况且我对自己恼火，更甚于对梅纳尔克恼火。我依然一言不发。他有时像笼子里的困兽踱来踱去，有时俯身向火，长时间不开口，然后突然说：

“更不用说我们平庸的脑袋不知道怎样保持回忆不腐朽！但是回忆是很难保存的；最脆弱的会枯干，最令人心醉的会腐烂，最美妙的以后会是最危险的。令人惋惜的事起初也是很美妙的。”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又说：

“遗憾、内疚、惋惜，这些都是从前的快乐；事过境迁了。我不喜欢往后看，我把过去远远抛开，就像小鸟为了高飞必须离开它的影子。啊！米歇尔，总有欢乐在等着我们的，但是欢乐要找的是一个空窝，要自个儿呆着，让别人像个鳏夫那样向它走去。啊！米歇

尔！任何欢乐就像沙漠中的天赐之物，说不上哪一天会腐败变质；它就像阿梅莱斯泉水，据柏拉图说，盛在任何罐子里都要变质的……让时间带来的一切，再由时间带走吧。”

梅纳尔克还说了很多，我现在不能把他的每句话都复述出来；有许多话在我心里铭记不忘，愈是想尽快忘掉愈是记得清；不是这些话告诉了我什么新东西，而是把我的思想突然赤裸裸暴露出来；这种思想我用多少层布密密裹住，我还差不多期望已经窒息了。那个不眠之夜就是这样过的。

到了早晨，送梅纳尔克上了把他带走的火车后，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要回到玛塞琳身边；我满心悲哀，对梅纳尔克玩世不恭的嘻笑态度深恶痛绝；我愿意这是假装的，我竭力去否认它。我气恼自己找不到话来回答他，我气恼自己说过的几句话，会使他怀疑到我的幸福，我的爱情。我紧紧抓住我的可疑的幸福，像梅纳尔克说的我的“宁静的幸福”；可惜我不能够消除不安，而是妄说这种不安是爱情的养料。我朝向未来，已在未来中看到我的孩子向我微笑；为了他培养和加强我的道德……我决心以坚定的步伐朝前走。

唉！那天早晨正当我走进家，从第一个房间起就异常凌乱叫我一怔。护士迎上来，用缓和的语气跟我说，夜里妻子极度焦虑，后来又感觉痛，虽然她相信还没有到临产期，感觉自己非常不好就派人去找医生，医生夜里就匆忙赶来了，到现在没有离开过病人；然后我想是她看到我脸色苍白，要安慰我，说一切都好些了……我朝着玛塞琳的房间冲去。

房间里灯光幽暗，首先我只是依稀看到医生，他用手制止我出声；然后在暗影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影。我惶恐不安，悄声走到床前。玛塞琳闭着眼睛，她苍白得吓人，叫我一开始以为她死了；但是她闭着眼睛把头转向我。在房间的一个暗角，那个不认识的人影在整理和收拾一些东西，我看到发亮的工具、药棉；我看到，我相信看到一块血衣……我觉得站不稳了。我差不多倒在医生身上；

他扶住我。我明白了;我害怕我明白了……

"孩子?"我焦急地问。

他愀然耸耸肩。我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头扑倒在床上,呜呜哭。啊!突如其来的未来!脚下的大地突然坍塌了,在我面前只是一只大洞,我整个儿身子跌了进去。

这时一切都交织成一片模糊的回忆。可是玛塞琳起初看起来恢复很快。年初的假期让我有了一点空闲,我几乎整天可以在她身边度过。我在她身边看书,写东西或者轻声念书给她听。我外出总给她带回几株花。我记起我生病时她对我百般关爱,我也以同样的爱报答她,以致她有时微笑,好像很幸福。这桩意外的悲事葬送了我们的希望,大家都一字不提……

后来出现静脉炎的症状,她开始慢慢衰弱,这时突然血栓使玛塞琳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这是深夜;我记得俯身看着她,感到我的心随同她的心一起停顿和复活。有多少夜我就是这样守着她!目光盯住她不放,希望用爱情的力量把我的一部分生命注入到她的生命中去。我对幸福已不存多少幻想,惟一的苦中乐是偶尔看到玛塞琳微笑。

我的课又开了。我从哪里去汲取备课和上课的力量呢?我失去了记忆,我不知道接连几个星期是怎么过的。可是有一件小事我愿意跟你们重新提一提。

这是早晨,她得血栓后不久;我守在玛塞琳身边,她好像有点好转,但医生还是规定她绝对卧床休息,甚至连胳膊也不应该移动。我弯下腰给她喝水,她喝完,我还弯着腰在她身边,她的目光注视着一只盒子,她要求我打开,声音因心情纷乱而更加低弱。盒子放在桌上,我把它打开,里面都是缎带、饰物和不值钱的小珠宝;她要什么?我把盒子拿到床边,我取出一件件东西。这个吗?那个吗?……不;还不是;我觉得她有点儿不安。"啊!玛塞琳!你

要的是这串小念珠!"她勉强一笑。

"你是害怕我对你照顾不够吗?"

"喔!我的朋友!"她喃喃说。我想起我们在比斯克拉的谈话,那次她听到我不指望她所说的"上帝的帮助",诚惶诚恐地责备我。我有点生硬地又说:

"我是自个儿好的。"

"可是我为你祈祷了多少次。"她回答说。她说这话温柔哀伤。我觉得她的目光流露出祈求和焦虑……她的手无力地放在盖身的被子上,我拿起念珠,往她的手里骨碌一放。她报答我的是充满泪与爱的一瞥,但是我不能够对此作出反应。我又迟疑了片刻,不知做什么,呆着;最后我呆不住了,对她说:"再见。"我离开房间,快快不乐,像遭到了逐客令。

可是血栓带来颇为严重的症状。心脏排除的血块使肺部疲劳充血,呼吸受到阻碍,透气困难,还发出嘘嘘声。我想不会再看到她痊愈了。病魔已把玛塞琳缠住,从此以后,她痼疾在身,日益消瘦憔悴。一件东西毁了就是毁了。

第三章

季节变得温和起来。我的课程一结束，就带玛塞琳到了茂里尼尔，医生肯定危险期已经过去，为了使她得到更好的康复，最主要不是别的而是清新空气。我自己也需要好好休息。每夜坚持守着她，长时期的焦虑不安，尤其玛塞琳患血栓时使我产生一种同病的感应，在我心中引起剧烈的心跳，这一切把我累倒了，仿佛是自己病了一场。

我宁愿陪着玛塞琳到山区去；但是她向我强烈表示要回诺曼底的愿望，说那里的气候最适合她，还提醒我应该去看看那两个我冒冒失失接过手来的农庄。她说服我，既然我承担了责任，我就有义务去完成。我们抵达那里，她就立即催我去看地……我不知道她再三温情劝说中是不是包含了极大的自我牺牲，我对她还是应该细心护理，但是又怕我认为有必要留在她身边的同时，会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玛塞琳确是在好转，脸上又泛起血色，最让我感到放心的是她的微笑也不那么凄恻，我可以把她留下不用害怕。

我于是又回到了农庄。大家在收割第一茬牧草。空气中飘着花粉和草香，起初熏得我头发昏，像喝了浓酒似的。我觉得去年以来我没有真正呼吸过，或者呼吸进去的尽是些灰尘，这里的空气真是沁人心脾。我坐在斜坡上有点醉意，俯视茂里尼尔；我看到蓝色屋顶，平静的河水，四周是刈过草和长满草的田地；后面是小溪的弯道；再后面是森林，去年秋天我跟夏尔在这里骑马散步。一会儿

以前听到的歌声愈来愈近了，这是翻草的人扛着叉子或耙子收工回家了，这些农民我几乎全都认识，却使我不愉快地想起我不是作为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作为主人来到这里的。我走近去，向他们笑，跟他们说话，对每个人问长道短。早晨博卡奇已经向我介绍了耕作的情况；此外他还定期写信，不断地让我了解农庄的大小事项。经营不错，要比博卡奇当初跟我说的要好得多。可是几项重大决定等待我去裁定，在那几天我尽力掌管一切，兴致并不高，但是可以把我受重创的生活依托在这项装模作样的工作上。

当玛塞琳有精神接待时，来了几名朋友留宿在我家。他们热情而不喧闹的交往很合玛塞琳的心意，也使我离开家时不致那么勉强。我宁可跟农庄的人来往。我觉得跟他们可以更好学习——不用我向他们多问——不用，我也很难表达我在他们身边、通过他们感到的愉悦之情。我跟自己的朋友交谈，他们没有开口以前，我已知道他们要说的内容，而这些庄稼汉我一看见就赞叹不已。

起初可以这么说，我向他们提问题竭力避免屈尊俯就的样子，他们回答我时却摆出不屑一谈的神气，不久他们较能容忍我的出现。我跟他们接触愈来愈多。我不仅跟他们一起干活，还愿意看着他们玩他们的游戏；他们思想闭塞跟我无关，但是我跟他们同桌用餐，听他们开玩笑，艳羡地瞧着他们玩乐。这类似一种感应，犹如感到玛塞琳心跳时我心也会跳，外界有什么感觉时立即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一点不含糊，而是明晰、尖锐。我的双臂会感到刈草工的酸痛，他疲劳我也疲劳；他喝下去的苹果酒也叫我解渴，我感觉这一口酒顺着我的咽喉流下；有一天有一个人磨镰刀时，大拇指深深割了一道口子，我感到刺骨的痛。

这样，我觉得不仅视觉在教我怎样看乡野，依靠这种奇异感应带来的无形接触，也使我感觉乡野。

博卡奇出现使我拘束，他来了我应该摆出主人的模样，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当然不得不下命令，用我的方式指挥干活的人；但是

我不再骑马，怕过于高高在上。但是尽管小心翼翼，不让他们看见我出现感到受罪，在我面前压抑自己，我对他们依然像从前那样充满不得体的好奇心。他们每个人生在我看来神秘莫测。我总觉得他们的一部分生活是隐藏不露的。当我不在时，他们做什么呢？我不同意说他们不会玩得更快活。我认定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秘密，千方百计要侦破它。我转悠，跟踪，窥探。我紧盯那些有充分自然气质的人，我仿佛期待他们的蒙昧会闪出光芒来照亮我的心灵。

其中有一个人尤其吸引我，他长相英俊，身材高大，脑子不笨，但完全受本能的驱使；心血来潮时什么都干，一时冲动下不能自制。他不是本地人，是偶然被人雇用来的。他头两天干得非常出色，第三天就烂醉如泥。有一个夜里，我偷偷走到粮仓里去看他；他仰躺在干草堆上，喝醉了酒沉睡。我瞧了他好一会儿！……有一天他怎么来也就怎么走了。我真想知道他走到哪条道上去了……当晚我听说是博卡奇把他辞退的。

我对博卡奇很光火，要人把他叫来。

“好像是您把皮埃尔辞了，”我说，“您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

我的火气虽然尽力压了下来，还是使他有点不知所措。

“先生总不愿意把一个肮脏的酒鬼留在家里吧，最好的工人都给他带坏了……”

“那些我想留的人我比您更清楚。”

“一个盲流！连他从哪儿来的都没人知道。这在本地影响也不好……哪天夜里他在粮仓里放上一把火，先生就会满意了吧。”

“但这只是我的事，农庄是我的，我想是吧；我高兴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以后您要辞退谁的时候请先给我说说您的理由。”

我说过博卡奇是看着我长大的，不管我说话的语调多么伤人，他太爱我了，不会很生气的。他甚至还不把它当一回事。诺曼底农民对于他们不洞悉其动机，也就是对于不牵涉利益的事，常常不

以为然。博卡奇只是把这场争论看成是我的孩子脾气。

可是我不愿意在责怪后就结束谈话，觉得自己也太冲动了，找些什么话再来说几句。

“您的儿子夏尔不是马上要来了吗？”我沉默一会儿后决定问一问。

“看到先生很少问起他，我以为已经把他忘了呢。”博卡奇说，还是耿耿于怀。

“我把他忘了！博卡奇，凭去年我们一起干的事我会把他忘了吗？我还指望他多管一管农庄的事呢……”

“这是先生的美意。夏尔一周后可以来了。”

“那好，我很高兴，博卡奇。”——我让他走了。

博卡奇说得也对，我当然没有忘记夏尔，但是我对他的关心也是很少。跟他热烈交往一阵以后，我对他只感到一种惆怅和淡漠，这怎么解释呢？这是因为我的工作与兴趣已不是去年的工作与兴趣了。我必须承认，我的两个农庄已不像我雇用的人那么引起我的兴趣。夏尔来了，我与他们打交道会受到限制。他这人太理智，也让人过于尊重。因而我虽然想起他内心激动，看到他的归期临近还是有所担心。

他回来了。啊！我的担心是对的，梅纳尔克否认一切回忆也是有道理的！我看到进来的不是夏尔，而是一个举止怪异的先生，戴一顶可笑的圆顶礼帽，上帝！他变了！我感到局促不安，他看到我高高兴兴，我竭力不作出过于冷淡的反应。但是即使这种高兴的样儿也叫我不乐；做作，因而在我看来不真诚。我在客厅接待他的，天色已暗，我没有看清他的面孔，但是有人拿灯进来时，我厌恶地看到他蓄起了连鬓胡子。

那天晚上的谈话可以说沉闷无味，后来知道他什么时候都在农庄，我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有意不去那儿，我又回到我的书本上，跟客人交谈。当我又开始走出去时，一件新工作找上我来。

伐木工开进了树林。每年有一部分木材出售;树林分成十二个面积相等的采伐区,每年轮流供应一批长了十二年的矮树林,还附一些不会再生长的幼树,都堆在一起。

这项工作是在冬季做的,然后根据供销合同伐木工必须在春天以前给采伐区清场。但是指挥伐木的木材商厄特凡大爷粗心大意,有时春天已经到来,采伐区内还堆着木材。那时穿过枯木长出一排嫩枝;伐木工终于来清场时,不少树苗就会遭到破坏。

这一年厄特凡大爷本人是买主,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引起我们的恐惧。由于没有人参加拍卖,我不得不以极低价格把木材让给了他;他有把握可以占到便宜,就不急着把低价购进的木材锯开。他把工作拖了一周又一周,这一次说没有人手,下一次又说天气不好,然后又是一匹马病倒了,劳动力抽去养路和其他工作……不知道搞什么名堂!以致到了仲夏季节什么都还没动。

去年遇上这件事我会怒气冲天,今年我却镇静沉着。我不讳言厄特凡给我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些砍伐后的森林真美,我在里面散步很高兴,东张西望,窥视小动物,无意中遇到蝰蛇,有时长时间坐在倒地的树干上,树干好像还活着,伤口上还长出几颗绿色的新芽。

然后,一下子到了八月七八号光景,厄特凡决定派人来了。他们一次来了六个,声称在十天内完工,砍伐的林带几乎要跟瓦尔特里相接;为了方便伐木工的工作,我同意由农庄给他们送饭。负责这项任务的是一个叫布特的混混,不久前从军队里学得坏透坏透回来了——我是说他的精神,他的身体则是棒极了;他是我愿意交谈的一个手下人。我不用上农庄就可以见到他。因为这恰是在我又开始出门的时候。一直好几天,我不离开树林,只是在晚餐时才回到茂里尼尔,经常叫人家久等。我装得在监督工作,实质上是观察工人。

有时厄特凡的两个儿子也参加这个六人小组:一个二十岁,另

一个十五岁，都是瘦高个儿，身材挺直，面孔线条硬。他们像外国人，后来果然听说他们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我首先奇怪她怎么会流落到这个地方来，但是厄特凡年轻时是个名副其实的漂泊者，好像在西班牙娶了她。为了这件事，他在本地区名声不好。我第一次遇到那个小儿子，还记得天在下雨，一辆很高的大车运着一大堆树木，他独自一人坐在顶上，仰躺在树枝中间，嘴里唱着或者不如说吼着一首怪里怪气的歌，我在本地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曲子。拉车的马匹认识路，不用人驾驭往前走。我说不出这首曲子对我产生的影响，因为我只有在非洲听到过类似的调子……年轻人很兴奋，好像有点醉了；当我经过时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第二天我听说这是厄特凡的一个儿子。为了看到他或者为了等他，我在采伐区停留。树木很快要运完了。厄特凡的儿子只来过三次。他们好像很傲气，我没法从他们那里听到一句话。

布特相反，他喜欢唠嗑，我有意让他明白有什么事跟我尽说无妨；于是他不再拘束，把本地的事一五一十抖了出来。我贪婪地倾听着老乡们的秘密，虽出乎我的意料，但又没满足我的好奇。这就是表面下沸腾的生活吗？不要又是一种新的假象？那也没关系！我向布特提问题，好像以前给哥特人编写不完整的年表。从他的叙述中升起一股深谷迷雾，使我头脑不清，我又不安地吮吸。我从他那里首先知道的是厄特凡跟女儿睡觉。我怕我要是露出一点点不悦之色，一切悄悄话都会停止。我于是微笑，受好奇心的驱使进一步问：

“妈妈呢？她不说一句话吗？”

“妈妈！她死了整整十二年了……他搂她。”

“家里有几个人？”

“五个孩子。您见过的是最大的和最小的儿子。还有一个十六岁，他身子不结实，想当神父。然后是长女，跟父亲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渐渐地我听说其他许多事，说明厄特凡的家是个发烫发臭的地方，不管我怎么样，我的想像力就像苍蝇绕着肉飞。有一个晚上，那个大儿子企图强奸年轻的女佣，她挣扎不依，父亲还出面帮助儿子，用巨大的双手抓住她；这时二儿子在楼上继续温情地祈祷，小儿子目睹这一幕津津有味。关于这次强奸，我猜想并不费多少手脚，因为布特又说，不久以后，女佣尝到了味道，试图勾引小教士。

“尝试没有成功吧？”我问。

“他还没有动心，但是不那么顶牛了。”布特回答。

“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女儿吗？”

“她是来几个要几个；还什么回报都不要。她兴头来时还愿意倒贴呢。还有，在老子家里不能睡；他要揍人。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在自己家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管不着。皮埃尔，给您叫人撵回家的农庄小伙子，他自己没有对外声张，但是有一夜他头上打了个洞才出得来。从那时起，在城堡的树林里干。”

这时，我用目光鼓励他。

“你试过吗？”我问。

他装模作样垂下眼睛，嘻嘻哈哈说：

“有过几次。”然后迅速抬起眼睛：

“博卡奇大爷的小儿子也干过。”

“博卡奇大爷的哪个儿子？”

“阿尔西德，睡在农庄里的那个。先生不认识他吗？”

听说博卡奇另有一个儿子，我是绝对惊讶了。

“真是这样的，”布特说，“去年他还住在他的叔叔家。但是先生从来没有在林区见过他这倒是奇怪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去偷猎。”

布特说最后几个字放低了声音。他朝我看，我明白要赶快笑一笑。这时布特感到满意，继续说：

“有人偷猎，先生肯定是知道的。喔！森林那么大，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没有流露出多少不高兴的神情，很快布特又大了胆，我今天想来，他还很高兴对博卡奇阴损几句，向我指出在哪个低洼地有阿尔西德布下的套索，又说明在篱笆的哪个地方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逮住他。一条斜坡的高处有一道篱笆墙，阿尔西德通常在六点钟左右钻过墙上的一个小豁口。这时布特和我都饶有兴趣拉了一条铜线，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然后，布特要我发誓不会揭露他以后走了，他不愿意受到牵连。我躺在斜坡的背面。我等待着。

我白等了三个晚上。我开始想布特是在耍我……第四个晚上，我终于听到轻微的脚步声走近来。我的心急速跳动，我突然体味到偷猎者的可恶的欣喜心情……我的套索毫无破绽，阿尔西德一脚踩了进去。我看到他猛地扑倒在地，脚踝套住了。他要逃，又跌倒，像一头猎物那样挣扎。但是我已把他抓住。这是个讨厌的小鬼，眼珠发绿，头发像乱麻，表情狡猾。他踢了我几脚；然后身子不动，试图咬我，没有咬着，就冲着我破口大骂，肮脏下流真是闻所未闻。最后我实在憋不住，放声大笑。这时他突然停止骂，瞧着我，放低声音说：

“您这个冒失鬼，把我腿弄伤了。”

“让我看看。”

他把长袜拉到大头皮鞋鞋面上，露出脚踝，上面一条浅红色血印子。“这没什么。”他微微一笑，然后阴阳怪气地说：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爸爸，就说是您放的套索。”

“哈！这是你自己放的那个。”

“当然这不会是您放在这里的，这里。”

“为什么不会是我？”

“您放不了那么好。您怎么做的，做来我看看。”

“教教我吧……”

那天晚上，我只是很晚才回去吃饭，因为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玛塞琳不安心。我可也没有告诉她我放了六个套索，不但没有责怪阿尔西德，还给了他十个苏。

第二天，我和他去查看套索，我感到有趣的是有两只兔子中了圈套；我当然全给了他。休猎期还没有结束。这个猎物拿来怎么办呢？给人看见不是自找麻烦吗？这话阿尔西德没有向我说。最后我还是从布特那里知道的，厄特凡也是个窝藏主，阿尔西德和他之间由他的小儿子牵线。通过这件事我会更深了解到这个胡作非为的家庭吗？我偷猎得更加来劲了！

我每晚跟阿尔西德见面；我们逮住了大量兔子，有一次甚至还抓了个狍子；狍子气息奄奄还没死。我想起阿尔西德兴高采烈把它杀死的情景感到不寒而栗。我们把狍子放到安全地方，厄特凡的儿子夜里会来找的。

从那时起，我在白天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出去，空荡荡的森林对我失去了吸引力。我还是在试图工作；索然无味的无目标工作——因为上学期课结束时，我已经把继续代课一事回绝了，那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田野里传来一句歌声，一点杂声，都会使我分心；任何叫声都是一声召唤。多少次我放下书本起身蹿到窗前，却看不到什么东西经过！多少次突然地走了出去……我惟一具备的注意力是一切感官的注意力。

但是当黑夜降临——黑夜现在降临很快——这是我们的时刻，直到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个时刻那么美；我走出屋子就像走进屋子的小偷。我练就了一副猫头鹰的眼睛。我欣赏更高更摇摆的草，茂密的树木。黑夜使一切凹陷和遥远，土地显得广阔，地面显得深邃。最平坦的道路也像充满了危险，使人感到生存在暗影中的生命到处都在苏醒。

“你的父亲以为你现在在哪儿？”

“在棚子里看牲口。”

阿尔西德在那里宿夜，这个我知道，离鸽子棚和鸡窝不远，到了晚上有人把他锁在里面，他则从屋顶的一个洞里钻了出来；他的衣服还带着家禽的热气味儿……

突然他捡起猎物就往黑暗冲去，好像跌进了陷阱，不做个手势告别，甚至不跟我说声"明儿见"。我知道他回农庄以前——那里的狗见了他都不叫——会去找小厄特凡，把战利品交给他。但是地点呢？我想知道也没法探听出来，威胁、诡计都不奏效；厄特凡家的人都不会让人接近的。我不知道我的疯狂在哪一点上获得最大成功：追逐一个始终在我面前后退的、没有多大意思的秘密，还是过于好奇而编造了这个秘密？但是阿尔西德离开我后去干什么呢？他真的在农庄过夜吗？只是骗得农户深信不疑？啊！我何必自贬身分呢，我只会落得这个下场，既失去他的尊敬又得不到他更多的信任；这使我气恼，也使我失望……

他突然消失了，我留下来格外孤独；我穿过田野回家，踩着沾满露水的草，在黑夜、旷野生活和无拘无束中醉醺醺似的，身上全是汗、泥和叶子。茂里尼尔已经沉睡，玛塞琳房里的灯光像一盏宁静的明灯远远指引我。我说得玛塞琳相信我夜里不出去就睡不着。这是真的：我一想起床就厌恶，我宁可选择粮仓。

这一年猎物极为丰富。野兔、野鸡接连不断出现。布特看到一切平安无事，过了三个晚上以后也兴致勃勃来了，参加我们一伙。

偷猎的第六个晚上，十二只套索我们只找到两只。白天有人来搜查过了。布特向我要了一百苏去买些铜丝，铁丝不值钱。

第二天我很高兴在博卡奇那里看到我的十个套索，我不得不称赞他的劲头。最有意思的是去年我有欠考虑，答应查出一个套索奖十苏，我只得付给博卡奇一百苏。可是布特又拿了他的一百苏把铜丝买了回来。四天以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又是十只套索被搜去。又给布特一百苏，再给博卡奇一百苏。当我向他道贺时，

他说：

“应该受贺的不是我。是阿尔西德。”

“啊！”

太惊讶了会败露我们的事。我控制了自己。

“是的，”博卡奇继续说，“没法不这样，先生，我老了，农庄的事也忙不过来了。孩子代我去查看林子，他熟悉；他也精乖，比我强，知道哪儿去寻找、去发现那些陷阱。”

“博卡奇，我相信他不费多大工夫。”

“每个套索先生给我十苏，我分给他五苏。”

“他当然受之无愧。喔，五天内二十个套索！他工作得不坏。偷猎的人只好收敛一下了。我敢打赌他们要歇一歇手了。”

“喔！先生，抓得愈多，放得也愈多。今年野味卖得很贵，损失几个苏……”

我被人家耍成这样，我有点儿相信他们跟博卡奇也有勾结。这件事使我难受，不是阿尔西德三人串通一气，而是看到他这样欺骗我。布特和他拿了钱去干什么？我不知道，这号人的事我一无所知。他们总是撒谎，为了骗我而骗我。这天晚上，我给布特的不是一百苏，而是十法郎；同时我关照他，这是最后一次了，套索再给搜去，那就不干了。

第二天我看到博卡奇来了，他好像很为难；我立刻变得比他还为难。发生什么事啦？博卡奇告诉我布特天蒙蒙亮才回到农庄，喝得酩酊大醉；博卡奇才说了他几句，布特就用脏话骂他，后来又扑上来，揍了他……

“最后，”博卡奇对我说，“我来想知道先生同不同意（他说到这个字顿了一顿），同不同意把他解雇。”

“博卡奇，我考虑一下，他对您失礼我很不好过。我看……让我一个人考虑一下，两小时后再来吧。”

博卡奇出去了。

留下布特会叫博卡奇脸上无光;赶走布特又会逼他进行报复。得了,以后事以后再说;好在都是我一个人错……博卡奇一回来:

"您可以跟布特去说我们不想再在这里看见他了。"

然后我等待。博卡奇做什么?布特说什么?只是到了晚上,我才零星听说事情闹开了。布特把真相说了出来。我知道这事首先是从博卡奇家里传出了尖叫声。小阿尔西德在挨揍——博卡奇要来了;他来了;我听到他迈着老人的脚步在走近,我心跳得比偷猎时还厉害。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刻!一切崇高的感情都要搁置一边;我会被迫认真对待这件事。编些什么样的解释呢?我要演砸的!啊!我愿意演好我的角色……博卡奇进来了,他说了什么我压根儿没听明白。这荒谬,我只好叫他再说一遍。最后我听出是这么一回事:他相信全是布特一个人的错;令人难信的真相他没有明白过来;是我给了布特十法郎,是干吗?他这个诺曼底人决不会相信这号事。这十法郎是布特偷的,这肯定;还诳说是我给他的,他不但偷还撒谎,无非是隐瞒他偷东西;甭想要博卡奇上当……不再是什么偷猎了。博卡奇揍了阿尔西德,那是因为那个孩子在外面过夜。

好了!我得救了;至少在博卡奇面前一切顺利。这个布特真蠢!当然,那天晚上我没有多大兴致去偷猎了。

我以为一切都已结束,但是一小时后夏尔到了我这里。他不像要说什么笑话,老远就看出面孔比他的父亲还要绷得紧。说到去年……

"嗨!夏尔,好久没有见到你啦……"

"先生要见我,只要上农庄就可以了。我可不会到了夜里去林子里待着。"

"啊!你的父亲对你说了……"

"父亲没跟我说什么,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在他这个年纪有必要知道他的主人不当他一回事吗?"

“注意，夏尔！你说得太过分了……”

“喔！不是么，您是主人！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夏尔，你完全知道我没嘲笑过谁，我干我爱干的事，这只对我个人有损害。”

他轻轻耸肩。

“当您自己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您要别人怎样维护？您不能把看林人和偷猎人都一起保护吧。”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啊！得了，先生，这一切对我来说太奥妙了，只是我不高兴看到我的主人和我们逮到的人是一伙的，跟他们一起毁了我们为他所做的工作。”

夏尔说这些话的声音愈来愈自信。他的举止也很高尚。我注意他剪去了连鬓胡子。况且他的话很有道理。我不开口（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他继续说：

“谁占有什么就对什么负有责任，这是先生去年教育我的，但是他好像已经忘了。对这些责任应该严肃对待，不应该轻描淡写……否则就不配占有。”

一阵沉默。

“这是你要说的话吗？”

“今晚就是这些，先生；但是如果先生逼我的话，另一个晚上我可能来跟先生说的是父亲和我要离开茂里尼尔了。”

他走时向我深深鞠躬。我还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就喊：

“夏尔！”他说得就是有理……如果说这就是所谓占有……夏尔！我在他后面追；我在黑暗中追上他，很快说，好像让我仓促作出的决定说了算数：

“你可以跟你的父亲去说我要出售茂里尼尔。”

夏尔严肃地行个礼，不说一句话走开了。

这一切荒唐可笑。

这天晚上，玛塞琳没有下楼吃饭，叫人来对我说她不舒服。我满心焦虑，急忙上楼走进她的房间。她立刻要我放心。“这只是感冒。”她这样希望。她着了凉。

“你不能多穿点儿吗？”

“我一发冷就披上了围巾。”

“不是在发冷后穿，在发冷前穿。”

她瞧着我，想对我微笑……啊！可能是这一天开门不利使我心慌意乱——她那时若是高声对我说：“你那么在乎我活着吗？”我也不会更好听在耳里的。我周围的一切显然都在崩溃。我的手抓了东西，也不会留住什么的……我向玛塞琳扑过去，在她苍白的太阳穴上吻个不完。那时她控制不住自己，伏在我的肩上呜呜哭了。

“哦！玛塞琳！玛塞琳！我们离开这儿吧。在其他地方我会像在索伦托那样爱你。你相信我已经变了，不是吗？但是在其他地方你会感到，什么都不曾改变我们的爱情……”

我还没有治愈她的悲情，但是她已抱住了希望！

季节还是那个季节，但是天气潮湿寒冷；最后一批蔷薇花蕾未曾开就萎谢了。我们的客人早已离去多时。玛塞琳病歪歪的，但还不至于无力安排封门，五天后我们走了。

第三部分

我于是又一次试图守住我的爱情。但是我需要的是宁静的幸福吗？玛塞琳给我的、以及她本人象征的幸福，让不感到厌烦的人过得风平浪静。——但是因为我感到她疲劳了和她需要我的爱，我就用爱来关怀她，并装得这样做也是我的需要。我感到她痛苦就难以忍受；为了使她摆脱痛苦我爱她。

啊！热情的关怀，情意绵绵的守夜！其他人张扬宗教仪式来加强他们的信仰，我也是这样发展自己的爱情。我对你们说，玛塞琳又恢复了希望。她相信来日方长，而我前途无量。我们像新婚一样逃离了巴黎。但是，从旅行第一天起，她的健康明显恶化；到了纳沙特尔我们不得不停止前进。

我多么喜爱这个岸边青青的湖泊！没有任何山景，宛若来自沼泽地的湖水跟土地长期连接，在芦苇中间渗过。我在一家舒适的旅馆里，给玛塞琳找了一间面对湖泊的房间；我整天不离开她。

她病情严重，从第二天起我从洛桑请来了一名医生。他没必要地急于问清我妻子家庭有没有其他结核病史。我回答说有，可是不知道是谁；但是我不乐意说出我自己就因结核病险些丧命，玛塞琳在照顾我以前从来不生病的。我把一切推在血栓上，虽然医生把这病只看做是偶然因素，向我肯定她的病由来已久。他竭力劝我们去阿尔卑斯山区呼吸新鲜空气，他肯定玛塞琳到了那里会痊愈的。恰好我的愿望是在恩加丁过冬，玛塞琳健康好转，经得起旅途劳顿，我们又启程了。

沿途的每个情景我都当一件大事记得。天气寒冽，我们带着最暖和的裘皮大衣……库尔的旅馆里闹声不停，使我们几乎无法入睡片刻。我一夜不眠毫不在乎，也不会感到疲劳；但是玛塞琳……我气愤的不完全是这种闹声，而是她不会在闹声中睡着。她多么需要的是这个！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动身了；先在库尔驿站上订了座位；一站站衔接组织良好，我们只一天时间便到了圣里兹。

梯封卡斯登、勒米里埃、萨马登……我记得一切，每个时刻；记得空气清新温和；马铃声叮叮当当；我饥肠辘辘；中午停在客栈门前；我搅拌在汤里的生鸡蛋，麸皮面包和冷的酸酒——这样粗劣的菜肴玛塞琳吃不惯；她几乎什么都咽不下，幸好我想到路上带一些干粮，她吃了一点。夕阳西下，黑影迅速盖满森林的斜坡，这一切就在我眼前；然后又一次停歇。空气更加寒冷刺骨。驿车停下，我们钻进黑夜的中心和清澈如水的宁静；清澈如水……没有其他的词更适用了。在这种奇异的透明中，任何一点点声音都清脆响亮。在夜色中我们又走了。玛塞琳咳嗽……喔！她怎么咳个不停？我又想起苏塞的驿车。我觉得我咳得还好一点呢：她咳得太费劲了……她显得多么虚弱，像换了个人；在暗影中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的面容多么憔悴！从前她的鼻孔也是那么明显吗？喔！她咳得厉害。这明明是她辛苦照料我得到的结果。我讨厌同情；一切传染病都潜伏在同情里面；只有对强者才应该同情。喔！她支持不了啦！怎么还不到啊！她在做什么？她掏手绢，放到嘴前；转身回避……可怕！她也要咳血了吗？我粗暴从她手里抽出手绢。在微弱的光线下，我看……没什么。这是我多虑了；玛塞琳竭力露出一丝凄笑，喃喃说：

“不。还不是。”

我们终于到了。正是时候，她快支持不住了。为我们准备的房间不能叫我满意；我们当夜在那里过，第二天就换了。在我看来

什么都不够漂亮也不太贵。因为冬季还没有开始，这座大旅馆几乎是空的；我可以选择。我要了两个大房间，光线明亮，家具简单，有一个大客厅相连，客厅一端是一扇凸形大窗，可以看到一个丑陋的蓝色湖泊和一座我叫不出名字的高冈，坡上的树木疏密不匀。我们在窗前用餐。房租贵得离谱，我也不在乎了！我不再授课了，这是真的，但是要卖掉茂里尼尔。以后的事再说吧。此外，我要钱有什么用？我要了一切干吗？现在我成了个强者。我想财产彻底改变跟健康彻底改变对人同样有益……玛塞琳，她需要奢华生活；她是个弱者……啊！为了她我愿意有多少花多少……我对这种奢华生活既厌恶又欣赏。我的感官受奢华的沾染和浸沉，然而又期望到处流浪。

玛塞琳还是有好转，我不懈地照料她奏效了。因为她吃得很少，我为了她开胃预订一些美味佳肴；我们喝上佳的葡萄酒，我们每天品尝这些外国当地名酒，觉得很有趣，我深信她也会上瘾的。这里有莱茵河酸酒，托卡依甜酒，喝了让人舒畅。我还记起一种奇怪的巴巴格里斯卡，只剩下了一瓶，所以也无从知道它这种怪味在其他瓶子里是不是也有。

每天我们外出乘车；下雪后改乘雪橇，裘皮衣服一直裹住脖子。我回来时面孔发热，胃口大开，然后一夜酣睡。可是我没有放弃任何工作，每天留出一个多小时思考我觉得必须说的话。历史已不再谈；很长以来，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只限于用它进行心理探讨。我说过我怎么又重新热心过去的呢，这是因为我相信在过去看到了令人迷惑的相似性。我敢于说向死人不停提问题，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某些尚未揭示的生活真谛。现在年轻的阿撒拉里克可以自己从坟墓里站起来跟我谈话了；我听的不再是过去的事——一个老答案怎么解答我的新问题呢。人还能做什么？这才是我急于要知道的东西。人直到今天所说的话就是他能够说的一切了吗？他对自己再也没有什么不懂的了吗？他没有什么要否定

的吗？这种隐约的感觉每天在我心里加强，就是这些保存完好的宝藏都埋没、掩盖、窒息在文化、礼仪、道德下面了。

这时我觉得自己是为了寻觅宝藏而生的；我怀着奇异的热忱进行钩深致远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我知道研究者必须排斥和推开文化、礼仪和道德。

我甚至于在别人身上只欣赏他们违情悖理的行为，惋惜他们受到的任何束缚。我还可以说在诚实中只看到约束、俗礼或畏惧。我本来可以把诚实视同难能可贵的品质；而我们的习俗把它变成了平淡的、人际相处的契约。在瑞士，诚实属于安逸的一部分。我理解玛塞琳是需要安逸的；但是我并不向她隐瞒我的新思路。在纳沙特尔时，她已经对这里墙上和脸上透露的这种诚实赞不绝口。

“我自己诚实，这对我已经够了，”我反驳说，“我讨厌那些诚实的人。我不怕他们，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要向他们学习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要说的……诚实的瑞士人！身体健康给他们带不来什么的……没有犯罪，没有历史，没有文学，没有艺术……一株茁壮的玫瑰树，不长刺也不开花……”

这个诚实的国家令我厌倦，这是我早知道的，但是过上两个月，厌倦就成了愤怒，我只想离开。

时间已是一月中旬。玛塞琳身体有起色，还大大好转了；慢慢损耗她健康的持续低烧也消失了，面颊又出现红润的血色，她愿意重新走走，虽然走得很少，不像原来终日病恹恹的。我不费多少口舌把她说服了，这里的空气有益健康，也达到了疗效，现在对她来说最好是南下意大利，那里温煦的春光会把她治愈的——尤其我也不用多费口舌说服自己，我对这里的山厌烦透了。

可是，现在我游手好闲，这段憎恶的往事又浮上了心头，尤其这些回忆萦绕脑际不去。坐雪橇外出，让干冷的空气高高兴兴打在脸上，雪花四溅；在浓雾中摸索走路，声音奇怪清亮，突然东西出现眼前；在装密封条的客厅里读书，看窗外的风景；冰天雪地；苦苦

等待下雪;外面世界的消失,怡然自得的沉思默想……喔!再跟她单独上那里去,在清纯、环绕落叶松、与世隔绝的湖上溜冰,然后晚间与她一起回来……

这次南下意大利,对我就像从高空跌下来一样眩晕。天气很好。随着我们进入愈来愈热愈厚的空气,山顶上挺拔的大树、整齐有序的落叶松和冷杉都不见了,看到的是茂密柔韧、婀娜多姿的植物。我好像离开了超然物外的生活,虽然还处在冬季,我想像中到处是花草的芬芳。多少时间来,我们只是对着影子笑。我的简朴使我心欢;然而也沉醉于渴望,就像其他人沉醉于酒。生命的积蓄是美妙的;走到这片包容和富饶的土地前,我的一切欲望都勃发了。胸中充塞着大量潜在的爱,有时从肌体深处涌向头部,使我对一切都想入非非。

这种春天的幻想不久消逝了。高山平地的突然转换可以使我受骗一时,但是我们在贝拉齐、科莫等小镇逗留了几天后,一离开这些盖有房屋的湖岸,又遇到了冬天和雨。我们在恩加丁忍受得了寒冷,但是现在气候潮湿,令人烦躁,不像在山区那样干燥清爽,开始冷得我们很不舒服。玛塞琳又咳嗽了。于是为了避寒,我们更往南方下,我们离开米兰去佛罗伦萨,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再从罗马去那不勒斯,冬雨下的那不勒斯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凄凉的城市了。我一路上说不出的厌烦。我们又回到罗马,找不到温暖就去找一种表面的舒适。在宾奇奥山租了一套大公寓,房子太大但是地段很好。在佛罗伦萨我们已经对旅馆不满意,就在高里路租了一座精美的别墅,租期三个月。换了别人会希望在里面住上一辈子……我们停留不到二十天。每到一个新地方,我总仔仔细细布置,仿佛住下后再也不走了。一个更强大的魔怪推着我……还必须说的是我们带的箱子不少于八只。其中有一只放满书,旅途中我还没有打开过一次。

我不让玛塞琳过问我们的账目,也不让她试图节省开支。花

费当然超支，我知道但也不会长久这样下去的。我已不指望茂里尼尔的钱，它带不来收益，博卡奇写信说他没有找到买主。但是想到前途只会导致我花得更多。啊！我一旦剩下一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想着，我怀着极度不安和无奈的心理，眼睁睁看着玛塞琳的虚弱生命比我的财产萎缩得更快。

虽然她依靠我的百般照料不用操心，但是这种匆匆忙忙辗转各地使她疲劳；但是更使她疲劳的——我现在敢于向自己承认——是害怕我的思想。

“我明白了，”有一天她对我说，“我明白了你的学说——因为现在这是一种学说了。这个学说可能很诱人，”然后她低声加了一句，声调悲伤，“但是它排斥了弱者。”

“就是应该这样。”我立即不由自主地说。

那时我好像感觉到这句不留情面的话，吓得这个弱女子退缩发颤……啊！可能你们会认为我不爱玛塞琳。我发誓我热爱她。她从来没有那么美，在我眼里看来也是如此。她得病后面容更加秀丽，有一种出神的样子。我几乎不再离开她，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照顾她，保护她，守着她。她睡眠很浅，我训练自己睡眠比她还浅。我看着她入睡，我又是首先醒来。有时我要到田野或者路上散步，离开她一小时，我不知出于什么爱怜之心，还是唯恐她冷清，马上又回到了她身边；有时我鼓动我的意志，抗议这种桎梏，对自己说：“虚伪的大人物，你就是这个德性！”有意强迫自己在外面停留；但是我抱着满怀的鲜花回去，花园早开的花或者暖房的花……是的，我对你们说，我温柔地爱护她。但是怎么说明呢……我对自己尊重愈少，对她爱慕愈深；谁能说出人身上有多少相互对抗的情欲与想法。

坏天气早已过去多时了；季节渐趋温和；杏树突然开花。——这是三月一日。我一早到西班牙广场。农民把田野里带白花的树枝都折了下来，卖花人的篮子里盛满了杏花。我满心喜欢，买了一

大捆，由三个人给我送到家。我带了整个春天回家。树枝勾住门框，花瓣雪片似的洒落在地毯上。我到处都放，装满所有的罐子；客厅给我染成一片白色，恰巧那时玛塞琳不在。我已经想到她的喜悦而喜悦……我听到她来了。她在那里。她打开门。她身子摇晃……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我可怜的玛塞琳。”

我急忙到她身边，温柔地抚摸她。那时她仿佛为自己流泪道歉：

“花的气味叫我不舒服。”她说……

这是一种精细的蜂蜜幽香……我一句话不说，抓起这些无辜的细枝条，折断，带出去一抛，心里很火，眼睛充血。啊！要是这么一点春意她也不再能忍受！……

我经常回想起她那次哭泣，我现在相信她知道自己生还无望，为了看不得其他春天而流下了眼泪。我还想强者有强的欢乐，弱者有弱的欢乐，强的欢乐会伤害弱者。她呢，一点点欢乐令她陶醉；稍为兴奋一点她就再也忍受不了。她所说的幸福，在我只能说静心，而我不愿意也不能够静心的。

四天后我们又去索伦托。我很失望那里天气并不更暖和。一切都像在哆嗦。风不停地吹得玛塞琳非常困倦。我们愿意下榻在前一次来的那家旅馆；我们又住到原来那个房间……我们惊讶地望着灰色天空下失去魅力的景色，死气沉沉的旅馆花园；当我们恋爱时在那里散步，花园在我们看来是多么迷人。

我们决定乘海轮到巴勒莫，有人向我们称赞那里的气候；我们回到那不勒斯，准备在那里上船，但是我们还是耽搁下来了。然而在那不勒斯我至少不觉得无聊。那不勒斯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历史气息不强加于人。

白天的时刻我差不多都留在玛塞琳身边。到了夜里她累了，早早上床；我看着她入睡，有时自己也上了床，然后她呼吸均匀向

我说明她睡着了;我悄声起床,摸黑穿上衣服,像个小偷似的溜到外面。

外面!喔!我真会大声欢叫。我要去做什么?我不知道。白天天空阴霾,现在乌云已一扫而光;月亮几乎是圆的,光芒闪耀;我信步往前走,没有目的,没有期望,没有约束。我用一种新目光看一切用更专心的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我吮吸黑夜的水气;我用手东摸西摸;我来回溜达。

我们逗留那不勒斯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这样漫无目的闲荡,直到黎明方歇。我回家发现玛塞琳满脸泪痕。她对我说,她惊醒后发现我不在,害怕极了。我要她安静,竭力跟她解释我到哪里去了,答应不再离开她。但是到了巴勒莫的第一夜,我守不住了;我走了出去……最早熟的橘子树已经开花,风一吹香气扑鼻。

我们在巴勒莫只住了五天,然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泰奥米纳,我们两人都想再看一看这地方。我有没有说过,村庄坐落在山岭高处;车站在海边。把我们带到旅馆的车子必须立刻把我带回车站,我要领取我们的箱子。我站在车子里好跟车夫闲聊。他是住在卡塔尼亚的西西里人,小个子,像西奥克里特斯的诗句那么美,像水果那样发亮、飘香、有味道。

"这位太太多美啊!"他看着玛塞琳走远时声音悦耳地说。

"你也很美,年轻人。"我说。因为我俯身对着他,按捺不住,把他一把拉过来,亲了一下。他笑着听之任之。

"法国人个个多情,"他说。

"不,意大利人才是情种呢。"我也笑着回答他……接着几天我找他,但是我总见不着他。

我们离开塔奥米纳去锡拉库萨。我们一步步沿着第一次旅程倒着走,回溯到我们爱情的源头,在第一次旅程中我一周比一周健康,而现在我们往南走,玛塞琳的病情一周比一周恶化。

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为什么顽固盲目,甘心疯狂,使自己相

信，尤其试图使她相信她需要的是更多的阳光，更多的热，提出我在比斯克拉疗养的情景作为理由……空气确是温和了；巴勒莫的海湾气候宜人，玛塞琳在那里很愉快。在那里，可能她会……但是我可以作主去选择我的心愿吗？去确定我的向往吗？

在钭拉库萨，海洋情况和航班不正常，迫使我们等了一个星期。我不陪玛塞琳的时光都是在老码头度过的。喔！钭拉库萨的小港口！酸酒味，烂泥的小路，发臭的小店，装卸工、流浪汉、酒气熏人的水手出出入入。我混迹在边缘人物中间，才是有了好伴。当我的整个肉体都在品尝他们的语言时，我有什么必要去听懂呢？情欲的粗野在我眼里只是健康与精力的一种掩饰。我徒然对自己说他们对自己的贫困生活不可能同我一样有兴趣。啊！我多么愿意跟他们一起滚倒在桌子底下，在微弱的晨光中打着寒颤醒来。在他们身边，我变本加厉憎恶奢华、舒适、我周围的一切、我健康恢复后这种毫无用处的保护、以及防止我们的身体冒险接触生活的种种预防措施。我把他们的生存想像得更远。我也愿意更远地追随他们，探测他们的醉态……然后突然我又看到了玛塞琳。她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她在受苦，可能在哭泣……我急忙站起身，奔跑；我回到旅馆，旅馆门口好像有张告示：穷人免进。

无论什么情况玛塞琳还是以一贯的态度迎着我，没有一句责备或一句怀疑，竭力微笑。我们单独用餐；我叫这家普通旅馆给她拿来最佳菜肴。用餐时我想：一片面包，一片奶酪，一根茴香够他们吃的，同样也够我吃的。可能在附近什么地方，还有人挨饿，连这样的粗食也吃不到……现在我桌上的东西可以供他们吃喝上三天。我多么愿意破墙让他们进来一起用餐……因为感觉人家挨饿使我忧郁不安。我又去了老港口，把口袋里满把的零钱任意施舍。

人穷则受奴役；为了吃饭，穷人接受一桩毫无乐趣的工作，不能快快活活工作是可悲的，我想，于是我给不少人出钱买休息。我说：不想干，就别干了。我梦想让每个人都有这份悠闲，任何创新、

罪恶、艺术不可能没有悠闲而欣欣向荣的。

玛塞琳没有误解我的思想，当我从老港口回来，我不向她隐瞒周围人的凄凉境况。人就是这样。玛塞琳冷眼旁观，知道我努力要去发现什么；当我责备她过于相信她在每个人身上逐步幻想出来的美德时，她对我说：

“您只有指出他们缺点时才会感到满意。您知道吗，我们的目光盯住某人身上那一点时，会把它渲染和夸大？我们说的什么就会把它变成是什么。”

我多么愿意她说的话没有道理，但是必须私下承认，每个人身上最恶的本能总是真诚的。然而，我说的真诚又是什么呢？

我们终于离开了钭拉库萨。我心头一直萦绕对南方的回忆和向往。玛塞琳在船上好了一些……我又见到了海的情韵。海面那么平静，船行驶的痕迹留在上面不去。我听见滴水的声音，流水的声音，水手洗甲板声，赤脚走在木板上的啪哒声。我又看到洁白一片的马耳他；驶近突尼斯城……我这人是变多了！

气温很高。天气晴朗。一切光辉灿烂。啊！我愿意我这里说的每句话点点滴滴表达出我丰富的官感……现在我徒然努力使我的故事比我的生平更有条理。很久以来，我设法要跟你们说我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的。啊！让我的精神从难以忍受的逻辑中解脱出来！我感到自己心中除了高尚以外没有其他。

突尼斯城。阳光普照但不强烈。阴影还是很浓。空气像是一种流动的光，人和物都沉浸其中。这块触动感官的土地使人满足，但不平息欲望，一切满足都在刺激欲望。

这块土地缺乏艺术作品。我瞧不起那些不识美、只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人。阿拉伯人这点非常可贵：他们生活艺术，歌唱艺术，过一天消费一天艺术；他们不把它固定和珍藏在任何作品中。这是缺乏大艺术家的原因与结果……我总是相信这样的人才是大艺术家，他们敢于把某些自然的东西点化成美的东西，使后来

看到的人说:“我以前怎么没明白这竟是这样的美……”

凯鲁万的夜色很美。这个城市我还不认识,我没有带上玛塞琳去。正当回旅馆睡觉时,记起一群阿拉伯人露天躺在一家小咖啡馆提供的席子上。我走去挨着他们睡。回来时带了一身虱子。

海边的湿热空气大大损害玛塞琳的健康,我说服她当务之急是尽快赶到比斯克拉。那时已四月初。

这次旅程走了很久。第一天我们直抵君士坦丁;第二天,玛塞琳很累,我们只到达埃尔唐塔拉。在那里我们到处寻找,到了傍晚找到一片暗影,在黑夜里比月光更加幽美清凉。它像一股永不干涸的山泉,蜿蜒流到我们跟前。从我们坐的斜坡可以看到平原像着了火似的。这一夜玛塞琳没法睡着;出奇的静和细微的声音都使她不安。我怕她有寒热,听到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第二天发现她更苍白了。我们又出发了。

比斯克拉。我要来的就是这里……是的;这里是公园,凳子……我认出那条凳子,我康复初期在上面坐过。我那时看一部什么书?……荷马;后来我没有再翻过。这里是那棵树,我要拍拍树皮。我那时多么虚弱!……咦!那里是孩子……不,我一个也不认识。玛塞琳神色庄重!她跟我一样变了。天气这么好她为什么还咳嗽?那里是旅馆。那里是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平台。玛塞琳在想什么?她没有跟我说一个字。她一走进房间,就躺在床上;她累了,说愿意睡一会儿。我走出去了。

我认不出那些孩子了,但是孩子认出了我。听说我到了,他们个个都跑了过来。这是他们吗?真令人丧气!发生什么啦?他们都长大了不少。才过了两年,这怎么可能呢……那几张脸原来充满青春朝气,现在都给疲劳、罪恶、懒惰弄得丑陋不堪。什么样的卑贱工作会那么早摧残了这些美丽的身体?像一种崩溃……我向他们提问题。巴希尔在咖啡馆洗盘子,阿苏尔给养路队砸石头,一天才挣几个苏;哈马塔瞎了一只眼睛。谁会相信呢?萨德规规矩

矩了，他帮助哥哥在市场卖面包；他好像变傻了。阿吉卜跟着父亲开了一家肉店；他长胖了；他丑；他有钱；他不愿意跟他的穷伙伴说话……体面的职业却教出多少笨蛋！我会在他们中间发现我在同辈中憎恨的东西吗？布巴克尔呢？他结婚了。他还不到十五岁。可笑。也不尽然；当晚我见到他了。他解释说：他的婚姻只是一个幌子。我相信他是个十足的淫棍。他喝酒，变形了……这就是生命留下的东西吗？这就是生命要他们这样的吗！我来了看到他们都是这样，觉得悲痛难忍。梅纳尔克说得不错：回忆是个不幸的编造。

莫克蒂尔呢？啊！他出狱了。他躲了起来。其他人不再跟他来往。我要见他。他是他们中间最英俊的人；他也会让我失望吗？有人把他找到了，带了来见我。不！这个人没有萎靡不振，甚至在我的记忆中他也没有这样出色。他的力量与美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他认出我笑了一笑。

“你坐牢前做了些什么？”

“没什么啊。”

“你偷东西了？”

他不承认。

“你现在做什么？”

他笑了。

“嗨！莫克蒂尔！你要是没事干，你陪我们去图古尔特吧。”我心血来潮要去图古尔特了。

玛塞琳身体不好；我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当我那天晚上回到旅馆，她一句话不说靠在我身上，眼睛紧闭。她的衣袖宽大，卷起来露出瘦削的手臂。我抚摸她，轻轻摇她摇了很久，就像让孩子睡着。这是爱，还是焦虑，还是寒热使她这样发抖？啊！可能还有时间……我就不会停下来吗？我寻找，我找到了我的价值所在：十足的顽固不化。但是我怎么跟玛塞琳说我们明天动身去图古尔特

呢?

现在她睡在隔壁房间。月亮早已升起多时,光洒满平台。这种光有点吓人。叫人无法躲开。我的房间铺的是白色石板,反光尤其明显。光通过洞开的窗户流进来。我认出了房间里的月光以及月光里的门影子。两年前月光更往里照……是的,它现在正是在那里往前移动——这时我放弃睡眠走下床。我把肩膀靠在门框上。我认出棕榈树纹风不动……那天晚上我读到了哪句话?啊!是的,基督对彼得说的话:"现在自己束上带子,到你愿意去的地方……"我到哪儿去?我要到哪儿去……我没有跟你们说的是最后一次我从那不勒斯到了波塞道尼亚,有一天,一个人……啊!我真会在这些石头遗迹前哭一场!古希腊的美显得单纯、完美、带着微笑——被人遗弃了。艺术离我而去,我感到这点。那么给其他什么东西让位了呢?这已不像以前是一种带着微笑的和谐……我也不再知道我服侍的神秘的神。新上帝啊!赐我见识新的种族,新类型的美。

第二天早上,驿车把我们带走。莫克蒂尔跟我们同行。莫克蒂尔快活得像个国王。

恰加、克弗多、姆莱亚……一站站都很沉闷。旅途还要沉闷,走不完似的。我承认,我原来以为这些绿洲会更有生趣。不料满目是一片沙子和石头;然后才有几处矮灌木丛,奇怪地开着花;有时几株试种的棕榈树,由一道暗流灌溉……现在我爱沙漠胜过爱绿洲了……沙漠充满死亡的光荣和排斥一切的壮丽。人的力量在这里显得丑和可怜巴巴。现在其他一切土地都使我厌倦。

"您爱好非人性的东西。"玛塞琳说。但是她自己目不转睛,贪婪地看个不厌!

第二天天气变坏了一点。也就是说刮起了风,地平线暗了下来。玛塞琳不舒服,呼吸进去的沙子使她的咽喉发毛发痒;过于强烈的光线使她的眼睛疲劳;她看了这个严酷的景色伤神。但是现

在走回头路已经太迟。几小时后我们到了图古尔特。

这最后一段旅程，虽然是最近发生的事，我记得的却最少。现在回想不起第二天的景色和我刚到图古尔特做的事。但是我还能记忆的是我多么缺乏耐心和做事仓促。

早晨天气特别冷。到了傍晚刮起强烈的西蒙风。玛塞琳旅途中累坏了，一到就上了床。我希望找到一家舒适一点的旅馆；我们的房间糟透了：沙子、阳光和苍蝇把一切弄得灰扑扑，脏兮兮，黯然无光。从清晨以来几乎没有吃过东西，我要人立刻送食品来；但是玛塞琳觉得什么都难吃，我不能勉强她吃点什么。我们带来了烹茶的茶具。我干起了这些可笑的家务。晚餐时我们就吃了几块干点和这样做的茶，当地的咸水使茶有一种怪味。

为了在最后装得有点美德，我在她身边留到傍晚。突然我觉得自己像脱了力似的。尘土的味道啊！劳累啊！非人力所能克服的悲哀啊！我几乎不敢看她；我知道我的目光不在寻找她的目光，而是可恶地盯住她的黑鼻孔。她脸上的痛苦表情令人可怕。她也没有在看我。我好像接触到她，感到她的焦虑。她咳得厉害，然后睡着了。不时会突然有个颤抖，颠动她的身子。

夜里天气会变坏，趁不太晚时我要知道可以求谁帮忙。我走出去。在旅馆的门前，图古尔特广场、马路、甚至气氛，都是怪里怪气的，以致使我相信看到这些的东西不是我。过了片刻我回到旅馆。玛塞琳静静睡着。我刚才怕得没有道理。大家以为在这块异样的土地上危机四伏，这荒谬可笑。我安下心来又走了出去。

广场上的夜生活奇怪生动，人来人往都静悄悄的，白色长袍避人耳目似的溜过去。不知从哪里传过来怪异的乐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有个人向我走来……这是莫克蒂尔。他说他等着我，想我会重新出来的。他笑了。他熟悉图古尔特，经常来，知道可以带我上哪儿去。我就由他领着我走。

我们在黑夜中走着；我们进了一家摩尔人咖啡馆。乐声是从

那儿来的。有几个阿拉伯女人在里面跳舞——如果这种单调的摆动也可以说舞蹈的话——其中一个握住我的手;我跟她走;这是莫克蒂尔的情妇。他陪着……我们三个人走进那间窄而深的房间,惟一的家具是一张床……一张很矮的床,我们在床上坐下。一只白兔关在房间里,当莫克蒂尔跟兔子玩时,这个女人拉我过去,我也让她拉过去,像给人拉进了睡眠……

啊!我可以在这里装假或者避而不谈——但是既然这个故事已再不是真实的了,我谈谈又怎么样呢……

我一人回旅馆,莫克蒂尔留在那里过夜。时间晚了。天空刮起干燥的西洛哥风;这种风夹着大量沙子,尽管是黑夜还很烤人。我走了几步就全身淌汗了;但是我突然急于要回去,几乎跑着回到那里。她可能已经醒了……她可能需要我……不;窗口是黑的。我等待风稍歇的一刻才开门;进入黑暗,很轻很轻。这是什么声音?我认不出她的咳嗽……我打开灯。

玛塞琳半卧半坐在床上;她的一条瘦胳膊勾住床栏,身子仰起;她的床单、她的手、她的衬衣上面流淌着一长条鲜血;脸上也血污斑斑;两只眼睛瞪着,样子极丑。她一声不响,我比听到任何临终的哀叫更加惊吓。我在她渗汗珠的面孔上寻找一个小部位,难堪地亲上一亲;汗的味道留在我的嘴唇上不去。我把她的额头和面颊洗干净,清凉一下。我的脚踩到床边的一件硬物。我弯下身,捡起一串念珠,这是她在巴黎要去的,她让它掉到了地上;我把念珠放到她张开的手里,但是她的手立刻下垂,又让它掉在地上。我不知怎么办:我要呼救……她的手死命勾住我,把我拽住不放;啊!她以为我要离开她?她对我说:

"嗳!你还可以再等。"她看到我要说话又说:"什么都别跟我说,一切都很好。"我又捡起念珠,把它放到她手里,但是她又让它掉下——我怎么说呢?她是有意让它跌落的。我跪在她旁边,拿着她的手放在我的胸前。

她毫不理会，半个身子靠在长枕上，半个身子靠着我的肩膀，好像有点睡着了，但是她的眼睛依然睁着。一小时后她又挺起身；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拘挛在衬衣上，撕上面的花边。她透不过气。将近天亮，又是一阵吐血……

我的故事已向你们讲完了。我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图古尔特的法国公墓丑陋破败，一半已被沙子淹没……我依靠仅留下的一点毅力，把她从这块凄凉的坟地迁走。现在她葬在埃尔唐塔拉，她喜爱的一座私人花园的树荫下。这一切仅是三个月前的事。这三个月却使事情恍如十年前那么久远。

米歇尔长时间沉默不言。我们也一声不出，每个人都感到一种奇异的不安。我们怎么会觉得米歇尔把他的行为向我们说了以后，也就无可厚非了；他向我们慢慢解释，我们不知道在哪一点不赞成，使我们几乎成了他的同谋。我们好像也参与其事了。他说完这件事，声音一点不颤，也没有任何音调改变或者动作表明他有过什么激动与惶惑，或许是他有意摆出玩世不恭的高傲，不在我们面前流露感情，或许是他出于羞愧，害怕用眼泪打动我们的感情，或许是他这人就是没有感情。即使在现在，我也区别不出他身上有多少高傲、力量、冷漠或羞愧。隔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承认，使我害怕的是我还很年轻。我有时觉得自己真正的人生还没有开始。请你们现在把我从这里带走，告诉我生活的理由。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可能是我已经解脱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受不了这种漫无目的的自由。请相信我，这不是我厌倦了我的罪恶——你们要这样称呼也行，而是我必须向自己证明我没有逾越我的权利。

当你们刚刚认识我的时候，我的思想坚定不移，我知道这样才会造就真正的人；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但是我相信是这种天气引起

的。这里常年一片蔚蓝，比什么都叫人思想消沉。在这里做任何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欲望后面紧跟着肉欲。我受到美好人生与死亡的包围，觉得幸福太现实了，沉浸于幸福又太乏味了。我大白天躺在床上，为了混过漫长沉闷的日子和难熬的空闲。

你们看一看那里，我把一些石子放在阴影里，然后我长时间抓在手心，直到石子表面安神养心的凉意完全消失。然而我换上其他石子，把那些不再凉快的石子再放在阴影里。时间过去了，然后晚上来了……把我从这里带走吧；我自己已无能为力了。我的意志中有什么东西垮了；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获得力量离开埃尔唐塔拉。有时我害怕被我取消的东西在进行报复。我愿意重新开始。我愿意抛弃余留的财富；你们看这几面墙上还挂了一些……这里我几乎不靠什么在过日子。一个半法国血统的旅馆老板给我准备一点食物。看见你们进门就跑掉的那个男孩早晚给我送来，换取我给的几个苏和几下爱抚。这个孩子一见外人胆怯怕生，跟我像一条狗那么温和忠诚。他的姐姐是乌尔特-那依尔山区人，她每年冬天上君士坦丁，向旅客出卖肉体。她非常美，头几个星期，我容许她有时在我身边过夜。但是有一天早晨，她的弟弟小阿里撞见我们睡在一起。他显得非常不高兴，五天不愿意回来。可是他不是不知道他的姐姐是怎样谋生的。他以前谈到这件事，语调里没有半点为难……他嫉妒了吗？不管怎样，这个捣蛋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一半是厌了，一半也是害怕失去阿里，闹了那件事以后，我不再留那个姑娘过夜。她并不介意。但是我每次遇见她时，她笑笑，开玩笑说我要男孩不要她。她认为我留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他。可能她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窄　门

马振骋　译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一)

我在这里叙述的故事,别人可以写成一部书,在我则是全身心投入的生活经历,我的道德观念也受到重大挫折。因而我只是把我的回忆草草写下,有的段落支离破碎,也不求助于任何虚构去补缀拼凑;我说出这些往事,原不指望有多少乐趣,任何矫揉造作的努力更会把仅剩的乐趣一扫而光。

我丧父时还不到十二岁。母亲在父亲行医的勒阿弗尔市里再也没有什么眷恋,决定搬到巴黎去住,认为我在那里可以更好完成学业。她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阿斯布尔顿小姐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小姐没有家,起初是母亲的教师,后来是她的伴侣,不久成了她的朋友。这两个妇女都是面容温和凄恻,我随同她们一起生活,她们在我的回忆中总是像穿着丧服似的。有一天,我想,已离父亲过世很长一段时间了,母亲用了一条玫瑰红缎带换下晨帽上的那条黑缎带。

"哦!妈妈!"我惊呼,"你用这个颜色难看极了!"

第二天,她又缀上了一条黑缎带。

我的体质向来很弱。妈妈和阿斯布尔顿小姐时时刻刻防止我别累着了,这份操心没有使我变成懒汉,这是因为我实在喜欢学习。刚入初夏,她们两人一致认为是我到乡下去的时候了,我在城里脸无血色;将近六月中,我们前往勒阿弗尔附近的封格斯马尔,

每年夏天布科兰舅舅在那里接待我们。

布科兰一家住的是一幢白色三层楼房子，跟上两个世纪的许多乡村房屋很相像；四周一座花园，不很大，也不很漂亮，与诺曼底的其他许多花园也没有明显的差别。房子朝东对着花园前面，开了二十来扇大窗子。后墙也有那么多扇窗子，两侧没有。窗上都是小玻璃格，有的不久前新换的，在发黑发绿的老玻璃格子中间显得很刺眼。有几块玻璃上有疵瑕，被亲戚们叫做"砂眼"；通过砂眼看出来的树弯弯扭扭；邮差经过砂眼前面会突然变成驼背。

长方形的花园四周有围墙，在房屋前面形成一块绿荫覆盖的大草坪，绕着草坪是一条砂砾路。这边的墙头砌得矮了下去，可以看到包围花园的农庄院子，按照当地的做法，一条山毛榉道路作为院子的边界。

房屋背面朝西，花园布局更为舒展。南面贴墙的果树前是一条鲜花盛开的小径，有一排葡萄牙月桂树和其他树做的厚屏障，挡住了海风。沿北面的墙边另有一条小径，伸入树枝下面不见了。我的表姐妹称为"暗道"，一过黄昏都不愿意冒险再往里面钻。这两条小径都通往菜园，菜园是花园的延伸，不处在同一平面上，要走下几级台阶。然后，菜园尽头的墙上开有一扇小暗门，墙外是矮树林，山毛榉道路的左右两侧都可以到达那里。从西面的台阶，目光越过连接高原的灌木，欣赏到满山遍野的庄稼。离此不远的地平线上，一座小村庄的教堂，黄昏风静时，有的房屋冒出袅袅炊烟。

夏季，每个晴天的晚上，我们在饭后到"下花园"去。从小暗门出去，坐到路边的一条长椅子上，在这里乡野景色几乎一览无遗；舅父、母亲和阿斯布尔顿小姐坐在一座废弃的泥灰岩矿的茅草棚顶旁边；眼前的小山谷里雾气弥漫，远处的树林上空夕阳余辉。然后我们又到已经昏暗的花园角落里停留一会。我们回去，在客厅里见到舅妈，她几乎从不跟我们出去……对我们孩子来说，晚间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经常还看书，过后会听到做

父母的上楼的声音。

我们白天的时间不是在花园里过，就是在“学习室”里过，那是舅舅的办公室，里面放了几张课桌。表弟罗贝尔和我并排坐着做功课；在我们后面是朱丽叶和阿丽莎。阿丽莎比我大两岁，朱丽叶比我小一岁；罗贝尔在我们四人中年龄最小。

我在这里叙述的不是我的最早的回忆，但是只有这些回忆与这个故事有关。我要说正是父亲去世的那年这个故事开始了。可能是丧事，也可能即使不是自己悲伤，至少是见到母亲悲伤，使我的情绪过分激动，也唤起我心中其他新感情：我过早地成熟了；那年我们又来到封格斯马尔时，朱丽叶和罗贝尔在我看来还稚气未脱；但是看到阿丽莎时，我突然明白我们两人都已不是孩子了。

是的，这是父亲过世的那年，我们到了不久，母亲跟阿斯布尔顿小姐的一次谈话使我记得那么清楚。母亲和她的朋友正在房间里说着话，我意外地闯了进去。她们在议论舅妈；母亲很生气，舅妈没有带孝或者那么早就脱了孝。（说实在的，要比科兰舅妈穿黑色就像要母亲穿亮色，对我都是无法想像的。）据我记得，我们到的那天，吕西尔·布科兰穿一袭薄纱长袍。阿斯布尔顿小姐一向做人随和，竭力给母亲消气，怯生生地找理由：

“其实，白色也是服丧啊。”

“她披在肩上的那条红围巾，您也说是在服丧吗？弗洛拉，您真叫我光火！”妈妈大叫。

我只是在暑假那几个月里跟舅妈见面，无疑是夏天的酷热，使我看到她总是穿着单薄、大开领的紧身衣，这类袒胸露背的衬衣要比舅妈披在裸肩上的鲜艳围巾，更叫母亲义愤填膺。

吕西尔·布科兰长得很美。我保存着她的一张小画像，完全是她那时候的模样，按照她的习惯姿势侧身坐着，神气那么年轻，简直可以认为是她女儿的姐姐。她头斜靠在左手，一只小指头矫情地弯向嘴唇边上。浓密的鬈发半挂在后颈，由一只粗眼发网罩住。

松松的黑丝绒颈饰上挂一枚意大利镶嵌画纹章，垂落在衬衣的开胸处，黑丝绒腰带上扎着一只飘动的大蝴蝶结，一顶宽边软草帽用带子系在椅背上，这一切更显出她的青春。右手下垂，抓了一部合拢的书。

吕西尔·布科兰是克里奥尔人[①]。她不是从来不认识，就是很早失去了父母。母亲后来跟我说，她是个弃儿或者是个孤儿；伏蒂埃牧师夫妇没有孩子，领养了她，离开马提尼克岛以后不久，也把她带到布科兰家定居的勒阿弗尔。伏蒂埃和布科兰两家常来常往；舅父那时在外国的一家银行供职，只是在三年以后，回到家来才遇到了小吕西尔；他迷上了她，立刻向她求婚，叫他的父母和我的母亲大为难过。吕西尔那时十六岁。这其间，伏蒂埃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她开始为他们担忧，深怕受养女的影响，养女的性格变得一个月比一个月古怪；此外家庭收入也不富裕……这一切都是母亲对我说的，为了向我解释伏蒂埃一家喜出望外地接受了她弟弟的求婚。此外根据我的猜测，年轻的吕西尔开始叫他们非常难堪。我认识勒阿弗尔社会，不难想像大家如何接待这个妖艳动人的少女。我过后不久认识到伏蒂埃牧师温和、谨慎又天真，不善于钩心斗角，面对罪恶束手无策——这位老好人后来被逼入了绝境。至于伏蒂埃太太，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她生下第四个孩子后在产褥期死去，这个孩子跟我年龄相近，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

吕西尔·布科兰很少参加我们的生活，她只是在中饭以后才走下楼来，她立刻躺在一张沙发上或者一只吊床上，伸直着身子挨到傍晚，再起身时也是懒洋洋的。她有时在没有一点汗气的前额上盖一块手绢，好像要吸掉上面的水分；手绢做工精致，散发香气，叫我闻了舒心提神，不像是花香，而是果子香；她有时从腰带里取出

① 法国对安的列斯群岛等殖民地白人后裔的称呼。

一面活动银盖小镜子，它跟其他杂件串在她的表链上。她照镜子，用一个指头碰碰嘴唇，沾一点口水，使眼角润湿。她经常拿了一部书，但这部书几乎总是合拢的，书页中夹着一片玳瑁书签。有人经过她身边，她的目光不会从梦境中转过来看你一眼。经常从她松弛或疲劳的手里，从沙发的扶手或裙子的褶襕，那块手绢，有时又是那部书，或一朵花，或那个书签，跌落到了地上。有一天我捡起那部书时——我要跟你们说的是一则童年回忆——看到这是诗集，面孔都红了起来。

晚餐后，吕西尔·布科兰不走近我们一家人围坐的桌子，但是坐到钢琴前，弹奏肖邦的缓慢的玛祖卡舞曲自得其乐；有时节拍戛然而止，她身子一动不动停在一个和弦上……

我在舅妈身边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不安，一种包含惶惑、欣赏与畏惧的复杂感情。可能是一种模糊的本能警告我要提防她；还有我发觉她看不起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和母亲，阿斯布尔顿小姐怕她，母亲不喜欢她。

吕西尔·布科兰，我愿意不再怪您，一时忘掉您造成那么多的伤害……至少我努力平心静气地谈到您。

那年夏天——或许是第二年夏天，因为背景始终不变，我的回忆有时会重叠混淆——有一天我走进客厅寻找一部书；她在里面。我立刻抽身往回走；她平时像没有看见我似的，这次叫住我：

“杰罗姆！你为什么那么快要走？我叫你害怕啦？”

我走近她，心头乱跳；我大着胆子向她微笑，把手伸给她。她用一只手握住我的手，用另一只手抚摸我的面颊。

“你的母亲真不会给你穿衣服，我可怜的小伙子……”

我穿了一件高领水手服，舅妈开始拿在手里捏皱。

“穿水手服领子要敞开！”她一边说一边把一颗衬衫纽扣拉掉，

“瞧！看你自己不是好点了么！”她取出她的小镜子，把我的面孔拉向她的面孔，把她的裸臂勾住我的脖子，手伸到我敞开的衬衫里，还笑着问我怕不怕痒，更往里面伸……我一惊，势头很猛，把水手服也挣破了；我满脸通红，而她却叫：

“嗨！大傻瓜！”我逃开一直跑到花园深处，在花园的小池子里浸湿手帕，放在额头上，把我的面颊、脖子、这个女人碰过的地方又洗又擦。

有些日子，吕西尔·布科兰会“发毛病”，她这病突如其来，闹得全家惶惶不安。阿斯布尔顿小姐急忙把孩子带开，给他们找点事情做；但是无法不让他们听到从她的卧室或客厅里传过来的号叫声。舅舅惊慌失措，我们听到他在走廊里乱窜，找手巾，找科隆水，找乙醚；晚餐桌上，舅妈还不露面，舅舅表情又愁又老。

当毛病快要发过去时，吕西尔·布科兰把自己的孩子叫到身边，至少有罗贝尔和朱丽叶，从来不叫阿丽莎。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阿丽莎关在房间里，她的父亲有时到房里去找她，因为他经常跟她闲谈。

舅妈发病使仆人很惊恐。有一天晚上病发得特别厉害，我得到嘱咐和母亲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客厅里有什么动静，传到那里轻多了。我们只听到厨娘在走廊边跑边喊：

“先生快下楼来吧，可怜的太太要死啦！”

舅舅已上楼进了阿丽莎的房间，母亲走出去迎他。一刻钟后，他们两人经过，没有注意到我留在房间里窗子大开，母亲的声音传到我这里：

“我的朋友，要不要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在做戏。”她好几次一字一顿地说：在——做——戏。

这件事发生在暑假快结束时，离我们的丧事已有两年。后来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再见着舅妈。有一桩不幸的事搅乱了我们的家庭，还有一个小插曲发生在事情解决前不久，使我对吕西尔·布科兰复杂不定的感情转化成了纯然的憎恨，不过在谈这两件事以前，我必须跟你们谈谈我的表姐。

阿丽莎·布科兰长得美，我当时还不懂得去发现；我被她吸引，留在她身边不走，不只是她长得美，而是另一种魅力。当然，她很像她的母亲；但是她的眼神非常不同，以致我只是很久以后才察觉她们相像。我不擅长描述一张面孔；五官、甚至眼睛的颜色也看过就忘。我只记得她微笑时已带凄凉的表情，两条眉毛高高挑起，在眼睛上面形成一个大圆圈。我在别处从未见过这样的眉毛……也可以说见过，那是但丁时代的一尊小雕像；我不由猜想贝阿特丽克斯[①] 童年时也有这样两条又弯又长的眉毛。这两条眉毛使眼睛、以致全身都带有一种又焦虑又信赖的询问表情。是的，充满热望的询问表情。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问号和期待……我将告诉你们这个问号怎样占据了我的心，支配我的生活。

可是朱丽叶看起来或许更美；欢乐和健康使她容光焕发，但是她的美跟姐姐的典雅相比，显得太露，叫人一眼看尽没有回味。至于表弟罗贝尔，他的性格没有什么特点，只是一个跟我几乎同龄的少年而已；我跟朱丽叶和他玩耍，而跟阿丽莎谈话；阿丽莎很少参加我们的游戏；至今回忆起不论多么远的往事，在我眼里她还是严肃，淡淡笑容和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们谈些什么？两个孩子有什么可以谈的呢，我马上就会告诉你们的，但是我愿意先把舅妈的事交待完毕，免得以后又再提起她。

父亲过世后两年，母亲和我到勒阿弗尔过复活节假期。我们没有住在布科兰家，他们在城里的住宅很挤，而是住在母亲的一个姐姐家，她的房子要宽敞得多。普朗蒂埃姨妈长期守寡，我很少有

---

① 但丁《神曲》中人物。

机会遇到。她的孩子我也不熟，年龄比我大得多，性格也很不相同。“普朗蒂埃家”，我们在勒阿弗尔的人都这样叫，其实不在市内，而是坐落于半山腰里，这座小山俯视全城，就叫“小冈”。布科兰一家住在商业区附近。斜坡上有一条小道可以很快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我一天在斜坡上上下下好几次。

那一天，我在舅舅家吃了中饭。饭后不久他就出去了，我陪他到办公室，然后上山到普朗蒂埃家找母亲。到了那里我知道她已和姨妈一道出门去了，要到晚饭时才回家。我立即再下山到了城里，我也很少有机会在城里自由溜达。我走到港口，海面的雾把港口遮得死气沉沉；我在码头上闲逛了一两个小时。突然我想出其不意去看阿丽莎，虽然我才离开她不久……我跑步穿过市区，打布科兰家的门铃；我已经要冲向楼梯。给我开门的女佣制止我：

“不要上去，杰罗姆先生！不要上去，太太在犯病。”

但是我上去了：“我不是来看舅妈的……”阿丽莎的房间在三楼。一楼是客厅和餐厅；二楼是舅妈的房间，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房门开着，人必须走过门前，房间里射出一缕光线，把楼梯口切成两半；我怕被人看到，犹豫一下，躲了起来，惊骇地看到这一个情景：房间的窗帘全部拉上，但是两支枝形烛台点上了蜡烛，放出欢乐的光芒，舅妈躺在房间中央的一张长椅子上，她的脚边是罗贝尔和朱丽叶；她的身后是一个陌生青年，穿一身中尉制服——有这两个孩子在场，今天在我看来是丑恶无比；那时我天真无邪，看见他们反而感到安心。

他们满脸笑容盯住陌生人看，陌生人则尖声尖气重复说：

“布科兰！布科兰！我要是有一头绵羊，我一定叫它布科兰。”

舅妈自己也放声大笑。我看到她递给青年一支香烟，青年点燃了，再由她吸了几口。香烟掉到地上。他扑上前去捡，假装两脚绊在一条围巾里，跪倒在舅妈面前……趁着这幕闹剧，我才溜了过

去没被发现……

我到了阿丽莎的房门口。等待了一会儿。从下一层楼传来响亮的谈笑声；可能盖过了我的敲门声，因为我听不到回答。我推门，门无声地开了。房里已经非常暗，我没有立刻辨认出阿丽莎；她跪在床头，背对着格子窗，从窗外透进苍白无力的阳光。当我走近她时，她转过身，但是没有站起来；她喃喃说：

“哦！杰罗姆，你怎么又来了？”

我弯下身拥抱她，她的脸上都是泪水……

这一时刻决定了我的一生；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不能不感到忧伤。当然阿丽莎为什么悲痛，我显然并不完全了解，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她这颗弱小、颤动的灵魂，她这个单薄、抽泣不止的身体，是经受不起这样悲痛的。

我站在她身边，她依然跪在地上；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前所未有的激动；但是我把她的头搂在自己胸前，嘴唇压在她的额上，从这里传达我的灵魂。我满怀怜爱，还有一种夹杂热诚、无私与美德的模糊感情；我竭尽全力向上帝呼吁，自愿献身，此生中除了保护这个孩子不受恐惧、罪恶和生活的伤害，没有其他目的。最后我满口祈祷跪了下来；我要她在我身上得到庇护；我在昏乱中听到她说：

“杰罗姆，他们没有看到你，是吗？哦！你快走吧！不要让他们看见你。”

然后声音更低了：

“杰罗姆，别对人说……我可怜的爸爸一点不知道……”

我对母亲也就没说什么；但是普朗蒂埃姨妈跟她窃窃私语没完没了，这两个女人神情诡秘、忙碌、难过，每次密谈时我走近去，

她们就支开我说:“我的孩子,你到别处去玩吧!”这一切向我说明布科兰家的秘密她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

我们刚回到巴黎,一封电报又把母亲唤回勒阿弗尔:舅妈不久前离家出走了。

“跟个男人一起?”我问阿斯布尔顿小姐,母亲把我留下来托给她照顾。

“我的孩子,这事你以后去问你妈;我是没法回答你的。”这个可亲的老朋友说,这件事叫她无法应付。

两天后,她和我两人动身去找母亲。这是一个星期六。我可以第二天在礼拜堂里遇到我的表姐妹,只有这件事才占据我的心;因为在我儿童的心目中圣堂重逢还是一件大事。总之我不会为舅妈的事操什么心,我也摆出尊严不去问母亲。

那天早晨,礼拜堂里的人不多。伏蒂埃牧师,显然有意选择了基督的话作为他的默祷内容:“**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阿丽莎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位子上,我看到她的面孔侧影;我忘情地盯着她看,以致觉得通过她才听到我竭力要听的这些话。舅舅坐在母亲旁边哭。

牧师首先念完整个章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然后,他分清经文的段落,首先宣讲了路是大的……我神思恍惚像在梦境中,又看到了舅妈的房间;又看到舅妈躺着笑;我看到英俊的军官也笑了起来……就是笑、欢乐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一种侮辱,好像加重了罪恶的丑陋。

“进去的人也多。”伏蒂埃牧师又说了一遍;然后他绘声绘色描写,我看到一批人盛装艳服,嘻嘻笑笑向前走,他们成群结队,我觉得我不能、也不愿意在其中找到位子,因为我跟他们走一步,离开阿丽莎远一步。牧师又重提经文的开头部分,我看到了必须努力才能进去的那扇窄门。我在还没有摆脱的梦幻中把它看做是一台

轧机，我努力要往里挤，疼痛难忍，然而却多少预尝到了一点天赐之福。这扇门又变成了阿丽莎的房门；我要往里走，必须缩小身子，把身子里的一切私心杂念都排除在外……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伏蒂埃牧师继续这样说——我预感到，超越于一切苦行和苦难以上的，是另一种纯洁、神秘、天使般的欢乐，我的灵魂已经如饥似渴地需要。我想像中这种欢乐，像一首提琴曲，又尖厉又温柔，像一团烈火，阿丽莎的心和我的心在其中烧成了灰烬。我们两人往前走，穿着《启示录》中说的这种白衣，手拉着手，望着同一个目标……要是这些儿童的梦幻令人发笑，我也不在乎！我毫不改动把它复述了出来。这里面可能有含糊不清的地方，那只是表现在用词欠妥和形象不完整上，那种感情还是千真万确的。

“找着的人也少。”伏蒂埃牧师最后说。他解释怎样找着那扇窄门……**人很少**——我会是其中一个……

布道快要结束时，我的神经紧张已极，以致仪式一完，我就往外逃，不想去见表姐——同时出于自豪，要让我暗下的决心经受考验，想到立刻离开她才是最配得上她。

(二)

这种严格的教育在我的身上找到了一颗合适的灵魂。我这人天性安分,父母亲身体力行,再加上他们对我童年最初的感情冲动,都以清教徒的戒律管教我循规蹈矩,终于使我的心倾向于我所听说的美德。我约束自己,犹如其他人放纵自己,在我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人家逼我遵守的清规戒律,不但不叫我反感,反而叫我沾沾自喜。我在今后追求的不全是幸福,而是达到幸福的无限努力,已经把幸福与美德混为一谈了。当然到底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遇事不果断,前途也未定,但是不久我对阿丽莎的爱毫不含糊把我往这个方向推。这是内心突然闪过的一道灵光,使我对自己有了意识:我看到自己内向,不开朗,充满期待,不关心别人,很少进取心,除了约束自己以外不思其他作为。我喜爱学习;在游戏中,我只喜欢那些需要思考或努力的游戏。我很少跟我同龄的同学来往,参加他们的嬉乐也只是出于交情或凑和。可是我跟阿贝尔·伏蒂埃交上了朋友,他第二年到巴黎来插班进了我们的班级。他是个温雅懒散的少年,我对他友情多于尊重,但是跟他至少可以谈起勒阿弗尔和封格斯马尔,我的思想不断地飞往那里。

还有表弟罗贝尔·布科兰,他进了我们读的同一所中学,当寄宿生,但是低两级,我只有在星期日才见到他。他要不是我的表姐妹的兄弟——他跟她们也很少有相像的地方——我决不会高兴见到他的。

我那时一心沉浸在爱情中,也只是在爱情的照耀下,这两人的

友情才对我有点意义。阿丽莎如同福音书中提到的那颗名贵的珠子，我则是变卖一切所有要买到它的人。尽管我还是个孩子，我侈谈爱情，又以爱情来称呼我对表姐的感情，是不是错了呢？从我以后的生活经验来说，这样的称呼是再恰当不过了；况且，当我长大后，肉体感到更明确的骚扰时，我的感情本性并未多大改变；我并不企图更直接地占有我少年时代只是宣称般配的那个女人。不论工作、劳动、行善，我暗中把一切都献给她，还做得细腻周到，经常不让她知道我只是为了她才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陶醉于谦谦君子的行为，还很少考虑自己的好恶，一切事不让自己辛苦一番就不会感到满足。

这种讨好的事只是我一个人起劲吗？我只是为她操心，并不觉得阿丽莎有所感动，由于我或为了我去做些什么。她朴实无华的灵魂中一切都美丽天然。她的美德那么自在大方，好像天生如此，由于她的笑容充满稚气，她严肃的目光也变得挺可爱；我又看到面前出现这样的目光，宁静温柔，充满问号，我明白舅舅为什么心神不宁时要在大女儿身边寻找支持、忠告和安慰。在下一个夏天，我经常看见他跟她谈话。悲哀使他苍老许多；他在餐桌上不大说话，或者有时候突然强颜欢笑一下，比沉默还叫人难受。他关在书房里抽烟，直到傍晚阿丽莎去找他：他在催请下才出来，像孩子似的被人带着进了花园。他们两人沿着花径往下走到菜园台阶附近的环形路口坐下，我们在那里放了几把椅子。

一天傍晚，我躺在草地上读书，遮在一棵绛红色山毛榉大树的阴影下，跟花径只隔了一道月桂树篱笆，阻挡了视线，但阻挡不了声音，我听到了阿丽莎和舅舅的声音。他们显然刚才谈到了罗贝尔；阿丽莎那时说出了我的名字，因为我开始清晰听到他们说什么，舅舅叫了起来：

“哦！他么，他一直好学不倦。”

我无意中成了窃听者；我要走开，至少做个什么动作向他们表

明我在这儿;但是做什么呢? 咳嗽? 喊:我在这里,我听到你们啦……使我默不作声的,是为难和不好意思,而不是好奇心要多听几句。况且他们只是走过那儿,我就是听到他们说话也是很不完整的……但是他们往前走得很慢;还会不慢吗,因为阿丽莎按照她的习惯,臂上挽着一只篮子,摘下枯萎的花,在贴墙的树边拣起发青的水果,那是海上经常发大雾而落下来的。我听到她清亮的声音:

"爸爸,帕利西埃姑父是不是个很杰出的人?"

舅舅的声音低沉不清;我听不清他的回答。阿丽莎追问不舍:

"很杰出,是吗?"

回答又是很模糊;然后阿丽莎再问:

"杰罗姆很聪明,不是吗?"

我怎么会不竖起耳朵呢? 但是我还是什么也听不清。她又说:

"你认为他以后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吗?"

这时舅舅提高了声音:

"不过,我的孩子,我首先要弄明白你说的'杰出'是什么意思! 有人可能很杰出,但是并不显露,至少在大家眼里如此……然而在上帝眼里又是非常杰出的。"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阿丽莎说。

"还有……这谁又能说清楚呢? 他还年轻……是的,当然他前程远大;但是要成功这是不够的……"

"还需要什么?"

"嗨,我的孩子,你要我对你说什么呢? 还需要信心、支持、爱……"

"你说的支持是什么?"阿丽莎打断他说。

"这就是我失去的温情和尊重。"舅舅悲哀地回答;然后他们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晚祷时间，我对无意中的失礼行为感到内疚，许愿要在表姐面前自责一番。可能这次掺杂了要多打听一点的好奇心。

第二天我刚说了前面几句话，她说：

“不过杰罗姆，偷听人家说话很不好。你应该关照我们或者自己走开。”

“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偷听……我是无意中听到的……还有你们只是经过那里。”

“我们走得很慢。”

“是的，但是我没听到什么。只一会儿我就听不到你们了……你说，你问要成功还需要什么时舅舅是怎样回答你的？”

“杰罗姆，”她笑着说，“你是完全听到的！你还要逗我重新说一遍呢。”

“我向你保证我只听到个开头……他说到信心和爱的时候。”

“他后来又说还需要许多其他东西。”

“可是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她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

“当他说到生活需要支持的时候，我回答说你有自己的母亲。”

“哦！阿丽莎，你知道我不会永远有她的……而且这不是一回事……”

她低下头：

“他回答我的也是这句话。”

我颤抖着握住她的手。

“不管我今后成为什么人，我愿意这全是为了你。”

“但是，杰罗姆，我也是会离开你的。”

我的话反映了我的心灵：

“我永远不离开你。”

她耸一耸肩膀：

“你难道不够坚强，一个人走不了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走

向上帝的。”

“但是由你指引我的道路。”

“你为什么不找基督而找另一个人领路呢？只有我们祈祷上帝时把对方忘记，我们彼此才是最接近的，你不相信吗？”

“是的，”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每天早晚向上帝祈祷的就是我们相聚一起。”

“那么你不明白什么是与上帝的神交圣礼吗？”

“我心里明白得很，这就是在同一个崇拜对象中热情相聚。我觉得我就是为了跟你相聚才崇拜我知道你所崇拜的对象。”

“你的崇拜动机不纯。”

“不要对我太苛求了。我要是在天堂里找不到你，我也就不在乎这个天堂了。”

她把一个指头放到嘴唇上，神色庄严地说：

“**首先要寻找的是神的天国和正义。**”

把我们的话记下来时，我觉得有人会认为这些话不像是孩子说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有的孩子就是愿意说一些非常庄严的话。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为这些话辩解吗？才不呢，就像我也不会涂改这些话，让它们显得更自然一些。在此以前，我们得到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中的福音书，把其中大段文章背得滚瓜烂熟。阿丽莎借口为了辅导弟弟，跟着我一起学起了拉丁文；但是我猜想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跟我一起阅读。当然，凡是我知道她不会跟着我学的一门课，我是不会怎么感兴趣的。这有时会妨碍我，但是不像人家所想的会遏制我精神奋发，恰巧相反，我觉得她处处不受拘束地在指引我。但是我的精神随着她在选择道路，那时我们操心的则是我们称为“思想”的东西，经常只是一种神交圣礼的借口，这种神交圣礼比感情的伪装、比爱的掩饰更要细腻深刻。

最初，母亲对于她无法估量其深度的一种感情，可能感到不安；但是现在她觉得自己体力在衰退，她喜欢用同样的母爱把我们

两人拥抱在一起。她长期患有心脏病，感到身子不适愈来愈频繁。有一次病发得很厉害，她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

“我可怜的孩子，你看到我老了许多，终有一天我会突然抛下你走了。”

她不说了，透不过气来。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她好像期待着我对她说的话：

“妈妈……你知道我要娶阿丽莎。”显然我的这句话说出了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因为她马上又说：

“是的，我的杰罗姆，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妈妈！”我一边抽泣一边说，“你相信她爱我，是吗？”

“是的，我的孩子，”她温柔地重复了好几次，“是的，我的孩子。”她说话困难。她又说：“这应该由上帝来安排。”然后，因为我俯身对着她，她把手放到我的头上，又说：

“让上帝保佑你们，我的孩子！让上帝保佑你们两人！”接着她昏睡过去了，我怎么也叫不醒她。

这个话题再也没有提起；第二天，母亲感觉好一些；我又回去上课，知心话说到一半又给沉默罩住了。要不然我会多听到几句吗？阿丽莎爱我，我不曾有过片刻怀疑。即使我在这以前有过怀疑，那么在接着那件丧事中，这种怀疑从我心中永远消失了。

一天晚上，母亲在阿斯布尔顿小姐和我面前，非常平静地死去了。把她带走的最后一次发病，初看起来并不比以前几次严重，只是到了后来急转直下，临死前没有一个亲戚来得及赶过来。第一个夜里我留在母亲老友的身边，给死去的亲人守灵。我深爱母亲，尽管流着眼泪，奇怪自己心里并没有感到悲哀，当我哭的时候，那是为阿斯布尔顿小姐难过，她看到自己的朋友，年轻好多年，却先她而去侍候上帝了。不过我心中的私念远远胜过我的悲伤，那就是这次丧事会加速表姐与我的接近。

第二天，舅舅来了。他把女儿的一封信交给我，女儿要再过一

天才跟普朗蒂埃姨妈一起来。她在信中说：

……杰罗姆，我的朋友，我的表弟……我多么遗憾未能在她去世前把那几句话说出来，不然会使她心满意足的。现在请她原谅我吧！从今以后只有上帝给我们两人领路了！再见，我可怜的朋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温柔地做你的阿丽莎。

这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她遗憾没有说出来的话，不是以身相许又是什么呢？我还那么年轻，自然不敢立即向她求婚。可是，我需要她的承诺吗？我们不是已似一对未婚夫妻了吗？我们的爱情对亲友已不是一桩秘密；舅舅也像母亲一样不会设置任何障碍；相反他已把我当作儿子对待。

几天后又到了复活节，我到勒阿弗尔过节，住在普朗蒂埃姨妈家，三餐几乎都在布科兰舅舅家吃的。

我的姨妈费利西·普朗蒂埃是最贤淑的女人了，但是不论表姐妹还是我都跟她不是很亲近。她终日忙得气喘吁吁；她的动作生硬，声音不悦耳；她粗手粗脚爱抚我们，一天中任何时候都会宣泄她对我们过度的感情。布科兰舅舅很爱她，但是我们一听到他对她说话的声调，就感到他更爱我的母亲。

“我可怜的孩子，”一天晚上她对我说，“我不知道今年夏天你打算怎么过，但是我等着要知道你的计划，然后再决定我自己做什么；你要是用得上我……”

“我还没有好好想过，”我回答她说，“我可能会去旅行。”

她又说：

“你知道，在我家跟在封格斯马尔一样，你永远会受到欢迎。你去那儿舅舅和朱丽叶都会高兴的……”

“您要说的是阿丽莎吧。”

“是的！对不起……你不会相信，我一直以为你爱的是朱丽叶，直到后来你舅舅跟我说了……一个月前……你知道，我很爱你们，但是我不很了解你们；我没有多少机会看到你们……而且我也不善于观察；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去管那些不干我的事。我看见你总是跟朱丽叶玩……我就认为……她那么漂亮，那么活泼。”

“是的，我还是很乐意跟她玩；但是我爱的是阿丽莎……”

“很好！很好，这要听你的……而我，你知道，可以跟你说我不了解她；她说话比妹妹少；我想既然你选择了她，你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是，姨妈，我没有选择就爱上了她，我从来不问自己是什么理由我要……。”

“别生气，杰罗姆；我跟你说话没有什么坏意……我原本要跟你说的话都叫你给忘了……啊！是啦：我想，当然，这样下去迟早总是会结婚的；但是，你在服丧，你也不能名正言顺地先订婚……还有你还年轻……我想你现在在封格斯马尔，身边又没有母亲，这在人家眼里看来不好……”

“不过，姨妈，正是这个原因我说要去旅行。”

“是的，那好吧，我的孩子，我想过啦，有我在这里可以使事情顺利进行，我已经作好了安排，夏天可以空出一部分时间。”

“只要我求她，阿斯布尔顿小姐肯定会高高兴兴来的。”

“我知道她会来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也要去……哦！我可不配替代你可怜的母亲，”她突然抽泣起来加了一句，“由我来管家务……总之这样你、你舅舅、阿丽莎就不会感到拘束。”

费利西姨妈对自己在场促成好事过于自信了。说实在的，正是她使我们都感到拘束。她像事前宣布的那样，从七月起就在封格斯马尔住了下来，阿斯布尔顿小姐和我没等多久就去跟她会合。她说是帮助阿丽莎料理家务，其实使这幢本来安静的房子日夜充

满了闹声，她急于向我们讨好，像她说的使“事情顺利进行”，做得非常惹眼，以致阿丽莎和我只要她在面前，大多数情况下感到拘束，几乎无话可说。她一定觉得我们冷冰冰的……即使我们不是闭口不语，她就会理解我们爱情的性质了吗？朱丽叶的性格不同，适合这种热情洋溢的表示；看到姨妈对她的小侄女表现出明显的偏爱，我感到不平，可能也影响到我对姨妈的感情。

有一天早晨，邮差来过以后，她叫我去：

“我可怜的杰罗姆，我抱歉极了；我的女儿有病，要我去，我不得不要离开你们了……”

我空自顾虑重重，去找舅舅，不知道姨妈走了以后我留在封格斯马尔是否合适。但是刚说了头几句话，他就嚷了起来：

“这类事最自然不过了，我这位可怜的姐姐又想到什么啦，要弄得这么复杂？嗨，杰罗姆，你有什么理由要离开我们？你不是已经像我自己的孩子了吗？”

姨妈在封格斯马尔前后只待了不到两周。她一走，房子又变得悄然无声了，恢复原有的宁静，这倒很像是幸福。我们的爱情没有因我戴孝而黯淡，反而更加庄重。我们开始过一种单调平淡的生活，就像置身在回音响亮的空地上，我们最轻微的心跳声也可以听到。

姨妈走了几天后，一天晚上在餐桌上，我们谈到了她——我记得我们是这么说的：

“啊！多么激动！难道是生活的波涛，使她的灵魂得不到更多的平静？完美无缺的爱情，在这里会有怎样的倒影？”因为我们想起了歌德谈到斯坦因夫人时写的一句话：“看到她心灵中反映的世界，是一件美事。”我们立刻据此建立了我也说不清的等级制，把意念功能列为最高品位。舅舅一直没有开口，带着凄凉的笑容指责

我们说：

“我的孩子，人的形象即使残缺不全，上帝也会把他认出来的。我们不能依据他一生中的某一时刻去评论一个人。我可怜的姐姐身上叫你们不喜欢的一切，都是她的生活遭遇造成的，我对这些事太清楚了，因而不会像你们那样严厉批评她。青年时代的优点再讨人欢喜，随着年岁愈来愈老，没有不蜕变的。你们说费利西激动，起初只是可爱的兴致，不假思索，一时忘我的感激……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以前跟你们今天的表现没有多大区别。杰罗姆，我跟你很像，或许比我说的还要像。费利西也很像今天的朱丽叶……是的，从外貌上也像，”他朝女儿转过身又说，“突然我在你的响亮笑声中看到了她；她以前也有过你这样的微笑，也有过你这样的姿势——她很快就失去了——有时像你这样坐着，什么也不做，肘臂往前，两只手的手指交叉托住前额。”

阿斯布尔顿小姐转身向着我，几乎压低了声音说：

“阿丽莎就叫人想起你母亲。”

那年夏天，日朗气清。一切都像渗透了蓝色。我们的热忱盖过了痛苦，战胜了死亡；阴影在我们面前退却。每天早晨，我在欢乐中醒来；我拂晓即起床，奔向红日……当我回想起这段时光，看到的是处处露水。阿丽莎熬夜很晚，朱丽叶就比姐姐起得早，下楼跟我一起到花园里。她充当姐姐与我之间的信使；我向她没完没了地讲述我们的爱情，她也像是百听不厌，我把我不敢对阿丽莎说的话也说给她听，因为我对阿丽莎太爱慕了，在她面前变得胆怯和收敛。阿丽莎好像接受了这种游戏，觉得我跟她的妹妹谈得那么高兴很有意思，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目前我们谈的只是她。

哦，爱情，即使是痴情，也要精心装扮一番，你通过什么样的暗道把我们从笑声引向哭声，从无邪欢乐引向道德规范！

那年夏天悄然过去了，纯洁，毫无曲折，日子过得非常顺当，今

天我的记忆中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惟一的大事是闲谈，读书……

“我做了一个噩梦，”在假期最后几天的一个早晨，阿丽莎对我说，“我活着，而你死了。不，你死我没有看到。只是有这件事：你死了。这真可怕：这太不可能了，我只当做你是出门去了。我们分离在两地，我觉得有办法找到你；我想方设法，为了找到办法，我一用力把自己憋醒了。

“今天早晨，我相信我还在梦的控制下，仿佛我还在做梦，我还觉得我跟你分离了，我们还要分离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她压低声音又说：“我这一辈子——必须一辈子作极大的努力……”

“为什么？”

“两个人，都要作极大的努力才能相聚。”

她的话我不放在心上，或许也怕放在心上。好像表示抗议似的，我突然来了勇气对她说，心却跳得厉害：

“而我今天早晨梦见了我要娶你，没有东西可以使我们分离——除非死。”

“你相信死可以使人分离吗？”她又说。

“我要说的是……”

“我相信死反而可以使人接近……是的，使生活中分离的人接近。”

这一番话如此深入我们的内心，以致我们谈话的语调至今犹在耳际。可是我只是在后来才明白这次谈话的严肃性。

夏季过去了。大部分田地已经收了庄稼，视野出人意外地宽阔。我离开的前一天，不，前两天，晚上我跟朱丽叶向花园的树丛走去。

“你昨天给阿丽莎念了什么啦？”她对我说。

“什么时候？”

“在石头椅子上，我们走了以后……”

“噢！……我想是波德莱尔的几句诗吧。”

“哪几句？你不愿跟我说。”

“我们又将钻入冰冷的黑暗世界。”我不乐意地说；但是她立刻打断我，用颤抖变调的声音继续：

“夏天太短，白日太亮，一切再见啦。”

“怎么！这诗你也会背？”我叫了起来，惊奇不已，“我以为你不爱诗呢。”

“那又怎么？是因为你不向我念？”她笑着说，但是有点不自在……“有时候你好像把我看得愚蠢透顶。”

“也有人很聪明却不喜欢诗。我从来没有听见你说过，你也没要我向你念过。”

“因为全由阿丽莎代劳了……”她沉默片刻，然后突然说：

“后天你要走啦？”

“该走了。”

“今年冬季你做什么？”

“上高等师范一年级。”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阿丽莎？”

“不会在服兵役以前。甚至不会在更多了解自己今后做什么以前。”

“你还不知道自己今后做什么吗？”

“我还不想知道。我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我尽量推迟，等到我必须选择，非选择不可的时候再说。”

“你迟迟不订婚也是害怕不能变更，是吗？”

我耸耸肩没有回答。她追问不止：

“那么，你们不订婚还等什么？你们为什么不马上订婚？”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订婚呢？我们自己明白两个人现在、今后都属于对方，这还不够吗，非要弄得大家都知道？我若愿意把我的

一生交给她，你认为我用诺言约束自己的爱情更好吗？我不这样想。海誓山盟像是对爱情的一种侮辱……我只有不信任她才想到要订婚。”

“我可不是对她不信任……”

我们走得很慢。我们走到那一次我无意中听到阿丽莎与父亲对话的地方。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刚才看到阿丽莎走出房子到花园里来，她很可能坐在环形路口，她同样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我不敢对她表白的话，有可能在这里让她听到，这事倒叫我心动；我也有意弄虚作假，提高嗓门。

“哦！”我喊了起来，带着跟我年龄不相称的矫情，还过于关心自己说的话，而没有理会朱丽叶的言外之意。“哦！当我们俯身向着所爱的灵魂，就像在镜子中看到我们反映在上面的形象，洞察别人，宛如洞察自己，甚至胜过洞察自己，那有多好啊！温情会多么宁静！爱会多么纯洁！”

我看到朱丽叶心慌意乱，洋洋得意认为这番拙劣的抒情产生了效果，她突然把头伏在我的肩上：

“杰罗姆！杰罗姆！我要得到你会使她幸福的保证！要是她也为你而痛苦，我相信我会恨你的。”

“但是，朱丽叶，”我大声说，吻她，抬起她的头，“我也会恨我自己的。你知道就好了！这是为了更好地跟她开始我的生活，我才还没有对自己的事业作出决定呢？先有了她才会有我的前途！没有她我决不考虑今后自己会是什么……”

“你跟她说这话时她怎么说？”

“只是我永远不会跟她说这话！永远不会；就因为这样我们至今没有订婚；从来没有提到过我们结婚，和我们将来做什么。朱丽叶啊！跟她一起生活在我看来那么美好，我竟不敢……这个你懂吗？我竟不敢对她说。”

“你要幸福出其不意到她面前？”

“不！不是这样。但是我怕……叫她害怕，你懂吗？我窥见这个无比的幸福，我却怕会吓着她！有一天，我问她是不是希望去旅行。她对我说她不希望什么，她只要知道这些国家存在，景色优美，人人都可以去，这就够了……”

“那你，杰罗姆，你想旅行吗？”

“我哪儿都想去！人的一生对我就像一次长途旅行……带着她，阅读书籍，接触人，游历各国……‘起锚啦’，你想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经常想。”她喃喃说。

但是我几乎没在听她说，让她的话像可怜的受伤的鸟掉落在地上。我又说我的：

“在黑夜里启程；在闪耀的晨曦中醒来；在汹涌不定的波涛上两人相依为命……”

“抵达一个港口，就像童年时在画片上看到的那样，一切都新奇无比……我想像中你走在舷梯上，阿丽莎挽着你的胳臂下船来。”

“我们马上到邮局去，”我笑着说，“去取朱丽叶可能会写来的信……”

“寄自封格斯马尔，她可能还留在那里，这个地方在你们看来那么小，那么沉闷，那么遥远……”

这确切是她说的原话吗？我不能肯定，因为，我对你说，我全神贯注在自己爱情上，不是自己的情话就是在身边也不会听在耳里的。

我们走到环形路附近，正要往回走，这时阿丽莎突然从暗影里走了出来。她脸色那么苍白，朱丽叶喊了起来。

“我确实觉得不太舒服，”阿丽莎匆忙中结结巴巴说，“空气太凉。我想我还是回屋里的好。”她立即离开我们，迅速转过身，朝房子走去。

“我们说的话她都听到了。”阿丽莎一走远，朱丽叶就叫了起来。

“不过我们又没说什么叫她难受的话。相反……”

“让我走吧。”她说，疾步追姐姐去了。

那夜，我没有睡着。阿丽莎吃晚饭时露了面，饭后说头痛立即又走了。我们说的哪些话给她听到了呢？我忧心忡忡回忆我们的谈话。然后我想可能是我走路时不应该挨近朱丽叶，把手臂搂着她；但这是童年时的习惯，阿丽莎看到我们这样走路早有好几次了。啊！我真是个可怜的瞎子，只在自己身上盲目找错，就是一刻也没有想到朱丽叶的话我没有好好听，我也记不清是什么，倒是给阿丽莎听明白了呢。顾不得这么多啦！我急得晕头转向，害怕引起阿丽莎的怀疑，也没想到其他风险，我下决心，不管我对朱丽叶说过什么话，也可能受到她对我说话的影响，我下决心克服患得患失的心理，在第二天就订婚。

这是我走的前一天。我可以说是这件事使她不开心。我觉得她在躲避我。白天过去了，我找不到机会跟她单独见面；我担心跟她没有说上话就要走了，便在晚餐前不久闯进了她的房间。她正在戴一条珊瑚项链，她举臂弯下身扣链圈，背对门，瞧着肩膀上面一面镜子，镜子两边是点燃的蜡烛。她先是在镜子里看见我，没有转身，继续瞧着我好一会儿。

“咦！我的门没有关吗？”她说。

“我敲门了，你没有回答，阿丽莎，你知道我明天要走吧？”

她没有回答，但是她把没有戴上的项链放到壁炉灶上。“订婚”这两字在我看来太露，太唐突，我用了不知哪种转弯抹角的说法。等到她听懂我的意思，我觉得她身子一个踉跄，靠在壁炉上……但是我自己全身颤抖，战战兢兢不敢朝她看。

我离她很近，没有抬起眼睛，抓住她的手；她没有挣脱，但是稍稍低下头，稍稍抬起我的手，把嘴唇压在上面，身子半倚着我，喃喃说：

“不要，杰罗姆，不要；我们不要订婚，我求你……”

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相信她感觉到的；她更温柔地又说了：“不要，还不到……”

于是我问她：

“为什么？”

“但是该由我来问你：为什么？为什么改了？”

我不敢对她说起前一天的谈话，但是她无疑感觉我是想到了，她目光盯着我说，仿佛在回答我的想法：

“我的朋友，你误会我了，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幸福。我们这样不幸福吗？”

她努力要笑也笑不出来。

“不，既然我必须离开你。”

“杰罗姆，听着，今晚我不能跟你说……不要糟蹋我们最后的时光……不，不，我一直很爱你；你放心。我以后给你写信，给你解释。我答应写信给你，从明天就写……从你走后就写。现在你去吧！瞧，我眼泪要落下来了……你走吧。”

她推开我，轻轻地挣脱我——这就是我们的告别，因为那天晚上我没法跟她再说什么话，第二天，我动身时，她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看到她在窗边向我挥手告别，望着车辆载着我徐徐远去。

(三)

那一年,我几乎一直没有能够看到阿贝尔·伏蒂埃,他未等征兵就参加了军队,而我准备学士学位,重新上了修辞课。我虽比阿贝尔小两岁,却把兵役推迟到了读完高等师范后再说,这样那一年我们两人又一起进了那所大学。

我们重逢异常欣喜。退役以后他旅行了一个多月。我怕见到他变了;他只是变得更自信,而且依然保持昔日的魅力。开学前一天下午,我们在卢森堡公园,我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对他长时间谈到我的爱情,其实他已经知道了。那一年他已经有过几次男女交欢的经历,这使他有一种优越感,有点自命不凡,但是我见了没有丝毫反感。他还跟我打趣说,我不知道如何一锤定音,还提出这句话作为名言:决不能让女人有静心考虑的机会。我让他去说他的,但是想他的高见对我与她都不适合,他只是表明对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到的第二天,我收到了这封信:

我亲爱的杰罗姆:

我对你的建议(我的建议! 就用这话称呼我们的订婚么!)考虑了很久。我怕我对你来说年龄太大了。你或许还不觉得什么,因为你没有跟其他女人有过来往,但是我已想到我把自己托付给你以后看到自己不再叫你喜欢,今后就会忍受莫大的痛苦。你在读这封信时一定会

很生气。我也好像听到了你的抗辩，可是我要求你再等待到你有更多的生活阅历时再说。

请理解我在信里这么说只是为了你，因为我深信我决不会不爱你的。

阿丽莎

我们彼此不相爱！会有这样的事么！我还是惊讶多于悲哀，但是惊慌失措，立刻跑去给阿贝尔看这封信。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他摇着头，抿着嘴把信看完后说。我举起手臂，满心彷徨与失望。“我至少希望你别回信。跟女人开始讨论问题，这下子就完了……你听着：星期六我们到勒阿弗尔过夜，这样星期日早晨可以到封格斯马尔，然后回到这里赶上星期一的第一堂课。我服兵役以后还没有见过你的亲戚；这也是个说得过去的借口，也使我很体面。要是阿丽莎看出这只是个借口，那就更好了！我找朱丽叶作伴，你跟她姐姐谈。你可不要孩子气……说实在的，你的故事里面有些事我解释不清；你一定没有跟我和盘托出……没关系！我会弄清楚的……首先不要宣布我们要去，要让你的表姐措手不及，不能让她有时间戒备。”

我推开花园的栅栏心跳得厉害。朱丽叶立刻迎着我们奔跑过来。阿丽莎在整理衣服，不急着下楼来。我们跟舅舅和阿斯布尔顿小姐闲谈时，她终于走进客厅来了。若说我们突然来临引起她心慌，至少她做到了声色不露；我想起阿贝尔跟我说的话，她呆在房里这么久不露面，就是对我作出戒备。朱丽叶异常兴奋，相比之下姐姐矜持更显得冷淡。我感到她不同意我回来，至少她神色中有一种反对的表示，使我不敢再去深究其中有没有更隐蔽的激情。她坐在窗边的一个角落里，离我们较远，好像专心致志做一件刺绣，努动嘴唇，计算针脚。阿贝尔说话。幸而这样！因为我已觉得

没有力量，要不是他谈到一年兵营经历和旅途见闻，这场重逢的最初时刻会是沉闷乏味的。舅舅本人也像心事重重。

一吃完中饭，朱丽叶把我叫到一边，拉着我进了花园：

“你怎么也猜不到有人向我求婚吧！”只有我们两人时她大声说了起来，“费利西姑妈昨天给爸爸写信，告诉他尼姆的一个葡萄农来探过口风。她还肯定这是个很好的人家，他今年春天在社交场上遇见过我几次，喜欢上了我。”

“哪位先生，你注意到他了吗？”我问，不由自主对那个求婚者怀有一种敌意。

“是的，我看就是他。堂吉珂德式的老好人，没有文化，很难看，很俗气，样子有点可笑，姑妈见了他没法保持严肃。”

“那么他……有机会的啰？”我说，带点儿挖苦。

“杰罗姆，怎么啦！你开玩笑吧！一个生意人！你要是见过他，就不会问我这个问题了。”

“那……舅舅怎么回答呢？”

“也就是我回答的话：我结婚还太年轻……可惜的是，”她笑着说下去，“姑妈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推托，她在附言中说：爱德华·泰西埃尔——这是他的姓名——同意等待，还立刻宣布自己只是‘挂上号’……这很荒谬；但是你要我怎么办？我可不能跟他说他太丑啦！”

“那不行，不过你可以说不愿意嫁给一个葡萄农。”

她耸耸肩：

“在姑妈的头脑里这些理由都是不存在的……不谈了吧——阿丽莎给你写信啦？”

她说话连珠炮似的，好像非常激动。我给她看阿丽莎的信，她看的时候满脸通红。当她问我话时我觉得她口气中有点怒意：

“那么，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了，”我回答，“现在我来了这里，觉得还是在信里更

容易说话，我怪自己不应该来。你明白她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明白她要让你自由。”

“不过我那么在乎我的自由吗？她为什么给我写这些你明白吗？”

她回答：“不”，口气非常生硬，我虽揣摩不出真相，至少从这个时刻起深信朱丽叶并不是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我们正要进入一个弯道时，她突然转过身：

“现在让我走吧。你来不是要跟我谈话。我们呆在一起已经太久了。”

她向着房子跑去，一会儿我听到她在弹钢琴。

当我回进客厅，她正在跟找上她的阿贝尔说话，弹琴没有停止，但是随随便便，仿佛想到哪里弹到哪里。我没有打扰他们。我在花园徘徊了很久，寻找阿丽莎。

她在果园的尽头，摘墙脚边上初开的菊花，菊花与山毛榉枯叶的清香交融在一起。空气中秋意萧瑟。阳光只给墙边的树梢带来一点温意，但是东方的天空是纯洁的。她戴一顶泽特大帽子，把面孔团团围住，还几乎全部遮住，帽子是阿贝尔旅行回来送的，她立即戴上了。我走近时她起初没有转身，但是她无法抑制身子不轻微颤动，我由此知道她听出了我的脚步。我已经全身紧张，鼓起勇气来面对她的责怪和严厉的目光，沉重压在我身上。但是当我走近去，因为胆怯已经放慢了步子——她不把头转向我，而是低下像一个赌气的孩子，等我就在她的身后，才把手伸了过来，手里满满一把花，好像在邀请我过去。我见到这个淘气的动作反而停了下来，她终于向我转过身，走近几步，抬起头，我看到她满脸笑容。在她的目光照耀下，一切在顷刻间又显得单纯自在，以致我自然而然用平常的声音开始说：

“是你的信把我召回来的。”

“我早料到了，”她说，然后用缓和的声调婉转地对我严厉指责，“我就是为这个在生气。为什么我说的话你不好好听，这本来就很简单……（这样说来忧愁与困难其实只是我自己的幻想，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我早跟你说过，我们这样很幸福，你向我建议改变，我不同意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确实，我在她身边感到幸福，无比的幸福，以致我努力让我的想法跟她的想法毫无二致；除了她的微笑以外，还跟她在一条气温宜人的花径上携手走在一起；我还要求什么呢。

“要是你愿意，”我严肃地对她说，一下子把任何其他希望都排除在外，全身心沉浸在此时此刻的幸福里——“要是你愿意，咱们今后不订婚了。当我收到你的信时，我同时明白了两件事：我确实是幸福的，我也就要失去幸福了。哦！把我以前的幸福归还给我，我不能没有这个幸福。我爱你完全可以等你一辈子；但是你若不爱我了，你若怀疑我的爱情，阿丽莎，这个想法我受不了。”

“唉！杰罗姆，我不可能怀疑。”

她对我说这话的声音既平静又忧愁；但是使她容光焕发的微笑那么明朗美丽，叫我对自己的恐惧和辩白感到羞愧；我在她的声音深处察觉到的忧愁余音，也就像全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于是转移话题，直接谈到我的计划、我的学习、对我大有裨益的新生活方式。那时的高等师范大学还不是不久前演变成的那个学校；纪律颇为严格，只有自由散漫或者倔头倔脑的人觉得不堪忍受；对于勤奋好学、意志坚定者的努力则有促进作用。这种修道院式的生活习惯让我不必涉足社交界，这在我是求之不得，社交界本来对我吸引力不大，再加上阿丽莎害怕交往，在我眼里立刻显得可憎可恨。阿斯布尔顿小姐在巴黎还保留着她当初和我母亲同住的那套公寓。阿贝尔和我在巴黎也只认识她，每个星期日会在她身边度过几小时；每个星期日我会给阿丽莎写信，把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无巨细地让她知道。

我们现在坐在窗框上，窗子开着，粗大的黄瓜藤蔓偶尔还伸出在窗前，最后几条黄瓜也已经摘下。阿丽莎听我说话，向我提问题；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她那么温柔细心，热情体贴。一切担心害怕，甚至最小的不安，都在她的微笑中烟消云散了，在她的亲昵中不见踪影了，宛如夜雾消失在蔚蓝的天空里。

后来，朱丽叶和阿贝尔走来找我们，大家坐在山毛榉树丛中的一条长椅上，每人轮流念一段诗，大白天就在阅读史文朋[①] 的《时间的凯旋》中度过了。黄昏来临。

“走吧！”我们告别时，阿丽莎拥抱我，半开玩笑似的说。但还是带这种大姐姐的神气，可能是我行为有欠考虑使她这样做，也可能她有意这样做。“现在答应我从今以后不要这样浪漫了……”

“怎么样，你订婚了吗？”我们单独一起时，阿贝尔就问我。

“亲爱的，这事不再提了吧，”我回答，立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加上一句，“还是这样好得多。我从来没有像今晚那么幸福。”

“我也是。”他大声说；然后，突然勾住我的脖子：

“我要跟你说个奇妙的出人意料的事！杰罗姆，我疯狂地爱上了朱丽叶！去年我已经有点这个意思了，但是我后来经过一番生活，我在重新见到你的表姐妹前什么也不愿对你说。现在，事情妥了，我这一生就这样定了。

我爱，岂止是爱——我把朱丽叶当偶像崇拜！

“很久以来，我就觉得我对你有一种连襟的感情……”

然后，他又笑又闹，双臂环抱我，像孩子似的在回巴黎的列车车厢座垫上打滚。听了他的表白我气都透不过来了，我觉得其中

---

① 史文朋（1837—1909），英国诗人。

有点儿带小说的味道，感到很别扭；但是看到他欣喜若狂，还能不跟着高兴吗？

“啊，好哇！你求爱了吗？”我好不容易趁他热情奔放的间隙向他提这个问题。

“还没有呢！还没有呢？”他嚷道，“我不愿意匆匆翻过这最迷人的历史篇章。

最美妙的爱情时刻，并非说“我爱你”的时候……

“喔唷！你不会为这件事责怪我吧，你这位拖拉大师。”

“不过，”我又说，有点儿气恼，“你觉得她那边……”

“你没注意到她看到我时手忙脚乱的样子吗？我们做客时她自始至终激动不已，面孔通红，话说个不停！不，你自然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你的心全被阿丽莎占了……啊，她向我提问题的样子！她听我说话入迷的样子！这一年来她的智力发展神速。我不知道你凭什么居然说她这人不爱看书，你一直以为只有阿丽莎才看书……但是亲爱的，她知道的东西叫人吃惊！吃晚饭以前我们玩了些什么你知道吗？回忆但丁的一首抒情诗；我们每人背诵一句，当我背错时还是她纠正我的。你知道：

心在向我叙述爱

“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她学过意大利文。”

“我也不知道啊。”我说，颇为惊奇。

“怎么！开始背诗时，她跟我说是你教会她的。”

“她一定是听到过我向她的姐姐诵读，有一天她在我们旁边缝衣服或刺绣，她经常这样做；但是她根本没显出懂的样子。”

“说真的！阿丽莎和你可是一对自顾自的呆子，你们完全泡在

自己的爱情里，却不看一眼她的才智和心灵如何奇妙开启！这不是在恭维我自己，我来的正是时候……没事，没事，我不怪你，这你明白，"他说时又拥抱了我一下，"可是答应我，对阿丽莎不要说一个字。我要单独进行这件事。朱丽叶芳心已动，这是十拿九稳的，我敢于把她的深情留到下次假期。在这段时间我甚至不用给她写信。但是到了新年假期，你和我到勒阿弗尔去过，那时……"

"那时怎么啦……"

"阿丽莎会突然听到我们的订婚消息。我准备把事情办得八面玲珑。你知道这一切怎么进行吗？阿丽莎的允诺你还没法得到，就由我用我们的榜样去给你争取到手。我们劝说她在你们没有结婚以前我们也不能庆祝我们的婚礼……"

他继续滔滔不绝讲个不停，火车到了巴黎，甚至我们进了高等师范也没有住嘴。因为虽然我们从车站走到学校，而且夜色已深，阿贝尔还是陪我进了我的房间，在那里又接着一直谈到天亮。

阿贝尔热情可嘉，对现在和未来都有打算。他看到，并谈到我们成双做对的婚礼；他想像并且描绘每个人的惊异和喜悦；对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友谊，他在我们爱情中扮演的角色，他莫不觉得动人可爱。我被他的热忱说得心动，最终也受到感染，在他充满幻想的建议的诱惑下半推半就同意了。我们的抱负和勇气也趁着爱情膨胀起来；大学一毕业，我们成双做对的婚礼就要由伏蒂埃牧师主持，然后四个人出外蜜月旅行。然后我们在事业上大展宏图，我们的妻子都心甘情愿充当我们的辅助。阿贝尔无意于教书，自认为天生是写作的，发表了几出剧本获得成功，很快赚到了他缺乏的财富；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研究工作本身，而不是研究会带来的利益，我想从事宗教哲学研究，并由此写出一部历史书……但是在这里重提这些心愿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我们又钻入了学习。

(四)

从那时到新年年假日子并不多,跟阿丽莎最后一次谈话依然使我心情保持兴奋,信念也没有片刻衰退。我遵照自定的诺言每星期给她写一封很长的信,其他日子,我避开同学,只跟阿贝尔来往,带着对阿丽莎的相思生活,在我爱读的书上标满供她阅读的记号,务使我感兴趣的段落也让她感到兴趣。她的信仍令我不安;虽然她回信很按时,我感到她在信中时时关心我的近况,鼓励我学习更多于思想上亲近;我甚至觉得,赞美、讨论、批评,对我只是一种敞开自己思想的方法,而她恰恰相反利用这一切来向我掩饰她的思想。偶尔我还怀疑她是不是拿这事儿当作游戏……也罢!我决心对于什么也不抱怨,不在信中流露出不安。

十二月底,阿贝尔和我动身前往勒阿弗尔。

我住到普朗蒂埃姨妈家。我到达时她不在。但是我刚在我住的房间里安顿完毕,一名仆人来跟我说她在客厅里等我。

她对我的健康、居住和学习询问一结束,就立即毫不在意地打听起她挂心的这件事:

"我的孩子,你还没有跟我说你在封格斯马尔过不过得满意?你的事情有点儿进展了吗?"

姨妈这人心慈口拙,这点必须不要在意。这些感情上的事,即使用最纯洁、最温柔的语言来表达我还觉得冒犯,如今听到她那么随随便便提到,对我实在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她的语调自然热情,

为此生气未免愚蠢。不过我开始说话还是有点儿顶撞：

“您不是在春天跟我说过，您认为我们订婚还是嫌早了一点吗？”

“是，我知道；起初是这么说的，”她说，抓住我的一只手，放在手里热情地搓捏，“后来，想到你学习，你服兵役，要耽误你们好几年内不能结婚，这个我知道。再说我个人不太赞成订婚期太长；这会叫姑娘们等厌的……不过有时也是很动人的……此外，也不一定要举行正式的订婚礼……这只是让人明白……哦，含蓄地——不需要再为她们找亲家了……还有这样你们可以通信，保持关系；最后，如果另外有人家主动来说亲——这种事也是会发生的，”她带着有分寸的微笑婉转地说，“这可以让人得体地回答……不，不用操心了。你知道已经有人来向朱丽叶求过婚了！去年冬天她很引人注目。她还太小了一点，她回答时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个青年说可以等；——确切说这已不是一个青年了……总之，这是一门好亲事，这个人非常实在；好在你明天就可以看到他，他来给我装圣诞树。你再给我谈谈你的印象。”

“姨妈，我怕他会白忙一阵，朱丽叶心里已经有了别人。”我好不容易才没有说出阿贝尔的名字。

“嗯？”姨妈带着疑问说，头侧向一边，撅嘴表示不信，“你叫我吃惊！她怎么会一点不跟我谈呢？”

我抿嘴不便多说。

“好吧！我们瞧着吧……朱丽叶最近一段时间不太舒服，”她又说，“反正现在还轮不上她……哈！阿丽莎也挺可爱的……最后说一句，是还是不，你向她表态了吗？”

“表态”这两个字，我尽管觉得粗俗不雅，听了满心不乐意，但是面对这个问题，也不善于撒谎，我惶惑地回答：

“是的。”——我感到自己满脸通红。

“她怎么说？”

我低下头，我真愿意不回答，然而更加惶惑，也像不由自主地说：

“她不肯订婚。”

“是啊，这个姑娘有道理！”姨妈大声说，“你们有的是时间，不是么……”

“哦！姨妈，这事不谈了吧。”我说，徒然想制止她。

“再说，她这样做我不奇怪；我觉得你这个表姐她一直比你有头脑……”

我现在不知道当时我怎么啦，无疑被问得神经紧张，一下子觉得心都碎了；像个孩子似的，把额头放在姨妈的膝盖上扭来扭去呜呜哭了起来。

“姨妈，不，您不会懂的，”我大声说，“她没有要我等……”

“怎么！她把你回绝了！”她说话口气温柔怜悯，用手抬起我的额头。

“也没有……不，还不完全是。”

我悲哀地摇摇头。

“你怕她不再爱你啦？”

“哦！不，我怕的不是这个。”

“我可怜的孩子，你要我理解你，你必须把话说得更加明白一点。”

我听任自己软弱无能，感到羞愧和懊恼；叫我捉摸不透的理由，姨妈肯定也不可能窥破的；不过，要是阿丽莎的拒绝后面真有什么确切的动机，让姨妈去慢慢问她，可能有助于我去发现。她不久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又说：

“听着，阿丽莎明天早晨要跟我布置圣诞树；我很快就会知道怎么一回事，中饭时我把情况告诉你，你明白，我可以肯定，没有什么值得你担心受怕的。”

我去布科兰家吃饭。朱丽叶近几天来确实不舒服，我看到她变了；她的目光有了一种近乎严厉的表情，这使她跟姐姐的差别更加明显了。那天晚上，我跟她们两人中哪一个都没法单独交谈；我倒也没有希望这样，因为舅舅显得疲劳，我饭后不久也就告辞了。

普朗蒂埃姨妈准备的圣诞树，每年会招来一大群孩子、亲戚和朋友。圣诞树摆在楼梯口的门厅里，对着小客厅、客厅和暖房的玻璃门，暖房里放了一张餐桌。圣诞树还没有布置完毕，节日的早晨，也就是我到的第二天，阿丽莎就像姨妈跟我说的很早就来了，帮她在树枝上挂装饰品、灯泡、水果、糖果和玩具。我若能在她身边做这些事会十分快乐，但是我要让姨妈跟她说话。我没有见到她就外出了，整个上午努力排遣内心的焦虑。

我先上布科兰家去，希望见到朱丽叶，听说阿贝尔已经先我到了她的身边，害怕把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谈话打断，立即抽身退出，然后到码头上、马路上闲逛，直到午饭时刻。

“大傻瓜！”我一进门姨妈就嚷了起来，“有这样糟蹋自己一生的吗？你那天早晨跟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有道理的……哦！我没有转弯抹角：我把阿斯布尔顿小姐支开，她帮我们也做得累了，当我跟阿丽莎单独一起时，我就开口问夏天她为什么不订婚。你或许以为她不好意思回答了吧？——她丝毫没有为难，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她不愿意在妹妹以前结婚。你要是坦率地问她，她就会像回答我那样回答你。这里面也有什么要折腾的吗？你看，我的孩子，什么事都要讲个开诚公布……可怜的阿丽莎，她还对我提起她的父亲，她不能离开他……哦！我们谈了很多。这个小姑娘非常理智；她也对我说了她还不敢肯定是不是对你合适；她怕自己年纪太大了，希望你有个像朱丽叶那样年纪的人……”

姨妈还在往下说，但是我已听不进去了；只有一件事跟我有关：阿丽莎不愿在妹妹以前结婚。——那么阿贝尔不就是在这里吗？这个爱说大话的家伙，还真有道理：他一下子像他说的成全了

两门亲事……

这几句话透露的事很简单，却使我激动不已，我尽量在姨妈面前掩饰得好好的，只表现一种在她看来很自然的喜悦，这使她很高兴，尤其她觉得这是她带给我的，可是刚吃了中饭，我编了个什么借口离开她，跑去找阿贝尔。

“嘿！我不是对你说过么！”待我把喜悦之情告诉他以后，他就拥抱我大叫，“亲爱的，我已经可以向你宣布，今天早晨我跟朱丽叶的谈话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虽然我们谈的几乎都是你。但是她显得疲劳、紧张……我怕走得太远会使她激动，留得太久又会使她兴奋。听你这么一说，大功告成了！亲爱的，我拿了手杖帽子就走。你陪我到布科兰家门口，我在路上飞了起来你可以拽住我，我飘飘欲仙了……当朱丽叶知道姐姐是因为她才拒绝同意你的求婚，接着又是我向她求婚……啊！我的朋友，我已经看到我的父亲今晚在圣诞树前，流着幸福的眼泪赞美天主，伸出祝福的手放到四个跪着的订婚者头上。阿斯布尔顿小姐在一声叹息中消失无踪，普朗蒂埃姨妈对着自己的紧身上衣化成一摊泪水，火一般的圣诞树歌颂上帝的荣耀，像《圣经》中的群山鼓掌。”

傍晚时刻，要给圣诞树点灯了，孩子、亲戚、朋友走来围在四周。我在离开阿贝尔以后闲着，焦虑着急，为了消磨等待的时光，我进行长跑，跑到了圣阿德雷斯山崖，迷失了方向，找路回到普朗蒂埃姨妈家时，庆祝已经开始有一会儿了。

我一进门厅就看见阿丽莎；她好像在等我，立刻向我走过来。她在脖子上，浅色紧身衣的开胸处，挂了一只老式的紫水晶小十字架，这是我给她作为纪念我母亲的礼品，但是我还没有见到她带过。她的面容憔悴，有一种痛苦的表情叫我看了难受。

“你怎么来得那么晚？”她压着声音快速对我说，“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在山崖上迷了路……你是不舒服吧……哦！阿丽莎，有什么事啦？”

她在我面前半晌说不出话，嘴唇抖动；我急得透不过气，不敢问她：她把手按在我的脖子上，好像要把我的面孔拉过去。我以为她有话要说，但是恰在这个时候进来了几名客人；她的手颓然放下……

“没有时间了。”她喃喃说。然后看到我热泪盈眶，对我目光里的问号作以下的回答，仿佛这个可笑的解释足以让我平静下来似的：

“不……你放心吧：我只是头痛，这些孩子闹得厉害……我只好躲到这里来了……现在我必须回到他们身边去。”

她突然离开了我。有人进来把我与她分开。我想到客厅里去找她；我看见她在客厅的另一头，四周一群孩子，她正组织他们游戏。在她与我之间隔着不少我的熟人，我要贸然走过他们身边必定会被叫住；我实在无心客套，谈话；或许挨着墙溜过去……我试一下。

正当走过暖房的大玻璃门，我感到有人抓住我的胳臂。那是朱丽叶，半个身子藏在由帘布遮着的门洞里。

“到暖房里去，”她急忙说，“我必须跟你说。你从这边走，我立刻过来找你。”然后她把门打开一条缝，隔了一会溜到暖房里。

发生了什么？我愿意见到阿贝尔。他说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我朝门厅走去，到了暖房，朱丽叶在里面等我。

她脸上升火，眉毛紧皱，使她的目光有一种严厉和痛苦的表情；她的眼睛闪亮，仿佛在发烧；就是她的声音也显得生硬急促。她好似余怒未消。我尽管心里不安，但看了她的美貌还是吃惊不已，差不多手足无措了。我们只有两人在一起。

“阿丽莎跟你说了吗？”她立即问我。

“刚说上两句，我回来很迟了。”

“她要我在她前面结婚，你知道吗？”

“知道。”

她牢牢盯着我看……

“她要我嫁给谁，你知道吗？”

我呆着没有回答。

“嫁给你。”她一声尖叫。

“这不是疯了么！”

“不是吗！”在她的声音中既有失望也有胜利。她直一直身子，甚至可以说挺起胸膛……

“现在我知道我接着该做什么了。”她含糊地加了一句，打开花园的门，随后砰的把门关上。

我头脑中、心中一切都晃荡了。我感到太阳穴别别跳。我慌张中只有一个想法：去找阿贝尔；他或许能够向我解释这两姐妹的怪话……但是我不敢回到客厅里，我想每个人都会看出我心烦意乱。我走到屋外。花园里的冷空气叫我安静下来。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天色暗了下来。海雾笼罩全城；树木没有叶子，天与地显得一片凄凉……歌声响了起来；肯定是孩子们围着圣诞树在合唱。我从门厅进去。客厅和小客厅的门开着，客厅现在是空的，我看到姨妈遮在钢琴后面，正在跟朱丽叶说话。小客厅里，客人都挤在彩树四周。孩子们已经把他们的歌唱完；大家肃静无声，伏蒂埃牧师在树前开始布道，他从不放过机会进行他所谓的“撒播好种子”。灯光和热气使我感到不舒服；我要再往外走；我看见阿贝尔靠在门前，他显然在那里已有些时间了。他敌视地瞧着我，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他耸耸肩。我向他走去。

“笨蛋！”他压低声音说；然后突然又说：“啊！好！咱们出去吧；好话我也听腻了！”待我们一到外面：“笨蛋！”他又这样说，我焦急地瞧着他不说话，“她爱的是你，笨蛋！你不能跟我早说吗？”

我惊呆了。我就是不能明白。

“你不明白，是吧！你一个人就是不能发觉么！”

他抓住了我的手臂，愤怒地摇动。他的声音从咬紧的牙缝里迸出来，成为尖细的颤音。

“阿贝尔，我求你啦！”我静默一刻后，当他挟着我大踏步乱走时，声音发颤地对他说。

“别发这么大的火啦，还不如把事情经过给我说说吧。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在一盏路灯下，他突然让我停下，借着灯光对我细看；然后猛地把我往他身上拉，头放到我的肩上，呜咽声中喃喃地说：

“对不起！我也是个傻瓜，没有比你看得更清楚，我可怜的兄弟。”

他的眼泪仿佛使我平静了一点；他抬起头，又开始走路，又说：

“事情经过……现在再回头谈有什么用？今天早晨我跟朱丽叶谈了，我对你说过。她意外地美丽和活泼；我以为这是为了我，虽然我们只是谈到了你。”

“那时你不是也没有能够察觉吗？”

“没有；不是很确切。但是现在最细微的暗示也都清楚了……”

“你肯定没有弄错吗？”

“弄错！亲爱的，只有瞎子才没有看出她爱你。”

“那么阿丽莎……”

“那么阿丽莎只好自我牺牲了。她偶然发现了妹妹的秘密，决定给她让出位子。好了吧，老弟！这并不难懂，可是……我找过朱丽叶要再谈一谈；我刚开口对她说了最初几个字，也可以说她一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就从我们一起坐着的长沙发上站起来，重复了好几遍：‘我那时就肯定了’，语气却像个一点都不肯定的人说

的……”

“啊！别开玩笑了吧！”

“为什么？我觉得挺滑稽，这件事……她直奔姐姐的房间。我听到响亮急促的说话声惊慌起来。我希望再见到朱丽叶，但是隔了一会儿出来的是阿丽莎。她戴着帽子见到我有点尴尬，边走边向我匆匆打招呼……事情就是这样。”

“你没有再见到朱丽叶？”

阿贝尔犹豫了一下：

“见到的。阿丽莎走了以后，我推开房门。朱丽叶在里面一动不动站在壁炉前，两肘撑在大理石炉台上，手托着下巴；她死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当她听到我的脚步声时，她不回转身，却脚蹬地板，大叫：‘啊！别来烦我！’恶声恶气，我一声不出转身就走。全都说啦。”

“现在呢？”

“啊！跟你说了出来，让我好受多了……现在吗？你设法用你的爱情去医治朱丽叶，因为要么我不太了解阿丽莎，要么她在这以前是不会回到你身边的。”

我们默不作声走了很久。

“回去吧！”他最后说，“客人现在都走了。我怕父亲等着我。”

我们回去了。客厅的确是空了；小客厅里，在一株礼物空空、灯光几乎熄灭的圣诞树旁边，只有姨妈和她的两个孩子，布科兰舅舅，阿斯布尔顿小姐，牧师，表姐妹，还有一个颇为可笑的人物，我看见过他跟姨妈谈了很久，但只是在那时候才认出这就是朱丽叶跟我说起过的求婚者。他比我们谁都更高大，更强壮，气色更红润，头快秃了，他属于另一个等级，另一个圈子，另一个种族的人，在我们中间他好像感到自己是个外乡人；他神经质地捻弄一把大胡子下面下巴上的一绺灰白尖胡子。门厅的门开着，灯光熄了，我

们两人悄无声息走进去，没有人察觉我们出现。我骤然有一种可恶的预感。

“停下！”阿贝尔说，抓住我的手臂。

我们这时看到那个陌生人走近朱丽叶，拿起她的手，她不作抗拒地把手给了他，也没有转过目光向他看。我的心被黑夜包围了。

“阿贝尔，这怎么一回事？”我嗫嚅说，仿佛我还没有理解或者希望我没有正确理解。

“那还用说！这小姑娘在自抬身价，”他声音咝咝地说，“她不愿意屈居于姐姐之下。天使肯定会在天上鼓掌喝彩的！”

舅舅过去拥抱夹在阿斯布尔顿小姐和姨妈中间的朱丽叶。伏蒂埃牧师也走近去……我往前走。阿丽莎窥见了我，向我奔过来，身子发颤：

“杰罗姆，这不能这样做的。她不爱他啊！就在今天早晨她还是跟我这么说的。杰罗姆，你要设法阻止她！哦！她以后会成什么啦？……”

她俯身在我肩上，绝望地恳求；只要能够减轻她的忧虑，我愿意献出生命。

突然树边一声尖叫，一阵骚乱……我们奔了过去，朱丽叶昏倒在姨妈的怀抱中。每个人都赶紧走拢来，俯身望她，我只能看到一点儿，她的头发散乱，仿佛把她的苍白可怕的面孔向后拉。从她身子颤动来看这次不是常见的昏迷。

“没事的！没事的！”姨妈为了让惊慌失措的布科兰舅舅宽心，大声说。伏蒂埃牧师食指对着天也在安慰他，“没事的！就会过去的。这是激动；一时神经紧张。泰西埃尔先生，帮我一下吧，您力气大。我们把她担到我的房里去；放到我的床上……我的床上……”然后她俯身，在她的大儿子耳边说了句话，我看到大儿子立刻走开，肯定是叫医生去了。

姨妈和求婚者托住朱丽叶的肩膀，她半仰着身子倒在他们的

臂上。阿丽莎提起妹妹的脚，轻轻搂着。阿贝尔托住她往后仰的头，我看到他弯着身子，把她散乱的头发束在一起，在上面亲个不停。

到了房门口，我停步不前。他们把朱丽叶放到床上；阿丽莎向泰西埃尔先生和阿贝尔说了几句话，我一点听不清；她陪他们走到门前，说让妹妹休息不再劳驾我们了，她会跟普朗蒂埃姨妈留下来照顾她的……

阿贝尔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外面，我们在黑夜里走了很久，没有目的，没有勇气，没有思想。

(五)

我认为我的人生除了爱情以外没有其他理由,我一心扑在爱情上,不期望什么,也不愿意期望一切不是来自女友的东西。

第二天,正当我准备去看她的时候,姨妈叫住了我,递给我这封她刚收到的信:

……朱丽叶服了医生开的药水,烦躁不安的心情到了早晨才稍见好转。我恳求杰罗姆这几天不要过来。朱丽叶可能会听出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她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安静……

我怕朱丽叶的病情使我难以分身。要是我无法在杰罗姆动身以前接待他,亲爱的姑妈,转告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这是对我下的一道禁令。姨妈、任何其他人都可以任意上布科兰家去。姨妈那天早晨就打算去那儿。我会闹出声音来的?多么不高明的借口……那又怎样!

"好吧。我就不去了。"

不能立刻见到阿丽莎,在我很不好过,可是我也怕跟她再见面;我怕她把妹妹的病情归咎于我,不看到她总比看到她发脾气容易忍受。

至少我要去看阿贝尔。

到了他的门前,一名女佣交给我一张便笺。

为了不让你担心，我留下这张字条。待在勒阿弗尔，离朱丽叶这么近，对我已不可忍受。我昨天傍晚离开你以后差不多立即搭船去南安普敦。我到伦敦S家里度完我的假期。我们在学校见面。

……一切人的援助同时弃我而去。待在这里只会给我带来痛苦，我不愿延长就提前回校，又到了巴黎。我向上帝，向"一切真正安慰、一切圣宠、一切完美礼物"的施与者转过我的目光。我向神倾诉我的痛苦。我相信阿丽莎也是庇护在他那里，想到她在祈祷，也鼓励我勤奋祈祷。

这样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光，沉思与学习，除了阿丽莎与我的通信，没有值得一提的事。一切信件我都保留着。后来我的记忆混淆不清时，以此理清思绪……

从姨妈，首先也只有从姨妈那里，我才得到勒阿弗尔的消息；我从她那里知道最初几天朱丽叶的严重病情令人担忧。我走后十二天终于收到了阿丽莎的这封短信：

原谅我，亲爱的杰罗姆，我没有早给你写信。可怜的朱丽叶的病差不多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自从你走后，我几乎没有离开她一步。我请姑妈把我们的消息告诉你，我想她这样做了。你知道吧，这三天来朱丽叶身子好了些。我对上帝感谢不已，但是还不敢高兴太早。

还有我到现在很少提到的罗贝尔，在我以后几天回到了巴黎，能够给我两姐妹的一些消息。看在她们的分上，我照顾着他，其实我的天性是不善于做这类事的；他进了农业学校，每次校中无事有了空闲，就由我去照料他，设法让他散散心。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我一直不敢向阿丽莎和姨妈提问的事：爱德华·泰西埃尔来得很勤，打听朱丽叶的消息；但是罗贝尔离开勒阿弗尔时，她没有再见过他。我还知道朱丽叶自从我走后在姐姐面前固执地默不作声，什么都不能逗她说话。

然后不久，又通过姨妈我知道朱丽叶订婚了，我预感到阿丽莎希望看到立刻解约，而朱丽叶本人则要求尽可能早日完成正式的手续。她铁了心，忠告、命令、恳求都无济于事，这种决心使她愁眉不展，视而不见，死不开口……

时间在过去。我从阿丽莎那里只收到令人失望的短柬，然而我也不知道跟她写什么好。冬季的浓雾笼罩四周；唉！夜读的灯光，爱情与信仰的热忱，也难以把黑暗与寒冷从我心头驱走。时间在过去。

然后，突然春天的一个早晨，姨妈给我转来了她不在勒阿弗尔时阿丽莎写给她的一封信，我从中抄录下可以把这件事交待清楚的段落：

表扬我的温良吧；遵照你的吩咐，我接待了泰西埃尔先生；我跟他谈了很久。我看出他言谈举止十分得当，我承认我差不多可以相信这门亲事不像最初担心的那么不幸。当然朱丽叶不爱他，但是随着一周一周过去，在我看来他会愈来愈值得爱的。他谈到目前的处境很有远见，对妹妹的性格也没有误解；但是充分信任他的爱情是会有效的，还自诩他的恒心没有克服不了的东西。你可以看出他爱得很深。

看到杰罗姆这样照顾弟弟，我确实深受感动。我想他这样做只是出于义务，因为罗贝尔的性格跟他的性格很少相似之处——可能也为了使我高兴。但是他肯定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人担负的义务愈多，他的灵魂愈会得到培育和升华。这是很崇高的想法！不要过分笑话你的大侄女，因为这些思想支持着我，帮助我把朱丽

叶的婚事当作一件好事来看。

亲爱的姑妈，你的热情关怀对我是多么甜蜜！……但是不要相信我是个不幸的人；我还可以这样说：恰恰相反——因为使朱丽叶受到震动的考验也在我的心中得到反响。《圣经》上这句话："信人的人必有祸"，我重复多次而一知半解，这次突然叫我恍然大悟。在我的《圣经》中见到这句话以前，我在杰罗姆送给我的一张圣诞卡上也看到过这句话，那时他还没有十二岁，而我刚过十四岁。在这张图片上，在一个我们当时看来很美丽的花束旁边，有高乃依[①]的这几句诗：

是什么魔力战胜了世俗，
今日引导我升向天主？
若求助于人，
必将祸及自身！

说实在的，耶利米[②]的简单诗句大大符合我的心意。显然，杰罗姆当时选择这张卡时没有注意到那句诗。但是我若根据他的来信来看，他今天的脾气性格跟我很相像，我每天感激上帝，同时使我们两人日益跟上帝接近。

我记得我们那次谈话，我为了不打扰他的学习，也不像从前那样给他写长信。你一定会发现我谈到他时心里会得到补偿；我生怕继续写个没完，就此搁笔；这次不要太多责备我。

这封信引起我多少想法！我咒骂姨妈多管闲事（阿丽莎提到

① 高乃依（1606—1684），法国悲剧作家。
② 耶利米，《圣经》中人物，以色列先知。

使她保持沉默的这次谈话又是怎么回事),还有促使她把这封信转给我的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关心。我对阿丽莎的沉默既然已经难以忍受,那就千万不应该让我知道,她不再跟我说的话写给另一个去看!信里的话都叫我气愤,她居然把我们两人之间的大大小小秘密都轻易说给姨妈听,说话的语调还那么自然、平静、认真、快活……

"不要这样,我可怜的朋友!这封信里没有什么可以叫你气愤的,除了知道它不是写给你的而已。"阿贝尔对我说。阿贝尔,我每日的伙伴,我只有对他可以说话;我在孤独时,由于软弱,需要同情倾诉,对自己不具信心,就会不断地去找他;我在为难时,相信尽管我们天性不同或者正由于天性不同,我重视他的忠告,也会经常去找他……

"咱们把信研究一下吧。"他说,把信摊放在他的写字桌上。

我垂头丧气过了三个夜里,还要度过四天吗!我几乎很自然地要听听我的朋友会对我说些什么:

"朱丽叶和泰西埃尔一对,由他们留在爱情的烈火中吧,不是吗?我们都知道情焰烧起来是怎么样的。说实在的,在我看来,泰西埃尔充当了扑火自焚的夜蛾……"

"这个不谈了,"我对他说,他的玩笑叫我喘不过气,"看其余部分吧。"

"其余部分?"他说,"其余部分不都是说你的吗?你还抱怨什么!没有一行,没有一句话不是对你的相思。完全可以说这封信通篇是写给你的;费利西姨妈把信转给你,完全是物归原主;阿丽莎失去了你,才万不得已把信写给了这位可敬的女人;要不,高乃依的诗句对你的姨妈又算是怎么一回事!——插上一句,这诗其实是拉辛[①] 的;我跟你说她这一切都是对你说的。要是你的表姐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作家。

两星期内不给你同样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写上一封长信的话，你就是笨蛋一个……”

“她不大会这样做吧！”

“她做不做全在你啦！你要听一听我的意见吗？——从现在起，长时间内你要一字不提你们的爱情、你们的婚姻；自从出了妹妹那件事，她要的就是这个，你没看到吗？你要在手足之情上用功夫，一刻不停跟她谈罗贝尔……既然你也有耐心去照顾这个傻小子。只要继续让她耍弄小聪明，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的。啊！我真巴不得给她写呢……”

“你是不配爱她的。”

我还是听从了阿贝尔的劝说；果然不久阿丽莎的信又来得勤了起来；但是在情况安定以前，暂且不说朱丽叶的幸福，我不能期望她会真正快乐和毫无保留地谈心。

阿丽莎提到妹妹的情况还是有所好转。她的婚礼将在七月份举行。阿丽莎写信对我说，她估计那一天阿贝尔和我都会因学习而不能分身……我明白她认为我们不去参加婚礼更好，我们也就以考试为借口，只寄去了我们的祝贺。

婚礼后大约两周，阿丽莎写给我这封信：

我亲爱的杰罗姆：

昨天偶然翻阅你送我的那本漂亮的拉辛作品，发现了你在那幅老的圣诞小图片上的四句诗，你可以想像我的惊愕之情，那张图片我夹在《圣经》里快有十年了。

是什么魔力战胜了世俗，
今日引导我升向天主？
人若求助于人，

必将祸及自身！

我原来以为是摘自高乃依的诗句，我承认我以前觉得这几句诗很美。但是我继续阅读《圣歌》第四首，看到有的段落写得那么美，不禁抄录了下来。以我从你冒失写在白边的缩写来判断，你肯定已经读过（我确实有这样的习惯，在自己和阿丽莎的书里写上她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标志我喜欢和我要她阅读的章节）。看到你献给我的都是我自以为已经知道的诗句，起初有点儿不乐意，然后又想到你对这些诗句也像我一样爱好，也就转嗔为喜了。我在抄录时仿佛跟你一起在阅读。

不朽的智慧如雷声
谆谆教育世人；
“人间的凡夫俗子
辛辛苦苦得到什么果实？
贪名求利的灵魂，为什么流尽纯洁的血，
错误地不去换取
充饥的面包，
而换取一团叫人
更饥更渴的幻影？

我推荐的面饼，
是天使的粮食，
由上帝亲自
用小麦的精华配制。
这种可口的美食
决不会端上
凡夫俗子的餐桌，

跟随我的人会得到赐赏，
过来吧。你们愿意永生吗？
收下，吃吧，获得永生了。”
……
皈依的灵魂有福了，
在神的管束下得到安宁，
饮用的是活水源泉，
万世不会枯竭。
人人都是宾客，
享受主泽流长；
但是我们却疯狂地
追求污泥浊水，
寻找迷人眼目、
不停泄漏的破罐子。

这多美啊！杰罗姆，这多美啊！你是不是真的跟我一样觉得这很美？我的书上有一条小注解，说德·曼特侬夫人[①] 听到多玛尔小姐唱这首歌，大加赞赏，“还落下眼泪”，要她再重一遍。我现在已经熟记在心，毫不厌烦地背诵。写到这里我惟一的忧伤是没有听过你朗诵。

我们的旅行者继续传来了好消息。你已经知道朱丽叶尽管天气酷热，在巴莱纳和比亚里茨很开心。他们后来又游历了富恩塔拉比亚，在布尔戈斯逗留，两次登越比利牛斯山……她现在从蒙塞拉特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们打算在巴塞罗那再待上十天，

① 弗朗索瓦兹·德·曼特侬（1635—1719），法国贵妇，1684年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秘密结婚。

然后再去尼姆，爱德华在九月以前必须回去，准备收葡萄工作。

父亲和我在封格斯马尔已有一个星期了，阿斯布尔顿小姐明天会到我们这里，罗贝尔则要四天后才来。你知道这个可怜的青年考试不及格，不是考题难，而是主考人向他提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他吃了慌；你在信中跟我说起他勤奋好学，我没法相信罗贝尔没有充分准备，但是这名主考人好像很喜欢刁难学生。

至于你成绩优良，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就不用再说祝贺之类的话了。杰罗姆，我对你多么有信心！当我想到你时，我的心中充满希望。你从前跟我谈到的工作，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吧……

花园里没有一点变化，但是房子好像显得空空荡荡！今年我为什么要求你不要过来，道理你是明白的，不是么；我觉得还是这样的好；我每天对自己这样说，因为那么久不看见你，我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有时，我不由自主地在找你；我在阅读中间停了下来，突然转过头去……我觉得你就在这里！

我又回头写我的信。天黑了，每个人都睡了；我在敞开的窗前写个不停，花园芬芳袭人，空气温和。你记得吗，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看见或者听到任何很美的东西，我们就在想：这一切要感谢上帝的创造……今夜我整个心灵都在想：感谢上帝创造了这么美丽的今夜！突然我祝愿你在这里，感觉你在这里，在我身边，那么强烈，可能你也感觉到了。

是的，你在信里也说过这样的话："在好人的心灵里"，崇敬之情与感激之情混淆不清……我还有多少事情愿意跟你说呀！——我想到了朱丽叶跟我谈到的这个阳光灿烂的国家。我想到了其他更广阔、更明亮、更荒凉的国家，我心中存在一种奇异的信念，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如何，我们会一起看到一个我也说不清楚的神秘大

国家……

你们不难想像我读这封信时如何因喜而振奋，又如何因爱而落泪。其他的信也接连而来。当然是阿丽莎感谢我没有到封格斯马尔去，当然是阿丽莎恳求我今年不要再去找她，但是她遗憾我不在她身边，她现在祝愿我去，每一页纸上都响起同样的召唤。我哪儿还有力量抵挡呢？无疑是听了阿贝尔的劝告，害怕欢乐一下子遭到破坏，对内心的冲动有一种天然的克制。

在接连而来的信件中，我抄录一切可以说明这个故事的部分：

亲爱的杰罗姆：

读你的信时我欢欣雀跃。我正要答复你从奥尔维耶托的来信，这时又收到了你从佩鲁贾和阿西西来的信。我的思想也到处漫游，只有我的身体还装得像在这里的样子；实际上，我跟你一起走在翁伯里地区的白色公路上；我跟你在早晨动身，用新的眼光观看日出……你真的在科托纳的平台上呼唤我吗？我听到你的……在阿西西北部山上我们渴得厉害！方济各修士的那杯清水是多么甜啊！哦，我的朋友！我通过你观看事物。我多么喜欢你说到圣方济各的话！是的，不错，要寻找的不是思想的解放，而是思想的奋发。思想的解放必然伴随着可憎的骄傲。一个人的雄心壮志，不要用以反抗，而要用以侍奉……

尼姆传来的大好消息，使我觉得上帝允许我享受欢乐。今年夏天的惟一阴影，就是可怜的父亲的健康情况。

尽管我细心照料，他终日愁眉不展，或者可以说我一离开他，他又闷闷不乐起来，愈来愈难使他摆脱孤独忧郁。大自然在他四周欣欣向荣，他却视而不见；他甚至不愿去看一看。——阿斯布尔顿小姐身体很好。我向他们两人提到你的来信；每封信我们都可以谈上三天；那时又来了一封新的。

……罗贝尔前天离开我们了，他到他的朋友R家里去过完假期，朋友的父亲经营着一个模范农庄。当然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对他来说不很热闹。当他说到要走时，我只能支持他的计划……

我有那么多的话要跟你说；我渴望跟你说不完的说！有时我找不到明确的字眼，明确的想法——今晚我如在梦中跟你写信——只是有种紧迫的感觉，有无穷的财富要给予，要收下。

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个月不声不响的？我们肯定都在冬眠吧。哦，这个沉默的冬天多么可恶，让它一去不复返吧！自从有了你以后，生活、思想、我们的灵魂，一切在我看来都是美的，可亲的，无比的丰富。

九月十二日

我收到了你从比萨的来信。我们这里的天气也风和日丽；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诺曼底。前天我独自走了一大圈，信步穿过田野；我回来不累，倒反而兴奋，在阳光与欢乐中陶醉了。艳阳下的草垛真是美！我不需要置身意大利就可见到这一切美景。

是的，我的朋友，正如你说的，在大自然的"百音齐唱"中我要倾听和理解奔放与欢乐。我在声声鸟啼中都听到了，在阵阵花香中都呼吸到了，我徐徐明白了只有崇拜才是惟一的祈祷形式，跟着圣方济各同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惟一的"，内心充满不可表述的爱。

可是不必担心我会当上无知会修女！近来因连日下雨，我看了不少书，我像把我的崇拜放到阅读中了……读完了马尔布朗什，立刻又拿起了莱布尼茨《致克拉克的信》。然后为了让脑子休息，读了雪莱《沉西家族》——不感兴趣；也读了《含羞草》……我可能会叫你光火；我认为雪莱的全部作品，拜伦的全部作品，都比不上我们去年夏天一起阅读的济慈的四首颂歌，同样我觉得雨果的全部作品也不如波德莱尔的几首十四行诗。"大诗人"这样的称呼没

什么意思，重要的是做“纯然的”诗人……我的弟弟呵！感谢你帮助我认识、理解和热爱这一切。

……不，不要为了重聚几天的快乐而缩短你的旅行。说真的，我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相信我：当你在我身边，我就不会那么想你。我不愿意使你难受，但是我下决心不期望——现在——你来。我要不要向你承认这件事呢？我要是知道你今晚来……我就躲开。

哦！别要求我向你解释这种……感情，我求你啦。我只知道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这足以使你幸福了吧），我是这样幸福。

……

在这最后一封信后不久，也是从意大利一回来后，我就应征入伍，派到了南希。我在那里举目无亲，但是很高兴一个人独处，因为这样可以向我这个自豪的情人和阿丽莎，更清楚显示她的信是我惟一的庇护所，而对她的相思就像龙沙[①] 说的我惟一的“隐德来希”。

说实在的，强制我们接受的纪律颇为严厉，我并不以为苦。我磨练自己应付一切，在写给阿丽莎的信中只对她不在身边一事才诉起苦来。我们甚至把长期分离当作我们勇气的考验。——“你从不诉苦，”阿丽莎写给我说，“你在我的想像中从不灰心丧气……”为了证实她的话，我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呢？

自从最后一次见面后，差不多过去了一年。她仿佛毫不察觉，只是认为现在才开始等待。我以这事责怪她，她这样回答：

我不是和你一起在意大利吗？负心的人！我没有一天离开过

① 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隐德来希”（entéléhie），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用语，意即“完美”。

你。你要明白从现在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不能陪伴你了，只有这才是我说的分离。说真的，我也在努力想像你在军营中的生活……我想像不出来。我最多想像出你晚上在甘必大街的那个小房间写东西或读书……这也不一定，不是吗？事实上，我在一年后才会在封格斯马尔或勒阿弗尔再见到你了。

一年！我不去计算已经过去的日子；我的希望凝结在未来这个慢慢、慢慢移近的一点上。你想一想花园深处的那道矮墙，我们把菊花藏在墙脚下，我们冒险爬上墙头；朱丽叶和你走在上面，像要一步登上天堂的穆斯林那样奋不顾身；——而我走了几步头就发晕，你在下面对我叫："不要看你的脚……看你的前面！往前走！盯住目标！"然后，终于——这比你鼓励的话更有用——你爬到了墙壁的另一头等着我。于是我不再发抖。我不再感到头晕；我盯着看的只是你，我奔过去扑向你张开的双臂……

杰罗姆，失去对你的信任我会成为什么呢？我需要感到你坚强；需要依靠你。不要软弱。

随心所欲地延长我们的等待，仿佛这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害怕重逢不是那么称心如意，我们约定新年来临，我到巴黎阿斯布尔顿小姐那里去过仅有不多的几天假期。

我跟你们说过，我不抄录所有的信。下面是我在二月中旬收到的信：

真令人激动啊，前天经过巴黎街时，看到M书店橱窗里，赫然陈列着你向我提过的阿贝尔的书，但是我怎么也不相信现实真是这样的。我抑制不了自己，走了进去；但是书名那么怪里怪气，我犹豫不决，没敢向职员取书；我甚至想到买一部随便什么其他书再走出书店。幸而柜台旁边也放了一小堆《轻佻》这部书，由顾客自

取——我抓了一部扔下一百苏，不用说上一句话。

我感谢阿贝尔没有送我一部！我翻阅后没法不觉得难为情，叫我难为情的不是书本身，总的说来我看书里蠢话多于不堪入耳的话，而想到的是阿贝尔，阿贝尔·伏蒂埃，你的朋友写了这么一部书。我逐页寻找，也没有找到《时代》杂志评论家所说的"伟大天才"。我听说在勒阿弗尔经常提到阿贝尔的小圈子里，这部书取得很大成功。我听到用"轻浮"与"优美"来评价他这人不可救药的无聊；我的态度自然谨慎保留，只是对你谈到我读了什么。那位可怜的伏蒂埃牧师，我看到他起初当然觉得失望，最终疑惑是不是更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他周围每个人都怂恿他相信是这么一回事。昨天在普朗蒂埃姨妈家，V太太冷不防地对他说："牧师先生，您的儿子大红大紫，您一定高兴得很吧！"他有点惶惑地回答："我的上帝，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呢……""那您就高兴吧！那您就高兴吧！"姑妈说，毫无恶意，语气也充满鼓励，使得每个人都笑了起来，牧师也不例外。

《新阿贝拉尔》上演后更不知会怎么样了！我听说他准备在环城路上不知哪家剧院上演，报刊好像也都议论开了……可怜的阿贝尔！这真是他期望和满意的那种成功么！

昨天我读到《永恒的安慰》中这几句话："谁真正祈望真的和恒久的荣耀，就不在乎世俗的荣耀；谁不在内心鄙视世俗的荣耀，就不是真正热爱天堂的荣耀。"我想：感谢我的上帝，选择了杰罗姆作为天堂的荣耀，相比之下另一种荣耀只是草芥。

在单调的工作中度过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但是由于我的思想只是寄托在回忆或希望上，也就察觉不到时光过得很慢，每个小时过得很长。

舅舅和阿丽莎六月份要到尼姆附近去探望朱丽叶，那时她的孩子要出世了。但是传来一些不太好的消息，促使他们提前动身

了。

阿丽莎写信给我说:我们刚离开不久,你寄往勒阿弗尔的最后一封信就到了。不知什么原因只是一周以后才转到我这里。我整个星期魂不守舍,麻木彷徨。我的兄弟啊!我只有和你一起才恢复自我,超越自我……

朱丽叶身体又不错了。我们天天等待她分娩,并不担心。她知道我今天上午写信给你。我们到达埃格维弗的第二天,她问我:"杰罗姆他怎么样……他一直给你写信吗……"我没法对她撒谎,"当你给他写信时,告诉他……"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非常温柔地一笑:"我病好了。"我以前有点担心她在信里一直高高兴兴,别是跟我在玩幸福的游戏,她不让人家看穿……她今天看做是幸福的东西跟她从前梦想的东西,她的幸福依托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但愿大家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只与心灵相连,不必过分重视构成幸福的外界因素!我独自在小丛林中散步时浮想联翩,在此我不向你赘述了,最令人吃惊的想到这些竟也是兴奋不起来;朱丽叶的幸福按理说应使我满意足……我的心怎么会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怎么也摆脱不开?此地的美丽风光,我感在心里,至少看在眼里,反而增添了我难言的悲哀……当你从意大利给我来信,我懂得通过你观察一切事物;现在一切我没有通过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瞒着你做的。总之,在封格斯马尔和勒阿弗尔我磨练出了一种对付下雨天的本领;到了这里这种本领无须施展,感到它毫无用处倒使我犯起愁来。当地人的欢笑令我窒息;可能我所谓的"悲哀"只是不像他们喧闹而已……显然,从前我的欢乐中总含有某种自豪,而现在,我处在异乡人的快活中间感到一种类似屈辱的感情。

到了这里之后祈祷也很勉强;我有一种孩子气的感觉:上帝不再在同一个地方了。再见啦,我要快快离开你;说出这样不敬神的话,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悲哀,还把这一切向你写出来,这叫我感到

难为情，如果今晚邮差不来取走，明天我就会把它撕掉……

下一封信只提到她的外甥女的出生，她将当她的教母。还有朱丽叶的快乐，舅舅的快乐……但是只字不提她自己的感情。

然后又是从封格斯马尔的来信，朱丽叶在七月去看了她……

爱德华和朱丽叶今天早晨离开我们了。我舍不得的还是我的小教女；我六个月后再见她时，会再也认不出她所有的动作姿态了；以前她的每一个动作姿态都是我看着她做的。“人的形成”总是那么神秘和奇怪！我们相互不常感到诧讶，是因为没有予以注意。我俯身在这个满载希望的小摇篮前，度过了多少时光。人的成长那么快就中止了，都在离上帝很远的地方骤然停步不前，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自私、自满和不思上进？哦！要是我们能够、我们愿意更走近上帝……那会是多么美妙的竞争啊！

朱丽叶看来很幸福。我起初看到她放弃了钢琴和阅读有点伤心；但是爱德华·泰西埃尔不喜欢音乐，对书籍没有多大兴趣；显然他不能与她共享的乐趣，她也就明智地不去追求了。相反，她对丈夫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他让她了解他做的一切买卖。这一年生意大有发展。他打趣说这是靠了这桩婚事，让他在勒阿弗尔得到大量顾客。他最近一次出差是罗贝尔陪着去的；爱德华对他关怀备至，还自称了解罗贝尔的性格，坚决相信他对这类工作会认认真真关心的。

父亲身体好多了；看到女儿幸福使他恢复了青春；他重新关心农庄，花园，刚才要我高声朗读我们跟阿斯布尔顿小姐一起开始、后来因泰西埃尔一家来住而中断的那部书，关于德·于勃尼尔男爵[①] 的游记，我向他们也这样朗读；我自己也感到乐在其中。现

① 德·于勃尼尔(1811－1892)，奥地利外交家、作家。

在我有更多的时间坐定读书了；但是我等待你的指点；今天早晨，我从一部书翻到另一部书，却没有看到什么有意思的！……

从那时起阿丽莎在信里态度变得更加怪异，语气更加迫切。她在夏天将过时写信对我说：

怕你担心，因而没敢对你说我多么盼望你来。在未跟你见面以前，每天都是在沉重的压抑中度过。到那一天还要过上两个月的时间！这似乎比我远离你度过的时间还要长！为了忘掉等待，我尝试去做一切，其效果显得可笑的短暂，我无法静下心来做一桩事情。书籍失去了价值和魅力，散步失去了吸引力，大自然失去了光彩，花园黯淡无色，闻不到香味。我羡慕你的苦活，这些不得不做的操练，虽不是你的选择，但可使你完全不去想自己，使你的筋骨劳累，让你的日子过得飞快，到了晚上，使你疲惫不堪，一下子跌入梦乡。你对演习所作的描写非常动人，萦绕我心头久久不去。最近几天我夜不成寐，多次会在起床号中惊醒过来，我确确实实听到了号声。我完全可以想像你说到的这种轻微的醉意、晨起后的轻快、似晕非晕的情态……马尔泽维尔高原在黎明的寒光中必然雄奇瑰丽！……

近来我身体不太好；哦！不是什么大病。我相信只是等待你过分心切。

六星期后：

我的朋友，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你回家的日子尽管一时还定不下来，反正不会太远了，我也就不再给你写信了。我原来希望在封格斯马尔跟你见面，但是天气变坏了，气温很低，父亲口口声声说要回到城里去。现在朱丽叶和罗贝尔都不跟我们一起住了，我

们给你留宿原很方便，但是你还是住到费利西姑妈家好，她也会很乐意接待你的。

随着见面的日子愈来愈近，我们的等待也更迫切，几乎有点畏惧；朝夕盼望你来，现在好像又害怕你来，我努力不去想；我想像你的按铃声，你上楼的脚步声，我的心停止跳动或者感到痛……尤其不要期望我会跟你谈什么……我觉得我的过去在这里结束了；除此以外我看不到什么；我的生命停滞了……

四天后，也就是我复员前一星期，我还是收到了一非常简短的信：

我的朋友，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不要有意过分延长你在勒阿弗尔逗留的日子和我们重逢的时间。既然我们在信中都已经写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如果你从二十八日起必须回巴黎注册的话，你就不要犹豫，不要遗憾不能让我们多待上两天。我们今后不是有一辈子吗？

(六)

我们初次重聚在普朗蒂埃姑妈家里。我突然觉得自己服兵役以后变得迟钝呆板了……我后来也可以想到她发现我变了。但是这种刚见面时虚假的印象在我们之间又有什么重要呢？对我来说，由于害怕不能完全把她认出来，起初几乎不敢瞧她……不，还有叫我们手足无措的，那是人家强加于我们的荒谬的未婚夫妻身分，每个人都赶紧让我们单独相处，在我们面前抽身走开。

“可是，姑妈，你一点也没碍着我们；我们没有私房话要说。”阿丽莎看到她明明白白要有意回避时终于喊了起来。

“怎么会没呢！怎么会没呢，我的孩子！我很了解你们；那么多日子没有见面，总是有许多小事要相互说说的。”

“我求你啦，姑妈；你要走就是叫我们不高兴。”说话的语调含有火气，我几乎认不出这是阿丽莎的声音。

“姨妈，您要是走，我们就不再说一句话，我说了算！”我笑着加了一句，但是心里也有点害怕我们两人单独一起。我们三人又聊了起来，装得轻松自在，说话平淡，有意兴奋一下活跃气氛，其实各人心里都感到窘迫。舅舅邀请我吃中饭，我们第二天还是要见面的，因而这第一个晚上毫不为难地分手了，很高兴让这场表演结束。

我在用餐前很早就到了，不过看到阿丽莎正与一个女友交谈，她缺少勇气表示要送客，女友也没有知趣地告辞。最后终于她离开留下我们两人时，我又假惺惺地奇怪阿丽莎怎么不留下她一起

进餐。我们两人都是一夜没有合眼，累得有点急躁。舅舅进来了。阿丽莎感觉到我发现他老了不少。他耳朵背，我的声音他听不清；要让他听见不得不大声嚷，使我说起话来怪怪的。

午饭后，普朗蒂埃姨妈根据事前的安排，开车来接我们；她带我们到奥尔切，有意让阿丽莎和我在风景优美的一段路上走着回来。

这个季节的天气已经热了。我们走的一边海岸都处在日晒之下，毫无动人之处；光秃秃的树木也不能给我们挡住阳光。我们急于回到姨妈等着我们的车内，不利落地匆匆疾走。我头疼发胀，也想不出一点主意；为了不失体态，或者因为这样做可以免去说话，我走的时候携了阿丽莎由我携着的手。激动，走路引起的喘气，双方不说话的尴尬，使我们脸上充血；我听到自己的太阳穴跳动声；阿丽莎面孔红得挺难看；不久，这两只湿热的手握在一起显得不自然，也就松了开来，各自悲哀地往下落。

我们走得太急了，到了十字路口车子还没到，姨妈有意从另一条路走，好让我们有时间说话，车子开得非常慢。我们在斜坡上坐下，突然刮起了冷风，因为我们都出了汗，吹得我们身子发僵；于是我们起来去迎汽车过来……糟糕的是可怜的姨妈相信我们已作过一番畅谈，殷勤操心，正要询问我们订婚一事，阿丽莎再也憋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推说是头疼得厉害。归途中没有人说过一句话。

第二天，我醒来时腰酸背痛，伤风感冒，很不好受，只是到了下午才决定上布科兰家去。事不凑巧，阿丽莎不是一个人。费利西姨妈的孙女玛德莱娜·普朗蒂埃在那里，我知道阿丽莎往常喜欢和她聊天。她在祖母家住上几天，我一进门，她就大声说：

“你要是离开这里到小冈去，那我们可以一路做个伴了。”我机械地点点头，这样我又不能跟阿丽莎单独相处了。但是身边有个可爱的女孩肯定对我们也有用处；我不会像前一天那样拘束难受；

我们三人之间立刻轻轻松松谈了起来，不像我原来所担心的那样说上一大堆废话。当我跟她告别时阿丽莎古怪地微笑；我觉得她直到那时还没有明白我第二天就要离开。不过，接着很快又可以见面，也使我的辞行免去惯常的伤感。

可是，晚饭以后，一种隐约的不安促使我又来到城里，漫无目的徘徊了将近一小时，然后下决心再去布科兰家。我按门铃。这次是舅舅接待我。阿丽莎感到身体不适，已经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里，肯定立即上床了。我跟舅舅聊了一会，然后就走了……

这些不称心的事尽管叫人光火，我怨天尤人也没用。即使这一切都来得非常顺当，我们自己也会无事生非的。阿丽莎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比什么都使我沮丧。我一回巴黎，就收到下面这封信：

我的朋友，多么凄凉的重逢！你好像在说这全怪别人不好，但是你自己也没法说服自己。现在我相信，我知道今后也就是这样了。啊！我求你，咱们不要再见面了吧！

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拘束，这种错位的感觉，这种瘫痪，这种有口难开？你回来的第一天，我对这种沉默感到高兴，因为我相信沉默是会打破的，你会跟我说上许多美妙的事；在此以前你不会离开的。

但是在奥尔切，当我看到我们沉闷的散步在沉默中结束，尤其我们的手相互放开后绝望地落下时，我相信我的心慌乱痛苦往下沉。最令我伤心的不是你的手把我的手放开，而是感觉到它就是不放开我的手，我的手也会放开它的——因为它抓在你的手里并不感到高兴。

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我痴痴地等了你一个早晨。我惶惶不安在家里呆不住，就留下一张纸条告诉你到大堤上什么地方找我。我长时间呆望波涛汹涌的海水，但是没有你独自望着我受

不了；我突然想到你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我，也就回家了。我知道下午我不会有空；玛德莱娜前一天跟我说过她要来，因为我以为在早晨跟你见面，也就让她来了。不过也可能有她在旁边，才是我们见面的最好时光。我有过一种奇异的幻觉，只持续了片刻，以为我们轻松的谈话会长时间、长时间进行下去……当你走近我与她并坐的长沙发，向我俯身说再见时，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一切正在结束：突然我才明白你要走了。

你跟玛德莱娜还没有走出门，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无法忍受。我又走了出去，你知道么！我还要跟你说话，把我没有跟你说过的话都说出来；我已经朝普朗蒂埃家奔去……太晚了；我没有时间，不敢……我就回家了，绝望地给你写信……说我不愿再给你写……一封告别信……因为我终于觉得我们的全部书信只是一个巨大的幻影，我们两人可惜都只是在写给自己看，还有……杰罗姆！杰罗姆！我们永远相离很远啊！

是的，我把那封信撕了；但是我现在又给你重写一封，几乎一模一样。哦！我的朋友，我还是那么爱你！相反地，在我惶惑时，在你一走近我感到为难时，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多么深切爱着你；但是——你看到么——是绝望的爱，因为我必须向自己承认，你在远方的时候我更爱你。唉！我早就料到了。这次我们如愿重逢了，却使我更看出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重要的是让你也对此深信不疑。再见啦，我深爱的兄弟；让上帝保护你，指引你；人只有接近上帝，才不会受到惩罚。

仿佛这封信还不足以使我痛苦似的，她在第二天又加上了这段附言：

发出这封信时，我不能不要求你对有关我们俩的事谨慎处理。多少次你使我伤心，因为你把你我之间的私事作为向朱丽叶或阿

贝尔的谈话资料;这早在你料到以前很久,就使我想到你的爱情更可以说是一种用头脑思考的爱情,一种对温情与忠诚的理智性迷恋而已。

添上这最后几行,无疑是害怕我把那封信给阿贝尔看,敏感多疑使她存了戒心?还是她发现我说的话反映出我的朋友的劝告?

我自认为从那以后跟他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走在两条不同的道上,要我学会单独承受忧愁的重担,这份嘱咐纯属是多余的。

接着三天,我都在唉声叹气中度过,我要给阿丽莎写回信;但是一本正经地讨论,面红耳赤地争辩,用词不当,我怕又会不可挽回地加深创伤;我在信上作爱情的挣扎,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不下二十次。今天重读这封洒满泪水的书信还是禁不住要哭,最后我还是决定抄录一份寄去:

阿丽莎!可怜我吧,可怜咱们两人吧!你的信叫我难过。对你的种种顾虑我完全可以付诸一笑。是的,你向我提到的一切我也是有所感觉的,但是我怕对自己这样说。原本只是臆测的事,却被你想成是多么可怕的现实,而你又在我们之间把它渲染一番。

如果你觉得你不如从前那么爱我……啊!别来跟我提这种残酷的设想,连你自己的信也自始至终在否认!你一时的恐惧又怎么样呢!阿丽莎!当我想说道理,我就感到语塞;我只听到内心的呻吟。我太爱你了,以致口拙,我愈爱你,愈不知道怎样对你说话。"用头脑思考的爱情"……你要我怎么对此作出回答呢?我用整个身心在爱你,我怎么能区别我的智慧与心灵呢?但是既然我们的通信引起了你痛切的责难,既然通信先引起了幻想,后又跌到残酷的现实中,使我们两败俱伤,既然你现在相信虽在写信却只是写给自己看,既然我已没有力量忍受又收到一封类似的信,我求你,让我们暂时停止一切书信往来吧。

接着我在信中对不同意她的看法，进行申辩，求她对我们下次见面要有信心。上一次见面对她一切都不顺利，不论地点、人物和时间，甚至我们情绪亢奋的通信，使我们没有审慎的心理准备。下次我们见面前对什么都保持沉默。我希望明年春天在封格斯马尔见她，我想在那里往事的回忆会对我有利，舅舅也会乐意在复活节假期接待我们，日子多少俱由她做主。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信寄出后立即投入工作。

*

快到年底时我倒是又见到了阿丽莎。阿斯布尔顿小姐最近几个月来身体日趋衰弱，圣诞节前四天她去世了。自从我复员回来以后，我重新跟了她一起住；我很少离开她，给她送了终。阿丽莎寄来一张明信片，向我说明她把我保持沉默的誓言看得比我遭逢的丧事更重；舅舅不能来参加葬礼了，她则赶在两班班车之间参加一下仪式而已。几乎就只有她和我参加了大殓，然后又跟在棺材后面；我们并排走在一起，没有交换几句话；但是，到了教堂，她坐在我旁边，我感觉她好几次目光温柔地看着我。

“这是约定的，”分别时她对我说，“复活节以后再说。”

“是的，可是在复活节……”

“我等你。”

我们在墓园门口。我建议送她去火车站；可是她向一辆车打个信号，没说一句告别的话就抛下我而去了。

(七)

“阿丽莎在花园里等你。”四月底我到了封格斯马尔，舅舅怀着父爱拥抱了我以后对我说。最初没有见到她迅速来迎我，确实有点儿失望，马上又要感谢她，使我们两人免去了乍见面时流于俗套的感情表露。

她在花园里端。我朝灌木紧密包围的环形路口走去，每年这个时节花都开了，有丁香、花椒、金雀花、锦带花等；为了不远远看到她，或者为了不让她看到我过去，我走花园另一侧的那条暗路，在树荫下空气凉爽。我慢慢往前走；天空温暖，明亮，碧青，好像我心头的欢乐。她肯定以为我从另一边来的；我到了她身边，到了她身后，她没有听到我走近；我停步……仿佛时间也跟我一起停止了：这个时刻，我想，这可能是最美妙的时刻，接着就看到了幸福，就是幸福本身也比不上它……

我愿意跪在她面前，我走了一步，她听到了。她突然站起身，手中的刺绣落在地上，向我伸直双臂，两手放在我的肩上。我们就这样呆了一会儿，她胳臂伸直，头微侧，笑眯眯的，温柔地看着我，一言不发。她穿一身白衣。在她有点过于严肃的面孔上，我又看到她童年的微笑……

“听我说，阿丽莎，”我立即大声嚷了起来，“我有十二天假期。你不高兴我就一天也不多待。让我们约定一个信号，表示我第二天必须离开封格斯马尔。这样我就第二天走掉，决不怨天尤人。你同意吗？”

这些话都是冲口而出的，一点没有准备。她思考了片刻，说：

“那天晚上，我下楼吃饭时，脖子上不戴上你喜欢的紫晶石十字架……你明白吧？”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

“不过，”她又说，“你会不哭不叹息的走么……”

“并且还不告别。我在这最后一个晚上离开你，就像在这前一天离开你一样，随便得你也不禁琢磨：他到底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当你第二天去找我时，我已不在了，如此而已。”

“第二天我也不会去找你的。”

她向我伸出手，当我把她的手放到唇边。

“从现在到那个不吉祥的晚上，”我还说，“也不要作出任何暗示，使我有所预感。”

“你也不要对接着要来的分别作出任何暗示。”

重逢时这样郑重，难免又会在我们之间引起难堪，现在必须马上消除。我又说：

“我愿意看到我在你身边度过这几天，在我们看来跟别的日子没有区别……我要说的是我们两个不要觉得这是些特殊的日子。然后……如果我们能够不刻意要首先谈谈……”

她开始笑了。我加上说：

“难道我们就没有事可以一起干的吗？”我们向来对园艺很感兴趣。不久以前，一名没有经验的新手接替了老园丁，两个月来花园无人修整，有不少工作要做。玫瑰树没有好好剪枝，有的长得过猛，枯枝纠结；有的往上爬，没有支架都挂了下来；徒长枝更吸干了其他枝条的汁水。其中大多数都是我们以前嫁接的；我们认出了自己种的幼苗，它们又必须培栽，占了我们许多时间，也让我们在前三天谈话很多而又丝毫未提及严肃的大事；当我们不说话时，也不感到沉默压着心口。

这样我们又恢复了两人相处的老习惯了。我对这种相互适应

比对进行任何解释都看得重要。就是分别一事也徐徐淡忘了，我感觉到她心中存在的这种恐惧，她害怕我心中存在的这种心灵畏缩，也都开始消除。阿丽莎比我秋天那次灰溜溜的访问时更年轻，在我看来也是前所未有的美。我还没有拥抱过她。每天晚上我看到她的紧身衣上有一条小金链子，系着那只紫晶石小十字架闪闪发光。一颗心有了信任，又产生了希望；我说什么，希望？这已是一种保证，我想像阿丽莎心中也同样感觉到的；因为我对自己很少怀疑，对她也就不再多心了。我们的说话也渐趋活泼了。

“阿丽莎，”一天早晨，春光明媚，我们的心也像花似的开绽，我对她说，“现在朱丽叶很幸福，你就不让我们也……”

我说得很慢，眼睛看着她；她突然脸色苍白，那么出人意料，我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朋友！”她开始说，目光没有朝我转过来，“我在你身边那么幸福，我不相信还会更加幸福了……但是相信我，我们生来不是追求幸福的人。”

“灵魂还会把什么看得比幸福更重呢？”我急切地叫喊。她喃喃说：

“圣洁……”这两个字说得那么轻，我不妨说是猜到的更多于听到的。

我一生的幸福张开了翅翼，从我身边冲天飞走了。

“没有你我是不行的，”我说，额头靠在她的膝盖上像个孩子那样呜呜哭了，但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悲伤，我又说，“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然后，这天像其他天一样过去了。可是到了晚上，阿丽莎出现时没有戴上那个紫晶石小项饰。我遵守诺言，第二天一清早就走了。

第三天我收到下面这封奇怪的信，把莎士比亚的这几行诗作

为题词：

又是这首曲子——已近消沉的尾声
哦，飘过耳边，犹如轻软的南风
吹动紫罗兰花丛，
偷走了花香，零落淡薄——够了，
声音已不如从前动听……

是的！我的兄弟，我还是整个上午都在找你。我不能相信你已经走了。我恨你遵守了我们定下的诺言。我原来想这是一种游戏。我会看到你从每个矮树丛后面钻出来的，——但是没有！你真的走了。谢谢。

那一天其余时间，我老是想到某些事，我愿意让你知道——一种奇怪的确切的恐惧，我若不告诉你，以后我会感到没有对你尽心，应该受你的谴责……

你住在封格斯马尔的最初几小时，我先是奇怪，然后又是担忧，我在你身边整个身心会感到这么奇异的满足；你对我说："那么满足，我什么也不再期望了！"唉！正是这件事使我担忧……

我的朋友，我怕我没有让你正确理解。我尤其害怕我在表述心灵中最强烈的感情时，你却把它看成是一种钻牛角尖（哦！多么不近情理啊）。

"幸福若不使人满足，就不是幸福。"你对我说过，你还记得吗？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回答。——不，杰罗姆，幸福不使我们满足，幸福不应该使我们满足。事事如愿，心满意足，我不能够把这当做是真实的。去年秋天我们不是没有明白这里面包含了多少辛酸沮丧……

真正的！啊！上帝不许我们有什么真正的！我们生来是为了另一种幸福……

我们以前的通信败坏了我们秋天见面的乐趣，同样，想起你昨天还在这里使我今天写信索然无味。我以前给你写信时如痴似醉的情态，又成了什么？通过书信，通过见面，我们让两人爱情中原本该有的精粹乐趣都挥发干净了。现在，我不由要像《第十二夜》中奥西诺那样高喊："够了！声音已不如从前动听。"

再见啦。我的朋友。从此把爱奉献给上帝吧。啊！你会知道我多么爱你吗？直到最后，我将是你的

阿丽莎

面对美德的陷阱，我束手无策。一切英雄主义既吸引我，又使我眼花缭乱——因为我不把它与爱情分开。阿丽莎的信里这种冒失之至的热忱令我陶醉。上帝知道我光是为了她也要努力漫无止境地追求美德。一切道路只要向上，总是引导我去跟她会合。山路也不会狭窄得太快，连我们两人也容纳不下！唉！我没有料到她的招数竟会那么巧妙，我也很难想像到了山颠她竟也会躲开我。

我给她回了一封长信。我记得信中有一段话写得还很有远见。我对她说：

"我常常认为爱情是我怀有的最好感情；我的一切美德都是与它相通的；爱情使我超越自己，我没有你又会成为一个普通平庸的凡人。怀着跟你相会的希望，才使我觉得崎岖小路也是最平坦的大道。"

我还加了这句话，竟促使她回了我这几句话：

但是，我的朋友，圣洁不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义务（信中这个字划了三道线）。你若是我相信的那种人，你也不能回避的。

这一切都摆在这里了。我明白，或者说预感到，我们的通信将会到此为止了，不管转弯抹角的劝告，还是坚持不渝的意志，都将

无济于事。

我还是写了一封又一封温情柔意的长信。发出第三封信后，我收到了这封短柬：

我的朋友：

不要相信我曾经下过什么决心不再写信给你；我只是不再感到兴趣而已。可是你的信我读下来还是很有趣，但是我愈来愈责备自己引起你那么多的相思。

夏天不远了。目前不要再写信了，九月下半月到封格斯马尔来一起过吧。你接受吗？如果接受，我不需要你回信。我把你的沉默看成同意，因而希望你不回答我。

我没有回答。显然这种沉默只是她对我进行的最后一次考验。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然后又是几周的游历，我回到了封格斯马尔，态度安详自信。

我如何通过一番简单的叙述，会让人明白这个一开始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事情呢。我能够在此描述的只是我从那时起陷入心理崩溃的时机？我在当时未能看透装模作样的外表下爱情还是在颤动，就是今天我也找不出道理为自己辩解；我首先看到的只是这种外表，得不到我的女友，就责怪她……不，即使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责怪您，阿丽莎！但是我绝望地哭泣再也认不得您了，从您表现的狡黠沉默和工于心计上，今天我可以看出您的强烈的爱，那么您愈是让我痛心失望，我不是应该愈加爱您吗？

轻视？冷漠？不，什么都是可以征服的；什么都是我可以抵御的；有时我犹豫，我怀疑，我的不幸是不是我臆想出来的，因为事情是那么微妙，因为阿丽莎那么善于佯装得一点也不明白。我又有什么要抱怨的呢？她接待我比以前露出更多笑容，她也从来没有

那么殷勤周到;第一天我几乎给蒙了……她梳了一种新发型,头发往后拉平,使面部线条生硬,仿佛为了掩饰表情;她穿一件不合身的紧身衣,颜色灰不溜秋,质地粗糙,破坏了她的苗条身材,这都无关宏旨……这里没有什么她不可以改正的,我自己胡思乱想,第二天她主动或者应我的要求会……我更难过的是在我们之间出现这些少见的殷勤周到,我害怕看出其中的决心多于热情,我还敢说,礼貌多于爱情。

晚上,我走进客厅,发现钢琴已经不在原来位置上了,听到我失望的惊叫,阿丽莎声音很自然地回答:

"钢琴拿去修了,我的朋友。"

"我可是跟你说过几次了,我的孩子,"舅舅几乎口气严厉地说,"既然到现在你还可以凑和着弹,你就应该等到杰罗姆走后再送去;你匆匆忙忙的使我们少了一个乐趣……"

"不过,爸爸,"她一边说话,一边转过身掩饰脸红,"我向你保证这架钢琴这一段时间声音发闷,杰罗姆也弹不好曲子来的。"

"你弹的时候,"舅舅又说,"好像没那么差嘛。"

她好一会儿身子朝暗影处俯着,好像在量椅套的尺寸,然后突然离开房间,很晚才又出现,带了托盘,上面是舅舅每晚习惯服用的蒂萨茶。

第二天,她既没有换发型,也没有换紧身衣;她挽着父亲坐在门前的长椅上,又拿起忙了一个晚上的针线活,缝缝补补。在她身边、椅子上或桌子上总有一只大篮子,她不断地取出穿破的长袜短袜。几天后,又是餐巾床单……这项工作好像使她心无二用,以致她嘴里也没有一句话,眼睛黯然无光。

"阿丽莎!"第一天晚上我叫了,这张面孔毫无灵动之气,几乎把我吓着了,我要细看才能认出来,我盯住看了好一会儿,她却显

得一点没有察觉我的目光。

“怎么啦?”她抬起头说。

“我要看看你听不听到我说话。你的思想好像远在天边。”

“不,我在这里;但是缝补需要聚精会神。”

“你缝的时候,要不要我给你念篇文章?”

“我怕没法很好听进去。”

“你为什么选择那么费神的工作?”

“总要有人做啊。”

“有许多穷人家妇女,给她们做也是一种生活补贴。你自己动手干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总不是为了节约吧?”

她立刻向我说明,她最爱干这个活儿,她很久没有干别的事了,也一定完全生疏了……她一边说一边笑。说话也是前所未有的细声细气,有意叫我灰心丧气。她的面孔好像又在说:“我说的事都是挺自然不过的,你何必这么愁眉苦脸呢?”——我内心的抗议说不出口来,在胸中堵得慌。

第三天,我们采了一些玫瑰花,她要我把花送到她的房间里去,那一年我还没有进去过。我立刻又欣喜有了希望!因为我还为此责备自己何必愁眉苦脸的;她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治愈我的心病。

每次走进这个房间,我心情激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形成一种宁静雅致的氛围,在那里我才认出我的阿丽莎。窗前床边的蓝帘布影子,桃花木家具的闪光,窗明几净,安静整齐,这一切都向我的心诉说着她冰肌玉骨,秀外慧中。

那天早晨,我很惊讶在她床边的墙上,看不到我从意大利带来的两张马萨奇奥大幅摄影作品;正要问她图片到哪里去了,这时目光落在旁边她存放爱读的书的书架。这个小书库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半放我给她的书,一半放我们一起阅读的书。我刚才发现这些书都移走了,换上的全是庸俗无聊、我原以为她不屑一顾的宗教

小册子。我突然举起眼睛，看见阿丽莎在笑——是的，她瞧着我在笑。

“我请你原谅，”她立刻说，“你的面孔叫我发笑，看到我的书库它一下子拉长了……”

我可没有心事说笑。

“不，真的，阿丽莎，这就是你现在看的书吗？”

“喔，是的。你奇怪什么？”

“我想一个常看有分量的作品的聪明人，读这些陈词滥调不会不感到恶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这都是些朴实的人，他们跟我随意聊天，尽量说明白自己的意思，我也很乐于跟他们来往。我在打开书以前就知道，他们不会花言巧语设圈套，我在阅读时也不会顶礼膜拜。”

“除了这些你不读别的了吗？”

“几乎不读。这几个月来是这样。此外我也没有多少阅读的时间。我向你承认，最近我有意再读了某一个你教会我欣赏的大作家，我感到自己就像《圣经》中说到的那个人，努力拔高自己的身材。”

“哪个‘大作家’使你对自己作出这么奇怪的评价？”

“这不是他使我作出的，而是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自己作出的……这是帕斯卡。可能我碰巧读到的不是最精彩的段落……”

我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她说话时声音清亮单调，像在背书，目光没有离开她摆弄不完的鲜花。她在我的手势前停顿片刻，然后又用同样的声调往下说：

“使我发呆的是那么夸夸其谈，那么声嘶力竭，却证实不了多少东西。我有时问自己，这是怀疑而不是信仰使他说话充满悲天悯人的样子。完全的信仰不会流那么多的眼泪，声音也不颤抖。”

“正是这声颤抖、正是这些眼泪才使这个声音听来那么美。”我

试图反驳，但是没有勇气，因为我在下面这几句话里已认不出我喜欢的阿丽莎。我根据记忆把这些话如实转录，未在事后作任何修饰和逻辑整理。

“如果他不先把世俗生活中的欢乐排除，世俗生活在天平中的分量就会超过……”

“超过什么？”我说，听了她的怪话只会发呆。

“他提出的不确定的极乐。”

“你不相信了么？”我高声说。

“这有什么关系！”她又说，“我愿意这是不确定的，免得有做交易的嫌疑。热爱上帝的人沉迷于美德，这是天性高尚，不是贪求报偿。”

“帕斯卡的高尚就包含在这种神秘的怀疑主义里面。”

“不是怀疑主义，是冉森主义。”她微笑着说。“我要这些干什么？这些普通的人，”她转身看她的那些书，“就说不清自己是冉森派，还是寂静派或者别的什么派。他们匍伏在上帝面前，就像被一阵风吹倒的野草，不取巧，不惶惑，不卖弄。他们认为自己非常平凡，知道自己就是有什么价值，也甘心在上帝面前不露形迹。”

“阿丽莎！”我喊，“你为什么不想展翅高飞呢？”

她的声音保持平静自然，更显得我的喊声可笑夸张。

她摇摇头又微微一笑。

“我最近一次阅读帕斯卡只记下了……”

“记下了什么？”我问，因为她不说下去了。

“记下基督的这句话：‘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至于其他的话，”她又说，笑得更响了，正对着我的脸看，“说实在的，我就不大懂了。当我和这些小人物相处了一段时间，那些大人物精雕细琢的思想很快叫人喘不过气来，真是奇怪。”我心慌意乱中还能找到什么话来回答吗？……

“那么今天就让我跟你一起把这些训诫、这些默祷念一

念……”

“不必了,”她打断我说,“看到你念我会难过的!我真的相信你生来做更有出息的事。”

她说话随随便便,也不像想到她那几句疏远我们两人生活的话会使我心如刀割。我头上像着了火;我多么愿意说下去和哭出来;她可能会给我哭得心软。但是我呆着没有再说一句话,两肘撑在壁炉上,额头托在手里。她继续气闲神定地整理花,没看到或者装得没看到我的痛苦。

这时响起第一声用餐铃。

“午餐前我做不完了”她说,“你快走吧。”仿佛这只是在玩一场游戏似的:

“这话以后再说下去吧。”

这话以后没有再说。阿丽莎一再使我错过机会;倒不像是她有意回避,而总是遇上临时工作,必须由她迫切去做。我等待;家务完了又会有新的,仓库不断有工作需要监督,还有上农户家作客,到她愈来愈关心的穷人家里访问,这些事做后才轮得到我,剩下的时间也就不多了;我看到她时老是忙忙碌碌——但是也正是通过这些琐事,不去苦追不休,我才不觉得自己心里空荡荡的。稍一对话更向我说明是这么一回事。当阿丽莎给我一点时间时,实际上彼此说话又很不投机,她搭腔也只是当作一场儿戏。心不在焉,笑吟吟从我身边迅速擦过,我感觉她变得那么遥远,陌生人也不过如此。我甚至还发现她微笑中含有某种挑战,至少某种嘲讽,她用这种方法让我的希望落空而沾沾自喜……然后立刻我把一切不满对着自己发泄,不愿意心生怨恨,也不知道我对她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能对她作什么样的责怪。

我那么期待的快乐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呆望着时光流逝,

然而无意延长逗留日子或希望过得慢些，因为每天都在增加我的痛苦。可是我走前两天，阿丽莎陪我到废弃的泥灰岩场的那把椅子旁。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夜，天边没有云雾，景物微微带蓝，清晰可辨，这时最飘忽的往事也浮现上了心际——我禁不住为自己抱屈，满面丧气地说我今日的不幸实在是我当初天大的幸福形成的。

“但是，我的朋友，我对此又能做什么呢？”她立刻接口说，“你爱上的是一个幽灵。”

“不，决不是一个幽灵，阿丽莎。”

“那么是一个幻想人物。”

“唉！这不是编造出来的。她是我以前的女友。我要把她唤回来。阿丽莎！阿丽莎！您就是我爱过的那个人。您把自己干吗啦？您要自己成为什么？”

她好一会儿默不作声，慢慢摘下一朵花，低着头。然后终于说：

“杰罗姆，为什么不干脆承认你不及从前爱我了？”

“因为没这样的事！因为没这样的事！”我愤愤地喊了起来，“因为我比以前更加爱你。”

“你爱我……可是你又为我遗憾！”她说，装出笑容，还耸了耸肩膀！

“我不能把我的爱情当成是一桩往事。”

土地在我脚下坍塌；我抱住什么都行……

“它总会与其他东西一起成为过去。”

“这样一种爱情只会与我一起成为过去。”

“它会慢慢减弱的。你自称还爱的那个阿丽莎已经只存在于你的记忆中；总有一天你想起的只是从前爱过她……”

“你这样说好像我心中有什么会把你代替似的，或者好像我的心大概不再爱了似的。你记不起自己爱过我，怎么能够这样折磨我来取乐呢？”

我看到她苍白的嘴唇颤抖;她喃喃说,声音几乎无法听清:

"不,不,这在阿丽莎心里没有改变。"

"那么也就什么也没有改变。"我说,抓住她的手臂……

她又回过神来:

"这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你为什么不敢把它说出来?"

"哪句话?"

"我老了。"

"胡说……"

我立即反驳说我也跟她一样老了,我与她的年纪还是相差那么多……但是她已恢复了镇定;独一无二的时刻过去了,卷入讨论的同时,我放弃了一切有利条件,我乱了阵脚。

两天后我离开了封格斯马尔,对她和对自己都不满意,对我还称为"美德"的东西充满隐约的仇恨,对自己心里摆脱不开这件事又不能释怀。事情好像是在这最后一次重逢中,把我的爱情夸张一番以后,我耗尽了所有的热忱;阿丽莎说的每句话,一开始引起我的反击,在我再不张口抗辩后,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压倒了其他想法。啊!她无疑是有道理的!我钟爱的只是一个幽灵;我以前爱过、至今还爱着的那个阿丽莎不复存在……唉!我们肯定是老了!一切诗情画意都可怕地消失了,我的心对着它也凉下来,然而这一切其实只是回到自然状态而已;如果说我把她想像得很崇高,把她当做一尊偶像,按照我的爱好来装扮她,那么我的工作、我的辛苦不是白费了吗……一旦由着她自己,阿丽莎又回到了原有的水平,我自己也会处于这个平庸的水平,但是我再也不会对她思念了。啊!这全是我个人的努力把她推向美德的高山,现在又为了跟她般配,辛辛苦苦去追求美德,这在我看来既荒谬又想入非非。若不那么自负,我们的爱情就会顺利得多……但是从今以后拘泥在一种没有对象的爱情中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已不是忠

诚，这是顽固不化。对什么忠诚？——对一个错误忠诚。最明智的做法不就是承认我自己错了吧？

有人向我建议到雅典学院去，我接受了立即报到，既无抱负，又无兴趣，然而想到动身犹如想到摆脱羁绊，脸上露出了微笑。

(八)

可是我又见到了阿丽莎……那是三年后的夏末。十个月以前,我从她那里知道舅舅过世了。那时我在巴勒斯坦旅行,立刻给她回了一封长信,没有再见到信来……

我顺着一条自然的路线来到了勒阿弗尔,用一个不知什么借口去了封格斯马尔。我知道在那里会见到阿丽莎,但是怕她不是一个人。我没有说过我要来,又很不乐意做个普通客人,我向前走时犹豫不决:我进去?还不如不见一面,不刻意去看她就转身离开……是的,还是这样吧;我只是在大路上转悠,坐到那个没准她还会来坐的长椅上……我已经思忖留下个什么记号,让她在我离开以后知道我已经来过了……我一边想这件事,一边慢步走,自从我下了决心不再见她以后,一种揪心的强烈悲哀转化为一种几乎是温柔的忧郁。我已经到了那条大路,但是害怕不期而遇,我沿着与农庄大院接壤的斜坡,走在一条侧道上。我知道斜坡上有一块地方,可以看到花园里面;我登上去望,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园丁在小径上耙草,不久走出了我的视线。一道新栅栏围住院子。狗听到我经过吠了起来。我走过去,到了大路尽头,向右转,又见到花园的墙头,我要走到与刚离开的那条大路平行的山毛榉林地,经过菜园的那扇小门前,突然心头一震,想到从那里走进花园里去。

门关着。我用肩头稍为用力一顶,里面的门闩快要被我折断了……这时我听到脚步声;我躲进一道凹墙内。

我看不见从花园里出来的是谁;但是我听得见声音,我觉得这

是阿丽莎。她向前走了三步，轻轻呼唤：

“是你吗，杰罗姆？……”

我的心原来跳得很急，停止了；由于我一时声咽说不出一句话，她提高了声音又问：

“杰罗姆！是你吧？”

听到她这样呼唤，我顿时激情满怀，以致双膝跪倒在地。我始终没有回答，阿丽莎往前走了几步，转过墙角，我突然感到她紧贴着我，而我用胳臂遮面，仿佛害怕立刻见到她。她向我俯着身子好一会儿，而我在她纤弱的手上吻个不停。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她对我说，随随便便，仿佛这三年相隔两地只不过是小别几天而已。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我正等着你呢。”

“你正等着我？”我说，惊讶得只会把她说的话用问句来重复一遍……因为我还跪着，她又说：

“上长椅子那里去坐吧。是的，我知道我还会见你一次。最近三天，我天天晚上到这里来，就像今晚似的呼唤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要是你不过来撞见我，我就会见不到你就走的。”我说，定下神来控制最初使我支撑不住的感情，“我路过勒阿弗尔，只是要在大路上散散步，转过花园，到灰岩场的那张椅子上休息一会儿，我想你还是会来坐坐的，然后……”

“你看看这三天晚上我来这里念什么。”她打断我，交给我一包信；我认出那是我从意大利给她写的信。这时候我抬起眼睛看她。她的外貌大大变了；瘦弱苍白得叫我痛心，她挽着我的手臂紧靠我，仿佛心里害怕或身上发冷。她还戴着重孝，头上披了一块黑色花边当做头巾，把面孔衬托得更加苍白了。她微笑，但是像要倒下的样子。我急于要知道此时她是不是单独住在封格斯马尔。不，

罗贝尔跟她一起住；朱丽叶、爱德华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八月份曾来跟他们一起过……我们走到了长椅前；我们坐下，好一会儿谈话离不开对日常情况问长问短。她问起了我的工作，我没好声气地回答。我原本的意思是让她感到我对自己的工作不再感兴趣。我要让她失望，就像她让我失望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目的，但是她没有丝毫表示。我对她既是怨愤又是爱，竭力对她冷言冷语，只恨自己还在动感情，偶尔声音也会发颤。

太阳西斜，被一块乌云遮住一会儿后，又挂在地平线上，几乎正对着我们，照着空旷的田野反映出一种颤动的霞光，我们脚下狭窄的山谷顿时云烟氤氲，然后太阳消失了。我眼睛发花，不说一句话；我觉得体内外浸透了金色光辉，一切怨愤都已烟消云散，心中感到的只是一片爱。弯腰靠着我的阿丽莎；她从紧身衣内取出一只用好纸做的小口袋，样子像要把它交给我，又停了下来，显得迟疑不决；当我惊讶地瞧着她，她说：

“听着，杰罗姆，这是我的紫水晶十字架，这三天来我都带着，因为我早就想把它给你了。”

“你要我拿了干吗？”我说话有点粗暴。

“你留着给你的女儿，算是对我的纪念。”

“什么女儿？”我叫了起来，瞧着阿丽莎莫明其妙。

“我请你静静听着我说，不，别这样瞧着我；别瞧着我；我跟你说话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件事我绝对要对你说的。听着，杰罗姆，你总有一天会结婚的吧？不，不要回答我；不要打断我，我求你啦。我只是要你记得我曾经非常爱你……已有很久了……有三年了……我想到你喜欢的这个小十字架，有一天会让你的一个女儿戴上，作为对我的纪念，哦！不要让她知道纪念的是谁……可能的话你也可以给她起个……我的名字……”

她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我几乎敌视地叫了起来：

“为什么你不能自己交给她?”

她还想说什么。她的嘴唇颤抖,像个抽泣的孩子;然而她没有哭出来,她的目光亮得异样,面孔在映照下含有一个超自然的、天使般的美。

“阿丽莎!我会去娶谁呢?你明知道,我爱的只可能是你……”刹那间,我疯狂地,几乎粗暴地把她搂在怀里,在她的嘴唇上重重地吻个不停。她一时仰着身体听任我搂紧;我看到她的目光迷糊了;然后她的眼皮闭上了,发出的声音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更加悦耳动听的了:

“我的朋友,可怜我们吧!啊!别把我们的爱情破坏了。”

可能她还说了一句:做事不要胆怯!或许这是我自己说的,我不知道了,但是突然我跪在她面前,虔诚地抱住她:

“既然你那么爱我,为什么老是拒绝我?你看!我先是等朱丽叶结婚;我明白你也盼望她幸福;现在她幸福了,这是你自己告诉我的。我好长时间相信你愿意在父亲身边过日子;但是现在只剩下咱们两人了。”

“哦!我们不要为过去后悔,”她喃喃说,“现在这一页我已经翻过去了。”

“还有时间,阿丽莎。”

“不,我的朋友,已经没有时间了。自从那天,我们通过爱情在彼此身上看到了比爱情更美好的东西起,已经不再有时间了。我的朋友,为了你我把自己的梦想定得那么高,以致人间的任何乐事对我都是一种失落。我时常想到我们两人结合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要是……我们的爱情不完美的话,我就不能忍受。”

“那么我们两人不结合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想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现在你看到了吧!失去你以后三年来,我痛苦地徘徊……”

夜色正在降临。

“我冷，”她说，站起身，用头巾紧紧裹住身子，使我无法挽住她的胳膊，“你记得《圣经》的那句话吧，‘他们没有得到应许他们的东西，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东西……’”

“你还在相信这样的话？”

“必须相信。”

我们并肩走了一会儿，再也没有说话。她又说：

“杰罗姆，你想像一下吧：更美好的！”突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嘴里还在说：“更美好的！”

我们又走到了菜园的小门，刚才我就是看到她从那里走出来的。她向我转过身。

“分别啦！”她说，“不，不要往前走了。分别啦，我的爱。从现在起就要出现……更美好的东西了。”

她一时凝视我，伸直手臂，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既把我往前拉，又把我往后推，两眼满含一种无法形容的爱……

门一关上，听见她插上门闩后走开，我颓然靠在门板上，痛不欲生，在黑夜里长时间的流泪啜泣。

可是强留她不放，破门而入，或不顾一切闯进这幢对我不至于深闭固拒的房子，那不行，即使今天我回顾这段过去的时光……那不行，在我是做不到的，现在不理解我的人，在那时也不会理解我的。

我焦虑得无法忍受，就在几天后给朱丽叶写了一封信。我向她说起我去过封格斯马尔，告诉她阿丽莎苍白瘦弱叫我大为不安；我恳求她注意她的身体情况，给我消息，我从阿丽莎本人那里是不会听到什么的。

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杰罗姆：

我向你报告一个十分悲惨的消息：我们可怜的阿丽莎已经不

在了……唉！你信中表示的担心都太有道理了。几个月以来，也说不上是什么大病，她日益衰弱。在我的祈求下，她总算同意去勒阿弗尔看A医生，医生写信给我说她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在你看望她以后的第三天，她突然离开了封格斯马尔。我接到罗贝尔一封信才知道她离家了；她很少给我写信，要不是罗贝尔我根本不会知道她私自出走了，因为我不会因她没有信来而惊慌。罗贝尔没有陪她去巴黎就让她这样走了，我把他狠狠训了一顿。你决不会相信，自从那时以后我们一直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你可以想像我多么着急；无法看见她，甚至无法写信给她。罗贝尔在几天后虽是去了巴黎，但是什么都没有打听出来。他做事马马虎虎，以致我们怀疑他是不是用心寻找。我们不能再这样心神不宁受折磨，不得不报告了警察局。爱德华也出外寻找，他干得不错，终于找到了阿丽莎栖身的那家小疗养院。可是太晚了！我接到疗养院院长的一封信，信里向我宣布她的死讯；同时又接到爱德华的一封电报，他也没有能够见到她。最后一天她把地址写在一只信封上，好让人家通知我们；在另一只信封内，她放进了她以前寄给勒阿弗尔公证人的信函的副本，上面写了她的遗愿。我相信这封信中有一段关于你的；我下次会叫人让你知道的。爱德华和罗贝尔参加了前天举行的大殓。走在灵柩后面的不止他们两人，还有疗养院的几名病人，他们执意要参加仪式，并陪送她到墓地。我正怀着第五个孩子，随时随刻都会生产的，因而不幸出不了门。

我亲爱的杰罗姆，我知道这个死讯会叫你深切悲伤，我写信给你时心也碎了。两天来我必须卧床，写字也感到困难，但是我不愿意让别人，就是连爱德华和罗贝尔也不让，跟你谈起那个显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才了解的亲人。现在我差不多已是一个老妈妈了，炽热的往事盖在厚厚的灰烬底下，我可以希望跟你见面了。若哪一天不论工作或游玩把你带到了尼姆附近，你就直接到埃格维弗来。爱德华会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两人可以谈谈阿丽莎。再见，我亲爱

的杰罗姆。我悲伤地拥抱你。

几天后，我听说阿丽莎把封格斯马尔留给了弟弟，但是要求把她房间里的全部物件和她指定的几件家具送给朱丽叶。我不久会收到她密封后写上我的名字寄出的信。我还听说她要求人家，把我最后访问中拒绝接受的那个紫水晶小十字架挂上她的脖子，我还从爱德华那里听说这件事也照办了。

公证人给我寄来的封袋包含了阿丽莎的日记。我把其中不少篇章转录在此。——我只转录不加说明。对我阅读日记的感觉以及我难以用言辞表述的内心纷扰，你们是不难想像的。

阿丽莎的日记

埃格维弗

前天从勒阿弗尔出发，昨天抵达尼姆；我的第一次旅行！既不必操心家务，也不需下厨房，接着就有点闲得慌，这个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是我二十五岁生日，我开始写日记，并不是多么有趣，而是找个伴；因为我可能还是平生第一次觉得孤独——在一个不同的，几乎是陌生的乡土，我对它还没有多少认识。它会向我说的故事，无疑类似于诺曼底向我说的，以及我在封格斯马尔百听不厌的故事——因为上帝在哪儿都不会有差别的——但是这块南方土地讲一种我还没有学过的语言，我听了很惊讶。

五月二十四日

朱丽叶在我身边的一张躺椅上打瞌睡——这个开放式走廊，使这幢意大利式房屋充满魅力，它与花园延伸的铺沙庭院处于同一平面……朱丽叶不用离开她的躺椅，就可以看到草坪起起伏伏

直到水塘边，水面上一群五彩缤纷的鸭子拍翅打转，一对天鹅游来游去。有一条据说夏天也不会枯竭的小溪给它供水，然后流过花园消失了，花园成了灌木丛，愈长愈野，夹在干燥的咖里哥宁群落和葡萄园之间动弹不得，不久全要闷死了。

……爱德华·泰西埃尔昨天陪了父亲参观了花园、农庄、酒窖、葡萄园，而我留在朱丽叶身边——这样今天早晨，我可以一大早独自在花园里进行首次考察漫游。许多新奇的草本木本植物，我都愿意知道它们的名字。我对每个品种都摘了一根枝条，在午饭时间请教别人。我在它们中间认出了杰罗姆在博尔吉兹别墅或陶丽亚-庞费里欣赏的青橡树……跟我们北方的树木竟是远亲，形态却很不同；它们在公园的一端覆盖一块狭小神秘的空地，树荫下的草坪在脚下很松软，引动仙子前来唱歌。我在封格斯马尔对自然的感情是极端遵照基督教义的，到了这里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点神话色彩，这叫我吃惊，还有点儿生气。然而我愈来愈感到压抑的这类恐惧心理依然是宗教性的。我喃喃说出这几个字：**这里有树**。空气清澈透明，四周寂静怪异。我想到了俄尔甫斯[①]、阿尔米德[②]，这时突然响起一声鸟啼，只是一声，离我那么近，那么凄怆，那么清纯，我一下子感到大自然就是在等待这声鸟啼。我的心剧烈跳动，我有一会儿靠着一棵树，然后趁别人还没有起床时就回进了房里。

五月二十六日

一直没有杰罗姆的音讯。即使他把信寄到勒阿弗尔，也应该转到我这里来了……我只能向这本册子倾诉我的不安；三天来，不论是昨天到博城去了一趟，还是祈祷，都无法使我一刻不去想这件

① 俄尔甫斯，希腊神话中人物，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

② 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4)，《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美丽魔女。

事。今天,我一点也写不出别的什么东西,自从我来到埃格维弗后说不出地郁郁寡欢,可能不是其他原因;不过我深藏在心底的这种忧郁,现在我觉得由来已久,我自命为乐天的情绪也仅是把它掩盖而已。

五月二十七日

我为什么要向自己说谎呢?我只是从推理上来说才为朱丽叶的幸福感到高兴。这样的幸福,我曾经那么期望,甚至愿意牺牲我的幸福来换取,可是看到它毫不困难地得到了,跟她与我共同想像时是多么不同,我就难受了。这有多么复杂啊!是的……我还看出心中滋长一种可怕的私心使我受到创伤:她在我的牺牲以外获得了幸福,也就是说她不需要我的牺牲也是会幸福的。

而今感到杰罗姆的沉默引起我多大的焦虑时,我要问自己的是:我心中是不是真的作出了这样的牺牲?上帝不再要求我牺牲时,我又像是受到了委屈。难道是我原来就不可能作出牺牲吗?

五月二十八日

对我的忧愁作出这样的分析有多么危险!我已经深深眷恋这部日记了。我原来以为克服了取悦的心理,在这里又会故态复萌吗?不会的,但愿这部日记不是一面美化的镜子,让我的心灵打扮好了去照一下!我写日记,也不是像当初认为的是解闷,而是消愁。忧愁是我早已忘怀的一种罪,我恨它,我要我的心灵不受它的纠缠。这部小日记应该帮助我重新获得幸福。

忧愁是一种复杂的纠缠。我以前从不特意分析我的幸福。

我在封格斯马尔也很孤独,还更孤独……为什么我不觉得呢?当杰罗姆从意大利给我写信时,我同意他不带着我看事物,不带着

我生活，由我在思想上追随他，我把他的欢乐作为我的欢乐。我现在不由要呼唤他；没有他我看到的一切新东西都叫我心烦……

六月十日

这部日记写了没多少就长时间中断了；小丽兹出生了；我在朱丽叶身边长期熬夜；我能够向杰罗姆写的一切，写在这里就毫无乐趣了。我愿意自己不要沾有许多女人共有的这个令人难受的通病：写得噜里噜苏。要把这部日记当做自我完善的工具。

接着是好几页阅读注解、摘录等。然后又是在封格斯马尔的日记：

七月十六日

朱丽叶是幸福的；她这样说，看上去也是这样；我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怀疑……我在她身边时这种不满足、不顺心的感觉现在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可能感觉到这种心满意足过于实用，过于容易得到，完全是“特制的”，像使心灵受到了束缚，感到了窒息……

我现在自问，这就是我期望的幸福或者是达到幸福的历程么。哦，主啊！别让我得到一种我很快会得到的幸福！教导我如何把我的幸福延迟、推移到见到您的日子。

接下撕去了许多页；显然是叙述我们在勒阿弗尔那次痛苦的会见；接着日记就谈到了第二年；纸页上没有注明日期，但是肯定是我住在封格斯马尔的日子写的。

有时听着他说话，我像在望着自己思想。他解释我的想法时，使我发现了自己。我没有他可能存在吗？我只会有了他而存

在……

有时我不能肯定，我因他得到的感受就是大家所说的爱情么。大家一般描绘的爱情跟我可能得到的爱情有很大区别。我愿意什么都是难以明说的，爱他而不知道自己爱着他。我尤其愿意爱他而他不知道我爱着他。

我生活中没有了他，任何事物都不会叫我快乐。我的全部美德只是取悦于他，可是在他身边我又觉得我的美德坚持不了。

我爱弹钢琴练习曲，因为这使我觉得每天可以有所进步。这可能也是我读一部外语书时感到快活的秘密，当然不是说我推崇任何外国语言胜过推崇我们自己的语言，也不是说我欣赏的本国作家在语言上不及外国作家——我不断提高理解，克服在意义与感情上遇到的小困难，自有一种潜意识的自豪感，既使我的精神感到愉悦，也使我的心灵增添一种难言的甘之如饴的满足。

不论事情多么圆满，我不可能不期望更上一层楼，我想像中的天福，不是融入上帝，而是不断地永无止境地接近上帝……要是我不怕玩弄字眼，我要说任何不是**渐进的**欢乐都不在我的眼里。

今天早晨我们两人坐在大路的那张长椅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没有需要说话……突然他问我是不是相信有来世。

“这个，杰罗姆，”我立刻叫了起来，“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个希望，还是个确信呢。”

突然我觉得我的全部信仰都倾注在这个叫声中了。

“这难说！”他添上这么一句……他停了一会儿后：“没有你的信仰你做事就两样了吗？”

“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回答，我又说：“就说你自己吧，我的朋友，不管你本人如何，在最虔诚的信仰推动下，你做事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有什么两样我就不会爱你了。”

不，杰罗姆，不，我们讲究美德不是要在未来得到补偿：我们的爱追求的不是得到补偿。付出辛劳想到补偿，这对高尚的心灵是一种伤害。美德也不是灵魂的一种装饰，不，而是美的形式。

爸爸身体又不太好，我希望没有什么严重的，但是三天来他又只能喝牛奶度日。

昨天晚上，杰罗姆刚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爸爸跟我留了下来，他离开我一会儿。我坐在沙发上或者不如说躺在沙发上，在我几乎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灯罩把我的眼睛和上半身埋在暗影里；我机械地望着自己的脚尖，稍为露在长裙外面，一缕灯光打在上面。当爸爸回来时，他站在门前停留了一会儿，神情奇异地盯着我看，带着凄戚的笑。我隐约感到不好意思，坐了起来；这时他向我做个手势。

“坐到我的身边来。”他对我说，虽然时间已经晚了，他开始跟我谈起母亲，这是他们分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事。他跟我讲起他怎样娶了她，怎样爱她，她起初对他又是怎样。

“爸爸，”我最后对他说，“我求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在今晚告诉我这些事，是什么使你选择了今晚告诉我……”

“因为，刚才回到客厅时，看到你躺在沙发上，一时真以为又看到你母亲了。”

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今晚……杰罗姆站着，靠着我的椅子，俯身向着我，从我的肩膀上看书。我不能看见他，但是感觉到他的呼吸，还有像他身子的热气和颤动。我假装继续看书，但是我看不懂了；我连句子也分不清了，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骚乱，不得不趁我还能做到的时候匆忙站起身。我走出房间呆了片刻，幸而他一点也没有觉察……但是过了一会，我独自在客厅，躺在那张沙发上，爸爸觉得我像母亲的时候，恰好我正想着她呢。

昨夜我睡眠很差，心事重重，局促不安，过去的事袭上心头，好

像一种内疚缠绕不去。主啊，教导我如何远避一切邪恶。

可怜的杰罗姆！他要是知道有时他只需要做个手势，有时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手势……

当我还是女孩子时，我已经是为了他才期望自己美丽。现在我觉得我不为了他是决不会"臻于完美"的。而这种完美也只有不与他一起才能达到，哦，我的上帝啊！你的教导中只有这条才最叫我的灵魂彷徨。

把美德与爱情合而为一的灵魂会是多么幸福！有时我怀疑除了爱，除了尽情的愈来愈爱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美德……但是有的日子，唉！美德在我看来其实只是对爱情的抵制而已。怎么！我怎么敢把我内心最自然的倾向称为美德呢！迷人的诡辩啊！似是而非的邀请啊！幸福的诱人幻影啊！

今天早晨我在拉布吕埃[①]的作品中读到：

"有时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非常迷人的乐趣，非常温柔的承诺是不允许的。那时至少希望这些事情可以得到开禁，这也属人之常情；然而这些巨大的魅力只有在另一种魅力前相形见绌，那就是明白如何以美德而放弃。"

为什么我还要在这里制订禁例呢？难道暗中有一种比爱情更强烈的、更诱人的魅力在吸引我吗？哦！但愿能够同时借助爱情的力量带着我们两人的灵魂超越爱情！

唉！我现在才对事情一清二楚了：在上帝与他之间，惟一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我。事情可能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首先是他对我的爱情带着他走向上帝，现在则是这种爱情不许他这样做；他对我依恋不舍，偏爱我超过一切，我成了他的偶像，阻碍他不想朝着美德走得更远。我们两人中必须有一个达到目的；我已无望在自己这颗卑怯的心里克服爱情，我的上帝，允许我并赐予我力量去教

---

① 拉布吕埃(1645—1696)，法国散文作家。

导他不要再爱我，我宁可牺牲我的功德，而把他的无限高尚的功德向您奉献……如果说今天我的灵魂因失去他而哀泣，还不是为了今后在您的身边与他相聚……

我的上帝啊！还有谁的灵魂更配得上您？他生来前程远大，何止是爱我而已？他若爱上我而不思上进了，我也应该同样爱他么？多少英雄在幸福中都无所作为……

星期日

"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东西。"

五月三日星期一

如果他求婚的话，幸福就在身边……一伸手就可抓住……

今天早晨，跟他谈话时，我作出了我的牺牲。

星期一晚

他明天走……

亲爱的杰罗姆，我永远无限温柔地爱着你，但是我从此再也不会对你说这句话了。我强迫自己的眼睛、嘴唇、心灵接受的限制是那么严厉，离开你对我是一种解脱和苦涩的满足。

我努力要求在行动上理智，但是在行动的时候，监督我行动的种种理智又离我而去，或者在我看来也像是发疯了；我对理智也不再信了……

是理智使我躲避他？我不再信了……我还是躲避他，怀着悲哀的心情，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躲避他。主啊！让杰罗姆和我相互一起，彼此相依向着您前进，像两个朝圣者终身走在路上，一

个有时对另一个说:“兄弟,你若累了,往我身上靠吧。”另一个回答:“我只要感到你在身边就够了……”但是不!主啊,您教导我们走的路是一条狭窄的路——狭窄得没法让两人并肩走过。

七月四日

已有六个多星期没有翻开这个日记本了。上个月,我读到其中几页时发现自己很在意写得好,这个想法既荒唐又有罪……我是在写给他看……

仿佛在这部只是为了帮助我摆脱他而开始写的日记里,我继续在给他写信。

在我看来**写得好**的几页我都撕了。(我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也应该把写到他的几页也都撕去。我应该把一切都撕去……我做不到。

撕掉这几页我已经颇为自豪了……如果我的心不是痛得那么厉害的话,这一种自豪是很可笑的。

真的好像我做了功德事,我撕掉的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七月六日

我不得不从书柜里取走……

我在每部书上躲避他,也在每部书上遇见他。即使在我独自发现的篇章中,我也听到他的声音向我朗读。我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才感到兴趣,我的思想也依照他的方式思想,以致我自己也难以区别,就像以前我爱把它们混淆不清。

有几次我有意乱写一通,为了避免采用他的语句节奏;但是愈想摆脱他愈注意他。我下决心有一个时期只读《圣经》(也可能是

《师主篇》[1]),在这部日记里不记别的,每天只记我阅读后有印象的经文。

接着是类似"每日粮食"的引文,从七月一日开始,每日附一段经文。我在这里摘录的只是写了评注的经文。

七月二十日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我明白只是为杰罗姆准备的这份心应该分给穷人。这同样不是在教他也这样做吗?主啊,给我这份勇气吧。

七月二十四日

我已不读《永慰吾心》了。这种古语言读起来很有趣,但是也使我分心,阅读中感到几乎是异教徒的欢悦,跟我要在其中寻找的教诲毫无共同之处。

重读《师主篇》,不是看拉丁文原版,我这人太无能读不懂,我喜欢读的那部译本,连个署名也没有——这实际是新教徒的版本,但是标题上却说:"适合一切基督教团体"。

"哦!要是你知道,当你向着美德前进时,你获得多大的安宁,你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欢乐,我肯定你会更加热忱为此努力。"

八月十日

我的主,当我向您呼唤时怀着孩子的宗教激情、天使的圣洁声

---

① 亦名《效法基督》,中世纪基督教宗教修养读物。

音……

这一切我知道不是来自杰罗姆，而是来自您。

但是在您与我之间，您为什么处处让他的形象出现？

八月十四日

花了两个多月才完成这项工作……主啊，帮助我吧！

八月二十日

我深切感到这一点，我感到这一点引起我的忧伤，那就是我心里没有作出牺牲。我的主，让我认识到他一人使我得到的欢乐都来自于您。

八月二十八日

我做到的美德是多么平庸，多么微不足道！我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多？——再也忍受不住啦。

不知出于何种怯懦行为，总是要求主赐予力量！现在我的一切祈祷都是充满了哀怨。

八月二十九日

“瞧野地里的百合花……”

这句朴实的话今天早晨使我陷入哀思，什么也无法使我排遣。我出门走到田野里，这些话尽管我不由自主地重复不已，还是叫我柔肠百转，泫然泪下。我凝视空旷的大平原，农民弯腰扶犁在干着苦活……“野地里的百合花……”但是，主啊，百合花在哪儿啦……

九月十六日晚十时

我又见到他了。他在这里，在这个屋顶下。我看到他窗口的灯光映在草坪上。当我写这些句子时，他还没有睡；可能他在想我。他没有变；他这样说，我也这样觉得。为了让他的爱情否认我，我会向他表示我已决心做什么样的一个人吗？

九月二十四日

哦！令人扫兴的对话，这其间我居然装得漠不关心，冷淡，而我的心却昏了过去……直到目前为止，我一心只是躲避他。今天早晨，我可以相信上帝会给我力量去克服，不断逃避斗争总是一种怯懦行为。我胜利了吗？杰罗姆不那么爱我了吗？唉！这是我希望同时也担心的事……我从来没有那么爱过他。

主啊，如果我必须毁灭才能把他从我这里救出，那就毁灭我吧……

“进入我的心和我的灵魂，来忍受我的痛苦，继续在我身上承担您还必须承担的苦难。”

我们谈到了帕斯卡……我有意对他说了什么？都是叫人脸红的荒唐话！我说的时候已经感到难受，今晚我后悔不已，宛如对神说了大不敬的话。我又拿起沉甸甸的《思想集》，它自行翻到了给德·罗亚纳小姐书信的那一章：

“当一个人自愿跟随拖着他走的那个人，他不觉得是一种束缚；但是当他开始抗拒和走开时，他就会很痛苦。”

这些话我一看就被打动了，没有力量再往下读；但是翻到书的另一章，有一段写得美妙动人，我以前没读过，也就把它抄了下来。

日记的第一册写到这里为止。显然下一册是毁了；因为阿丽

莎留下的资料中，日记记的都是三年后的事了，还是在封格斯马尔，九月份，也就是说我们最近一次见面以前不久。下一册日记开头的句子如下：

九月十七日

我的上帝，您知道我需要他是为了爱您。

九月二十日

我的上帝，把他给我吧，让我把我的心奉献给您。

我的上帝，让我再见他吧。

我的上帝，我保证把我的心奉献给您；您把我的爱情向您要求的东西赐给我。我把我的余生都奉献给您……

我的上帝，原谅我作出这个可鄙的祈祷，但是我不能嘴里不叨念他的名字，也不能忘记内心的痛苦。

我的上帝，我向您呼唤；不要把我抛弃在惶惑中。

九月二十一日

“你们将以我的名义向我父要求的一切……”

主啊！我不敢以您的名义……

但是，我若不再祈祷，您因而就不那么明白我内心谵妄的愿望了吗？

九月二十七日

从今晨起，心里平静之至。几乎整夜在沉思，在祈祷。突然我觉得有一种光明的和平包围我，侵入我的体内，如同我童年时想像

中的圣灵。我立刻躺下，害怕我的欢乐仅出于一种神经质的兴奋。我很快就睡着了，人依然喜洋洋的。今天早晨，全身依然如此。我现在确信他要来了。

九月三十日

杰罗姆！我的朋友，我依然称你是兄弟，但是我爱你远远胜过爱兄弟……我多少次在山毛榉树林里呼唤你的名字……傍晚日落时刻我走过菜园那扇小门，来到早已幽暗的大路……你会突然回答我，你会出现在石头斜坡后面，我的目光已经忙着要绕过斜坡去了，或者我会远远望见你坐在那张椅子上等着我，我的心不会惊跳……反而是没有看到你令我惊奇。

十月一日

还是什么也没有。天空清澈无比，太阳已经下山。我等着。我知道立刻又会和他一起坐在同一张椅子上……我已经听到他说话。我那么喜爱听他叫我的名字……他会来的！我将把我的手放到他的手里，我让我的额头靠在他的肩上。我在他的身边呼吸。已经是昨天了，我把他的几封信带了来重念；但是我没有看着信，太想念他了。我也把他喜欢的紫水晶十字架带在身上，有一年夏天，我每晚都戴，我不愿意他离开多久就戴上多久。

我要把这个十字架还给他。很久以前我做过这样的梦：他结婚了，我是他的长女小阿丽莎的教母，我把这个珠宝交给她……为什么我从来不敢对他提起这件事呢？

十月二日

今天我的灵魂轻盈愉快，像一头小鸟要在空中筑巢。今天他应该来了；我感觉到，我知道，我要向每个人大声说出来；我需要在日记里写下来。我不愿意再掩饰自己的喜悦了。即使罗贝尔，平时那么心不在焉，对我那么漠不关心，也注意到了我的喜悦。他提的问题叫我心乱，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我如何才能等到今宵呢……

我不知是什么透明眼罩使我处处看到他放大了的形象，把爱情的光芒都集中在我心的一点上引起燃烧。

哦，等待真累坏了我！

主啊！请把幸福的大门在我面前稍稍打开片刻。

十月三日

一切都熄灭了。唉！他像一个影子似的在我的怀抱中溜走了。他原来在那里的！我现在还是觉得的。我喊他，我的手、我的嘴唇徒然在黑夜中把他寻找……

我无法祈祷，也无法入睡。我又走进了黑暗的花园里。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整幢房子里我就是怕；我沮丧，我来到了我把他抛下的那扇门前；我怀着疯狂的希望重新把这扇门打开；难道他回来了么！我呼唤。我在黑暗中摸索。我回到房间给他写信。我没法让心死去。

到底发生什么啦！我对他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有什么必要一直在他面前夸大我的美德？被我整个心灵都否定的美德有什么价值？我嘴上在说上帝要我说的话，心中却在说谎……我心中纵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杰罗姆！杰罗姆，我痛苦的朋友，我在你身边时心在撕裂，我远离你时命如游丝，我刚才跟你说

了那么多，你只要听取其中我对你说的情话。

把我的信撕了，后来又再写了……黎明来临；灰蒙蒙，浸满泪水，跟我的思想一样凄恻……我听到农庄传出最初的声响，沉睡的一切复苏了……现在起来吧。是时候了……

我的信不会寄走的。

十月五日

嫉妒的神啊，您剥夺了我的一切，把我这颗心也夺走吧。它被任何热情抛弃，也对什么都失去兴趣。帮助我战胜心中可怜的残存热情。这幢房子、这座花园都在鼓励我的爱情，叫我不堪忍受。我愿意逃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看到的只是您。

您帮助我把我的财产分给您的穷人；让我把我不能轻易卖掉的封格斯马尔赠给罗贝尔。我已经拟就一份遗嘱，但是我不清楚大部分必要的手续，昨天我没有能够对公证人说个透彻，是怕他猜疑到我作出的决定，去告诉朱丽叶或罗贝尔……我将在巴黎完成一切。

十月十日

我到了这里筋疲力尽，头两天不得不卧床休息。他们不顾我反对叫来了医生，医生认为有必要做一次手术。抗议岂不是徒劳？但是我不用多说就使他相信这手术会叫我心惊胆颤，我宁可等待“体力恢复一点后”再说。

我隐瞒了姓名和地址。我在疗养院办公室存放了足够的钱，使他们毫不为难地把我收了下来，神认为需要多久就留多久。

我很喜欢这个房间，窗明几净，无需在墙上再添什么装饰。我也奇怪自己还会感到很高兴，我对生命也不期望什么别的了。目前我要想的就只是上帝了，上帝的爱占满我们的心灵才美妙非凡……

我除《圣经》以外没有带其他的书；但是今天我在阅读这里面的句子时，帕斯卡的这声哀叫引起我心中更响的共鸣：

“并不是神的一切，都能满足我的期待。”

哦，我这颗鲁莽的心原来要的竟是人间的欢乐……主啊！您让我陷入绝望是为了听到这个叫声？

十月十二日

愿天国降临！愿天国降临我心；惟有让神统治我，统治我的全身心。我不愿再用我的心跟主纠缠不清。

我身子已像老妇那么疲劳，灵魂还保持一种奇异的稚气。我还是从前一样的小女孩，房间不整理得井井有条，脱下的衣服不在床头折叠放好就睡不着觉……

我也准备这样离开人间……

十月十三日

日记又重读了一遍，然后毁灭。“让心中的烦恼流传在外，这不是高尚人的作为。”这句话我相信出自克洛蒂尔德·德·伏[①] 之口。

---

① 克洛蒂尔德·德·伏(475—545)，法国王后，曾劝克洛维国王皈依天主教。

正当把这部日记付之一炬时，有一声警告制止了我；我觉得它已经不再属于我的了。我没有权利不让杰罗姆阅读，不是为了他我是决不会写的。我的不安与怀疑在今天显得这样可笑，我也不再予以重视了，也不相信杰罗姆读了会心乱。我的上帝，让他有时间在里面辨别出一颗心的哀音，这颗心自不量力，疯狂地要把他推往她自己无望达到的美德高峰。

“我的上帝，引导我登上这座我不能到达的山峰。”

十月十五日

“欢乐啊，欢乐，欢乐，欢乐的眼泪……”

是的，我感到了这种显主光辉的欢乐，超越人间的欢乐，摆脱了一切痛苦。这座山峰我无法到达，但我知道这有个名字叫“幸福”……我知道我的一生是虚度的，除非达到了幸福……主啊！您答应一颗弃绝尘念、纯洁的灵魂有这种幸福，在《圣经》中你说：“在主里面死去的人，**从今以后**，有福了。”我必须等到死后吗？这时我的信仰动摇了，主啊，我竭力向您呼吁。我在黑夜中，我等待着曙光。我向您呼吁直到死为止。您来解除我心中的渴望吧。那种幸福我哪能不立刻渴望……也许我应该说服自己去得到它吧？如同失去耐性的小鸟，抢在曙光前啼叫，它不是宣布而要召唤黎明的来临，我难道有必要等待黑夜苍白以后歌唱吗？

十月十六日

杰罗姆，我愿意教你如何获得至乐。

今晨一阵呕吐使我像断了腰似的。此后觉得那么衰弱，有一阵子真希望死去。但是没有；首先全身感到极大的宁静；然后内心

感到一种焦虑，肉体和灵魂都禁不住颤抖，犹如我生命中的一个突如其来、幻灭的“闪耀”。我好像第一次看到我的房间墙壁赤裸裸令人发瘆。我害怕了。现在为了自我安慰，为了静下心来我还是记日记。主啊！但愿我能坚持到最后不说一句渎神的话。

我还能够起床。我双膝下跪，像个孩子……

我愿意现在就死，快，免得又认清我是孤零零一个人。

去年我又见到了朱丽叶。离她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向我报告阿丽莎死讯的那封信，过去已十多年了。我旅行到普罗旺斯，乘机到尼姆停留一下。泰西埃尔住在闹市区，弗歇尔大街的一幢外表颇为华丽的住宅里。虽然我事前写过信说要来，跨进门槛时还是很有感触。

一名女仆领我走进客厅，一会儿以后朱丽叶出来见我了。我以为见到了普朗蒂埃姨妈：同样的步子，同样的体形，同样气喘吁吁的热情招待。她一口气向我提出各种问题，但是不等待我回答：我的工作，我在巴黎的家，我平时做什么，我的朋友交往，我到南方做什么来啦？为什么我不再到埃格维弗去，爱德华会很高兴见到我的……然后她向我提供每个人的情况，谈到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兄弟、最后一季收成、买卖不景气……我听说罗贝尔为了到埃格维弗定居，卖掉了封格斯马尔；他现在是爱德华的合伙人，这样一来爱德华可以外出专门负责商务，而罗贝尔留在葡萄地里进行作物改良和扩种工作。可是我的目光不安地搜索使我想起过去的东西。我在客厅的新家具中认出封格斯马尔的几件家具，但是在我心中颤动的往事，看来朱丽叶现在是全部忘了，或者她有意不让我们提到。

两个男孩，十二岁和十三岁，在楼梯上玩耍；她叫他们过来给我介绍。大女儿丽兹陪父亲到埃格维弗去了。还有一个十岁男孩在散步快回来了。这个孩子就是朱丽叶向我报丧时提到快要生的

那个。最后一次怀孕最终很不顺利，朱丽叶很长时间深受其苦；然后又是去年，似乎回心转意又生了一个女儿，听她口气，疼爱程度超过其他孩子。她说：

“她睡在我的房里，就在隔壁，来看看她吧。”当我跟在她后面：“杰罗姆，在信里我不敢对你说起……你同意做这个女孩子的教父吗？”

“假若你高兴这样做，我当然乐意接受的。”我说，有点惊奇，身子俯在摇篮上，“我的教女叫什么名字？”

“阿丽莎……”朱丽叶低声说，“她有点儿像她，你看不出来吗？”

我握紧朱丽叶的手没有回答。小阿丽莎被母亲抱了起来，睁开眼睛；我把她抱在怀里。

“你会做个好爸爸的吧！”朱丽叶说，勉强笑笑，“你不结婚还等什么？”

“等到把许多事忘掉以后。”我看到她面孔红了一红。

“你希望把什么事立刻忘掉？”

“把我不希望忘掉的事忘掉。”

“你到这里来，”她突然说，领我到了一个小间，里面已经很暗，一扇门通向她的卧室，另一扇门通向客厅，“我有时间就到这里来躲一躲：这是这幢房子里最安静的房间，我觉得在这里几乎不受生活的骚扰。”

这个小间的窗子跟其他房间的窗子不一样，窗外不是城市的尘嚣声，而是种上树木的内院。

“咱们坐一会儿，”她说，身子倒在一张椅子上，“要是我对你没有误解，你要对阿丽莎忠贞不渝。”

我隔了一会儿才回答：

“或许不如说对她对我的理想忠贞不渝……不，不要认为这是我的品德。我相信我无法不这样做。我若娶了另一个女子，我只

会装得爱着她。”

“啊!”她说,好像无动于衷,然后她转脸不看我,俯向地面,仿佛寻找一件失落的东西:“那么你相信一个人真能把一个没有希望的爱情惦记那么久吗?”

“是的,朱丽叶。”

“生活之风天天吹过,而不把它吹灭?”

夜色像灰色的潮水升起,侵入房间把每个物件淹没,这些物件在黑暗中又像复活了,悄声叙说自己的过去。我又看到了阿丽莎的房间,朱丽叶把里面的家具都集中在这里。现在她把面孔向我凑过来,我辨不清她的面貌,也不知道她的眼睛是不是闭着。她在我看来非常美丽。我们两人现在呆着都没有说话。

“好了!”她终于说,“该醒醒了……”

我看到她站起身,往前走一步,像脱了力似的又跌倒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她的双手在我的面孔上拂过,我觉得她在哭……

一名女仆进来了,端着一盏灯。

编者注

《窄门》最初发表于一九〇九年《新法兰西杂志》的头几期。

让·施伦贝尔杰幸而保存了该杂志的一份长条校样，证明安德烈·纪德作出过一个重大修改：这是关于一整页文章，小说家原来安排在本书第八章开头，最后时刻他决定抽去不用了。

《新法兰西杂志》五十周年纪念之际，皮埃尔·马萨尔首次发表了这段没有出版的文字，登载在《费加罗文学报》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那一期。

法兰西水星出版社得到让·施伦贝尔杰同意，把这段文字作为资料重新刊印在本书内，谨表谢意。

我的小说已近尾声。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故事还需要我来说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叙述我在新天地里，为了最后适应幸福而作出的努力呢？偶尔，我突然忘了自己的目的，愈是竭力而为，愈难想像哪一个美德行为使我接近不了阿丽莎——我还是觉得我只是朝着她的方向在努力。唉！我不是把她看成是我的美德的体现吗？为了避开她，最终也背弃了我自己的美德。我于是放任自流，纸醉金迷，直至幻想失去一切意志力。但是我的思想惆怅不已，陷入了记忆的滑坡；我于是几小时、几天呆着，魂不守舍。

然后一阵可怕的惊醒，使我摆脱昏昏欲睡的状态。我又振作起来。我聚精会神，要在心中破坏从前的幸福基础，把爱情与信仰

摧毁殆尽。我苦恼。

我在这样的心绪缭乱中，我的工作还能有什么价值呢！从前是爱情，现在是绝望，似乎成了我的思维的惟一主题，我没有一个想法不是由我的苦恼引起的。今天我恨这份工作，觉得我的价值已经荡然无存，我怀疑这是不是由于爱情……不！而是由于曾经怀疑过爱情。

田园交响曲

马振骋　译

第一册

一八九×年二月十日

雪，不停地下了三天，把所有的路都封住了。我也无法到R村去主持礼拜，十五年来我每月要去两次。今天早晨在拉布雷维教堂也只来了三十名教友。

我被迫足不出户，使我有了空闲，乘机可以回顾过去，叙述我是怎样照顾起吉特吕德来的。

我计划在这本册子里写出这颗虔诚的灵魂的成长过程；我觉得让她走出黑夜仅是为了崇拜和爱。感谢上帝赐给我这项任务。

两年半前，正当我从拉绍德村回来，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匆忙找上了我，把我带往七公里外一个临终的穷老婆子身边。马还没有卸套，我带上一盏灯后就让女孩子上了车，因为我想天黑以前是无法赶回来了。

我自以为乡镇一带的道路条条熟悉，但是过了拉索德莱农庄，女孩要我走上一条我从未贸然走过的路，可是我知道往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小湖，年轻时去溜过几次冰。由于这一带没有人召我去做圣事，我也有十五年没有去那儿了。我再也说不出湖究竟在哪里，也从不去想它，可是在黄昏霞光辉映下我蓦地把它认了出来，好似曾在梦中见过。

路沿着进入岔道的河流往前去，在树林边缘来个急转弯，然后

又沿着一块沼泽地前进。肯定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太阳正在下山，我们在暗影里走了很长时间，这时我的小向导指给我看山坡上的一间小茅屋，空中没有一缕炊烟，不像有人住的样子，在暗影里发蓝，转入斜阳里又发黄。我把马拴在附近一棵果树上，然后走进黑暗的房间里找那个女孩，老婆子刚刚死去不久。

情景肃杀，时光静穆凝重，使我身上发冷。一个较年轻的女子跪在床边。我原以为女孩是死者的孙女，其实她只是一名女仆，她点燃了一支冒烟的蜡烛，然后在床脚边一动不动了。

在漫长的路途中，我试图谈谈话；但是没有听到她说上几句话。

跪着的女子站了起来。她也不是我起初以为的什么亲戚，只是一名邻居，一个朋友，当女仆眼看主妇快不行时去找来的，她也自告奋勇来照看尸体。据她对我说，老妇人死去时没有痛苦。我们一起商量如何料理身后诸事。到了这类穷乡僻壤，经常都由我决定一切。我承认这间屋子尽管破败不堪，把它交给这名女邻居和这个小女仆看管，感到有点儿犯难。然而，要说在这间破屋的小角落里埋藏着什么金银财宝，这也不大可能……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还是问一声这个老妇人有没有一名继承人。

女邻居这时拿起了蜡烛，照向房间的一个角落，我辨别出炉壁前还蹲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像是睡着了；浓密的头发差不多把整个面孔都遮了起来。

“她是个盲女，据用人说是一个侄女，看样子她家里就只剩下她了。应该把她送到慈善院去；不然我不知道她怎么过了。”

在她面前这样决定她的命运，顾虑到这些唐突的话会引起她伤心，我不由一愣。

“不要闹醒她。”我轻轻说，至少可以叫女邻居压低声音。

“哦！我不认为她在睡觉，这是个白痴；她不说话，也不懂人家说的话。我从早晨就在这个房间里了，可以说她没有动过一动。

我起初以为她是个聋子，女用人又说不是，但只说老太婆自己是个聋子，从来不跟她说话，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好久以来没有开过口，开口也只是为了吃和喝。”

“她有多大了？”

“我想十五来岁吧！其实我也不见得比你知道得多……”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由我自己来照顾这个可怜的孤女；但是祈祷以后——说得更确切些，祈祷时候我跪着，左右两边是女邻居和女仆，她俩也跪在床头——我突然领悟这是上帝放在我的道路上的一项义务，我不能够卑怯地回避。站起身时，我已作出决定，当晚就把女孩带走，虽则还没有仔细想过以后怎样安置她，把她托付给谁。我还停留了一会儿，凝视老妇人那张熟睡的面孔，嘴边布满皱纹，向里凹陷，仿佛守财奴钱袋上的绳子，拉得紧紧的决不让什么东西往外掉。我把我的意图告诉了女邻居。

“明天有人来收尸时，她不在这里最好。”她说。

一切就这么定了。

许多事情要不是有人挖空心思编些希奇古怪的异议，做起来本来就很简单。从童年开始，多少次我们遭人阻挠，做不了我们愿意做的这件事或那件事，无非是周围常有这样的说法：这件事是不能做的……

盲女像个没有意志的物体听任人家搬走。她的五官端正，还很秀气，但是没有丝毫的表情。我在墙角的草褥上拿了一条被子，草褥上方横着楼梯，她平时大约就睡在这个角落里。

女邻居显得很殷勤，帮助我把她细心捂紧，因为夜色异常清幽，但很有凉意。我点燃马车上的灯笼又上路了，身边蹲着这个没有灵魂的躯体，只是通过黑暗中的体温传递，我意识到这是一件生命物。我一路上在寻思，她睡了吗？多么昏暗的睡眠……对她醒与睡有什么不同？包容在这个麻木身躯里的一颗灵魂，如禁锢在大墙内，无疑在等待着——主啊！——您的圣宠之光去照亮！您

允许我用爱德为她驱散沉沉黑夜吗?

我这人注重说真话,回家后遇到的尴尬场面也就不会不说。说到美德,我的妻子可说是无一不备;即使我们有时必须经历困难的时刻,我一刻也不会怀疑她的好心;她天性善良,但是不喜欢事前不打招呼。她是个拘泥于秩序的人,凡有什么义务,她不会做得过分,也不会做得不够。她做好事也讲究节制,仿佛爱是一种会枯竭的财富。这是我们惟一的争执……

当她看到我那天晚上带了一个少女回来,她这一声叫泄露了她的最初想法:

"你又去拉个什么闲事来啦?"

如同每次我们之间要进行一番解释时,我首先让那些孩子出去,他们在旁边目瞪口呆,又是疑惑又是惊异。啊!他们这次对我的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只有亲爱的小夏洛特,当她知道有一件新的东西,一件活的东西,要从车子里出来,开始又是跳舞又是鼓掌。但是其他人常受母亲的管教,马上给她当头棒喝,叫她规规矩矩。

有一刻大家都莫名其妙。因为妻子与孩子都还不知道他们接待的是一个盲女,他们无法解释我扶着她时为什么那么细致周到。就是我自己也弄得手足无措,我一路上携着她的手,一放手这个可怜的残废人就发出奇怪的呻吟。绝对不是人的叫声,倒像是小狗的猖猖哀叫。平生第一遭被人强迫走出她习惯的感觉天地,她的膝盖弯曲发软;但是当我给她推过去一把椅子,她的身子却滚倒在地上,好像不知道如何坐下;我于是领她走到炉子旁边。当她回到我最初看见她靠着蹲在老妇人的炉子边的姿态,才恢复了一点镇静。在马车里她就是滑倒在座位下,整个旅程蜷缩在我脚旁。妻子还是帮了我做,她不假思索的举动总是最善良的;但是她的理智不断反抗,经常要压倒她的感情。

"你打算拿这东西怎么办?"少女安顿后她又问了。

我听到这个称呼心头一个寒战，努力控制住怒火。我没有发作，还沉浸在长时间平静的沉思中，他们又重新围成了一圈，我转身向他们，一只手放在盲女的额头上。

“我领回了这头迷途羔羊。”我尽量说得郑重其事。

但是阿梅莉不承认在福音书的教诲中，会有什么非理性或超理性的事。我看到她要争论，这时我给雅克和萨拉做个信号，他们对我们夫妻间的争执司空见惯，对争执的性质也缺少好奇心（以我看来有时甚至太不关心），妻子看到那个不速之客在场还是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就在她面前说吧，”我加了一句，“这个可怜的孩子听不懂的。”

这时阿梅莉开始抗议说，她还能有什么可以跟我说的呢——这往往是长时间争辩的习惯开场白——我可以编些最不切合实际、最违情悖理的理由，而她只有俯首帖耳服从的份儿，永远这样。我已经说过，这孩子打算怎么处置我自己还没有一点定见。我还没有想到，或者只是很模糊地想到，把她留在家里的可能性；我还可以说倒是阿梅莉首先提醒我这个想法，当时她问我是不是认为“家里人丁还不够兴旺”。然后她宣称我一意孤行，从不理会周围人的反对意见，就她来说有五个孩子已经够多的了；自从克洛德（恰在这个时候，他像是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在摇篮里大叫大嚷）出生以后，她的家务“到顶”了，她感到筋疲力尽了。

听到她冲口而出的头几句话，我立刻想到基督的教训，准备说出来，但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觉得把圣书权威性作为我本人行为的挡箭牌，总不大得体。但是当她以疲劳作为论点，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我承认不止一次由于我一时冲动，热情过分，把担子都压在了妻子的身上。可是她的责备倒是在教育我要尽自己的义务。我非常温柔地恳求阿梅莉注意，她若处在我的位子会不会这样做，她怎么可能听任一个显然无依无靠的人处于危难中而不顾。我还

说，照顾这个残废的客人必然会给家庭增添不少麻烦，这些新的辛劳我不会心中无数的，我的遗憾是经常没法帮她分担。终于在我竭力规劝下她平静了下来，我还求她不要把怨恨发泄在无辜者身上，她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受到责怪的。然后我又要她看到萨拉长大了可以多帮助，雅克也可以不用她操心了。总之，上帝让我说出该说的话，帮助她接受这项任务，我肯定要是这件事容许她有时间考虑，我要不是突如其来地支配她的意志，她会自愿担当的。

我相信大功快要告成，我亲爱的阿梅莉已经善意地朝着吉特吕德走过去；但是当她擎了一盏灯凑近去观察少女，看到她身上难以形容的肮脏，又勃然大怒了。

“哪有这么龌龊的人，”她叫了起来，“你去刷一刷，你快去刷一刷。不，不要在这里。你到外面去掸吧。啊，我的上帝！孩子身上都会长满了虱子。生活中我就是最怕这些虫子了。”

千真万确，这个少女满身都是，我想到在车子里跟她挤得那么紧，不由做出个嫌恶的动作。

当我仔仔细细把身上掸个干净，两分钟后从外面回到屋里，看到妻子瘫坐在椅子上，手捂着面孔，还在哭得伤心。

“你一向坚定，我没想到叫你那么为难，”我对她温柔地说，“不管怎么样，今夜总是晚了，也没有周全的办法了。我来看火，女孩就在炉子旁边睡觉吧。明天我给她剪头发，再好好洗个澡。当你不再讨厌看到她时再由你来照顾她吧。”我还请求她对孩子不要谈起这一切。

晚饭时刻到了。我把一盆汤递给我的被保护人，她贪婪地吞下，而我们的老罗萨莉侍候我们时，好几次瞪着敌意的目光看她。吃饭时没有人说话，我很愿意向孩子谈一谈我经历的事，要他们理解和感觉有的人一贫如洗的特殊例子，借以打动他们的心，对于上帝召请我们接待的那个人要表示怜悯和同情。但是我又怕触动阿梅莉，引得她发脾气。好像谁下过命令不提和忘记这件事，然而我

们中间肯定没有一个人在想其他事。

一小时以后大家都上床了，阿梅莉让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我极为感动地看到小夏洛特打开半扇门，穿衬衣赤着脚悄悄往前走，然后扑过来勾住我的脖子，猛地搂紧我喃喃说：

“我还没有跟你好好说声晚安呢。”

然后她用小食指指着那个安然睡着的盲女，她睡觉以前就是抑制不住好奇心要来看一看，她压低声音说：

“我为什么不亲亲她？”

“你明天亲她吧。现在不要惊动她。她睡了。”我领她走到门口时对她说。

然而我又回来坐下，阅读或者准备我下一次布道内容，工作直至天亮。

当然，我想（就我记得的来说），夏洛特就是今天也比她的哥哥姐姐感情丰富得多；但是在这个年龄他们每个人都给过我假象。就是我的大雅克，今天那么疏远，那么含蓄……大家认为他们温柔，其实又狡猾又虚伪。

二月二十七日

今夜雪还是下得很大。孩子高兴极了，因为他们说不久必须翻窗户出去了。事实也是，上午大门已被封住，从洗衣间才能出入。昨天，我得到证实，村子里有足够供应的粮食什物，因为可以肯定我们将有一段时间要与世隔绝了。这也不是第一个冬天我们被雪围困，但是雪积得那么厚，我记不起以前曾经见过。我还是乘机会把昨日开始的事情继续写下去吧。

我说过，当我把那个残疾少女带回来时，没有仔细考虑过她在我的家里将占一个什么样的位子。我深知妻子会有所不满；我也知道我们能够支配的房间和财力都很有限。我一贯我行我素，既

出于天性，也出于原则，毫不考虑冲动之下会给自己带来多少额外支出(我一直认为这与福音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信赖上帝与把任务交给别人完成，那是不同的事。

我不久感到我放在阿梅莉肩上的一份担子，重得我自己也惶惑不安起来了。

我先是尽力帮助她给少女剪头发，我看出她做这事已经不胜厌恶。但是给她全身擦洗，我只得让妻子去做了；我明白最繁重、最不愉快的活儿都不是由我干的。

目前来说，阿梅莉决不再出半点怨言。仿佛夜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她决定承担这项新任务；她好像做得不是没有一点儿乐趣，我看到她给吉特吕德梳洗完毕以后还笑了一笑。她的头发剃光，我在头上涂了油膏，戴上一顶白帽子；她的一身褴褛给阿梅莉扔进了火里，换上了萨拉的几件旧衣服和干净内衣。孤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我也不清楚到哪里去打听，既然无从得知她的真名，夏洛特给她取名吉特吕德，立刻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她大约比萨拉稍为小一点，因此萨拉一年前穿过不用的衣服给她穿上很合身。

我在这里必须承认，最初几天我心情抑郁，感到深深的失望。我对吉特吕德的教育肯定是想入非非的，现实迫使我降低期望。她脸上冷漠迟钝的表情，或者不如说根本没有表情，使我的一股热忱彻底冷了下来。她终日呆在炉子旁边，时刻保持戒心，一听到我的声音，尤其当有人走近她时，她的脸好像绷了起来。通常麻木的面孔在表示敌意时才变得有生气了；只要我们有意引起她的注意，她开始呜咽，嚎叫，像一个动物。我端起东西侍候她，用餐时，她收起小性子，扑了上来，贪吃的样子简直像只野兽，看在眼里叫人非常难受。我感觉到在这个灵魂面前遭到顽固的拒绝，内心也对她产生了一种反感，因为情还是要情来还的。是的，说真的，我承认起初十天我到了绝望的地步，甚至对她不再关心，也对自己的最初冲动感到反悔，真愿意根本没有把她带回家来。还有一件刺痛我

的事，我的这些想法对阿梅莉是无法掩饰的，这使她有点儿得意，自从她觉得吉特吕德成了我的一个负担，她在我家出现对我是一种羞辱后，她反而显得殷勤起来，心地也好像更加善良了。

当我接待我的朋友马尔丁医生时，我就处在这样的境地，他从瓦尔特拉凡尔一路探视病人过来。我对他谈起吉特吕德的情况，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女孩总的说来只是个盲人，心灵却是那么愚顽，叫他大为惊讶；但是我对他解释，她是瞎子，又加上从前抚养她的老妇人是聋子，从来不跟她谈话，以致那个可怜的孩子一直无人过问。他劝我说，既然这样我就没有理由绝望；还说这是我处理得不好。

“还没有弄清地基是否结实以前，”他对我说，“你就要开始造房子。你想想她的头脑里还是混沌一片，甚至最基本概念也没有形成。一开始把某些可以触摸和有味道的感觉分门别类，然后在上面像贴标签似的给它一个音、一个字，你念给她听，直到听厌为止，然后设法让她重复给你听。

“尤其不要追求走得快；定下几个时间教她，一次时间不要太长……

“此外这种方法，”他在跟我详细说明以后还加了一句，“决不是什么旁门邪说。这不是我的发明，有人早已应用过了。你不记得了吗，我们一起学哲学时，我们的教授提到孔狄亚克[①] 和他的活雕像时，已经跟我们谈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想了一想又说，“也可能是我后来在一本心理学刊物中读到的……那无所谓；这件事使我很吃惊，我还记得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的名字，她比吉特吕德还惨，因为不但是瞎子，还是聋哑人，我不知道英国哪个郡的医生在上世纪中叶收留了她。她的名字叫劳拉·勃里吉曼。这名医生留下一部日记——你也可以这样做——记录了女孩的进步，

① 孔狄亚克(1715—1780)，法国感觉哲学家，感觉论者。

还有至少在开始时期他对她进行教育的努力。他坚持要她轮流触摸两个小物件，一只别针和一支笔，然后在盲人使用的凹凸纸上触摸两个英文词，别针和笔。一连几个星期他毫无收获。这个躯体里好像没有灵魂似的。可是他不灰心。他说，他好像一个俯在井口的人，井里又深又黑，他绝望地抖动一根绳子，盼望最后有一只手抓住它。因为他一刻也不怀疑有一个人在井底，这根绳子终会被抓住的。终于有一天，他看到劳拉这张木然的面孔闪过一丝微笑；我相信在那个时刻，感激与爱的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他跪下来感谢主。劳拉也一下子明白了医生对她的一番苦心；她得救了！从这天起她专心了；她的进步很快；她不久进行自学，后来当了一所盲人学校的校长——大家都不相信……因为最近其他病例也相继出现，报刊上登载长篇文章议论，谁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居然还会幸福，这个想法依我看来有点儿愚蠢。而这是事实：每个心灵封闭的人也是有幸福的。他们一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到自己的幸福。记者们当然欣喜若狂，借此教育那些'享有'五官功能还要怨天尤人的人……"

这时马尔丁与我两人争论起来，我反对他的悲观主义，决不像他那么认为五官的感觉到头来使我痛苦。

"这可不是我要说的意思，"他分辩说，"我说的意思只是人的灵魂更容易、更愿意去想像美、舒适与和谐，而不是无序与罪恶，正是无序与罪恶把这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四分五裂，而我们的五官既帮助我们了解，同时又鼓动我们推波助澜。因而我更乐意追随维吉尔这句名言：'不知其恶，何等幸福'，而不是人们教我们的'自知其善，何等幸福'；人若不知道恶，有多么幸福啊！"

然后他跟我说起狄更斯的一则短篇小说，他相信直接受到劳拉·勃里奇曼事例的启发，他答应不久把那部书寄给我。四天后我果真收到了《炉边蟋蟀》，我饶有兴趣地读完。故事有点儿长，但是有些篇章凄恻动人，写一个生产玩具的穷父亲，有意制造假象，让

他的盲女儿幻想生活在舒适、富裕、幸福的环境中;这是一场骗局,狄更斯借用艺术竭力把它渲染成一片虔诚,但是感谢上帝!我不会跟吉特吕德玩弄这一套把戏的。

马尔丁来看过我后的第二天,我开始一丝不苟实践他的方法,我现在后悔,当初没有像他劝我的那样,记录下吉特吕德在这条走向黎明之路的最初几步,其实我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引着她走。开头几个星期所需的耐性超出大家的想像,这种启蒙教育不但需要时间,还要我忍受由此引起的谴责。叫我难于启齿的是这些谴责来自阿梅莉。此外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不是我对这件事怀有任何不满和怨恨——我庄严作证,以防今后这些文字被她读到。(基督不是在"迷途羔羊"的比喻后立即教育我们要宽恕侮辱么?)我还要说明,就是受她谴责而最感难受的时候,我也没有怨恨她不同意在吉特吕德身上花费大量时间。我要责怪她的主要是她对我的努力多少会获得成功一事缺乏信心。是的,这种缺乏信心使我难过,然而没有使我灰心。多少次我不得不听她唠叨:"你要是有效果倒也罢了……"她就是死心眼儿地认为我都是在白操劳;于是在她看来我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而不更好地花在其他地方很不妥当。每次我照顾吉特吕德,她总会向我提出有什么人或有什么事在我背后等着我,我把我该花在其他人身上的时间都花在她身上啦。最后,我相信一种母性的妒忌使她愤愤不平,因为我不止一次听到她对我说:"你对自己的孩子还从来没有那么关心过呢。"这是真的:因为我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必须很好关心他们。

我经常看到有许多人自称是虔诚的基督徒,"迷途羔羊"的比喻却是他们最难接受的。一头羊走失了,在牧羊人眼里会比羊群中其余羊的总数还要宝贵,这道理在他们看来太深奥,无法理解。这些话:"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这些话充

满爱德，光芒照人，他们若敢坦陈心曲，就会宣称这些话体现的不公平最令人愤慨。

吉特吕德的最初几次微笑使我无比欣慰，百倍补偿了我付出的辛劳。因为“这只羊，牧羊人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有一天早晨她好像突然心里开窍，对我多日来努力教导她的东西有了反应，我看到这张雕像般的面孔开绽一丝微笑，在我简直是看到了天使的笑容，是的，我实在要这么说，我的孩子中没有哪个的笑容会使我这样心花怒放。

那是三月五日。我记下这个日期仿佛这是个生日。这不止是微笑，而是脱胎换骨。她的五官一下子活跃了；这像是豁然开朗，类似上阿尔卑斯山巅上的这道霞光，黎明前映着雪峰颤动，然后从黑暗中喷薄出来；简直是一项神秘的彩绘工作；我同样联想到毕士大池子[①]，天使纷纷下池子搅动死水，看到吉特吕德脸上突然出现天使般的表情，我有一种勾魂摄魄的感觉，因为我认为这个时刻占据她内心的不全是智慧，还有爱。于是我心潮澎湃，感恩的心情那么强烈，我在她的美丽的前额印上一吻，像是我奉献给上帝的。

这个初步的结果有多么艰难，自此以后的进步也有多么神速。今天我努力回忆我们经过了一些什么曲折；有时我觉得吉特吕德仿佛为了嘲弄我的方法简直是在跃进。我记得起初我把重点放在事物的表象而不是种类上；如：热、冷、温、甜、苦、硬、软、轻……然后是动作：隔离、靠近、举起、交叉、横放、打结、分散、集合等等。不久我放弃了一切方法，改为直接跟她交谈，不管她的思想是不是跟得上；但是慢慢地诱导她，鼓励她向我随便提问题。在我由她进行自修时，她的思想肯定也在活动；因为我每次重新见她时，每次都

① 据《圣经·约翰福音》记载，耶路撒冷有个毕士大池子，“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有新的惊奇，我觉得我与她之间横隔的夜幕愈来愈薄。我自忖，春天的和风煦意不就是这样坚持不懈，逐渐战胜冬寒的么。我曾经多少次赞赏积雪融化的情景：表面依然浑圆，底层开始溶解。每年冬天阿梅莉都受迷惑，她对我说：雪总是不变的；大家以为雪还厚着呢，然而已开始塌了下来，处处有生命突然往外冒。

我怕吉特吕德像个老妇人，长年累月待在炉子旁边，会虚弱苍白，开始让她走到户外。但是她只有我携着她才同意出去散步。她一走出屋子，先是感到惊奇和害怕，在她尚不会向我表白以前，使我明白她还从来没有贸然迈出过房门。在我发现她的茅屋里，没有人照管过她，除了给她吃和帮助她不死以外——我还不敢用“活下去”这个词儿。她的黑天地只限于她从没离开过的这个单间的四堵墙壁。到了夏天，当门户对着光明的大天地打开，她才大着胆子在门槛上待一会儿。她后来跟我说，她听到鸟的歌唱，以为纯然是光产生的一种作用，就像她在面颊和双手感到暖意的抚拂一样，她也没有深加追究，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热空气会唱就像水在炉子上会沸腾一样。这是真的，她从不操心，从不注意什么，在麻木不仁中生活，直至那天我开始照管她为止。当我跟她说这啾啾鸣声是有生命的生物发出来的，我至今还记得她表示出无限的喜悦，这些小生命的惟一功能就是感觉和表达大自然中到处遍布的欢乐。（从这天起她常说：她像鸟那么快乐。）可是想到群鸟歌唱的壮丽景象她无缘亲眼目睹，她又开始郁郁不乐了。

“真的吗？”她说，“大地真像鸟唱的那么美吗？大家为什么不对我多说说？您为什么不对我这样说？是不是想到我看不见怕说了叫我难受？你错了。鸟声我很会听。我相信它们要说什么我都懂。”

“我的吉特吕德，看得到的人并不像你那么会听。”我对她说，希望安慰她。

“为什么其他的动物不会唱？”她又说。有时她的问题叫我猝

不及防，一时会感到狼狈，因为她逼迫我对那些我至今毫不奇怪接受的东西进行思考。这样我生平第一次想到，愈是依赖土地的动物愈是笨重，愈是苦。我努力要她明白这回事，我跟她谈起松鼠以及松鼠的游戏。

她这时问我是不是只有鸟才会飞。

“还有蝴蝶。”我对她说。

“蝴蝶会唱吗？”

“它们有另一种表达欢乐的方法，”我又说，“它们的翅膀上有各种色彩……”我向她描述蝴蝶的缤纷色彩。

二月二十八日

我要回顾一下；因为昨天我也身不由己了。

为了教吉特吕德识字，我自己也学起了盲文。但是过了不久阅读这样的文字她比我能干得多，我认起来很费力，尤其我更愿意用眼睛看，而不愿意用手摸。不过倒也不是惟有我一人在教她。首先我很高兴有人帮助我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我在乡里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一带的民居天各一方，四处分散，我去访贫问苦、探视病人有时必须走得很远。雅克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溜冰时居然摔坏了胳膊。在这以前他回过洛桑修完了普通神学科，并进入了神学院。伤势并不严重，我立刻把马尔丁请了来，不用外科医生的帮助他轻易给他正骨复位了；但是雅克必须安心静养，不得不在家里呆上一段日子。他突然开始对他从不正眼看的吉特吕德关心起来，积极帮助我教她读书。他养伤期间都在帮我，也就是大约三个星期，但是这时期吉特吕德进步显著。现在有一种特别的热情激励她。这个昨天还是智力愚钝的人，一跨出最初几步，几乎还在学习如何走路以前，好像已经要举步奔跑了。我欣赏她不费多大工夫就会组织自己的思想，当有人教她认识某些物件，或者我们跟她

说起一件我们无法直接交到她手中的东西，她毫不幼稚，还很正确地把它们表达出来，非常迅速。她有自己的形象思维，使用的方法很出我们的意料，也很有趣，因为我们总是利用她能够触摸或感觉的东西，去解释她不能达到的东西，就像使用遥测器在测量距离。

但是我相信没有必要把最初的教育步骤在此一一列举，在盲人教育中无疑都是大同小异的。这样的话，我想对每名教师来说，碰到颜色问题，都会陷入同样的困境。（谈到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在福音书中没有一处提到颜色。）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处理；就我而言，我首先向她提到彩虹中色彩的排列程序，呈现在三棱镜中的各种颜色名称，但是在她的头脑中颜色与光线马上混淆不清。我感到她无法想像色质与"色值"的区别——后者我想是画家的说法。她最费力气去理解的是每种颜色还有深浅之分，颜色与颜色还可以无限地调配。这比什么都引动她的好奇心，她不断地要回到这个问题上。

这时我恰巧有机会带她到纳沙特尔听一场音乐会。我可以借用交响乐中每件乐器的作用来谈论颜色问题。我要吉特吕德注意铜管乐器、弦乐器、木管乐器的不同音色，每件乐器都可以各自奏出高低不同的强度，组成声音的全部音域，从最低音到最高音。我要她想像大自然中存在的色彩，红与橙黄相当于圆号与长号的音色，黄与绿相当于小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玫瑰与蓝可以由长笛、单簧管和双簧管来比拟。这下子她心中的疑团全都消释，感到莫大的喜悦。

"这应该是很美的吧！"她反复说。

然后，冷不防地说：

"可是白色是怎么样的呢？我不明白白色像什么……"

这一问立刻显出我的比喻是多么不堪一击。

"白色，"我还是要对她强辩，"是高音的极限，所有的音调都融合一起，就像黑色是低音的极限。"——但是这种解释既没有使她

也没有使我满意，她立刻要我注意，木管、铜管、弦乐即使奏到最高音和最低音时依然各不相同。有多少次就像那时，我不得不首先保持沉默，惶惑，找个什么比喻搪塞过去。

“有啦！”我终于对她说，“你把白色想像成纯之又纯的东西，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光的东西；而黑色恰恰相反，就像堆满色彩，直至见不到一点光为止……”

我在这里提起这段对话，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我经常碰到这类难题。吉特吕德有这个长处，就是她决不不懂装懂，不像有些人，脑子装进一些不确切或错误的资料，据此作出的一切论据都会误人不浅。只要她没法对一个概念形成明确的想法，都会使她不安和苦恼。

关于我上面说的事，困难愈来愈大，还因为在她的思想中光线与热量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以致我后来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们区分开来。

这样，我不断地通过她进行试验，看出视觉世界跟听觉世界是多么不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所作的一切比喻都不可能面面俱到。

二月二十九日

我只顾谈论我的那些比喻，却还不曾说起吉特吕德听了纳沙特尔这场音乐会欢欣雀跃的样子。那次演奏的恰好是《田园交响曲》。我说“恰好是”，因为没有哪部作品我更希望让她听到的了。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我们离开音乐厅以后很久，吉特吕德保持沉默不语，仿佛入了迷还没有回过神来。

“你们看到的东西真是跟这一样美吗？”她终于说。

“亲爱的，跟什么一样美？”

“跟这‘溪边情境’。”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因为我在思索，这些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和

声描述的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理想的世界，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罪恶的世界。我至今还不敢向吉特吕德谈起痛苦、罪恶、死亡。

“那些有眼睛的人，”我最后说，“不认识到自己的幸福。”

“但是我没有眼睛，”她立刻喊了起来，“我认识到听的幸福。”

她一边走一边紧紧靠着我，像小孩似的压在我的胳膊上。

“牧师，您感觉到我是多么幸福吗？不，不，我说这话不是向您讨好。您看着我，当人家说的不是真话，在面孔上看不出来吗？我从声音中就可以听出来。您记得吗？那天姑妈（她这样称呼我的妻子）责怪您什么事也不知道给她做以后，您回答我说您没有哭，我喊了起来：‘牧师，您撒谎！’哦！我从您的声音立刻感觉出来了，您没有对我说真话；我不需要碰您的腮帮子就知道您哭过了。”她高声重复说：“不，我不需要碰您的腮帮子。”——这叫我脸红了起来，因为我们还在城里走，路人都转过身来。她还是往下说：

“不要想骗我相信，看到么。首先因为想骗一个瞎子是很卑怯的行为……还有这也不会奏效，”她笑着补充说，“牧师，告诉我，您没有不幸福吧？”

我提起她的手放到嘴唇上，像是不用语言向她承认，而又要她感觉我的一部分幸福是来自她的，同时我又回答：

“不，吉特吕德，不，我没有不幸福。我怎么会不幸福呢？”

“那么您有时候哭吗？”

“我哭过几次。”

“不是我说的那次以后吧？”

“不，我后来没有哭过。”

“您是不想哭了吗？”

“不想，吉特吕德。”

“那么您说……那次以后，您有没有想过撒谎？”

“不，亲爱的孩子。”

“您能不能答应我再不想欺骗我啦？”

“我答应。”

“那么！马上跟我说，我长不长得漂亮？”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叫我愣住了，尤其在此以前我决不愿意去注意吉特吕德不可否认的美，还有我认为让她知道自己长得美是毫无用处的。

“你知道这个又怎么样了呢？”

“这是我操心的事，”她又说，“我要知道我是不是……这话您是怎么说的……我是不是在交响乐中不太协调。牧师，我除了问您还能问谁吗？”

“一名牧师不用操心容貌的美。”我说，尽力回避。

“为什么？”

“因为他看重的是灵魂的美。”

“您宁可让我相信自己是丑女。”她说时妩媚地嘟了嘟嘴；听到这么一说我不再矜持了，高声说：

“吉特吕德，您要知道您长得很漂亮。”

她不说话了，面孔出现一种非常严肃的表情，到家以前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一回到家，阿梅莉自有办法让我感觉到她不赞成我这一天的安排。她可以事前对我这样说；但是她让我们——吉特吕德和我——先走，一句话也不说，按照她的习惯做法，先让人家做，然后保留责骂的权利。此外她决不对我明确指责，然而她只字不提，这就包含了谴责，因为她知道我带吉特吕德去听音乐会了，问一声我们听到了什么这不是挺自然的吗？若让女孩感觉人家对她的高兴表示出一点点关心，不是使她更欢欣吗？阿梅莉倒也不是一句话不说，但是她好像装腔作势地只谈一些最无意义的琐事。只是到了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以后，我把她拉到一旁，严厉地问她：

“我带吉特吕德去音乐会你生气了？”我听到了这声回答：

“你给她做的事，给自己的孩子还从没做过呢。”

这依然是同样的怨恨，同样的拒绝理解，人要欢庆回来的孩子，却不是常和你一起的孩子，像《圣经》比喻中所说的。还叫我难过的是她根本没有想到吉特吕德的残疾，她除了这样的节庆日以外没有其他节庆日；要是叨天之幸哪一天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平时我总有事缠身——阿梅莉这样责备我也是有欠公正的，因为她明明知道我的每个孩子不是有工作要做，就是有了事跑不开，阿梅莉自己对音乐毫无兴趣，她就是整天闲着，决不会想到去听音乐会，即使在我们家门口举行也不会去的。

阿梅莉居然在吉特吕德面前说这样的话，更使我感到伤心。我虽然把妻子拉到了一边，她还是提高了嗓门喊得吉特吕德都听到。我感到愤怒多于悲哀，一会儿以后，阿梅莉撇下我们走了，我走近吉特吕德，拿起她的瘦弱的小手，放到我的脸上：

“你看！这次我没有哭。”

“不，这次，轮到我哭了。”她说，努力向我微笑；她向我抬起美丽的面孔，我骞地看到上面泪水纵横。

三月八日

我惟一能叫阿梅莉高兴的，就是不去做她不高兴的事。她惟一允许我做的是完全消极的爱的表示。她把我的生活限制得多么狭隘，这点她是不能够体会到的。啊！她若要求我为她干一件艰难的事，那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会欢喜若狂，为她赴汤蹈火！但是一切不合惯例的事可以说都使她反感。因而生活的进展在她看来只是增加几个跟过去相似的日子而已。她不期望，甚至不接受我有什么新的美德，甚至在公认的美德上也不能有所增加。哪个人努力要在基督教义中看出除了本能的循规蹈矩之外还有其他，她看着不是不赞同，就是不安心。

阿梅莉托付过我，到了纳沙特尔跟我们的缝纫用品铺子结账，还给她带回一盒线团。我承认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事后我怪自己比她怪我还厉害哩；尤其我郑重其事地说过决不会忘，也知道"小事踏实的人做大事也很牢靠"，还害怕她对我的遗忘得出什么结论。我真愿意她骂上我几句，因为在这件事上我确实应该挨骂。但是事情往往这样，臆测的怨恨比明确的责备更厉害：啊！人生会更美好，苦难会更容易忍受，如果我们只需应付真正的痛苦，对心灵的魔影和鬼怪不理不睬……我不由在这里记下了可以作为布道内容的这段话（《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不要挂心"）①。我在这里要记录的是吉特吕德的心智与道德的发展过程。我还是回到正题吧。

我希望能够在这里一步步追随这个发展过程，我已开始叙述细节。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无法对各个阶段详细记录，今天就很难把全过程正确无误地贯穿起来。我沿着故事的脉搏首先提到吉特吕德的思考，其次是跟她的谈话——这是近期的事。谁在无意中读到这些篇章，无疑会奇怪这么快就听到她表达那么准确，推理那么聪明。她的进步确实神速，令人目瞪口呆。她对我带给她的知识养料，凡是她的智力能够接受的东西，通过不断吸收和成熟的过程，转化成她自己固有的了。她叫我吃惊，不停地走在我的想法的前面，超越我的想法，经常前后两次谈话，我的学生也宛若两个人。

没几个月以后，她的智力一点也不显出曾经那么长时期处于蒙昧状态，甚至大多数少女还没有她那样的悟性，因为她们被外面世界扰得心猿意马，注意力都被无聊的琐事占据了。此外，我相信她的年龄要比我们最初看来明显要大。好像她还有意利用自己的失明，以致我怀疑到在好几方面这个残疾对她是不是个优点。我不由自主地把她与夏洛特比较，当我有几次给夏洛特复习功课时，

① 原文误作为《马太福音》，全句为"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看到她会为一只飞苍蝇分心，我就想："就是这么回事，她若看不见，就会好好听我讲了！"

不用说吉特吕德非常渴望阅读；但是由于尽可能追随她的思想发展，我宁可她不要多阅读——至少不要不在我面前多阅读——主要是指《圣经》，一名基督徒说这样的话显然很怪。我会在这件事上作解释的；但是在谈到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以前，我愿意谈一件有关音乐的小事，我记得是在纳沙特尔音乐会后不久发生的。

是的，这场音乐会我相信是在暑假前三星期开的，暑假又使雅克回到我们身边。在这期间，我不止一次让吉特吕德坐在我们乡村教堂的小风琴前，一般由德·拉·M 小姐弹奏，吉特吕德目前就住在她家。路易丝·德·拉·M 还没有开始给吉特吕德上音乐课。尽管我热爱音乐，但不很懂行，当我挨着她坐在键盘前，自知没有能力教她什么。

"不，让我自己来吧，"她经过最初摸索后就说，"我宁可一个人试试。"

我也很乐意离开她，尤其与她在教堂里单独相处在我看来不大得体，既出于尊重圣地，也害怕流言蜚语；虽然我对流言蜚语一般是不予以理会的，但是这里牵涉的不只是我，还有她。当什么地方需要我去走访，我就把她带到教堂，让她经常好几个小时留在那里，然后回来时再去接她。她就是这样耐心地寻找悦耳的和声，傍晚时我看到她听着某一个谐音十分专心，长时间出神。

八月初的一个日子，距今约有半年多以前，我去慰问一个穷寡妇，到了她家没有见到，我把吉特吕德留在了教堂就再回那里去找她；她没有料到我那么早回去，而我看见雅克在她身边诧异之至。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听到我走进去，我轻轻的脚步声都被琴声盖住了。我这人天性不爱刺探，但是有关吉特吕德的一切都叫我操心，我蹑手蹑脚偷偷走上通往讲经坛的那几级阶梯；从这上面观察一

目了然。我应该说的是我待在那里的时候，没有听到一句两个人不会在我面前坦然说的话。但是他挨着她，好几次我看到他拿起她的手引导她的手指如何放在琴键上。以前她跟我说她宁可不要别人观察和指导，却又欣然接受他的，这不是已经叫人奇怪了么？我惊讶和难受的程度就是对自己也不愿承认，我已经准备露面，这时我看到雅克突然掏出他的表来。

“现在我该离开你了，”他说，“父亲快要回来了。”

这时我看到她听任他把自己的手放在嘴前一吻，然后他走了。隔了一会，我又悄无声息地走下阶梯，打开教堂的门，有意让她听到，以为我只是刚走进来。

“嗨，吉特吕德！你准备回去了吗？琴弹得高兴吗？”

“是的，高兴极了，”她说话声音自然极了，“今天我进步真的很大。”

我心中辛酸难言，但是她与我谁都不提起我刚才说的事。

我急于要跟雅克单独见面。妻子、吉特吕德和孩子平时晚餐后很早就回房里去了，让我们两人在晚间勤奋学习。我等待这个时刻，但是跟他说以前，我心慌意乱，我不会或者不敢提到这个折磨着我的问题。还是他突然打破沉默，向我宣布他决心在我们这里过完整个假期。可是就在几天以前，他向我们提到他要去上阿尔卑斯山的度假计划，妻子和我都曾大为赞成；我还知道他选择的旅伴、我的朋友 T 还等着他去；所以我很清楚这次突然改变计划不会不跟我闯见的那一幕有关，首先我怒上心头，但是害怕我若大动肝火，儿子从今以后不会对我说心里话，也害怕自己出言不逊会后悔，我努力压制自己，用平时的自然声调对他说：

“我还以为 T 等着你去呢。”

“哦！”他又说，“他不一定等着我，他不愁没有人代替我。我在这里可以像在奥伯兰一样好好休息，我真的相信这会比爬山更好地利用我的时间。”

“这样说来，”我说，“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事情干啦？”

他瞧着我，感到我的音调中有点讽刺意味，但是，因为他还不明白其中用意，神色自若地说：

“您知道我一直爱书籍胜过爱登山杖。”

“是的，我的朋友，”这次轮到我瞧着他说，“但是你不认为风琴伴奏更吸引你吧？”

他无疑感到脸红了，因为他把手放到额前，仿佛要遮挡灯光。但是他差不多立即又恢复镇静，说话的语气我本希望不要那么肯定：

“爸爸，不要过分责怪我。我没有意思要向您隐瞒什么，我正要对您承认时您抢先了一步而已。”

他说话从容不迫，像在念书，一句句说得那么平静，似乎这不是在说他自己的事。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自持力实在叫我气坏了。他觉得我要打断他的话，举起手像在对我说，不，您可以接着说，先让我把话说完；但是我抓住他的胳臂摇晃。

“我才不愿意看到吉特吕德的纯洁灵魂给你扰乱，”我冲着他喊，“啊！我宁可不再见到你。我不需要你的承认！欺侮人家有残疾，天真无邪，不懂世道，我决没想到你会干出这么卑鄙可恶的事！谈起来还这样若无其事！你听着我说：吉特吕德由我照管，我一天也不能忍受你跟她说话，你碰她，你看见她。”

“不过，爸爸，”他又说，语气依然那么平静，简直叫我怒不可遏，“请您相信我跟您一样尊重吉特吕德。您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事见不得人，您是大错特错了，我不说我的行为，就是我的意图和我的内心深处也都没有。我爱吉特吕德，我尊重她不亚于我爱她，跟您实说了吧。扰乱她，欺侮她天真无邪，眼瞎，这种想法不单对您、对我也同样可恶。”然后他声称他要对她做的，是当一个扶持人，一个朋友，一个丈夫；在下决心娶她以前他不认为应该对我说；这个决心吉特吕德本人也还不知道，他首先要对我说起。“这就是我要

向您承认的事，"他又加了一句，"我没有别的要向您坦白的了。请相信这点。"

他的话叫我听了发懵。我听着这些话时也听到自己的太阳穴在跳。我原来一心只想到责备他，随着他把我发怒的理由驳回，我的神志更加恍惚了，以至等他把话说完，我竟找不出什么话来对他说。

"我们该上床去了。"经过一阵子沉默后我最后说。我站起身，把手放在他肩上。"明天我对你说我对这事的想法。"

"至少跟我说您不再对我发火了。"

"我要在夜里想一想。"

当我第二天见到雅克时，真像是第一次才对他瞧个仔细。我一下子觉得我的儿子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青年了；我若老是把他看成是个孩子，我闯见的这幕爱情在我看来好像令人发指。我整个夜里都在劝说自己，这样的事情纯属自然正常的。我的不满情绪却愈发强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的。目前我必须对雅克说出我的决定。这时一种本能，也像良心一样确切无疑，警告我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桩婚姻。

我把雅克拉至花园深处；到了那里我首先问他：

"你向吉特吕德表示过爱吗？"

"不，"他对我说，"可能她已经感到我的爱；但是我没有向她明说。"

"那好！你向我承诺今后不向她提这件事。"

"爸爸，我答应过听您的话；但是我可以了解您的理由吗？"

我犹豫要不要对他说，我也不太明白首先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理由是不是应该首先提出的理由。说实在的，在这里指导我的行为的是良心而不是理智。

"吉特吕德太年轻了，"我终于说，"你想她还没有领过圣餐。你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唉！她的发展已经耽误很久了。

像她这样对人充满信任的人，第一次听到有人向她求爱，必然会过分激动。就是因为这样不要对她说。冒犯一个不能自我保护的人是一种怯懦行为；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懦夫。你的感情，据你说的，也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我说这有罪只是因为过早了一点。吉特吕德还不会做事谨慎，我们要替她谨慎。这是一个良心问题。”

雅克为人这点上很杰出，要制止他只须说这句简单的话：“我向你的良心要求”，在他的儿童时代我经常利用。可是我瞧着他，心里在想，要是吉特吕德能够看到，也会情不自禁欣赏这个颀长柔软、又挺直又灵活的身材，这个没有皱纹的额头，这个光明磊落的目光，这个稚气未脱的面孔，但是这样的面孔突然笼罩上了一种庄重的神色。他没戴帽子，铅灰色头发留得很长，在太阳穴旁带点儿鬈曲，半掩着耳朵。

“还有这件事我要问你，”我从我们同坐的长椅上站起身时又说，“你以前说你想在后天动身，我请你不要推迟行期了。你应该在外面呆上整整一个月；我请你不要把这次旅行缩短一天。这样说定了怎么样？”

“好吧，爸爸，我听您的。”

我觉得他变得苍白极了，就是嘴唇也没有了血色。但是我却自以为得计，他那么快屈服可见他的爱情并不很强烈；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宽心。不过我对他的顺从也很有感触。

“我又见到了我一直爱的孩子。”我轻轻对他说，把他朝我身上拉，吻了吻他的前额。他略微往后退缩；但是我不愿意心存不快。

三月十日

我家的房屋很小，大家不得不挤在一起生活，有时对我的工作不方便，虽然我在二楼辟出了一个小间，我可以在里面躲开别人或接待访客；逢上我要单独跟一个孩子谈话，而又不想使谈话显得过

于严肃，那就更不方便了。在那间会客室里谈话就会这样，孩子们戏称那里是圣地，平时是不许他们进去的；但是今天早晨雅克动身去了纳沙特尔，要在城里买几双旅行鞋；又由于阳光十分灿烂，孩子们吃了早饭后就和吉特吕德一起出去了，大家领着她，同时又被她领着。（我在这里高兴地提到夏洛特对她关怀备至。）到了午茶时刻，自然只剩下阿梅莉和我两人，我们总是留在共用的客厅里喝茶。这正是我希望的，因为我急于要和她谈话。我和她面对面的机会真是少得可怜，我竟像是感到了胆怯，想到我的谈话的重要性心里发慌，仿佛要谈的不是雅克的心曲，而是我自己的心曲。在说话以前，我也感到共同生活、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也会是（或变成）对方的一团谜，中间隔了一道墙；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们向另一个人人说的话，还是另一个向我们说的话，听起来非常凄凉，像是探测锤在试敲几下，看看隔离墙的厚度，若不加小心，这道墙头还会增厚……

“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晨，雅克对我说，”她沏茶时我开始说——昨天雅克的声音有多么坚定，我的声音也有多么颤抖——“他对我说起他爱吉特吕德。”

“他对你提起这件事做得很对。”她说，没有瞧我，也没有放下手头的家务活，仿佛我向她宣布一桩非常自然的事，或不如说仿佛我什么也没告诉她。

“他对我说他想娶她；他决心……”

“这事早就可以预料到的。”她喃喃说，轻轻耸肩膀。

“那么你早有所怀疑了？”我说，带点儿神经质。

“这件事看在眼里已有很久了，只是男人不会注意罢了。”

因为反驳没有多大意思，再说她的抢白中可能也有对的地方，我只是表示一下异议：

“这样的话你早就可以提醒我啦。”

她嘴角一抿，露出一丝痉挛似的微笑，有时她就用这种微笑伴

随和掩饰她的不情愿，她摆动侧着的脑袋：

“你不会注意的事都要由我来提醒么！”

这句含沙射影的话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绕过这个话题：

“反正我是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她叹口气，然后说：

“你知道，我的朋友，我一直不赞成这个女孩由我们收留下来。”

看到她又旧事重提，我好不容易才不发火。

“吉特吕德在这里的事不谈。”我说。但是阿梅莉已经往下说：

“我一直在想这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我渴望我们趋于一致，听了这句话很称心。

“那么你认为这么一桩婚事不是什么好事。那好，我要听你说的就是这句话；很高兴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还说我向雅克提出我的理由时他倒也很听话，以至她也不用再为此担忧了，这都说定了，他明天去旅行，在外面过上整整一个月。

“我不见得比你更愿意他回来见到吉特吕德还在这里，”我最后说，“我想到最终还是把她托给德·拉·M小姐，在她家我可以继续去看她；因为我毫不隐瞒我对她是负有真正责任的。我不久前向新房东探过口风，她乐意为我们效劳。这样少了一个叫你烦的人，你也可以松口气。路易丝·德·拉·M照顾吉特吕德；她对这样的安排显得很高兴；她已经很高兴给她上起了音乐课。”

阿梅莉好像决心保持沉默，我又说：

“免得雅克瞒了我们到那里去找吉特吕德，我相信最好还是把情况告诉德·拉·M小姐，你认为怎么样？”

我提出这个问题试图引她说一句话；但是她抿紧嘴唇，好像发誓什么话也不说一句。我继续说，不是有什么话要补充，而是因为我忍受不了她的沉默。

“还有，雅克旅行回来也可能早已忘了爱情。在他那个年纪的人懂不懂得自己的欲望？”

“哦！即使年纪大的人也不见得懂自己的欲望吧。”最后她阴阳怪气说了一句。

她的谜语般、判决书式的声调叫我听了发恨，因为我这人生性直率，不习惯那些故弄玄虚的话。我朝她转过身，要求她给我解释一下她的意思。

“没什么，我的朋友，”她悲哀地说，“我只是想起你一会儿以前，还希望人家把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提醒你呢。”

“那又怎么啦？”

“怎么啦，我对自己说要提醒也不容易。”

我说过我讨厌故弄玄虚；原则上我从不去揣测什么弦外之音。

“你要是愿意我听懂你的话，你尽管说得明白一点。”我又说，可能说得有点粗暴，立刻又感到后悔，因为我看到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她转过头去，然后站起身在房间犹犹豫豫，也像磕磕绊绊走了几步。

“你说呀，阿梅莉，”我大声说，“现在不都恢复原状了么，你还难过什么呢？”

我感觉我的目光使她难受。我对她说时，转过背，肘子靠在桌子上，手托着头：

“对不起，刚才我对你说话很生硬。”

这时我听到她向我走过来，然后我感觉她的手指轻轻放在我的额头上，她的声音温柔而又带着哭腔对我说：

“我亲爱的朋友！”

然后她立刻离开了房间。

阿梅莉的话，在我看来故弄玄虚，不久以后逐渐叫我明白过来了。这些话我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那天我只是明白这是吉特吕德应该走的时候了。

三月十二日

我给自己确定一项义务，每天给吉特吕德留出一点时间；根据每天的工作安排留几小时或者几分钟。在我跟阿梅莉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相当清闲，又加上天气晴朗，我带着吉特吕德穿过树林，直至汝拉山脉的豁口；在这里，风和气清时，目光通过交叉的树杈，越过一层淡雾，会在广袤田野的另一边发现阿尔卑斯山的雪顶美景。当我们抵达常坐的地方，太阳已经在左边斜落。脚下伸展着一片低矮浓密的草地，远处有几头奶牛在啃草；山区的牛群放牧时，每头牛脖子上都挂一个铃。

“铃声也在描绘风景。”吉特吕德听着铃声叮当说。

她像每次散步时一样，要求我向她描述我们呆的地方的风景。

“但是，”我对她说，“这里你熟悉的，就是看得见阿尔卑斯山的那个森林边缘。”

“今天阿尔卑斯山看得清楚吗？”

“山里的壮丽景色一览无遗。”

“您跟我说过阿尔卑斯山每天都有点儿不同。”

“今天我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夏天的干渴。黄昏以前阿尔卑斯山就要溶解在空气中了。”

“我要您告诉我，我们面前的大草地上有没有百合花？”

“不，吉特吕德；这样的高山上不长百合花；或者只长些稀有植物。”

“不是人家说野地里的百合花吗？”

“野地里是不长百合花的。”

“就是纳沙特尔附近的野地里也不长吗？”

“野地里不长百合花。”

“那么主为什么对我们说：‘瞧野地里的百合花’？”

“既然是主说的，他那个时代就是有的了。但是人的庄稼使它们绝了种。”

“我记得您经常对我说，大地上最需要的是信任和爱，您不认为人抱着更多的信任又会看到野地里的百合花吗？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向您保证，我是看到的。我来给您描述野地里的百合花，您要听吗？像是火红的小钟，蓝色的大钟，洋溢爱的芬芳，在黄昏的风中摇摆。您为什么要对我说我们面前没有呢？我感觉到的！我看到草地上都是！”

“我的吉特吕德，这些百合花不会比你看到的更美。”

“您要说也不会没我看到的那么美。”

“跟你看到的一样美。”

“‘我要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她引用基督的比喻，听她说得那么婉转动人，我觉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极荣华的时候”，她若有所思地反复说，然后她有一会儿沉默不语。我又说：

“吉特吕德，我跟你说过这话：有眼睛的人是不知道看的人。”我从心底听到这声祈祷升起：“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您要是知道，”她趁一时兴奋大叫了起来，“您要是能够知道，这一切在我多么容易想像那就好了！您要不要让我给您描述一下风景？在我们背后，左右上下，都是巨大的枞树，发出树脂的香味，枣红色树干上斜伸出长大的黑树枝，被风吹得弯下来时就吱吱嘎嘎响。在我们的脚下，色彩斑斓的大草地像一部打开的书，斜放在山坡书桌上，在黑影下它发蓝，在阳光下它放黄光，上面的花朵——龙胆花、银莲花、毛茛花、美丽的所罗门百合花——像文字一样历历分明。母牛带着它们的项铃来认字，天使也过来阅读，因为您说人的眼睛是闭的。在书的下方，我看到一条奶白色大河，烟雾腾腾，遮住山谷充满神秘，一条无边无际的大河，流到离我们前

面极远的地方才看得见岸，那是天光闪闪的美丽的阿尔卑斯山……那里是雅克要去的地方。告诉我，他明天动身是真的吗？”

“他明天要走的。这是他告诉你的？”

“他没有告诉我。但是我明白，他要有很长时间不在这里吗？”

“一个月……吉特吕德，我要问你……你为什么不把他来教堂找你这事告诉我？”

“他来找过我两次。哦！我不愿意向你隐瞒什么！但是我怕叫您不好受。”

“你不告诉我才叫我不好受哩。”

她的手搜索我的手。

“他要走是很难受的。”

“吉特吕德，告诉我……他跟你说过他爱你吗？”

“他不曾跟我说过；但是我不用人家说就感觉得到的。他不像您那么爱我。”

“吉特吕德，你看到他走难受吗？”

“我想他还是走的好。我没法回报他。”

“但是你说，你看到他走难受吗？”

“牧师，您知道我爱的是您……哦！您为什么把手抽回去啦，您要是没有结婚我就不会跟您这样说了。但是谁也不会娶一个瞎眼的姑娘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相爱呢？牧师，您说，您觉得这不好吗？”

“爱决不会是不好的。”

“我觉得自己心中只有一片好意。我不愿意叫雅克难受，我愿意谁都不要因为我难受……我愿意给人的是幸福。”

“雅克想过要向您求婚。”

“您让我在他走以前跟他谈一谈吗？我要他明白他应该放弃对我的爱情。牧师，您明白的，是不是，我是谁也不能嫁的？您让我跟他谈一谈，可以吗？”

“今晚谈吧。”

“不，明天，他动身的时候……”

太阳在绚丽彩霞中下山了。空气温和。我们站起来，一边说，一边沿着黄昏的小路回去。

第二册

四月二十五日

我不得已把这本册子放下一段日子。

雪最后终于溶化了，我们的村子与世隔绝的长时间内，我被迫把许多任务往后挪，道路一通，我必须把它们料理完毕。只是到了昨天，我才有了一些空闲。

昨夜我把写在这里的内容又全部看了一遍……

今天我才敢于直言我心中那么久未予以承认的感情，然而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会迷糊到现在；我转述的阿梅莉的某些话在我看来怎么会是故弄玄虚呢；吉特吕德作出天真的表白后，我为什么还能够怀疑我是不是在爱她。我决不同意婚姻以外还有可以认可的爱情，同时我也不同意在我对吉特吕德的满腔热情中有什么违禁的邪念。

她的表白天真坦率使我安心。我心想：这是个孩子。真正的男女之爱不会不羞惭脸红的。而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爱她如同爱一个残疾的孩子。我照料她如同照料一名病人，——我把命运的卷人当做一种道德责任，一种义务。是的，说真的，那天晚上她对我说了我记下来的那些话，我觉得心情轻松愉快，以至还在误解自己，在转述这些话时还是如此。因为我相信爱情是该受谴责的，我认为一切该受谴责的事使人心情沉重，我心情不感觉沉重，也就不相信这是爱情了。

我把这些对话不但转述得毫无差异，而且还把当时说话的心情记了下来。说实在的只是昨夜重读时我才明白。

雅克离开以后不久，我们的生活又恢复往常的平静。我让吉特吕德在走前跟雅克谈话，雅克只是到了假期的最后几天才又回来。他有意回避吉特吕德或者只在我的面前跟她说话。吉特吕德按照商定的办法，寄住在路易丝小姐家里，我每天到那里去看她。但是我害怕又提爱情，有意对她不再说到引起我们激动的事。我只是以牧师的身分对她说话，经常还当着路易丝的面，主要操心的是宗教教育；还为她在复活节领圣餐一事作准备。

复活节那天，我自己也领了圣餐。

那是两周前的事了。雅克回来度假，跟我们待上一周，令人诧异的是他没有陪我到圣坛旁边。我还要怀着最大的遗憾说阿梅莉也同样缺席，这还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好像他们事前通过气，存心不出席这次庄重的聚会，让我的喜悦蒙上一层阴影。此时，我还庆幸吉特吕德没有看到这一切，从而只是我一个人承受阴影的重量。我对阿梅莉太了解了，不会不明白她这样做实际上包含了对我的一种责备。她从不对我公开不满，然而她会抽身回避来对我表示她的反对。

这类怨恨——我要说的是我不屑一顾的怨恨——却会压抑阿梅莉的灵魂，使它背弃最高利益，这点使我深感不安。一回到家我诚心诚意为她祈祷。

至于雅克的缺席，那是完全另有原因，不久以后我跟他谈了一次话，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五月三日

为了指导吉特吕德的宗教教育，我用一种新目光又读了一遍

福音书。我愈来愈看清，组成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许多观念不是出自基督的原话，而是出自圣保罗的注解。

我不久跟雅克讨论的也就是这个主题。他天性有点呆板，心灵不能给思想提供足够的养料，他变得因循守旧，死抠教条。他责备我在基督学说中挑选"迎合我的内容"。但是我不选择基督的片言只语。只是在把基督与圣保罗作比较时，我选择了基督。他害怕把他们两人对立，拒绝把这两人分开，也不承认从他们两人得到不同的启示，如果我对他说我在圣保罗那里听到的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在基督那里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他大不以为然。他愈争辩，愈使我相信这件事；他感觉不出基督的一字一句都体现了独一无二的神意。

我读遍福音书，徒然寻找命令、威吓、禁戒……这一切都只是来自圣保罗。在基督的圣训中是找不到的，恰是这个使雅克感到为难。像他这一类人，一旦身边没有了监护人、依据、禁律，就找不到方向。此外他们放弃了自由，也不容许其他人有自由，希望用强制的手段去得到别人准备用爱来给他们的东西。

"不过，爸爸，"他对我说，"我也希望大家幸福。"

"不，我的朋友；你希望大家顺从。"

"顺从中存在幸福。"

我讨厌吹毛求疵，也就让他说完最后一句话不再接口；但是我知道，有的事只是幸福的结果，把幸福的结果作为幸福去追求，这会破坏幸福；如果真的认为充满爱的人在自愿的顺从中感到喜悦，这种没有爱的顺从比什么都使人远离幸福。

目前而言，雅克很会说理，这么年轻的人的思想中已经有那么多僵硬的教条，叫我见了痛心，否则，我必然会欣赏他的论证的高超和逻辑的一致。我经常觉得我比他还年轻，我今天也比我昨天年轻，我又对自己说起这句圣训："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把这一条主要看成是达到幸福生活的一种方法，是不是背叛基督，是不是贬低和亵渎福音？对基督徒来说，快乐心境是一种义务，我们心生怀疑，心地冷酷，这影响了快乐心境。每个人多少都会快乐的。每个人都应该走向快乐。我从吉特吕德的笑容中得到的体会超过我给她说教得到的启发。

基督的这句圣训在我面前闪闪发光。“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罪，是使灵魂黑暗的东西，是反对快乐的东西。吉特吕德全身洋溢的美满幸福，来自她不知道什么是罪。她心中只有光明，只有爱。

我把《四福音书》、《诗篇》、《启示录》和《约翰三书》，交到她警觉的双手里。在《约翰三书》中她可以读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像在福音中她可以听到救世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不把保罗书信给她，因为她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三节），以及紧接后面的论证，不管写得多么美丽动人，又何必让她读到后产生不安呢？

五月八日

马尔丁医生昨天从拉绍德封过来。他用检眼镜仔细检查了吉特吕德的眼睛。他对我说他向洛桑的眼科专家鲁医生谈到吉特吕德，他要把观察结果向他汇报。但是我们约定，一切还没有定论以前决不向她提起。马尔丁在诊断后会向我报告的。在吉特吕德心中燃起一个立刻又可能熄灭的希望，这有什么好呢？——况且，她这样不幸福吗……

五月十日

在复活节，雅克和吉特吕德又见面了，在我面前——至少雅克又见到了吉特吕德，跟她说了话，但只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他表现的情绪不及我担心的那么激动。我又一次深信，他的爱若真的炽烈，决不会那么轻易低落，虽然吉特吕德去年在他动身前对他说过，这样的爱永远是毫无希望的。我还听到他现在以"您"相称，这样自然更好。我可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因而我很高兴他是自己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可否认他的本质是很好的。

我还是在猜疑，雅克这么顺从不会没有争执和斗争。可虑的是他不得不强加于自己心上的约束，在他看来本身就是对的；他也希望看到这种约束强加于大家身上。我在上面那次讨论时已经感觉到这点。拉罗什富科[①] 不是说过精神经常受心的欺骗？不用说我不敢马上让雅克注意到这点，我熟悉他的脾气，把他看做是愈讨论愈固执己见的这类人。但是当天晚上，读到了——恰巧在圣保罗的著作中（我只能用他的武器来攻击他）——对他的答复，我有意在他的房间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②]）

我原本也可以把下面的话抄录下来："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但是我不敢，深恐雅克以为我思想中对吉特吕德有什么不恭敬的看法，在他的头脑里也不应该掠过这种念头。显然这里指的是食物；但是在《圣经》中有多少其他章节令人读了赋予二重和三重的意义？（"假如你一只眼……"[③]；增饼故事[④]；迦拿婚宴神迹[⑤]

①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哲学家。

② 原文误为第二节。

③ 事见《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四十七节，说倘使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

④ 事见《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基督用七个饼和几条鱼让几千人都吃饱了。

⑤ 事见《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婚宴中变水为酒。

等)我不在这里吹毛求疵了;这个章节的意义博大精深;是爱德而不是法律才可以对其限制的,圣保罗在这以后立即喊叫起来:"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这是少了爱,我们才受到魔鬼的攻击。主啊!把一切不是爱的东西从我心中除去吧……因为我不该向雅克挑衅。第二天我在我的桌面上,发现了我抄录引言的那张便条,在便条的背面雅克只是抄录了同一章的另一段话:"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我把那一章前前后后都念了一遍。这引起一场无休止的争论。我用这些不知所云的话去搅乱,用这些乌云去遮盖吉特吕德的明亮天空吗?当我教育她,使她相信唯一的罪是侵犯别人的幸福或者是损害我们自己的幸福时,我不是更接近基督,也让她去跟基督靠近吗?

唉!有的人对幸福就是冥顽不灵,生硬,笨拙……我想到我可怜的阿梅莉。我不断地邀请她、催促她、还逼迫她走近幸福。是的,我愿意把每个人送入天国。但是她不断地退避,不敞开胸怀,像阳光也无法使之盛放的花朵。她看到的一切使她不安,使她难受。

"我的朋友,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天她回答我说,"我又不是生来就瞎了眼。"

啊!她的嘲讽叫我听了痛苦之至,我尽量忍气吞声才不让自己感到心烦!我觉得她心里明白得很,含沙射影攻击吉特吕德的残疾最使我伤心。然而也却让我感觉到,我欣赏吉特吕德的最大优点是她的无限善良。我从没听到她对其他人有过任何怨言。我没有让她知道任何可能会伤她心的事情,这也是真的。

幸福的人借助爱的辐射,在身边扩散幸福,而阿梅莉周围一切黯淡阴郁。阿米埃尔[①] 写到他的灵魂放出的是黑光。访贫问苦,

① 阿米埃尔(1821—1881),瑞士作家。

探视病人，经过一天的奋斗，在日落后回到家，有时劳累不堪，一心渴望休息、体贴、温馨；经常在家里得到的只是操心、指责、互不相让，相比之下，怎么说也宁可忍受户外的冷风凄雨。我知道我们的老罗莎莉做事自以为是；当阿梅莉执意要她屈服时，罗莎莉并不总是错的；况且她自己也不总是对的。我也知道夏洛特和加斯帕尔闹得厉害；但是阿梅莉对着他们叫得轻些，少些，收到的效果不是更好吗？那么多的嘱咐、警告、斥责到头来失去了棱角，犹如海滩上的鹅卵石；不胜其烦的不是孩子，而是我。我知道小克洛德正在长牙（每次他开始哭叫时，至少他的母亲是这样说的），但是她和萨拉忙不迭地跑过去，不停地爱抚，岂不是鼓励他哭叫吗？我深信在我不在的时候让他哭叫个痛快，这样几次以后他会哭叫得少了。但是我知道那时候她们只会更加起劲去哄。

萨拉像她的母亲，因此我很乐意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她要是像我们当年订婚时的母亲倒也罢了，而是像在物质生活中操劳后变成的母亲，我几乎要说生活操劳的产物（因为阿梅莉自己何尝不在劳心劳力）。说实在的，我今天在她身上很难认出从前的天使，从前她对我内心有什么高尚的冲动总是微笑相对，我梦想跟她在生活中融为一体，她像是走在我前面，引导我走向光明……也许那时候是爱情在哄骗我吧？……因为我在萨拉身上看到的除了俗念以外没有其他想法；她也像母亲那样终日忙些琐碎小事；她脸上的五官也是呆板生硬，内心没有一点火焰使它灵动飞扬。对诗歌、对一般的阅读都毫无兴趣。当她与母亲在一起时，我从未听到过她们谈话中有什么内容是我乐意参与的；我在她们身边比我抽身回到书房后更加孤独，因而我也养成了频频进书房的习惯。

自从秋天以来，趁着夜色来得早，每次探访工作允许，也就是说我可以早些回来时，到德·拉·M小姐家里去喝杯茶。我还没有提到从上次十一月份以来，路易丝·德·拉·M小姐除了吉特吕德以外还收留了三个盲女孩，那是马尔丁给她介绍的。由吉特吕德

教她们识字和做各种小手工活，这些小女孩这方面已经显得很灵巧。

每次当我走进屋名为“谷仓”的温暖氛围中，感到莫大的安宁和慰藉，有时两三天没有过去就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德·拉·M小姐完全有能力收留吉特吕德和那三名寄养的女孩，不用为她们的日常起居犯难发愁，有三名女仆忠心耿耿地帮助她操劳一切，但是可不可以说财富与时光都有了恰到好处的安排呢？路易丝·德·拉·M一生悉心照料穷人；她有极为虔诚的灵魂，仿佛生来为这个人世奉献自己，完全是为了爱而生活的，尽管她一头银发，戴一顶镂空花边软帽，她的微笑却无比天真，手势无比和谐，声音无比悦耳。吉特吕德沾染了她的动作姿势，她的说话方式，特有的一种语调，不光是声音，还是思想方法，她们全身心的相像，我还对此开过玩笑，但是她俩谁都不同意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我有时间滞留在她们身边，看到她们两人挨着坐，吉特吕德把额头靠在她的朋友的肩膀上，或者一只手放在她的两手中，听着我朗读拉马丁或雨果的诗句，我真是感到甜蜜啊：凝望着诗情在这两颗清澈的心灵里的返照，我真是感到甜蜜啊！即使那些小女孩对此也不会无动于衷。这些孩子，在和平与爱的氛围中，智力发展神速，取得令人注目的进步。当路易丝小姐对我谈起要教她们跳舞，我起初只是微笑；但是今天看到她们动作婀娜多姿叫我赞叹不已，可是路易丝·德·拉·M要我相信，她们虽看不到动作，但是动作时会感到肢体协调和谐。吉特吕德跳起这些舞来优美雅致，陶醉其中。有时路易丝·德·拉·M参加小女孩的游戏，吉特吕德就坐在钢琴前。她弹琴进步令人吃惊；现在每个礼拜天她在教堂里弹起了风琴，在唱圣歌前面即兴演奏几首小曲子。

每个礼拜天，她到我家吃中饭；我的孩子见到她很高兴，尽管他们各方面的情趣愈来愈不相同了。然后全家陪吉特吕德回去在“谷仓”吃点心。这对我的孩子是一个节目，路易丝对他们宠爱有

加，在他们身上装满了糖果。阿梅莉本人对这番好意也怦然心动，最后也笑逐颜开，看上去年轻不少。我相信今后在她平淡无奇的人生列车中，少了这样的停车站，也会感到不自在的。

五月十八日

现在美好的日子又回来了，我又能够带了吉特吕德出门去了，我已有很久没有这样做（因为最近又飘了几场雪，道路在前几天还是令人望而生畏），我也有很久没有单独跟她一起了。

我们走得很快；寒风吹红了她的两腮，不断地把她的金发吹到面孔前。我们沿着一条泥灰沼地走，我采摘几朵开花的灯心草，插在她的贝雷帽上，然后我又把它跟她的头发编在一起防止吹落。

我们几乎还没有说过话，还正为我们单独相处感到惊奇，这时吉特吕德向我转过她没有目光的面孔，突然问：

“您相信雅克还爱着我吗？”

“他拿定主意放弃你了。”我立即回答。

“但是您相信他知道您爱我吗？”她又说。

自从我提到的去年夏季那次谈话，已过去十几个月了，关于“爱”这个字在我们中间从未说出口过（我也奇怪）。我们从未单独一起，我说过，还是这样的好……吉特吕德的问题使我心跳剧烈，我不得不要放慢我们的步子。

“但是，吉特吕德，每个人都知道我爱你。”我大声说。她没有给搪塞过去。

“不，不；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沉默一阵后，她低着头又说：

“阿梅莉姑妈知道这件事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使她不开心。”

“没这件事她也不开心，”我不同意，但是语气很虚，“她天性生来就不开心。”

“哦！您总是竭力要我安心，”她说时有点儿不耐烦，“但是我不要安心。有些事，我知道，您就是有意不让我知道，怕我不安或者怕我难过；有些事我不知道，因而有时候……”

她的声音愈来愈低；她停顿不说，仿佛接不上气来。我接了她的话头问：

“因而有时候？”

“因而有时候，”她悲切地又说，“我从您这里得到的幸福都像是由于无知而来的。”

“但是，吉特吕德……”

“不要打断我，让我跟您说：我不要这样一种幸福。您明白我的……我不在乎幸福。我宁可要知道。有许多事，当然是悲哀的事，我看不见，但是您没有权利让我蒙在鼓里。我在冬天那几个月里想得很多；我怕，您看到，整个世界不像您让我相信的那么美，牧师，甚至相差很大。”

“是的，人经常把世界弄丑了。”我战战兢兢据理力争，因为她的思想的冲势叫我害怕，我试图避开这个势头，同时对成功不抱希望。她好像就等待着这几句话，因为她把这话立即抢了过去，似乎有了这一环节，链条就能连接上了。

“正是这样，”她喊道，“我要肯定的是我没有增添罪恶。”

好一会儿，我们在沉默中继续快步走。能够对她说的话还未说出口，我就感觉跟她的想法是冲突的，我担心引出一句会决定我们两个命运的什么话。想到马尔丁对我说起，医生可能会让她重见光明，我就郁郁不乐。

“我要问您，”她终于又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无疑她鼓起全部勇气来说，就像我鼓起全部勇气来听。但是我怎么会料到这个使她苦恼不已的问题：

“瞎子生的孩子是不是一定是瞎子？”

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中谁被这场会话压得更喘不过气来；但是

现在我们必须把话说下去。

“不，吉特吕德，”我对她说，“除非非常特殊的病例。说他们一定是瞎子是没有一点理由的。”

她听了如释重负。我真愿意轮到我来问她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勇气，继续笨拙地说：

“但是，吉特吕德，要有孩子必须先结婚。”

“牧师，别跟我这么说。我知道这不是事实。”

“我对你说的都是正派人说的话，”我反驳说，“但是人和上帝的律法禁止的事，从自然规律上来说确实也是可以办到的。”

“您经常对我说上帝的律法也就是爱的律法。”

“那里说的爱不是大家所说的爱德的爱。”

“你是以爱德来爱我的吗？”

“我的吉特吕德，你知道不是的。”

“那么您承认我们的爱是越出上帝的律法的爱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您知道得很清楚，这不应该由我来说。”

我徒然努力回避：我的论据一败涂地，我的心也步步后撤。我气急败坏地喊：

“吉特吕德……，你认为你的爱是有罪的吗？”

她纠正说：

“是我们的爱……我想我应该这样认为。”

“那又怎么样呢？”

我听到我的声音里像有一种恳求，而她接着一口气说完：

“但是我已不能够放弃爱您了。”

这一切都是昨天发生的。我起初写下来犹豫不决……我不记得散步是怎样结束的。我们步子匆匆赶路，像是在逃跑，我把她的手臂紧紧挟住。我的灵魂早已离开了躯体——我觉得路上的小石子也会把我们两人绊倒。

五月十九日

今天早晨马尔丁回来了。吉特吕德可以做手术。鲁医生也加以证实，要求把她交给他一段时期。这事我不能反对，可是我怯懦地要求考虑。我要求让我使她慢慢适应……我的心应该欢乐跳动，但是我却感到它压在胸内沉甸甸的，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想到要向吉特吕德宣布她可能重见光明，惘然若失。

五月十九日夜

我又见到吉特吕德，我没有向她透露一点口风。今晚在"谷仓"，客厅里没有人，我径自上楼走进了她的房间。只有我们两人。

我长时间把她搂在怀里。她没有做一个动作表示反抗，她向我抬起头，我们的嘴唇合在一起了……

五月二十一日

主啊，您使黑夜那么深沉，那么美，是为了我们吗？是为了我吗？空气温煦，月光从打开的窗户洒进来，我倾听苍穹中无边的沉默。我无言地对着天地万物出神；心已融化其间，感到说不清的崇敬。我只能语无伦次地祈祷。爱若有一种限制，不是由您——我的上帝——定的，而是人定的，哦！不论我的爱在人的眼里显得多么有罪，哦！您跟我说在您的眼里是神圣的。

我竭力使自己超越罪的概念；但是罪好像是不可容忍的，我决不愿意抛弃基督。不，爱吉特吕德是一种罪我不接受。我只有把自己的心消除才能消除心中对她的这份爱，这是为什么？我就是已经不爱她，我也会出于怜悯而爱她；不再爱她，这也是背叛她：因

为她需要我的爱……

主啊，我再也不明白……我明白的只有您了。指引我吧。有时我觉得我在黑暗中愈走愈深，她会重见光明的，而使我眼里一片漆黑。

吉特吕德昨天住进了洛桑医院，二十天后才会出院。我等待她回来，惶惶不可终日。马尔丁会去把她接回来的。她要我答应出院前别去看她。

五月二十二日

马尔丁来信：手术圆满成功。感谢上帝！

五月二十四日

直到那时为止，她爱我，然而她没有看见过我；想到我要被她看见，使我忐忑不安。她会认出我吗？生平第一次我焦虑地对着镜子端详。要是我感觉她的目光不像她的心那么宽容、那么多情，我该怎么办？主啊，有时我好像觉得需要她的爱来爱您。

五月二十七日

工作繁忙，这几天过得不至于过分性急难熬。每件事使我无暇他顾，都是值得赞美的；可是她的形象从早到晚萦绕脑际。

明天她要回来了。阿梅莉整个星期在我面前显出性格中的诚朴厚道，似乎拿定主意要我忘记那个不在的少女，跟孩子们一起准备迎接她的归来。

五月二十八日

加斯帕尔和夏洛特到林子里和草地上采花，他们把能够采到的都采来了。老罗萨莉做一个大蛋糕，萨拉用金纸在蛋糕上裱花，什么图案我也说不出来。我们都等待她中午过来。

为了熬过这段等待的时刻，我在这上面写。现在是十一点钟。我时时刻刻抬起头，朝着马尔丁的车子会走近来的那条路看。我强制自己不走去迎接他们：顾念到阿梅莉，最好还是不要突出我个人的迎候。我的心要往外窜了……啊！他们来了！

二十八日晚

我陷入了多么可怕的黑夜！怜悯我吧，主啊，怜悯我吧！我放弃爱她，但是您，答应不让她死！

我怕得多么有道理啊！她做了什么？她要做什么？阿梅莉和萨拉对我说，陪她走到了“谷仓”的门前，德·拉·M 小姐在里面等她。她就是要往外走……发生什么啦？

我努力理清我的思绪。他们跟我说的事无法理解，或者相互矛盾，在我心里形成一团乱麻……德·拉·M 小姐的园丁刚才把她送回“谷仓”，她已不省人事；他说他看到她沿着河走，然后跨过花园的桥，然后弯下身，然后人影不见了：但是他起先不明白她会掉下去，没有按照常理急于奔过去；他在小水闸附近找到她的，流水把她冲到了那里。当我稍后见到她时，她还是没有苏醒过来；或者至少又陷入了昏迷，因为用药以后她醒来过一阵子。上帝保佑，幸好马尔丁还没有离开，他也难以解释她怎么会陷入这类木僵和无痛苦的状态；他问了她也没用；可以认为她什么也没听见或者她铁了心不开口。她的呼吸一直很急促，马尔丁害怕肺充血；他使用了

芥子泥和吸杯，答应明天再来。错误的是大家忙于抢救，没顾到把她裹在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河水冰冷刺骨，德·拉·M小姐一个人曾从她嘴里听到几句话，说她要采几朵在河岸一边盛开的勿忘草，她还不善于计算距离，或者把浮动的花毯当做了实土，她突然一脚踩空……这话我能相信吗？我若使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一件意外事故，我的灵魂可以卸下多么可怕的重担！这顿饭还是吃得快快活活，但是她的面孔自始至终保持那种奇异的笑容，叫我不安；这是一种勉强的笑容，我从未见她有过，但是我竭力去相信这是她目光新了，笑容也变了。这种笑容仿佛从她的眼睛里流淌出来，像泪水似的落在我的脸上，相比之下其他人的鄙俗的欢乐叫我气恼。她没有加入大家的嬉笑！可以说她发现了一个秘密，要是我单独跟她一起无疑会告诉我的。她几乎不说一句话；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跟其他人一起时，别人闹得愈凶的时候，她经常是不出一声的。

主啊，我求您，允许我对她说话。我需要知道，不然我怎么度过余生呢？可是如果她坚持不愿意活下去，是不是正好说明已经知道了呢？知道什么？我的朋友，到底什么可怕的事让您知道了？我对您隐瞒了什么事叫您突然看到后会自寻短见呢？

我在她床头度过两个多小时，眼睛一刻不离开她的额头，她的苍白的面颊，她的清秀的眼皮，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忧伤紧闭着，她的湿漉漉的头发像海带似的散披在枕头上——我还听着她的不均匀和不顺畅的呼吸音。

五月二十九日

我正要去"谷仓"的时候，路易丝小姐差人来叫我。经过一个较为平静的夜晚，吉特吕德终于脱离麻木状态。当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对我微笑，向我示意走到她的床头。我不敢问她，毫无疑义

她也害怕我的问题，因为她立即对我说话，好像为了防止一切感情冲动：

“我在河面上要采的这些蓝色小花，你们是怎么叫的？蓝得像天空的颜色。你手脚比我灵活，愿意给我去采一束来吗？我要放在床边……”

她的声音有意装得高高兴兴，叫我听了难受，她肯定也看在眼里，因为她又较为认真地接着说：

“今天早晨我不能对您说：我太累了。您去给我采花吧，好吗？您过会儿回来。”

当我一小时后给她带回一束勿忘草，路易丝小姐对我说吉特吕德又休息了，在晚上以前不能见我。

今天晚上我又见到她了。她的床上堆了几只靠垫，撑着她几乎坐了起来。她的头发现在编成辫子盘在头上，还插了我给她带回来的勿忘草。

她肯定在发烧，显得气喘吁吁。我向她伸出手，她揣在发烫的手中不放；我在她旁边站着。

“牧师，我应该向您承认一件事，因为我怕我今晚会死去。”她说，“今天早晨我向您撒了谎……这不是为了去采花……我要是跟您说我要自尽您原谅我吗？”我跪倒在她的床边，把她的虚弱的手握着不放；但是她拉出手开始抚摩我的额头，而我把面孔埋在被子里不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听到我的呜咽。

“您认为这样做很不对吗？”她又温柔地说；因为我一句也没有回答。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您很明白，我在您的心中、您的生活中占据了太多的位子。当我回到您的身边，我立刻就看了出来；或者至少我占的那个位子是另一个人的位子，那个人为此很伤心。我的罪孽是没有更早的感觉到这一点，或者至少——因为我早就知道了——是一直让您还是这样爱着我。但是当她的面孔一下子在

我面前出现，当我看到她的愁脸上那么深刻的悲伤，我想到这份悲伤都是由我造成的，我就忍受不了了……不，不，您不要责备自己；但是让我离开吧，让她重新快乐吧。”

她的手停止抚摩我的额头；我抓住她的手，在上面吻个不停，盖满泪水。但是她不耐烦地抽回手，一种新的焦虑开始使她激动。

“这还不是我原来要说的话，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她反复说；我看到她的额头上冒汗。然后她低下眼皮，闭了一会儿眼睛，好像要集中思想，或者恢复原先的失明状态；她的声音开始拖沓颓丧，但是当她张开眼睛时立刻又升高，然后激动到了刺耳的程度：

“当你们让我恢复视力时，我张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我从未梦想有那么美的世界；是的，真是这样，我没有想到白天那么亮，空气那么晶莹，天空那么辽阔。不过我也没有想到人的额骨那么突出；当我走进你们的家，您知道吗，首先让我看到的……啊！我还是应该跟您说的：我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错，我们的罪。不，请不要争辩。您记得基督那句话：‘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是现在我看见了……牧师，您站起来吧。您坐下，在我的身边。或者不如说，我听人家读了《圣经》中我还没读过，您也从不向我念的几个章节。我记得圣保罗的一段话，我整天反复念：‘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她说的时候，情绪激动万分，声音高昂，最后几句话几乎叫了起来，因而我想到外面可能会听到而觉得难堪；然后她又闭上眼睛，把最后几句话又重复一遍，嗫嗫嚅嚅像在说给自己听似的：

“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我全身战栗，心冰凉，充满恐惧。我愿意引开她的思路。

“谁给您念这几段话的？”我问。

“是雅克，”她说时张开眼睛，盯着我看，“他当了修士，您知道吧？”

这太过分了；我正要恳求她别提啦，但是她已经继续往下说：

“我的朋友，我要给您带来很多痛苦；但是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任何谎言。当我看到雅克，我顿时明白我爱的不是您，而是他。他确确实实有您的这张面孔；我要说的是我想像中您有的那张面孔……啊！您为什么要让我回绝他呢？我是会嫁给他的……”

“但是，吉特吕德，你现在还可以嫁给他。”我绝望地大喊。

“他已经进了隐修院。”她愤愤地说。然后她哽咽得全身战栗：“啊！我愿意向他忏悔……”她在神思恍惚中呻吟：“您看得很清楚我只有死的份儿了。我口渴。请您去找个人来。我透不过气来了。让我一个人待着吧。啊！我原来希望跟您这样说了以后会心里轻快些。请离开我吧。我们相互离开。我看到您会受不了……”

我离开她。我把德·拉·M小姐叫来……代我守在她身边；她激动过度，使我担心一切都会发生的，但是我也必须相信我待在那里只会加重她的病情。我请求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务必通知我。

五月三十日

天哪！我再见她的时候她又是在睡觉。今天早晨日出时，她经过一阵谵妄和沮丧后去世了。德·拉·M小姐按照吉特吕德的最后遗愿打电报通知了雅克，他在她去世后几小时赶到。他狠狠地责备我没有趁早给她请来一名神父。但是她在洛桑住院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无疑在他的怂恿下已经发誓弃绝，我怎么能这么办呢。他同时向我宣布他自己和吉特吕德改了宗。这样两个人同时离开了我；这就像是他们两人在人间受到我的阻难，计划远远避开我，然后在天主身上会合。但是我深信不疑的是雅克改宗理智更多于爱情。

“我的父亲，”他对我说，“我责怪您是不恰当的；但是您的错误榜样指引我走上这条路。”

雅克回去后，我跪在阿梅莉身边，要求她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帮助。她只是念诵“主祷文”，但是在每段之间长时间沉默，让我们默祷。

我真愿意哭，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比沙漠还要荒。

苏联归来

由权　译

纪念欧仁·达比

我把这些篇章，这些在他身边、与他一起做的体验和思考献给他。

荷马在得墨忒尔赞中讲，这位伟大的女神，奔走流浪寻找女儿，一日来到刻勒俄斯宫中。那里，没有人认出她是女神，因为她扮做了老妪模样；王后墨塔涅拉委派她照看刚出世的婴孩，小得摩福翁，即后来的特里普托勒摩斯，农耕活动的创始人。

夜静更深，四门关闭，宫中人都沉入梦乡，得墨忒尔从柔软的摇篮中抱出得摩福翁，将他赤身露体放在炽热的炭火上，此举表面看来十分残忍，但事实上却出于无限的爱，她渴望将孩子一直引向神明。我可以想像得出伟大的得墨忒尔，犹如俯身于未来的人类一样，俯身凝视这焕发了容光的婴孩，他正承受着炽热的炭火的考验，强壮起来。在他身上，正酝酿着不知何种超出凡人、强悍有力、意想不到的辉煌的东西。啊！得墨忒尔若能将她大胆的尝试进行到底，将她的挑战顺利完成……然而，神话中讲道，墨塔涅拉心中忐忑，冲进那间实验室，出于母性的担忧，错误地推开女神，摒弃了正在锤炼中的超人的东西，搬走炭火，因此，她为了拯救孩子，失去了神。

前　言

三年前，我曾公开表露我对苏联的仰慕与热爱。那里进行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实验，让我们心中充满希望，我们盼着它带来巨大进步，能带领全人类前进的飞跃。为了目睹人类的新生，我当时想当然有必要活下去，并献出一生鼎力相助。在我们心目中、思想里，我们毅然把文化的前途系于苏联的辉煌命运之上；我们一再重申这一点。我们希望还能这样说。

还没去苏联看，那里最近一些决策似乎表明方向发生了变化，已经不能不令我们担心。

我于是写道(1935 年 10 月)：

也是那些对苏联的愚蠢和不诚实的攻击大大促使我们今天一心捍卫它。他们，那些叫嚣者，要开始称许它时，我们恰恰不再称许它；因为他们称许的将是它的妥协、和解，这些妥协和解让别人说："你看见了吧！"但由此它将背离最初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光仍盯着这个目标，但愿这目光千万不致因为上面的缘故从苏联身上移开。

(《新法兰西评论》1936 年 3 月)

不过，在掌握更多情况之前，我固执地抱着信任，宁愿怀疑自己的判断；到达莫斯科四天后，在红场上，高尔基葬礼之际，我在演说中还宣布："在我们的心目中，文化的命运是和苏联的命运联在

一起的。我们将捍卫苏联。”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想要坚持己见往往会有失于真诚;我以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涉及大多数人的信念和我们自己的信念。

如果我一开始搞错了,最好还是及早承认;因为这里我对我的错误导致的后果负有责任。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自尊心可言的;何况我没有多少。在我看来有些东西比我自己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那便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

但我一开始搞错了吗?让一年多来关注苏联发展的人来说:到底是我变了,还是苏联。我说苏联,指的是苏联的领导人。

另外一些比我在行的人会说这种转向是否也许只是表面现象,我们看来前后抵触的情况也许只是前面某些安排的必然结果。

苏联正在“建设中”,我不断这样对自己说很重要。故此我才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到这片正在分娩之中的广袤土地去呆一段时间:好像是在那里目睹未来分娩出来似的。

那里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我应该说最卓越和最糟糕的方面。卓越的获得常常是以巨大的努力为代价。努力并非时时处处都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会想:还不到时候。有时最糟糕的伴随着最好的;几乎可以说它是最好的结果。从最光明到最阴暗的过渡生硬得令人困惑。时常会有旅行者依其事先的定见只对这一面或那一面敏感。往往苏联的友人们不愿看到坏的一面,至少不愿承认它;因此,往往,关于苏联,真话出于恨,假话出于爱。

然而,我一向这样想,要非常严格地要求我希望能始终拥护的人。一味吹捧是在害他,我希望直言不讳坦诚相告会有助于苏联和它在我们看来代表的事业。正是由于钦佩苏联和它已经创造的奇迹,也由于我们对它仍怀有期待;更由于它让我们产生希望,我才要提出批评。

谁能说出苏联对我们曾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一个人们选择的国家,而是榜样、向导。我们梦想,我们几乎不敢奢望,但心力所

向的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因此有了一片土地，那里乌托邦即将变成现实。已有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向往。最难做的似乎已经做到了，以所有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名义，我们兴高采烈地冒险支持它并介入这场革命。

倘若失败了，到何种地步，我们还会照样支持它？可仅仅失败的念头便无法接受。

如果某些心照不宣的诺言没有实践，应该指责什么呢？该归咎于最初的指示呢，还是更该归咎于偏离违背指示，归罪于妥协，哪怕它再有理由？……

我在这里把我的个人思考和盘托出，有对苏联乐于展示引为骄傲的东西的思考，但也有对我所能看到的情况的思考。苏联的成就通常是令人钦佩的。在整个国土上，已经呈现出幸福的喜人景象。称赞我在刚果走出总督的汽车想方设法直接与各种人接触、向任何人了解情况的人，他们是否会责备我把同样的挂虑带到苏联，不受一点迷惑呢？

敌方——对他们而言“爱秩序与好专制君主混为一谈”[①] ——将想从我的书中获得表面的好处，我对此并非视而不见。倘若我不是坚信不移，我便不会发表这本书，甚至不会写这本书。但我坚信，一方面苏联终将克服我指出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一个国家的个别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世界性的事业的真理。谎言，哪怕是沉默的谎言，和坚持谎言，可能看上去很合时宜，但这对敌人太有利；真话，虽然逆耳，伤人，却只为纠正错误。

① 托克维尔《关于美洲的民主》(导言)。——原注。

I

在工地，在工厂或疗养院，在花园，“文化公园”，直接与劳动人民接触，我深切体味到一阵阵欢乐。在这些新同志中间，我感到立刻建立起一种亲如手足的同志情谊，我心花怒放。这也是为何我在那里照的照片看上去笑逐颜开，喜气洋洋，在法国却不常是这样。多少次，在那里，我兴奋得热泪盈眶，那是情与爱的泪水；比如在紧邻索奇的顿巴斯矿工疗养院……不，不！那里没有丝毫约定俗成，矫揉造作；我是未经通知突然于一天晚上造访的；但随即我便在他们身边感受到信任。

还有到博尔若米附近这所儿童营地的意外访问，它十分简朴，几乎是简陋，但那里的孩子洋溢着幸福健康的光彩，似乎想把他们的欢乐献给我。说些什么呢？言语无力形容如此深切而纯朴的感动……但为何说这些人而不说那么多别的人？格鲁吉亚的诗人，知识分子，大学生，尤其是工人，我对他们中的许多人充满强烈的友爱，我不断遗憾自己一点不懂他们的语言。然而那么亲热的表情已经写在微笑中，写在眼神里，我怀疑言语还能表达出什么更多的情意来。必须要说的是，我在那里到处被当做朋友来介绍：所有人眼神中表达的还有一种感激。我希望更加对得住这份感激；这也促使我讲话。

他们最乐于向你展示的是最优异的成就；这自不必说也全在情理之中；但许多次我们出其不意地走进一些乡村学校，幼儿园，

俱乐部，这都是他们根本没想到给我们看的，而它们无疑与许多其他地方毫无区别。这些地方是我最称道的，恰恰因为那里一切都不是准备拿来摆样子的。

我见到的所有少年健身营的孩子都漂漂亮亮，养得胖胖的（一日五餐），照料得好好的，甚至受到疼爱，兴高采烈。他们目光清澈，充满信任感；笑容里没有恶意，没有狡黠，我们身为外国人，在他们眼里可能有点滑稽：我一瞬间也不曾发现他们任何人有丝毫嘲笑的迹象。

同样喜形于色的表情，我们在成年人脸上也常常看到，他们也漂亮，健壮。“文化公园”，那是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晚上聚会的场所，获得毋庸置疑的成功；尤其是莫斯科的“文化公园”。

我常到那儿去。这是一个游玩的地方；堪与一个很辽阔的月亮公园媲美。一进大门，立刻觉得置身于另一片天地。在这群年轻人中间，男男女女，处处显出庄重、得体；没有丝毫愚蠢粗俗的玩笑、下流放肆的言语，连调情卖俏也没有。到处呼吸到一种热情欢乐的气息。这里在组织游戏，那里在跳舞，通常有个男主持人或女主持人主持，安排活动，一切进行得井然有序。跳圆舞的大圆圈围起来了，人人都可以参加，但观众总是远多于跳舞的人。再过去是民间歌舞，通常只有一架手风琴伴奏。这边，在这片封闭但可随便出入的空间，业余爱好者们在练习各种杂技；一个教练看着“云里翻”，提出建议和指导；再过去是体操器械；有人耐心等着轮到自己，有人在练习。一大块空间专门作排球场；我久久地欣赏打球人的健壮、优雅和美。再过去是安静的游戏：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各种各样智力与耐心的小棋类，有些我都不知道，特别巧妙，也有许多训练体力、灵活性或敏捷性的游戏，在哪儿也没见过，我无法一一描述，但有一些在我们这里定会大受欢迎。这里可以让你几个小时闲不住。有成人玩的，也有小孩玩的。幼儿有单独的地盘，那

儿能找到小房子，小火车，小轮船，小汽车和许许多多适合他们的小器械。紧接着这些安静的游戏（它们总有那么多爱好者，以至有时必须等上好长时间才能轮到一张空桌），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在一些木板上，有图象出各种谜语。这一切，我再说一次，没有丝毫粗俗之处；整个这一大群人，举止无可挑剔，显得正派、庄重、得体，且无丝毫拘束，十分自然。除了孩子，来的几乎只有工人，它们来这里进行体育锻炼，休息，游玩或学习（须知也有阅览室，讲演厅，电影院，图书馆，等等）。在莫斯科河上，有游泳池。这座偌大的公园里，随处还可见小讲台，临时教师在上面高谈阔论：讲的是现实、历史或地理，并引征图表，甚至讲实用医学、生理学，引用大量解剖图，等等。大家极其认真地听讲。我说过，我在哪儿也没发现一丝讪笑的表示。①

还有更好的：一座露天小剧场，在开放的大厅里，大约五百听众，挤坐在一起（没有一个空位），肃静地听一位演员背诵普希金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一章）。公园一角，入口旁边是跳伞区。跳伞是那里很受欢迎的运动。每两分钟，三架降落伞中的一架脱离四十米高的塔顶，有些猛烈地将一名新爱好者放到地面上。得了！谁冒这个险？有人争先恐后，有人等着轮到自己，有人来排队。我就不说巨大的花木景区了，那里有些演出能聚集将近两万观众。

莫斯科的文化公园既是最大也是各种吸引人的项目最多的一座；列宁格勒的文化公园则是最美的一座。但现在苏联的每座城市除了幼儿园外都有自己的文化公园。

不用说，我也参观了好几家工厂。我知道而且反复讲，普遍的

---

① “你觉得这是好事吗？”我的某个朋友听我这么说叫道。“嘲笑、讽刺、批评，这一切互相依赖。不会拿人寻开心的孩子大一点就会轻信于人；以后，你这个爱笑话人的人就会批评他‘因循守旧’。我就爱法国人开玩笑，哪怕是拿我开心。”——原注。

宽裕和欢乐全靠这些工厂的良好运转。但我不可能在行地谈论工厂。别人负责这件事;我相信他们的赞扬。只有心理问题归我管;我这里想关注的主要而且几乎只是这些问题。如果我间接谈及社会问题,也还是要站在心理角度上来谈。

上了年纪,我感到自己对风景的兴致少了,少多了,哪怕景色再美;而对人则越来越感兴趣。苏联人民令人钦佩:格鲁吉亚人,卡赫特人,阿布哈兹人,乌克兰人(我只说我见到的),而依我之见,尤其是列宁格勒和克里米亚人。

我在红场目睹了莫斯科青年节。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建筑在横幅和青枝绿叶的遮盖下掩去了丑陋。一切辉煌壮丽,甚至(我赶快在这里这么说,因为以后我不能总这么说了),具有完美的品位。朝气蓬勃的青年从东南西北前来接受检阅。游行队伍走了几个小时。我没想到会有如此壮观的场面。当然,这些十全十美的人物是经过训练、准备,千挑万选;但怎能不钦佩一个能造就出他们来的国家和制度呢?

几天前,高尔基葬礼期间,我曾经见过红场。我见过同一个民众,同一个民众却截然不同,我想像他们倒更像沙皇时期的俄国民众,他们在圆柱大厅里鱼贯而行,缓缓地,没完没了地从灵柩台前走过。这次不是苏维埃人民中最美、最强壮、最快乐的代表,而是一个未经挑选的痛苦的队伍,包括女人,尤其是孩子,间或还有老人,几乎全衣着破旧,有的看样子十分贫苦。这个静默、忧郁、冥思的队伍,仿佛从过去走来,它秩序井然,肯定比那一个队伍,那光荣的检阅队伍持续的时间长得多。我自己也长久地注视着它。高尔基对这些人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大师?同志?兄弟?……不管怎样,这是位死者。所有人的脸,连最小的孩子脸上也流露出一种木然的忧伤,但尤其还透出一股光华四射的爱戴力量。这里谈不上外表的美,但一大群贫苦人从我跟前走过,他们投入我视线中

的是某种比美还可钦可敬的东西;其中多少人我真想紧紧拥抱在怀里!

况且哪儿也不像在苏联这样,与各种人、与任何人可以一见如故,热诚相待。灵犀相通的纽带立刻便联结起来——有时一个眼神足矣。是的,我认为哪儿也没有在苏联这样,能如此深切强烈地感受到人情味。尽管语言不同,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感受到如此的同志与兄弟情;为此我可以放弃世上最美的美景。

风景,我还是要提到的。但我首先讲讲我们与一群共青团员的首次接触。

这是在从莫斯科开往奥尔忠尼启则(过去的弗拉基高加索)的火车上。旅程很长。以苏维埃作家协会的名义,米哈依尔·柯罗佐夫给我们包了一节非常舒适的专门车厢。我们六人都被安置得很舒服,完全出乎意料,六个人是:杰夫·拉斯特,吉约,埃巴尔,希甫林,达比和我;加上我们的翻译兼陪同,忠实的波拉同志。除了卧铺间,我们还有一个客厅可用餐,有人给我们做饭。好得不能再好了。但令我们不太高兴的,是不能与列车的其他车厢联系。头几站,我们下到月台上,弄准了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旅伴坐在隔壁车厢。那是一群正放假的共青团员,去往高加索想攀登卡兹别克峰。我们终于征得同意把车厢的门打开,门一开,我们立即和可爱的邻居们接触上了。我从巴黎带来许多小智力游戏,和他们在苏联会的完全不同。这些小游戏意外地帮我和这些与我语言不通的人建立了联系。游戏在他们手中一个一个传着。小伙子和姑娘们练习着,不克服所有难题便不罢休。"共青团员从来不认输",他们笑着对我们说。他们的车厢很窄,那天出奇地热;大家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憋得透不过气来:真有意思!

我得补充一句,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并不是陌生人。有些读过我的书(通常是《刚果之行》,而我在高尔基葬礼之际在红场

发表演说后，所有报纸都刊发了我的照片。他们立即认出了我，看到我对他们的关注显得大为感动；而我自己更为他们的好感所感动。很快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杰夫·拉斯特很懂俄语并会说，他告诉我们，我带来的小游戏他们觉得很有趣，但他们想知道安德烈·纪德本人玩这些东西是否合适。杰夫·拉斯特以肯定语气争辩说，这个小消遣是用来休息脑子的。须知一个真正的共青团员，时刻想着服务，判断任何事的标准都是它的用途。啊！再说，争论没有学究气，这场讨论，不断被笑声打断，本身便是娱乐。但他们车厢空气不太流通，我们便请其中十几位到我们车厢来，这一晚便在歌声中延续着，甚至还跳起客厅大小允许的民间舞蹈。这一晚将是我的同伴和我此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不知道在别的什么国家是否能有这样一见如故的真挚情意，在任何别的国家青年是否如此可爱。①

我说过我对风景兴趣少了……可我多希望讲讲高加索那些茂密的森林，卡赫特山口的森林，巴统周围的森林，尤其是博尔若米上边的巴库里阿尼的森林；我没见过，也想像不出有更美的森林：那里没有一片矮林遮住参天大树的树干；森林间有神秘的空地，太阳还未落山，夜幕便降临到那里，可以想像小普塞就在那里迷了路。我们穿过这片美妙奇丽的森林去往一座山间湖泊。主人特意告诉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外国人来过。我根本用不着这种荣幸，便觉得这湖美不胜收。在湖边没有树的地方，有个奇特的村庄（塔巴茨库里），一年里九个月白雪覆盖，我真乐于描述一番……啊！

① 我喜欢苏联的地方还有一点，青春时期延续得特别长；这一点尤其在法国（但我相信：所有拉丁国家都这样）很少见。青年时期充满希望，而我们这里的少年很快便不再许诺，因而不用去履行诺言。一到14岁，一切就已定了型。脸上再也流露不出面对生活的惊异，也看不到丝毫稚气。孩子几乎转眼就变成了青年男子。大局已定。——原注。

我若仅仅是来观光的游客该多好！或者作为博物学家，欣喜若狂地在那儿发现许多新植物，在巍巍高原上认出自己花园里那种“高加索山萝卜”……然而我到苏联来不是看这些的。我在那儿首要关注的是人，人们，是能把人造就成什么样，和已经把人造就成什么样。那里吸引我的森林，千头万绪、让我晕头转向的森林，是社会问题。在苏联，这些问题吸引你，困扰你，从四面八方压得你透不过气。

Ⅱ

列宁格勒的新街区我看得不多，我欣赏的列宁格勒是原来的圣彼得堡。我从未见过比它更美的城市，也从未见过比那里更和谐的金[①]、石和水的婚配。它宛然普希金和波德莱尔的梦中之城，有时又令人忆起基里科[②]的绘画。建筑之匀称完美，犹如莫扎特交响乐的主题。“在那里，惟有秩序和美”[③]。思想可以愉快地任意驰骋。

我无意谈论奇妙绝伦的爱尔米达日博物馆，无论如何描绘均嫌不足。不过，我很想顺便称赞一下那种聪明和热情，即一有可能便围绕一幅画及其作者，将凡是能让我们受益的材料收集起来：习作、草图、速写，从而说明作品缓慢形成的过程。

从列宁格勒回来，莫斯科的粗俗更加触目惊心，甚至让人精神抑郁、沮丧。除了个别例外，房屋建筑都十分丑陋（不单是最新式的），彼此之间也毫不相称。我很清楚莫斯科在日新月异地改观，这是座成长中的城市；一切都证明这一点，到处呈现变化气象。但恐怕是头没有开好，人们只知道削削砍砍、挖地掘基、除旧盖新，一切仿佛毫无规划。尽管莫斯科这般丑陋，却仍不失为引人注目的城市：它强壮有力，生机盎然。不要再盯着那些房子了，这里，我关

① 铜制穹顶和金制尖顶。——原注。

② 基里科（1888—1978），意大利画家，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

③ 波德莱尔的诗句。

注的是大众。

夏季里，一连数月，人人都穿白裹素，每个人都和大家一样。哪儿也不能和莫斯科街头相比，那样明显地看出社会平均化的结果：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成员的需要似乎都相同。我有点夸张，但毫不过分。人们穿着打扮异乎寻常地千篇一律，大概他们的头脑也一样吧，倘若能看见的话。也正是这种一致，使每个人都心情愉快，喜形于色（也难怪，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物质匮乏，能有点东西，虽然微不足道，大家也很知足。只要看见旁人不比自己多什么，便安于现状了）。只有经过深入考察，差别才会显现。乍看起来，个体融入大众，缺少个性，以至于提到人们时，好像应该使用部分冠词，根本不能说“有些人”（des hommes），而应该说“人的一部分”（de l'homme）。

我投身人流；沉浸在人海中。

商店前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在排队；队伍一直延伸到下一条街，有二三百人吧，他们十分平静、耐心地等待着。时间还早；商店还没开门。三刻钟后，我又经过这里：还是那群人，还在原地等候。我大惑不解：早到有什么用，能得到什么？

“什么，得到什么？……只有先来的才能买到东西。”

有人向我解释，报纸宣布新到大批……没准什么东西（那天，我记得是坐垫）。货可能有四五百个，有兴趣赶来的买主则有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个。没等到晚上，商品便将一个不剩。需要如此之大，人如此之多，再有很长时间，仍将是供不应求，而且相差很多。现在还满足不了需要。

几小时后，我走进商店。商店大极了，里面挤得水泄不通。尽管如此，售货员却不慌不忙，因为在他们周围，不见丝毫不耐烦的迹象；每个人都等着轮到自己，或坐或站，有的抱着孩子，没有次序号，却井然有序。必要的话，人们可以在那儿等一上午，一整天；里面的空气，刚从外面来的人简直觉得令人窒息；过一会儿便适应

了，就像人适应一切一样，我差点写：认了。但俄国人可比逆来顺受强得多：他们自己仿佛等得津津有味，还随意地让你等待。

我有时拨开人群，有时被人流裹挟着，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把商店参观个遍。商品几乎都那么令人扫兴，参观者甚至会以为，为了节制欲望，布料、物品等等，都被竭力做得缺乏诱惑力，这样人们就会只有迫切需要才购物，而从不会因为喜爱而购物。我本想给朋友带些"纪念品"，可什么都糟透了。不过，有人告诉我，几个月来，他们已经试着做了很大努力——质量上的努力；只要着意寻找，并肯花一番工夫，随处都能发现些新供应品，十分惹人喜爱，让人觉得前景乐观。话说回来，要顾及质量首先得数量充足；长期以来数量一直不足；现在终于能满足需要了，也只是勉强满足。再说，无论向苏联人推荐什么新产品，他们好像全都着迷，甚至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不堪的东西。但愿加紧生产，以便很快让人有择优购买的可能，使最好的产品经久不衰，质次产品逐渐被淘汰。

质量努力的重点主要放在食品上。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多尚待改进。我们遗憾地指出某些食品质量低劣，然而已是第四次来苏联的杰夫·拉斯特，却正相反，对新近取得的奇迹般的进步赞叹不已，他上次苏联之旅可追溯到两年前。蔬菜水果更为堪忧，除个别情况外，即便不算低劣，仍是一般而已。这里——别处也一样——精品向大路货，即数量领先者让步。西瓜多得惊人，可是淡而无味。波斯有句放肆的谚语，我只听人用英语引用过，我也只想用英语转引于此："女子生来为尽责，男儿生来为寻欢，西瓜生来供享乐"，此语在这儿却大错特错了。葡萄酒往往很好（我尤其难忘卡赫特地区茨南达利的美酒琼浆）；啤酒马马虎虎。列宁格勒有些熏鱼极佳，可惜经不起运输。

连必需品还无着落时，顾及其余商品便不合情理了。苏联没为吃好多做努力或早做努力，是因为还有过多的人温饱尚未解决。

再说，只有在可以比较的前提下品位才会提高，然而并没有选择余地。没有“某个牌子的衣服更好”之说。在这儿，人家供应什么，你就得喜欢什么，不容商量。既然国家身兼生产者、买主与卖主数职，质量进步便只能取决于文化的进步了。

尽管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这时却不由得想到我们国家那些人，上至大企业家，下到小商贩，全都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地琢磨：造出什么花样可以投公众所好？每个人都那样精于算计，想方设法发现使产品精细考究的诀窍，从而挤掉对手！这一切，国家根本不关心，它没有对手。那质量呢？——“既然没有竞争，要它何用！”有人答道。苏联为何商品质量低劣，公众为何缺少审美观，人们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做了解释。纵然公众有“鉴赏力”，也无法满足。不，答案不在有无竞争。质量提高不再取决于竞争，而取决于未来的需要——随文化水平提高逐步提高的需求。法国若处于俄国的位置，一切或许发展得更快，因为那种要求已然存在。

不过，仍有一点值得注意：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曾有自己的民间艺术；它们境况如何呢？曾有很长时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拒绝重视这些地方艺术，但它们如今重受青睐，大家保护它们，恢复它们，似乎明白了它们的价值不可替代。譬如说织物印花吧，重新采用古老花样，让公众接受，至少供其选择，这难道不是明智的取向吗？最庸俗傻气、小市民气十足的莫过于当今的产品。莫斯科商店橱窗内陈列的商品让人泄气，而过去用花样模板印染的花布却艳丽非常。这是民间艺术，不过，是手工操作。

再回到莫斯科人的话题上来。首先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他们出奇的惰性。说懒可能过分……不过斯达汉诺夫运动[①] 便应运而生，以此振作人们的精神，真是令人叫绝，不像过去，用的是皮

① 指1930—1950年实行的通过技术革新和劳动者竞赛来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

鞭。要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工人都干活，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无用武之地了。但在那里，一旦让他们放任自流，大部分人便懈怠下来。尽管如此，什么也没有耽误，这简直是奇迹。领导者们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没有人能说得清。要想对努力之大有所认识，必须首先估计一下俄国人民通常的生产效率有多低。

我们参观了一家工厂，它进展出色，当然于此我一窍不通；人家说机器好，我便赞美一番；而对他们的食堂、工人俱乐部、住宅以及为他们的福利、教育、娱乐所做的一切，我则发自肺腑地赞不绝口。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在墙上已经看到过他的大幅照片。据说，他能用五小时干完八天的活（还是八小时干完五天的活，我记不清了）。我斗胆问，这是否等于说，起先他用八天干五小时的活儿？我的问题让他们十分不悦，他们不愿作答。

我曾听人讲述，一队法国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一座矿山时，出于同志情谊，要求接换一组苏维埃矿工的班，这些法国矿工说干就干，没费多大劲儿，不知不觉，便实施了斯达汉诺夫工作法。

我不禁要问，苏维埃制度加上法国人的脾气、法国劳动者的热情、责任心和所受的教育，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作出来呢？

然而，补充一点方才公允，在这片沉闷灰暗的底色上，除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有一代热血青年，他们热爱工作，如同快乐的酵母，能让死面发起来。

大众萎靡不振，看来过去是、现在仍是斯大林需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最严峻的问题。由此，产生“突击手”，由此，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恢复工资不均制也由此找到理由。

我们参观了苏呼米[①] 附近的一座模范集体农庄。它已有六年历史。成立之初举步维艰，如今已是最红火的农庄之一。人们称之为“百万富翁”。那里到处呈现幸福景象。农庄延伸在一片十

① 俄罗斯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

分广阔的地域上。天公作美，草木繁茂。每座住宅都秀丽迷人，宛如图画，这些木质吊脚楼，和地面隔开，周围环绕一个相当大的花园，里面种满果树、蔬菜、鲜花。去年，农庄实现了惊人的利润，使其拥有巨额储备，能将日工价提高到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一数字是如何确定的呢？是和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分给股东股息的算法完全一样。要知道这已达成共识，即苏联已不再有大多数人受少数几个人剥削的情况。这是前所未闻的。这里不再有股东，工人自己，不用说是指农庄工人自己，共同分享红利，无需交给国家任何租税①。倘若没有其他的贫困农庄，这真是尽善尽美了，然而那些农庄贫困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因为，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每座集体农庄都是独立自治的，根本没有互助之说。也许我弄错了？但愿是我弄错了。

我参观了这座兴旺的农庄里的几所住宅……我想形容一下从每间"内室"得到的奇怪而令人伤心的印象：即个性彻底解体的印象。每间屋内，一模一样难看的家具，一模一样的斯大林像，再无他物；没有一点点私人物件，私人纪念品。每所住宅都可以互换，甚至庄员从一座房子搬到另一座都不会察觉，庄员本人似乎也可以互换。当然了，幸福因而容易得到了！有人会对我讲，因为庄员总是与众人同乐，他的房间不过是睡觉之所；生活的全部兴趣都转移到俱乐部、文化公园、集会场所去了。还能期望什么比这更好的生活？要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让每个人失去个性，要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要想幸福，就请随大流吧。

---

① 至少他们多次向我肯定过这一点。但所有资料只要未经核实，我都认为靠不住，就像在殖民地获得的资料一样。我很难相信这座农庄享有如此特权，竟至免于重压在其他农庄头上的7%的租税；还不算35到39卢布的人头税。——原注。

Ⅲ

在苏联，关于一切问题，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出现一种以上的观点，这是事先便认定的，而且一劳永逸。再者，人们的思想已然这样锻造成形，随大流便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不知不觉了，以至于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掺有虚伪的成分。果真是这些人干了这场革命吗？不，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教给他们适宜知道、思考、相信的东西。可不能另有他想！这样一来，每次和一个俄国人交谈，就像在和所有人交谈一样。并非每个人一字不差地服从某个口令，而是一切都搞得人不能不相像。想想吧，那种思想锻造从幼年便开始了……因此才有他们异乎寻常的接受力，让你，一个外国人，有时莫名惊诧；因此才有一些幸福的可能，让你更加瞠目结舌。

你同情这些人排队等候好几个小时，他们却认为等待十分自然。你觉得面包、蔬菜、水果质量低劣，但是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你觉得人家推荐给你的布料、物品难看，可是别无选择。除了没什么可留恋的过去，任何可比之处都被剥夺的时候，你就会欢天喜地地满足于人家给你的东西。在这里重要的是让人相信，能得到的幸福已经得到了，将来会更好；还要让人相信，哪儿的人都没有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谨防一切外界（我是指国界以外）的交流。这样，在同等生活状况下，甚至明显低下的状况下，俄国工人自以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要将这些思考理出头绪实在太难了，这里的问题那样盘根错节，交织重叠。我并非技术专家，经济问题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是因为它们造成的心理反响。从心理上我十分清楚为什么实行闭关政策，与外界隔绝至关重要：只要没有什么变化，情况不会好转；对苏联居民至关重要的，便是将这幸福保护起来。

我们欣赏苏联倾向教育、文化的罕见冲动；可是，这种教育只教人能使思想安于现状的东西，只让人这样想：苏联……敬礼，惟一的希望！这种文化完全引向同一方向，没有一点公允，为此目标它不断积累，批判精神几乎根本不存在（尽管有马克思主义）。我很清楚：那里非常重视所谓“自我批评”。远处望之，我曾很钦佩，心想如果认认真真、诚心诚意地贯彻施行，它可能产生奇效。然而我很快便明白，除了揭发和告诫（诸如食堂的菜汤没烧好，俱乐部阅览室没打扫干净之类），自我批评无非是自问，这样或那样是否“符合路线”。大家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大家讨论的，是要弄清某部著作、某个行为或某种理论是否遵循了这条神圣的路线。谁想将批评再进一步，谁就要倒霉！只要不出格，怎么批评都可以。越轨的批评绝不允许。历史上已有先例。

使文化陷入险境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我将在后文对此进行阐述。

苏维埃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不仅如此，还得让他们相信，国外各个领域、所有一切都比苏联情况差得多。这种假象被巧妙地维持着；须知这很重要：每个人，纵然不太满意现行制度，也庆幸它使自己免受更大困苦。

由此生出某种优越感，比如：

每个大学生必须学一门外语。法语完全被遗弃了。料想他们懂英语，尤其是德语。但听他们德语讲得那么糟糕，着实令我惊讶；我国二年级学生都比他们会得多。

就此我们询问了他们，其中一个作了如下的解释，用的是俄语，杰夫·拉斯特译道：

“几年前，德国和美国在某些问题上还能教导我们，如今，我们没什么可向外国人学的了，说他们的语言还有什么用？”①

再者，如果说他们还关心国外正在发生什么的话，他们更在意的却是外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对他们来说要紧的是知道我们对他们有没有表现足够的钦佩。他们惟恐我们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业绩，他们希望从我们这儿得到的根本不是信息，而是恭维。

说起来，这座幼儿园的一切实堪称赞，和这里为青年人所做的一切一样。可爱的小姑娘们聚集在我们周围，向我们提出一连串问题，她们想知道的，并非法国有没有幼儿园，而是我们在法国时可知道苏联有这么美的幼儿园。

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令我们目瞪口呆，要将它们转述出来，着实很犹豫。别人会认为我在杜撰：我说巴黎也有地铁，人家报以怀疑的一笑。难道我们只有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吗？……一个问法国是否也有学校，发问者不再是孩子，而是受过教育的工人。另一个，知道得略多一点，耸耸肩，学校嘛，不错，法国人是有的，但那里的学校打孩子的，这一消息来源是很可靠的。自不必说，我们的工人全都非常不幸，既然我们还没“闹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以外便是长夜漫漫。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世界上其他人都在黑夜中挣扎。

阿尔特克营地② 只收出类拔萃的人物。和那里的少女谈到俄国电影时，我说《夏伯阳》和《客琅施塔得的我们》在巴黎大受欢

---

① 看到我们掩饰不住的愕然，那位学生确实又补充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外语不仅能用来向人学习，还能用来教别人呀。”——原注

② 克里米亚全苏共产主义少先队健身营。

迎，这些十分“杰出的”有文化的姑娘十分惊讶。别人可跟她们很肯定地说过，所有俄国电影在法国禁止放映。而且，这样讲的人还是她们的老师，我看得出来，姑娘们怀疑的是我的说法。法国人可真爱开玩笑！

在一艘刚刚让我们开了眼的装甲舰上（“这家伙完全是苏联造的”），对一群海军军官，我竟斗胆说，恐怕苏联对法国目前情况的了解不如法国对苏联的了解多，这一下，响起一片嗡嗡声，显然是不以为然：“《真理报》对什么都有充分报道”。突然，有一位离开众人，满怀激情地叫道：“要想讲完苏联发生的崭新、美好和伟大的一切，全世界的纸都不够用。”

还是在阿尔特克这座模范营地，这座小典型，小神童，荣膺奖章、获得文凭者的天堂——为此我更喜欢许多其他先锋队营地，那里多些朴实，少些贵族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没弄错的话，来自德国，但已被苏联造就成他们的模式），他一边带我穿过大花园，一边盛赞其美景。他背书似的说：

“您看，这里不久前还是一片荒芜……突然间，就有了这道楼梯。苏联到处都如此：昨天一无所有，明天拥有一切。看看那边的工人，他们干得多起劲儿！苏联到处都有类似的学校和营地。当然，不全这样美丽，只因阿尔特克营地举世无双，斯大林尤为关心。来这儿的所有孩子都出类拔萃。

“一会儿您将听到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演奏，他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家。他的才华在我国已经受到高度评价，有人送他一件礼物，一把古提琴，出自一位过去非常著名的提琴制作者之手。

“还有这儿：请看这面墙！能想像吗，它是用十天工夫建起来的？”

孩子的热情看来完全发自内心，我忍住没让他看，这面挡土墙，修得过于仓促，已经出现了裂缝。他只愿看到，也只能看到可以迎合其自豪感的东西，他又忍不住激动地加上一句：

“就连孩子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孩子的这些言语可能有人指点、传授,我觉得它们十分切题,当晚便记录下来,在这儿全都引述下来。

我并不想让人以为阿尔特克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回忆。这座少年健身营的确不同凡响。它坐落于风景秀丽之所,经过精心巧妙地整治,层层叠起成阶梯形,一直延伸到海边。为了孩子们的舒适安逸,卫生保健,体育锻炼,游戏娱乐,凡是能够想到的设施,都井然分列于沿坡而上的平台上。而所有的孩子都焕发着健康、幸福的光彩。我们一说不能呆到夜里,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已经准备了传统的篝火,给下面花园里的树装饰了燕尾旗,表示对我们的敬意。各种庆祝活动:歌唱、舞蹈,本应在晚上举行,我请求都改在五点之前。回去的路程很长,我坚持在天黑前回到塞瓦斯托波尔[①]。幸好如此,因为就在当晚,一直陪我来到那里的欧仁·达比病倒了。之前却没有丝毫预兆,他还能非常兴奋地观看孩子们的演出,尤其是迷人的塔吉克斯坦小姑娘的舞蹈,她好像叫塔玛拉:挂满莫斯科墙壁上的所有巨幅招贴上,我们看到斯大林拥抱的就是这个小姑娘。任何言语都无法描摹出那仙姿。“这是苏联给我留下的一个最美妙的回忆”,达比跟我说,我也有同感。这是他最后的幸福的一天。

索奇[②] 旅馆非常舒适,花园相当漂亮,海滩十分宜人,但随即便有游泳者想让我们承认法国没有类似的所在。出于礼貌,我们忍住没说法国有比这更好、远胜于此的景致。

不,这里令人称道的,在于这半奢侈的享受,这份舒适安逸供人民享用——当然,倘若来此居住的人不再全是享有特权者的话。

① 黑海沿岸城市。

② 黑海沿岸城市。

一般来说，受惠者是那些成绩最优秀的人，还必须循规蹈矩，立场坚定；只有那些人才能得到好处。

在索奇，令人惊叹的，在于这么多疗养所，修养院，围绕着城市，全都布置得绝妙非凡。而且这一切是为劳动者修建的，再好不过。然而，相比之下，就在附近，雇来建造新剧院的工人却拿着可怜的报酬，圈禁在龌龊的营地。此情此景，心中更加难过。

在索奇，令人景仰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盛赞了索奇旅馆，我又当如何描述苏呼米附近的西诺普旅馆，它更高级，堪与国外最好、最秀丽、最舒适的海滨旅馆媲美。那令人称奇的花园修于旧制时代，而旅馆大楼本身却刚刚建成，格局十分精巧，内外观完美无瑕；每个房间配有浴室和独立的阳台。室内陈设品位高雅：饭菜极佳，是我们在苏联尝到的最好手艺之一。西诺普旅馆俨然一座人间天堂。

旅馆旁边，成立了一座国营农场，为旅馆供应食物。我在那里欣赏了一座模范马厩，一座模范牛棚，一座模范猪圈，尤其是一座庞大的新式鸡舍。每只鸡爪上都套着环标；下蛋数都精心记录下来；每只鸡都各有下蛋的小单间，它被关进去，只有下完蛋后才能出来。（我不解的是，经过这样悉心看护，旅馆做的鸡蛋却没有胜过别处。）还要补充一句，进这些地方之前，必须先站在一块浸满杀菌剂的地毯上，给鞋消毒。而牲口自己则从旁边走过；算它倒霉！

穿过环绕农场的小溪，便是一排排简陋的小房。四人同住一间两米五长两米宽的屋子，租金每人每月两卢布。农场餐厅一顿饭两卢布，这对月工资只有七十五卢布的人来说是不敢问津的奢侈。他们只能满足于面包和一条干鱼。

我不反对工资不均，承认它过去有必要。然而现在本来有办法弥补等级差别，可是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加大。只怕不

久之后，得到满足的工人就会形成一种新型的工人资产阶级（从而成为保守派，当然喽）；他们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两样。

到处可见这种征兆。唉，我们可以肯定，不论发生什么革命，意志薄弱，追求享乐，不关心他人，这些资产阶级天性总是潜伏在许多人的心中（须知人的改良不能仅从外部完成），为此，见到这些资产阶级天性间接得到最近以来决策的迎合、鼓励，我非常担心，这些决策在我国受到赞扬，令人十分警觉。随着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和遗产、遗赠的恢复，利欲、私人占有欲重新压过对同志情谊、同甘共苦、公共生活的需要。可能不是所有人，但是很多人如此。我们看到社会阶层重新形成，甚至是阶级，一种贵族阶级；这里讲的贵族，不是功勋卓著、才华出众的人，而正是思想正统、保守主义的贵族，到了下一代，将变成金钱贵族。

我的担心是否夸大了？但愿如此。再说，苏联已向我们显示，它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恐怕，为了中止如今执政者赞成并促进的这种资产阶级化，不久似乎有必要来一次突然的回收，很可能和结束新经济政策[①] 的那次回收一样粗暴。

那些特权者或以特权者自居的人对“下等人”、用人[②]、非技术工人、男女短工，我差一点说：穷人们，流露出来的轻蔑、至少是冷漠怎能不令人反感。好吧，在苏联不再有阶级，但是有穷人，太多的穷人，多得惊人。而我多希望再也见不到穷人，甚至可以确切地说：正是为了再也见不到穷人，我才来到苏联。

加之慈善行为已不合时宜，就连易如反掌的施舍也一样。自有国家承担此事，国家包揽一切，人们自然不再需要援助他人。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显出几分冷漠，尽管有所谓同志情谊。自然，这里

---

① 苏联自1921年制定的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一直执行到1929年。

② 而用人们的反应是多么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宾馆中的服务员并不这样，他们通常表现得很有尊严，然而又非常热情；正是那些为领导、“负责人”服务的人才这般表现。——原注。

不是指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是对我说的那些“下等人”，“优越情结”正好兴风作浪。

这种小资产阶级心态只怕将在那里逐渐膨胀起来，而依我看，它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心态。

可是今天苏联称为“反革命”的，根本不是这种心态，倒几乎是恰恰相反。

今天被当做“反革命”思想的，正是那种革命精神，那种当初使沙皇旧世界半朽的城壕决口的因素。人们希望对人的满腔热爱，至少是对公理的迫切渴求洋溢在人心中。然而，一朝革命完成了、安定了，就再也谈不上这些，谈不上当初激励了早期革命者的情绪，这些情绪变得令人讨厌，碍手碍脚，和卸了磨的驴一样。好比撑材，多亏了它们，桥拱方能立起，可拱顶石一放，它们即被拆除。既然革命已然成功，得到巩固，温顺起来，既然革命开始调和折衷，某些人会说：明智起来。于是那些仍受革命因子激励的人，那些认为这接二连三的让步是妥协的人，便成了绊脚石，受到憎恨、侮谩，就要铲除。既然如此，与其玩弄词藻，不如承认革命精神，甚至连批判精神都已不合时宜，不再需要了，岂不更好？如今需要的是接受，是循规蹈矩。如今要求的是对苏联发生的一切唱赞歌；而想方设法要达到的，是这种称颂并非迫不得已，而是发自内心，甚至满怀激情。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达到了目的。另一方面，表示一丝丝异议，提出一点点批评，都可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而批评也即刻被扼杀。我想今天在哪个国家，即便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人们更俯首帖耳，更战战兢兢（受到恐吓），更唯唯诺诺。

Ⅳ

在苏呼米附近的这家炼油厂，一切看来都那么了不起：食堂，工人住宅，工人俱乐部（至于工厂本身，我一窍不通，怎么说怎么是）。俱乐部大厅照例贴着“墙报”，我们走过去看。我们无暇读遍所有文章，但在“红色救援”专栏下，我们非常惊讶，竟看不到任何针对西班牙的文字，那里几天来的消息一直让我们担心，而这一专栏原则上是报道国外情况的。我们没有掩饰我们的诧异及几分悲哀。这引起一丝尴尬。他们感谢我们提出的意见：此事定会予以考虑的。

当晚宴会，照例频频干杯。大家为与会的每一位客人的健康干过杯后，杰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语建议为西班牙红色阵线的胜利干一杯。他们热烈鼓掌欢迎，虽然似乎略显不自然；随即作为应答：为斯大林干杯。轮到我了，我举起杯：为了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政治犯；这回大家无拘无束地热情鼓掌，碰杯，一饮而尽。紧接着，重新为斯大林干杯。由此可见，对德国和其他地区法西斯的受害者，大家已经知道应持什么态度。而对西班牙的动乱和斗争，舆论及个人都在等着《真理报》的指示，它还尚未表态，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之前，大家不敢冒险。直到几天后，我们已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片巨大的同情浪潮才发自红场，涌现于报刊上，到处组织起支援西政府的志愿捐助。

在这家工厂的办公室，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幅图画给我们

以强烈震动，画面正中，斯大林正在讲话，政府成员分列左右，正在鼓掌。

斯大林的头像随处可见，他的名字挂在所有人嘴边，对他的称颂必定出现在所有讲话中。尤其在格鲁吉亚，我只要走进一间住人的房间，哪怕它多么简陋，多么肮脏，都能看见斯大林像挂在墙上，也许就在原地，过去放着圣像。是崇拜、爱戴还是惧怕，不知道；他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从第比利斯到巴统途中，经过小城戈里，斯大林便出生在那里。我们在苏联，处处受到热烈欢迎，盛宴款待，奉若上宾，我想无疑致函斯大林以示答谢方合礼数。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我叫车停在邮局前，递上电报稿。上面大致写着："在我们美妙的旅行中，途经戈里，我由衷感到需要向您……"到这里，翻译停下了：我可不能这样讲话。光"您"怎么行，这您可是斯大林哪，这太不得体了，应该加点什么。我显得有些惊愕，他们便商议起来。然后建议："您，劳动者的领袖"，或"各族人民的导师"，或什么，我记不清了。我觉得这实在荒谬，申明斯大林不会把这些阿谀奉承放在眼里。我徒然力争了半天。没办法，除非我同意加上这些话，他们才肯接受我的电报。由于这涉及到翻译问题，我根本控制不了，我懒得继续抵抗，便听之任之了，但同时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并不无悲哀地想，这一切使斯大林和人民之间拉开了一段可怕的、不可逾越的距离。在苏联我也应邀发表了各种简短演说[①]，我已经发现翻译中有类似的修改和"更正"，我当即声明，我将不承认任何在苏联期间俄文发表的我的文章为我本人之作，我将要重申这点。现在

① X告诉我，用"命运"一词指苏联命运时最好加上个形容词。我最后提议加上"光荣的"；X说它能赢得一致赞同。相反，他请我能把"君主"前的"伟大"一词删掉，君主是不可能伟大的。——原注。

我话复前言。

哦！当然了，我并不想把这些常常不由自主的细微歪曲当成恶意，而宁愿相信这是帮助一个不了解习俗的人，他肯定也巴不得入乡随俗，使自己的思维、表达符合习惯。

斯大林在制定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进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应该做的改变，表现得那样明智，那样巧妙灵活，以至人们不禁要思忖，是否可能保持更大的连贯性，是否必须这样逐步脱离最初路线，背离列宁主义，是否固守原来的路线便要求人民付出超人的努力。不管怎么样，是遇到了挫折。不是斯大林，就是人、人类令人失望；经过如许斗争，抛洒如许鲜血，流过如许眼泪，人们试图得到、想要得到、以为即将得到的东西，难道真是人力所不及的吗？是要继续等待，放弃希望，还是寄希望于更遥远的将来？这就是在苏联我忧心忡忡地思索的问题。这一问题掠过脑际，已经令人不堪忍受。

经过这么多岁月的艰苦努力，人们有权想一想：他们到底能不能抬抬头？——人的额头从未垂得这样低。

和最初的理想不一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能不能随即便怀疑，人们开始想要得到的东西立刻就能得到呢？是理想破产，还是适应意外困难作出及时而无可争辩的调整？

从“神秘”到“政治”的过渡是否不可避免地导致降格？因为政治已不再属于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领域的事；需要顾及“人性的，太人性的”[①]，还要顾及敌人。

斯大林的大量决策以及近期的几乎所有决策都是根据德国的情况、受恐惧的左右所作出的。逐步恢复家庭、私有财产、遗产找

① 尼采用语。

到了一个正当的解释：必须让苏维埃公民感觉有点个人财产可以保卫，然而这样一来，最初的动力逐渐减弱、消失，眼光不再向前看。有人会说，这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来自侧翼的进攻有毁掉他们事业的危险。然而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事业也就受到损害。

另一种恐惧，是对“托洛茨基主义”以及对今天那里所谓“反革命思想”的恐惧。须知有些人不同意上述让步；所有这些妥协在他们看来便是一次次失败。也许偏离最初指令能找到些解释、借口，但他们看重的就是有没有偏离。然而今天要求的是服从精神，是顺从大流。谁表示不满，谁就被当成“托洛茨基分子”。以至于人们不禁暗想，若是列宁本人今天重返人间……？

说斯大林时时正确。等于说斯大林事事正确。

过去曾许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今去之甚远。不错，显然是专政，但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联合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专政。切不可自欺欺人，而只能毫不含糊地承认：这绝非人所愿。再进一步，甚至可以说：这恰恰是人所不愿。

在一个国家消灭反对派，或者干脆阻止它表态、露头，这是极为严重的事；要搞恐怖主义。一国的全体公民想法都一样，无疑对当权者来说更为方便。但是，面对这种贫瘠化，谁还敢再提“文化”？失去平衡力量，思想怎能不倒向一边？我认为，倾听反对派的声音方为大智，需要时甚至照顾他们，同时防止造成危害：与之斗争，但不消灭之。消灭反对派……无疑，幸好斯大林没做到这一点。

我1910年曾写道：“人类可不简单，必须接受这一点；任何从外部简单化、一体化、简约化的企图永远都是可憎的、不牢靠的、阴

险滑稽的。令阿塔莉[1] 烦恼的，就是总也抓不到埃利阿森，令大希律王[2] 烦恼的，就是圣族总能逃生。"[3]

① 阿塔莉，犹大国的女王(约公元前 841 年—公元前 835 年在位)。犹大国王约拉姆之妻，在其子 Ochozias 死后，登上王位，害死所有王子，但她的一个孙子却幸免于难。拉辛以此题材创作了悲剧《阿塔莉》。

② 大希律王(约公元前 73 年—公元前 4 年)，罗马统治时期的犹太国王，《新约圣经》中记述，他企图通过杀死所有新生儿的方法杀掉耶稣。

③ 纪德《新托词》。

V

去苏联之前我写道：

我认为作家的价值和激励他的革命力量相联系，更确切地说（因为我还没有那么狂热，只承认左派作家具有艺术价值），和他的反对力量相联系。莫里哀、伏尔泰、雨果以及众多作家身上存在这种力量，博絮埃、夏多布里昂、或者当今的克洛岱尔身上也同样存在这种力量。我们这种社会形态里，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艺术家基本上是反传统的。他逆潮流而行。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果戈理……是这样。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似乎不然，可约翰·安丁东·塞蒙德说得很精彩："那个时代的剧作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他们（作者们）无论生活与写作都对全人类表现出深切的同情。"[①] 索福克勒斯可能不是，而荷马当然不这样，仿佛希腊这个国家在通过他歌唱。也许有朝一日此言便不再确切，那时……而这恰恰是将我们带着疑虑的目光引向苏联的原因：革命的胜利是否允许艺术家可以随波逐流？问题在于：如果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艺术家任何抗议的理由，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艺术家不再有什么需要攻击，只须随波逐流，艺术家还有什么可做的？当然，只要还有斗争，胜利还没彻底巩固，他们便可以描绘这种斗争，亲自上阵，以助成功，可接下去……

这就是去苏联前我思考的问题。

---

① 《〈美人鱼系列丛书〉总序》。——原注。

“您明白吗,”X向我解释说,“这已根本不再是公众要求的东西,也不再是我们今天想要的东西。他先前曾经写过一出芭蕾舞剧,非常出色,引人注目。(“他”,指的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些人跟我谈起他,那种赞誉是只有对天才才给予的。)可是您让人民拿这么一出歌剧干什么用,出了剧场,哼不出一点调来?(怎么!他们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而X……,他自己也是艺术家,修养很高,这以前跟我说的话一直很精辟。)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而且立刻理解的作品。如果肖斯塔科维奇自己感觉不到这一点,别人会让他感觉到:干脆不再听他的作品了。”

我反驳说,有时最美的作品,以后会变成呼声很高,最受欢迎的作品,一开始可能只得到极少数人的欣赏,连贝多芬……说着,递给他一本书,我恰好带着它:喏,您看这儿:

“好几年前,我(是贝多芬在讲话)也在柏林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我整个投入进去,认为的确达到了某种境界,预计会大受欢迎。可是,您瞧,等我实现了我最佳的灵感——下面一丝赞许的表示都没有。”①

X向我承认,在苏联贝多芬式的人将很难从这样的失败中东山再起。“您明白吗,”他接着说,“一个艺术家,在我国,首先需要立场正确。否则,最卓越的天赋也被当做‘形式主义’。不错,这就是我们找到的词,用它来指我们不愿看不愿听的一切。我们要创造一种新艺术,让它无愧于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艺术,今天必须是大众化的,否则就不是艺术。”

“那会使你们所有艺术家都变得因循守旧,”我对他说,“而那些最出色的,不同意使他们的艺术贬值、或仅仅是低头的人,你们

---

① 《与歌德生平历史相关的信件》。——原注。

会迫使他们闭口不言。你们口口声声为之服务、发扬光大并捍卫的文化，将会诅咒你们的。”

他反驳说，我这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而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在众多别的方面已经产生出这样伟大的成果，也一样会创作出艺术品。又说，“之所以出不来新作品，就是因为大家仍然太重视那个不复存在的过去的作品。”

他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好像在讲课或者在背课文。此事发生在索奇旅馆大厅。我不再答话，离开了他。可过了一会儿，他到我房间来找我，这一回，压低了声音：

“咳！当然了，我很清楚……可刚才有人在听我们谈话，而且……我的展览马上就要开始了。”

X是画家，要向公众展出他近期的绘画。

我们到达苏联时，关于形式主义的大论战墨迹未干。我竭力想弄清他们用这个词的意思，觉得似乎凡是看重“形式”胜过“内容”的艺术家，都被指控为“形式主义”。还要立刻说明，只有倾向于某一种方向的内容方被认为值得关注，或更确切地说，方才容许关注。艺术品一旦没有任何倾向，从而失去了“意义”[①]（这里我在做文字游戏），就被定为形式主义。我承认，一写“形式”、“内容”这些词，就不免暗笑。然而，看到这种荒谬的区分将限定批评，却真应该痛哭。可能这从政治的角度看是有用的，但再也不要谈文化了。一旦批评不能自由进行，文化便身逢险境。

在苏联，一部作品再优美，只要它违背路线，就要受到诋毁。优美被看成资产阶级价值。一个艺术家再有天才，只要他不遵照路线，大家的注意力便转移，从他身上移开：对艺术家，对作家的要求，就是要循规蹈矩；具备这一点，其余的一切都会赐予他的。

① 即法文的sens，有“方向”和“意义”两个含义。

我在第比利斯看了一个现代画展，也许只字不提更宽容大度些。不过，不管怎样，这些艺术家达到了目的，即（通过图象）感化人，说服人，团结人（以斯大林的生活片断作为这些图片的主题）。噢，当然，这些人不是“形式主义者”！不幸的是，他们也不是画家。他们让我想起阿波罗为帮助阿德墨托斯[①]，不得不熄灭他的光芒，而同时便再也没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或至少对我们有益的事。不过，既然苏联无论革命前后，造型艺术方面从未出众过，最好还是只谈文学。

“我年轻那阵儿，”X对我说，“人家向我们推荐某些书，劝我们不要读某些书，当然，我们的注意力恰恰是投向后者。今天，迥然不同的是年轻人只读人家推荐读的书，别的东西，他们连想读的愿望都没有。”

故此，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不再有读者，不好说究竟是青年离开了他，还是别人把青年的目光从他身上移走——人们的头脑已被加工成那样的定式。

如果必须响应某个号令，思想至少还能感到自身不自由。但如果它这样预先形成定式，不用等人发号施令，就已作出响应，思想就到了不知不觉受制于人的地步。估计，若有人来对苏维埃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会令他们大为惊讶，并表示反对的。

事情往往如此，我们只有在失去了某些优势之后才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所以再没有比去苏联（或德国，自不待言）呆一段时间，更有助于我们珍视在法国享有的宝贵的思想自由、也是有时被我们滥用的自由了。

在列宁格勒，有人曾让我为一个文人和大学生的集会准备一

---

① 希腊神话人物，斐赖的国王，觅取金羊毛的阿尔戈船英雄之一。阿波罗曾为他看羊群，为他争得不死权，但需要有人替他死，这人便是他的妻子阿尔刻斯提斯。

篇简短的演说。那时我到苏联刚刚一星期，竭力和大家步调一致，于是把文章呈给 X 和 Y。他们随即向我说明，这篇文章既不合路线，也不合基调，我准备说的东西显得甚为不妥。嘿，当然啦！后来，我自己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些。此外，我也没有机会发表这篇演讲。下面就是该文：

“别人常问我如何看待苏联目前的文学。我想说明一下，为何拒绝表态。同时，我也可以明确我在红场宣读的讲稿中的某些观点，演讲是在高尔基葬礼那个庄严的日子发表的。我在其中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本身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说，能使它们在历史上产生，并引人深思，这对苏联可算不小的荣誉。文化的未来在我看来，和这些问题可能得到的解决方法息息相关，因此旧话重提，并在此说明几点，我看不无必要。

……

“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优秀分子，从来不赞成一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新的、潜在的、困惑及令人困惑的东西，他们只为他们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平常常的东西鼓掌、喝彩，正如原来有资产阶级的平庸，现在有革命的平庸，必须承认这一点。必须相信，作品中符合某种主义的东西，从来不是构成艺术品深层价值的东西，也不是使其流传千古的东西，哪怕那种主义是最健全、最颠扑不破的。使作品经久不衰的，恰恰是它将引发的新问题、抢先提出来的问题，以及对尚未提出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我深为忧虑的是，大量作品，浸透了纯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今天获得成功，但不久，将来的人们会觉得，它们散发出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诊所味。我认为，只有能够摆脱那些成见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的作品。

“从革命胜利、确立和稳固之日起，艺术便面临一个可怕的危险，这种危险和法西斯高压下艺术所面临的危险几乎一样大，那便是正统的危险。艺术若屈从于一种正统观念，哪怕它属于最健全

的学说，也没有希望了，它陷入保守主义。革命成功能够而且应该给予艺术家的，首先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便失去意义和价值。

“华尔特·惠特曼，在林肯总统遇害之际，写下了他最美的一首诗篇。假如这自由的歌唱受到制约，假如惠特曼受命被迫作之，并且依照某一既定的准则，这首《挽歌》可能失去其善与美，或者更确切地说，惠特曼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首诗。

“毫不奇怪，大多数人的取向、掌声、成功、宠幸都集中于公众能够认同的东西，也就是保守主义的东西，因而我不无忧虑地思忖，在今天光荣的苏联，是否可能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某位波德莱尔，某位济慈[①] 或某位兰波，不为人知，正因为他有才华，很难得到世人理解，然而，我看重的唯有这些人，因为正是那些开始被嗤之以鼻的人，那些兰波、济慈、波德莱尔，甚至司汤达们，明天，将是最伟大的艺术家。”[②]

---

① 济慈，英国诗人(1795—1821)。

② “可是，”他们会说，“我们今天要济慈、波德莱尔、兰波、甚至司汤达们干嘛？依我们看，他们仅有的价值只在于他们反映腐朽垂死的社会，他们是这社会可悲的产物。他们没能出现在今天的新社会里，是他们倒霉，也是我们的万幸，我们没有什么可向他们、他们那样的人学习的。今天能给我们教益的作家是在这个新的社会形态下非常自在的人，让前面那些人很不舒服的东西反而会让他们振奋；换句话说，就是赞同、庆幸、鼓掌喝彩的作家。”

而我恰恰认为这些捧场的人的作品教育意义微乎其微，人民要想发展文化，无需听他们的教诲。要提高自己的才智，只有发人深省的东西才有价值。

至于人们可以称为镜子文学、即仅仅限于反映(一个社会、一个事件、一个时代)的文学，我已经说过我的看法。

自我欣赏可以是一个年纪尚轻的社会首要挂虑的事，然而它若只想自我欣赏，不顾其他，那就太令人遗憾了。——原注。

Ⅵ

塞瓦斯托波尔，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无疑，苏联有更有趣、更优美的城市，但我在哪里也不曾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是何等着迷。在塞瓦斯托波尔，我重新看到了社会，看到俄罗斯生活的全部，它们不像在苏呼米或索奇那样受到防护，经过挑选，我看到它的胜利，它的成就，这胜利与成就可能带给人更多的幸福、或者幸福的希望；也看到它的欠缺，不足，苦难，唉！时间流逝，光明冲淡阴影，或反而加重了阴影。但无论是最灿烂的，还是最阴暗的，我在这里能看到的一切让我依依不舍，有时怀着痛苦；我依恋这片土地，这些团结的人民，这种引人憧憬未来的新气候，在这种气候中，想不到的事物可能诞生……这就是我要作别的一切。

此时，一种不曾有过的焦虑开始郁结心头。回到巴黎后说些什么呢？我该如何回答先前预感到的问题？人们肯定等着我做出鲜明的评判。如何解释，在苏联，我的精神上时而感到那样温暖，时而又那样寒冷？重新申明我的爱的同时，我是否该隐瞒保留意见，褒扬一切而向世人撒谎？不。我深深感到，这样做，既损害了苏联，也损害了它在我们眼中代表的事业。当然，将苏联与这项事业维系得过于紧密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人们会认为，这个事业便是我们在苏联感到遗憾的一切的根源。

苏联刚刚给予西班牙的援助向我们显示，它仍能做到怎样可

喜的改进。

苏联仍会不断地教育我们并让我们震惊的。

安德烈·纪德年表

1869年11月22日　生于巴黎。父亲保尔·纪德(1832—1880),出身南方于才斯一个新教家庭,法学院教授;母亲朱丽叶·龙杜(1839—1895),出身北方鲁昂一个天主教家庭。

1877年　进入阿尔萨斯学校,不到三个月因"有不良习惯"而被送回家。

1879年　进入阿尔萨斯学校教师弗坦尔的私塾读书。

1880年10月28日　保尔·纪德逝世。

1881年　进入蒙彼利埃中学。

1882年5月　住入温泉疗养院治疗"神经质症"。

12月底　在鲁昂偶然发现舅妈玛蒂尔德的婚外情和他爱慕的表姐玛德莱纳(生于1867年)的痛苦。

1883年5月　进入鲍埃的私塾。

1886年1月　常去凯勒的私塾。

1887年10月　进入阿尔萨斯学校修辞班,认识皮埃尔·路依斯。

1888年10月　进入亨利四世中学哲学班,与莱恩·勃鲁姆结交。

1889年　中学会考失败。去布列塔尼旅行。

1890年　表姐玛德莱纳的父亲埃米尔·龙杜逝世。夏天在昂西过了一段日子,开始写《安德烈·瓦尔德手册》。

12月　在蒙彼利埃遇见保尔·瓦莱里，结下终身友谊。

1891年　自费出版处女作《安德烈·瓦尔德手册》(1909年《窄门》发表以前，纪德都是自费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佯称是作者的一部遗作。玛德莱纳·龙杜拒绝他的求婚。

2月2日　由巴雷斯介绍认识了唯美派诗人马拉美。

11月　在巴黎遇见英国作家王尔德。

1892年春天　在慕尼黑小住。

4月　出版《安德烈·瓦尔德的诗歌》，也佯称是遗作。

8月　与亨利·德·雷尼埃同游布列塔尼。

11月　在昂西服兵役，后因"肺结核病"永久退伍。

1893年5月　出版《于利安游记》。认识弗朗西斯·雅姆。

10月18日　与保尔-阿尔贝·洛朗在马赛上船，前往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

11月　在比斯克拉住到第二年二月底。在突尼斯苏塞第一次搞同性恋。与洛朗同恋一名非洲女子。

1894年　绕道意大利回到法国。

6月　到日内瓦治病。

1895年1月　又去阿尔及利亚。在卜利达遇见王尔德和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爵士。

春天　居住在比斯克拉，写《人间粮食》(一译《地粮》)。

5月　发表《沼泽地》。

5月31日　母亲病故。医生对他说他的同性恋倾向在婚后可以得到纠正。

6月17日　跟玛德莱纳·龙杜订婚。

10月7—8日　跟玛德莱纳·龙杜结婚，去意大利、瑞士、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蜜月旅行。遇见保尔·克洛岱尔。

1896年　出版《梅那尔克》。

5月　被选为拉洛克-贝尼亚镇镇长。

1897年3月　开始跟《隐居地》杂志合作，直至1906年杂志停刊。出版《人间粮食》。

1898年1—5月　跟玛德莱纳居住在意大利、奥地利。

9月9日　马拉美逝世。

1899年春天　同玛德莱纳游历阿尔及利亚。

6月　发表《菲罗克忒忒斯》、《埃尔·哈吉》和《松了绑的普罗米修斯》。

跟保尔·克洛岱尔开始真正的交往。

1900年1月1日　开始给《白杂志》撰稿。

3月29日　在布鲁塞尔做讲座《文学的影响》。发表《给安吉尔的信》。

1900年12月　卖去在拉洛克-贝尼亚的城堡，迁往埃特勒塔附近居威维尔的玛德莱纳老家产业。

1901年5月9日　剧本《冈杜尔国王》搬上舞台。

1902年　出版《违背道德的人》。

1903年4月　开始与雅克·科波交往。

6月发表《扫罗》。

1904年3月25日　进入《隐居地》编辑委员会，开始跟让·施伦贝格长期交往。在布鲁塞尔做讲座《自由美学》。

1905年6月　克洛岱尔试图说服他改信天主教。

1906年2月17日　迁往在奥特伊尔自建的蒙莫朗西别墅。发表《阿曼塔》。

1907年5月　发表《浪子回头》。

1908年5月　发表《从他的书信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11月15日　与友人合办的《新法兰西杂志》零期问世。遇见雷内·玛丽亚·里尔克。

1909年2月1日　《新法兰西杂志》创刊号问世。在创刊号以及以后的两期中发表了《窄门》。5月,《窄门》由法国水星出版社出单行本。

1910年　发表《奥斯卡·王尔德》。

1911年1—3月　发表《伊莎贝尔》。

7月在伦敦结识约瑟夫·康拉德。

1912年4月　居住佛罗伦萨写《梵蒂冈地窖》。

12月　拒绝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刊载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

1913年4—5月　游历意大利。

10月　让·科波遵照《新法兰西杂志》倡导的宗旨,创立了老鸽笼剧院。

11月　跟罗杰·马丁·杜加结交。发表译作泰戈尔《吉檀迦利》。

1914年1月　发表《刑事法庭往事录》。

3月　保尔·克洛岱尔在《新法兰西杂志》读到《梵蒂冈地窖》,责怪他在书中大谈同性恋,后来两人绝交。

4月　和亨利·盖翁与梅里奇夫人游历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

10月—1915年9月　全心全意扑在"法国比利时之家"工作,这是一个救济机构,帮助受德国入侵土地上的难民。一起工作的有夏尔·杜·博斯、玛丽亚·冯·里塞尔贝格(在纪德日记中也称"小夫人")。

1915年　多次演奏阿尔贝尼兹、肖邦的钢琴曲。

1916年　开始产生酝酿已久的宗教与伦理的精神危机。

6月　玛德莱纳误拆亨利·盖翁寄给纪德的信,才得

知丈夫的秘密生活。

1917年2月　译完康拉德《飓风》。

8月跟马克·阿莱格雷一起在瑞士居住。

1918年6月18日　与马克·阿莱格雷去伦敦。遇见西蒙·波西和陶乐珊·斯特拉切，后者疯狂地爱上了他。出版译作康拉德《飓风》和惠特曼《作品选》。

11月11日　玛丽亚·冯·里塞尔贝格开始编写《安德烈·纪德的真实生活录》，后在1973—1977年发表，书名为《小夫人手册》。他听说玛德莱纳在他跟马克·阿莱格雷去了伦敦以后，把他们的书信全部烧掉，非常痛心，在日记中写道："我最好的一面消失了……"

1919年12月　发表《田园交响曲》。

1920年6月　巴黎歌剧院演出他的译作莎士比亚《安东尼和克勒俄帕特拉》。出版《高里东》和《如果种子不死》(印数21册)。

1921年　出版《如果种子不死》第二集(印数13册)和《选集》两集，其中一集"供少年阅读"。

1922年2—3月　在老鸽笼剧院做讲座《陀思妥耶夫斯基》。

3月　发表译作泰戈尔《阿玛尔和国王的信》。

6月16日　《扫罗》一剧在老鸽笼剧院首次上演。

1923年1—2月　与玛丽亚·冯·里塞尔贝格游历意大利。

3—4日　与保尔·台夏尔丹游历摩洛哥。

4月18日　与玛丽亚·冯·里塞尔贝格所生的女儿卡特琳在昂西出世。只是在母亲1938年故世后，纪德才接受抚养。

9—10月　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译作威廉·勃拉克《天堂与地狱的婚礼》、普希金《黑桃皇后》(与雅克·施弗林合作)。

1924年10—11月　安德烈·鲁维尔在《文学新闻》发表三篇

文章，标题为《安德烈·纪德——大写的当代人》。

1925年6月8日　陆续发表《伪币制造者》。继法朗士后成为伦敦皇家文学社会员，在他提出亲共产主义立场后又被逐出。

7月14日　与马克·阿莱格雷游历刚果和乍得。

1926年2月　出版《伪币制造者》。

6月　回到巴黎。展开运动反对殖民国特许公司的欺诈勒索和殖民制度的不公正，引起当局调查、议会辩论和新闻界激烈论战。

10月　发表《伪币制造者日记》。

1927年6月　发表《刚果游记》。

1928年1月　《神殿》杂志出专刊，向纪德致敬。

8月　迁入巴黎瓦诺路，住到1951年逝世。发表《从乍得归来》。

1929年1月　到阿尔及尔旅行。

5月　出版《女人学校》。

6月　发表《论蒙田》(载于马尔罗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和《没有主见的人》。

1930年1月　发表《女人学校》的续篇《罗贝尔》。在加里玛出版社主编《不要评判》丛书，最早的两部书是《关在普瓦蒂埃的女人》和《雷杜洛一案》。

10月　发表《俄狄甫斯》。

11—12月　发表《书信集》。

1931年　开始陆续发表《日记》。出《俄狄甫斯》单行本。

12月　发表关于肖邦的音乐评论。

1932年2月18日　《俄狄甫斯》改编成舞台剧上演。开始出版全集，直到1939年5月因爆发战争而中止，共出15卷。

1933年6—7月　在《人道报》上长篇连载《梵蒂冈地窖》。

1934年1月4日　与马尔罗等人赴柏林，向第三帝国当局

呼吁释放帝国大厦失火后被捕的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共产党人。

2月　在锡拉库萨小住。

6月　出版《日记(1929—1932)》。

7—8月　游历中欧国家。参加反法西斯作家警惕委员会。

1935年1月23日　“为了真理联盟”组织公开讨论《纪德和我们的时代》。

3—4月　与杰夫·拉斯特游历西班牙和摩洛哥。

6月21—25日　在第一届国际保卫文化大会上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

10月　发表《新人间粮食》。

1936年2—4月　游历塞内加尔和西非洲。

6月17日—8月21日　受苏联政府邀请访问苏联,同行者有欧仁·达比、皮埃尔·埃尔巴尔、杰夫·拉斯特、路易·吉尤、雅克·施弗林等。

6月20日　在莫斯科红场高尔基葬礼上发言。

8月21日　同行者欧仁·达比在塞瓦斯托波尔神秘猝死后,仓促返回法国。

12月　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遭到法西斯扶助下的佛朗哥武装攻击,法国知识分子反对勃鲁姆政府的不干预政策。纪德在抗议书上签名。

发表《吉纳维也芙》(它与《女人学校》和《罗贝尔》组成三部曲),《日记新页(1932—1935)》和《苏联归来》。

1937年8月　发表《苏联归来修正稿》(原标题为《果子里的毛虫》)。

1938年1—3月　游历西非洲。

4月17日　妻子玛德莱纳逝世。

1939年2—3月　与罗贝尔·莱维斯克游历希腊和埃及。写

《埃及手册》,后归入《日记(1939—1949)》。

1940年　　居住南方卡布里、尼斯、旺斯。

6月14日　　支持贝当元帅。

6月24日　　听了贝当的广播演说,对他的投降主义观点感到震惊。转而支持戴高乐将军。

1941年3月　　《新法兰西评论》由投降派文人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接管后,与杂志编辑委员会断绝关系。

5月21日　　在尼斯,抗战者联盟把他看成是追求享乐的信徒,禁止他做关于亨利·米肖的讲座。

7月　　发表《让我们发现亨利·米肖》。

11月　　在《费加罗文学报》上陆续发表《假想的采访》(直至1942年8月)。

1942年8月31日　　译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1943年6月25日　　跟戴高乐将军共餐,对他说:"我的将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服从的?"

1944年2月　　支持让·阿鲁奇和雅克·拉萨尼创办《桥拱》杂志。

6月　　在纽约出版《日记(1939—1942)》和译作《哈姆雷特》。

1945年5月5日　　接到一项任务回到法国。

5月6日　　到达巴黎。

7月20日　　保尔·瓦莱里逝世。

10月　　支持皮埃尔·埃尔巴尔创办《人的大地》周刊。

11月　　出版《青年时代》。

12月　　在罗贝尔·莱维斯克陪同下前往意大利、黎巴嫩、埃及(直至1946年4月)。

1946年4月1日和12日　　在贝鲁特做讲座《文学回忆和现

实问题》(后收入《秋叶集》)。

6月　发表《忒修斯》(先在纽约出版)。

10月17日　译作《哈姆雷特》搬上巴黎舞台。出版1901年未完成稿歌剧《归来》,原该由雷蒙·鲍纳谱曲。

1947年6月5日　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称号。

7月　开始出版《纪德戏剧全集》,共8册。

9月　为《法国诗歌集》作序。把卡夫卡的《审讯》改编成剧本,在巴黎上演。

11月13日　获诺贝尔文学奖。

1948年1月　出版《与弗朗西斯·雅姆通讯集》。

4月　出版《序》和《相见》。

7月　出版《赞词》和《梵蒂冈地窖》剧本。

10月　出版《肖邦札记》。

1949年6月12日　停止写日记。出版《秋叶集》、《罗贝尔或大众利益》、《法国诗歌集》。

11月　出版《与保尔·克洛岱尔通讯集》。

1950年　出版《日记(1942—1949)》。

4月　发表《介入文学》。

6月　出版《与夏尔·杜·波斯通讯集》。

1951年1月　在伊丽莎白·埃尔巴尔陪同下游历摩洛哥。

2月13日　写下《但愿如此或大局已定》的最后几行(该书在1952年出版)。

2月19日　在巴黎瓦诺路寓所逝世。

2月22日　应妻子玛德莱纳·纪德家属要求举行了宗教葬礼。

9月　纪德的全部作品被梵蒂冈列为禁书。

马振骋　译

1947[法国] 安德烈·纪德（1869-1951）

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在安德烈·纪德保持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出色日记的第一页上，那时年方二十岁的作者，发现自己正站在拉丁区一幢楼房的六楼上，为自己所隶属的“象征主义者”青年团体寻找一个集会的场所。他从窗户里眺望着金秋落日余辉中的塞纳河和巴黎圣母院，仿佛觉得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拉斯蒂涅[①]，跃跃欲试于征服躺在脚下的城市：“现在，让我们两个来拼一下吧!”然而，在纪德雄心抱负的前面，要有漫长坎坷的路程；而且他的雄心也是不会以轻而易举的胜利为满足的。

这位在今天得到诺贝尔奖荣誉的七十八岁的作家，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从写作生涯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心灵焦虑播种者的先驱行列，但这并不妨碍他几乎在各个地域都被纳入法国第一流的文学人物，也不妨碍他享受几个世代以来广为流传而未尝稍懈的影响的滋养。他的初期作品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问世；而最后一部作品杀青于一九四七年春。在他的创作中，勾画出了欧洲精神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构成了他漫长生命的戏剧性基础。人们也许会问：这种创作的重要性和真正价值，为什么直至现在才认识到呢?原因在于安德烈·纪德无疑属于那样

[①]拉斯蒂涅，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主人公。

一类作家，对于他们做出真正的评价，要求长时间的透视，要求辩证过程三个阶段的足够空间。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纪德更有对比性，一个态度永远变动不定的、真正的普洛透斯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他不倦地在两极活动，为的是撞击出闪亮的火花。这也就是他的创作呈现出永不间断的对话外观的原因所在。在这一对话中，信仰一直反抗着怀疑，苦行主义反抗着对生活的热爱，戒律反抗着对生活的需求。就连他的外在生活也是多变不定的。他一九二七年去刚果和一九三五年去苏联的著名出访等，略举数例就足以证明，他不愿意让人们把他纳入文学界喜欢宁静的深居简出者之列。

纪德出身于新教家庭。家庭的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由地追求个人的事业，有可能比别人更加关注自己人格的修养和内心的成长。他在著名的自传中描述过这种家庭环境。这部自传题名为《假如种子不死》(1924)，标题是从圣·约翰关于麦粒必然在它成熟结籽以前死去那段话中借用来的。他虽然强烈反对个人所受的清教教育，一生却详细论述基本的道德和宗教问题，有时他还以罕见的纯正界说基督仁爱的底蕴，特别是在篇幅较短的小说《窄门》(1909)中，更其如此。这部小说可以与拉辛的悲剧媲美。

另一方面，人们还在安德烈·纪德的著作中强烈地表现了他那著名的“非道德主义”——这是他的敌人经常误解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它用以指自由的行动，“无缘无故”的行为，指从良知的一切压抑下得到的解放，类似于美国遁世者梭罗[①]所表达的那样：“最坏者莫过于做自己灵魂的奴隶贩子了。”应该永远记住，纪德并不认为缺乏一般公认的道德规范就是一种美德。《大地的果实》(1897)就是他年轻时的尝试，但后来又背离了这种尝试。他热情洋溢地歌颂的那形形色色的欢乐，在我们眼前唤起了那些南国大地上无法经久存放的、美丽果实的影像。他对自己信徒和读

[①]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

者的告诫："喏，把我的书丢掉，离开我吧!"首先由他个人在后期作品中付诸实施了。然而，正如在其他作品中一样，《大地的果实》留下最强烈印象的东西，是他如此匠心地在自己散文笛歌中，所捕捉到的分而复归的浓郁的诗意。人们经常重新发现这种诗意。例如，后来于五月的一个清晨在布鲁萨一座清真寺附近所写的一则日记里，就可以发现这种诗意："哦!又重新开始，又重新延续下去了!带着狂喜，感受到了细胞里的那绝妙的温存，情感像牛奶在这里过滤……浓阴花园里的灌木，纯贞的玫瑰，悬铃木树阴下慵倦的玫瑰，难道你不熟悉我的青春?在这之前?是我留连在记忆里?确实是我坐在清真寺的小小角落，呼吸，爱你?不然，我只是在梦中爱你……我若当真存在，那燕子干吗偷偷地紧紧依傍着我?"

在小说、随笔、游记和分析当代事件的文章里，纪德都向我们呈现出了景物那永不停息的云诡波谲的变幻。在其背后，总能发现那同样的应付裕如的智慧，那同样廉洁正直的心态。而这又是以最节制的手法取得的全然古典朴素的和最细微变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在这一方面，无须讨论这种创作的细节，姑且提一提对一群法国年轻人做了大胆精辟分析的、名噪一时的《伪币制造者》(1926)即可说明问题。这部小说以新颖的技巧开创了崭新的当代叙事艺术。仅次于它的，则是方才提到的那卷传记作品。作者在这部传略中的意图，是忠实地讲述自己的生平，而不增益有利于他的什么东西，或者隐瞒令人不快的东西。卢梭也曾抱着同样的意图。所不同的是，卢梭展示了自己的过失，深信所有的人都同他一样邪恶，谁都没有胆量来评判或谴责他。而纪德则是干脆不承认自己的同伴有权对他做出任何判断。他呼唤着更高的法庭，更广阔的背景，将自己呈现于上帝至高无上的审视。如此，这些传略的意义便在此处代表人格的、神秘的《圣经》引语"麦粒"里，得到了揭示：只有前者富有知觉，富有意识，而且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它就

会自己存在，而不具生根抽芽的力量；它只有付出死亡和嬗变的代价，才能获得生长，才能结出果实。纪德写到："我认为，并不存在着审视道德的问题，或者在这个问题面前采取行动的某种方式。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有时在我生活中也创造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曾经希望将这一切，将最纷繁多样的观点调和起来。方法是不排除任何东西，而是甘愿把酒神和日神之间对抗的解决托付于基督。"

这种说法阐明了纪德因此而经常受到指责和误解的、心智活动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却从未使他背叛自己。他的哲学具有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争取新生的倾向，而且一向能够嗅出那只神奇的凤凰，从它那火焰四射的巢穴里，猛然开始新的飞腾。

今天，我们满怀感激之情，留连徜徉于这种创作的丰富母题和基本主题之前。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略而不谈那些作者本人似乎愿意引起的、有保留的批评意见，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即便是在纪德臻于成熟的岁月里，他也从来没有说服人们去完全接受他的经验和结论。他首先希望的是挑起并提出问题。即便在将来，他的影响之受到注意，无疑也不在于完全的接受，而在于对他的创作的生动活泼的论辩。他真正伟大的基础也正有赖于此。

在他的创作里，通过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大胆自白，谱写了一些仿佛是挑衅般地撩逗人们的篇章。他希望抨击法利赛人，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却很难避免使人性中某些十分脆弱的规范受到震惊。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种行为方式是激切热爱真理的一种形式，自从蒙田[①]与卢梭以来，便一直是法国文学的格言。在纪德成长的各个阶段，他都是以文学正直完善的真正卫护者出现的。而这种文学的正直完善，则建立在坚定不移地、诚实地表现其全部问题的人格权利和义务之上。从这一点看，他在众多方式中所表现的、激起的文学活动，无疑呈现出了一种理想主义价

[①]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

值。

安德烈·纪德先生曾经以极为感激的心情宣布他接受授予他的这一荣誉。既然他不幸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前来，他所得的奖赏现在将颁发给法国大使阁下。

李自修 译

获奖演说[1]

安德烈·纪德

我迫不得已放弃了这次期待已久的愉快而有意义的旅行，无法亲自参加这一庄严的典礼，也无法亲自用我的声音来表达感激之情，我的懊恼与遗憾 毋需多言。

如大家所知，我始终与荣誉无缘，尤其是那些由法国颁发的，我作为法国人可以期待获得的荣誉。突然获得一个作家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不禁令 我有些头晕目眩。许多年来，我好似在沙漠中自言自语，后来我也只是对少 数人说话。但今天你们向我证明了，虽然是少数人的信念，但我对他们的信 任是正确的，少数人的信念成为胜利者。

诸位先生，在我看来，你们投的赞成票并不完全是投给我的作品，而是 投给那种使作品有勃勃生命力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了 各方面的攻击。你们从我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你们认为有必要赞许它，支 持它，这使我充满了信心，内心感到极大的满足。然而，我情不自禁地想到 在今日的法国，还有另外一位人士，这种精神在他身上表现得比我更充分， 他就是保尔·瓦雷里。在我与他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中，我对他的崇敬与 友情是同时增长的，只是因为他的去世才阻止了你们选他。我常常非常友善 地表达我对他的天才十分折服的心情，他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在这天才面 前，我总感到自己是“凡人，太平凡了”。愿对他的回忆充满颁奖典礼的会 场，而这回忆越是在黑暗之中越显出光彩。你们希里自由的精神获取胜利， 你们通过这一象征性的奖

[1] 本受奖演说由法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克布利艾尔·毕欧代读。

励——它不分国界，不顾及任何派系纷争——给予 了这种精神大放光芒的意想不到的机会。

张 容 译